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八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昔紫陽夫子考詩之原委嘗欲分為三等別為
二端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經史所載韻語
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
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擇其近於古者
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紫陽之功又有大
於此者未及為也[illegible]為之太息文人何無
邇倪希程前後相與旅類取之廣擇之精而又
敘點唐律去取甚嚴于因合之前曰詩準後曰
詩翼使讀者知詩之根原知紫陽之所以教後

其言曰不合於此者悉去之不使接於吾之耳
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
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矣嗚呼至哉言乎[illegible]其本旨冠于篇端云
淳祐癸卯莫春望[illegible]王栢仲會父序

詩準目錄

今從之

尚書十三章 論語六章 左傳十二章

禮記十五章 家語二章 孟子三章

荀子十二章

第三卷　　靖節先生

第四卷

詩準卷之一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雅比）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雅興）家語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財叶前西反　慍叶平聲

（雅賦）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有訓　其一曰可下民□□本本固邦寧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其二曰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風賦　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風賦興而　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
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
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雅賦　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祗宮

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風興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擊其牛角而
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從朝飯牛至
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風賦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向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殆叶…義…切…

(風)(賦) 家語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
受之君臣婬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膰俎孔子遂行歌曰

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
叶…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風)(賦) 孔叢子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
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
見問夫子夫子乃歌曰

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兮欲何之

(風)(興) 孔叢子公狩而獲麟子曰孰為來哉
遂泣曰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

(風)(賦)比而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壞叶… 萎叶…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

(風)(興)比而 孟子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風)(賦) 扊扅歌伯里奚妻作見風俗通

伯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
貴忘我為

(風)(賦)比而 左氏傳晉士蔿賦曰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風)(賦)比而 左氏傳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
或歌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
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風)(興)比而 黃鵠歌出列女傳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
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
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
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
終不重行 雙叶… 行叶户郎反

（風賦）堯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風賦）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何力於我哉

[illegible]
（賦）宋築者妨於農收築者謳曰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illegible]
（風比）晉文公及楚人戰于城濮聽輿人之
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叶謨字
（風賦）國語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于外
國人誦之曰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
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
其傾
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
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 若翟
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
左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

狐駘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左傳鄭子產從政一年國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風賦）孔叢子孔子相魯魯人謗誦曰
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
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作誦曰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風賦 比而）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
成宰遂爲衰成人曰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
而子皐爲之衰
（風比）史記介子推從者懸書晉文公宮門
曰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

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諺體

(風)(賦) 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
一豫爲諸侯度

(風)(比) 國語鄭莊詹曰諺曰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
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風)賦比而 左傳周諺有之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叶音逆反之

一詩舉一　一八

(風)(賦) 孟子齊人有言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逸詩

(雅)賦興而 論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雅)(賦) 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詩曰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雅)(賦) 禮記緇衣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風)賦興而 左傳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風)(比) 又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

(風)賦比而 荀子
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叶音方六反
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琴操

詩舉一　九

(頌)(賦) 文王操夫子作
黯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
孰能爲此

(風) 史記孔子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竇
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
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還息乎
鄹作槃操以哀之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
天下靡邦可依鳳凰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
之慘焉心悲[illegible]將適唐都黃河洋洋

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 傷于道窮哀
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
且賦

虞箴

雅賦 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
家叶古 獸人司原敢告僕夫

弟子職出管子

雅賦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
從之聞義則服 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
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
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
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
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 先生
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 危坐鄉師顏色毋
作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 始
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
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
客 弟子駿作對客無讓 應且遂行 趨
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
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
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
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
酒右醬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 三飯二斗左
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
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
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
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
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

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幷器乃
還而立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
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
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
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
排之以叶適己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右灑埽

莫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
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
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
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則乃取厥櫛遂
出是去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
則起有常則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
儀周而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右退習

詩準卷之二

[illegible]銘體

(雅)(賦) 湯盤銘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雅)(賦) 左傳宋正考父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

(雅)(賦) 周禮量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厥後玆器維則

(雅)(賦) 丹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
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
爲子孫恒者乎皆曰未得聞也
召師尚父而問焉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尚父端冕
奉書道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

席銘 武王作下同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
監不遠視邇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叶均反溺於淵猶可游
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叶尤居反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叶憩反其禍將大
叶陳反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
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履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居妖反憍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
懃弗及而曰我杖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
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叶前西

風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
戒後世子孫

緘口銘

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

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
禍必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
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
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
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叶音户之知衆
人之不可先也故後叶下五反之温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
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
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　江海雖左長於百川
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祝辭體

（逐）賦　儀禮冠辭始加祝曰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叶蒲北反弃爾幼志順爾成德
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叶筆勒反
再加曰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
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
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叶丘羊反
醴辭曰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
之休壽考不忘
醮辭曰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叶力之反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
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
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曰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
之慶壽考無疆
字辭曰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
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

某父

祭禮嘏辭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叶須倫反)使汝受祿于天(叶鐵因反)宜稼于田(叶地因反)眉壽萬年(叶禰因反)勿替引之

大戴禮祀天辭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祭地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叶此苟反)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家語成王冠周公命祝雍作頌祝雍曰

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叶禰因反)嗇於時惠於財(叶前西反)親賢而任能(叶[illegible]音)

其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衮職欽若昊天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風比　驪姬卜

專之渝攘公之羭(才老叶杜尤切)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韻語

尚書

克明俊德(叶都木反)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叶桑經反)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叶卜工反)黎民於變時雍

帝德廣運(叶俞倫反)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叶彌并反)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叶魚其反)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心垂裕後昆叶倫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叶
羌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叶祖文反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
亂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

詩集一　十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

論語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叶入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叶上服周之冕樂則韶

詩集一　十一

舞放鄭聲遠佞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叶伊真反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詩可以興可以觀叶俱倫反可以羣可以怨叶於云反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

左傳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若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禮記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叶初剔反）衣毋撥
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
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
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
始死是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
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

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叶[illegible]反）以為醴酪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叶[illegible]反）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
在堂澄酒在下（叶後五反）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
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叶[illegible]反）以降上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
（上同）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
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

退而合亨（叶鋪郎反）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
鉶羹（叶盧當反）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甘受和白受采（叶此禮反）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奏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叶怙古反）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叶後五反）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叶[illegible]）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叶[illegible]）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叶鉏仕反）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
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
之喪以畜萬邦（叶卜工反）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
之喪純德孔明[illegible]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
之喪施于孫子叶[illegible]反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叶斯人反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
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家語

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叶蘇
各反之
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臣逆於耳而利於行
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孟子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
憂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
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
能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

五技而窮
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
及聖人之言
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
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illegible]也樂樂
兮其執道不殆[illegible]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illegible]
[illegible]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
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

不當也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
詳則百事荒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
而羿不世中（叶諸良反）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
則亡
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
泰

近者觀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
德成於此施及四極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
而見其功（叶居縣反）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
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叶鐵因反）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叶謨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
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叶謨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
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
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
至察以有說
政不節與（叶平聲）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
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湯旱而禱）
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許準卷之一終

詩準卷之三

時運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榮木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余小子禀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九日閒居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園田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

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窻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以高何必升華嵩

和郭主簿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

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華華京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赴假江陵

閑居三十歲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思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
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
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
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
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
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
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
盡廢良弓

擬古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
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

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
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中曉不能靜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
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
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
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
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
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
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
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
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
閭清節映西關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

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
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公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
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花源詩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寖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詩準卷之三終

詩準卷之四

飲馬長城窟行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古詩七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
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
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
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
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

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
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菟絲附
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
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
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

感別經時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
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
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
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
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
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與蘇武　李少卿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
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四愁　張平子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
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
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
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

遠莫致倚倜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七哀　　曹子建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

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詠史　　左太冲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搆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雜詩

秋風何列列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

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

贈友入軍　　嵇叔夜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詠懷　　阮嗣宗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

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
聲悽愴傷我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
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
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招隱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
葉成翠幄結風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
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游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枝蒙籠蓋
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
蘂挹清泉赤松臨上遊駕鴻臨紫烟左挹浮丘
袖右拍洪厓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為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
蓬萊神僊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
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
烟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
無靈氣漢武非僊才

重贈盧諶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
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
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
伯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
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
剛化為繞指柔

東武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
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㹠昔如韝上鷹今似檻
中猿徒積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
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强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初去郡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栖巖卑

位代耕爭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長卿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鶩脩坰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

石壁精舍還湖中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娱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絶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緑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理

誰通

擬陶徵君　　　　江文通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詩準卷之四終

太白

第二卷

山石

聽穎師彈琴

南澗中題

首春逢耕者　愚溪

田家

掩役夫張進骸

漁翁

釣臺　權載之

秋江早發　劉賓客

洛下蠶春贈樂天

游子吟　孟東野

第二卷

送千乘千能姪還鄉　東坡

西齋

種松得徠字

過高郵贈孫君孚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

對月贈邵道士

觀荷

詠三良

小圃栽植漸成

書李太白真

荔枝歌

鶴歎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山谷

古風上蘇子瞻

潁上食蓮有感

題竹石牧牛

和彬明叔

到邈過羅氏脩竹閣入朝陽洞

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

次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王莊園次蔣彥回韻

拜劉凝之畫像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詩

書磨崖碑後

武昌松風閣

北征　　少陵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
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
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
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

[illegible]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
[illegible]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綴纔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
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
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
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
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
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
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莫白歎閶都人學製亦佐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欽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飱小人利口實薄俗難與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夜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學

者論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
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弃是以
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宫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
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
時轆轤凍階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灾髣髴故國
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
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
失墜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今
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
候何迴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
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
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
誰能扣君門下令减征賦

新婚別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
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黄勿爲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
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
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
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
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内顧無
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
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
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
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
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
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
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出塞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
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
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
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
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
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
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
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為用

茅屋為秋風所破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
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
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

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
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
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
翠羽蓋開花無數黄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
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
香泣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
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
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
山閣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
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
黄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
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當時四十
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
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
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

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古風九首　　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歎

息冥栖巖石間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
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不成言大運有興沒群
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
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為傳坐看飛霜滿凋
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趨
四關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
歌無休閑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大儒揮金

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
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浮雲蔽紫闥白
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歎
息流淚空沾裳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
日光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
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
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
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
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
夜歎息未應閑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
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
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
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
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
來還

寓言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預剪爪投
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
黍咸傷萎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縢若不
啟忠信誰明之

月下獨酌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盃邀明月對影成
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

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
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
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絶峨眉巔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上有
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黄鶴
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
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遶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
凋朱顔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絶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冰崖轉石萬壑雷其嶮也若此
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劒閣崢嶸而崔嵬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言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
身西望長咨嗟

天馬歌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
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
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天馬
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
口噴紅光汗溝朱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
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
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
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
子誰採逸景孫陽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

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
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思雖有
玉山禾不能療苦飢嚴霜九月凋桂枝伏櫪銜
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
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劒
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
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
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

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

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栖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戰征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卷之一終

感遇詩　陳拾遺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玉杯殞雙蛾誰見孤城樹青青成斧柯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群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淪周赧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虜復縱橫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遁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彫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

[illegible]富貴寵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illegible]
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
相千載為辛酸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群物從大化孤英將
奈何搖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
復虞雲羅

擬古　　韋蘇州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
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
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
木寒暑移此心

酒壘非所[illegible]月桂不為食虛薄空有名為君長
歎息閨[illegible]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
晏[illegible]邑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
微所貴寒不易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illegible]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
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
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
絕洛陽春草生鳥鳴野田中思憶故園行何當
四海安甘與齊民耕

猗蘭操　　昌黎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
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
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
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履霜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
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
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
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秋懷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蜩下無盤
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無所憎清曉卷書坐南
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
往豈謂吾無能

窸窸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
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
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
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

廠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
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
秋明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
念缺易盈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
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
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開卷讀且想千
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

詩卷 四

息天命不吾欺

南溪始泛

榜舟南溪上上上不得返幽尋事隨去孰能量
近遠陰沈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
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
飄稍稍新月偃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
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駛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
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
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
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
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
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
可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溪
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
吾前飛數十尺亭亭帶柳沙團團松冠壁歸時
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

詩卷 五

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
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
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
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
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
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更歸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
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

百鳥群忽見孤鳳凰鷟攀分十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開穎師彈起坐在一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南澗中題　愚溪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廻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轉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廻首烟雲橫

田家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廻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疏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轄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白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眷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淸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釣臺　權載之

絕頂聳蒼翠淸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栖顥元纓冕猶淄塵不樂禁中卧却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淳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操致耕釣陶天眞奈何淸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范臺仰古懷逸民矰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波去不窮山色淸秋旻人世自今古淸輝照無垠

秋江早發　劉賓客

輕陰迎曉日霞霽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餘淸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渚鴻未矯翼而我已遐征因思市朝人方聽晨鷄鳴昏昏戀衾枕安見元氣英納爽耳目變玩奇筋骨輕滄洲有遠趣浩蕩吾將行

洛中蚤春贈樂天

漠漠復靄靄半晴將半陰春來自何處無迹日以深韶嫩冰後水輕盈煙際林藤生欲有託柳弱不自任花意已含蓄鳥言尚沉吟期君當此時與我恣追尋翻愁爛漫後春英卻傷心

遊子吟　孟東野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詩賦卷之二終

詩類卷之三　　　宋

送千乘千能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眞色難烹雞獨餽母自爨豈有餐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菊環以青琅玕桐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種松得徠字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荒園一雨過戢戢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自魯徂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束縛同一車胡爲乎來哉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養此千歲材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催古今一俛仰作詩寄餘哀

過高郵贈孫君孚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許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聞君有負郭二畝收橫縱粲畢秋穫殷牀鬧夜舂樂哉何所憂社酒粥面濃宦遊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氣在未

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攙參荆榛短檠鐵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美酒盎若白露漙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觀荷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二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眞避世青蒻低白髮相逐欲相問已逐鷗鷺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間雲水夜自明

詠三良 和陶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小圃栽植漸成 和陶

蓬頭二稚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躬耕未免霑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休去復歌謳飯蔬亦何歎

書李太白眞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墮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眞平生不識高將軍手

原缺第五葉

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愁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栖殘紅

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桄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豔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

月窺清樽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豔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

山谷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

贛上食蓮有感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𩕳𩕳更深兒女思實中有么荷拳如小兒手令我憶眾雛迎門索梨棗蓮心政自苦食苦何能甘甘餐恐腊毒素食則懷慚蓮生淤泥中不與泥同調食蓮誰不甘知味良獨少吾家雙井塘十里秋風香安得同袍子歸製芰荷裳

題竹石牧牛

野次小崢嶸幽篁相倚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

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
鬭殘我竹

和楊明叔

楊君清渭水自流濁涇中今年貧到骨豪氣似
元龍男兒生世間筆端吐白虹何事與秋螢爭
光蒲葦叢
山圍少天日狐鬼能作妖睒閃戴一車獵人用
鳴梟小智害流俗甚淺不能超安得萬里沙霜
晴看射鵰
虛心觀萬物險易極變態皮毛剝落盡唯有真
實在侍中乃珥貂御史即冠豸顧影或可羞短
裘釣寒瀨
松栢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
物流骯髒自骯髒伊優自伊優但觀百世後傳
者非公侯

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洞

意行到愚溪竹輿鳴擔肩冉溪昔居人埋沒不
知年偶記文字工遂以愚溪傳柳侯不可見古
木蔭賤濺羅氏家蕭東蕭西讀書園筍出不避
道欄欒櫨春烟下入朝陽岩次山有銘鐫蘚石

破篆文不辨瞿本袁歆蘋鬱笙磬洞中出寒泉
同遊四五客拂石弄潺湲飲頃生白雲似欲留
我儂吾將從此去挽衣送回船

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

種蘭藝九畹蘇子憂國病炎蒸臥百戰山立有
餘勁斯人廊廟器不合從遠解江湖推歸心白
髮侵老境艱難喜歸來如晴月出嶺仍懷阻行
舟風水蛟鱷橫補衮諫官能用儒公道盛上書
抵平津霸策初記省至今民社計非事煩舌競
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人材自漸舊玉度濟
寬猛必開由突謀滿傾耳聽斯文召與張泉
下亦蘇醒天聰四門闢國勢九鼎定身得遺太
平分甘守閑令天津十年向想見頎而整何時
及國門休暇過貧若燒燈留夜語鴻鴈看對影
但恐張羅地頗復多造請唯此禮部公寒泉瑩
舊井謫去久羸將召還汲脩綆大任決齋宮陛
下天統受日月進寶衛絳紱耿耿西走已和
戎南還無哀詩誰言兩遂臣朝繼天街逝王子
嚴炎州萬死保軀命還家煩故紅信亦拘淵靜
從今待東省掃門覘帝柄行當懷書傳載酒求

是正端如嘗檄覺苦過宋方來

次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說迹已不可掃巷有白馬生朝回焚諫草誰云事君難是亦父子閒所要功補袞不言能犯顏

采蓮涉江湖采菊度林藪插鬢不成妍誰憐飛蓬首平生耦耕地風雨深稂莠謝公遂如此來袖絕絃手

王芝園次蔣彥回韻

春生瀟湘水風鳴澗谷泉過雨花漠漠乖晴絮翩翩名園上來閣觀後復觀前借問昔居人今絕無炊烟人生須富貴河水清且漣百年共如此安用涕泫泫蔣侯頭好事杖屨喜接連車載溪中骨堆排若差肩厭者孔壬面醜石反成妍感君勸我醉吾亦無間然亂我朱碧眼空花墜便覺行動須人扶那能金石堅愛君雷式琴湯湯絃朱絃但恨賞音人太半隨逝川平生有詩罪如癎不可痊今當痛自改三覺復之前

拜劉凝之畫像

亦以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孤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谷口光射牛背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詩

漫郎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石坳為尊酌花鳥自許作鼎調爾楊州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黃州副使坐閒散諫疏無路通銀臺鸚鵡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襪生埃次山醉魂招髣髴步入寒溪金碧堆洗湔摩挲飲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隈郤公勒銘留刻畫剝剔銀鉤洗綠苔琢磨十年煙雨晦摸索一讀心眼開謫去長沙憂鵩入歸來杞國痛天摧玉堂卻對鄧公直北門喚仗聽風雷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書磨崖碑後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

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内凄涼幾茍活高將軍
去事尤危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
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
雨為洗前朝悲

武昌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我來名之
意適然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所赦今參天風
鳴媧皇五十絃洗耳不須菩薩泉嘉二三子甚
好賢力貧買酒醉此筵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

不歸卧僧氈泉枯石燥復潺湲山川光輝為我
妍野僧早飢不能饘曉見寒溪有炊烟東坡道
人已沈泉張侯何時到眼前釣臺驚濤可晝眠
怡亭看篆蛟龍纏安得此身脫拘攣舟載諸友
長周旋

戲和答禽語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田中啼鳥
自四時催人脫袴著新衣著新替舊亦不惡去
年租重無袴著

詩翼卷之三終

詩翼卷之四

飛蓋橋翫月　六一居士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
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
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
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
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
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

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
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
世誰謂已沈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
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
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
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
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
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
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

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
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
士恃此死不難當于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
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斵其棺
此事古未有毋怨輒長嗟我欲犯衆怒爲子記
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
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
報苟辭未能銓忽開于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
自能久吾言豈復鐫

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
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
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
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
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
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
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洪濤
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
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
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
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
月飛雪灑石矼僊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
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
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
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
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
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
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
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
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
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謝公墩　半山

走馬白門下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
有存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
綴徙倚想此紆長檣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
月想精微與神升遷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
壑放[illegible]余白髮亦已同山丘緬懷時蘭蓀

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恩萬事付鬼錄恥榮何
足論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公邑無懼喜儻
知禍福根涕淚對柏伊暮年無乃昏

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

嶺

晨霜踐河梁落日憩亭皐念彼千里行惻惻我
心勞攬轡上層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絕魚
鼈久已逃暮行苦邅廻細路隱蓬蒿驚麏出馬
前鳥駭亡其曹投僧夜雨古葉昏無膏山木
鳴四壁疑身在波濤平明長安嶺飛雪忽滿袍
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耦
花底愛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詠無歌與絃幽
獨亦可喜

客至當飲酒

結室在墻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異
秦吳杖藜出柴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適異趣談
笑不相偷豈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
酒日月無根株

天提兩輪光繞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
白首繫地上北往往平生友少年所種樹碍
阿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冥冥誰與
論客至當飲酒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莫
以啾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抱所滋淩
雲亦千秋所托願求久何言值苟收乃令早濕
地百蟻上窮鑽丹青空外好顏色已堪憂爲君
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乃雖云小能生萬蚍蜉
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
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
勿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
聞已衰遲仰看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
氣閑知感爾我久南山侶笑談解人頤分我
秋栢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汗窮塵苟得猶苦飢
低回歲已晚恐負平生期

不得君子處而與小人遊疵瑕不[illegible]乃爲
纍稠高語不敢出鄙辭强顏酬始云避世患
覺曰己徐
如無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不
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
悲累身脩
詵詵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群遊與衆飲仁義得
搊摍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賢絕
俗乃爲學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
八區百年藏不足一日毁有餘諒彼恥不仁戒
哉惟厥初

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
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
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
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
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
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
紛經幾秦

妾薄命二首　　後山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
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
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迸泉死者恐無
知妾身長自憐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
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
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
地夜雨鳴寒蛩

送蘇公知杭州

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麑誠
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御今
爲穀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
短江空歲年晚

觀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
其風忠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
得非所蒙先朝群王殿冠佩環群公神文煥王
度喜色見天容御搨誰復登帝書元自工著絹
兩大字一覽漭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與[illegible]

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
群雄誰為第一手未有古世公嗣器刻科斗篆
尊彝華蟲繡懷升服士酬獻爵縱瑢捧架一鼎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弦基酒頗闌供向來
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
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草叢滿
寒林

還里

曉山愛吾廬游子悲故鄉慷慨四方志老衰任
悲傷虛名自成誤失得略相當與年還家樂未

覺道路長閭里喜我來車馬塞康莊爭前借言
色葉木亦晶光向來十人聚一老獨徜徉千闔
南陽阡松柏鬱蒼蒼來顧守一丘脫身萬里航
平生功名念倒海沉飢腸數段引下澤斷弦更
空觴尚恐北山閒有文移路傍

題明發高軒過圖

勝上妖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才天縱
非力能畫匠不足甘為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含
豪落筆開山川怨枯老學毫底卻怪危鴻墮
目前兩來八二復參出萬里河山才咫尺眼前

得有突兀[illegible]
遍使逐愈泥閒吟哦晚知書書真有益卻悔歲
月來無多官禁脩嚴斷過訪時於僻寺逢稅鞅
秀潤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發悲愉佚
宕不平河擘太華東南傾平生秀句窮屈滑撥
拾餘卉成丹青平湖遠嶺開精神斗覺文字生
清新才許亡豪今角立要知必有衛夫人

別離　簡齋

北門柳年年歲歲征人手千人萬人於此別柳
亦能堪幾人折願君道歸與君期要及此柳未

衰[illegible]

晚色

殘聽波平野列嶂圍古杏柴門一枚篩日暮悽
心神眼色有川嶺高低鬱愉困水光忽倒樹山
勢欲傍人為化元相尋幽寸意自新蕭蕭夜將
久空明動邊眼田鶴吟相應我獨荒無隊短篇
可不就所寄聊一伸

笑戲亭

西出成皋關土谷僅容蛇大柱一疋練雙關鬪
峣峨忽然五丈缺高構如危巢青山麗中原自

日取大河下視萬里川原木何其多滿前一吐
氣却奔雄風何苦辛生一快造物巧揣摩險易
終不償髑髏身下殘坡

避虜

久謂事當爾無意身多之避虜逃三年行半天
四維我非洛豪士不畏窮谷飢但悲平生意輕
了少陵詩今年奔房州鐵馬背後嘶造物亦惡
劇脫命眞毫釐南山四程雲布襪傲崄巇籬間
老炙背無意管安危知我是朝士亦復顰其眉
呼酒軟客脚菜本濯于肌窮途士易德歡喜不

復辭向來貧讀書閉戶生白髭那知九州外有
山如此奇自負實不情老人爲解頤投宿恍世
外青燈耿茅茨夜半不得眠澗水鳴聲悲

田居　淮泝

鷄號四隣起結束赴中作戒婦預爲黍呼兒隨
掩門犂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宣宿潦濯芒屨野
芳簪鬢根露之披宿霧春空正鮮繁辛夷茂橫
阜錦雉驕空園少壯已雲移伶俜尚漁獵解黄
經雨閑野馬從風奔林落次第佳於限勝致寒溫
春[illegible]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正月望夜示童子　阮仁

半夜明燭照我窗忽開書幌寫予此豈不
足歟得眞自忘僞觀一[illegible]其餘微觀千萬燈豈
與一燭殊爾若不欲醉聚杯從我審瀰豈不欲
飽搆火烹我爲人生會外物要以樂其軀吾求
謁不足何用勞馳驅

金山行　青山

金山杳然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
自今古日月彩影縱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快
索異境窮神功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illegible]

其雄卷簾夜閣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檣
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捲蛟龍寒蟾八月蕩搖
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
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逴應同
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
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
起歸興隨之之

古意贈王弱翁　干羽

我所之荊江之比之水渾北風入意引
漢之濱有佳人之與渠[illegible]涉江浩[illegible]

[illegible]明月明月永作望伊人不可忘斷若心千
三佩明珠璫

汨沙堆

伍君爲濤[illegible]婦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江
水神我識大人公自託肺腑親獨醒梗群昏聚
臭龍一聽滌血摧心肝恨冥如不聞巳矣無奈
何質之要[illegible]仿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使世
非汝留賜汝班列真司命馳先驅太一諏吉辰
翩然乘回風脫迹此水濱珠宮紫貝闕冠佩纖
以珍宓妃與娥女脩潔充下陳至今幾千年土
顏渠如新楚人殊不知謂君果沉淪年年作
兒戲公應嗔

十六

妾薄命　放翁

妾命薄早入天家侍帷幄君王勤儉省宴遊寶
殿朱簾塵漠漠日長[illegible]歌承恩稀旰昃猶聞親
萬機宮中雖無珠玉賜塞上不見塵烟飛不須
悲傷妾命薄[illegible]天下樂

詩準三卷附錄一卷詩翼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何無適倪希程同撰其書雜掇古謠歌詞一卷又附錄一卷復掇漢魏晉宋詩二卷而以齊江淹一首終焉命曰詩準雜掇唐杜甫李白陳子昂韋應物韓愈柳宗元權德輿劉禹錫孟郊宋蘇軾黃庭堅歐陽修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秦觀張耒郭祥正張孝祥詩爲四卷而以陸游一首終焉命曰詩翼蓋影附朱子古詩分爲三等別爲一編之說而剽竊眞德秀文章正宗緒論以爲之龐雜無章是非參差又出陳仁子文選補遺下疑爲明人所僞託觀其岣嶁山碑全用楊慎釋文而大戴禮几銘並用鍾惺詩歸之槩本其作僞之迹顯然也

唐詩鼓吹箋註十卷

〔金〕元好問編　〔元〕郝天挺註　〔明〕廖文炳解　〔清〕錢朝鼒　王俊臣校註　王清臣　陸貽典參解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鼓吹箋註十卷》提要

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序爲假託以謂遺山集中無一言及此選而趙序郝注真贗錯互是固不能以無疑余諦觀此集擇珠

搜玉定出良工哲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巾箱篋衍吟賞記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

吾之論唐詩者奉近代一二家爲律令鼓吹之集僅流布燕趙閩内府鏤版用教童豎若王荆公百家之選則罕有能舉其名者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禀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刻骨學士大夫生而墮地師友熏習隱隱然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迨其後也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涸

盤起伏祇足以增長其邪根繆種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叠爲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曰此爲妙悟彼爲二乘此爲正宗彼爲羽翼支離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沈錮於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荆公遺山之選未必足以盡唐詩然是二公者生於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識種

子皆未受今人之熏蒸者也由二公之選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氣候歷歷具在眼界廓如也心靈豁如也使唐人得洗發其面目而後人得刮磨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幾

其霍然良已也則以二公為先醫可矣里中陸子敕先王子子敵子顧偕余從孫次羽服習鼓吹重為較讐集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請序于余夫鼓吹角聲也人有少聲入

于角則遠四子其將偭還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嚴自此遠矣喜而為之序如此

歲在屠維大淵獻余月二十二日虞山蒙叟

碧梧紅豆村莊

唐詩鼓吹註解大全序

炳素耽唐人鼓吹不喻其意一日曾與先君談無題五首先君謂說詩家每稱爲臣不得於君而發云余時竊氏之註病於刻者魯魚纍紕遍考鐫本與證其亥豕復以詩全旨反覆玩味抽精吸髓探其意緒積之一二載似乎有得然亦自謂蠡管耳敢詡龍驪耶以去北上與同年連城馬公共帆唐見而悅焉抵京同公圖授之余南歸日近不果至瓊同寅韓君竹山欣若雲川相與稱賞時則郡學陳高及瓊士陳日新張璜吳啓恩張汝楫王翰沈經緯章強付之梓辭不獲吁惟三百五篇經删述後得毛義鄭箋而六義始明於天下漢魏而下之詩選於蕭統得六臣之註而候蟲時花皆能感人觀聽炳也愚與三囊愧談兩稵徒托歯於邢山重膺價於楨谷螢爝鳴光謂鼠爲璞非復何辭冀識者亮其狂也萬曆己卯青陽闕州錫臺居士廖文炳述

唐詩鼓吹註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不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由其博洽之餘探隱發興人爲之傳何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辭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噫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歌之詠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鏘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略如此至大元年九月十二日吳興趙孟頫序

唐詩鼓吹註解題詞

是編也敘諸文敏之敘出自裕之元遺山先生之手而郝公爲其註按其時有二郝皆名天挺一見金史隱逸傳字晉卿澤州陵川人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一見元史字繼先出于朶魯別族居安肅州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仕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以同時且同名而一爲遺山師一爲其弟亦一奇也遺山金國鉅儒遭崔立之變身爲郎官而不能死循至金亡以宿儒受知於世祖而與張德輝共尊元主爲儒教大宗師嗚呼豈非以干戈得國思以其道易之耶顧何以儼然入主

設以此名而不爲過焉卿上有儒教之主下當有儒教之臣君子處家國存亡之會思以文章存故國卽未歸命於九原要非區區勳庸利祿足與易其志者也若遺山之詩往往追嵇阮之遺風襲陶韋之高致其不欲委身事元蓋亦情見乎詞矣及觀其中州集述二宗于首篇以人係傳以傳係詩慨乎有文獻無徵之懼是殆爲史家言而且以存詩爲其所失者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金源氏哉故其長爲史官亦多去國懷鄉之作而娛情悅志之篇十盈三四焉自有唐以詩取士風雅道興厥後選家林立鼓吹一編其猶變風變雅之寄位乎郝公之爲此註也推明作者之意卽以推明選者之意

吾黨懷鉛握槧析與丹黃甲乙考索于微詞引義之間且合作者選者註者之意而推明其所由來又豈能無流連往復感欷激發於衷耶至於王逸之離騷李善之文選詳事而不詳義徵古而不徵今期當而不期溢取信而不取嫌註家之能事止矣必求字斷句解如紫陽四子之書胡蔡諸家五經之義不至刻舟以求劍買櫝而還珠未已也乃有廖君者起而竄郝注之舊文綴全詩之解意亦自謂抽精吸髓矣然多以附會穿穴爲擅場僞造假設爲長技由慧眼觀之則猶鬼家之活計日下之孤證耳雖然建化門庭隨機方便卽非實所亦爲權設彼爲小乘身而爲說法亦良勝于世之爲盲禪瞎

證者則依文作解固未可盡等之參死句者後義也故於郝之註事皆從其朔廖之解義務酌其宜加以芟繁祛僞辨異刊訛條附于諸篇之後庶幾文從字順理愜詞明不至使作者選者註者之旨僾僾乎其無歸而後已世之學者由此而取裁六義徵情四始推求乎依永和聲以返于正風正雅之盛其於儒教之事能不切切然期有數見以須於且夕哉歲在屠維大淵獻余月虎山陸貽典書

小引

選詩難矣註詩更難解詩尤難蓋識不臻絕頂則去取
治學不窮今古則徵引漏才不會作者寄託則稱詩俱
似隔身痛癢悅搔無與也詩之體莫備于唐後之以選
唐名世者指亦不勝屈乃吾粵獨取鼓吹一編至稽其
所收僅九十六家又止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章而已
夫此五百餘選蔽三唐乎昔人云凡五言八句之廢惟
唐人始專此體務爲雄渾富麗而選者亦多採取青娥
白娛惝怳意之篇獨遺山先生此選則別有微尚讀者
迴環反覆或摩挲彰慮或懷舊傷時離四愁九愁之章
一詠一觴之作體裁不同其動人流連感歎均也更得

左丞郝公字詮句釋信而可徵又有廖公論其註而合
爲解不獨選者之意如在目前併作者之神灼然紙上
方今講尚篇什一時四詩之學比屋而是澀惡坊本參
爲紙貴君實纂參校足選公諸同志先民有言羣替取道
一夫指引而隨之眾眾然不自有其步趨誠慮夫讀唐
選者之類此也若夫博雅命世之流上遡曹劉陶謝下
迄李杜韓柳漁獵既富甄別更精方將風雅自命又何
藉此至拙劣如余拼偈之役是非所役聊附鄉哲識以
自娛虞山王俊臣子顧氏識

小引

詩有七言栢梁體之前三百篇已有之如[illegible]之類矣
遠于揆千之綮分廟頌之敬之學有斷限于光明則已
然皆縱錯短長叶轉音互未嘗有一定之律如黃[illegible]
樹髮臺豔韻之文者也唐進士科以聲詩取士騷人蔚
興比排偶對拔律音極作者之盛劉倖明有云五言
律如四十箇賢人不亂着一字其論五言如是亦可以
知夫七言之嚴矣今年春余讀書廣志堂得閱遺山先
生集旁及其唐詩鼓吹風雅畢陳正變咸備因慨然于
律體之嚴而知此選去取之精也適炎龍復假于粵東
廖氏本與郝先暨家季子纘集新舊數種參訂考索合

郝註廖解爲一編以公諸海內同好發凡起例郝先既
詳言之矣或有疑於體之未備者余以詩猶樂也譬之
管絃既調棕褐柷敔當無有棘手而戾絮者夫誠精於
此體推之五七言往體亦猶是耳至于李杜之作唐人
諸選惟殷璠章縠僅及青蓮廿餘篇此外李杜而軼之
蓋以兩家專集光燄萬丈無可去取故世有選李杜者
亦猶取五經四子書而甲乙之未嘗不令人捉鼻也詳
觀此集不分世紀不立事類匠心獨出特標手眼若集
古人之清音雅奏以抒一己之性情者此郝繼先所以
樂疏其義而遡文敏所爲嘉獎其選也暨乎先生當金
元之際廢興存亡有沉哀悱惻之思焉古人憂時憫世

不必其言之出于已隨所誦述此物此志唯有識者表而存之而已世之讀是編者論世知人其猶身親野史之亭與遺山爲晤語又豈止區區黄稗緑樹雙聲疊韻講求詩律之嚴也哉古虞王清臣識

唐詩鼓吹目錄

唐詩鼓吹目錄畢

凡例

一 郝本止取詩事箋釋諸家之遺故悉從之以存其舊廖君新會人舉孝廉爲瑗山學博其於是編[illegible]原注雖以荒陋誚徐之論華葦盈前率皆削去而其每詩附以解義往往與注同椒然而推其意意實切婆心故一一更定以附篇末未必無小補于初學也其有駁正一二處非敢好爲抉摘亦竊效古人攻玉之義云爾

一 凡諸本異同處悉取勘入如一本云云是也注中亦紹此例若某作某者則皆屬原本耳

一 郝註未備廖註間有可存者仍採附詩後以廣參稽之益若別有所得不敢自蔽聊附解後以質同志與前二家不相混也

一 每篇之中必有起伏照應此詩家繩尺不可廢也故多附著解後其未及盡著者則須以意推之耳

一 引注有未詳處或注中字義有未通曉者間舉一二詳於解下其無可考索者則闕疑焉

一 郝注多有未當引書引人舛謬屢見間亦標舉一二未及盡爲駁正識者當自辨之

一 詩中字面有他書與此相異者偶舉所憶附於解後不欲遽改本文以失其舊也

一 注中疑字有引他書爲証者即隸本注之下以不便錯舉於解下也

一 注中注人出自廖本者皆用圈間以別於郝注若一卷薛逢八月一日駕幸延喜樓二卷[illegible]四朱宋邕皇初平入金華山十卷[illegible]等類則皆郝注也

一 郝本注皆隸于句下廖悉取附詩末此刻一遵原本解則附于篇後庶令覽者易別焉

一 首簡宜著選人姓氏因原本所無故不妄添

一 廖本註解並列今止取解故特著于卷首兼以別於郝註也

一 廖序云無題五首說詩家每稱爲臣不得于君而發意蓋指義山諸作也詳觀其解頗近於迂故悉改正其他從舊從改未及逐一標識或有兩可之說理貴旁通一偏之解義取存疑者間並著之以俟知者擇焉廖君名文炳字光甫別號錦臺居士

一 家藏舊本字既漶漫兼多魯魚別假諸本毛氏汲古閣二本爲勝皆粹考較頗多裨益其有諸本並訛者則取他書証之十得八九惜乎藏書未廣不能盡去疑誤也

一 讐訂之役四閱月而始竣間有疑字疑義原本如是不欲掩其舊也若廖解之謬去者過半然不能無千慮之失期與海內風雅更訂正之

己亥孟夏[illegible]主人識

起。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杜詩[illegible]

庭草春深綬帶長。毛詩義疏曰鷊五色作綬文草故曰綬帶

祇恐鳴騶催上道，鳴騶北山移文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後漢[illegible]傳曰[illegible]遷尚書令故事令僕中丞[illegible]明而入宮門至于馬道[illegible]

不容待得晚菘嘗。齊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此言使君思故園別墅而欲歸潛賦歸之歎自渝州擲郡章而去也自此野戍岸邊蘿蘚常青動綠蘿陰下乃到山莊吾知公別墅中池荷香起庭草帶長正堪玩樂之時但以君才不容幽隱如必召用而鳴騶促道豈得久處而待晚菘之食哉○詩邛有旨鷊註鷊小草雜色如綬音逆

送浙西李相公赴鎮

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重得黃丞相，

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徵守京兆尹坐[illegible]軍興[illegible]復歸潁川太守

童子爭迎郭細侯。後漢郭伋字細侯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童兒百餘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詔下初辭溫室樹，溫室長樂宮中殿名○前漢孔光當休日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也

夢中先到景陽樓。齊書武帝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于景陽樓上以五鼓應

自憐不識平津閣，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待四方之賢者

遙望旌旗汝水頭。

詩言李公持節按鎮吳人歡聲喜李復來如黃丞相再守潁川其童子之迎亦若郭伋之德感并州也五句言其將往莅事六句言其祇命之心末聯自言無才不能與平津之閣但望李公旌旆在于汝水而已意以李如公孫弘之好賢亦望其薦拔之意也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陶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

薤葉

照人呈夏簟，淮南蘄州山出[illegible]林[illegible]簟林詩思分[illegible]

松花滿椀試新茶。

樓中飲興因明月，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欲避亮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江上詩情爲晚霞。齊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illegible]

此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髮到京華。晉陸機詩云素顏收紅[illegible]玄髮吐素華

首言長安至蘄州不遠東望雲山嘉美在目次聯言蘄州之事三聯言李之往蘄閒中之樂如此末言出後京師交親引領而望君之還當及少年復朝以慰京華之望也

贈日本國僧智藏

浮杯萬里過滄溟，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以名焉宋文帝元嘉[illegible]

徧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

新秋放鶴野田青。[illegible]

身無彼我那懷土，論語小人懷土

心會真如不讀經。[illegible]日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賊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矣

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總角嘗造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吳語猶言如是也

[illegible]首言智藏自日本浮杯渡海而來次言其到名山未嘗不拜禮焉三句言有法力四句言其知生死五句言無彼我豈尚有故鄉之懷六句言佛道既精何假於文句之事末許其勇于學道中國之僧所不及也

哭麗京兆

俊骨英才氣褎然。褎余救切○前漢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直言詔曰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

慕容。却爲精舍讀書人。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 離筵洛水侵杯色。征路函關向晚塵。今日山翁一本作公舊賓主。晉山濤能作奏啓人謂之山公啓事 知君不負帝城春。

首美李吏家世之盛蓋李曾參慕却能讀書在未赴選之先也五六句言餞別之筵當洛水而飲遠行之路向函關而去今吏部如山濤者皆舊日賓主必被高擢而不負帝城春色矣

許渾 字仲晦潤州丹陽人也太和六年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令後拜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有詩二卷行于世

凌歊臺

在太平州當塗縣北黃山上宋高祖所築 宋武帝南遊嘗登此臺且建離宮焉

宋祖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文苑作寧應作一本 巖畔古碑空綠苔。李白凌歊臺詩云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欲覽尋上文昔使豈堪讀

首言宋祖昔登此臺遊樂不已三千歌舞俱宿于此何其盛也登臺遠望見湘潭雲盡而山出巴蜀雪消而水來至于今日行殿故基荒薺已合寢園無主野棠亂開已人生不滿百年常作萬年之計豈知一死之後古碑苔積豪華消歇哉

途經驪山

○在長安臨潼縣有華清宮朝元殿溫泉宮秦漢勝遊之所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本草鬱金染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亦有鬱金香氣也 風隨玉輦笙歌迴。雲捲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山寂寂。謂肅宗去靈武 龍旗西幸水滔滔。謂玄宗幸蜀 貴妃歿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

先皇指明皇 此專言明皇遊樂不恤國事以致祿山之亂後北遂成宗寞也首言明皇食仙桃而酣醉鬱龍衣貴妃當時逢此地日華映服極其鮮明且風隨玉輦而笙歌之響雲捲珠簾而見劍佩之高皆遊幸儀從之樂也自肅宗還靈武而山容寂寂明皇幸蜀而水去滔滔貴妃既歿君少遊幸離宮別殿瓦落垣頹但見蓬蒿滿目耳行人經此得不因之愴懷哉

咸陽城西門晚眺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前朝事。渭水寒聲晝夜流。

此詩覽物懷古首言上高城而望蒹葭楊柳似乎汀洲日沉閣而溪雲起風滿樓而山雨來復見秦苑漢宮鳥下蟬鳴而已今行路者莫問前朝盛事惟聞渭水之聲晝夜長流耳其事業復安在哉

送蕭處士歸緱山別業

○緱山在河南緱氏縣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述異志晉王質伐木入信安郡石室山見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而童子謂質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里無復時人 賓館有魚爲客久。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鄉書無雁到家遲。此用蘇武事○杜工部詩州未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緱山住近吹笙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者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湘水行逢鼓瑟祠。離騷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柳蜀州未今悲帝子泣未之女妻來故甲帝 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碧參差。○九疑山名在零陵郡

疑參差不齊相蔽虧 蒼梧有九山相似人望之則疑此是彼故名山在道州寧遠縣東不與九疑皇舜源女英蕭山桂林 梓材謂之九山

首言處士已老家在緱山必如王質慣看仙棋而賓館有魚故爲客久鄉書無雁故到家遲今且歸矣家在緱山住近王子吹笙之廟路經湘水行逢二妃鼓瑟之祠今夜月明泊舟何處必在九疑之下對此山

之碧色而參差相映也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陳後主遊宴與狎客江總等及諸妃嬪女學士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王去聲已見前注 景陽兵合戍樓空。景陽宮中 松楸遠近千官冢。楸木名也 禾黍高低六代宮。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宗周之顛覆故作是詩○金陵六朝記云吳東晉宋齊梁陳謂之六代 石燕拂雲晴亦雨。湘中記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風雨止還爲石 江豚吹浪夜還風。江豚出以江於民以爲風候 英雄一去豪華盡。[illegible] 唯有青山似洛中。建康山川與洛陽相似李白詩三山似洛陽多

此言六朝興廢也首言陳後主尋事遊宴至于國亡而玉樹之歌已殘王氣亦已盡矣隋之韓擒虎將兵入陳而景陽成樓已虛但見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滿于六代之宮殿荒蕪但圖消滅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飛翔江豚出沒景物常存耳若夫英雄一去豪華盡不復再留豈有能若青山之無恙哉

京中閒居寄兩都親友

○京口即潤州兩都西都長安東都洛陽也

吳門烟月昔同遊。姑蘇八門吳王所立因謂吳門 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暮切 千里書迴碧樹秋。文選宋玉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此言寄兩都親友也首言昔時許渾與兩都親友遊于吳門烟月之時楓葉蘆花與客舟相傍今思之人生之聚散如雲北去世事之浮沉似水東流此二句言往事也一尊酒盡千里書迴昔勝事之景今思而不相見諸公在鳳城余在楚江人各一方會晤無因安得不重所思乎

○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

楚水西來天際流。感時傷別思悠悠。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注見前 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嵩陽親友誰相念。潘岳閒居欲白頭。潘岳字安仁有閒居賦

此見楚水西來因感時傷別而愁思悠悠也一尊酒盡獨對暮山千里書迴欲看秋樹離群索居情已兼之郊園景色日驚宿雁風起眠鷗益不得不物與思矣嵩山在洛御詢酒中親友相念爲言我今閒居如潘岳亦將白頭矣能勿興今昔之感哉

臥病

京都時在

寒牕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illegible] 清露已彫秦甸柳。天子畿內曰甸 白雲應長越山薇。[illegible] 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惟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雁向南飛。

此臥病京師而思歸也首言燈盡月斜之時聞人朝天我獨閉門臥病此時京甸之柳已彫于清露而故山之薇應長于白雲矣今猶滯于此病中送客而不忍輕離夢裏還家依然尚阻止欲寄書音猶未寄臥聞燕雁向南鄉思其如何哉

登洛陽故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國風黍離已見前注 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illegible] 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已見送蕭處士歸緱山別業注

此言洛陽禾黍離離一半野蒿昔人築此以遺後世使民而民忘其勞也今世遠時遷但聞水聲東流而市朝已變見山勢北拱而宮殿空存耳至于鴉歸古堞雁下空壕此景淒涼能忘感慨哉惆悵緱山仙子

次韓上讖臣今千年後騎白鹿閒按而前爲可樂也人胡不思學仙哉

傷虜將軍

自昔從軍未有名。近將孤劍到江城。巴童戍久能番語。胡馬調多解漢行。對月夜窺黃石畧。漢黃石公有三畧 望雲秋計黑山程。黑山北方山名也 可憐身死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

首言昔從軍者雖有驍名之將近攜孤劍到江城虜其驍令志識其爲有名之將也觀巴人從戍之久能明番語胡馬調弄之多亦解漢行可見兵且夜窺黃公兵畧秋計黑山路程此皆名將所爲非公何以至此今者身死他鄉去家猶遠杳無哭聲惟聞汴水之聲而已豈不甚可哀哉

竹林寺與德玄別

騷人吟罷起鄉愁。[illegible]原作離人 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蟬鳴蕭寺喜同遊。梁武帝姓蕭好佛剎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唐李約見之遂買歸建一小室玩之號爲蕭齋 前山日落松杉晚。深夜風清枕簟秋。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晉趙景真與嵇康書云悠悠三千里難涉來

首言德玄在寺吟罷思歸暗覺年光如水之流而去也花滿之時向日心傷遠別蟬鳴之候今朝喜與同遊如水年光千翦翦加以前山日落深夜風清今日携手而來明日又分襟而去我在江南君居江北兩地悠悠當何以爲情哉

嘗與故朱補闕秋夕游練湖南亭今復登賞愴然有感

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任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之用構宮殿魯般刻爲舟詩家所用正出此 鵩鳥賦成人已沒。前漢賈誼謫居長沙有鵩鳥入舍中誼忌之乃爲賦以自廣云 嘉魚詩在世空傳。詩小雅南有嘉魚樂有賢也 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illegible] 日暮長堤更回首。一聲鄰笛舊山川。晉書向秀經嵇康舊居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云

此渾追憶與補闕同遊此亭曾未十年而彼已物化賦成而人殁鵩鳥真不祥哉詩在而賢很嘉魚何甚詠已嗟乎人世事榮枯盡寄浮雲之外哀樂猶驚逝水之前當此日暮長堤回首而望一聲鄰笛物是人非追思禍難之意感何不與山陽同病哉

登尉佗樓 ◯樓名越王臺

劉項持兵鹿未窮。漢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自乘黃屋島夷中。書禹貢島夷卉服 南來作尉任囂力。北向稱臣陸賈功。尉佗姓趙真定人秦時爲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曰今[illegible]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后時[illegible]武帝乘黃屋左纛稱制文帝遣太中大夫陸賈賜佗書佗復去其黃屋左纛稱臣 簫鼓尚陳今世廟。旌旗猶鎮昔時宮。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絃萬古風。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詩意南粵人惟知尉佗豈知虞舜之德澤及於萬世乎

此登尉佗樓而述其事首言劉項爭鹿未窮之時尉佗僭天子號而乘黃屋于島夷之中也尉佗初以任囂之力而作尉後以陸賈之功而稱臣至今簫鼓尚陳於廟旌旗猶鎮于昔時之宮[illegible]

題崔處士山莊

坐窮今古掩書堂。書堂崔處士讀書之所也 二頃湖田一半荒。荊樹有花兄

垂釣荆江欲白頭。江魚堪釣却西遊。劉伶臺下稻花晚。淮安志劉伶臺在淮安路山陽縣東北七里臨淮河其南有杜康橋韓信廟前楓葉秋。淮安志韓王莊在淮陰縣東北與廟相連西接八里莊韓信實生於此淮月未明先倚檻。海雲初起更維舟。海雲起必有大風。纜維之。風惡故繫舟而待也有酒無人醉獨上高城望庾樓。庾樓在江州治後庾亮領江州刺史故名。望庾樓言望中之樓也。首言我欲垂釣以老今乃西入秦而遊仕阻風於此正稻花開晚楓葉鳴秋之候月未起則倚檻以延眺雲初生則維舟以避風而且河橋有酒無人同醉但有上高城而望憶中丞耳。

祗命南海至廬陵逢表兄軍倅奉使淮海別後却寄

盧橘花香拂釣磯。上林賦盧橘夏熟即枇杷也。唐子西李氏山園記枇杷盧橘也佳人猶舞越羅衣。李賀云越羅衫袂迎春風三州水淺魚來少。三州丹徒丹陽金壇也五嶺山高雁到稀。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詩意謂魚雁絕處無音書可也客路晚依紅樹宿。鄉關晴望白雲歸。唐狄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交親不念征南吏。一本作時一夜風帆去似飛。渾居京口故云。首言盧橘花開之時與君相值適有佳人善舞因緣也及與君話別則江山阻隔魚雁杳然晚依紅樹而宿望白雲之歸旅人况味何以為懷惜相遇時君不念我而去風帆似乘不能盡話舊之情也

送王總下第歸丹陽

秦橋心斷楚江湄。長安東有灞陵橋繫馬秋風酒一卮。汴水月明東下疾。自余歸田鄭谷詩練塘花發北來遲。青蕪定沒安貧

處。前漢詩不忠貪黃葉應催獻賦詩。漢司馬相如蜀人嘗為子虛賦武帝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所書為天子遊獵之賦蕭子雲亦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游居還有故人知。此言與王君今歸丹陽洲樂時故人知之淸心濟楚江淸東花發一扈以憑寄家書問舊居。此言與王君今歸丹陽見其所過之景如此及北黃葉之候又獻賦之詩憑寄家書于舊居至于八月之秋君至報以事物之詳有賴於君之知而報我耳

懷舊居丹陽在潤州

兵書一篋老無功。故國荆扉在夢中。藤蔓覆梨張谷暗。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惟一樹。潘岳賦云張公大谷之梨草荒侵菊庾園空。庾信詩南史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十畝之宅山池居其半也

朱門迹忝登龍客。後漢李膺字元禮名高少所交接士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故屋心期失馬翁。劉安淮南子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禍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楚水吳山何處是。北窗殘月照屏風。此言昔讀兵書以至今老無功故國之思常在夢中而恨當日之作徒然侵於菊仍不歸而治生念平昔藤蔓覆梨草荒侵菊所以恨當年之不歸也老余自當登龍之客常懷平生朱門之榮此時留滯此旅依水山之間亦已與朱門之客彼往令人想舊居之北窗殘月照屏風而已

與韓鄭二秀才同舟東下洛中親朋送至景雲亭下

三十六峯同一川。河南嵩山三十六峯綠陂無路草芊芊。牛羊晚

食餅平地鵝鶴晴飛磨一本作曉遠天洛客盡迴臨水寺楚人皆處下江船東西未有相逢日更逐繁華共醉眠

首言漢上三十六峯掩映一川堤岸長望綠陂草長若繡遍渚但見牛羊晚聚鵝鶴晴飛而已洛客指親而楚人指已與二秀才一別則飛騰而水寺而迴吾亦下江船而去東西殊路未卜則親迴何日再與逐繁華之景而共醉眠也○末句寥謂與韓鄭共醉眠則似無致矣

秋日候扇

唐百官志尚舍局大朝會大祭祀皆扇一百五十六既事而藏之常朝則去扇左右留者止三扇○扇以障塵秋日早朝候扇出則望朝也

宵衣應待絕更籌前漢文帝未明求衣○唐書太宗曰朕不敢荒怠宵衣旰食環珮珊珊月下樓[illegible]井轉轆轤千樹曉門開閶闔萬山秋天子門曰閶闔[illegible]龍旗盡引趨金殿雉扇纔分拜玉旒崔豹古今注曰殷高宗以雉雊之瑞故服章多用翟羽有雉尾扇○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虛戴鐵冠無事日御史法冠一名柱後一名獬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而不撓也滄江歸去老漁舟

此渾因候扇而思歸也首言天子勤政宵衣以待更籌之盡於是環珮珊珊而月尚未沈也是時也轆轤聲轉而千樹曉閶闔門開而萬山秋由是百官之入因趨金殿分拜玉旒我為御史而虛戴鐵冠於太平之日當歸滄江以老漁舟而已豈可久於朝哉

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韈前漢王生處士善黃老學時張釋之為廷尉王生公卿會廷中王生曰吾韈解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謂廷尉名臣故以此重之耳此客空彈貢禹冠前漢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蝸殼雪漫漫舊交已盡新知少却伴漁郎把釣竿

詩意言丈夫不遇于世不如作漁人適意江湖食魚蟹而已此元九求仕不遂而東歸渾因賦此贈之也首言馬嘶於灞上以望長安然長安名利浮沉而人生遇合亦又何常哉釋之既沓誰結王生之韈王陽不作空彈貢禹之冠意交游中有顯者不能同其趣舍也五六句言時之景末二句應王生貢禹意言元九舊交盡而新知少無所薦拔將與漁翁遊釣江湖耳

○經故丁補闕山居

死酬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自堅詩意謂補闕忠貞之節不隨俗俯仰鵩上承塵纔幾日西京雜記賈誼為長沙王傅三日有鵩集其承塵而鵩鶴歸華表已千年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有一白鶴集其上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沖天而去風吹藥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吳王名闔閭

補闕必為友而死故首言死酬知己以全交道如孤水之堅雖暖波不散也嗟乎補闕如賈誼遂鵩而亡如令威化鶴而去矣丁用本姓極佳昔之樵逕釣船今為藥苗所蔽蘆花所掩且不知君之孤墳在於何處空望闔閭城外荒草連天而已能不重有感哉

、題衛將軍廟并序

將軍名逖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建義旗逖進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攙搶賫建衛逖時挾鎗劍前突後貫太宗頤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之以母老且病乞歸侍以終年辭官袁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門之以然諾居里及亡邑人懷其賢廟於荊溪之瀆以平生弓與懸東西廡下其歲時祠祭顛禍其士焉文士王教撫碑辭定詳備而國史闕書其人因題其詩於廟壁○高祖諡神堯

武牢關下護龍旗牢周穆王虎牢避唐高祖父諱此故名武牢挾槊彎弧馬上飛前漢李廣號飛將軍漢業未興王霸在漢光武為大司馬王霸為功曹令史

首言員外新除觀州刺史分符出京歷山川到任安吉殺浩之宅偃王之祠在焉至於彼中風土有殘柚樹荷之茅邇風舞垂絲之竹此皆足以娛目君勿指談西而歎歸家之日蓋功名正屬遠大必負白雲期約而未得還與之共也

六街塵

六街塵起鼓鼕鼕淮浴灃泉小錄唐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懸鼓夜擊止其行李以備竊盜將人遂呼為鼕鼕鼓也道士裴修曲當自書葉蕪故須傳漏漏盡金吾者相關報道潘中聯馬足天車輪在處通一本作定百役亦驅李義山詩床上羊士青道東門市卑有謂此者士豈聖賢也衣食內四民長走路岐中年光與物隨流水世事如花落曉風名利到身無了日不知今古旋成空

長安有六街九陌此處奔走名利者而作也首言鼕鼕報曉之時則塵埃四起為名利者奔走於車輪馬足之下處處皆然

是街也百工驅馳以為衣食之地四民奔走長在路岐之中五六句則指人之奔競而嘆之今之人名利驅身無可了日不知今古浮名虛利亦轉而為虛空耳何足羨哉

潼關驛亭

河上關門日日開古今名利旋堪哀前漢終軍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此何為吏曰為復還當以此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時年十八選為濟南十上書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至越說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越相呂嘉不欲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終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終軍壯節埋黃土楊震豐碑翳綠苔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安帝時為太尉上書切諫帝不能平因上書指陳得失帝怒遂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不道收震之詔以禮葬於華陰潼亭今有碑存河間邊饒上書指陳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飲鴆而死詔以禮葬於華陰潼亭今有碑存晉書東海王越不為衆所推自知不有分一官常恨處非才工行為元帥行不至寸祿日吾少無宦情遂推移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者處之猶驚往歲同袍者毛詩

唐詩鼓吹卷十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尚逐江東計吏來古者每歲秋遣吏以會計獻於天子故曰計吏前漢宋買臣隨計吏至長安

此感古今名利之人皆出入以求此名而作首言此關長開古今之人皆從此出入以求名利亦多矣如終軍之壯節今已喪身埋黃土者矣楊震之豐碑亦且封於綠苔矣名利所以累其身也今我自分知才恐不能以堪但此而來哀事業寸祿之人尚逐計吏而來此殆亦不知功名之為幻矣耳胡為往歲之人尚逐計吏而來此殆

五峯隱者

烟霞壁立水潺潺路轉崖回旦暮中鵜鶘畏人沉澗月山羊投石掛巖松高齋既許陪雲宿杜工部在蜀作草堂在浣花溪上宜春晚何妨爲客春今日見君嘉遯處易遯卦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悔將名利役疎慵

首言隱者所居之地烟霞壁立水色潺潺路遠山迴朝夕如是為可久乘也惟有潺潺之水故鵜鶘畏人而沉於澗底之月惟有壁立之山故山羊投石而掛於巖上之松此聯雖道五峯之景蓋亦以比隱者光斂迹之意次言高齋春晚稻流連欲洽益得嘉遯之趣能不悔我之役役於名利哉

上清宮崔相公

青門竹外鸞鶴來州龍門水深而上者為龍不能上者點額也出濟滄溟而化龍也藉雲雷出滄崇府有名同羽化吏部三元品戒經曰勤思感念真期昇度紫宮玉鑾名王札於丹留不死之籍紫宮華之闔故曰紫玉府羽書本於青都不籍之鄉今君子之故大泥翔化鶴者謂自謂也孟班之靈谷贏日敖大泥中卒凡飛者應龍之神也府賓客名賢者君子之真劫泥蟠龍蟠泥中未有所云碧霄無伴本作翼一張衡賦鸞本作張衡賦與羽未結王生襪漢官儀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掌諸上書詣闕下者○王生襪見前註客路虛彈貢禹

貧女吟

殘妝滿面淚闌干。幾許幽情欲話難。雲髻懶梳愁拆鳳。翠蛾羞照恐驚鸞。南鄰送女初鳴珮。北里迎妻已夢蘭。左傳鄭文公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是為而子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曰幸妾有子敢徵蘭乎 惟有深閨憔悴質。年年長凭繡床看。

此傳下能見用以貧女自比也謂世尚小人而君子難進而易退以喻美女貧女難嫁但殘妝淚滿面淚闌干無限幽情有難以訴人者是以雲髻懶梳愁拆鬢邊之鳳翠蛾羞照恐驚鏡中之鸞但見南鄰北里之間或鳴珮而歸或已夢蘭而孕誰我久處深閨形容憔悴顏長倚繡床而已不夢蘭亦悲乎南鄰何輸初適者荷珠翊之榮北里何喻久伍者至于孫之繁也。

王元昌日別後闌干註闌干淚不斷之貌杜詩從此出妻孝曲飛涕闌干

夜宴觀妓

燈火熒煌醉客豪。捲簾羅綺豔仙桃。纖腰怕束金蟬斷。言腰如蟬之細也 鬢髮宜簪白燕高。毛詩鬢髮如雲。洞冥記漢武帝得白燕玉釵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宮人謀碎之明日視匣中見釵化白燕沖天而去 愁傍翠蛾深八字。杜詩 笑迴丹臉利雙刀。韓詩外傳飛燕外傳帝謂燕姬笑者明眸利爾 無因得薦陽臺夢。陽臺見前註 願拂餘香到縕袍。論語衣敝縕袍

首言燕前安客綺羅艷麗見其腰若金蟬鬢宜白燕並愁傍翠蛾樂而笑迴丹臉此所謂艷若仙桃也然不得如楚王神女有陽臺之夢倘蒙我以餘香亦云幸矣敢望其他哉此逢借往蕩以寫其無聊意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擢第後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從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朱全忠惡之乃謫濮州司馬天祐中復召翰林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家南依王審知而卒號玉山樵人有集傳於世

中秋禁直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後漢皇甫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白一囊素裹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皇帝 露和玉屑金盤冷。見武帝宮闕注 月射珠光貝闕寒。九歌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天祿樓臺 歌管下雲端。長卿只為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皇后以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乞解愁悲之辭相如為長門賦以諷上

此偓於中秋直禁無景興懷而作也首言星斗疎明玉漏將殘之際天書封後無事憑闌適當秋夜露和玉屑於金盤月映珠光於貝闕時見樓臺高聳歌管輕清惟思君臣際會之難而已昔司馬長卿為陳后作賦以諷武帝卒復寵幸因為美談然不知君臣交會千古為難何不作賦以諷君上使之親賢哉此必為朱全忠之嬖故有是語云

寄湖南從事

索莫襟懷酒半醒。無人一為解餘酲。岸頭柳色春將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去國正悲同旅雁。隔江可忍更啼鶯。晉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與書曰庾杲之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 蓮花幕下風流客。試與溫存譴逐情。

此因朱全忠之詔出貶濮州司馬而作也首言襟懷蕭索而酒富半醒無復有知己者解我之餘酲也時際暮春乃解愁此借喻之詞且岸頭柳色正春將盡之時船背雨聲又天欲曉之際斯時也雁向南而背北有同去國之悲鶯喚友以啼春益動懷人之感此吾之所以愁思不絕也從事乃僚府風流之客獨得其所處何以敎慰於我而消譴逐之愁哉

避地寒食

避地淹留已自悲。況逢寒食欲沾衣。濃春孤館人愁坐。斜日空園花亂飛。路辱漸憂知己薄。伸於知己 屈於不知己 時危又與賞心違。一名所繫無窮事。爭敢當年便息機。杜詩 廻首

風塵廿 息機

此疑偓出依王審知時所作首言遯迹他鄉已自悲矣況逢寒食令節安得不落衣予斯時息人懸坐於孤館花亂飛於空園而身遊四海予加已亦慮寵薄時際艱危實心復與相違令為虛名所係而有餘窮之事豈敢向富年而便息於爭權乎蓋食人之祿當憂人之憂自有所不能忘情也

途中經野塘

世亂他鄉見落梅。野塘晴暖獨徘徊。船衝水鳥飛還止。袖拂楊花去又來。一本作坐 季重舊遊多喪逝。季重吳質字三國志吳質文帝與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謂百年可長保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子山新賦極悲哀。庾信字子山常有鄉關之思故作哀江南賦以敘其意其序云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 眼看朝市成陵谷。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始信昆明是劫灰。漢明帝初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胡人及後竺法蘭至問之蘭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

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劫火洞燒大地也言天地成壞而復生滿成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盡乃天地一終蓋小而年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則天地又一終也出皇極經世

此傷唐末世亂而作也首言世亂而居他鄉正當落梅之時徘徊於野塘之上見船驚水鳥飛而復止袖拂楊花去而復來上句喻君子去而不返下句喻小人退而復思言念遭亂以來故交零落旅舍凄涼加季重之舊交皆已喪逝子山之新賦又極悲哀世事有日變眼看朝市之將為陵谷矣始信昆明池內果有劫火之灰歟

惜花

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沿流去。

恨滿枝枝被雨侵。總得苔遮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臨階一本作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

此借惜花以寓意也首言皺白之離情高樹而自切膩紅之愁態依靜地而尤深況片片沿流枝枝被雨安得不令人傷悲哉若可得苔苔以遮紅豔猶慰吾意今且泥污空色更傷我心矣故臨階之酒為春去而送之至明日則綠陰滿樹無復紅紫之可見矣不亦重可惜乎

半醉

水向東流更不迴。紅顏白髮遞相催。壯心暗逐高歌盡。往事空成半醉來。雲護雁霜籠淡月。雨僝鶯燕落殘梅。西樓悵望芳菲節。處處斜陽草似苔。

此雖以半醉為題非實賦半醉事也首以東流不返引起老少相催意此詩家興比體也惟其相催故少壯之心暗逐高歌而盡已往之事空成半醉而來覺紅顏所歷都不十分難慣矣且當雁霜鶯曉正淡月殘梅之候觀此景物已動歲月遷流之感況更登樓悵怏盼望芳菲之節而斜陽青草又舉目如斯耶蓋斜陽則日將盡草綠則春欲歸言外隱感少壯相催意

春盡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古魂。楚宋玉傷屈原為作招魂一篇 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為到西園。

首言春之將去連日醉酒以遣意醒後猶見衣裳之酒痕也春盡時水浮花而歸澗雲含雨而入村此時在澗中者蕭條寂寞易起芳時之恨在他村者鄉關迥為自古之魂難招他鄉之魂崇勸均詞以慰其消魂抑鬱之意此遊地間中依王審知時所作故有是語末云慚我與世相違而流鶯乃有相厚之意於清晨猶到西園以慰我僕悴之思也然則不及流鶯之厚意者其可勝數哉

三月

廬安貧一室寂寥已甚而更念我拙於謀身徒忝蛇之足忠於報國曾將暴虎之資甚謝不爲趙崇出全忠無自而加害倘得乎暴虎在扈朔時拒季述以出耶宗是爲料敵也此其賢奸忠佞豈無有黙而辨之者然必待聖明之君毋人而試之如齊文王之試芋則切齋如東郭箄將逃而去此矣否則小人在位賢哲伏藏其能免於曷行哉

、殘春旅舍

旅舍殘春宿雨晴恍然心地憶咸京（秦爲咸陽 漢爲京兆）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兩梁免被塵埃汙（漢制秩千石冠兩梁）拂拭朝簪待眼明

首言客舍殘春募雨已霽吾心恍然而憶咸京焉當此春盡之際蜂抱花鬚而落魚吹柳絮而行而余詩思如魔賴禪心而歸於淨域愁情成陣仗飲興而斷以奇兵此其爲殘春景況也然余惓惓咸京者昔人彈冠以登仕路今幸兩梁免汙塵埃幾拂拭朝簪以俟河清之日耳其何時而副所望哉

贈僧

盡說歸山避世塵幾人終肯別囂氛（一本作紛）餅添澗水盛將月衲掛松枝惹得雲三接舊承前席遇（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漢文帝徵賈誼至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事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聽之）一靈今用戒香熏（釋氏有定香戒香）相逢莫話金鑾事（韓偓有金鑾密記）觸撥傷心不忍聞

此在朝送僧還故國也是僧必蒙君王寵錫故云三接首言人皆自謂歸山以避世塵然詩塵氣而隱者幾人肯惟汝歸山則餅添水而盛月衲掛於而惹雲自昔在朝則受君禮遇今日歸山則樹受戚錢若哉縫人勿道金鑾之事言之有觸於心而不忍聞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詩同不厭其爲諷刺也顛盡廢則傷鄙設焉則爲直貴勿失其溫柔敦厚之道而已如此詩未嘗非褒而詩以

贈僧首引俗情以爲斷華必共久羈塵氛今肯歸山便足鳴高者耶其一則曰盛將再則曰惹得者乃矜盈月惹雲而僧未足也至舊承寵當今日[illegible]接之日竟忘戒香之重耶出其致詩之句已爲詩言外矣未戒其話金鑾之事者見爲尚其歸山而倘有未遇之時豈未聞金鑾之事觸氛故僧觸撥傷心以止之也金鑾事指當日宦官鎮院强臣弄兵而言

翫水禽（在湖南作 陂縣時作）

兩兩珍禽渺渺溪翠衿紅掌淨無泥（毛詩翠衿[illegible]）向陽眠處莎成毯踏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晨雞（左傳季郈之雞鬬季平子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緍羅愜禍機（[illegible]）

此以水禽比高尚清幽之士末則致其諄囑之詞首言兩兩珍禽在於溪上青衿紅掌滌淨無泥其自適也睡面向陽以莎草爲毯飛而踏水以波浪爲階梯輕社燕之依倚笑巢無恐笑晨雞之揚抑介羽無傷此固清高矣然當細認漁父之意勿使網羅之害有慢其高栖之趣也

贈易卜崔江處士

白首窮經通秘義（[illegible]）青山養老度危時（孟子太公辟紂[illegible]聞西伯善養老者）門傳組綬身能退（[illegible]）家學漁樵迹亦奇（亦一作更）四海盡聞龜策妙（禮記月令立冬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史記司馬遷有龜策傳日者傳）九霄堪嘆鶴書遲（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詔板所用○北山移文鶴書赴隴）壺中日月將爲用借與閒人試一窺（後漢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拜翁乃與俱入壺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耳）

首言崔處士老而精於易卜且高尚以度危時有似于野叟之賁矣然族世仕宦曾傳組綬之貴獨能退居不仕兼學漁樵此其迹爲更奇耳乃龜策之占固傳其妙而鶴書之詔又何其來之遲遲耶蓋崔君之

有加飱食下有長揖惶

此裴亦請不遂因與酌酒解之也首言酌酒與君且自寬意大抵人情反覆有收波瀾之無定耳彼白首相知且猶按劍朱門先達每笑彈冠北皆人情之翻覆也今者與君酌酒當草經雨濕花動北風寒之時浮雲世事曾何足問不如高臥加餐以適志耳功名蘇世安足羨哉此正應首句意

8 春日與裴迪過新豐作一本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面面少風塵 一作面面本集作一兩面少武陵一作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遂異之行盡水源得人徑一山有小口入路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來問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居柳市號曰萬子夏○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安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鳳字乃凡鳥也

柳市南頭訪隱淪 漢書萬章

到門不敢題凡鳥

看竹何須問主人 晉王徽之字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而去

城外青山如屋裏 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戶著書多歲月 前漢楊雄閉戶草太玄經○王符著書名潛夫論 種松皆作老龍鱗

首言逸人所居不異桃源之景其在新豐里亦猶子夏之處柳市也我今尋訪不遇若呂安之訪嵇康但不敢題鳳而去然子猷看竹亦何嘗以必遇爲期哉今見此地青山流水假然如畫而閉戶著書深於歲月其所植之松亦已作老龍鱗矣不可徵逸人之雅尚哉○末句本作老龍鱗

高適 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舉有道授封丘尉後擢諫議大夫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還爲左散騎常侍卒有詩文二十卷傳於世

8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 一本作去 駐馬銜杯問謫居 巫峽啼猿數行淚 峽中 衡陽歸雁幾封書 長沙 青楓江上秋天遠 長沙有青楓江

白帝城邊古木疏 白帝城在峽中郡公孫述所築古夔子國後先主改爲永安

聖代即今多雨露 暫時分手莫躊躇 一本作躊躇○杜詩李孝宅州歸使徒來○

從東來多有寬恩寵赦書

御書○

巫峽在夔州衡陽在潭州萬里青有白龍由此升去名白帝城

首言巫君此別其意何如且駐馬銜杯以問其謫居焉彼道由巫峽則聞猿而下淚路出長沙則覩雁而封書且既至楚中青楓江上見秋天之遼遠將援蜀地白帝城邊值古樹之蕭疏可謂大夫之事而豈久於遷謫哉今聖天子在位澤如雨露當即賜環此亦暫時分手而已不必猶豫躊躇臨行之際也

岑參 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中進士官至左補闕起居郎累官侍御史退居杜陵山中卒有文集行於世

8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鷄鳴紫陌曙光寒 一本作轉 鶯轉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

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杜詩仙仗雜冊柳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鳳凰池注見前 陽春一曲和皆難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日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

首言雞鳴紫陌曙色猶寒時方暮春故鶯囀皇都而春色已闌矣方君未出之時金闕鐘鳴初開萬戶及君視朝之際玉階仗列共擁千官是時也花迎劍佩星初落而未沈柳拂旌旗露尚浸而欲滴此皆言時之早而其末謂舍人之詩若白雪陽春難於和其才思之高妙當可想見矣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舉拱中舉博學科中第三等遷太子校書令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終左丞相封燕國公有文集並傳於世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別館芳菲上苑東 飛花澹蕩御筵紅 蕩一作落 城臨渭水天

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有南靳之遺風遂種樹築室而家焉性嗜水石嘗還不忍力致之後知南海間龍職載羅浮石筍還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欲遺子孫賴餘不暇前所謂鸚鵡孔雀一竹抱學之家雖未輸尚來遺編尚吟未嘗有其而怪其窮也噫人之假玩好不根於道義懼其怨刺於神明眼天果不愛木沒而借恥吾一不知之友人顏弘至不行江南道水其廬作一詩弔而引之人屬于庭私于江足哀承吉之遠要襲美同倫庶孤子汨沒者不予承吉之孤倚其傳爲有序者

勝華通子共悲辛（郎故姪遺孕也）荒遷今爲舊宅鄰 一代交遊非不貴 五湖風月合教貧 魂應絕地爲才鬼 名與遺編在史臣 聞道生平偏愛石 至今猶泣洞庭人（洞庭中湖在家才甚 雖此多投某害某融詩未湖庭山下湖波中萬古生湖石識賈于其取得來而形怪狀誰能識○洞庭山在平江府太湖中丹陽曲阿屬焉張祜嘗築祜於此）

唐詩鼓吹卷三 十七

此詩前四句惜之中二句美之末二句致有諷意首言勝華通子今共悲痛辛酸荒舊宅已歸別人遷居荒徑反爲舊宅之鄰矣以余思之一代交遊非不貴顯而五湖風月自合長貧上句隱寓不恤其後意下句見素風如此宜乎其後而貧寶也至於生爲才人死爲才鬼名編青史流芳後世比之有才有德如人此惜乎其志偏好玩生平愛石至今洞庭之人猶悲取石之難也然其清風雅尚不從此可見哉

寄吳融子華

一夜秋聲入井桐（末遙夫寒井落梧桐秋李白 末惜桐葉金井一葉秋聲）數枝危綠怕西風 霏霏晚砌烟華上 淅淅疏簾雨氣通 君隱輪蹄名未了 我依琴鶴病相攻 到頭江畔從漁事 織作中流萬尺箕（箕取魚具也）

首言秋聲已入井桐西風吹物故危綠長之也晴見烟光上於晚砌雨氣通於疏簾撫此秋氣能忘情於吳乎哉想其圖名未了尚混迹於輪蹄之間我則病疾相攻郭依隱於琴鶴之畔若得子華解組共從漁事則相與織萬尺之箕而放於於中流以適意其爲樂當何如耶

次句下但有風來正言月偏不來亦錫墨也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轉上上去聲）好風偏似送佳期 簾斜樹隙情無限 燭暗香殘坐不辭 最愛笙調聞北里（左太沖吳都賦）漸看星淡失南箕（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此北宮其庭太微此南月明星稀之意 春秋元命苞曰尾九星爲箕四星箕宮之列）何人爲校清涼力 欲減初圓及午時

此十四夜望十五夜待月而作也首今夜又上遲矣然則此月何來而作也首言輪自得之至也簾斜樹隙照此情何限而燭暗香殘坐久何是之時笙簫初調欣聞北里星光欲淡漸失南箕四方句皆待字意情涼九分闔滅人爲枝今夜之月幾欲於初圓幾分必待之精魄何人爲枝今夜之月都敏乃此始知之耳月午經天風露俱清雲霞字意得此更覺玄遠待

包佶（字幼正天寶六年進士累遷秘書監爲刑部侍郎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卒封丹陽郡公有集傳於世）

唐詩鼓吹卷三 大

贈廬山白鶴觀劉尊師

蒼蒼五老霧中壇（五老峯在江州廬山西南五老峯南末劇出金芙蓉）杳杳三山洞裏官（封禪書曰齊威宣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諸仙人及不老之藥皆在焉○韓詩本上界仙人足客府）手護崑崙象牙簡（隱訣云崑崙瑤臺刊定真經之所也刻簡記仙名○登真）心推霹靂棗枝盤 春飛雪粉加毫潤 曉漱瓊膏冰齒寒 漸恨流年筋力少 惟思脫冕事星冠

過故其仕宦之清沾沾口脗長鮑北山之移矣如泛作彈冠時語前六句寫景處自帶烟霞氣味夫縣亦不失忠愛之思則此君亦未盡俗物也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熊

淮陰日落上高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吹入戶牕中海月早知秋滄波一望通千里畫角三聲起百憂毛詩日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工部詩有百憂集行獨立宵分遠來客煩君步屣忽相求

此言日暮登樓樓在淮陰之古渡其時則野風入戶海月窺秋遠而且一望滄波目窮千里三聲畫角心懷百憂其孤客何如也已今宵分遠來之客獨立不寐而君乃步屣而相求則可謂知己

寄韋司直

郎士元字君冑中山人也天寶中進士後選京畿縣官歷左拾遺出郢州刺史有詩集傳於世

聞君感歎二毛初二毛見前注舊友相依萬里餘烽戍有時驚暫定甲兵無處可安居客來吳地星霜久杜詩星霜玄鳥變家在平陵音信疏昨夜東風還入戶登山臨水復何如

潘安仁秋興賦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首言聞司直年邁而歎二毛初生我與君爲舊友而相依倚今別在萬里之外且當烽火屢驚起伏不定甲兵擾攘無地安居所以兩地相思也今君家食吳地歲月已久家在平陵音問又疎昨夜東風入戶已是春期矣君於登山臨水之際所思當何如耶○第二句或作與舊友相依於萬里之外亦可

荅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烟到自諳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緣溪花木偏宜遠避地衣冠盡向南

晉書懷帝永嘉五年[illegible]中原士庶避亂者多南渡江東司馬王導勸帝收其賢俊與之共事康乃山氣蒸帶草木如蓋

惟有夜猿啼海樹思鄉望國意難堪

此言聞君作尉江南到彼自識其風俗也江南之路皆隨竹影而行江南之家皆傍山嵐而處且花林生遠去因可以緣溪目而眺遠[illegible]如晉時避地之人已至道里之遙雲山相隔君於此夜聞猿啼海樹之夜能不思鄉望國乎

遠哉詩不了了

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

柿映寒原日已斜烟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晚景爲半景門通小巷連芳草馬飲春泉踏淺沙欲待一作醉主人林上月還思潘令縣中花

案作寫河陽令當作用庾信枯樹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日河陽一縣花

首用半日意起言村暝寒原日色已斜而烟生密竹亦鴉歸之早也次言村別業長溪當岫繞山水之飛以半日村言之晚景照鄰霞之樂而且芳草青連小巷遲日春泉淺漬浮沙於此看花玩月因此得以欲待主人林上之月後思潘令縣中之花也所題云兼呈李明府是又因此二句主人指季友潘令指本明府則此而思彼耳

羊士諤貞元初進士累至宣歙巡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誣論宰執出資州刺史有集傳於世

酬西川獨孤侍御見寄

百雉層城上將壇左傳都邑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方丈日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西照雪峯寒雪峯成都西北山也文章立事須銘鼎禮記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銘焉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考服休南由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談笑論功恥據鞍後漢馬援據鞍

首言昔日府內遊賞滄留東閣盛以交八此郡津閣也時則縱橫聯句次第看花留謝滄留如此今不得如昔時之雜是以舉盃則下淚而悲臨流則發樓而望前途伊阻回首相思今從衛州而過惟見滿眼青山耳末句舉目傷情妙在言有盡而意無窮

寄中書同年舍人

晴明紫閣最高峯。長安志終南有圭峯紫閣二峯杜詩云紫閣峯陰入渼陂仙掖開兼范彥龍。杜詩云仙掖高情客相招共十過○南史梁范雲字彥龍居選官任寄隆重書賞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書發摘如神五色天書詞煥爛。五色天書見前九華春殿語從容。詔註洛陽宮簿有明光殿式乾九華之殿絲毫應染爐烟細清偏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本一作處得相逢。有雲泥壤之異也

此詩美同年官貴而才華也首言官品清高如紫閣圭峯之煙而官居中書之職開簾仙掖則如彥龍

唐詩鼓吹卷三　二七

寄任之重焉君今裁五色之書而文詞燦爛登九華之殿而笑語從容兼以御爐之烟細知應染於絲毫玉漏聲頻更相和於玉佩公之際遇如此所謂清高峻絕也思昔與公同籍今我仕途流落未審何日得追陪於碧霄之上耳○首句或作賦體看亦可

酬于駙馬

綺陌塵香曙色分。碧山如畫又逢君。蛟藏秋月一片水。驥鎖晴空千尺雲。此聯言駙馬[illegible]之麗[illegible]也戚里舊知何駙馬。前漢萬石君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其姊為美人故也注於上有姻戚里指居之故名曰戚里○三國志何晏字平叔尚魏太祖女金鄉公主詠家今得鮑參軍。鮑音鮑照字明遠為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杜詩憶李白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陽和本是[illegible][illegible]曲。陽和見前注須向花間次第聞。詩言長安曉門碧山如畫乃與君相遇時也其第宅之華如蛟藏水月之中騎從之盛如驥連雲漢之上

昔何晏丰姿神異君既有其標格並昭才思高奇君又擅其詞藻則此詩駙之美正如古之陽春白雪乃天際神人之曲須向花間次第而傳寄於我耳

又

芳時碧落心應斷。今日清詞事不同。瑤草秋殘仙圃在。杜詩相如拾瑤草綵雲天遠鳳樓空。[illegible]晴光會送金羈影。羈金馬佈也凉葉寒一作一本還生玉管風。長得聞詩歡自足。會看春露濕蘭叢。[illegible]雨露亦必潤及蘭叢矣蓋春露比君恩蘭叢比其子也

此必公主已故而適其子也於首尾二句見之首言公主芳年而歸碧落駙馬之心甚斷是以清詞轉作哀詞而自不同矣然公主已死如瑤草殘而仙圃猶在若玉女飛昇而鳳樓已空五句喻公主生時入朝之樂六句喻公主死後寂寞之悲末聯乃慰之言公主雖死而有聞詩之子則亦可以自足而王家兩

唐詩鼓吹卷三　二八

觀征人回

兩河戰罷萬方清。漢順帝永建六年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群羌原上軍回識舊營。立馬望雲秋塞靜。射鵰臨水晚天晴。李康傳乃射鵰手見也戍閒部伍分岐路。地遠家鄉寄旆旌。詩曰悠悠旆旌聖代止戈資廟略。左傳止戈為武○漢趙充國傳誠非素定廟勝之策師古注曰謂謀於廟堂之上而勝敵也○晉張華傳羊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策祜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諸侯不復更長征。

此言兩河戰罷萬方無事故原上之兵各認舊壘焉於時立馬望雲見秋塞之靜射鵰臨水適晚天之晴雖言景色寔喻太平之象然戍閒而部伍分於岐路地遠而家鄉寄以旆旌者皆由武士所能亦以聖明在位廟筭有餘故能寧萬邦自此可望諸侯不復長征矣此見頌禱之意○寄旆旌者是以旌旆尋

歸也

將歸東都寄令狐舍人（寄一作州）

綠楊紅杏滿城春，一騎悠悠萬井塵。岐路未歸今日事，風光欲醉長年人。（去聲）閑過綺陌尋高寺，強對（一本作到）朱門謁近臣。多病曉來還有策，洛陽山色舊相親。

此悠遊思歸而作也。首言我於長安見此綠楊紅杏春色滿城，而我一騎悠悠尚奔走於塵中也。今者棲遲岐路，事出當年，而衰老漫尋風光欲醉，且也出過將西將尋高寺人，捲朱戶強拜近臣，未遂就堅緇。所洛陽山色舊屬相親，則不賦歸以遂晚年之願耶。通篇是將歸意。○第三句作今日別頭未知何一路，亦自切題。

寄江州白司馬

唐書：白居易字樂天，王涯上言居易不宜治郡，貶江州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高僧傳：晉惠遠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溢浦曾聞似衣帶，（志：昔郡國人於此洗銅盆，墮水取之，化龍而去，因名溢水。○隋州刺史崔仲方獻平江南策曰：賊雖於溢口置船，不能立矣。文帝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救乎。）廬峯見說勝香爐。（江州廬山有香爐峯。）題詩歲晏離鴻斷，望闕天遙病鶴孤。莫謾拘牽雨花社，（雨花：梁武帝與雲光法師講經於金陵，感天雨花，天廚獻食，因築雨花臺。○樂天暮節歸心淨社。）青雲依舊是前途。（陽雖解朝云：古者升青雲失路者。）

此白居易貶江州而翔於鄉趣，故寄此以諷之。蓋別之已久，近不知其安否何如，而於惠遠東林之趣，亦不知其住得無也。曾聞此地有溢浦，迴環如帶，今君謫居於此，歲晏題詩，離鴻影斷，天遙望闕，病鶴形孤，可謂寥寂矣。然青雲仕路是其前途，莫謾拘牽淨居之教，以消沮其志氣也。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薛平，薛仁貴三世孫，憲宗朝拜淄青齊登萊五州平盧軍節度使，入朝拜檢校司空。

天眷君陳久在東，（書：君陳，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治東郊成周。）歸朝人看大司空。黃河岸畔長無事，滄海東邊獨有功。已變畏途成雅俗，（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一本作淸）仍過舊里揖秋風。一門累葉凌烟閣，（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於凌烟閣。）次第儀刑（一作形）漢上公。（梁范雲讓吏部封侯表：儀刑多士。○齊職儀云：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以太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大司寇、大冢宰、太宗伯為六卿。漢末師傅保之官，崇其號為上公。）

首以薛平比君陳之治東郊，故言天眷之使久任此都，今且承命歸朝，人皆仰其為大司空矣。其在東，政績則在黃河滄海之間，而其為有功也。途變為雅，倘令將入朝而過舊里，正當事揖之。且繩武而繪形於凌烟之閣，則一門之內次第儀刑，然漢之上公也，有不動人欽慕哉。

送章孝標

曾過靈隱江邊寺，（杭州有靈隱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日出海中，海水盡赤，望日光如金柱捧出紅盆耳。）不妨公事資高臥，無限詩情要（一本作與）細論。若訪郡人徐孺子，（後漢徐稺字孺子，豫章人也。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為稺特設一榻，去而懸之。）應須騎馬到沙村。

此送孝標刺史杭州，前四句言杭之時景，後四句言孝標之任。因言我曾至杭，宿於寺之東樓，看海門之景，潮色日光猶顯顯在目也。以公之才，往蒞其事，當惟有高臥論詩耳。然郡有賢人，當如陳蕃之於孺子。

不嘲門僧見夜採倚乳年年不休其人仕老以此意寄寄矣

閑庭對雨不勝悲

牕前綠竹生閑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秦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開花知為誰。

此言盧公已逝，槃馬閑庭，有不勝其悲慘者矣。雖前綠竹門外青山依然如在，而秋天墜葉，枯柳寒鴟，皆增悵快，不禁涕淚之洗瀾也。試問花開歲歲，其復為誰而爛熳耶。此正見其不勝悲意。東流水或作逝川之逝，亦通。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第，仕為渭南尉，有渭南集行於世。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故山

宅邊秋水浸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聽疎鐘憶翠微。今夜秦城滿樓月，秦都長安，故曰秦城。故人相見一霑衣。

此言歸於舊宅之際，或楊柳風生之時，江潮未落；或蒹葭霜白之際，雁初來。此故園秋之景也。借今猶在長安，尚未得歸，徒嘶匹馬而吟紅葉之詩，聽疎鐘而憶翠微之寺。雖有滿樓明月，而與故人共之，而山迢遞，回首相思，有不知其淚之沾衣者。然則何日而後得歸哉。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杜若，香草名，生洲渚。水寒烟暖想柴扉。老杜詩：柴扉。朱……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遍，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浪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遶釣磯。

首言今家江南，杜若洲邊，今猶未歸，思柴扉所向之處，水寒烟暖，未得與故人同玩。適意此時，未已。所以故園之中，春風入柳，而此地新雁南來，雪猶未已。所以眼中看物極目，騁懷思隨原草而遍；書寄遠書到海門而稀。是其春望之中，因不知愁情之多少，而還念萬里春流，必東逝而繞於釣磯之下。前之余愁情亦如此而已，其何日而與故人相見哉。

寄歸　一名寄盧中丞

三年踏盡化衣塵，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只見長安不見春。馬過雪街天欲曉，鄉迷雲樹淚空頻。桃花塢接啼猿寺，野竹亭通畫鷁津。郭璞江賦。方言云：首謂之鷁首，東人謂之鷁。前畫青雀，是亦也。吾詩云：入金輿開僑通畫鷁。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

此報久於仕途，憶家山而有作耳。首言三年奔走長安，將盡化衣之塵。京塵者，事業在長安，不見長安之春也。所謂衣之盡京塵者，天欲曉，身將馬已馳於街雪，而花繞乃若家繚縈，則惟下沾淚於京雲，而可留寺塢之接樂耳。余惟早竹亭之猿啼，野勝之地，則為花之作，早晚粗酬身世之事，歸向水邊津林是長下，而無事之人，亦樂華而猶此化本之意久歸哉。

長安晚秋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杜紫微賞此一句，稱為趙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鱸魚見前注。空戴南冠學楚囚。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南冠而縶者，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楚囚君子也。

古人冬至日書雲物以占其豐耗……

此在長安因感晚秋之景而懷故園也。首言雲物拂曙而流，漢家宮闕則已值高秋之時。已方其初上數點殘星，雁已橫於塞上，一聲長笛而人入樓頭，而且紫艷籬菊靜，而紅衣落而渚蓮愁。為淒涼何若也。想此時江南晚秋之鱸魚正美，宜歸以遂意，倚戴南冠而留繫於此，其與楚囚之繫跡相去能幾何哉。

憶山陽二首○山陽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置臨淮晉謝玄自彭城退屯淮陰又分置陵置山陽郡宋爲重鎭今爲山陽縣

家在枚皋舊宅邊前漢枚皋乘之子也淮陰人也舊宅在縣南二百步竹軒晴與楚坡連一作接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横弄笛船城礙十洲烟島路淮安志山陽城離海百餘里故云○東方朔十洲記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並是人跡稀絕之處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此詩亦懷故山景物而作也首言所居近枚皋之舊宅而竹軒當晴霽之時見其與楚坡相連焉若夫山陽之勝芰荷香滿欲遶垂鞭之袖楊柳風多時横弄笛之船至於十洲烟島之路惟隔城闉千頃夕陽之川靜依蕭寺其景物如此深可愛玩而此時未能解官而去悉族圖之猿啼花落又過一年矣

又

折柳磯邊起暮愁可憐春色獨懷羞露襟正歎人間事回首更悲江上鷗江鷗見前註鵯鵊聲中寒食酒楚辭恐鵯鵊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詳見前註芙蓉花外夕陽樓此詩思山陽春秋之景遐吉滿眼遙涇渭涇渭二水在長安渭清涇濁故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去傍故山山下流

首言他鄉繫跡入暮生愁觀此春色不覺有餘愧焉且也人間之事幾欲沾襟江上之鷗勿斷回首回不止起暮愁而羞春色也若吾鄉景物鵯鵊聲中難至寒食之酒芙蓉花外遙映夕陽之樓今者身不能至憑高遠望惟見涇渭之水去傍故山而流耳

東望

楚江横在草堂前楊柳洲邊載酒船兩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含風樹滿川

同郡故人攀桂盡把詩吟向泬寥天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注泬寥曠蕩無雲貌

此因東望而思鄉所作也首言東望故鄉楚江正横於草堂之前草堂之外楊柳洲邊又有載酒之船焉昔時嘗遊於此今且兩見梨花開而猶未得歸故每逢寒食一爲之潸然也斜陽映閣山正當乎蕭寺微綠含風樹乃滿乎川此故鄉之景如此也憶我同郡之人攀桂登第已盡我獨淪落依空把詩句吟向於泬寥之天其不東望而長悵者豈情哉

寒食新豐別故人五日謂寒食○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一百五日家未歸新豐雞犬獨依依漢書地理志太上皇思東歸高祖乃令巧匠於長安城東十二里築城寺街里以象豐並徙豐中人實之雞犬識其家故曰新豐滿樓春色傍人醉傍去聲半夜雨聲前計非繚繞溝塍含景晚繚音了塍音繩荒涼樹石向川微東風吹淚對花落憔悴故交相見稀

首言寒食未歸見新豐之雞犬猶依依人而人欲不能無感也且當春色滿樓假欲歸人而醉半夜雨聲忽覺前計之非此句或一時一事之感或百年身世之係所謂甚廣作者之所感亦甚深矣時則繚繞溝塍合景象於晚荒涼樹石向川木之微落今與故人相別悵手臨風淚與花而並落自此之後相見尚未有期也其忍輕於言別耶○第二句作新豐之雞犬獨依依然戀家與上句尤合

崔塗字禮山光啓中鄭昭緯榜進士及第有集今傳

鸚鵡洲春眺

悵望春襟鬱未開重臨鸚鵡益堪哀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欲見之衡自稱狂病不肯往後孔融言於曹使衡自謝衡乃手持三尺梲杖大罵吏白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後以侮慢表不能容以江

人牽之既而俱墜於潭時時聞鼾有聲之聲更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高臺月照啼猿曙。高臺作嵩○南越志嵩嬰有梯石六十丈高三百仞士人謂之嵩臺不見烟含古桂秋。嶺南多生桂樹故云迴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刺桐見前注○此詩繼言終慕樂以渝汴

首言安此縣山迢遞而至交州之地借當此去時君猶策馬南遊也計君此去若至蒼梧之時而供其京更遊潭上必見青牛而識其神靈也於嵩臺之帝嶺有石室之古桂此皆竹嶺名勝學者君往所見自此而回望長安有五千里之遙須及時歸嶺勿淹留於刺桐花下也

8 江亭春霽

江蘺漠漠荇田田。楚辭扈江蘺與辟芷兮江中田田蘺蕪也江上雲亭霽景鮮。蜀客帆檣背歸燕楚山花木怨啼鵑。春風掩映千門柳曉色凄涼萬井烟。金磬冷冷水南寺。衡南山寺上方僧室翠微連。上方見前注

何冷冷鳴玉泉

首言江上見此蘺荇而雲亭之中霽景又甚鮮明焉且其時巴蜀之客帆檣背此燕而去楚山花木怨鷓之啼聲會台此時已乃若春風之掩映千門之柳曉色之凄涼萬井此亦皆亭中所見而更聞金磬冷冷起於水南之寺乃知僧室在於深處而連乎翠微之山也然則江亭之景何如哉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今建德府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聞官長清。麥隴虛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蓴羹。見前注王孫客棹殘春去。楚辭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相送河橋羨此行。河橋羨子衡有之

首言桐廬縣前水平洲渚所以然者因江潮之生而洲渚沒沒乃見其平也然是地也不止山川之秀麗且聞官長之清廉又於驛前見麥隴虛涼適當水店鱸魚鮮美可稱蓴羹此二句有官長清廉今友人棹舟而去適當殘春之時我相送於河橋想其過此驛也得館此景之美所以慇懃致美耳寄題江驛者實見其人有清風也

8 秦處士移家富春發樟亭懷寄

潮落空江洲渚生知君已上富春亭。富春亭在建德府發樟亭○富春有嘗聞郭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盡青。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對之見稽康乃作青眼離別幾宵魂耿耿。耿耿不寐相思一座髮星星。星星白髮也仙翁白石高歌調。生煮白石為糧由此得名無復松齋半夜聽。

言富春潮落而洲渚初生之時知君已上富春亭矣聞富春城郭山多秀麗可供遊覽更說之吏能舒青眼以待賢士言處士至此得賞樂之官僚之誠也惟我別君之久愁不能寐思君之切白髮半生且君解音歌等之仙人有不之辭今往荷白春不復得聞於松齋半夜之時人矣寧不深思之哉○富

廖謂移家未至富春尚泊樟亭知君已上富春亭則非未至富春泊舟樟亭可知也發樟亭當是望之景發於樟亭故寄之也首句或伯楚之景亦是樟亭按詩云

8 暮春山行田家歇馬

雨濕菰蒲斜日明茅厨煮繭掉車聲。青蛇上竹一種色。杜甫詩青蛇猶帶赤黃蝶隔溪無限情。何處漁樵將遠餉故園田土憶春耕。千峯靄靄水潺潺。潺潺音泼離騷九章云羸馬此中愁獨行。

首言雨濕而斜日之明其前後乃張弛之信斯首言茅竹而復青來至田家方見蠶事之告成焉其地則茅竹叢生無間青蛇之色兩溪隔岸之悠揚黃蝶之情田家所見如此也孔六何因值漁樵之遠餉而憶故園之春耕但因留滯他鄉獨行於千峯萬壑之間對此景物未免顧影生愁耳

8 江亭晚秋

碧天涼冷雁來疎閑看江亭思有餘秋館池亭荷葉歇野人籬落豆花初無愁自得仙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謂司馬太史公閑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首言天寒雁少之時香江雲於江亭之上目有無窮之思也時既晚秋荷葉盡而豆花開千起悲秋之念然且得樂無愁者以得仙翁之術而雖當多病又豈能長忘太史之書耶今者香稻已熟故園亦多緊念吾將與帆而歸以就鱸魚之美其能久處他鄉哉

○送劉谷

村橋西路雪初晴雲暖沙乾馬足輕寒澗渡頭芳草色新梅嶺上鷓鴣聲郵亭已送征車發山館誰將候火迎落日千峯轉迢遞轉上聲知君回首望高城

此言橋西村外之路適當雪晴之後是以雲暖沙乾有策馬而去見渡頭芳草之色聞嶺上鷓鴣之聲皆有以動客情也且由是而郵亭送征車之發山館備候火之迎至暮時路轉迢遞知君必遙遙相憶回首而望此高城矣

唐詩鼓吹卷四　三十八

○贈羽林將軍百家詩作汀上逢王將軍

虬鬚憔悴羽林郎應劭漢官儀曰羽林言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也曾入甘泉侍武皇漢武起甘泉宮故曰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仙一作春仗謂儀仗也○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上比范蠡下比桓伊俱見前註惟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晉桓伊善音樂有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清溪側素不相識徽之便令人謂曰試為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而作三弄畢便去客主不交一言○笛譜有梅花三弄

此言將軍虬鬚老而憔悴昔曾為羽林郎而侍武皇於甘泉此亦借漢言唐意且於鵰鳥入雲之時曾陪御苑而馬隨仙仗之來亦識天香此所謂侍武皇也自今言之如范蠡之歸五湖泛扁舟於明月之夜自昔言之如王翦之平六國胃兩鬢於霜雪之中今既歸隱無事惟有桓伊江上之笛臥吹三弄以送殘陽之景此將軍之樂事外此復何與哉

○上裴晉國○裴度字中立謚文忠公以平蔡州吳元濟之亂有功封晉國公

四朝憂國鬢成絲四朝謂憲穆敬文也○本事云度為天下輕重四朝以全德始終及第天下莫不思其風烈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唐憲宗以密旨付晉公討淮西晉公命李愬雪夜入蔡擒吳元濟降其衆曾經庾亮三秋月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下盡羊曇一局棋晉書苻堅率衆百萬次淝水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兄子玄問計安曰已別有旨又令張玄重請安命駕出墅親朋畢集而安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甥羊曇曰以別墅乞汝惆悵舊堂扃綠野晉公於洛陽午橋南起綠野堂夕陽無限鳥飛遲

唐詩鼓吹卷四　三十九

此乃裴相歸田李郢表其舊日功勳而上之也首言晉公歷事四朝心乎憂國今鬢成絲而老矣然其精神如龍馬之雄偉姿如海鶴之高潔昔受命以討蔡州備蒙詔於天上繼乎蔡平以撫降衆乃披甲於陣前而且故事閑暇則如庾亮之登樓詠月智慮高明則如謝安之賭墅圍棋足見公之從容寬大而又遊事坦然也吾今之所以惆悵者洛水舊堂長扃綠野公目黜遇以適志所見夕陽之下有鳥遲遲而飛耳前四句須之下有借之之意

○故洛陽城

胡兵一動朔方塵胡兵謂安史之亂也不使鑾輿此重巡鑾輿帝乘也清洛但流嗚咽水上陽深鎖寂寥春深一作閑上陽宮名雲收少室初晴雨嵩山有少室太室二峯柳拂中橋晚渡津中橋橋名也欲問升平無故老鳳樓回首落花頻

此詩言明皇荒淫無度而致安史之亂是以致洛陽之荒淫也首言祿山之兵自朔長驅以破洛陽而明

皇帝鑾輿不復巡幸於此矣至今洛水依然但旅鳴咽之水上陽離宮鎖寂寥之春月嵩山少室但見雲斂於初晴禁苑虹橋待看鄉拂於晚渡及憶當時昇平之事欲就故老以問之而回首鳳樓之外空有落花頻頻而已亦何從而問彼昇平哉

韋蟾

送盧藩尚書之靈武

賀蘭山下果園成涇陽圖經曰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遙望青白如駁北人呼駁馬為賀蘭鮮卑日多因山谷為族氏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騎鐵衣明古樂府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illegible]卻使六蕃一本作諸唐書六蕃謂明威昆池沓不武安麗水姑臧也皆置府以領之馬前不信是書生肅宗靈武即位作苑圃栽種花菓

首言賀蘭山下菓園既成之時君於塞北江南皆有盧尚書之名以靈武之地言之水木蔽於萬家而朱戶亦暗以公之出鎮言之弓刀備於千騎而鐵衣皆明由是咸仰公之為人心地落落而寬平正堪為將之任膽氣堂堂而高朗宜膺用兵之權致使靈州六蕃復見公有名將之畧不信往月乃是書生也蕃尚書旋儒起家少有加其文武之兼備耳○菓園成未詳按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靈武九月幸彭源二年正月朔在彭原受朝賀二月幸鳳翔十月自鳳翔還京則知作苑圃之說為杜撰矣廖解往往加此不是敢信

[illegible]字大抽汾州人會昌中登第累至都官部員為京兆尹徙徐州節度使移鎮武昌為賊一集十卷并傳焉

秋夜旅舍寓懷

庭鎖荒蕪獨夜吟西風吹動故山心山一作關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鷺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首言旅舍獨吟西風吹拂有以動故園之思[illegible]二秋木落之時自覺客途之久且滿地月明之時聞搗練之聲況漁唱而汀洲鷺合雁鳴而咽聲雲深思此凜秋之候草木零落止有松之挺然獨秀雖露浥霜欺何葉無改與吾生平所執之操不亦相似矣乎

獻僕射相公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言其尊重禮具百官絕席也虜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卻垂衣更何事書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注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宋○劉向新序秀桂公甲王者勞於求人逸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幾多詩句詠關關詩周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此美僕射之德望恩威並著而能致君於太平也首言僕射心如冰玉之清德如山嶽之重而位冠百僚故百官虔致敬處於絕席之末而不敢扳援也乃告威望儼服乎夷虜恩意浹洽於平人才足以佐朝廷而使陽和布德飭足以防門館而使白日清閑此莫非其心之清德之重也率是以輔君而庶垂衣之治則天下之人皆將詠歌治道如關雎之美其君焉其為僕望何如哉

漢南春望

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迴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府能為京兆尹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illegible]上居多勝遊則萊先為美松筠[illegible]收則在時於往也○蓋桃李止一時之榮松筠有後凋之節故以松筠比忠烈桃李喻小人時中原擾攘天子蒙塵[illegible]臣故忠烈之士見逐者多矣此具微意也歟苟活與時浮沉者多矣[illegible]姦邪用法元非法詩鄭國風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唱和求才不是才不唱而和也天子之職求賢而任之用非其才法必大壞既姦邪用法則所求和者非其才也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

為之自傷也喩不可托人薦拔以致用意用[illegible]言之格調之高未必致愛梳粧之儉時所共憐喩[illegible]世有才德者則不之用致飾於外者則好之[illegible]言不敢以工巧誇世六句言不敢以滿畫自[illegible]致其自傷之意謂吾所最恨者年年壓金線以作嫁衣人嫁時之服惜我貧居久不適人其情於是乎可憫也○第五句或作親如紅以喩勤勞與才賢相應

長安書懷

西風吹雨滴寒更。鄉思撩人撥不平。長有歸心懸馬首。左傳惟予馬首是瞻可堪無寐枕蛩聲。嵐收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淸。早晚身閒着簑去。橘香深處釣舟橫。

此因感秋思歸而作也首言容懸夜雨滴於寒更撥動鄉思而撥之不得其平焉惟不能平是以長有歸心懸於馬首更何堪無寐而聽蛩聲乎耶斯時也見風收楚岫之雲與天同碧秋染湘江之水到底澄清想故園之景亦應有秋色之來歸矣早晚解組而去橘香深處橫釣舟而自適回首長安亦奚足以攖吾慮哉

鸚鵡

每聞別雁竟悲鳴。却羨金籠寄此生。早是翠衿爭愛惜。可堪紅觜强分明。禰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杜詩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雲漫隴樹魂應斷。歌按秦樓夢不成。唐李太白作樂府有秦樓月幸自正平人不識。賺他為賦被時輕。後漢禰衡字正平有鸚鵡賦[illegible]雖奮迅其焉如未若

此喩人之拘於仕路也首言鸚鵡聞別雁之悲鳴回思身在金籠托此生於主而受其愛養則雁之不如已所以然者早有此翠衿為人所愛惜且有紅觜而言語分明也然而此身在金籠隴樹雲漫命侶之魂欲斷秦樓歌起思鄉之夢難成幸自平正作賦而鸚鵡之名始著但人不識其才故賺他被人之輕易而設耳此見轉媒句意以明仕路之無常也○前有放羨意有用迴避衡谷矣此最善設喩處首句引起下句謂雁以離羣而悲鳴鸚鵡幸以翠衿紅觜得托[illegible]金籠而享[illegible]明亦復何嘗俄頃[illegible]可致用輔須令色巧言哉

唐詩鼓吹卷第四終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注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錢朝鼒 王俊臣校註

虞山後學 王清臣 陸貽典參解

劉滄

劉滄字蘊靈，魯國人，大中八年進士，有詩一卷傳於世。

長洲懷古 [illegible]

野燒空原盡荻灰，梵王去矣火日燒之原。吳王此地有樓臺。平江[illegible]

地里[illegible]封 荊王[illegible]於此

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illegible]江[illegible]，清猿聲入楚王哀。停車日晚薦蘋藻，溪澗[illegible]之毛，蘋蘩蘊藻[illegible]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靜寒塘花正開。

首[illegible]之處已成空原，然此長洲之地吳王昔日則[illegible]矣之類，想吳國豪華至今千年而人安在，但見[illegible]而潮自來耳。五六句雖即景而言，上句喻吳王之類不復見，下句喻[illegible]為可哀吾宗。日晚之時停車於此，為之薦蘋藻以吊古人，正值寒塘花發之日，惟有對空原而悵悵耳。

經煬帝行宮 今揚州淮安故基猶存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illegible]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江上浩煙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廣陵即江郡也古渡月明聞棹歌。

首言此揚州曾經帝王之遊幸，今觀帝王之業如浮雲流水之遊，後漂蕩於何處。然於是思南國美人繁華銷盡，春風芳草悲怨孤哀，且見宮前楊柳已乏繁宮煙色之處，江上烟波無聞龍舟鳳舸之娛，是以萬古行人遙動廣陵之思，更聞古渡棹歌之聲，自不覺其傷心懷古也。

與僧話舊

巾舄同時下翠微，[illegible]舊遊因話事多違。南朝古寺幾僧在，南朝見前注西嶺空林唯鳥歸。莎逕晚烟凝竹塢，石池春色染苔衣。一本作此此來相見又相別，即是關河朔雁飛。

首言巾舄同時而下於翠微之山，別後不再會，今幸相逢同話舊遊之事而已類迫矣。昔南朝古寺無復僧存，西嶺空林惟看鳥去，的非曾遊多適今對平，且莎草之中晚烟凝於竹塢，石池之上春色染乎苔衣。今也因幸相逢，尋即分袂而去，人生聚散其與關河飛鴻，昔背北而投南，今又去南而向北，其相去曾幾何哉。

咸陽懷古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淒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秦二世而亡咸陽秋草漢諸陵。咸陽原漢長陵平陵在焉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此詩經咸陽感秦漢之興廢也。首言經過此地追想無窮之事，一望江山淒然而感興廢焉。彼秦都渭水二世而亡，漢陵咸陽諸陵猶在，此二世豪華兩漢事業形消影滅，所謂淒然之感者此也。且天空而聞絕塞之雁，葉落而見孤村之燈，風景蒼蒼事業安在，但有寒山半出於層雲之上耳，能不使人增懷古之思哉。

劉威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長沙郡有東湖，戴叔倫亦有詩云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

向東湖東復東數聲雞唱翠微中未知就是

遥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出處不同不能安於自適

此言偶然乘興過於東湖更東之處乃聞雞犬之聲在於翠微山中此固處士園林之勝然未至此已知楊柳郎處士之門庭及至於此但隔芙蓉而難通處士之第宅此言園林之紆折也若大幽僻之景樵客出來山惟帶雨漁舟過去水亦生風乃幽僻之士又能樂漁樵之樂也所以予偶爾來遊物情與閒相稱所惜者我爲虛名所累求安之計有不同於處士耳其何能與汝偕隱哉

曹松字夢徵舒州人也光化四年登第時七十餘矣授校書郎而卒有集三卷傳於世

南海旅次

憶歸休上越王臺臺在廣州北悟性寺題一作逢王事見前注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處在衡陽之南○至衡州有回雁峯其處不過雁故園誰

道有書來以無雁故無書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迴蕩一作帶一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向被春催

此因思歸之至反言以起意謂心一思鄉莫上越王之臺恐以高遠望易起歸思而難於裁制也今者作客廣南山當峻絕正屬無雁之處鄉書所以斷絕而旅舍倍覺無聊已乃我於此忽聞早角於城頭寒霜吹盡又見殘潮於郭裏夜月蕩迴則我思歸之心有如花之欲開而未得年年却被春催遂有不得不開者其更堪臨高而長望耶

陪湖南李中丞宴隱溪

竹林啼鳥不知休羅列飛橋水亂流觸散柳絲迴玉勒約開蓮葉上蘭船酒邊舊侶真何遜宋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雲裏新聲是莫愁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故樂府有莫愁曲若值主人嫌晝短應陪秉燭夜深遊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首言隱溪之景竹林之鳥啼聲不歇而飛橋羅列流水又復縱橫焉時而往賓也觸柳絲而迴玉勒約蓮葉而上蘭舟酒邊舊侶皆如何遜之奇才雲裏新聲盡是莫愁之妙奏宴中嘉會如此且中丞好客向適宴飲之日晝不足以夜繼秉燭於陶醉之上可不美哉具難并歟

崔魯廣明間舉進士有無機集傳於世

春日長安即事

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杏酪漸香鄰舍粥鄴中記寒食三日爲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搗杏仁煮作粥榆烟將變舊爐灰譙周古史考燧人氏鑽木取火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畫樓春暖清歌夜肯信愁腸日九迴九迴腸見前注

首言寒食將至而梅花開後梨花又開可見光陰亦已代謝我爲行人猶未得歸獨騎瘦馬而吟重可哀也想寒食之時鄰舍皆烹杏酪之粥春餞之後舊爐將易榆柳之火是時富貴之子畫樓春暖徹夜清歌固甚優游已知我之愁思腸一日而九迴哉

過蠻溪渡

綠楊如髮雨如烟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迷舊路渡頭芳草憶前年身隨遠道徒悲梗戰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人曰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水下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世謂羈旅爲泛梗者始此詩實明時不直錢前漢灌夫武安侯田蚡行酒至蚡蚡不肯飲夫怒因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不肯夫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耶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高眠

國家恭帝王閣孟嘗君字未見之孟嘗君將入秦止
者數十而弗聽蘇代謂孟嘗君去本月中本國塞之
國實以見中而君木之則臣
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首言立馬喚船當細雨綠楊之候時且山口斷雲迷
失舊路渡頭芳草省憶當年因嘆世路奔馳如斷梗
之無遇無定益懷才不用雖有詩賣明時亦不見重
不如歸去楚臺猶有吾策將乘釣船於春雨之際盡
日高臥當處駒於立馬危橋
也又何區區奔走名利為哉

春晚岳陽城言懷 二首

烟花零落過清明。異國光陰老客情。雲夢夕陽愁裏色。書禹貢雲土夢作乂○杜預左傳注云夢跨江之南北洞庭春浪坐來聲。郡國志云岳州在洞庭古彭蠡洞庭在巴陵縣西橫亘七八百里天邊一與舊山別。江上幾看芳草生。獨凭闌干意難寫。一作倚暮笳嗚咽謫孤城。詩意謫久客巴陵思鄉之意發於悲笳

此久客他鄉登樓感懷而作也首言春晚之時烟花
零落已過清明且在他鄉而客情亦逐春光而俱老
矣況復雲夢夕陽乃愁中所見之色洞庭春浪又坐
來所聞之聲目前之景如此安得不牽我旅思乎五
句言久離鄉國六句言久客巴陵是以倚闌獨立旅
思無言惟有暮笳嗚咽謫孤城而已其如此異國
之光陰何○書疏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
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
此澤亦得單
稱雲單稱夢

又

翠烟如鋼梛如環。晴倚南樓獨看山。江國草花三月暮。一本作一望帝城塵夢一年閒。虛舟尚歎繫難解。莊子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有一人在其上鳥容慚倦未還。晉陶淵明歸去來辭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何似不羈詹父伴。睡烟歌月老潺湲。列子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條為竿剖粒為餌百

切之白亦引至草之息矣○李大和宋相賦
鉤能深積轉亦將衝兼摩人亦須作文
此言尋勝悲逢登樓獨望將以遣吾客情也然在江
國而見草花之生已當春暮在帝城而觀夢之闌
又留一年矣以余客居於此如濟河之虛舟猶未能
繫似出林之飛鳥尚愧知還則何如為詹公任父輩
睡歌烟月
以適志哉

張祜 字承吉南陽人太和時卒於丹陽今有詩集一卷傳於世

洛陽感寓

擾擾都城曉四開。不關名利也塵埃。千門甲第身遙入。王公宅第以甲乙次第之故云甲第萬里銘旌死後來。銘旌送葬者書生前爵位名號也洛水暮烟橫莽蒼。莽蒼一作天蒼上聲○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謂一望之地也邙山秋日露崔嵬。北邙山在洛陽北一作邙山在洛陽北本須知此事堪為鏡。莫遣黃金謾作堆。後漢董卓郿塢有金數十萬斤

此見洛陽英雄富貴跡散影滅有如夢幻故首言京
都清曉門開而車馬紛紛奔馳於此雖不與名利而
亦蒙塵埃焉彼豪華之家固處甲乙之第亦有化宦
於外空抱銘旌而歸者然則生前富貴能幾何哉
今者洛水暮烟空成莽蒼邙山秋日只自崔嵬須知
煩華為幻寥寂為常以後視今猶今視昔其何必苦
求名利而使
金齊郿塢哉

顏萱

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并引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孤稚之歲
與伯氏常承處士撫抱之仁目嘗於為神童
朝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於茲適經其
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
右二十餘步荊棘之下草門啓焉處士有四
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倚兒杞兒聞之三已言
物故惟杞為遺孤與其女尚存欲捐杞與女
則又求食奔貴矣蘇州吳縣女嫁即吳王女
之家也但有霜髯而黃冠者杖屨迎門乃青
時愛姬崔氏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蓍蠡

練裙蘘非所有琴書圖籍盡爲他人又云出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爲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開好事者○他主一本作地主桂兒一本作徒子

憶昔爲兒逐我兄。曾拋竹馬拜先生。竹馬小兒騎以嬉戲者書齋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梁任昉四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俱不學墜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爲卿作論乃著廣絶交論譏其舊友前序所引葛帔練裙此也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柴扉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

首云追憶童時與兄見君今去此已久昔日書齋非復當時之主壁間詩句空題故友之名不勝今昔之感矣然而後裔之貧豈處士當時與人爭權利而留怨敵乃報責於其子乎何所交者皆當路公卿曾無一人恤其窮而省其孤以至柴扉草屋無人相問惟見其困於征役焉宜乎過故居而有嘅矣

皮日休

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也咸通中及第爲著作郎乾符亂出關爲賊巢所殺有文數十卷詩集一卷滑臺集十卷並傳

過雲居寺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窻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法。猶見鄰僧爲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一本作猶帶舊茶烟。石上千年苔如耳[illegible]火布上如木耳茶烟漢茶烟也○千年一本作生南宗弟子時時到。南宗曹溪禪也泣把山花奠几筵。[illegible]

首言再過此寺愁思悄然隔窻見上人之遺影猶疑生前在此坐禪也憶昔上人說法野老來聽今上人已去野老不來但見鄰僧爲引泉而已此見其人石不改也且人物蕭條寺宇荒寂見以龕上新生石耳壁間猶帶茶烟惟有南宗弟子泣奠山花於几筵之上余所以重到此而獨悄然也耶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髮如絲。綸音關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蓴鱸事見前注西塞山前終日客。金陵西有西塞山近石頭戍○戍一本作城隔波相羨盡依依。漢李陵答蘇武書云臨風懷想能不依依

此狀漁家景趣首言漁父綸巾白髮靜倚楓樹坐於釣磯何悠然自適也若中婦採桑以供蠶事小兒買蓑以備風雨見漁家男女各盡其事且雨過有蓴來之滑春後有鱸魚之肥是其衣食之足笑傲烟霞尤足樂已余也旅寓西塞隔溪見此深爲羨慕故依依然不忍去耳前六句寫漁家景物末聯自謂也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閒遇事成歌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竹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

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魏太祖欲辱禰衡召爲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皆令脫去故衣着岑牟單絞之服注曰以絹帛爲之岑牟鼓角士之冑也○鄭玄禮記注曰絞蒼黃之色也

首言信馬而行春風相引詩情於是乎生焉所以等常遇景感事成歌取次衝筵隱其名姓所爲觸處行樂也乃若隔竹林而認人透花枝而窺鳥皆自春遊所見言之末謂余雖爲一人猖狂之客但不過好遊以適性耳豈若禰衡之岑牟單絞哉

送從弟歸復州

襄陽復州有竟陵縣

羨爾優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吳天。孫宗鑑東皐雜錄曰內翰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險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竟陵即復州縣名車螯近岸無妨取。本草車螯蛤屬也○南史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會稽太守劉湛入因臑酒炙車螯所進○舴一本作[illegible]舴艋隨風不費牽。廣雅曰舴艋小舟也

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
漢宣帝紀金芝產於函德殿銅池中顏師古注云金銅池承露盤也
金鐸一聲松杪風。
鶴靜時來珠像側。日浮珠閣像上
鴿馴多在寶幡中。如今廬所虛爲契。契一作
不得支公此會同。支公支遁也
首言客舍蕭條適見柿葉之紅而早秋矣夫秋天清朗寺中樓臺如畫倚於霜天之高而寺中所見桂上之雨滴於銅池松杪之風吹搖金鐸皆寺中所見此之景且也鶴常棲於珠像之側鴿常聚於寶幡之中此豈非可以息心養神奈此身猶在塵中所謂相爲契合耳其何能與支公同此會哉

病孔雀

烟花雖媚思沉冥。猶自擡頭護翠翎。強聽紫簫如欲舞。
困眠紅樹似依屏。因思桂蠹傷肌骨。漢南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注桂樹中蠹也蘇林日漢書常以獻陵廟載以赤穀小車師古注云此蠹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甚甘美爲
憶松鵝換性靈。換一作攜盡日春風吹不起。鈿毫金縷一星星。
首言孔雀病思沉迷故不知烟花之美而尚舉首以護其翠羽焉方其未病之時聞簫喜舞今病則強聽紫簫欲舞不能惟有困倦倚於紅樹如依舊時之畫屏耳夫其所以致此者思桂蠹而不得肌骨爲傷想松鵝而無由性情又損故盡日東風欲飛難得但見其鈿毛金縷一星星而已而何有於烟花之媚悅哉

聞魯望遊顏家園林病中有寄

一夜韶姿著水光。謝家春草滿池塘。謝靈運詩園柳變鳴禽池塘生春草
細挑泉眼尋新脉。輕把花枝換宿香。換一作嗅
蝶欲試飛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
美索郎。酈道元水經桑落酒出美酒世人將此爲索郎故有索郎之稱
此言一夜韶光水光池塘已生春草滿於其上矣想君之遊此從顏氏園泡細挑泉眼取新泉之脈輕把花
枝換昔日之香而且蝶翅初飛粉若未落鶯歌舌難調早春嬌縱有此景美但恨不得與君賞盡日傾心思慕美酒而已其能無致羨於春遊哉

病後春思

連錢錦暗麝氛氳。荊思才多詠鄂君。鄂君見注郭孔雀細
窺沼見。石榴紅重墮階聞。牢愁有度應如月。
春夢無心祇似雲。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應笑病來慚滿願。花
牋好作斷腸文。作或作箇
過相如至不容作賦竪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不遇命也不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沉身哉乃作書往往離騷文而反之自痛以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畔牢中以弔之名曰反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旁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聊也
連錢言錦被之文如錢之相連也

此言鄂君繡被今予久擁繡被之餘濃香亦如鄂君之詠歌若予病起見孔雀之窺沼聞石榴之墮階此皆春晚之景也至於牢落之愁自有虧如春月之時臨春來之夢出於無心如春雲之無定病後心思則又如此也予所自笑者病久有若已滿今幸得起且覓花箋以作斷腸之句聊寫其病後之春而已焉恨

館娃宮在硯石山以西施得名

豔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
香逕泥消露玉釵。館娃宮傍有採香逕見前注今靈巖寺是也王釵見前注廊硯沼只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
硯沼謂硯山之水也響屧廊下空使西子步屧其上也姑蘇麋鹿
真閑事。史記吳破越越遣西施請退軍王許之王得西施荒淫無度日遊姑蘇子胥諫日王臣恐姑蘇不
久爲麋鹿之遊王不聽須爲當時一愴懷。

此言西施艷骨已成蘭麝之香泥而[illegible]
與屧廊相對焉於是吳王明弩之[illegible]
當時所射之金鏃西施採香之逕[illegible]
日所遺之玉釵而且現沼猶存惟有[illegible]
雖在徒見野花之埋耳憶昔子胥諫[illegible]之詳
王以爲閑事卒致破亡之禍一追思能不爲之
懷哉○吳越王射潮事見吳越備史以後代事注前
人詩可爲大槩其餘引書引人間有謬誤余將考注及
發正詩識者指之而已○

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

樣如金蹙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玉英。石墨一研爲鳳尾，青[illegible]記中[illegible]多[illegible]可寫書○坐雲溪見[illegible]書曰一日上三[illegible]得[illegible]公蓋石硯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兒[illegible]見之否今[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寒泉半勺是龍睛。龍睛硯沼也騷人白芷傷心暗，楚辭綠蘋齊葉兮白芷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狎客紅筵奪眼明。陳江總後主之狎客也兩地有期皆好用，兩地指騷人狎客也不須空把洗溪聲。

此言硯之輕小而又微潤將融磨以石墨可成鳳尾之字酌以寒泉復如龍睛之形且使騷原而歌白芷皆屬含愁蓄恨之詞逢江總而上經筵遂成玉樹後庭之句硯之爲用如是夫以騷人狎客皆取資於此今以贈君當如屈原江總之事非徒洗於溪聲之中而已也○[illegible]

聞開元寺開筍園寄莫上人

園鎖開一作聲駭鹿羣，滿林鮮籜水犀文。森森竟泫林梢雨，㩳㩳爭穿石上雲。㩳音[illegible]並出亦如鶵管合，鶵管謂之[illegible]各生還似犬牙分。漢書犬牙相制折烟束露如相遺，何徹明朝不茹葷。宋何徹字子季嘗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後汝南周顒與徹書令食菜故徹末年遂絕血味○[illegible]

首言春園動籜鹿羣爲駭筍籜之斑則如犀角之文也然是筍之挹雨則森森而下穿石則㩳㩳而上其並出各生又有如鶵管犬牙矣若肯帶烟[illegible]折[illegible]而來以寄於我用以供饌當如何徹之不茹葷也余能無意乎

○奉和魯望新夏東郊閒泛有懷

水物輕明澹似秋，多情才子倚蘭舟。前注舟見碧裟裳下攜詩草，黃篾樓中掛酒篘。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船上編竹如篷以護風雨蓮葉蘸波初轉棹，魚兒簇餌未諳鉤。共君莫問當年事，一點沙鷗一本作鷗勝五侯。漢婁護字君卿遊五侯之門[illegible]得其[illegible]乃合五侯所餉爲鯖[illegible]前漢成帝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爲五侯後漢桓帝一日封宦官五人爲五侯

首言水物如菱荷蘋芷之屬輕清明媚其景色澹蕩則又如秋時比以魯望爲多情才子泛舟此地攜詩飲酒樂當何如哉五六句言東郊之景皆泛舟所見者也率此蓮葉魚兒之樂莫問當年名利之事只如東郊閑泛得與沙鷗爲侶勝於五侯之貴矣其何心於塵事歟

奉和龜蒙四月十五日道室書事

望朝齋戒是尋常，望朝月望之朝也盡啓金根第幾章。金根經名也竹葉飲爲甘露色，宜城九醞名竹葉酒○述異記庾亮登廬山過石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玉膏與猛蓮花鮓作肉芝香。仙傳拾遺云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爾嘗食仙藥因告之曰此肉芝食之者壽松膏背雨凝雲磴，一作日丹粉經年染石床。剩欲與君終此志，頑仙惟恐鬢成霜。

此言望朝齋戒亦尋常之事而所以然者蓋誦經修道之故耳其在道室也飲竹葉之酒色如甘露食蓮花之鮓香若肉芝抑且松膏凝於雲磴之上丹粉染於石床之間是道室之景物又有如此也我欲與君

家清齋則食桄榔之麵懷家則寄荳蔻之花此皆瓊州之事也然京師清切之地宜早歸供職其可效爲洪之潸刁溺以丹砂而悞其功名耶

夏景沖澹偶然作

一室無喧事事幽還如貞白在高樓齊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嘗起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唯一家僮至其所梁大同二年卒詔贈大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此詩指天台畫得千迴看湖月芳來百度遊無限世機吟處息幾多身計釣前休他年謁帝言何事昔子建詩云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請賦劉伶作醉侯以劉伯倫好飲故請封爲醉侯

首言一室之內事事清幽亦如弘景坐高樓以自適也至於山水之勝千迴百度遊賞無窮於是機事盡息於吟中身計皆休於釣處可謂沖澹之至已若他年之謁帝無所陳請惟願封劉伶爲醉侯庶幾我亦常爲醉國之民耳

魯望憫承吉之孤爲詩引邀余屬和欲用余道振其孤而和之噫承吉之困身後乎魯望視余困與承吉身前孰若哉未有已困而能振人者抑爲辭用塞良友

先生清骨葬烟霞業破孤存誰爲嗟幾篋詩書分貴位張祜宅士家布帛角藏書淨布寘於帥門之宅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遊荒田泣稗花承吉十五歲者隨之弟者也怖爲不熟不如其稱惟我與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承吉某譽生前言生也作涯

此言承吉清骨葬於烟霞之中家業已破而孤幼尚存莫有一人爲之咨嗟而慨惜者於是生前所讀之詩書所玩之石筍皆爲貴豪所有但存孤兒啼於舊居楓樹之下與其愛姬泣於荒田稗花之間耳然承吉之所以致此者以其雅好文章不事善田利産故貽身後之寂寞我之與君當以承吉爲戒蓋亦有感之言也歟

庚寅歲新羅弘惠上人與本國同書請日休爲靈鷲山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

三十麻衣弄渚禽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從鷗遊至者百數渚禽之意豈知名字徹雞林雞林新羅地名勒銘雖即多遺草漢班固爲竇憲勒銘燕山越海還能抵萬金鯨鬣曉掀峰正燒鼇睛夜沒島還深二千餘字終天別東望辰韓淚灑襟後漢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日辰韓三日弁韓

二千餘字指碑文而言

此言三十未遇猶與渚禽相狎豈料名字徹於雞林乃致公之來求耶若將此文勒於靈鷲則遺草雖多而越海以至日本謬加賞重則此還能抵萬金也乃若鯨鬣曉動日出而海山如燒鼇睛夜沒潮湧而島還深遠所見如此今君持此而去當爲遠別余惟有東望辰韓之地淚灑衣襟而已其能忘情於上人哉○鼇睛疑作鼇晴

張賁

奉和魯望白菊

雪彩冰姿號女華唐本草菊花一名女節一名女華寄身多是地仙家王子喬王函方云菊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長生者根莖是也服年八十歲老人可變爲童兒即地仙矣有時南國和霜立幾處東籬伴月斜謝客瓊枝空貯恨謝惠連雪賦末云瑤階瑤林瓊樹袁郎金鈿不成誇自知終古清香在更出梅妝弄曉霞梅妝見前注

此言菊花之白名爲女華而地仙之家多種此以延年壽或植於南國或開於東籬其白足以和霜伴月已互言曰其詞揚意言惠連所賦之瓊樹袁郎所撰之金鈿皆未足以比其白爲是知此菊之清香千古

不斷更出於粉妝之上而弄影於晩霞之中也其爲米婁雪彩何如哉

羅鄴 餘杭人與宗人隱虬齊名故號三羅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有詩集行於世

○洛水

一道潺湲濺暖莎 一本作萋 年年惆悵是春過莫言行路聽如此 路一作客 一流入深宮恨更多橋畔月來清見底柳邊風去綠生波縱然滿眼添歸思未把漁竿奈爾何

言此洛水潺湲於莎草人見其年年送春故倍增惆悵耳然而是水也不惟行路者聽之如此若流入深宮宮人觸之其愁恨尤無窮已至於月來見底風去波生橋畔柳邊實添歸思奈爲虛名所絆未得歸把漁竿能不對洛水而懷鄉哉

下第書呈友人

清世誰能便陸沉 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注陸沉隱者沉不在水而在陸極屋極也 相逢休作憶山吟 唐靈徹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若交仙桂在平地更有何人肯苦心去國漢妃還似玉 漢王嬙字昭君在元帝宮中宮人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宮人多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 亡家石氏豈無金 石崇之富不貴爲趙王倫所誅王嬙之貌季倫之富可以保其寵享其安然竟不免夫國亡家者何也時有命也詩意喻才雖高而下第者亦有分也 且安懷抱莫惆悵瑟調高樽酒深 樽一作滿以遠大自期 ○竇

莊子注蟻丘山名漿賣漿家極屋棟也升之以觀也陸沉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司馬去當鄭而東隱如無水而沉也

此言清平之世誰能陸沉蓋君子之出處正未可量是以相逢不必惆悵而作憶山之吟也因思此事非易惟蓋在我使丹桂易折誰肯更爲苦心哉若漢妃之美貌遠嫁石崇之多財見殺是皆時命使然今之

不第亦復何尤余且高彈孫瑟而深酌[illegible]抱必然有得志之日未可遽與陸沉之嘆也詩見此詩有反躬責己意非憤懣不平者比

東歸

日日惟憂行役遲東歸可是有家歸却 一本作都 嶽桂玉無門住 桂玉見前注 不算山川去路非秦樹夢愁春鳥泣吳江釣憶錦鱗肥 見前張翰注 桃夭杏豔清明近惆悵當年意盡違

此見不得志而東歸非其本意也首言命駕東行惟恐遲緩豈只爲有家可歸故遂東歸耶所以然者無以拘身於桂玉之門故命駕言旋不算去路之非耳今我羈身於秦樹之間愁春鳥以破夢思返駕於吳江之上釣錦鱗以適情且當清明已近杏艷桃夭物興感想當年出遊之心本有用世之意乃不調無門可由也意違而去所以汲汲東行歟

僕射陂晚望 僕射陂在鄭州東三里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沖後世因呼爲僕射陂

離人到此倍堪傷陂水蘆花似故鄉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 秦中歲時記進士下第常年七月後復獻新文求拔解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田園牢落東歸晚道路辛勤北去長却羨無愁是沙鳥雙雙相趁下殘陽 一本作斜

唐人拔解詩云洞房昨夜倚紅燭向曉堂前拜舅姑耳畔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此言離鄉之人到此倍傷蓋見此陂水蘆花一如故鄉耳今離家奔走而名利之事無期馬蹄之忙倍甚時欲東歸且見田園牢落更欲北去又見道路之長進退無據若此不如陂中沙鳥雙雙相逐於斜陽之下爲甚優自得也能不深爲致羨耶

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及第授秘書郎大曆中爲翰林學士有詩集行於世

贈閤下閤舍人

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文選謝[illegible]）（李善注宮象紫微故名紫禁）長樂鐘聲花外盡，（[illegible]）龍池柳（十本作草）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阮籍窮途注見晉書）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前漢司馬相如獻上林子虛等賦）羞將白髮對（十本作[illegible]）華簪。（淵明詩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崔立夢登太行山千秦用後果為相）

此贈舍人亦嘆已之未遇也言當二月鶯飛上林之時而見春城紫禁晚色陰陰已其時長樂之鐘聲悠揚花外龍池之柳色搖蕩雨中此皆自禁中景物言之蓋以舍人得遊上林故其所見如此也以下見自嘆意言雖有陽和之春不到窮途之士而幽恨難消空瞻霄漢之上常懸捧日之心而有懷莫遂只今獻賦十年未能一遇駿髮白如絲巳縐或有見知之即其何以對此華簪哉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舉進士不第大曆初元載薦之累遷檢校戶部郎中監察御史稱疾去卒有集傳於世）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首言春時雨後草色芊芊却望千門盡如此矣余也羈身此地每於夢中還家而身在長安未期何日可到但春來則見江上人歸我獨客於他鄉耳然望中所見者川原繚繞於浮雲之外宮闕參差於落照之間是其客況蕭條鄉關迢遞誰念我為儒者遭此世難且以老而以客長安耶此正應次聯意○第二句寥謂空城頹峻則千門之草自閑蓋為第七句逈出對而發也

夜投豐德寺謁液上人

半夜風中有磬聲，偶逢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路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浮生。

首言半夜聞磬故遇樵夫而問其山名大識豐德之寺而尋訪上人焉三四句叙至寺之景五句言寺之古六句言道法之高末言願學之意謂得液上人知我姓字收之佛教之中我則為上人焚香洗鉢以度浮生耳六[illegible]由[illegible]以故謂（[illegible]真[illegible]穿鑿矣）上人知我姓字我亦得師而學之云（[illegible]）

送崔琦赴宣州幕

五馬臨流待幕賓，（二千石有五馬車東漢上毛儀○謝安王坦之嘗詣桓溫論事溫令郗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羨君談笑出風塵。身閑就養能辭遠，（能養一去作宰）世難移家莫厭貧。天際曉山三峽路，（巫山有上中下三峽）津頭臘市九江人。（前九江注見）何處遙知最惆悵，滿湖春草（草一作湖青）雁聲春。

此言崔君為宣州幕賓談笑出風塵之外其雅致為足尚焉然崔至清貧身閑就養不辭宣州之遠世雖移家不厭食祿之微此慰其清貧之意也五句言自此而歷道路所經之天際此曉山乃三峽之路所見津頭之臘市乃九江之人遙想此別之後君所惆悵而相思者在於何處當在草滿洞庭春雁飛鳴之候而余之致感於離索者又安有窮邪

至德中途中書事郤寄李㵎

亂離無處不傷情，況復看碑對古城。路遶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慚問姓名。今日主人還共醉，應憐世故一儒生。

此歸途感事而作也首言今當亂離之世隨在傷情況對古城而讀殘碑感世事之興廢得不益傷懷抱哉三四言途中景物五六言衰老之年雖喜歸於鄉國而貧賤之身猶慚問其姓名今者將歸故里主人

與我共雜應酬說雖世故我猶爲舊日之儒生也○廖謂主人乃元載論初爲載所薦故云然通篇不見奇詩意詳玩此何嘗是指李涵而言耳

晚次鄂州

雲開遠見漢陽城一作閒猶見孤帆一日程一作長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illegible]三湘愁鬢逢秋色郭璞山海經注云湘水沅水皆會巴陵故號曰三湘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首言在鄂州兵湖而一望漢陽之城固甚遠矣但以路計之孤帆前去不過一日之程耳若程途所歷晝時浪靜於賈客高眠之際而夜則潮生於舟人絮語之時而我身歷其間茲次三湘而生愁鬢萬里而動歸心對茲明月因思余之舊業經征戰之擾故極蕭條更堪江上鼓鼙闐然不絕當此亂離之際猶在他鄉而未歸也其爲愴悵何如哉

司空曙字文明廣平人韋皐招致幕府授洛陽主簿終水部郎中有集傳於世

題靈雲寺或作凌雲

春山古寺遶烟波石磴盤空鳥道過鳥道見前注百丈金身開翠壁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夢金人長丈六飛至殿前帝問羣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得無是乎帝遣王遵等往西域求佛法以白馬馱經入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出大藏一覽萬龕燈焰隔烟蘿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一本作結社○僧袈裟以方帛爲之故曰方袍○洛陽伽藍記曰[illegible]法師寶[illegible]論合爲十卷皆示廬山遠大師大師歎仰不已又劉遺民歎曰不意方袍復爲平叔方袍之語出遺民也下歸塵世竟如何

首言春山古寺烟波旋遶其石磴盤於空際山鳥道而至寺焉寺中翠壁之間既開百丈之座以安金身烟蘿之外又置萬龕之燈以騰光焰此皆寺中事也客到此而雲生濕衣僧坐禪而花落覆地寺中之景又如此故有以牽我之情也所恨者不能與方袍之徒結足而坐乃下歸於塵世其究竟當如之何哉

送曲山人歸衡州

白石先生眉髮光劉向列仙傳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嘗烹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illegible]分甜雪飲紅漿甜雪英華作絳雪○武帝外傳七日之[illegible]西王母降武帝曰欲長生者[illegible]衣巾半染烟霞氣語笑兼和藥草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茅洞茅山之洞見前註衡山碧色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峩峩有夜霜見丁令威注

衡山南岳也

首言山人修煉如白石先生而眉髮光潤有仙藥如絳雪紅漿者獲而服之所以能致此也若其衣巾則染烟霞之色笑語則兼藥草之香始且隱曲山而洞出玉聲者因流暗水既乃歸衡岳而出增碧色者爲映朝陽也末聯借此曲山人美其得仙道謂千年之後化鶴來歸亦當如令威之在華表峩峩高處而鳴於夜霜之時矣

寄胡居士

日暖風微南陌頭青田紅樹起春愁伯勞相逐行人別岐路空歸野水流徧憶尋僧同看雪誰期載酒共登樓爲言惆悵嵩陽寺明月高松應獨遊

此言日色初暖風氣猶微時在南陌之上見青田紅樹而相思之情不能自已況又見鵙鴂啼春相逐行人而別東西岐路空嘆野水之分流耶乃若舊遊之事憶與尋僧而看雪自別之後難期載酒而登樓爲吾說惆悵之懷而遊於嵩陽寺之高上當月映高松之夜應自獨遊而不得與同賞玩相思之意能不與春愁而俱起哉

陳羽江東人貞元八年陸贄下第二人登科歷東宮尉佐有詩集傳於世

皆景物所可况者也若夷陵亦江東之地多征戰之
場有不必看秋草而傷寃者能毋動予古之愁思歟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

南浦蒹葭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 後漢末年黄巾賊起 野棠自
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一作歸一本）不見人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人破南兗徐豫 青[illegible] [illegible]除泰燕歸來巢於林木
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神那堪回首長洲苑
烽火年年報虜塵

此言澤國之間東吳黎庶盡逐而爲黄巾之盜自茲
所見只有野棠自發水空流而已至於江燕飛飛
尋梁何處豈復見昔日之主人乎乃余所見者遠樹
依依有如送客平田渺渺獨覺傷神加以長洲昔苑
不堪回首而望荼烽戍年年尚報
邊塵之未淨民所以不自聊生耳

8 題靈臺縣東山主人

處處征胡人漸稀山村寥落暮烟微門臨莽蒼經年閉 莽蒼荒無色也
身逐嫖姚幾日歸 嫖姚將軍霍去病也詳見前注 貧妻白髮輸
殘稅餘寇黃河未解圍天子如今能用武只應（一作今）歲
晚息兵機

首言處處征胡少有居家之人是以山村寂寞而暮
烟亦甚稀微也以余來此但見山村之中門臨莽蒼
經年鎖閉不知主人身逐將軍久事戰伐何日而歸
得歸耶且干戈未息而征斂念嚴故內則累白髮之
妻外則苦黃河之寇若聖天子[illegible]有餘能用武以
戡亂只應歲晚息兵而主人可歸也其能無太平之
望乎

、早秋京口旅泊 京口南徐郡潤州也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地征徭非舊日

秣陵凋弊不宜秋 秣陵金陵也 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
望斗牛 斗牛見前注 只有同時驄馬客 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偏題尺牘問窮愁 ○史記虞卿贊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此詩依唐音答張侍御之作也昔嘉祐避地於南徐
侍御寄以詩故和之云携家避地逐於行州久滯南
徐厭見此水之東流也且吳地征科煩擾非昔可同
秣陵人物凋零至秋益甚是以秋時無搗練之聲良
夜無乞巧之會余也避亂他鄉無人慰問獨有同時
驄馬之客走尺牘以問窮途之愁耳其寥落之感何
如哉

8 贈別嚴士元 此詩又見劉長卿集

春風倚棹闔閭城 王粲懷德詩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清○越絕書吳王闔閭築城周四十七里陸門八象八風水門八象八卦○吳都賦重城[illegible]通門二八[illegible] 水國春寒陰
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
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儻逢相識問 左傳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 青袍今已（一作日本）誤儒生

首言春風之中倚棹於閶闔城畔當茲水國春氣猶
寒乃逢陰雨而復晴也方此之時細雨濕衣看之不
見閑花落地聽亦無聞今若與君把別日斜則景故
帆之影草長則供萬里之情此二句言送中之景耳
自此東去倘有識者相問爲言我今尚[illegible]青袍未[illegible]
大用殊爲儒生所誤耳言外有無窮感嘆意○第三
句應陰字第五句應晴字

姚鵠

、訪遇眞觀趙尊師不遇 遇眞一作玉眞○一本作遇眞觀尋趙尊師不遇在六卷呂洞賓後

羽客朝元晝掩扉林中一逕雪中微松陰繞院鶴相對

在（桓伊笛見前注）一箇聞吹出塞愁（晉劉疇嘗避亂塢壁胡有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古樂府有出塞入塞曲胡母輔之輩皆放達不羈謝鯤石勒...後秦姚萇...）

首言潤州向吳亭東望則清秋千里之遠昔曾放歌而遊於此今則寺裏青苔絕無鳥跡景象已寂寞矣而橋迎綠水猶多酒樓見人物尚繁華追惜夫南朝士多曠達東晉雅尚風流當時無裨於世道感慨係之已況當月明之夜長笛一聲聞出塞不且謂桓伊猶在人間耶

又

謝朓（一本作謝玄暉）詩中佳麗地（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夫差傳裏水犀軍（國語吳王敗越於會稽勾踐說國人日寡人不量力與大國報仇寡人之罪也親為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日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不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三千人不患其志行之少恥而患其衆之不足也○南徐志去年定縣東南海中有木犀牛其出則水為之開）城高鐵甕橫強弩（唐乾符中周寶為帥築羅城二十餘里仍號鐵甕城又云吳孫權所築○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由是潮不近城）柳暗朱樓多夢雲（用陽臺雲雨事）畫角愛飄江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回首不惜千金借與君

（言昔謝朓以此為佳麗之地夫差於此有水犀之軍今州城固於鐵甕而射潮之弩猶在柳色暗於朱樓而雲雨之夢寬居多且畫角之聲飄江北而去漁人之唱向月中而聞回望揚州風景古來艷冶之處當不惜千金之費與君買笑追歡也）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金陵六朝紀吳東晉宋齊梁陳）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范蠡五湖見前注）

首言六朝文章人物皆已無存但芳草連空而已至於天色雲容古今如舊是以鳥之去來依於山色人之歌哭雜於水聲此閣前山水之景與天色雲容俱久遠者也若夫簾幙深秋千家之雨樓臺落日一笛之風苑溪居人之勝抑又如斯已然而余有惆悵者昔之范蠡功成身退遊於五湖可謂識進退之宜矣今所可見者惟有五湖烟樹如蠡者豈得而見之哉言外有感嘆之意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消（杜詩云泥融飛燕子）行人芳草馬聲嬌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路雲遮寺清弋江（清弋江在宣州南陵縣西五十里）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心懸旆正搖搖（戰國策楚王日寡人之心搖搖如懸旆）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正寂寥

此言春暖而行人之所由客路而過池州則九華之雲遮寺清弋之橋柳拂橋者皆途中所經行者君之此行也如鴻之高舉而我心搖搖如懸旆已憶昔與君同來今不得同去則我歸京之日故國尚逢春景第當此寂寥相思正未有已耳

登池州九華峯寄張祜（九華舊名九子山翰林李白以其峯如蓮華遂改作九華）

有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始休（一本作郎）睫在眼前猶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誰人得似張公子（指張祜處士）千首詩輕萬戶侯

此因登山觸景懷人而作也首言百事感心不能自主光聞角聲孤起而懷人感事其又何窮耶若碧山一對而愁思愈長芳草一生而瓜恨不息乃所為百感中來也以余念身世之事睫在眼前猶且不見道

燕上書上之客爲彈琴而變其結交之新也夫豈納爲淵魚觀

逆火內黃馬病寄僧舍呈諸友人

官閑馬病客深秋。肯學張衡詠四愁。曰思詩張平子有紅樂詩
多詩景致白衣人藍酒交遊。晉陶潛九日無酒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之王弘送酒也就酌而飲
依違諷刺因行得。淡泊供需不在求。好與山簡每至習家池未嘗不大醉人歌之日山公何所詣往詣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
高陽結吟社。況無名跡達珠旒。珠旒帝之冕旒也

依者順人之意違者逆人之意借其事以喻人曰諷舉其事以譏人曰刺首言官閑馬病正值深秋之時人皆以情自遣豈肯效平子作四愁詩以寄怨乎今吾君以此寄紅葉盡騷詩情所遇之人白衣亦皆酒友往來在於此而甚優游矣乃從思世人之依違諷刺往往因行已而之後所行而得之故吾刺而休官者我所自致縣俟靄之濡浩亦安吾分而不假於外求也今者歸結高陽之社而觴詠自適既足樂矣況無名跡達於宸聽則寵辱自不能加又何爲而學詠四愁哉○二聯應首句三聯應二句

遣興

浮世忙忙蟻子羣。莫嗔頭上雪紛紛。沉憂萬種與千種。行樂十分無一分。越外險巇防俗事。就中拘檢信人文。易稱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醉鄉日月終須覓。醉鄉日月注已見前去作先生號白雲。

此言塵世奔走利名忙忙如蟻子之羣而光陰易過白髮盈顛莫嗔衰老也人生沉憂多而行樂少苟能越分外便屬險巇須有此俗事守分中安常爲拘檢乃能合乎人文然頭雪紛紛安於時命而決用愼也若夫一醉則忘世事日月優長號爲白雲先生固無不可豈不高於忙忙蟻子哉

王初

延平天慶觀

劒化江邊綠構新。晉張華使雷煥爲豐城令于獄中得二劍一送華一自佩華誅失劍所在煥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取不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樹塵千章隱篆標。龍簡道士作龍簡以朱書章拜故曰龍簡曆壇不染玉一曲
空歌降鳳鈇。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語大夫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人
嵐氣濕衣雲葉聰。天香飄戶月枝春。盤金早晚
聞仙語。學道之士金丹也學種三芝作羽人。宋玉詞九歌采三秀兮於山間注三秀芝草也○沈休文詩留訪五雲甲一藤三芝步竹衣人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假寐夢自雲中人毛衣王求上仙之術受絕慾之念因名羽人

○首言此地劍化今作此觀而前有老松若干章隱篆標而苔紺題清淨也若夫是觀之中有鸞歌一曲乃臥聆夫鳳鈞之奏嵐雲葉帶濕衣天香而飄戶此與仙景無殊我願金石盟心衣月空何液發天香

此習道慶欲學種三芝以引年換骨而伴羽化之人也其何時而得遂此志耶

送葉秀才

快騎璁瓏刻玉羈。河梁返照上征衣。前漢李陵送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層冰春近蟠龍起。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
九澤雲閑獨鶴飛。九皋九澤也詩鶴鳴于九皋以龍翰之
行想北山清夢斷。意與北山同發文正同
重遊西洛故人稀。漢庭狗監深知已。前漢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拜爲郎後以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有日前驅負弩歸。

此送葉君赴京故言君將策馬而去刻玉爲飾則璁瓏已乃若河梁話別落日映於征衣之上時且春期將近蟠龍起於層冰雲影長閑獨鶴飛於九澤葉君一出而鷹擧亦應如斯也是以君之此去北山之

遙指白雲天際頭（文選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此言道人家住浮羅而草木以爲衣食眞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也若其年數無紀壺中自由少與同流者如是至於寄傲人間逍遙天壤莫與於凡月欲曉之際長嘯於海山淸秋之時然罷而歸則指天際白雲爲路非仙不能至此其誰得而與之同流哉

吳融字子華山陰人龍紀元年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後爲翰林承旨卒有文集行於世

閑望

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蛺蝶狂飛掠芳草，鴛鴦穩睡翹晴沙（一作暖）。闕下新居非已業，江南舊隱是誰家。東還西去都無計，却羨暝歸林上鴉（詩意言禽向知所止安有人而不如鳥乎）。

此言微雨映山疏花臨水之際見蛺蝶掠草而飛鴛鴦傍沙而睡因思闕下之新居非我舊業江南之舊隱又爲何人以居也未歸江南故設爲問之辭也時且自東而還自西而去奔走利名都無計校但春時閒望遙見歸鴉點點傍晚投林不覺爲之致羨耳

卽事

抵鵲山前雲掩扉（劉子昆山之下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飼犬而人不爲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抵鵲山在荊州出江漢故名之），便堪終老脫朝衣。曉窺靑鏡千峯入，暮倚長松獨鶴歸（謝宣城新亭山詩）。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藥苗肥。何須一箸鱸魚膾（見前注），始挂孤帆問釣磯。

此融歸田卽事而作也首言寄身抵鵲之山掩扉不出將脫朝衣而終老於此也是以曉窺靑鏡影入千峯暮倚長松求歸獨鶴雲裏引泉而泉脈細雨中移藥而藥苗肥此數事便堪終老何必如托詞鱸膾始掛帆而問釣磯乎○中二聯應首句所謂卽事也末聯足次句意

書懷

傍巖依樹結簷楹（傍去聲○杜詩[illegible]），夏物蕭條（一作疏）景更淸。灘響忽高何處雨，松陰自轉此山晴。見多鄰犬遙相認（杜詩犬迎曾宿客），來慣幽禽近不驚。爭敢便誇饒勝事，九衢塵裏免勞生（爾雅九達謂之逵）。

此言傍巖樹而幽居當景物蕭疏之候灘響異於雨松陰轉而見此山之晴且鄰犬不吠相習於漁樵幽鳥能馴機相忘於林水其閑樂如此豈敢誇爲勝事不過絶跡塵中以免吾生之勞不欲以隱鳴高得詩人敦厚之旨覺有此語泉石煙霞未免爲處士之虛聲也

金橋感事（金橋在洛陽金橋名）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鵰今欲過山東（射鵰見前注）。百年徒有伊川歎（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五利寧無魏絳功（左傳山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欲伐之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日暮長亭正愁絶，哀笳一曲戍烟中。

此感世亂而作也首言太行積雪高聳於晴空之上而洛陽近北雖當二月之時而寒氣猶未散也至於烽烟四起日事戰征早聞飲馬於渭北今又發兵於東是以百年之間徒有伊川之歎而五利之策寧無魏絳之功耶但我不得而知所以日暮長亭哀笳愁絶不得不望戍烟而有感耳

廢宅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爲鎖門。幾樹好花虛白晝，滿庭芳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

故宅（故哀江南賦曰誅茅宋玉之宅水經注宜城之南有宋玉宅九域志宋玉宅庾信所居）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何年部落到陰陵（陰山也）奕世勤王國史稱 夜抱和旗千帳雪 朝飛羽騎一河冰 蕃兒襁負來青塚 秋女壺漿出白登 日暮鸊鵜泉畔獵 路人遥認郅都鷹（史記酷吏傳郅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為蒼鷹）

首言何年師部落之兵到陰陵之山蓋奕世為勤王其功著於國史也胡人以夜為帳夜則以帳為室其羽騎疾走如飛故云夜捲牙旗而有夜帳朝飛羽騎而渡河冰此雖美其壯勇也至蕃兒之至伏女之迎使君又積有成勞已且不揃翦之勇出亦耳不過稽貴如漢郅都日暮會獵於鸊鵜之泉有不側目而視擬之蒼鷹者哉○本集題注云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按使君之祖郎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酋長貞觀六年隨其母詣沙州內附後立軍功封涼國公有三子明襲爵光右粉韜衛將軍貞司膳少卿蔚州郎靈止飛狐縣地左傳求諸侯莫若勤王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 我獨丘園坐四春 縱使有花兼有月 可堪無酒又無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 白髮如絲日日新 欲逐風波千萬里 未知何路到龍津

此首言人在世間如物有榮枯重在逡巡頃刻之間落末久而又榮耳獨我久於丘園處此窮約縱使有花有月可以遊賞其能堪此無酒無人哉嗟嗟青袍太換白髮叢生欲逐風波而上龍門未期何日可到此所以重感於世間之榮落耳

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

白社幽閑君暫居（晉書董威輦傳以逸士居洛陽白社）青雲器業我全疏（晉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顏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已看諫草歸鸞掖（宮門左右有掖）尚憒衡門待鶴書（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蓮聳碧峯關路近 荷翻翠蓋水堂虛 自探典籍忘名利 欹枕時驚落蠹魚

此言評事之隱於永樂不久復用若我則青雲事業全然無有諫草於嵩者但靜處衡門以待鶴書耳蓋言今閑居此地蓮峯之聳荷蓋之翻皆足以供賞玩以自娛何必去復問居以待鶴書衡門之至使人不能自說耳

無題

萬事風波一葉舟（本集作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碧江地沒元相引 黃鶴沙邊亦少留 益德冤魂終報主 阿童高義鎮橫秋（三國志張飛字益德先主征吳飛領軍當會江州晉書王濬小字阿童）人生豈得長無謂 懷古思鄉共白頭

此詩不甚可解細玩之前四句是思鄉五六乃懷古如此萬事無依風波之中一葉之舟也言萬事得則郎其所一思少留此總不如此所以中之一二事而我為留滯所解所謂君者不見人親而把意思千里之外矣

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抱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置粟中羣雞往啄粟見犀輒驚駭故南人呼為駭雞犀隔座送鉤春酒暖漢武故事鉤弋夫人少時手拳不開故因為藏鉤之戲後人效之分曹射覆蠟燈紅漢武帝常使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請揲易卦成是非守宮則蜥易上嘉之賜帛十匹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飖隨長風

此追憶昨夜之景而思其地謂身不能至而心則可通也送鉤射覆乃昨夜之事嗟予聽鼓而去跡似轉蓬不惟不能相親并與畫樓桂堂相遠矣

三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燭半籠金翡翠麝香數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劉郎蓬山用漢武帝求神仙事

此有幽期不至故言來是空言而去已絕跡待久不至又當此月斜鐘盡之時矣惟其空言所以夢為遠別啼難喚醒而裁書作答催成墨淡也想君此時蠟燭半籠麝香微度而我不得相親比之劉郎之恨不更甚哉劉郎宜指劉晨

四

颯颯東南細雨來唐楊師道詩開聽鳳部颯颯雨聲來芙蓉塘外有輕雷芙蓉塘見前注金蟾齧鎖燒香入金蟾鎖飾也玉虎牽絲汲井迴玉虎謂轆轤也賈氏窺簾韓掾少晉韓壽字德真美姿容賈充辟為司空掾每宴賓僚其女輒從青瑣中窺之因通焉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賜充其女盜之遺壽充知之因以女妻壽宓妃留枕魏王才魏黃初三年陳思王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賦曰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此言細雨輕雷之候思其人之所在燒香入而金蟾齧鎖汲井迴而玉虎牽絲亦甚寂寞矣然而窺簾留枕則未嘗無意於韓掾魏王也末則如怨如訴相思之至反言之而情愈深矣

五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一本作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漢武帝內傳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果至

此言別之難因相見之難而風軟花殘則有如天若有情天亦瘦也自別之後思未盡而淚未乾惟有鏡容易改吟與難為耳看幸與君所居相去不遠青鳥殷勤試一探看為春望於別而再見也○山海經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郭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自栖息於此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烏青鳥也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

浪笑榴花不及春隋高祖受禪孔紹安來奔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先歸朝授秘書監因侍宴賦石榴云祇為來時晚花開不及春時人甚稱之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迸舊作送今從英華本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陰十作陰○張衡南都賦云雲含而重陰老而猶哀一年生意屬流塵劉休玄擬古云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流塵逝也前溪舞罷君迴顧古今樂錄云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出故劉詩去山邊歌樂師地北舞前溪○湖州有前溪唐于鵠曰即南朝習之所併覺今朝粉態新

此從回中移至為雨所敗而作也首言榴開五月為不及春不意牡丹先開而零落反不若榴花所以更

花又問人之處北南北跡迷了無定跡且見江湖向北而去海燕向南而來禽鳥之以時知還尚猶如此況我宦人乎不料我之必歸否聞禽知喜哉

紀唐夫

贈溫庭筠 唐咸中庭筠才名籍甚然不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裴政有責庭筠謫授揚屋縣方城令中書舍人裴坦當制澤畔長沙之此時文士爭爲詩送別惟紀唐夫此詩擅場當時盛傳也

何事明時泣玉頻 下和得玉獻楚陵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以爲欺刖其左足至平王復獻之以爲欺刖其右足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泣盡繼之以血王使和剖之得美玉封爲侯和辭而去 長安不見杏園春 杏園已前註 鳳凰詔下雖霑命 郭中虎 鸚鵡才高却累身 北海禰衡著鸚鵡賦見前註 且盡綠醽消積恨 莫辭黃綬拂行塵 漢輿服志二千石青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百石長相三百石告黃綬

方城若比長沙路 猶隔千山與萬津 左傳齊侯伐楚楚使屈完對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楚地在長沙喻賈誼也已見前註

首句設問有代爲怨訴意言明時則宜賢者在位何以庭筠見謫如下和泣玉而不逢杏園之春邪今者鳳凰詔下雖奉人君之命而鸚鵡才高竟遭好佞之讒可見遇與不遇人亦屬時爲之而已爲君計者宜盡杯酒以消積恨不辭黃綬以拂行塵且方城雖阻以彼賈誼之長沙此地則猶近也豈足爲君戚哉

陳上美 人開成元年高鍇放榜第登科有詩集傳於世

咸陽懷古

山連河水碧氤氳 瑞氣東移擁聖君 前漢都咸陽後漢都洛陽 秦苑有花空笑日 漢陵無主自侵雲 秦都咸陽漢諸陵在焉 古槐堤上鶯千囀 遠渚沙中鷺一羣 賴有淵明同把菊 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烟郊四望夕陽曛

首言山連河水碧色氤氳佳瑞之氣乃東移而擁聖君焉今者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徒自侵雲惟見前物色如堤上之鶯沙中之鷺依依如昔耳感此世故意甚悽愴所賴以遣其懷者客若淵明同飲望於淡烟斜日之外猶足以消我愁思也

來鵬 豫章人太中咸通間舉進士不中客死於維揚有詩集傳於世

宛陵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

菊花村晚雁來天 共把離觴向水邊 官滿便尋垂釣侶 家貧已用賣琴錢 淚生湓浦千層雲 湓浦見前註 雲起爐峯一炷烟 廬山有香爐峯李太白詩日照香爐生紫烟 儻見吾鄉舊知已 爲言頻頷過年年

此言菊晚雁來臨流把別君當官滿之時便尋釣侶家貧之至已用琴錢尚清操可謂至於斯極者也今者此去瞻湓浦之浪如雲千疊望爐峯之雲似烟一炷皆可哀之景倘遇知已之問爲言我今顛頷過

別年年則亦因送客而思歸耳

清明日與友人遊玉塘莊

幾宿青山逐陸郎 晉陸機春遊樂府曰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清明時節好風光 歸穿綠荇船頭滑 醉踏殘花屐齒香 晉謝安與客圍棊驛書至謝玄等破苻堅安看書竟便放床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既罷還內心喜甚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風急嶺雲飄迥野 雨餘田水落方塘 文選謝靈運詩中山… 不堪吟罷東回首 滿耳蛙聲正夕陽

首言來遊玉莊如陸機之春遊而其風光之好值清明焉如綠荇殘花雲飄水落皆以言乎風光之好也上二句遊情下二句遊景末則摠影聞聲不堪回首亦自道其傷春之意耳

鄭準 營爲判南從事

清明日江南

吳山楚驛四年中，一見清明一改容。旅恨共風連夜起，韶光隨酒著人濃。延興門外攀花別，采石江頭帶雨逢。（[illegible]）無計歸心何日是，路邊戈甲正重重。

此爲荊南從事感時懷鄉而作也。首言四年之內吳山楚驛會無定居，一見清明一爲之改容。每當此時，旅恨共風而起，韶光隨酒而濃。或攀花於延興，或帶雨於采石，四年之時異事殊，而歸心未定於何日。回首鄉山既多愁思，況又遭此戈甲之重重哉。故容寥謂之愁色，而愁恐當是容顏之漸改也。

章八元（睦州桐廬人，大曆六年進士，貞元中爲句容主簿，有詩集傳於世）

登慈恩寺浮圖

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

落日鳳城佳氣合（梁元帝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滿城春樹雨濛濛。（春一作烟）

首言浮圖之高而受風，惟高故登其巔而見鳥飛平地，人語半天也。至暗踏回梯如穿洞裏，初拔絕頂似出籠中。登籠而見落日之時，佳氣圍合，若春雨濛濛之鎖樹，皆自其憑高所見言之耳。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也。太中八年詣闕上表，裴休入相薦之，授弘文館校書郎，有詩集行於世）

將欲南行陪崔八宴海榴亭

朝宴華堂暮未休，幾人偏得謝公留。（謝公，謝安也）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賓館盡懸徐孺榻（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惟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客帆空戀李膺舟（後漢郭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皆以爲神仙焉），謾誇書劍無歸處，水遠山長步步愁。

首言朝宴至暮尚復留飲，誰能得崔八如謝安之宴何其而相留不已耶。是宴也，鼓角傳聲而霜侵劍戟，笙歌發響而月上樓臺，此正應暮未休句。次言孫承好客之情同於徐孺之下榻，然方有南行之興，空戀李膺之仙舟，所以書劍無歸，而水遠山遙，不免步步生愁耳。

秣陵懷古

野花黃葉舊吳宮，六代豪華燭散風。（六代謂吳、東晉、宋、齊、梁、陳也）龍虎勢衰佳氣歇（諸葛亮謂吳大帝曰：鍾阜龍蟠，石頭虎踞，真帝王之都也），鳳凰名在故臺空。（建康有鳳凰臺，故基在保寧寺後，李太白有詩）市朝遷變秋蕪綠，墳塚高低落照紅。霸業鼎圖人去盡（建鄴之地，[illegible]），獨來惆悵水雲中。

（吳宮指孫吳而言）言此野花黃葉之地，乃舊日吳宮，憑今而思六代之豪華，如風散燭矣。言念當時龍虎之形勢已衰，鳳凰之臺名空在，而且市朝變改，秋草長生，丘壟高低，夕陽無[illegible]霸圖之人，今一無存，而余獨來[illegible]

金塘道中

山連楚越復吳秦，蓬梗何年是住身。（蓬梗已詳上）黃葉黃花古城道，秋風秋雨別家人。冰霜想度商於凍（商於即商州也），桂玉愁居帝里貧。（桂玉詳見前註）十口繫心拋不得，每回回首即長嚬。

首言山連楚越及於吳秦，皆余驅馳奔走之地，是此身如蓬梗尚未得所止也。今者黃葉黃花來登古城之道，而秋風秋雨乃爲別家之人，於是遙計那途冰霜度商於之凍，遠愁羈旅桂玉居帝里之貧，所謂作客之難如此也。且一家十口之累兼繫吾心，每一回首而望長嚬無已，其何能念蓬梗而無傷哉。

望月寄人

浮雲卷盡看朣朧（朣朧月明貌），直出滄溟上碧空。盈手水光

勸君莫謾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

此譏世人奔馳名利萬古以來舉世如一試一思之
豈知吾身之爲可貴耶故人以名利爲好事而我長
疑爲忘身之事人以高爵爲閑人而我卻恐是貴人也夫
其所以然者迷途少來流先無壽尊顯榮王運勢必
然人固不可無達人之識說也勸君勿自誇其頭角
而以富貴先人蓋人生出處窮通總如夢中之虛幻
其可馳名利
而忘身哉

公子家

曾是皇家幾世侯，入雲高第照神州。高第即甲第神州詳見前註柳遮門戶橫金鎖，花擁弦歌咽畫樓。錦袖妒姬爭巧笑，玉銜驕馬索閑遊。麻衣酷獻平生業，醉倚春風不點頭。東一本作

此二首皆言貴家之豪奢也首言公子襲侯封之餘蔭甲第連雲而門戶之華歌吹之盛世無其匹且錦袖之姬爭相巧笑玉銜之馬日事閑遊其佚樂又如此矣若麻衣之士欲獻文章以求用奈彼醉倚春風不肯點頭而納此極形其生長富貴不知有詩書之事耳

二

柳底花陰壓路塵，瑞烟輕罩一團春。鴛鴦占水能欺客，欺一作嫌鸚鵡嫌籠解罵人。騕褭似龍隨日換，淮南子曰夫待騕褭而駕後漢章帝時有司請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濯龍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輕盈如燕逐年新。漢趙后以體輕如燕故名飛燕不知盡買長安笑，買盡一作活得蒼生幾戶貧。

此言花柳之繁烟籠之麗鴛鴦占水似能欺客鸚鵡嫌籠亦解罵人然則公子之樂也却又自出奇鳥爲然哉而且好樂無厭騎馬如龍顯逐日而換美姬如燕又逐年而更事此驕奢淫佚莫可名言若尚關心民命以買笑之金而救八當不知活幾戶貧民也○前結見不惜文上此結見不惜蒼生諷刺之意

二首
一格

上元懷古 上元縣名也金陵

南朝天子愛風流，南朝謂六朝也詳見前註盡守江山不到頭。南朝自劉裕至陳後先皆篡弑得之如東昏侯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孟子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陳後主皆荒淫失國韓子曰帝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漢蒯通傳注云金取堅湯取熱皆喻險固不可近也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烟草石城秋。金陵有石頭城

此因六朝都金陵感其興廢而作也首言六朝天子皆務酒色故不能終守其土地蓋其始總由戰爭而得其終盡因色欲而亡是得之不以其道失之亦不以其道也因思堯以道德爲守而天下無敵秦以金湯爲固而楚漢夜之信乎在德不在險矣今試問六朝之繁華富貴當復何在惟見綠苔芳草秋風零落滿於石城而已其誰得到頭而守江山哉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三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秉政早朝遇盜從暗中射殺之有臨淮集傳世

荆帥

金貂再入三公府，漢官儀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貂外勁悍而內溫潤○漢董巴輿服志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惠文冠錦帳連封萬戶侯。簾捲青山巫峽曉，雲凝碧岫渚宮秋。巫峽渚宮詳見前註劉琨坐嘯風生苑，晉劉琨字越石爲并州所圍窘迫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皆悽然引去謝朓裁詩月滿樓。南史謝朓字玄暉美文章詩調可愛爲隋王文學尤被賞愛不捨日夕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南國翠娥愁。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萬人中歌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歌陽春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數人蓋其曲彌高而其和彌寡也

送宮人入道

十載吹笙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漢武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 答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許（?）喜戴黃冠向雪峯。太白山有雪峯 解語老猿開曉戶。引雛飛鶴下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遙憶緱山半夜鐘。王子晉見緱山 注○[illegible]

此言宮人十載吹笙於漢宮久居禁近常看修太殿而栗京種芙蓉於太液已今者白髮無復金屋之貯但戴黃冠徃事雪峯之間於是伴老猿以開曉戶看飛鶴之下高松皆自道居之景言之若夫此法之後宮中舊侶思憶無聊惟有遙聽緱山半夜之鐘耳其相與於玉殿金堂之事可堪重爲追憶哉

盧弼　與李光遠同時人也

秋日寓居精舍書事

葉滿苔堦杵滿城。此中多恨恨難平。疎簷看織蠨蛸網。詩注蠨蛸在室 蠨蛸小蜘蛛也 暗室愁聽蟋蟀聲。詩蟋蟀在堂 蟀去暮即促織 醉臥欲拋羈客思。夢歸偏動故鄉情。覺來獨步長廊下。半夜西風吹月明。

此客舍感懷而作也首言秋葉落砧杵滿城當不知其多恨之難平已夫其所以多恨者見蛛網聽蟋蟀之聲醉臥之時欲拋羈旅之思而夢歸之故鄉之情覺乃獨步長廊適當夜半空對秋風明月耳其能不生歸思哉

獨孤及　字至之河南人天寶末以有道舉高第代宗朝爲左拾遺歷濠舒常三州刺史有集傳世

同皇甫齊年春望見示之作

望遠思歸心易傷。況將衰鬢偶年光。時攀芳樹愁花盡。晝掩青齋覺日長。甘比流波辭舊浦。忍看新草遍橫塘。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 因君贈我江楓詠。唐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鄭世翼見 春思如今未易量。

此言望遠思歸其心易傷況乎消衰鬢逐年光而偶攀如故樹而愁花盡掩齋而覺日長此正見其偶年光當蓋詔華遲速有似流波春事將殘欲出芳草承君佳作有似江楓之句芳春愁思能復量其多少耶

胡宿

雪　再考

屏翳驅雲結夜陰。楚辭曰屏翳起雨○注屏翳天帝使○魏曹植洛神賦屏翳收風 素花飄墜惡氛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伯有風雨楚氛甚惡杜注氛氣也 色欺曹國麻衣淺。詩曹國風蜉蝣麻衣如雪 寒入荊王翠被深。楚王次於乾溪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注秦遺羽衣 天上明河銀作水。有明河篇 海中仙樹玉爲林。日高獨擁鸘裘臥。誰乞長安取酒金。司馬相如以鷫鸘裘貰酒與文君爲歡又陳皇后以黃金百斤奉相如求君取酒請解悲愁之辭 却爲獻川秦之

屏翳雲師也○左傳注氛氣也是之妖氣可畏恐楚僕趣之辭也是首言屏翳驅雲結夜陰而作雪因風飄落而惡氛是乎消沉矣若其色相清瑩堪欺曹國麻衣之白寒光凜凜更入荊王翠被之中所以遙看天上明河之水如銀遠望海中仙樹之林似玉此皆見其惡氣沉乃余當日高之時獨擁鸘裘而臥無所憑誰與之長安取酒之金哉前六句詠雪末句自寓其羽之下者爲麻衣如雪言其白也出入雪中如出於地而[illegible]

宋之問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沖虛觀

五粒青松護翠苔。李[illegible]五粒松 石門岑寂斷纖埃。水浮花

卷上

漢家神箭定天山

唐薛仁貴傳九姓衆三萬餘人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煙火相望萬里間

望平聲義同

契利請盟金七濟

契一作頡○唐貞觀元年頡利突厥可汗來請和部落之乙酉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賜之金帛

將軍歸臥玉門關

見前注

雲沉老上妖氛斷

老上單于名也

雪照迴中探騎閑

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迴中宮候騎至雍○迴中屬扶風

五餌已行王道勝

漢賈誼上策請試爲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賜之盛服以壞其目賜之盛食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絕無刁斗至闐顏

刁斗銅器軍中晝炊夜以爲警○漢武帝元狩四年衞青將軍出漢北圍單于斬首一萬九千級追至闐顏山乃還

此乃借漢詔虜也謂三箭已定天山烟火相望於萬里之外見邊事之寧謐已其驗契利請盟飲以金卮之渾邪單歸臥入於玉門之關且惡雲沉於老上而妖氣消除白雪光照於迴中而邏兵閑散從此五餌行而王道勝闐顏之地豈復有刁斗之嚴設哉

長卿

買賦金錢出後宮

文選云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長門賦是也

長卿文彩冠諸公綵鬬未至時名大

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蜀道前驅使節雄

見相如入蜀注

已託焦桐傳密意

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客以百數相如至一座盡傾酒酣令請奏琴於相如相如爲令鼓一再行是時王孫有女新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好之恐不能當也

更因殘札寄遺忠

相如病甚上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之

如何一諷神仙事却得飄雲起賦心

相[illegible]奏[illegible]悅曰[illegible]氣也

此謂陳后買長門之賦金錢出於後宮長卿文彩卓冠於羣公之上矣若鄒枚[illegible]蜀道[illegible]畢而[illegible]宮人[illegible]求將寄遺忠於殘札其生平固有加[illegible]其大人之賦所以諷神仙之事猶且致羨於凌雲其爲文章之冠不愈信而有徵哉

洞靈觀納涼

秋波不動簟紋融

松月悄悄透綺籠

霜重井梧飛瘦碧

雨迴堦藥墮嫣紅

彩鸞靜占銀塘水

鸞毛文[illegible]

乳燕涼飛玉宇風

秫酒易銷殘夢斷

却疑身在廣寒宮

廣寒宮見前注

此言氣候加大悄悄於月又快其透於綺籠焉因霜至故井梧之碧色漸疎因雨多故階藥之紅艷易落若綵塘有鸞毛之美[illegible]見乳燕之飛皆自覺其所見言之也至納涼於此酒醒夢斷神思清越如置身於廣寒宮內其勝景爲何如哉此句寔第二句○題是納涼既云霜重後稱紅藥景物不齊多所未解

津亭

津亭欲闋戒宗舟

闋苦穴切○莊子瞻彼闋者注門開也○梁元帝有烏栖曲云沙棠作舟

五兩風來不少留

五兩舟上候風扇也詳見前注

西北雲浮連魏闕

東南日出見秦樓

河之西秦地河之東魏地○地十本俱作也

層城渺渺人傷別

芳草萋萋客倦遊

楚詞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漢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

平樂舊歡收不得

一本作未　平樂觀名

更憑飛夢到瀛洲

海中三山有蓬萊方丈瀛洲

此言津亭戒途掛風帆而長往途中極目但見雲迎魏闕日背秦樓而已斯時也對層城而傷別見芳草而倦遊因思平樂觀中乃昔遊之所今者追憶舊歡欲收未得將更憑飛夢到於十洲三島之間耳

少年因病離天仗，乞得歸家自養身。買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鄰。山頭虎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人。鄉使到門常款語，一作[illegible]遠聞世上有功臣。

此言謂其少年出官因病歸家所以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鄰者乃隱居之事也若夫虎下驚犬魚行不怕人皆溪中之景乃[illegible]鄉使到門常款語則其[illegible]有功臣者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從軍後答友人 一作山中答人 一作寄

愛山無事住溪貧，脫卻山衣事漢臣。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騎馬走紅塵。一作走馬入紅塵 村童近去嫌腥食，野鶴高飛避俗人。勞動先生遠相訪，別來弓箭不離身。

此陝州司馬從軍塞上時作也首言愛居山中而無藥可採飲居溪上而無約不得已而出為漢臣耳然自居官之後夜半而起天明而馳是何勤勞也且村童尚嫌腥食而去野鶴猶避俗人而飛今我猶人固是村童野鶴之不如矣乃勞先生而遠訪憶昔相別以來常帶弓劍於塞上則何如山水之趣適哉

華清宮感舊

閒道朝元驪山有朝元閣天使急，使急一作發六龍迴千官夜千官夜發六龍迴。英華作火照中原避 輦前月照羅衣淚，馬上風吹蠟炬灰。公主妝樓金鎖澀，貴妃湯殿玉蓮開。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獻白石魚龍鳧雁蓮花命置于華清宮至今在華清宮有溫泉貴妃嘗浴於此 有時雲一作門外聞天樂，疑是先皇沐浴來。

皇首言明皇幸華清宮聞祿山之亂急遣諸臣討賊時則六龍返駕千官亦夜發而隨之矣是時也輦前

月照見羅衣之淚馬上風吹殘蠟炬之灰此豈非荒淫佚樂有以致之乎自此至今不復遊幸所以公主之妝樓金鎖已澀貴妃之湯殿玉蓮盡開也乃嘗時翠輦所過金仙已除繞今者聞天樂於雲外猶疑是先皇沐浴而來耳然則節御之鑾駕不可不慎於此乎想見哉○唐書天寶六載十月幸溫泉宮改為華清宮七載十二月言玄元皇帝見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十四載十月幸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以兵請以誅楊國忠為名開府行在所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封常清為平盧節度使令募兵三萬以禦之

矣乃賜仗根如意笏篆冠還者亦爲榮

遐韻偏宜夏景長扶起綠荷承早露驚迴白鳥送殘陽久無書去干時作計新貴時行人有人自故鄉不用名山訪真訣（道經有真隱訣）登退休便是養生方（嵇康有養生論）

此言寓居華下兹辭冠而步於池塘之上觀致池邊偶覺宜於夏景也若大池塘所見綠荷扶起以承早露自鳥驚迴而入殘陽其爲夏景何耶而余時有求者常此之時行蹤久無書以干貴而去時皆自故鄉而來余行蹤長爲退休之人已令往往求長生不訪之訣不知退居者養生何其方然後向名山而諸道其何爲而不自引退哉

重陽山居

詩人自古恨難窮暮節登臨且喜同四望交親兵亂後一川風物笛聲中菊殘深處迴幽蝶陂動晴光下早鴻

明日更期來此醉不堪寂寞對衰翁

首言詩人自古多恨余當此暮節且得登臨之樂寫若夫滿目所感四望交親皆在兵亂之後一川風物悉寫笛聲之中而且幽蝶迴於深菊早鴻下於晴陂此皆登臨所見也若至明日重陽已過遊賞無人秋容寂寞其悲與衰翁相對耶衰翁自謂也

爭名

爭名豈在更搜奇不朽纔消一句詩（不朽見前注）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疏還有正人知荷香浥露侵衣潤松影和風傍枕移只此共棲塵外境無妨亦戀好文時（好去辭于好文見雅注）

此言人之爭名豈在更爲搜奇耶欲圖不朽亦止在詩何之間耳夫惟文足爭名雖窮辱其身而未甘阻其英氣乖疏其遇而猶見知於正人所以不在搜奇也且人皆爭名朝市我乃樂爲隱淪荷香松影托身於臨境之外宜爲名所不屬矣而詩圖不朽無戀於好文之代果必搜奇而後得名哉末句意二句

光啓四年春戊申

亂後燒殘數架書峯前猶自戀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慚喜逢人少覺鏡空憐待鶴疏孤嶼池痕春漲滿（作下本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酬歌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謝靈運詩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漢陳平傳家貧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前言昔燹於兵燹而吾廬猶可戀乃亂後人蹤稀少遇我之志以干戈之餘衰顏覺鏡則又交其鶴之疏也今者千里歸來一物猶存當春漲之溝小欄之花韻似逢午晴之景初時且酬歌於此久矣逃名而自適何必門多長者之車哉此正應二句意

漸上

華下支離已隔河（華下即華山之下也○莊子人間世篇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又來此地避干戈山田漸廣猿頻到村舍新添燕亦多丹桂石楠宜並長（音上）秦雲楚雨暗相和兒童栗熟迷歸逕歸得仍隨牧豎歌（栗一作粟）

首言華下之亂巳隔於大河之外今又來漸上以避干戈也以此地言之山田漸廣猿亦抑人而來村舍初添燕乃噎人而至所以來遊干戈耳至於丹桂石楠宜於並長秦雲楚雨暗若相和抑亦可以知且幽力有宜山澤之迴氣穴若兒童遠迷逕路歸隨牧豎而歌不愈見山靜太古人有上皇之風哉○莊子謹案司馬生云形適支離不全貌廖謂三翁世支欣君子小人相雜未喻不然避亂必知後者而後原黃孫若以三聯作比禮則宜以四方遊原之人爭趨此也故見童長相和也

其二

西北鄉關近帝京煙塵一片正傷情愁看地色連空色靜聽歌聲似哭聲紅蓼遮村人不見青山遶檻路難平

花他烟棹更南去休向津頭問去程（問津見前注）

此言西北鄉問返於帝京回首而望但見烟塞一片欲歸未得正寓家情也是以地色遠天歌聲似哭之所視耳之所聞無一而非傷情者且但聽入時花政驗更隨烟棹向南而去則有懶於問津者其行時而逐吾歸志耶

丁巳重陽

重陽未到已登臨探得黃花且獨斟（斟平）客舍苦逢連日雨家鄉似隔隔河砧亂來已失耕桑計病後休論濟活心自賀逢時能自棄歸歟唯折馬鬚吟

此言重陽未到而先已登臨時可知矣遂日之前滿河之言客舍之情一則懷鄉奇貧不能清人良可慨歎歸以逢高尚之樹唯有醫而長吟耳此外庸何求哉

不知名氏

長信宮（長信宮漢宮名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乃長信宮在其中）

細草侵階亂碧鮮宮門深鎖綠楊天珠簾欲捲擡秋恨羅幌微開動冷烟風引漏聲來枕上月移花影到窗前獨挑殘燭魂堪斷却恨青娥誤少年

首言君王不見遊幸惟見細草侵階綠楊深鎖而已若夫珠簾欲捲覺秋水之近人羅幌微開見冷烟之散彩而且漏聲來於枕上花影移於窗前為參宸何如巳至於殘燭獨挑愁覺欲斷不且恨青娥妙麗反自誤其少年哉捲字見字法痛妙○

經漢武泉（長安志敦化坊曲江西有泉俗謂之漢武帝泉時旱或禱有應焉）

芙蓉池苑起清秋漢武泉聲落御溝千里江山映鬢二年楊柳別漁舟竹間駐馬題花雨（英華作竹間駐馬題詩去物外）何人識醉遊盡把歸心付紅葉晚來隨水向東流

此言清秋起於芙蓉池苑當北之日泉聲落於御溝已念我疑道途千里江山唯見其鬢髮二毛鄉亦且久別漁舟客途之感如此今者遊行於此竹間駐馬花雨索其留題而物外醉遊有何人識邪山光聚余也遊心怨悠歸心切念此水而流其何已哉○前後二聯皆見泉字意句皆紀行時所感也紅葉則御溝四中

袁不約

長安夜遊

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女皇妃出漢宮千乘寶蓮珠箔捲萬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李白詩…青樓…）香氣潛來紫陌風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落翠滿街中

簪一作翠○唐楊妃外傳兄銛錡國忠諸姊弟合遊治錢豪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帝幸華清

宮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遺鈿墮舃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首言帝城九門連夜而開帝女皇妃皆出漢宮而遊城市也其時千乘寶車珠簾高捲萬枝銀燭碧綺輕籠而且宛轉歌聲與青樓之月而俱緩香氣隨紫陌之風而俱來夜遊之勝如此已至於傍曉人歸之後遺之簪落滿於街中則鳳城遊賞之盛不於此可想見耶

病宮人

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幙襤𧡚不掛鉤（木玄虛海賦被羽翮之襂纚）四體強扶藤夾膝（夾膝見前注）雙鬟慵整玉搔頭（一本作插玉搔頭　漢武帝李夫人常以玉簪搔頭後人因以為名）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

此言宮人臥病經秋低垂簾幙四體強扶以夾膝雙鬟慵整其搔頭病時之情事如此也方是之時花顏有幸則蒙君王之問若其藥餌無徵則上待之愁矣上句體其寵幸之意要屬未可必之詞下句

撫其病之未已也至於惆悵之至則向近而恐已盡故淚珠時傍於枕也其時病中之情事不同迥殊而愈見其苦無已時

唐詩鼓吹卷第九 終

唐詩鼓吹卷第十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錢朝鼒 王俊臣校註

虞山後學 王清臣 陸貽典參解

鄭谷

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授京兆鄠縣尉後爲都官郎中時人稱鄭都官退歸仰山書堂著有宜陽集三卷又撰國風正訣一卷並序焉

鷓鴣

本以此詩得名人號爲鄭鷓鴣

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黄陵廟裏啼。青草湖黄陵廟俱在長沙一本作潭州 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曲有鷓鴣詞 相呼相喚湘江濶，苦竹叢深春日西。

此言鷓鴣戲平錦翼齊舒求其品流與山雞相近焉方其過於湖上偶值雨昏當其啼於廟中適逢花落其過也逐羣伴而未還其啼也悲帝子之不返所以遊子乍聞其聲而征袖已濕佳人纔唱其詞而翠眉先低也若當日晚之時相與相呼不勝濶江渚時見苦竹叢深春曛欲落此景其何限耶

益州

海棠風外獨霑巾，蜀地產海棠故云 襟袖無端染蜀塵。和暖又逢挑菜日，蜀府記人日以七種菜作羹 寂寥未是採花人。採[illegible]作[illegible]人 嫌蟻酒衝愁陣，蟻酒見前注 卻憶漁簑覆病身。何事晚來微雨過，錦江春似曲江春。成都有錦江之水濯錦則鮮明○曲江在長安

此在蜀而思故園也首言蜀地見海棠之開臨風灑淚益以無端來此襟袖皆染其緇塵也時且天初和暖又逢挑菜之節客情寂寞未是採花之人見拔思蟻酒以解愁陣憶漁簑而覆病身耳況當晚來雨

雁

八月悲風九月霜。蓼花紅淡葦條黃。石頭城下波搖影。石頭城見前注 星子灣西雲間行。閒去聲〇南康軍有星子渚 驚散漁家吹短笛。失羣征戍鎖殘陽。故鄉聞爾亦惆悵。何況扁舟非故鄉。

言當八九月時蓼花紅而蘆葉黃正征雁南來之候也其過石城則影搖於波底其臨星子則行閒於雲端至聞短笛橫吹因漁家而驚散殘陽深鎖臨征戍而失羣是愁過壁故鄉而亦生惆悵況扁舟異地其何以爲情哉

漂泊

槿壁蓮疏池館淸。日光風緒淡無情。鱸魚所餉輸張翰。橘樹呼奴羨李衡。俱見前注 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

休兵。蜀有東川西川故日兩川 黃花催促重陽酒。何處登高望二京。二京洛陽咸陽也

此因漂泊而傷身世也首言泊居池館適見紅槿已壁遠亦蕭疏而日光風緒亦自淡然無情也憶昔張翰思鱸李衡種橘皆見幾而作我之負此二人多矣且十口之家寄食依兩川之兵憂與未息其何堪於漂泊哉然時節則黃花正發催飲重陽之酒將從何處登高極目長望二京之地耶此見念不忘君

渚宮亂後作 〇在江陵楚地也

鄉人來話亂離情。淚滴殘陽問楚荆。滴一作滿 白社已應無故老。遠十八賢董成社於潯陽白社 清江依舊遶孤城。高秋軍旅齊山樹。昔日漁家楚野營。唐百家詩作楚營 牢落故居灰燼裏。[illegible]野蔓上牆生。

此因鄉人談亂故淚滴殘陽而問荊楚之[illegible]如也想白社之盟已無故老而淸江之水[illegible]但當軍旅滿於齊山之樹漁家之野營[illegible]世亂若此吾知其居兵燹之後黃花野草[illegible]而生也其牢落焉何如耶〇廖謂黃州宜春上[illegible]云是在必宗扁楚故問其鼠後何如說詩如此亦太[illegible]詢亂已此故鄉人自楚而來問以楚事本則感起事而思故人居未必家鄉何在楚也

蜀中

淸遠江淸碧簟紋。小桃花遶薛濤墳。薛濤字洪度成都之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元微之嘗寄詩[illegible] 朱橋直指金門路。粉蝶高連玉壘雲。[illegible] 窗下斷琴翹鳳足。波中濯錦散鷗羣。成都有濯錦江 子規夜夜啼巴樹。不並吳鄉楚國聞。並猶言同也

此蜀中人物景象也首言蜀江之水紋如碧簟而薛濤之墳則有桃花遶之焉若金門玉壘皆蜀中之勝槩朱橋則直指其路粉蝶則高連其雲此成都景象也五六言琴翹鳳足錦散鷗羣末言子規之鳥產此地而且夜夜啼於巴樹則習聞其聲自無悲思之感有不同於吳鄉楚國偶一聞之者已

張泌

晚秋過洞庭

征帆高掛酒初醒。暮景離情兩不勝。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過平聲 澗石驚龍落夜潭。潭一作澤 莫把羈魂弔湘魄。屈原投湘水死故曰湘魄漢賈誼謫長沙有文弔之 九疑愁絕鎖煙嵐。九疑山名舜葬于此

首言客帆高掛正當酒醒之時此日斜之景乃感離鄉之思皆有所不堪矣乃若望中所見雲夢之北晚霞千里洞庭之南霜橘一洲而且溪風送雨而過於秋寺澗石驚龍而落於夜潭湖中景物則有如斯也今吾來此不必將羈旅之鬼作詞賦以弔湘魄以愁絕之處九疑山色嵐烟鎖斷不堪更爲懷古耳

此正第二句意

題華嚴寺木塔 宇文愷以京城之西近昆明池地勢微下乃於永陽坊莊嚴寺建木浮圖高三百三十尺周一百二十步今謂木塔

六街晴色動秋光。雨霽憑高只自傷。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橋斜日照咸陽。休將世路悲塵事。莫指雲山認故鄉。回首漢宮樓閣暮。數聲鐘鼓自微茫。[illegible]

此言雨霽之時六街晴明已覺秋色浮動而我憑高極目感[illegible]實思亦自傷其懷[illegible]中所見惟烟浮於渭水日照于咸陽而此心不能自已寧非有感於是[illegible]世路之塵事而悲之[illegible]山迢遞[illegible]指之而認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愁思此[illegible]自傷之至[illegible]自[illegible]以自[illegible]耳[illegible]漢宮樓臺日暮數聲鐘鼓亦自微茫[illegible]之[illegible]能不登望而傷遠目耶[illegible]亦[illegible]其意

〇二聯自傷之景三聯自傷之情末聯兼情景而言之總見木塔之高也

邊上

戍樓吹角起征鴻。獵獵寒旗背晚風。千里暮烟愁不盡。一川秋草恨無窮。山河慘淡關城閉。人物蕭條市井空。只此旅魂招未得。宋玉有招魂篇 更堪回首夕陽中。

首言戍樓所吹之畫角驚起南征之鴻雁而晚風振動旌旗獵獵然當此之時見千里之間暮烟不盡愁亦與之不盡一川之上秋草無窮恨亦與之無窮而且時復見山河慘淡而關城閉鎖人物蕭條而市井空虛極目有蒼涼之感矣使我旅魂落落欲招未得此時已極淒涼更回首而望於斜陽之下寧不愈增其遠哉夕陽亦物有曲也

8 長安道中早行

客離孤館一燈殘。牢落星河欲曙天。雞唱未沉函谷月。函谷亦號雞鳴關用孟嘗君田奔事 雁聲新度灞陵煙。灞陵文帝陵也 浮生已悟莊周夢。莊周夢一作[illegible] 壯志仍輸祖逖鞭。晉中與書祖逖與劉琨中夜聞雞起坐曰若四海鼎沸吾與足下相避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長恐祖生先人着鞭耳 何事悠悠策羸馬。此中辛苦過流年。

莊子云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故云浮生

此言旅館燈殘客方就道正值星河散落天色欲明之際故雖雞鳴而函谷之月猶在雁新度而灞陵之烟尚存也是詩也思富貴如浮雲吾已悟莊周之夢功名之遠建仍輸祖逖之鞭夫浮生似夢而壯志多違如此今又何事策馬長安勞苦而度流年耶此自惜功業之無成也

8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青草[illegible]湖之[illegible]也 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村落夕陽邊。

此言洞庭浩蕩景物淒涼終日泊釣船於菰蒲之畔適見青草浪來齊當三月之渡綠楊花滿飄撲一溪之烟余乃泊舟於此情既傷春宜勿舉目遠望而尤無限更甚更無酒錢耶而余尤有感者漁舍數椽不成村落空掩映於夕陽之下不更見江景之蕭然哉此正應首句處

8 春日旅泊桂州 桂林 〇許渾

暖風芳草竟芊綿。多病多愁損少年。弱柳未勝寒食雨。勝平聲 好花爭奈夕陽天。溪邊物色宜圖畫。林畔鶯聲似管絃。獨有離人開淚眼。強憑杯酒亦潸然。[illegible]

首言春風和暖芳草芊綿然此景物而加以多病多愁足損少年之懷抱也且弱柳而經寒食之雨好花

思歸

暖絲無力自悠揚（暖絲，游絲也）牽引春風斷客腸。外地見花終寂寞，異鄉聞樂剩悲涼（一本作凄涼）。紅垂野岸櫻還熟，綠染回汀草又芳。舊里若為歸去好，子期凋謝呂安亡（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如流水子期死伯牙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也○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首言遊絲飄蕩牽引春風對此而客腸欲斷焉夫其所以腸斷者好花在眼而外地終成寂寞繁音在耳而他鄉亦甚凄涼觸處皆斷腸之端也若櫻桃熟而紅垂於野岸芳草生而綠染於回汀是則春光易去而知己知音之友又復凋零固不如歸去之為愈也其能無思舊里哉

逢東吳王（王一作主一本作主）

十年身世各如萍（萍一作蓬），白首相逢淚滿纓（纓，冠帶也）。老去不知花有態，亂來惟覺酒多情。貧疑陋巷春偏少（論語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貴想豪家月最明。獨對一樽開口笑（笑見前注），未衰應見太階平（晉書太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長楊賦玉衡正而太階平）

首言萍蹤漂泊爾我相同別已十年今幸相逢而鬢絲初見所以灑淚沾巾也若花則固有態酒非有情荐無偏少月并倍明而老去亂來則不知有態而惟覺多情矣有貧有貴則陋巷生疑而豪家貴想矣次聯道其身世之故三聯寫其平昔之情文情似婉而意甚切至末承上來謂志雖未得然且對一樽而開笑口開其未甚衰憊太平則猶可待也此見友朋相慰藉有不能忘世意

灞陵道中

春橋南望水溶溶，一桁青山倒碧峯。秦苑落花零露濕，灞陵（灞陵一本作漢陵）新酒撥醅濃。青龍天矯盤雙闕，丹鳳褵褷隔九重。萬古行人離別地，不堪吟罷夕陽鐘（灞水有橋唐人謂銷魂橋長安人送別於此）

首言灞水溶溶青山倒映而秦苑落花因零露而濕灞陵新酒以醅撥而濃皆道中所見之景也若回首長安夭矯青龍盤旋於雙闕之內褵褷丹鳳遠隔於九重之中是灞陵乃萬古送行之處當晚鐘初動料日將傾猶復對此長吟也悠悠道路其將何以堪此哉

關河道中

槐陌蟬聲柳市風，驛樓高倚夕陽東。往來千里路長在，聚散十年人不同。但見時光流似箭，豈知天道曲如弓（老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反其意用之蓋怨之之詞也）。平生志業匡唐舜（唐謂堯也），又擬滄浪學釣翁（滄浪見前注）

此因志業不遂悵然思歸而作也首言關河道中蟬噪槐陰風來柳畔而驛樓則倚於夕陽之外焉是地也往來有千里之遙而路長在聚散經十年之久而人不同但見時光日去如箭之快而天道多私如弓之曲有不勝其懷款者已以我術念生平昔欲致君於堯舜而乃負其初願擬向滄浪長作漁翁以沒世也外此將復何求哉

秋日早行

馬上蕭蕭襟袖涼，路穿禾黍遶宮牆（禾黍見前注）。半山殘月露華冷，一岸野風蓮萼香。煙外驛樓紅隱隱，渚邊宮樹暗蒼蒼。行人自是心如火，兔走烏飛不覺長（烏兔喻日月）

此言秋時馬上襟袖生涼路穿禾黍之中遶於宮牆而去其時尚早故見半山殘月而露華清冷一岸野

風而遡游飄香也若夫曙樓隱隱紅於天烟之外宮樹參差帶於洲渚之間此皆早行所見者要之景色雖佳而我歸心甚迫足以光陰易邁自不覺其悠長耳此形汲汲遲征意

嘆落花

一夜霏微露濕烟曉來和淚喪嬋娟（喪去聲）不隨殘雪埋芳草又逐春風上舞筵（[illegible]）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金鈿（西子西施也謝娘謝道韞也笑靨金鈿皆喻落花）飄紅墮白堪惆悵少別穠華又一年（[illegible]）

此言烟露霏微皆所以速花之凋故曉見露濕烟濕花和淚而喪此嬋娟之美也乃若花亦有情不隨殘雪以埋沒乎芳草之內又逐春風而飄蕩於舞筵之間於以擬其形容如西施去時而遺其笑靨謝氏行處而落其金鈿吾見落花已飄一紅墮白往往令人惆悵者穠華滿眼少焉相別又復一歲人生有盡能逢幾度看花耶

貴公子

大道青樓御苑東（曹子建美女篇云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也高樓臨大路）玉闌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院朱鬣馬嘶楊柳風（[illegible]）流水帶花穿巷陌斜陽和樹入簾櫳（[illegible]）瑤池宴罷歸來醉（瑤池玄圃仙人所居）笑語君王在月宮（[illegible]天子之宮也）

首言青樓臨於大道乃在御苑之東其闌則以玉為飾杏如仙杏花正壓枝而紅也爾其犬帶金鈴時吠於梧桐之院馬依朱鬣常嘶於楊柳之風所居之宅流水既帶落花而穿巷陌斜陽又隨樹影以入簾櫳

景色已極其清華已至於身臨貴顯常得侍宴宮中如在瑤池之上既醉而歸笑說君王在深宮之內丕異廣寒清虛之府蓋由其出入禁中得親君側故能彷彿道之耳○笑語別作笑說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五陵見前注）午夜清歌月滿樓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下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魏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史記信陵君公子無忌也）南國佳人號莫愁（莫愁見前注）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

此追遊昔遊之事也首言昔曾遊於五陵而午夜清歌月且滿於樓臺焉是時燭樹通宵似乎當晝露桃成錦不分秋歟同遊者皆如無忌之豪華歌舞者若莫愁之妙麗此皆勝遊之事今已不可復得追思若夢所見夕陽之下惟水東流而已○首句一篇之主下五句皆遊事末見憶昔意

春日

忽覺東風景漸遲野梅山杏暗芳菲落星樓上吹殘角（金陵記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吳都賦亭候於落星之樓）偃月營中挂夕暉（陸士衡論孫權曹公來築營於濡須在濡須塢以拒之狀如偃月號偃月營濡須塢今屬無為軍也）旅夢亂隨蝴蝶散（蝴蝶見前註）離魂潛逐杜鵑飛（杜鵑見前注）紅塵遙隔長安陌芳草王孫暮不歸（芳草王孫見前注）

此春日在吳觸物懷歸而作也首言吾於客中忽覺春色之遲遲野梅山杏亦芳菲菲其蔽日焉時則殘角吹於落星之樓上夕陽墜於偃月之營中此皆有以動吾思歸之念者也所以羈旅之夢旋隨蝴蝶而散別離之魂又逐杜鵑而飛宜乎其早賦歸歟久矣今者回首長安似見紅塵滿陌而芳草青青王孫未迴此情當何似耶

雪夜泛舟遊南溪

大江西面小溪斜入竹穿松似若耶（若耶溪名）兩岸嚴風吹

玉樹(謝惠連雪賦 林挺瓊樹)一灘明月照銀沙。因尋野渡逢漁舍。更泊前灣上酒家。去去不知歸路遠。棹聲烟裏獨嘔啞。(杜牧阿房宮賦 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首言大江西去至於南溪入竹穿松有似乎若耶之景也乃當雪時風吹兩岸之樹與玉爭瑩月照一灘之沙皆銀比白因尋野渡而逢漁舍更泊前灣而上酒家此皆泛舟之事也至於去而忘遠棹聲嘔啞乃在雲烟之內不更見其夷猶自得哉 二首聯南溪次聯雪夜下皆泛舟也

謁巫山廟

亂猿啼處望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宋玉有高唐賦)水聲猶似哭襄王。(楚襄王遊於巫山之陽與神女遇神女謂襄王曰妾巫山之女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朝暮暮陽臺下。為雨為雲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鬬畫眉長。

首言未至廟時從猿啼之處望高唐而往路入於烟霞之內而草木皆香也自其路中之景言之崔嵬山色未能忘宋玉之情多咽水聲猶似哭襄王之夢斷至今清泉翠嶂亦蕭寂寂無聲矣若當時神女朝暮在陽臺之下一為雨為雲而楚國已亡若見朝朝猶在雲雨一驕之事楚國不能久存則豈似洎之足以亡國而為戒之為荊唐為謂亦甚無謝於國也至於廟亥旣去廟前之柳春日爭妍空似與畫眉鬬長者芳容掩鏡香消成灰銅雀馬嵬千古一嘆其為惆悵又豈有甚於此者哉

南昌曉眺

南昌城郭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接天。芳草綠邊仙尉宅。(前漢梅福曰生為我酷身為桎梏形為我辱智為我毒於是棄南昌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學道也江人以為仙去)落霞紅襯賈人船。(賈音古)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詩唯[illegible]嘒嘒[illegible]寒蟬鳴[illegible]蟬嘒嘒以[illegible])怪得逸多秀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晉庾亮見前註◦王勃滕王閣序曰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

此言南昌城郭枕於江烟之處而漳水悠悠其浪又接天而來也中四句皆言所見所聞之景末言地多吟咏之客樓傍斗牛則又有吟咏之處總以形人地之勝耳◦晉書亮在武昌諸佐吏登南樓彼而亮至樓在武昌與南昌無及此只是借形語廖謂樓在江州即南昌其不可信如此

咸陽懷古

城邊人倚夕陽樓。城上雲凝萬古愁。山色不知秦苑廢。水聲空傍漢宮流。李斯不向倉中悟。(見李斯傳 長笑溷鼠注)徐福應無物外遊。(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生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也)莫怪楚吟偏斷骨。野烟蹤跡似東周。(周平王東遷都洛陽故曰東周◦論語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詩專傷秦事也言當夕陽之時倚樓而望見城上之雲凝結萬古之愁焉此地為秦時舊都秦苑一蕭山色若不知其廢漢宮鬱鬱水聲空傍之而流一發興嗟其所以為萬古之愁也若夫秦之致此李斯逐客不先悟於倉中徐福求仙徒遍遊於海上所以楚客之吟悲堪斷骨而野烟茫昧長望咸陽亦似東周離之日也◦廖解兼傷秦漢不知第四句亦只指秦而言耳◦史記始皇所遣徐市非徐福也郝註誤◦太平廣記秦始皇時大宛有鳥銜草覆死人面皆活鬼谷先生曰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株可活千人始皇遣徐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

綏州(今屬延安)

雕陰無樹水南流。(綏州即秦上郡雕陰道也黃河在其東並城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赫連[illegible]城雉堞之盛◦中在南黃帝冢在焉故云古帝州)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明妃去日花應笑。(明妃昭君別號也詳前註)蔡琰歸時鬢已秋。(後漢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材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帛贖之而重嫁於董祀祀為屯田都尉)一曲單于暮風起。(一本作烽起[illegible])

功勳碑碣今何在，不得當時一字看。

言瑜生當國步艱難之日，山川龍蛇，其血漫漫而長流於野矣。自瑜一出交鋒而退，魏帝之旌旗委質而安吳王之社稷，眞所稱王佐之資也。今者廟貌空存，但見雨餘草長，風起花殘，雖功業常存，欲求當時之筆蹟一字亦且無得矣，惜哉。

王表

清明日登城春望寄王使君

春城閑望愛晴天，何處風光不眼前。寒食花開千樹雪，清明日出萬家煙。興來促席唯同舍，陶淵明停雲詩安得促席說彼平生醉後狂歌盡少年。聞說鶯啼却惆悵，詩成不見謝臨川。晉謝靈運曾爲臨川內史

首言登城閑望愛此晴天，無處風光不來於眼前也。春憑高則舒遠目，天晴則無障翳，所以處處皆見耳。夫所謂風光者，寒食花開而似雪，清明日出而生烟，千樹萬家乃見其爲處處也。若其興之來也，則與同舍之人促席而飲，及其旣醉也，且與少年之輩狂歌而樂。倘不得與使君相見，能不聞鶯聲而惆悵哉。謝靈運比王使君。前四句登城春望，下四句述其事以寄之也。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二年第二人進士，授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有集傳於世。

送宮人入道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漢武帝內傳七月七日王母降於帝宮之大殿，母令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昭陽殿名旦暮焚香遶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異苑曰：魏陳思王遊山，忽聞空中有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唐陳羽步虛詞曰：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宮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玄虛。○玄虛一本作空虛。

言宮人願與仙女相隨作伴而行於王母之前，所以思入道也。及其入道之時，初戴玉冠，猶誤作宮人之拜；欲辭金殿，已別稱道家之名；而且碧落新齋之磬將依於昔，漢昭陽舊賜箏樂還進於君王。入道之事固有如斯者已。若乃旦暮焚香遶壇，星斗於虛上步虛之曲，猶時雜以按歌之聲，其情態爲何似耶。

崔珏與趙光遠一時人也

岳陽樓晚望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捲席，湖中西日倒銜山。懷沙有恨騷人往，屈平作懷沙之賦自沉汨羅而死鼓瑟無師帝子閑。帝子鼓瑟見前註何事黃昏尚凝睇，數行煙樹接荆蠻。詩蠢爾荆蠻○左太冲吳都賦包括於越跨躡荆蠻

首言樓前之景，乾坤一望，洞庭千里之遠，盡是雲水。釣艇往來如萍不定，則且去而復還焉。時有北風斜捲席而入於樓上，落日倒銜山影而映於湖中。樓所見之景如此，寧不因之而生懷古之思乎。以楚事言之，屈子懷沙雖已久矣，猶湘妃鼓瑟亦無師而自閑。此時懷古之情悠悠然未已，其何事於黃昏之候，尚凝睇遠望，覽此數行烟樹蒼然而接於荆蠻之地耶。

哭李商隱

虛負凌雲萬丈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一生襟抱未嘗開。鳥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鳳不來。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註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良馬足因無主踠，廣韻註踠屈也○戰國策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由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詩意驥足一日千里而困於鹽車義山不遇而死如良馬之足不見知於主也舊交心爲絕絃哀。絕絃見前九泉莫歎三光隔，九泉見前

注○三光日月星也

又送文星入夜臺　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郗嘉賓王謝千秋養夜臺

首言商隱有才而不見用所以一生懷抱未嘗得開也今其人不可復作則鳥啼花發而人已遠去知作死樹而鳳不再來已由商隱之生平知良馬之足因無主而踟躕於藝下由商隱之不作則書友之心因絕絃而窮痛於故人無非惜其負才而不遇也若九泉之人雖與三光相隔而君歸夜臺是送文星而入照其間已夫又何庸致嘆哉此二句開說有無限悲感意正與首句相應夢謂商隱於九原之下莫嘆與三光相隔便與下句文義不屬○唐書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鴛鴦

翠鬣紅毛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烟島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映霧盡迷珠殿瓦。霧一作映○晉書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作鴛鴦文也

逐梭齊上玉人機。古詩云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言綺繡 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此見鴛鴦戲舞於夕陽之下而知水禽雖多情之似此禽者蓋少矣是鳥也雖則交頸並足雖暫分烟島之中其雛未幾猶回首而相盼只渡寒塘之小其去不遠亦連翼而共飛此其情之所以少似而稀舞時則羽之幽若鴛鴦之尾躍於珠殿瓦露則應盡迷鴛鴦之譜並錦於錦機逐梭則其聲上此見其歌聚逐梭亦且盡逐齊上蓄自其回首共飛推而言之也至於採蓮之女蕩槳而歸感物興懷有不勝其歆羨者此其情又當何似耶○二句相聯句法下又本二句來全詩有相生之法

李後主

九月十日偶書

晚雨秋陰酒乍醒。感時心緒杳難平。黃花冷落不成豔。紅葉颼飀競鼓聲。背世返能厭俗態。厭平聲 偶緣猶未忘

多情。晉王衍曰上聖忘情下愚不及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自從雙鬢斑斑白。不學安仁却自驚。晉潘岳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賦云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言當說酒醒之後忽有感而難平並時過景遷黃花雖冷落而無豔紅葉颼飀而競鼓此時物不同而與俗偕至避俗而與世相背能世而無乃情而與世爲多情則猶未遺此又身之所以爲獨矣也而余更有感者雙鬢斑斑安仁以爲之作賦以寄其情不學此而時序無停此心則已驚矣安得而余也平耶○一二句一篇之主下皆見難平處

秋鶯

殘鶯何事不知秋。橫過幽林尚獨遊。老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點入烟流。栖遲背世同悲魯。詩北山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註偃仰言事須勞也○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謂不得時也 瀏亮如笙碎在緱。

王子晉七月七日於緱氏山吹笙乘鶴而仙去 莫更留連好歸去。露華淒冷蓼花愁。

此托詞以諷人之不知止也首言殘鶯已秋矣爾尚何爲不知而橫過於幽林乎是鳥也聲之百般深黃之色歷春夏而已老聲猶百般令人傾耳而聽一點深黃之色經春夏而深去雖一點見其入烟而飛北所謂不知秋也思其與時相背已如鳳德之衰而悲於魯國乃其猶未已復知絲笙之瀏亮而弄於仙山是則朔不知集卷不知還宜勿留連而早歸當今華之冷紅蓼生愁秋光寥寂豈可以殘勞而終不知之義○此蓋鶯以諷世之詩

病起題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輕。杖藜巾褐稱閑情。爐開小火深回暖。溝引新流幾曲聲。暫約彭涓安朽質。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顓頊玄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以養生治身爲事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後不知所之○列仙傳涓子齊人著天人經○三玄真

唐詩鼓吹箋註十卷 通行本

金元好問編

國朝錢朝鼒王俊臣註王清臣陸貽典箋朝鼒字次鼎俊臣字子顧清臣字子清貽典字敕先並常熟人唐詩鼓吹舊有郝天挺註明萬歷己卯新會廖文炳重爲補正增以詮釋名曰唐詩鼓吹註解大全朝鼒等又以廖所註解爲未善復删改以成是編其實三家所註相去無幾廖固不足服郝四人亦未能服廖也惟其僅改廖解未改郝註又以廖註與郝註別列朝鼒等補註與廖註又別列其字句異同郝註稱某一作某朝鼒等所加則變文曰一本作某尙可以尋舊本之迹較明人臆改古書淆亂不可復辨者差爲勝之耳

宋金仁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六卷

〔元〕金履祥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濂洛風雅六卷》提要

濂洛風雅序

濂洛風雅者仁山先生以風雅譜婺學也吾婺之學宗文公祖二程濂溪則其所自出也以龜山爲程門嫡嗣而吕謝游尹則支以勉齋爲朱門嫡嗣而西山北溪撝堂則支由黄而何

而王則世嫡相傳直接濂洛程門之詩以共祖收朱門之詩以同宗收非是族也則皆不錄恐亂宗也詩名風雅其實有頌而變風變雅則不錄夫惟聖人聲入心通鳥鳴蟲語皆發天機而契性真蕘歌牧唱皆風雅也大

賢以下必慎所感古之學者絃緗之音不離於手歌咏之聲不離于耳胸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陶練性情涵養德器莫善於詩詩取其正以風雅存濂洛以濂洛廣教學者

慎所感也夫詩有三體曰賦曰比曰興一句之中皆具賓主竊嘗隅舉文公之詩咏而玩之如云昨夜江邊春水生比也爲有源頭活水來亦比也皆賓也吾心中有生生不息之春水活活而來之源泉則賓中主也而生有由生來有由來則主中主也能於賓中見主於主中見主中主則萬理一本萬派同源可於風雅中見濂洛且可於自心中見周程而且使凡有心者之皆可爲周程也此仁山先生以風雅垂教意也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濂洛風雅序

濂洛乃宋儒講學傳道之邦也所言者道德所行者仁義安有風雅之名哉不知人之生也有性必有情有體必有用即聖門教人依仁則游藝餘力則學文未嘗離情以言性舍用以言體也但發而中節與否則在人而不在天金仁山先生從遊何王二先生之門得上紹紫陽傳勉齋之派升堂入室而道統賴以不墜既著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慮後之學者徒知務本為重不知有玩物適情之義未免偏而不全執而鮮通大失先賢垂訓之本意是誰之過與于是毎讀遺編見其中有韻語可以正人心可以敦風俗可以攷古論世者撮而錄

之使人洗心滌慮非勸則懲扶道之功何大也茲編僅百餘頁乃先生親手鈔太裔孫律藏之巳久今附刻文集之後屬予序嘗曰采擇手錄寧簡毋濫之意望海內見此書者勿以罣一漏萬爲憾則茲編可當三百篇讀矣檇李後學戴錡書時雍正十年夏四月六日

濂洛風雅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忟懣悲愁之態不若和平沖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謂非細故也艮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徐畏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不分類例然皆涵暢

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乎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鋟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吹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尊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六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皆元貞丙申四月既望石泉唐艮瑞撰

濂洛風雅

濂洛詩派圖

周濂溪

邵堯夫　張橫渠　程明道　程伊川

呂芸閣　游廣平　尹和靖　楊龜山　張思叔　呂榮陽　謝上蔡　胡文定

曾茶山　胡致堂　胡五峯　劉屏山

張南軒

徐逸平　羅豫章

朱韋齋　李延平

朱晦菴

呂本中　陳了齋　鄒道鄉

林拙齋

呂東萊

鞏栗齋　時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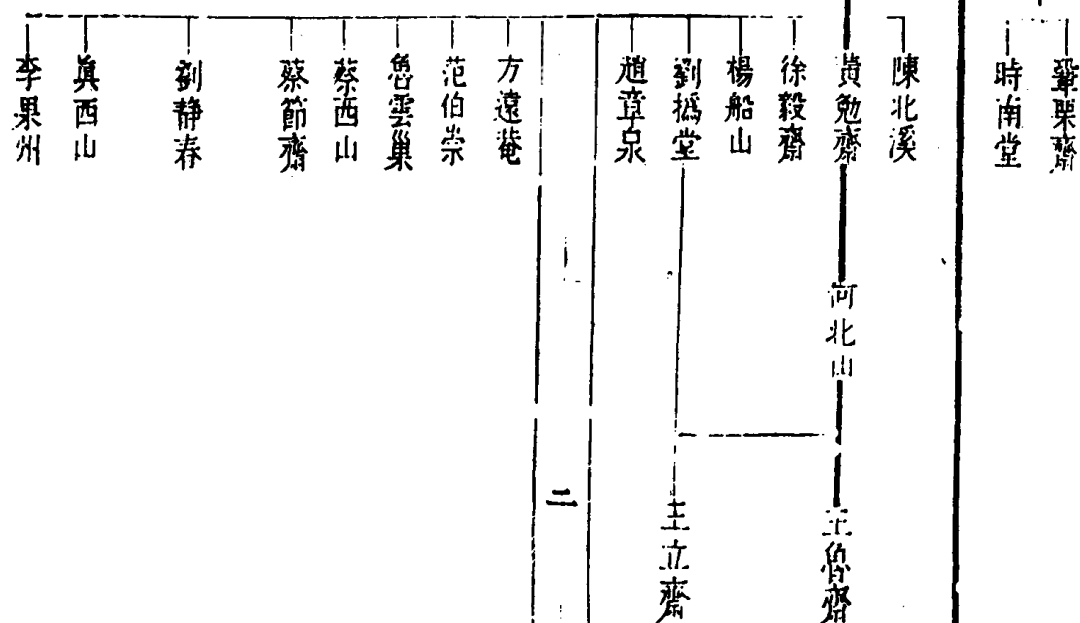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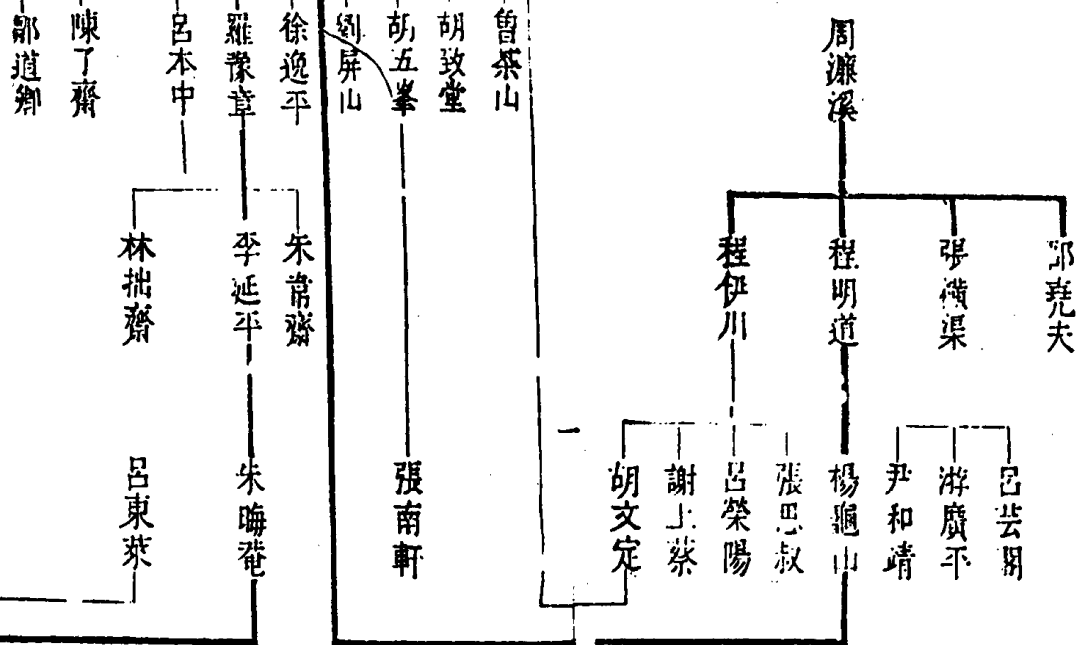
陳北溪　黃勉齋

何北山

王魯齋

徐毅齋　楊船山　劉撝堂　趙章泉

王立齋

方遠菴　范伯崇　魯雲巢　蔡西山　蔡節齋　劉靜春　眞西山　李果州

濂洛風雅姓氏目次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諡元公湖廣道州人
程顥字伯淳號明道諡淳公河南洛陽人
程頤字正叔號伊川諡正公河南洛陽人
張載字子厚號橫渠諡獻公陝西郿縣人
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北直涿州人
游酢字定夫號廣平官侍御建州建陽人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諡文靖福建將樂人
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藍田人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官侍講河南洛陽人

呂希哲字原明號滎陽東萊人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胡安國字康侯諡文定福建崇安人
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諡文質福建羅源人
陳瓘字瑩中號了齋諡忠肅延平人
鄒浩字志完號道鄉官侍御晉陵人
徐叟字存誠號逸平
呂居仁字本中
曾幾字吉甫號茶山諡文清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福建崇安人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福建崇安人
劉彥冲字子翬號屏山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諡文靖福建劍浦人
朱松字喬年號韋齋官吏部徽州婺源人
林之奇字少穎號拙齋官宗承
朱熹字仲晦號晦菴諡文公南直婺源人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諡成公浙江金華人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諡宣公四川綿竹人
黃榦字直卿號勉齋諡文肅福州閩縣人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諡文定漳州龍溪人
徐僑字崇父號毅齋諡文清浙江義烏人
楊與立字子權號船山本貫福建浦城人遷居蘭谿
劉炎字潛夫號邇堂
趙蕃字昌父號章泉
方士繇字伯謨
范念德字伯崇
曾極字景建號雲巢
真德秀字景元號西山諡文忠福建浦城人
李仲貫字道傳號輿州官兵部

鞏　豐字仲至號栗齋浙江武義人
時　瀾字叔觀號南堂
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
蔡　淵字伯静號節齋西山子
葉　采字仲圭
劉　圻字晦叟號篁㮚
何　基字子恭號北山謚文定浙江金華人
王　栢字會之號魯齋謚文憲浙江金華人
王　偘字剛仲號立齋浙江金華人

宋金仁山先生選濂洛風雅卷之一

濵海後學趙元祚　金華後學黄廷元較
構李後學戴　錡　鑒定　十八世孫　律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參閲
潢水後學章藜照

古體

拙賦　周濂溪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顔樂亭銘　程明道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苟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王立齋曰：顏子故居所謂陋巷者，猶有井存焉。孔周翰爲浚其井，而作亭於其上。程子故爲銘之。惟程子師周子，每令尋顏子之樂處，而程子每自得於心目之間。故于此亭，因孔顏之胄裔，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於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得意，則庶幾乎。

邵康節銘

嗚呼先生，志力豪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四箴

顏淵問克己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于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女誡　張橫渠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皐皐，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雝，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欽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遂爾提提，爾生引　失去一字不敢擅加

大順城銘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脊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强。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謀謨于朝。詢士於野。鉞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强。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稼曹。軍師卒正。交口同辭。樂賛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

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銎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長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闘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謀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隍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謀其旋。揮士而守。撫民而遷。書勞賞材。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嘗欲請兵五千。横行匈奴。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慶曆間。文正公築大順城。屬先生爲記。按此時先生二十一二歲耳。王立齋曰。張子此時。猶有談兵之意。然篇中辭義高古。而整軍經武之事。實足以見萬全之策。所謂句句是事實。視出車采薇之作。亦庶幾乎。

君子吟

邵康節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曰興。與利曰廢。君子尙德。小人尙力。尙德樹恩。尙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生。樂善善作。君子行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絶。

小學題辭

朱晦菴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

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有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仁與義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有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罔敢或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王魯齋曰。夫子答仲弓問仁一段。即敬恕之道。此先生早年作。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
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王魯齋嘗批註又講于天台今櫽括其意分為十章一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

八章間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以終之古語
善御者折旋蟻封之間 ○易入聲處去聲

讀易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沭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體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本義補 程傳

靜江府虞帝廟碑詩

虞山之土灕水之滸誰修虞祀九歌招舞有翼張侯
牧北南州懷帝之仁答其祐休敢瞻祠宇頹剝支拄
明靈弗彌淫俶駢伍乃教綱紀乃毀乃攻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饗來祇
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帥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恭己當天雲行雨施惠于來世億萬斯年
穹天溥地峙嶽流川矧是卉裳皆惟聲教愀然見之

典起則效于隆于孝臣力其忠矦拜稽首惟帝之功
淫俶謂廟中舊有武侯香火及庳象之像也南軒先生皆撤而棄之水至象有諫者曰帝甚愛此弟先生曰愛之者帝舜一人之私恩去之者天下後世之公義

六君子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晉通書圖太極黃山谷斤周茂叔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與自家意思一般

明道先生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楊禮記註當作陽 如陽氣之休物）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訂頑西銘 廣居仁也）

先生少喜談兵後又出入于釋老反求六經東見二程淳如也晚年攻釋氏之病中其隱微皐比虎皮也先生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二程子至次日虎皮不設曰吾說皆亂道今有二程至諸君可師之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裡乾坤

天根二句用先生詩先天圖乾在上一陰生于姤所謂月窟也坤在下一陽生爲復所謂天根也末二句亦先生詩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旌忠愍節廟銘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奪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雍孤弗遂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墓帝有閑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憐孰嘆孰烝孰嘗孰克孰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彝增崇麗牲有碑螭蟠蝕負屭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張忠文公叔夜勤王鄭成愍公驤守同州皆死于節信州守臣王自中爲之請立廟于其鄉

劉少傅銘　子羽

大誓皇德曰吹其否復昇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卻于秦偪仄飄搖
一士之得厥猷以昭再歸于梁又相尋死亦障其衝
杖績愈倩岷峨既奠江漢滔滔乃職于佚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攙口嗷嗷載北載南役貶其褒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予展秋林我泉我寄不淺
暮年壯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
克咸厥功豈不咸之又毀于成詩勸來者示其代聲

祭延平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俱與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淮時豫章傳得其宗

一簞一瓢凛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
惟道自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
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
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
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頤昭融萬變並酬
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婆娑丘壑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
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搜禪嗚呼先生而止于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

介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
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
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殁
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
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
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于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
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于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
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恨
儀型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
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文公自言始初爲學好爲儱侗宏闊之言後從李
先生皆不謂然久之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其味深長蹊徑不
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
流于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此延平師友傳
授端的文公之學實得于此精義造約至浮雲太

虛一叚益發此旨

鄧廸夫敬論先生曰心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韋齋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

玉山汪公應辰帥閩禮延先生至而暴卒

讀書樓銘　張南軒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逹天心天心煌煌
聖謨洋洋有赫其傳畀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
孰訓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味厥旨章句是鑿
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于暨
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
側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
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乎乃躬
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卓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
聖豈予欺實發于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
若泉始逹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
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
則或庶幾

王魯齋曰此篇駿健通逹足以起千載之沉痼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類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白
無面知垢其類則即不體雖濕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黯也實自成齒
本白而我自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
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
玉蓋日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
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
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
訓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
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淵全而未壞貴常以不
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莫若不武之
武人然

慈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語言
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收爾所動無窒其通
貞爾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存保于中守之克固
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惕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惰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爲石子重作

維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喪厥命。惟聖有作。
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
俾爾由[illegible]。而學[illegible]。[illegible]辭日滋。自首章句。
假假何之。傳于周子。[illegible]探其源。以識其大。
立象垂[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
實[illegible]其[illegible]。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illegible]其全。則無不總。
有[illegible]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
莫闡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
有屹斯閣。尤溪之[illegible]。[illegible]三子。[illegible]孔明。儼然其秋。
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祠。
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
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遠而。
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頤齋銘 爲牛文叔作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息。伊昔君子。
兢思其艱。嚴其樞機。立其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
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
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已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
動靜逖咨。若響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罔不慥慥。
勉哉弗渝。是敬是保。

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
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
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摧。維一其心。
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南軒書院有諸葛忠武侯畫像。乃唐閻立本筆。文公謂敬夫盍爲之贊。先生援筆立就。文公嘆其左方。以爲非深知忠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

靜江勸農詩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是履是闢。嗟爾農夫。
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惟生在勤。勤則及時。
惟時之趨。時不爾遲。浙浙甘雨。齊我下土。習習其風。
和澤乃普。往即爾耕。惟力之深。往時爾苗。勿倦其耘。
于旦于夕。自遂自達。爾曰勿忘。汝生孰遏。惟天之心。
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既穫既實。既堅既好。
爾稷既同。先養爾老。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既迄有年。
復思嗣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誡。俾務于本。惟土物愛。
不念其本。則越其忌。所忌既越。害斯百罹。嗟爾父老。

其告其愉爾之有生。君實覆汝。尊君親上。其篤勿忘。
小心畏忌。率于憲章。榮爾父老。救之孝弟。孰無父母。
與其同氣。反於爾躬。孰無愛敬。自是而推。焉往不順。
嗟爾父老。勿替諄諄。其來從。訾厲其身。告以禍患。
使其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惟國之法。弗革其垂。
使爾知避。豈欲爾施。爾或自蹈兮。叔兮惕易使兮懷。
寘于爾衷。於赫聖王。敷德流澤。布宣弗厲。時予之責。
嗟爾父老。助予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勗以今日。
勸相丁郊。乃作此詩。以慰爾勞。咨爾父老。尚演厥義。
其諷其歌。于鄉于里。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

自古有年。

右慰熙陽春二十四章章四句

南康別朱先生　劉靜春

巖巖康廬。滔滔彭蠡。雲烟慘淒。風日清美。昔予懷思。
夢寐千里。云何今日。登臨乃爾。虞廬巖巖。彭蠡滔滔。
今夫其逝。而仰其高。回旋是間。冲歡意消。云胡不歸。
勞心忉忉。有翩其羽。載飛載下。暮棲于林。朝集于渚。
既安其止。亦獲其所。伊余云遠。負不遑處。匪水何親。
匪山曷遊。徂年適適。逝不我留。欣懷幾何。亦彼隱憂。
動樂靜壽。含是其焉求。

祭晦菴先生　范念德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汲河維嶽。厥惟孔艱。
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
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嗟咨告期。山哀浦思。
雲愁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將偶禁嚴。會葬者亦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
管官。沿檄檢視坑冶。因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訣
祭于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藍臺
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晦菴先生贊　陳北溪

德秉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
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魯齋箴　何北山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為記以自警。復俾
其友人何基子恭父作箴。褐之。基謂王子非
魯者也。而自以為魯。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
蓋將從事于篤實貶苦之學。以收曾氏之效
也。與其志可謂遠矣。乃為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
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

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尚臣標的始病于魯
竟以魯得匪得于魯而得于資稚固深純樹緊嚴密
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其微是飭日省者三
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問禮聞孝寸累銖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為理融液彼達如聰
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貞哉王子追蹤在昔
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于魯謂質難易勿安于魯
謂學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稟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廸確乎其志
前哲是述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

攱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于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
侑坐丹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酒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儲常用周
緊井之德勿幕有孚是謂元吉舟附电為井道幾息
潔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來泉之食匪惟食之
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
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為吾之則井泥斯廢
心芽則塞我作斯銘井險是勤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浦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
謂邑為債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惆悵周公氷壺自清
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楷其榿彌千萬年
德人之塋

三君子贊為金吉父書　王魯齋

朱文公

龍門徐叡氷壺的源理一分殊析豪釐言涵吞百川
雷開萬戶灑落荷珠藹然教雨

張宣公

歷疑勇進欲蜺理融濂溪霽月沂水春風先立乎大

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呂成公

片言妙契氣質盡磨八世文獻一身中和手織雲漢
心衡今古鼎峙東南乾淳鄒魯

秋蘭辭

蘭之青青其勢幽幽空山露冷其誰與儔靈均逸矣
高風颼颼灑之清泉植以古甌相彼草木臭味相求
豈無君子德馨與侔

愛月齋箴　為族孫袁作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駸奔是以君子

自强不息。宵已乾乾。夕焉斯惕。惜寸陰。周公待旦。
矧是大聖。罔敢或佚。出作入息。求人莫貴。自暴自棄。
老大傷悲。我年當少。我學不力。以德昧昧。噬臍無及。
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亂幾何。頃顏而巾。爾與襲裘。
爾俊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聰穎明潔。視席靖夷。
於焉不學。鳥獸奚倡。相期爾深。罰勵篤勉。毋視他人。
我監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
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
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工。
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宋金仁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卷之二

滇海後學趙元祚　鑒定　金華後學黃廷元　較
檇李後學戴　錡　廿八世孫　律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滋水後學章黎照、　參閱

古體之次

李仲通銘　程明道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文公取人附錄止此）展兮

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可究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視銘詩。

西銘　張橫渠

橫渠書院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改砭愚曰東銘。改訂頑曰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罷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

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

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

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論天地萬物。俱我同體之意。同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於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

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

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

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古樂府

截近觀漢魏而下。有名正而意調卒卑者。嘗葷舊辭而追正題意。作樂府九篇。末篇謝歌行。今附以見情夸二程。

短簫歌

靈旗指。不庭方。大風泱泱天外揚。短簫歌。歌愷康。明延萬年。繼明重光。曾孫穆如淡翠嘉與萬邦。純嘏有常。

日重光

日重光。天際翔。願言貞明永騰望。乃重輪。淡濱淵。願俯月之恆。協帝俄中天。

度關山

度關山。循九州。省耕寬徭簡明罰。人爲貴兮。哀我人斯。敢予休。

雞鳴

雞鳴喔喔兮。台懷憂。兄弟表裏兮。台心求。黃金門。白玉堂。置酒愷樂。榮華有光。桃傷李僵。爾如或忘。

燕歌行

小雅廢兮。東山不作。哀我人斯。皇心不樂。烝哉斯人。胡然而天兮。王師於鑠。

東門行

古風出東門。我行樂巾綦。今歌東門行。牽衣强留甘餔糜。仗劍去。忽如遺。時淸君去予心哀。

鞠歌行 通志曰古樂府有鞠歌行乃相和歌平調

鞠歌胡然兮。邈予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孜予乎厥修。非行惻兮王汝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羌審已兮乾乾。

王魯齋曰。此古樂府之名。與予嘆道之不行。思欲著書以覺來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分爲三章。第一章乃聖賢憂世之誠。第二章欲托空言以啟來世。第三章嘆作與之難。但言其在我而已。

虞帝廟樂歌辭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睇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神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皇之佑。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山。

虞之陽兮漓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所。聽鸞兮天門。羽毛兮繽紛。俯故宮兮一慨。越宇宙兮無際。無際兮柰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劉屏山棠齋琴銘　朱晦菴

柳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托茲器而猶傳。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遯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弦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

爲予依韻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以投進之。併請穀城老者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聾嘷。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獨猿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歸。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澒濛。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澗

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 我愛陽林春花萱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悄青葱徐行發淸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又格題

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折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及及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覯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𨂻之而莫睹其蹤况是丹青䝉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得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盍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哲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風雩亭辭　張南軒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邱焉於登覽爲曠塏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爲靑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又繫以詞

眷麓之同隩有弦誦之一宮鬱靑林兮對起背絕壁之穹窿獨蕪没之徃來委榛莽其蒙茸試芟夷而却視眾境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旁圍谷幽幽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千旄兮後從帶湘江兮浮綠藐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

閟坊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規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槩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逢予擬名而諏義爰遠取于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跽陳其所事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于事功蓋不忘而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此遡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淵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

訌寂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
實得于予躬循然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工登斯亭
而有感期用力于無窮

夜氣箴　　眞西山

予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
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化而爲宗必齋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床笫之上使慢易非僻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
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
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
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
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
砭常凜凜乎寐惕孟子言外之意

宋金仁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卷之三

滇海後學趙元祚　金華後學黃廷元　較
檇李後學戴　錡　鑒定　十八世孫　律　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潑水後學章黎照　參閱

五言古風

移疾　　張横渠

移疾謝華省閒耕還弊舍扶持便疏慵聽僻逃將迓
遣棋莎徑側暮門梧陰下久矣澄清心永娛桑孤射

古樂府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彌綸憂患前
文公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
竊攘豈甘思瓜李爰足論

書座右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
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
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寄友人

有客厭事事，潔身山之幽。終身不相貸，乃有卒歲憂。有生此有事，簡之成贅疣。澄江本無浪，不如信虛舟。六經乃道要，毋以利心求。一朝與理會，萬境真天遊。伊水正清冷，子行無滯留。西風作夜至，送子馳中流。落月灑殘夢，已著古渡頭。我病強送君，是行良難儔。異時肯門下，誰識東陵侯。

此日不再得　楊龜山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躡蹻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藏。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文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賢亦賢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筴博塞遊，異趣俱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茲茲宅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則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箴臨川學者　呂本中

我思臨川居，欲往意未遂。每懷二三子，歲月多荏苒。後生慎所習，譬若絲在染。未須石軒昂，且欲就收斂。舉動思古人，此志豈不遠。才雖有高下，事亦要強勉。願爲江海深，豈作盆盎淺。

其二

世人爭錙銖，未語色已變。君然面頸赤，自處亦已賤。寧知烈士胸，渠自有志願。一介不妄取，萬鍾吾已倦。古人有伯夷，名冠太史傳。

其三

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愚夫徇欲死，壯士固常饑。出門萬里途，其亦慎所之。

其四

莫惜一日勤，而忘終身憂。農夫力耕作，其必望有秋。目前不鹵莽，久亦有倍收。少年不努力，長大復何求。

出門見明月

出門見明月，入門思故人。故人如此月，一見一回新。明月相見多，故人相見少。問爾何因緣，長似此月好。故人在何處，南北東西路。明月在咫尺，夜夜庭前樹。明月莫虧缺，故人莫離別。願月如故人，故人亦如月。

微雨　朱甫齋

端居身百憂。況乃貧病俱。天公頗相哀。雨衣蔬藥區。
既霽新青匀。日薄生意蘇。衛生固未必。一飽行可圖。
故園天一涯。茅荆誰為鋤。掇菜歲云晚。此念當何如。

秋懷

窣堵超玉繩。影落夜窗寂。火雲一洗空。玉露清欲滴。
緬懷天涯弟。起坐三嘆息。歸同讀書燈。曙占永佳夕。

度石棟嶺

我行欲安適。車為踰山樊。谷深不敢瞬。危磴爭猱猨。
坡陀兩山間。寂歷三家村。某簷青裙婦。蓬髮新烟昏。

敲冰那可飲。分我一掬溫。郎樵晚未歸。客至不與言。
不奉沙頭卮。肯設柳下門。作詩配國風。行者式其藩。

雜興題永和壁

身輕客已去。睡矣體新沐。南風吹好句。歷歷韻松竹。
雖無天耳聰。據以幽夢續。不辭舉似人。恨汝新眼肉。

負暄

宵寒卧增裯。晝寒起增衣。如何負暄樂。高堂日輝輝。
引光屏盡闔。追影榻屢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滑自知。
初如擁紅爐。凍粟消頑肌。漸如飲醇醪。暖力中融怡。
欠伸百骸舒。爬搔隨意為。頗可驕佚氣。頓改寒酸姿。

熙然沐慈仁。天恩豈予私。願收橫空雲。四海同熙熙。
矯首望扶桑。傾心效園葵。

王魯齋曰此篇善形容推廣之。浹洽予胸中者亦如是哉。

飲租戶

我病不任耕。歲收仰微租。蒙成無自愧。一飽便有餘。
連觴使之醉。醉語雜叫呼。野人無他腸。吾輩恐不如。

種菜

傍舍植桑疏。携幼理荒穢。桔槔勤俯仰。一雨功百倍。
朔來絲映土。新葉插肺肺。牛羊勿踐履。食肉屠爾輩。

遠遊篇 十九歲作　朱晦菴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
孰能不憚遠。為我遊其方。為子捧樽酒。擊鋏歌慨慷。
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
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
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峩峩既莫支。鎖鎖誰能當。
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
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足跛曰蹩躠

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
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冬何時殿冬歲云徂
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路空漫漫
泥行復幾程今日宿諸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
諭君贈我詩三嘆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又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
謂有定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待達見本根
萬化由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逆莫禦惕若神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臥龍菴武侯祠

空山臥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
我來愛作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
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奏明酌
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
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
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也
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
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託於
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
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
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儆且
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右一章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
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
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
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
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
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
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
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
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
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强攝

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脉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況潑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詎言混沌死翌語驚盲聾

翛忽鑿混沌曰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語出莊子

右二章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小大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个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右三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怒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違有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途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周穆王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號穆王長驅歸周命楚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邪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右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綸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爲此誘奔趨

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馬跡遍其後。心幾至亡
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
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微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
故心常放而不收。其况至于亡國敗家。猶所不顧。
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
一念放收之閒。此道心所以微。人心所以爲危
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啟手足而後
知免。蓋以此也。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淪。故宮黍離離。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賞。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右五章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董卓乘時起。陸梁當塗讖。凶作(當塗謂魏也)炎
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昭烈使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
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
王國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共更張。世無魯連子。
千載徒悲傷。

右六章

晉陽啟唐祚(隋末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以宮人私侍高祖以起兵)
王明紹巢封。(太宗殺巢剌王元吉以其妃生子明遂以爲其後)垂統已如此。
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高宗武后本太宗才人)
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潦穢褻極。虐焰燔蒼穹。
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
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
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右七章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
鑑而作。蓋此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
緯。次二章。是說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

于經世之事。而古今治亂得失。具于史冊者。獨溫
公通鑑一書。甚爲詳備有法。然溫公此書。欲接春
秋。而一時區處。猶開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
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
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
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六章七章所指。乃君
臣之綱。天經地義。尚亦不可易者。今乃出帝室之
胄。而以鬼蜮篡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而以
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紀。此則大失。豈可以爲訓誡。
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

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嘆息而常婉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胥史而望後賢更張即所以望公也既不能然則嘆無爵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紀武氏事罪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實隸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為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

為通鑑而發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重原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右八章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個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六粲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為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濁莫乘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為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間莫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右九章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皆說陰陽亦皆是為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戎蔡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右十章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

者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洲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動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右十一章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煨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晚居伊闕龍門之南

右十二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置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編倘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也因紫陽之謙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諸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傳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洙鄒之正傳自濂洛門墻以來其訊掃廓大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顏生務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自謹獨衣錦思尚絅
俅或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拳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右十三章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還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右十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曰此嘆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　者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右十五章　何北山曰人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跡雲山苦身修煉以求不死所爲雖似清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

賊益修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煉延年者道家所以偷生也又豈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喩尋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瓶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徑一以開靡然世事邈號空不践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右十六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報說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可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

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贊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褰闓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鬪葩藻争先冠儒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右十七章　何北山曰此詩嘆科舉之弊務三年羣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所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雖爲成盥櫛問訊謹暄凉奉盂勤洒掃操篲周室堂進退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勿書剌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虛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右十八章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上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

其且益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步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右十九章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即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嘆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

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毘子呫囁徒啾喧。但隨言辭好豈知神監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右二十章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皆為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必倍之之謂。大槩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人榮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收也。

送晦菴　　張南軒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

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

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

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

送楊廷秀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

詞章抑為餘。子已得其最。當知鄒魯傳。有在文字外。

又

平生風雨夕。毋忝名節難窮冬。百草尺手自種琅玕。

吾子三十餘字字起三嘆。豈欲求人知。正自一心丹。

請哦碩人詩。匪為樂考槃。

送邱宗卿以守嘉禾視民如傷為韻

視　　呂東萊

檇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銜尾。

涼燠變須臾。休戚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民

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嚬。其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

豚魚尚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

如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雛。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

游書高沒人迎鋒風摧析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傷

折股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林豈盡昔所嘗
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參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答曾伯玉　黃勉齋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幽人起長懷感此節物深
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吟丈夫各有志莫作兒曹心
涉遠當疾趨畏景須就陰願言理輕車去上南山岑

陳憲仁智堂西友清軒　陳北溪

名軒何以清惟有梅與竹梅清清且白竹清清更綠
雪葉破清灑霜標挺清肅至哉雙友清格韻真寒玉
伊誰與之友相對淡無欲清心仁智系妙趣于中足

竹門　徐毅齋

竹門何爲設蔭此自在身而有不知者謂隔一切人
門有閉有開人有疏與親閉以謝俗客開以納嘉賓
或方計財利我方甘安貧或方圖宦達我方埋隱淪
豈惟乖趨尚誠亦困糾紛若夫道義交開益所願親
清幽能共適淡薄能相因與夫學問徒講說敢辭勤
義理滋我悅詩書陶我眞俱不後飲酌且無昏精神
然當時省已勿或浪尤人古人重晚節氣衰當志新
古人貴老成齒頹貴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

虎邱陶和靖祠

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隻輪跬步不可移
夫子受師說惟敬實所持升堂遠易簣參倚日在茲
遺言落人間攻論極研幾是心要收斂中不容毫釐
大學著明法格物及楷梯放心若不收窮格將安施
古人貴爲己末俗多外馳豈無實踐者茲焉當反思
晚生拜遺像數往跪陳詞感言服膺沒齒以爲期
王魯齋曰李氏州雖下及師文公必能尋訪考亭
門人相與磨礪此詩不特提出和靖精微處爲學
之要盡在是矣讀者盍潛心焉

送湯伯紀　眞西山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
苦節時見嶷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
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君可奈何使我喟且嘆
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空杅盤
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

定王臺送仲弟赴岳陽司理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能局
于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隕疏蘭悲風撼庭木

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徘徊冥冥江樹綠

又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存心
列茲閫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遍楚下冤哉詎能禁
譁嘷漫弗省鬼神為悲吟子往蒞其職朝夕惟欽欽
謹刑勿留獄斯語真良箴

暮春感興　何北山

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
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心胸次得浩養
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宣聖獨深賞

一私盡消融萬里悉昭朗其人不可見其意尚可想
我生千載後恨不操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黨
安得同心人詠歸聊遐獎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清境自勝何必幽澗邊
節老葉愈勁色靜安不妍堂中賓主人與汝俱蕭然
豈不與世接自遠塵俗氛

懷古呈通守鄭定齋　士懿　四首　王魯齋

東方有猗桐苑彼雲之岑良工一斤斧斲為膝上琴
朱紘輕拂抹蒼然太古音不彈箕子操不調離騷聲
安得夔與葉天下終和平
南方有良藥神妙難具名沉痾一刀圭無不立愈者
性烈必瞑眩色惡如土苴倉公一見之寶愛不忍捨
欲起國膏肓先當醫苟且
西方有精鐵淬以百鍊堅範為三尺劍燗燗雙花寒
勿以埋厚地勿以投深淵未染蛟龍腥未睨姦雄元
丈夫幾把握且以破拘攣
北方有大井深浯幾萬仞一點為東阿膠瑩徹如球琳
持此一寸微可救千丈渾世道一以渾貪風方寢陵
誰能汲此水淨滌四海心

和立齋踏月歌

我觀天壤間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
月清人更清心景兩相迎千生負此約對影今星星
我有一要言願與月同盟清光無虧蝕與憑時時新

西倅廳冰雪樓次韻

我生山水窟一靜了萬境登臨始識奇已與凡目迥
大哉飛躍間一物具一性冰雪有妙理言言苦難罄
閉藏古制存以抑揚氣勝稜稜六花叢中有生意瑩
非貞曷為元妙斡符慘正變調不可偏相資不相病
陽和一以泄品彙反不競新政冰玉清洗濯炎蒸淨

陰痼一陽微震裂萬蟄儆酣醉極變態。不失本來靜。

一樓舊高明俯仰動微省深恐神鑒昏其事如捕影。

繰藉巖冷名廣歌歲寒詠即此友求心已見無不敬。

行到百尺頭腳力須用勁

夜對梅花示彥恭侄　王立齋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

平生相思藉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與不淺

又

羈旅兩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劇談。滿懷氷雪潔。

傲翠離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討志要歲寒端有益

宋金華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卷之四

濵海後學趙元祚　金華後學黃孫元較

檇李後學戴錡　鑒定　十八世孫　律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潁水後學章藜照　參閱

今體

七言古風

宿興慶池通軒示門人　張橫渠

清湘庭下千年竹百尺琅玕蒼玉。通軒軒外萬頃陂陂接南山天與齊盾基一壤千禾黍舉目氣象增愁思我來正當搖落時。壓埃七日無人知東平叔子信予友閒學不厭堅相時。叔子莫痛从洛還又莫悲愁花萼墮所愛聖道久彌泰富貴浮雲空點涴（作去聲）明發予西叔且東高談更為通宵坐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峯遠湮沒。重樓百尺壓高城。萬棟沉沉倚天闕潤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日萬頃磨新鏡琉璨夜影附星漢騎鯨已在銀漢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巒青浮空。蒼梧

雲深一一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暝晦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乖陵瀨。蝥走魑魅。停滴百怪誰能測。忍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開。依依寒光浸虛碧。

憶別

柳花飛時與君別。南樓把酒看明月。月似當年離別時。柳絮如君何處飛。千書百書要相就。思君不見令人瘦。念君情意只如初。顧我形骸已非舊。朝來有信渡黃河。鴈足繫書多網羅。城南城北芳草多。月明如此奈愁何。

牧牛兒

牧牛兒。放牛莫放澗水西。澗水流急兮苦饑。放牛莫放青草畔。牛卧得草兒亦懶。隨牛莫着鞭。幾年力作無荒田。雨調風順租税了。兒但放牛相對眠。

題語溪　胡致堂

戎馬胡爲踐神京。翠華東巡胡太清。（乙巳東幸以扶謁老子爲名）扶桑大明湧少海。虎符百萬屯雲興。皇威意無端變北。老傳坐籌日中幗。謀臣猛將俄罷休。吹入胡笳一蕭瑟。塞南莽莽多穹廬。塞爲年年不繫書。回首朔雪清淚滿。傷心玉座碧苔虛。中興聖主宣光凱。羣材合沓

風雲會稽甲術今幾時。於戲王師倘時嚮。最喜鄴侯開肅宗。不斷晨昏急近功。竟使大唐宏業墮。豐碑有愧昭無窮。徒倚碑前三太息。江水東流豈終極。頌聲詎激不爲難。君王早晚平戎虜。

桃源行

北歸已過沅湘渡。騎馬東風武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聞說桃花更有源。居人共得仙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茫茫雲日莫。投竿拱手問我言。桃源之說非真傳。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卧桃花邊。桃花

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周旋。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不然山源遠近桃花開。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烏乎神明通八極。豈特秘爾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惕馬却辭漁父回。及暑遍覽三春色。莫使風雨空莓苔。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戲贈　劉屏山

不用爲鼠何數奇。飯牛南山聊自怡。探穴取虎有奇禍。守株伺兔非全癡。文成雕龍成卷軸。畫蛇失杯坐添足。走馬章臺憶昔遊。歲月繞驚羊胛熟。六窓要自

猢猻凡與雞無應心日休。白衣蒼狗變化易。世事何
如牧豬戲。

古墨行　江南李氏舊物

長春殿古生荆葅。猶有前朝遺物在。錦囊珍重出玄
圭。雙龍刻作蜿蜒態。枯皮剝裂弄几刓。斷玦精堅磨
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南。文采風流高一代。當時好玩
不獨此。此用往往窮奢汰。微工選技塡御府。不惜千
金爲賞賚。治兵唐推莫衛精。治民漢許龔黃最。惜哉
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庠珪輩。眞手星馳八極表。荒
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尤物競爲人寶愛。

嗟予視此如糞土。事有至微尤足戒。投文欲往弔江
流。幽魂未泯應慚悔。

飲梅花下贈客　朱青齋

憶挽梅梢與君別。終年夢挂南臺月。天涯溪上一樽
酒。依舊風枝舞香雪。高情絕艷兩無言。玉笛冰灘自
幽咽。却憐造物太多事。更要和羹調人舌。浮生蹤跡
風光裏。鳳襲珠宮孰儀少。正當醉倒此花前。猶勝杜
思寄愁絕。

送八兄歸廣漢　張南軒

彌旬積雨禾生耳。冬盤未渠收潦水。閒爐情話正關
住乃復歸舟行萬里。百年永感臥湘城。風急鶺鴒原
上情。豈無他人意則異。每覺軟語溫如春。少年銳意
凌八區。晚以樂義稱鄉閭。鬧人有急亦已如天。報兩
子雙明珠。小隱卜築蘭谿。迤修篁喬木今參天。是非
榮辱不到處。卷書一杯清晝眠。人言壽骨兼修眉。慶
事鼎鼎供期頤。豈惟宗族話軌範。政術晚節增光輝。
有弟有弟復何爲。閉門頭書人謂癡。故山未道歸松
願。江頭獨立送歸時。

王剛仲恩許醉筆聊和　劉撝堂

君不見山澤之癯棠野服。爲彼隰桑還白沃。又不見

侯門公子貴且嬌。飽豢膏粱猶未足。人生貴賤不難
分。唯有聖賢無等倫。朝爲塗人暮爲師。窮崖斷壑看
回春。君方妙齡載不住。萬里飛黃又騰世。王良造父
不得施。耳側風聲未爲遽。我思古人愛其宇。青蘋堂
兮杜若廡。芰荷可裳菊可餐。肯逐纖埃與塵土。是中
非聲亦非色。安得與君一馮軾。鵾鵬變化不可量。要
指天池爲一息。悠悠此道無能剝。從知可玩不可忘。
愼勿隨風學飄絮。春光駘蕩成飛揚。

西山孝子吟　何北山

君不見東京茅季偉。布褐躬耕具甘旨。烹雞餉母供

晨着邦撕草疏爲客禮北州高士郭林宗一見驚嗟不能已又不見唐朝董邵南况居行又無與比朝耕夜讀養雙親孝格天翁降祥祉一時好事昌黎公爲作敘詩歌盛美兩君制行固已奇姓名自足垂千祀更有高賢爲發揮至今赫然在人耳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却有賢孫列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孑然隻影無妻兒乎自耔耘供滫瀡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佐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敬問衣燠寒旦旦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登春盤五母黃雞鴈秋黍盡心自足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八十龐眉反見齒邇來餅粟頗不慳積善固宜天相只鄉閭詠嘆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言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無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退着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貧窶中卓然全此彝爽理甚辰山人孝義家亦鑑可與郭韓擬聞君之風喜欲顛揮灑龍蛇忽盈紙諸君自感聲氣同雜以消商間流徵既經名勝文發揚一日傳誇滿桑梓我雖病倦愧不文亦作長謠紹

貂居安得是邦賢使君特爲發勝啟丹扆峩峩雙表旌高門題作西山汪孝子名配此山長永窮來者人人爲興起

老菊次時所性韻

獨步東籬餐落菊一幅烏紗漉浮玉悠然謝客欲醉眠慵拾枯枝炊脫粟靖節先生骨已寒回生何必須[illegible]丹紫陽一字冠青史名節恃此安如山義熙一去如幾變金鈿翠葆猶年年我生因循巔已華甚矣今年康左車嘲紅衰綠少時態歲晚相對惟寒花雨荒深院黃金盡誰謂顏色埋塵沙高風雅致隨遇見篱外玉立橫枝斜

題定武蘭亭副本

文皇命殉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妙堅珉臨帝歸裝留定武舊家翻刻愚貴游舊本和龍歸御府煙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荊棘交豺虎維揚蒼茫駕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新摹偭獻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槩其典型猶嫵媚清非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莫言此筆不可再恍然陳迹興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秋雨

王立齋

冬日雜興

庭際幽蘭手自種。託根不與衆花共。冉冉同風數莖竹。襟期元作幽人供。如何江湖浪征逐。芳信邦因馮翼送。多慚獨處歲將晚。尚想清標形曉夢。

又

澤國風饕霜刀緊。黃落凋殘碧成錦。最憐柿葉與楓林。平園物色正瀟凜。造化不翕何所張。獨怪廷朝混融。景天理眞機黙玩。心悟取靈根發深省。

五言絶句

書門屏　西南軒語錄　周濂溪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歲寒　邵康節

松栢入冬青。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看。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言意之間亦可以見天地。此堯夫之所以獨得而不容已于吟也。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界山　劉屛山

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夢破午窓陰。清風在寒竹。

雨　朱常齋

纖纖花入麥。漫漫雨黃梅。泥徑無人度。風簾爲燕開。

百丈山石磴　朱晦菴

層巖俯幽磴。微徑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程有奇觀。

小澗

兩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灑。

紅蕉

弱植不自持。芳根爲誰好。雖微九秋幹。丹心中自保。

枕屏秋景

山寒夕飇急。木落洞庭波。几疊雲屏好。一生秋夢多。

西閣

借此雲窓眠。靜友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

君子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

用分水鋪壁間韻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送定叟弟官桂帙　張南軒

事業無欲速。燕逸不可求。速成適多害。求逸翻百憂。

桃花塢

花開山與明。花落水流處。行人欲尋源。只在山深處。

原缺第十葉

謝彥部叻致仕

告歸堂賜貴自骨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綠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月高德寧爲遁者肥

陳公廙閣修禊事席上賦　程明道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文公曰鄠縣遊山諸詩少年所作却佳

和王安之花巷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
醉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柰此情何

仙鄉　邵康節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
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觸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淨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怜窮我者能作太平人

冬至吟

原缺第十二葉

誦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
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此詩乃先生少時筆也其敏學自幼已然

攬翠軒　陳了齋

地與煩囂隔登臨翠色中雨餘千畝竹霜過一山松
逸與雲無盡幽懷水不窮絕勝花滿眼只得片時紅

春日書懷　胡文定

一氣本無息春風花又開景多閒後見詩好靜中來
午枕莊周夢東軒靖節盃不須籬畔菊能制暮齡頹

首夏言懷

白日延清景紅芳轉綠陰川雲長淡蕩魚鳥自高深
靜養中和氣閒消忿慾心此情難不語沙界總知音

種竹頗有生意　曾茶山

近郊皆竹樹手種滿庭偶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
風來當一笑雪壓要相扶莫作封侯想生來鄙木奴

贈外孫呂祖謙

昔別溪南寺奇龐總角兒問不好弄聽語更能言
紹術眞吾道躬行是汝師掖垣求學在何以偏參爲

月下　朱韋齋

幽獨不自得出門誰適從汨汨我不即踽踽世寧容

吾道固應爾何人此意同惟餘穿戶月照我一樽空

傳知郡相過九日山後泛舟劇飲　晦菴

扁舟轉空濶煙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
杯深同醉極嘯罷獨魂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挽延平李先生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
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

同敬夫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
吳山丁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嶽頂上封寺有懷元晦　張南軒

憶共朱夫子登臨冰雪中劇談無俗調得句有新功
別去雁横浦重來月滿空遙憐今夕意清夢倘相同

喜聞定叟弟歸

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
秋巳聯鴻影涼窓聽雨聲人間團聚樂身外總云輕

勉侄之官

侄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爲江漢別空覺歲年過
氣習須消摩工夫在講磨惟應介如石人事易蹉跎

夏夜　呂東萊

院市收聲盡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閒靜我羲皇
露沐疎螢濕風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尖
世故真難犯幽棲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鄴侯籤

端明汪公挽章

與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
彫零竟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又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
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欲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訪高僉判故居　黃勉齋

遠樹分高下平州接有無短亭低寄竹小艇隱寒蘆
轉浪魚深入斜陽鴉亂呼自憐貴公子未老賦歸與

和陳叔餘韻勉之　陳北溪

此道何曾遠吾儒自有珍反求皆在我中畫豈由人
利善分須白知行詣不陳若能祛舊見明德自維新

蔡西山挽詩　負雲巢

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型青雲仍爽傳白首太玄經
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晦菴先生挽章 文公生亦庚戌 孔子生于庚戌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遠舍濂溪急源泝洛水聲

訪楊船山道中迷途和汪元思韻　北山

寄問方知道寘行易欠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嵌巖須諳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

迷道有感次韻　王魯齋

末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說近遠山路倍嶮巇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此子萬里不須疑

附倪公武和詩云着脚爭些子公私只兩岐正途

元自穩捷徑不勝巇見透行須透心移境亦移前人須指點進步莫遲疑

新竹次韻

睇彼依依竹來依夫子廬密含千畝勢清闕一窓涼直指生來瘦貞標靜裏香細懷儀鳳意不記歲年長

過分水嶺即事次韻　王立齋

積陰頻愁寂一笑晚風生豁爽傳詩韻清眞破俗酲層巒思就隱大壑戒趨程芳草無人種連天只麼青

宋金仁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卷之五

滇海後學趙元祚　金華後學黃廷元較

檇李後學戴錡　鑒定　十八世孫　律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濲水後學章藜照　參閱

七言絕句

題劍門關　周濂溪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當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典貫珠

大顛堂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雲都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也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景且異人間名利心

春日偶成　程明道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上蔡語錄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云看他胸中極

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

下山

襟袍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呈邑令張侍承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橫溪山水與人清。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歸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又和

賞玩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烟塵。祗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文公曰。廽山謂天際是輕陰。與梅臺是說時事。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送呂晦叔赴河陽

晞日都門颭旆旌。曉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又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胡文定公聖賢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年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拳拳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出處又却分明。不放一步過。作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受。

謝王佺期寄丹　程伊川

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先生曰。閒言語道出做甚。頤所以不曾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致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修一身。因有是句。

外書曰。王子真求洛中居于劉壽臣園亭。一日忽戒洒掃。又于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來信息甚大。又遺書十八卷。亦言子真前知事。

別館中諸公　　張橫渠

九天宮殿鬱岧嶢。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橫渠先生嘗曰。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之境。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明道先生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呂不韋春秋

秦市金懸魯史修。指辭當日兩難求。書傳果在西遷後。錐門諸儒未必休。

我欲

我欲庭前木葉疏。病枝衰蔓手披除。從今燕坐無遮塞。來往風煙任卷舒。

萱草

萱草花開十日餘。花繁日日倍于初。朝開暮落終非計。栽活青松漸剪除。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人心生生之理原無窮。盡只要學者溫故而知新耳。

書齋自儆

畫前有易不知易。畫上求之恐未之。白首紛如成底事。蠧魚徒自老青編。

此言道要心會。不可徒求之言語文字間也。

合雲寺書事三首

山前咫尺市朝除。垣屋蕭條似還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傲傲。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昇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劉湯歸鴻閣

簾捲晴空獨倚闌。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雲相對閒。

江上夜行

冰壺澈瀧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登峴首阻雨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illegible]決爲少留。欲問荆人尋舊事。一江青泚自東流。

又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回環。

又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向晚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又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倚杖却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輈。

諸宮觀梅寄胡康侯

欲驅殘臘變春風。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鬭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春晚

雲端浮空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將春物飄零盡。只有黃鸝一兩聲。

又

浮花浪蘂自紛紛。點綴芳菲作繡茵。獨有倚闌香未歇。可紉幽佩繫餘春。

閒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楹。庭戶蕭然一室清。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南溪淡與閒閒望　呂芸閣

檻外溪光溪外峯。重重平遠杳連空。長將兩眼安高處。擾擾都歸俯視中。

春靜

花氣自來深戶裏。鳥聲長在遠林中。斑斑葉影垂新蔭。曳曳絲光入素空。

探春

搖曳風頭欲振枯。柳梢垂髮不勝梳。從來輕薄幾先發。誰記秋霜墜葉初。

送劉戶曹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遺書云或問作文害道。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

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
曰云云此論甚好

禮

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
食孰爲末後孰爲先

和靖語錄曰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酒掃應
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
舉呂與叔詩曰云云

寒食道中

漠漠雲濃陰欲墜迢迢遠路馬行遲春風境界無邊

畔花下遊人恐未知

藍田

背負肩任幾百斤山蹊寸進僅容身先難後獲應如
是重愧端居飽食人

克己

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清夜深思
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經筵大雪不罷講

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勅下簾延墨
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

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塵編二言有補天顏
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過种明逸故居　尹和靖

少年妄想學經綸老去空餘此一身面似髑髏形似
雪却來巖谷繼前塵

自秦入蜀道中

行狀云金人陷洛陽先生竄于長安山中轉
使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
以係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辭厚禮

來招先生具供帳衛從下山中甚盛先生逃
去夜徒步渡蜀匿聚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
至閬中

曉來雨過槐陰潤午霽風輕麥浪寒自愧此身徒漫
擾不知何處可偷安

又

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
悵身過秦川最盡頭

重過丫頭巖思先大夫　胡文定

道旁山色古猶今雙鬢偏驚白髮侵回想臨岐分袂

處更誰能會此時心。

又

慈顏何在杳難求。教子生來重一經。謾向人間拾青紫。豈勝衣綵日趨庭。

黃石山

鳳吹鸞輿向戚姬。蒲輪無策定傾危。直須致得商山老。能遣君王意自移。

雜詩　陳了翁

牀頭史記千番紙。世上興亡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道。至今餘澤浸生民。

無題　呂本中

胡虜安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

顏樂亭　羅豫章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延平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

知鄉關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盃。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柘軒　李延平

耕桑本是吾儒事。不免饑寒智者非。出處自然皆有據。不應感念泣牛衣。

又

五畝之宮植以桑。孟軻舉此助談王。軒前嘗寄知何意。要見經綸滋味長。

又

三春采采爲蠶供。衣被生靈獨有功。野外謾多閒草木。可憐無計謝東風。

王魯齋曰柘軒三詩體用俱備。非先生固莫能道也。先生文字見于世絕少。近有建中士友傳此。只看首句已超絕世俗。第二第三尤有力。語壯而意遠。人可自同于草木乎。

羅先生賜和

彩筆描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要靜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奉家君遷居書堂道中作　胡致堂

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風無際椰栫均。

和唐人未到五更猶是春

一氣冲融轉大鈞。四時舒卷見全身。昔云春向晨鐘斷。須信詩人未識春。

利欲　胡五峯

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靜中看。消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

讀朱元晦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文公跋曰。此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藉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劉共父自秘書除察官以書見招。熹試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恭解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得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長淮有感　曾茶山

日送長淮去不回。登臨萬感集層臺。波間定有隋渠水。曾向大梁城下來。

夏夜聞雨

涼風吹雨夜蕭蕭。便恐江南草木凋。自爲豐年喜無寐。不關窗外有芭蕉。

南浦征官迎勞二弟　朱韋齋

鱗生雨後東西港。雪落竹間南北枝。將母方勤弟行役。春風應滿錦囊詩。

又

堂前春日媚珍盤。稚子相攜舞袖斑。斗酒壽親逢一笑。不知身在市門間。

寄吳大卿

謝公擁鼻變不免。笑閔乞墦東郭顏。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節閑。

送勻道人之玉山

道眼無塵萬景隨。徐江秋色入新詩。歸時人問江南好。只道君行到自知。

石門寺

行穿蒼麓蹴平岡。踏破青鞋到上方。城市紛紛尺機穽。却從山路得康莊。

墨梅

一枝春色破霜烟。影落滿波正可憐。衲被犯寒歸坑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又

氷盤青子渴爭嘗。怪有南枝着意芳。等是毫端幻三

昧。更須覓句爲摸香。

五二郎生日　郎文公元本誤作十二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甑底但餘糜。已甚北海呼爲友。猶恐西真喚作兒。

和王龜齡不欺堂　林拙齋

心外何曾別有天。吾心和處即昭然。昭然莫向穹蒼覓。帝所淸都在目前。

又

地上空虛總是天。此中那復計中邊。好將天體爲心體。體得純全自浩然。

燈

自從失道入多岐。擿植冥行信所之。昨夜忽然尋得路。孤燈一點是吾師。

又

月明方始覺星稀。燭照還知燈力微。若使世間無聖哲。草根螢爝總光輝。

命卜　徐逸平

我命還須我自推。細微那更問著龜。枯莖朽骨猶能兆。豈有靈臺自不知。

克己　朱晦菴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秖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喻私欲之波泛溢。如平旦開朗處。自復其天理生趣。而依原青山綠樹之具也。

曾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淸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答 啟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天地無心而有象故伏羲因一象而畫出天地之心我心若無心而會即是伏羲來　程子作易學啟蒙公與袁機仲言之云云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喻學問博採極廣而一心會歸之後共這是一個道理所謂一以貫之也

又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蘂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題

高亭巨牓意何如任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心如夜月孤明則本體之虛靈而聖賢之神明即此便是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又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王魯齋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後首言力到之效

瑞巖道間

風高木落九秋時日暮千林黃葉稀祇有蒼蒼谷中樹歲寒心事不相違

讀易有感

立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方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嘗謂未畫前天地有易風雷雨露皆是未畫前人心有易酬酢變化皆是

用西林舊韻　延平先生宅邊寺文公嘗館叙其處

一自登臨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答瞿曇意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擬儒林欲知陋巷當時樂只向韋編絶處尋

胡氏客舘觀壁閒詩自歎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
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次范伯嵩自警

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與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
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題真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
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王魯齋曰此詩去易簀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凛

凛乎於十四字之間又曰遠遊寫真二詩此先生
爲學之始終也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爲汗漫相期
處更在孤鴻滅沒閒

城南書院　張南軒

微風習習禽聲樂晴日遲遲花氣深妙理沖融無間
斷湖邊竚立此時心

二

花柳芳妍十日晴五更風雨送餘春莫嫌紅紫都吹
盡新綠滿園還可人

三

亭伴薰風盡日涼來從水面過新篁悠然但覺盈襟
抱千古虞絃意未忘

四

林塘過雨不勝秋萬蓋跳珠瀉碧流倚檻孤吟天欲
暮更穿芒屩上方舟

五

山色頓淸秋欲斗湖光更净日平西涼風獵獵傾荷
葢蹴翼翩翩度柳堤

六

新涼修竹意逾静初日芙蕖色倍鮮物態直須閒裏
見人情多向快中偏

七

四面紅蕖競綠波晚涼奈此野情何憑城更覺看山
穩入戶還忻得月多

八

拍堤水滿草菲菲盡日野航西復東欲去未須愁日
暮月明波面更溶溶

壽定叟弟

堂堂自昔源流遠。淡淡分來手業長。四馬安車遊大道。正須緩轡不須忙。

病起城南書事

一春風雨水平湖。更覺河心月樹孤。坐看百花開落遍。依然山色對清癯。

又

茅亭泉溜四周遭。花木經春一一高。却望西山隔江水。徑思一葉泛雲濤。

春日和陳揆之

花落花開總可憐。嵫南亦復好風烟。雨餘起我故園夢。漠漠滄浮鷗水拍天。

二

年華冉冉春將半。花事匆匆雨滿城。想得東郊變新綠。未妨携酒趁初晴。

三

酒上當時鼓瑟人。風雩意是樂閒身。言外默傳千聖旨。胸中長有四時春。

四

日長漸有個編樂。春半已將櫻筍來。無數青山相慰藉。有時明月共徘徊。

春日西興道中

短短菰蒲綠未齊。河洲水暖鴈行低。歸時須趁春光淺。待得春深意却迷。

二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帶餘寒著蓦蹤。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蝶翅半蜂鬚。

三

岸容山意雨溶溶。便是東皇第一功。春色平鋪人不見。却將醉眼認繁紅。

四

一川曉色鷺分去。兩岸烟花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五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遶梵出花遲。日長編遶溪南寺。未信東風屬酒旗。

晚春

捲地狂風殿晚春。落花巷不欲成雲。向人不改舊時面。只有蒼官無此君。

晚望

獨上荒亭數過帆。橫林缺處見蒼灣。固知不入豪華

眼送與兒陽自在看

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吏。古來幾許尚虛名。王仲舒守婺有異政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驚聲留欲住。又隨飛絮過東牆。

題劉氏綠映亭

涼葉翻翻不受塵。芒鞵藤杖及清晨。開簾小放前溪入。澄綠光中獨岸巾。

又

鷺浴魚跳在鏡屏。搖青浮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幄。隔葉看來却有情。

壽山寺　　黃勉齋

石爲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縴轉熒煌。世間榮辱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

雙髻峯

萬山環立兩山高。伯仲壎篪風味多。軒冕直能驚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

讀荊軻傳

說與男兒莫愛身。簞瓢陋巷不爲貧。古來豪士君知否。拚得頭顱斫與人。

倚門　　徐毅齋

碧松高裹着吾身。風在襟裾月在門。炷火未殘時誦習。一圖清興與誰論。

偶書

有原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來今感應中。

又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幽居　　楊船山

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日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溪頭

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想要垂竿。

濂溪　　曾巢雲

逍遙祗要周夫子。太極圖成晝掩關。欲驗箇中真動靜。終朝臨水對廬山。

王魯齋曰後兩句似知道者驗動靜于山水間似亦尚小

晚晴便有春意　　鞏栗齋

風正波平可進橈水光山影暮相交殘陽欲去猶回首一抹斜紅曳竹梢

炊熟日有憎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復去來五歲不澆墳上土望江心折剌桐開

從先生明哲道中呈伯廣炳道　　時南堂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雩意可是千年瑟竟希

柳　　趙章泉

松菊猶存歲晚期五株柳樹復奚爲風流不在春風日要看秋風搖落時

登南嶽上封寺　　眞西山

好風一夜掃陰霾湧出群山紫翠深眼界豁然因有覺六塵空後見眞心

書事　　葉平巖

雙雙飛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春日閒居　　何北山

輕陰薄薄寵朝曦小雨斑斑濕燕泥春草皆前隨意綠曉鶯花裏盡情啼

春晚郊行

村烟漠漠日沉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晚風吹樹急落紅滿地鳥鵑啼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疊石爲山已浪呼小球戲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逕直先生一笑無

夾竹桃

不染世間兒女塵任他桃李自爭春也應高潔難爲對獨有修篁是可人

寬兒輩

丈夫何事怕饑窮況復簞瓢亦未空萬卷詩書眞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

雜詩

一敬出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惺惺法莫作回頭錯應人

二

善惡分明雖兩岐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爲天

理所以先民貴致知。

三

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不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虧簣未爲山。

送王欽巖江東都憲

褰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蠹民冤盡搜洗。要令枯旱變豐穰。

又

獄情微曖自難明。着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纖芥恨。考求須盡察須精。

又

功夫眞處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探聖言求實用。豈同末俗爲名高。

繳回太守趙庸齋滊牒

閉關方喜得幽棲。何用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

題徐伯光眞

舞雩春服浴沂倡。社飲衣蓑學老翁。可士可農隨地樂。此心無處不春風。

三閭大夫　　王魯齋

愛國憂君感慨深。沅湘浩浩見沉沉。懷沙哀郢成何事。日月爭光只此心。

張子房

圯上相逢一老翁。誅秦蹙項笑談中。報韓偶得劉郎用。也有商山聽下風。

題諸葛武侯畫像

隆中高卧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羊叔子畫像

天下三分事未終。已施德惠過江東。誰知叔子深長計。但道中興是茂弘。

陶淵明

義熙鼎向寄奴輕。歸去來兮絕宦情。特筆誰書晋處士。千年心事一朝明。

元夕獨坐

頫眼燈火鬧熒熒。何似書窗一點青。尚喜今年民意樂。一般簫鼓兩般聽。

贈尋賢趙淯士　袖中有尋賢牌

赤脚伴蟲術有神。賢才未必要賢尋。尋賢牌子非賢物。自是君王坐右箴。

和劉叔崇惜春

把酒留春倘肯留幾多生意聚詩脾可憐桃李無酒養只有桑麻自進修

蘭亭記

風流盛集數蘭亭刻石紛紛豈有眞瑩老感時何足慕千年誰記浴沂人

題浴沂圖

一勝言志聖師前鼓瑟聲中三月天誰識詠歸眞樂意如何却向畫圖傳

題流觴圖

東晉羣賢事已荒却于紙上見淸狂茂林修竹今何在一段風流付夕陽

題長江圖

一日長江萬里長幾多興廢要商量時人莫作畫圖看就看源頭正可傷

又

魚腹江邊八陣圖嶙峋于此豈良謨後來浪道長蛇勢用勢須還烈丈夫

又

瓜步洲前水最深幾人恃此幾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混一心

題書目

博而寡要豈通儒三萬牙籤亦太虛一編論語乃不盡世間何必許多書

葉西庭惠冬菊

風緊東籬長舊芽主人杖屨日衷哀後時獨立應無恨少待梅花相伴閑

又

霜天無物不凋殘忽見靑鞋羽葆攢欲制頹齡須耐冷一陽定有落英餐

又

誰知造化用工深處士陶潛獨返魂白髮書生留晚節從今歲歲典型存

題思齋梅軸

悄然筆下有心期寫出寒梢玉立時何事巧藏烱币裏孤標深不願人知

査林對月　王立齋

一天風月近中秋疑望家山不日修漫浪踈林人已倦心期猶與素光謀

過馮嶺感舊

危陟山椒下碧潭。籃輿竟日剧千盤。傷心四起經行舊。那復當年綵袖斑。

寄玉澗

由中之樂屬高人。風月無邊取次吟。但使胸中飽邱壑。莫將片點着埃塵。

宋金仁山先生選輯濂洛風雅卷之六

滇海後學趙元祚　鑒定　金華後學黃孫元較
檇李後學戴　錡　十八世孫　律重梓
吳寧後學王崇炳　參閲
澂水後學章藜照

七言律詩

香城寺別虔守趙公閱道　　周濂溪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瀁瀁。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經道與愁言處。明日瞻思上郡樓。

按遺事。先生前簽書合州判官事。趙清獻公時爲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朱文公曰。趙清獻悅知濂溪爲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于佛學。益沒身焉。何耶。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

得四時佳與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文公曰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無不到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况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

龜山語錄曰作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盡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

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與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又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與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窗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堯夫有謝伯淳察院詩曰經綸事業無賢者燮理工夫有巨臣安樂窩中閒俯仰安知不是打乖人

文公曰近來有作釣臺記 嚴公非詭激素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打乖詩明道先生和之曰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為此發一大笑云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先生弟戩天祺以熙寧九年卒先生以熙寧十年卒

集義齋　張橫渠

小齋新創得新名大筆標題字勢輕養勇所期肩孟子動心那肯詫齊卿川流有本源源聽月入容光處處明此道幾人能髣髴泥言徒遺俗儒驚

詩凡二首恐學者未易看今錄其一　川流有本源

源聽謂集義爲浩然之本也月入容光處處明謂知言又集義之本也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則事事合義

契重

契重金蘭屈指誰偶然傾蓋接英輝疎慵唱和應嫌晚久淡封題莫厭稀致主每思烹鼎說剪波何日潑善飛安仁久識儒家樂老大情懷漸有依

孤宦

孤宦殊方意自違降光茲幸託餘徽人心識盡童心減世事諳多樂事稀直有歲寒松柏況終無春思惜花飛豈同毛刺播間客向望他門十所依

龍門道中 一云自得吟 邵康節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生平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何事吟寄三城宮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此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棋閒動戰爭心一杯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文公曰千鈞弩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

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謹勿恃無傷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孰若病前能自防

閒行吟

長憶當年掃敵虛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先天吟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雄敢邊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太宇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觀易吟

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

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文公曰一中心上一聯多少平易實見得自別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因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
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或問文公曰邵子詩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
豈識人先生賛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
陽否文公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
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只是姤在上復在下

耳別無意義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老難牽
復却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謹勿至
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兩眉

首尾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雖花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先據
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
上吹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明道先生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嘆時固有命焉剛不
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
害移無計柰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筆時以至死生皆處
了自餘榮辱可知之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
水湄不止省心兼省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好話說時常念
爽善人逢處每忘機此心是物難爲動其志唯天然
後知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已把樂爲心事

業更將安作道樞機未來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須
指揮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先見固能無後
悔至誠方始有前知巳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
可欺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强爲須涉
迹人能知止是先幾匠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文公曰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
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個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

效堯夫體寄仲兄大防倣作　呂芸閣

治非知務功何有見必先幾義始精飯放不應論齒決水來安可病渠成高才兒自當名世大業終期至太平可惜良時難再得東山應不負蒼生

常氏獨樂堂　游廣平

林下徜徉得至游高情不與世情謀義和叱馭日逾永後鶴得盟山更幽踽踽涼涼還自哂休休莫莫復何求應門稚子非無意客至蕭蕭巳百憂

常深道寄傲軒

早付閒身老故鄉青松成徑菊成行者頭獨坐心遺念坦腹高吟興欲狂甕下却應嗤畢卓籬根遙想對義皇乘風破浪門前客試問浮家有底忙

望湖樓晚眺　楊龜山

斜日侵簾上玉鈎層花飛動錦紋浮湖光寫出千林秀天影涵成十里秋翠鵠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窗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送行和楊廷秀韻

學祖知方始爲人敢崇文艷獨真誠意雖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衡臘雪自

生春君詩正似秋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秋晚偶成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敗葉風萬籟自鳴羣物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卧對浮雲世慮空寂寞一壚吾自適客嘲從更識楊雄

又

風飄淅瀝闇諸鄰却掃衡門涸世塵天氣清明秋意態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霜鬢生理從來付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脩然魚鳥自親人

閒居書事

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間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閒疎窗風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再謫宿能仁寺　鄒道鄉

八年之中三往回道人一意金石開非干桑梓有久好自是斜水無嫌猜焚香說了四句偈携手直上千尺臺洞庭青草不我隔求欠可歸歸去來

聞趙正夫遷門下

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然不鬪一毫攀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

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

雜詩　陳了齋

大抵操心在謹微謬差千里始毫釐如聞不善須當改莫謂無人便可欺忠佞但當爲已任行藏終自有天知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覺東風次第吹

過鳳林關 戊戌　胡文定

馬首西南二十年飫經關左重留連殷勤拂石臨流水邂逅憑欄倚暮烟千古物情吟不盡四時風景畫難傳何人可作醫中伴待結比鄰買釣船

奉次朱子發稧飲碧泉

不幸春草詠池塘且對山泉共舉觴碧玉湧波清見底戲鱗依荇欵成行杯盤草草情逾厚淡話平平味更長亦有語溪聳天石待鐫佳頌歷元郞

舟入荊江東赴舂康

長江渺渺接天浮萬古朝宗日夜流洲在尚傳鸚鵡賦臺高應見鳳凰遊路經赤壁懷公瑾水到柴桑憶仲謀白日幸無雲物蔽好看澄景對高秋

宿州初暑　呂本中

暑氣侵人始欲愁簞瓢窮巷不堪憂亂蟬泊雨林塘靜密徑吹花草樹幽春盡芽籜深着燕日高田水放

飛鷗莫欺湫隘無餘地待借元龍百尺樓

林拙齋記問曰呂舍人少年時有詩春盡云云蘇潁濵見之曰此人異日當以詩名天下

效樂天體送范十八歸江西

與君此別重依然再得相逢又幾年無使人言長似昔北教人道不如前窮通軒輊皆由命貴賤高卑總是天只有修身全屬我少遲留處卽加鞭

寄傲軒

自嗟踽踽復凉凉栩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君且去肯陪俗客話羲皇

寄許子禮　曾茶山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如無恙舊日詩書却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見事業付天公

食筍

花事闌珊竹事初一番風味殿春蔬龍蛇戢戢風雷後虎豹班班霧雨餘但使此君常有子不憂每食嘆無魚丁寧下番須留取障日邀風却要渠

送沈昌時赴寧海令　朱韋齋

俯仰塵埃二十年天涯初此試鳴絃正綠五斗羞陶令莫嘆三江阻鄭虔饑文詠求何日醫蘇民凋瘵豈容懶故人便使來當路終恐勞公自輓船

贈范直夫

將軍競病詩成處南浦春歸蘭玉叢漸寂心情身老大久乖談笑路西東鄉關落日蒼茫外樽酒寒花旅歷中且與寓公同放曠浩歌相屬倚秋風

其後文公改葬南齋于上梅里寂歷山中峯之原深有感于此詩寂歷之句云

和仁仲治閫韻　胡致堂

不道身心同橘灰化工隨手自量裁一欄仙蘤端悅露九畹崇蘭次第栽生意可觀那盡得暗香難覓偶吹來柴門謾說何曾閉俗駕輕過也未猜

和仲固

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遨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深林上歸與閒雲滃逸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豈難名山桃岸柳寧知此飲氣舒華合有情

貧病示學者

貧病離居莫厭侵床頭黃卷靜披尋情通不礙天機妙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

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商衿肯嗣音

金陵懷古　劉屏山

荒城莽莽蔽荊榛虎踞龍盤跡已陳赤壁戰爭江照曉青樓歌舞鳥鳴春千年王氣雄圖盡一壘寒沙客恨新折戟風流猶可想只今高臥豈無人

癸未冬至　林拙齋

塵勞終日謾區區竟足乾坤一腐儒半世飽知榮與辱新冬頓覺我爲吾關防向後存心誤檢點從前制行粗墨欲從今添研究無工夫處是工夫

九日天湖分韻得歸字　朱晦菴

去歲瀟湘重九時蒲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秖合從今老翠微

壽母

竹栢交和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旌高堂正喜新秋入集事仍逢壽斝傾盡室丹心歸善禱滿頭絲髮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時豐樂太平

日用自儆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只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于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

莫疑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張南軒

曉風獵獵笛橫秋澤國山河九日遊萬里烟雲歸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郎君到處堪懷古黄菊隨時豈解愁此日此心誰共飯朝宗江海自東流

贈樂忠恕

老子自從先覺逝後來文采繼風流胸中有意窮千古筆下成章映九秋塵世利名無着莫聖門事業更精求詠歸消息今猶在魚躍鳶飛會得不

送柳嚴州赴朝　呂東萊

一葉初秋已趣裝璽書屢下駐歸航少留北闕三年最多借西州半歲強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凋瘵故難忘書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次晦翁韻　蔡西山

屈指搖衣十七年自憐鬚鬢已皤然久知軒冕眞無分但覺溪山若有緣下學工夫漸未到先天事業敢輕傳秪今已飽烟霞疾更乞清溪理釣船

和江西王倉使中秋　黄勉齋

明月從來造物慳好天佳月靜時看一輪天外長明徹萬象胸中自屈盤星逐便來隨處見霜侵臺迴遍入寒休覩玉兔頻頻搗活國須公九轉丹

林戸求明道堂詩　陳北溪

秉彝同是得天生道在其中本是明氣爲稟來微有蔽欲因感處復多萌磨礱須到十分粹克治全致一味純從此洞然無別體眞元輝露日光呈

即事　徐毅齋

自吾齋外付吾兒除却詩書總不知苔色上侵閒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十分秋景重陽後一味天涼老者宜調得身心能自慊止吾所止復何疑

省過　程蒙齋

此道從來信不疑安行何處履危機無心更與世俯仰有口不談人是非悔吝慾尤須謹細存亡得失要知幾師門有意無人會一餉忘言對落暉

哭蔡西山　趙章泉

鴟噪春林辱賻詩雁回秋色忽聞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嘆九疑早歲力辭公府辟暮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鐫銘行可知

答故人　方遠菴

天涯春色已平分桃李陰陰晝掩門黄素入無人問字綠醺時有客來樽棲遲未嘆流光速寂寞還令此

道存珍重故人勤問訊暮年憂樂任乾坤

長沙會十二縣宰　眞西山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知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巵酒直須散作十分春

使都梁次韻

第一山前路半蕪馮欄小立撚吟鬚雲橫紫塞無來鴈水斷黃流不渡狐此日都梁聊共醉向來夷甫可長吁淮山那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

送眞泉州　留雲巢

隱然風節動朝行屢叩龍墀貢皂囊未促相如歸蜀道翻令汲黯去淮揚便藩自足榮英服邃殿誰當補舜裳急召諸賢固根本璽書早晚出明光

寄陳正己

屢屢深閉斷經過倒指塵編且卧痾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吟成楚些翻愁絕鬢染吳霜奈老何心鐵正堅思急試情爲終夜起悲歌

春望

樓上從容曉日明春風隨處動郊坰定知有象根冲漠未信至眞惟杳冥萬化淳時雲靄靄一元亨處雨

泠泠無言共倚闌干曲綠滿原田水滿汀

約友人賞春

人生何事最爲親不看春容不識眞岸柳細搖多意思野花初綻足精神消詳識得施爲別意思到時言語新爲報同門須急賞莫敎春去始傷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何北山

日向庭闈綵服趨天邊忽下紫泥書分銅旣佩諸侯印衣繡仍登使者車萬竈貔貅須宿飽九州鴻雁要安居笑談了却公家事指日催歸侍玉除

端平乙未新元　王魯齋

臺曆更新德未新讀書未濟腹中貧學因快意行來錯却向閒中認得眞性性不忘千聖旨惺惺毋欠滿腔仁榮枯冷暖自消長但見流行總是春

時克之訪盤溪有詩次韻

聖賢不出此心公有爲爲之未必克絕學當歸三派左正源欲障百川東坐春立雪誰能繼弄月吟風豈浪從方已烏頭力應解向須又逐一年終

何無適同宿山中次韻

虎踞龍蟠釋子宮藥香時出小櫺東人眠依約三更後月在清明一氣中千古心期應共遠半生懷抱此

時融清泉白日分明記出處他年未必同

科舉

紛紛衿佩止時夫競巧趨新做日程一試奔馳天下士三年吟跋世間情清旨不許人心壞舉子安知天爵茶所用是人行是學不知何日可升平

有人說用

寄語紛紛利欲人不知何者是經綸行藏未可便輕議學問先須辨得真莫把空言來誤世要明明德去新民大凡體立方言用日着工夫撿自身

和伯兄適莊訪立齋

園林襟帶兩三家翁季怡怡意度嘉時把酒杯傾月影或燒石鼎煮天花青編有味毋五隱白髮無情任汝加翠竹數竿新映石歲寒只此是生涯

重題八詠樓

樓壓重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分輝傷心風月詩應瘦滿眼桑麻春又肥山到東南皆屹立水流西北竟同歸倚闌莫問齊梁事斷句要添因落暉

送趙素軒去婺守爲本道令使

人物乾淳舊典型滿腔今具遠猷仁來時循作三刀夢去日留爲一道春千里桑麻深雨露雙溪風月更

精神出門父老歡迎處猶有文公舊部民

新秋自警

直諒之言久不聞秋來因作讀書吟時時涵泳求無味句句研窮深又深老去已辜朋友望閒中粗得聖賢心無情歲月垂垂遲夕秀朝華豈暇尋

明月樓曹守邀和

一座樓臺表郡城月午此處最光明山搖玉采東南上水挾金波西北傾老不修容賓書棟女牆嚴睥睨丹楹西風屈指何時到來慶黃雲與貝橫

濂洛風雅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金履祥編履祥有尙書表注已著錄是編乃至元丙申履祥館於韓叓瑞家齊芳書舍所刻原本選錄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詩而冠濂洛詩派圖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初不分類例叓瑞以爲濂洛諸人之詩固皆風雅之遺第風雅有正變大小之殊頌亦有周魯之異於是分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其楚辭歌騷樂府韻語爲風雅之變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云云具見叓瑞所作序中葢選錄者履祥排比條次者則叓瑞也昔朱子欲分古詩爲兩編而不果朱子於詩學頗邃殆深知文質之正變裁取爲難自眞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爲談理之詩然當時助成其稿者爲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尙皆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卽分爲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爲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爲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爲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

〔宋〕周弼輯　〔元〕釋圓至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嘉靖二十八年吳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說二十一卷》提要

箋註唐賢三體詩法序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
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々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
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
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
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
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讀矣而漢魏晉以來河
梁柏梁雷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汝陽周
伯弜三體法者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而
古之所謂詩益付之鴻荒草昧之外矣其說
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正
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杜李
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則
歐梅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
詩皆嘗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
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

可窺測者也近有安沙門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文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徵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交也將碩所南峰東公之命俾回為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初六日鄱陽山虛叟方回序

此序倩鹽山楊蔚村補錄

此書佚去元序明序亦佚首葉兹由皕宋樓藏書志鈔補元序弁於明序前預補空白一葉以备異時覓得明本再行補抄俾成完璧者

瞿氏鐵琴銅劍樓元刊本書影所載此書首葉與此本正相符合雖此本摹印未必果出於瞿氏之本但字體行款一絲不走若非紙色有新舊之分幾莫辨其孰為瞿藏本也比歲兵火連年灰燼之餘宋元精槧日見稀減得此摹刊本亦非易易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慰情亦聊勝於無也

昭和紀元辛巳孟冬雙城瞿文選識於析津

此預鈔明序空白

三百篇之遺意始知恍神人和
上下理性情翕翕義大矣哉茲
學古者似公三百遠甚則必斥
斥漢魏學近體者多先追琢初
盛取法固為足而正中晚與宋
諸賢之作不復置論大集文運
有遞遷而風雅多更變之會
蓄深厚調高而合於法者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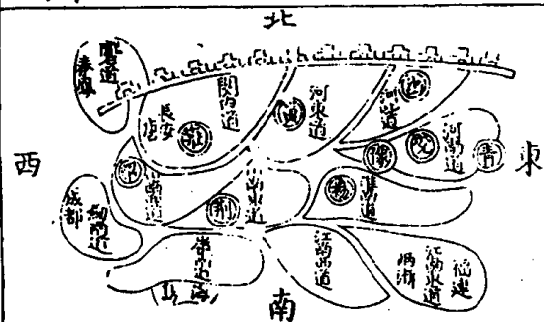
也後之作者負才騁學自是家
前不引繩墨樂新聲以争時好
而古道寖廢詩其亡矣章有章
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伯弜一
體之輯識不啻障頹波廻落日
厥功詞壇終不可泯千載之下
自有好古而篤信者契契春安
知詩弟觀昔賢有一字句而累

年始得者故知詩之難言三代
之前務稱詩而識其治美故知
詩之義大學者手以編推而進
之詩道庶幾可復矣春不敢湮
前賢功負太師教因壽諸梓以
公同好

嘉靖二十八年辛亥上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按
察司副使奉
勅巡察海道前光禄寺少卿吳
春題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綱目

綱目畢

唐分十道之圖

按唐書地理志唐與天下初[illegible]郡縣多太宗貞觀元年始幷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貞觀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又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唐高祖開基圖

高祖渡河次長樂宮次馮翊白下邽以西次於[illegible]留守衛文昇奉代王守京城[illegible]使諭之不報十一月克之次年二月子建成世民徇地東都五月隋帝遜于位

唐太宗混一圖

高祖克隋都遣諸將東征西討唐世[illegible]蕭銑竇黑闥降李密執建德薛舉既亡武周敗朱粲伏誅其他群盜相[illegible]從悉降而唐世大略平矣

唐地理圖

唐高祖居隴西起兵晉陽都長安王世充據洛陽蕭銑據江陵安祿山反沱陽肅宗即位靈武涇原軍士作亂立朱泚德宗避冦奉天玄宗及僖宗避冦成都

唐藩鎮圖

唐世系紀年

姓李氏都長安二十帝一女主起武德元年戊寅止天祐四年丁卯實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 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七世祖暠當晉安帝時據秦涼以自王是為涼武昭王曾祖虎事周閔帝及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謚曰襄公生炳襲封唐公為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卒謚曰仁仁公生高祖又襲封唐公滅隋國遂號唐在位九年壽七十一

武德九 元年戊寅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

貞觀二十三 元年丁亥

高宗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皇后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

永徽六 元年庚戌

顯慶五 元年丙辰

龍朔三 元年丁酉

麟德二 元年甲子

乾封二 元年丙寅

總章二 元年戊辰

咸亨四 元年庚午

上元二 元年甲戌

儀鳳三 元年丙子

調露一 元年己卯本通乾改

永隆一 元年庚辰

開耀一 元年辛巳

永淳一 元年壬午

弘道一 元年癸未

則天皇后 諱曌姓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為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為感業寺比丘尼高宗幸寺見而悅之召入宮為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皇后王氏立宸妃為后稱制二十二年壽八十一曌之少切

𤕫紆縛於白居莫三切

光宅一 元年甲申本嗣聖改文明又改光宅

垂拱四 元年乙酉

永昌一 元年己丑

天授二 元年庚寅

載初一 元年辛卯

長壽二 元年壬辰

如意一 元年癸巳

延載一 元年甲午

天冊萬歲一 元年乙未正月改元證聖

萬歲通天一 元年丙申臘月甲戌改元萬歲登封

神功一 元年丁酉

聖曆二 元年戊戌

久視一元年庚子大足十月改長安元年丑

中宗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在位六年壽五十五

神龍二元年乙巳　景龍三元年丁未

睿宗諱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二年壽五十五

景雲一元年庚戌本唐隆元年七月改景雲

太極一元年壬子五月戊寅改延和八月甲辰改先天

玄宗諱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皇后竇氏在位四十三年壽七十八

先天即太極改　開元廿九元年癸丑十二年甲子

天寶十四元年壬午

肅宗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在位七年壽五十二

至德二元年丙申　乾元二元年戊戌

上元二元年庚子　寶應一元年壬寅

代宗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后吳氏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二

廣德二元年癸卯　永泰一元年乙巳

大曆十四元年丙午

德宗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

建中四元年庚申　興元一元年甲子

貞元二十元年乙丑

順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永貞一元年乙酉

憲宗諱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元和十五元年丙戌

穆宗諱恒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在位四年壽三十

長慶四元年辛丑

敬宗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皇太后王氏在位二年壽十八

寶曆二元年乙巳

文宗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三

太和九元年丁未　開成五元年丙辰

武宗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在位六年壽三十三

會昌六元年辛酉四年甲子

宣宗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在位十二年壽五十

大中十三元年丁卯

懿宗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

咸通十四元年庚辰

僖宗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

乾符六元年甲午　廣明一元年庚子

中和四 元年辛丑　光啓三 元年乙巳

文德一 元年戊申

昭宗 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恭憲皇后王氏在位十四年壽三十八

龍紀一 元年己酉　大順二 元年庚戌

景福二 元年壬子　乾寧四 元年甲寅

光化三 元年戊午　天復三 元年辛酉

景宗 諱祝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氏在位四年禪于後梁太祖朱溫徙于曹州號濟陰王梁開平二年遇弑年十七謚曰哀帝

天祐四 元年甲子四年四月禪位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一

汶陽周弼伯弜選

高安釋圓至天隱註

實接

周弼曰。絶句之法。大抵以第三句為主。首尾率直而無婉曲者。此異時所以不及唐也。其法非惟久失其傳。人亦鮮能知之。以實事寓意而接。則轉換有力。若斷而續。外振起而內不失於平妥。前後相應。雖止四句。而涵蓄不盡之意焉。此其畧爾。詳而求之。玩味之久。自當有所得。

華清宮

驪山溫泉宮。太宗所建。玄宗天寶六載。改名華清宮。又於其間起老君殿。左朝元閣。右長生殿也。

杜常 唐新舊史。及諸家小說。並無杜常姓名。惟孫公談圃。以杜常為宋人。西清詩話亦曰。世有才藻擅名。而詞不工者。有不以文藝稱。而語驚人者。如近傳華清宮二絶。乃杜常。武昌阻風乃方澤也。按二說。則杜常方澤皆宋人。伯弜詩學偉家。列之於唐必有據。更俟博聞者定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華清。自祿山亂後空宮希從巡幸。故其景如此。

朝元閣上西風急。朝元閣。降聖閣也。天寶七載。老君降於朝元閣。改曰降聖閣。程大昌雍錄曰。長生殿。齋殿也。有事于朝元閣。則齋沐於此殿。蓋朝元閣。乃祠玄元之所。

都入長楊作雨聲。三輔黃圖云。長楊。本秦宮。漢武修之。以備巡幸。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風作雨聲。皆空宮蕭涼之象

詩法一

也。此詩蓋譏玄宗惑於神仙之事。與秦皇漢武同。遺迹荒涼。俱為後人感慨之具。長楊華清。相去道里遼遠。况秦漢舊宮。至唐惟未央尚在。長楊已不存。乃詩人寓言以託諷耳。王建華清宮亦云。武帝自知身不死。看修玉殿號長生。其譏意亦同。但不若此詩語意含蓄。情景混融耳。

宮詞　王建 大曆十年第二進士。大和中為陝州司馬。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澄以弟呼之。故多知禁掖故事。作宮詞百篇。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玉芙蓉。玉盃也。漢武故事曰。上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盃。以取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求不死。三輔黃圖。謂仙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按古人把注之器。多作芙蓉。知華清池中玉芙蓉是也。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或作中者非。今從本集。駕六龍。五色雲車。畫雲氣車也。郊祀志文成言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乃作畫雲氣車。甲丙戊庚壬日。各以其色駕之。甘泉賦曰。於乘輿乃登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注曰。六馬也。此篇乃全用甘泉宮事以刺世主違禮而好怪也。奇器不入宮。君不乘奇車。况作非禮之器。為服食以求不死。御鬼神之事。况服以淫祀乎。辭惟序事而譏自見。此杜元凱所謂具文見意者也。人多以宮詞為情詩者。非也。按建宮詞百篇。有情者有事者。有怨者。有刺者。拘不一也。而或者槩以情怨說宮詞。誤矣。

吳姬　薛能 字太拙。會昌六年狄慎思榜及第。後鎮徐。軍亂[illegible]敗。

自身一作是三千第一名。三千者。宮女之數。自此以下。皆自述其[illegible]日方如此。寵內家叢裏獨分明。崔令欽教坊記曰。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芙蓉殿上中元日。芙蓉殿。在曲江。水拍銀盤美化生。唐歲時紀事曰。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本出西域。謂之摩睺羅。今富貴家猶有此。已上皆自述昔日才寵如此。此詩鑿說者不一。多失作者之意。今觀薛能吳姬詞凡八首。皆以女自喻。古詩多有此體。如妾薄命之類是也。蓋能早負才名。自謂當作文字官。及為將常怏怏不平。藉賦詩以見意。此詩乃矜其少日才望之盛。而不平之意。隱然言外。

已上共三首 伯弜立此。而不著其說。以余觀之。其例不一。若絕句。則以第三句為主。或以其句法相似。或字面相同。或第三句換與四句者。或不突而第四句甲具意者。或純以景物者。或景物中有人者。但第三句皆如是。則聚為一類。自已上若干首。其首尾三句。則不必同。而又必篇篇聲勢輕重相似。其揣摩稱停。用心之精。可謂細入忽微。非苟然者。故不顯其旨。欲使觀者自得焉。

歸鴈　錢起 湖州人。天寶十年李巨卿榜及第。

瀟湘何事等閑回。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南去。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漢書。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聲悲。帝禁不得。破瑟為二十五絃。不勝清怨卻飛來。瑟中有歸鴈操詞意。謂瀟湘佳境。水碧沙明。何事即回。我瑟夜彈方盛。汝卻飛來乎。又一說。以二十五絃彈夜

月。為湘妃鼓瑟。詩意謂瀟湘佳境。鴈不應回。乃湘瑟之怨。不可留耳。此詩人數興之言。其說亦通。

逢賈島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封孟仲將及第。）

僧房逢著款冬花。（本草。款冬花。註。出雍州南山。及華州。十一十二月採其花。）出寺吟行日已斜。（島初為僧。名無本。此詩有僧房出寺之語。當是島未加冠巾時作。）十二街中春雪遍。（鮑照詩。京城十二衢。）馬蹄今去入誰家。（按張衡四愁詩序云。效楚詞以香草比君子。以雪霏水深比小人。此詩用其體。以款冬花耐寒窮比島。以春雪比小人。以日斜比時昏。而傷已與島未知所託也。杜云。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全用杜意。）

江南春　杜牧（字牧之。佑之孫。）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余觀本集。此詩蓋牧之赴宣州時。紀道中所見景耳。）

已上共三首

別李浦之京　王昌齡（江陵人。字少伯。登開元十五年第。）

故園今在灞陵西。（灞陵。秦芷陽也。文帝葬其上。改曰灞陵。在長安城東一十里。）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莊稲村。店人呼州業為莊。）一封書寄數行啼。（漁獵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也。憂其弟樂小人之事。故在外以書戒又繼以詩。此仁人愛弟之情也。孟子曰。浮遊而道之者。親之也。此詩近之矣。）

題崔處士林亭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開元九年及第。）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科頭。不冠也。管寧云。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張耳傳。高祖箕踞嫚罵之。注。門。謂伸兩腳。其形如箕。）白眼看他世上人。（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白眼對之。）

楓橋夜泊　張繼（字懿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楊浚榜及第。）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也。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辭。說者不解詩人活語。乃以為實半夜。故多曲說。而不知首句月落烏啼霜滿。乃欲曙之時矣。豈真半夜乎。孟子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亦然矣。）

贈殷亮（殷亮。陳郡人。仕終刺史。）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為撫州刺史。遷容管經略使。）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山中舊宅無人住。（叔倫舊宅。今饒州薦福寺是也。）來往風塵共白頭。（叔倫貞元中竟為道士。觀此詩見其雖處塵俗。不忘山林也。）

湘南即事

盧橘花開楓葉衰。（廣州謂盧橘皮厚氣色大如柑酢夏熟士人呼為壺橘）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身不得去。故愁水之去。所以深傷已不能去也。蓋叔倫事曹王於湖湘。故有是作。秦少游謫郴州。有詞云。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上。正用此意）

送齊山人　韓翃（字君平。天寶十三年楊卿榜及第。）

舊事仙人白兔公。（抱朴子云。白兔公。彭祖弟子也。）掉頭歸去又乘風。（列子御風而行）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送元史君自楚移越　劉商（彭城人。後居長安。大曆中為檢校禮部郎中。）

露冕行春向若耶。（後漢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帝賜三公之服。使賀去襜露冕令百姓見以彰有德。後漢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白鹿當道。夾轂而行。若耶溪在越州。）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詩甘棠。陸機草木疏曰。棠。棠梨也。昔召公聽訟於棠樹下。民思其德。不伐其棠。此詩以召公比元也。）

竹枝詞（解題。見劉禹錫詩下註。）　李涉（渤之兄。大和中為博士。號清溪子。）

十二峯頭月欲低。（十二峯。在夔州巫山縣。）空船灘上子規啼。（空船灘。在歸州三峽。）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溪。（建溪。在崇寧府。出武夷山。涉常謫武陵。故有是作。）

春山館聽子規　竇常（字中行。扶風平陵人。與弟牟庠鞏俱有名。大曆十四年王縉榜及第。）

楚塞餘春聽漸稀。（華陽風俗記。杜鵑至春啼鳴。聞者有別離之苦。）斷猿今夕讓沾衣。（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長悲猿鳴至三聲。聞者淚沾衣。讓沾衣者。謂猿雖悲人未若今夕子規尤悲也。）雲埋老樹空山裏。彷彿千聲一度飛。

長慶春　徐凝（元和人。）

山頭水色薄籠烟。（謂薄烟色如水。）遠客新愁長慶年。（長慶。穆宗年號。）身上五勞仍病酒。（陳無擇三因方曰。五勞。乃五臟之勞。）夭桃窓下背花眠。（如酒色致羸。此名瘵疾。今人多誤以瘵為勞。）

宮詞二首（後首或以為杜牧之作）　王建

金吾除夜進儺名。（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執此象。故以名官。）畫袴朱衣四隊行。（此章皆隋宮事。隋用齊制。季冬晦選樂人二百四十人為儺。赤幘褠衣赤布袴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鼓譟。上水一刻。皇帝御殿。儺入。春秋冬皆儺。冬八隊。春秋四隊。）院院燒燈如白

日。南部新書曰。除夜燈入殿前然燎熒煌如晝。沉香火底坐吹笙。續世說。太宗問蕭后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焰起數丈。聞沉香百餘車。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玉堦夜色涼如水。三輔黃圖曰。明光殿玉堦金砌。臥看牽牛織女星。晉楮九詠註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二星各居。七月七日相會。燭光屏冷。情之所以生也。撲螢以戲。寫憂也。臥觀牛女。羨之也。蓋怨女之情也。

城西訪友人別墅　雍陶字國鈞。太和八年進士。

澧水橋西小路斜。郭璞曰。澧水出南陽。日高猶未到君家。村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貴池縣亭子　郡縣志。貴池。在池州。梁昭明太子以其魚美。封貴池。　杜牧

勢比凌歊宋武臺。凌歊見七言律。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送隱者　許渾字用晦。太和六年進士。居潤州丁卯橋。故詩號丁卯集。

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送宋處士歸山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吹一本作落非花時。言隱者多言桂。蓋本招隱所謂桂樹叢生兮山之幽者也。世間甲子須史事。一甲子六十日。絳縣老人曰。臣生正月甲子。四百四十五甲子矣。逢著仙人莫看碁。述異記。晉王質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見數童子圍碁。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飢。局未終。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詩意謂我世間人無久生之數。故見仙人莫看碁。恐出山時不見我兮。

秋思

琪樹西風枕簟秋。呂延濟曰。琪樹。玉樹也。然圖經云。建康府寶林寺有琪樹。則謂樹綠如玉。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謂思少年之時如昨日。今日頭白矣。言老之易也。非真謂昨日少年而今日白頭。不可以辭害意。此與夜半鐘聲法同。

黃陵廟　廟在湘陰縣北八十里。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太和中為弘文館校書。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茜草。染絳草也。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贈彈箏人　風俗通曰。箏。秦聲。或曰蒙恬所造。五絃筑身。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咸通後為隋縣尉。卒。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玄宗兄。開元四年封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劉禹錫云。河南房處士得善箏人而夭。作傷姝行曰。致治寶柱秋鴈行。又溫庭筠詩。鈿箏絃絕鴈行稀。蓋鈿蟬者。箏飾。金鴈者。箏柱也。一曲伊州淚萬行。類要云。天寶中。西京節度蓋嘉運進北庭伊州樗蒲三曲。

韋曲韋杜二曲。皆在長安。　唐彥謙并州晉陽人。號鹿門先生。

欲寫愁腸愧不才。多情練漉已低摧。窮郊二月初離別。獨倚寒林齅野梅。此詩暗用王義之事。義之當晉亂。終日撚花嗅香無言。時人不會其意。蓋憂晉亂也。按唐史云。彥謙。乾符末河南北盜起。兩都後沒。旅於漢南。為王重榮參佐。光啟末重榮殺死。所謂練漉低摧者也。故末句憂思之意。悠然見於辭。諷之愈有味。

曲江春望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秦時為宜春苑。漢為樂遊苑。唐開元中。玄宗鑿池引水植花木。為勝遊之地。長安志曰。在城東南昇道坊。三輔黃圖。名宜春下苑。

杏艷桃嬌奪晚霞。樂遊無廟有年華。關中記。漢宣帝立廟曲江之北。名曰樂遊廟。因苑為名。漢朝冠蓋皆陵墓。十里宜春下苑花。

鄴宮魏所建。石氏。慕容氏。高氏皆居之。此詩用石氏事。

陸龜蒙字魯望。號天隨子。人。號江湖散人。

花飛蝶駭不愁人。水殿雲廊別置春。曉日靚粧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張揖曰。紺。謂紛白綦黑色。白櫻桃。有實白者。有範白黃。唐人所稱如于武陵白櫻桃詩是也。黃白者。如郭義恭廣志云。櫻桃有三種。有白色多肌者。是之。宮中多植櫻桃。如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徽音乾元殿前並三株。是也。宮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千人為鹵簿。著紫綸巾。熟錦袴。詩意謂花飛春去。不足愁。別有春在。即白櫻桃下千騎女是也。

閿鄉卜居地理志。陝州閿鄉縣去州西百七十里。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縣人。龍紀元年進士。

六載抽毫侍禁闈。融。昭宗時為翰林承旨。可堪衰病決然歸。五陵年少如相問。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阿對泉頭一布衣。自注。阿對是楊伯起家童。嘗引泉灌蔬。泉至今在。

尤溪道中尤溪縣。在南劍州。　韓偓字致堯。一字致光。昭宗時學士。

水自潺湲日自斜。李周翰曰。潺湲流貌。盡無雞犬有鳴鴉。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烟空見花。時泉州軍過後人家盡空。致堯晚依王氏。見兵後之景如此。

已上共二十四首

丹陽送韋參軍　嚴維字正文，越州人。至德二載進士。

丹陽郭裏送行舟。丹陽，今鎮江。一別心知兩地秋。心知，猶言心交。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

寒食　韓翃荊楚歲時記：清明前二日謂之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燭所以傳火。元稹所謂特勅宮中許然燭是也。唐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也。青烟散入五侯家。宦者傳：桓帝封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貝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五人同日為侯，世謂五侯。自是權歸宦者，朝政日亂。唐自肅代以來，宦者權盛，致之衰亂作漢矣。此詩蓋刺也。本事詩謂翃德宗時以此詩得擢知制誥。

上陽宮在東都洛城外，武后嘗居之。　竇庠字習卿，嘗為東都判官時作。

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掖勾陳處處疑。西都賦曰：周以勾陳之位。注曰：勾陳，王者法之以主行宮。隋天文志：勾陳六星在紫宮中，以天子殿前亦有鈎陳。郊祀志：武帝於建昌宮北治大池，曰太掖。上陽宮不應有太掖池，然未央宮有漸臺，而魯靈光亦有漸臺，則上陽宮亦有太掖也。薄暮毀垣春雨裏，西征賦：步毀垣而延佇。殘花猶發萬年枝。方勺泊宅編云：徽宗興畫學，嘗試畫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無中程者。或密扣中貴，答曰：萬年枝，冬青樹也；太平雀，

頻伽鳥也。

贈楊鍊師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按：此則鍊當作練。魏李順興嘗著道士冠，時人號為李鍊師，則作鍊亦可。

鮑溶元和四年進士。

紫烟衣上繡春雲。唐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衣。道士衣紫自此始。清隱山書小篆文。大洞玉經云：清隱書在九華宮中。道書云：碧篆之文，紫庭之誥。明月在天將鳳管，律曆志：黃帝取竹於嶰谷而吹之，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夜深吹向玉宸君。黃庭經曰：太上大道玉宸君。真誥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即玉宸大道君也。

和孫明府懷舊山　雍陶明府，縣令也。

五柳先生本在山，陶淵明門種五柳，作五柳先生傳以自述。淵明嘗為彭澤令，故以比縣令。偶然為客落人間。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蕭穎士白鷴賦序云：白鷴羽族之奇，處於雕籠，致以駟騁，將集長楊，遊太掖。予旅東陽，適皆至傳舍，感而賦之。其畧曰：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碧。與心賞兮暌違，念歸飛其何極。詩意正類此。謂已有山林之志，拘而不遂，猶白鷴困於籠，故因已思歸，起而縱之。蓋穎士因物而感已，此詩推已以及物，異而同者也。

贈日東鑒禪師日東，即日本也。　鄭谷字守愚，袁州人。詩名雲臺編。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文倚中條。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邪城維摩室。以手板縱橫量得十笏。故名方丈。中條山。在河中府虞卿縣。

夜深雨絶松堂靜。一點山螢照寂寥。

旅懷　杜荀鶴 字彥之。九華山人。大順二年第一人。

月華星彩坐来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已上共七首

寄別朱拾遺　劉長卿 字文房。開元二十年徐徵榜及第。

天書遠召滄浪客。滄浪客。謂逐臣也。楚詞。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幾度臨岐病未能。江海茫茫春欲遍。行人一騎發金陵。金陵。建康府。楚置金陵邑。以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或曰。地接華陽金壇之陵。

題張道士山居　秦系 字翁緒。會稽人。天寶之亂。客居泉州九日山。

盤石垂蘿只是家。回頭猶看五枝花。山海經曰。上室山有木。其花五餅。

松間寂寞無煙火。應服朝來一片霞。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

寄李渤　張籍

五渡溪頭躑躅紅。五渡溪在嵩山。常建云仙人得道處。蓋渤隱嵩山少室。本草。躑躅。即杜鵑花。羊食則死。見之躑躅。以此得名。嵩陽寺裏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峯。嵩陽有三十六峯。

南莊春晚　李羣玉

草暖沙長望去舟。微茫煙浪向巴丘。十道志曰。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沅湘寂寂春歸盡。水綠蘋香人自愁。

長溪秋思　唐彥謙

柳短莎長溪水流。雨微烟暝立溪頭。寒鴉閃閃前山去。杜曲黃昏獨自愁。

已前共五首

隋宮　煬帝自長安至揚州。置離宮四十餘所。詩意蓋指揚州也。鮑溶

柳塘烟起日西斜。柳。隋帝所種。竹浦風回鴈弄沙。煬帝春遊古城在。揚州謂之竹西。壞宮芳草滿人家。

綺岫宮 在東都永寧縣西五里。顯慶三年置。　王建

玉樓傾側粉牆空。重疊青山遶故宮。武帝去

来紅袖盡。武帝。謂玄宗也。天子崩。謚曰某有功德在上。廟號曰某宗。以為不遷之廟。至漢猶然。然則某宗者非謚也。及唐則不論功德。廟號皆曰某宗。然臣稱其主。猶或以尊號中最下一字曰某皇帝。如則天稱太宗為文皇帝。詩人稱玄宗為武皇帝是也。至宋則直稱曰某宗。無稱某皇帝者矣。野花黃蝶領春風。

送三藏歸西域 三藏。朗公。西域人。見耿偉詩

李洞 字才江。唐宗室。雍州人

十萬里程多少難。沙頭彈舌授降龍。裴公弥舌念梵語心經。以授流沙之龍也

五天到日應頭白。五天者東西南北中天竺

月落長安半夜鐘。頭應白者。程之遠也。半夜鐘者。思三藏之時也

已前共三首

長信秋詞 漢班倢伃大幸。其後趙飛燕姊第有寵。倢伃失寵。飛燕譖之。倢伃恐。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也。

王昌齡 開元十五年進士

奉帚平明金殿開。奉帚。洒掃也。按倢伃賦云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

且將團扇共徘徊。倢伃團扇歌云。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飛燕傳。成帝立為皇后寵少衰。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詩意謂已與君隔。不及寒鴉。猶得承昭陽日影。

吳城覽古　陳羽 貞元八年進士

吳王舊國水煙空。謂姑蘇。香徑無人蘭葉紅。西施採香徑。在今靈岩寺山之下。

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館娃宮。今靈岩寺是其地。

江南意　于鵠 大曆中。為儲府從事

閑向江邊採白蘋。還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閑情　孟遲 字遲之。會五年進

山上有山歸不得。古樂府。藁砧何處去山上更安山。謂出也

湘江暮雨鷓鴣飛。客思所以生也。

蘼蕪亦是王孫草。本草芎藭名蘼蕪。招隱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莫送春香入客衣。

曲江春草　鄭谷

花落江隄簇暖煙。雨餘草色遠相連。香輪莫輾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唐李綽歲時記。上巳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日踏青。此詩蓋即事發興。

山路見花　崔魯 大中進士。有無機集三百篇。

曉紅輕坼露香新。獨立空山冷笑春。春意自知無主惜。恣風吹逐馬蹄塵。

已前共六首

逢入京使　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孫。天寶三年進士第二人。）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埤蒼云：龍鍾，行不進貌。）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送客之上黨（上黨，潞州。）　韓翃

官柳青青匹馬嘶，（陶侃傳：都尉盜武昌官柳。官柳之名始此。）回風暮雨入銅鞮。（銅鞮縣屬潞州。太平興國三年，置威勝軍。）佳期別在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本草：人參生上黨，含而走者不滿。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

病中遣妓　司空曙（字文明。唐書：字文初。貞元中水部員外郎。）

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憔悴對花眠。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此詩文苑為韓滉作。）

華清宮　王建

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天寶四載，置百司於湯所，故有寺。）內園分得溫湯水，（舊錄云：溫湯在驪山之北，去臨潼縣一百十步。貞觀十八年置溫湯宮，明皇改為華清宮。湯非與貴妃進浴，天所賜浴華清池也。）二月中旬已進（作瓜。）瓜。（今從瓜。唐置溫湯監，監丞掌種植蔬，隨時貢奉。二月而進瓜，明皇遣使……）

及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悅婦人。若必半消宮，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亦謙以口腹勞人也。或問：子說佳矣，然二月非瓜時。答曰：惟驪山溫湯地暖，可以人力為之。按衛宏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硎谷中，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乃詔諸生往視，因坑之。然則溫湯方冬已瓜矣，何待二月。

宣州開元寺（開元寺，東晉時置。）　杜牧

松寺曾同一鶴棲。（沈傳師為宣州群牧從事，後又為宣州判官。此詩蓋再至時作，故曰曾同。）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為倚東樓柱，（為倚，猶言共倚也。）正是千山雪漲溪。（或謂月色高低，如千山之雪者，非也。此詩乃雪後月霽登樓孤賞，思昔日之懽遊，而歎今夕之無侶。詳味詞意，情思殊甚。首句所謂同鶴者，恐足與婦人同宿託名鶴爾。唐人多如此。退之園花巷柳，李商隱錦瑟，韓翃章臺柳，皆是也。）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寄山僧　張喬（大順進士。後隱九華。）

大道本來無所染，白雲那得有心期。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遠法師取銅葉製為蓮花漏，置水上，戊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

寄人　張佖

酷憐風月為多情。還到春時別恨生。倚柱尋思倍惆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已前共八首

過南鄰花園　雍陶

莫怪頻過有酒家。多情長是惜年華。春風堪賞還堪恨。纔見開花又落花。

宮詞　杜牧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漢江（即禹貢沔水。源出沔州。貫興元金洋。至襄郢而入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寄維揚故人　張喬

離別河邊綰柳條。（古樂府有折楊柳多言別離之意。）千山萬水玉人遙。（南史謝朓。謝混風流為江左第一。宋武帝曰。一時頗有兩玉人爾。）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揚州有一十四橋。）

逢（一作送者非。今從弘秀集。）友人之上都（肅宗上元元年。以京兆為上都。）　僧法振（與姚合同時。）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已前共五首

山中　顧況（字逋翁。著作佐郎。）

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葛洪井所在有之。此詩乃題越州雲門大寺。）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詩意謂本愛山中宿。況仙境之勝。然不可留者。以庭樹啼鵑牽客思也。蓋逋翁蘇人。客越。）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柳宗元（嘗為郎官。以王叔文累貶永州。後徙柳州）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騷人謂曹也。述異記。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採蘋花者。喻自獻也。左傳。蘋蘩荇藻。可薦於王公。蓋曹在湘。暫過柳州。無緣。詩意謂欲自獻於曹。懷意無限。而拘於職。不自由也。葉夢得詞云。誰採蘋花寄取。但日送蘭舟容與。語意本此。）

宿武關（武關在商州商洛縣。）　李涉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商州有七盤十

二統。其地。險隘。闌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題開聖寺

宿雨初收草木濃。群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宿虛白堂　李郢 大中十年進士。

秋月斜明虛白堂。杭州圖經云。虛白堂在舊治。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曉不得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晴景　王駕 大順元年。楊贊禹榜及第。

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王荆公改。飛來作紛紛。卻疑春色在鄰家。

社日　張演 咸通十三年。鄭昌符榜及第。

鵝湖山下稻粱肥。鵝湖在信州鉛山縣曲南十五里。昔有龔氏居山傍。畜鵝成羣。故曰鵝湖。豚穽雞塒半掩扉。毛公曰。鑿墻而栖雞曰塒。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自河西歸山 河西。今涼州。　司空圖 字表聖。臨淮人。

水閣風驚去路危。孤舟欲上更遲遲。鶴群長遶三珠樹。三珠樹。山海經云。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樹上有栢葉皆為珠。不借閒人一隻騎。

野塘　韓偓

侵曉乘涼偶獨來。不因魚躍見萍開。捲荷忽被微風觸。瀉下清香露一盃。

已前共九首

歲初喜皇甫侍御至　嚴維

湖上新正逢故人。情深應不笑家貧。明朝別後門還掩。脩竹千竿一老身。

送魏十六　皇甫冉 字茂政。丹陽人。曾之兄。天寶進士。

清夜沉沉此送君。陰蛩切切不堪聞。顏延年詩。陰虫先秋聞。歸舟明日毘陵道。毘陵。常州。迴首姑蘇是白雲。

送王永　劉商

君去春山誰共遊。鳥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酧揚八副使赴湖南見寄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

知逐征南冠楚材。晉杜預為征南將軍。以比正使。楊為副使。故云逐也。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遠勞書信到陽臺。陽臺。巫山。明朝君

上君山望。(君山在岳州洞庭湖中。)一道巴江自此來。(夢得時謫朗州。巴江出峽經朗。然後至岳。)

逢鄭三遊山　盧仝(號玉川子。甘露中。為官者所殺。)

相逢之處花茸茸。峭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重贈商玲瓏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

休遣玲瓏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商玲瓏說云。為杭州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元微之在越。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採松花　姚合(崇之孫。元和十一年。鄭澥榜進士。)

擬服松花無處學。嵩陽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覺傾翻仙鶴巢。

哀孟寂　張籍

曲江院裏題名處。(慈恩寺也。在曲江杏園。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十九人中最少年。(唐進士登科記。孟寂乃中書舍人高郢所取。第十六名。其年進士十七人。博學宏詞二人。故曰十九人。)今日風光君不見。(君不見者。不見君也。)杏花零落寺門前。

患眼

三年患眼今年較。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自未分明。

感春

遠客悠悠任病身。誰家池上又逢春。明年各自東西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西歸出斜谷　雍陶

行過險棧出褒斜。(褒斜谷。在興元府。涼州記。斜曰。南口曰褒。北口曰斜。谷道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一千九百八十一間。)出盡平川似到家。無限客愁今日散。馬頭初見米囊花。(本草。罌粟。一名米囊。陶嘗刺簡州。故有是作。)

宿嘉陵驛(嘉陵驛在利州。)

離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風景卻生愁。今宵難作刀州夢。(晉王濬夢懸三刀於屋梁。須臾又益一刀。李毅曰。三刀為州字也。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果遷益州。)月色江聲共一樓。

醉後題僧院　杜牧

觥船一棹(或作棹。今從洪遂本。)百分空。(觥船。酒盃。一棹百分空者。一舉無餘瀝。)十歲青春不負公。(古人多自稱曰公。如惱公之類是也。)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經汾陽舊宅

郭子儀封汾陽王。長安志。郭汾陽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心永巷。

趙嘏 字承祐。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

門前不改舊山河。漢書封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延及苗裔。破虜曾輕馬伏波。馬援為伏波將軍。言子儀平安史之亂。再造唐室。伏波未足比也。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張籍法始寺陳摟詩云。汾陽舊宅今為寺。云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路。古槐深巷暮蟬愁。觀此則宅已為寺矣。然所謂郭氏子孫留貴封爵。至開成後猶不絕。則其宅不應在貞元元和中已為寺也。然郭晞傳云。盧杞秉政。多論奪郭氏田宅。德宗猶聞。乃詔曰。子儀有大勳。嘗誓山河。琢金石。自今有司毋得受投此論辭。若有司論奪之。未嘗以已奪者還之也。豈宅為寺在此時乎。夫以子儀之勳。肉未寒。而不得其室。德宗待功臣何薄耶。故此詩第一第二句深致意焉。

十日菊

鄭谷

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老圃堂

薛能

邵平瓜地接吾廬。漢蕭何傳。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平為布衣。種瓜城東。瓜美。世謂東陵瓜。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偶興

羅隱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唐進士賜宴曲江杏園。隱屢舉不第。故曰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閒看人間得意人。詳此詩。蓋為白馬之禍作也。史謂隱屢舉不第。唐亡。依錢氏。李振亦屢舉不第。及佐朱溫篡唐。盡取名士殺之白馬津。曰。此輩自謂清流。可投之濁流。得意人。蓋指名士也。詩意謂當時曲江池畔皆得意。我二十年避其車塵。豈料今日我以不第獨存。乃及見其受禍也。第二句贏得一字。殊有意焉。

悼亡奴

朱褒

魂歸溟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唐人亡者。遇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事見唐楊氏喪儀。斷腸猶繫琵琶絃。

已上共十八首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在咸陽東北。故杜邑也。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輿地廣記。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賈島 范陽人。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

夜不須聽。未到曉鐘猶是春。

武昌阻風　方澤

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

巳亥歲　曹松 字夢徵。舒州人。光化四年。歸簡接進士。同榜皆七十餘。號曰五老榜。 廣明元年。

澤國江山入戰圖。時巢賊亂江淮。生民何計樂樵蘇。史記樵蘇後爨。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巳前共四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一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二

虛接 周弼曰。謂第三句以虛語接前兩句也。亦有語雖實而意虛者。於承接之間畧加轉換。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喚。宮商自諧。如用千鈞之力而不見形迹。繹而尋之。有餘味矣。

伏翼西洞送人　陳羽

洞裏春晴花正開。看花出洞幾時回。慇懃好去武陵客。莫引世人相逐來。桃花源記。太康武陵人捕魚行溪。忘遠近。忽見桃花夾岸。云秦時避世至此。既出復尋。遂迷其所矣。

題明惠上人房　秦系

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昊僧飯熟麻。入定幾時還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

寄許鍊師　戎昱 李夔廉察桂林。昱為華容尹。夔欲妻之。令改姓。昱固辭。建中中制虞。

掃石焚香禮碧空。露華偏濕蕊珠宮。黃庭經注云。仙宮有參陽之殿。蕊珠之宮。如何說得天壇上。萬里無雲月正中。

秋思　張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忽

忽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懷吳中馮秀才　杜牧

長洲苑外艸蕭蕭。寰宇記。蘇州長洲縣。吳長洲苑也。圖經曰。在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

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

念昔遊

李白題詩水西寺。水西寺。在宣州涇縣。古木回巖樓閣

風。半醒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烟雨中。

寄友　李羣玉

野水晴山雪後時。獨行村路更相思無因一

向溪橋醉。處處寒梅映酒旗。

經賈島墓　島為普州司戶卒。墓在遂州長江縣。　鄭谷

水邊荒墳縣路斜。耕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

恐無尋處。落日風吹鼓子花。鼓子花。今米袢根花。或以為牽牛花者非也。按本草。牽牛花如鼓子花。明牽牛非鼓子也。詩意謂豈特今落日風花可弔。恐豈到時。兼無尋處矣。所以久嗟。

修史亭　司空圖山居記。曰。中條五老峯頓然。會昌毀佛宮。圖為我有。本名王官谷。易之曰禎貽溪。乃刻大悲像。構亭其右。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右亭曰修史。勗所默也。

司空圖　自號知非子

烏紗巾上是青天。指巾上之天以自誓。檢束酬知四十

年。檢束此身以酬知己。擁北窓瑣言。圖為王文公疑所知。後分司。又為舊相盧公所知。

誰料平生臂鷹手。南史。張充方出獵。左臂鷹。右牽狗。挑燈自

送佛前錢。詩意謂四十年中欲以功名答知己。天可質也。誰料豪俠之志無所施。遂灰心以修方外香火之事乎。

答韋丹　僧靈徹

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艸坐亦容身。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丹鎮江西。嘗以詩寄徹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君。徹公此答。蓋譏其內懷祿。外能言耳。後丹竟失位。以待辨憂死。

已前共一十首

九日懷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

弟登高處。齊諧志。費長房謂桓景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係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九日登高起於此。遍插茱萸少一

人。舊史稱維閨門友悌。事母孝。觀此詩信矣。維作此詩年十七。

葉道士山房　顧況

水邊楊柳赤欄橋。洞裏神仙碧玉簫。近得麻姑書信否。顏魯公麻姑壇記。王方平過蔡經家。遣人與麻姑相聞。有頃人来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年。俄麻姑至。乃是年十八九許好女子。潯陽向上不通潮。潮至潯陽而回。詩意謂道路不通。恐麻姑信難得。

宿昭應

武帝祈靈太乙壇。武帝謂玄宗。漢書。亳人繆忌奏祠太乙方。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乙壇上。新豐樹色遶千官。驪山古驪戎國。秦曰驪邑。漢祖徙里民實也。命曰新豐。玄宗分置會昌縣。尋改會昌為昭應。那知今夜長生殿。見杜常詩注。獨閉空山月影寒。意與杜常華清宮詞同。

江村即事　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宮人斜 葬宮人之場也。退朝錄及秦京雜記並云。長安舊牆外長三里有宮人斜。風雨夜多鬼歌哭聲。　雍裕之 貞元時人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樓。未央宮。高祖七年蕭何造。

過春秋峽　劉言史 皮日休為撰碑。云不知何許人。然余觀其宿花石澗詩云。其業叢臺廢苑中。又嘗不就王武俊辟。則趙人也。

峭壁蒼蒼苔色新。無風情景自勝春。不知何樹作處者非。今從今集。幽崖裏臘月開花似北人。似者呈似之似。猶言向也。言史北人南游見景候之異不知此感。劉公卿云。江花獨向北人愁。亦同此意偏令破愁字。則不含蓄有餘味矣。

初入諫司喜家室至　竇群 字丹列

一旦悲歡見孟光。隱士梁鴻妻。字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王洙曰。言事欲密。故封以達。猶問傭書日幾行。後魏蔡亮家貧。傭書自給。詩意謂吾妻不知我今已有官守言責。猶以貧賤時視我。蓋羣初為處士隱毘陵。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不報。至夏卿尹京復薦方拜拾遺御史。此妻所以十年辛苦伴已於滄浪也。然羣處士而以窮通為悲歡。纔得拾遺則對妻誇喜。情見於辭。夫豈真隱者耶。宜求路以反覆敗死也。

寄襄陽章孝標　雍陶

青油幕下白雲邊。宋劉禹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代叛兵。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句人。注青油幕。謂將幕也。以青油飾為之。襄陽乃節度府。孝標時為從事

日日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裏麝香眠。杜詩。麝香眠石竹。注曰。鹿也。又曰。鳥名。非。

舊宮人　劉得仁 貴主之子。明成至大中二朔。元弟皆貴士。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二十年。竟無成而卒。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寵。準擬人看似舊時。

小樓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第

松杉風外亂山青。曲几焚香對石屏。記得去年春雨後。燕泥時汙太玄經。揚雄作太玄經。

宮詞　王建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篇蓋比而興也。殘紅。色衰也。東西分飛。君與已相背也。貪。慕也。結子。有寵有成也。五更風。君心之飄忽也。詩意謂使我下貪結子而入宮。則安有今日之愁。不可恨君也。色衰寵去矣。然惟自咎其初心。不以怨君。厚之至也。荊公甚愛此詩。

祇役遇風謝湘中春色　熊孺登 貞元時人

水生風熟布帆新。顧愷之嘗借殷仲堪布帆。遇風大敗。愷之與仲堪書曰。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只見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一閑人。

過勤政樓 玄宗於宮西置樓。其西南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朔錄云。勤政樓臨朱雀東第四街。　杜牧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玄宗然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以八月十五日為千秋節。三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唯有紫苔偏稱意。稱意。猶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三輔黃圖注曰。金鋪者。扉上有金花。花中作獸及龍蛇。鋪首以銜環也。

送客　李羣玉

沅水羅紋海燕回。沅水。在辰州沅陵縣。柳條牽恨到荊臺。荊臺。在江陵縣。楚王遊荊臺。即此也。定知行路春愁裏。故郢城邊見落梅。杜佑通典曰。江陵。楚之郢地。秦分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

靈岩寺　趙嘏

館娃宮畔千年寺。按孫覲記。梁天監中。以吳故館娃宮地為靈岩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柳枝　薛能

和風烟雨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北。周亞夫嘗營軍其地。令軍營皆柳樹。謂之柳營。蓋本此。唯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自遣 自注云。自遣詩者。寥澤別業之作。故病未平。厭厭閒田舍中。農夫以

耒耜相聒。疣分不胝。百端興懷。思益無緒。因作四句詩。累二十絶。

陸龜蒙

天遊絲蹟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意謂遊絲者。天上愁人白髮隨也。此蓋放言自遣。非有所寄託。但及自然可見。

華陽巾 巾經云。始於陶隱居。

蓮花峯下得佳名。蓮華峯在華山。雲褐相兼上鶴翎。須是古壇秋霽後。靜焚香炷禮寒星。

秋色 吳融

染不成乾畫未消。霏霏拂拂又迢迢。曾從建業城邊過。蔓草寒煙鎖六朝。

已前共一十九首

酧李穆 劉長卿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李穆有發桐廬寄劉員外云。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更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故長卿以此答之。時長卿在饒。

休日訪人不遇 韋應物 沈括作韋應物傳云。長安京兆人。住於開元。卒宗以後。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湘江夜汎 熊孺登

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春風。成都記。蜀望帝死。化為鳥。名杜鵑。聲低怨。

贈侯山人

一見清容愜素聞。有人傳是紫陽君。入茅君傳有云。紫陽左公太極仙伯山玄卿周義山。皆號紫陽真人。来時玉女裁春服。剪破湘山幾片雲。湘山。在泉州郡治後。

寫情 李益 李揆子。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

水紋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舊史謂益有妬癡。夜散灰扃戶以防妻妾。觀此詩。非悼亡怨別。則不得於妻而作也。

竹枝詞 集中竹枝詞。來建平里中。聯歌竹枝。吹笛擊鼓以赴節。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故余作竹枝詞。 劉禹錫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欲寄狂

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萬里橋在流花溪東。皆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得名

聽舊宮人穆氏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齊諧志。桂陽城武丁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此詩借用。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貞元。德宗年號。當時朝士已無多。夢得。貞元時入仕。元和初謫。二十四年方歸。故有是語。

訪隱者不遇　竇鞏 字友封。元和進士。辛武呂副使。

蘿外涓涓澗水流。槿花半照夕陽收。欲題名字知相訪。又恐芭蕉不耐秋。古人多書芭蕉葉。如懷素種芭蕉供書。是也。

重過文上人院　李涉

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以遠公比文上人。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

題鶴林寺 在鎮江府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宮詞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進士。

君恩如水向東流。往而不還。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古樂府有梅花落曲。其詞云。念爾零落逐風飈。徒有霜花無霜質。涼風只在殿西頭。班婕伃云。切恐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蓋以涼風喻寵衰而冷落。此詩用之。殿西頭者。言近而易至也。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 吳興統紀。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郡立吳興郡。　杜牧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斥也。自此詩誤以為旌麾之麾。至今襲其誤。樂遊原上望昭陵。昭陵。在醴泉縣西。太宗所葬。西京記。唐太平公主於樂遊原上置亭四望。舊史云。牧自負才略。兀悰隆於時。而牧居下位。心常不樂。望昭陵者。不得志於時。而思明君之世。蓋然也。首言清時。反辭也。

鄭瓘協律 瓘乃虔之孫。為協律郎。

廣文遺韻留樗散。鄭虔為廣文館博士。杜甫云。鄭公樗散鬢成絲。此用之。謂瓘猶有乃祖樗散遺韻。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贈魏三十七　李群玉

名珪似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燄光高二丈。唐遺史云。江淮間術士姓吳。有宏詞者謁之。術士曰。公頭上燄

[illegible]来年焼殺杏園花。唐進士及第。賜宴杏園。

湘妃廟 即黄陵廟。

少将風月怨平湖。謂二妃従舜。不及沉湘而死。故怨平湖風月也。見盡扶桑水到枯。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見扶桑之枯者。猶麻姑三見海為桑田之意。相約杏花壇上去。盡欄紅紫闘樗蒲。樗蒲。

博戲之具。二妃子悄也。范攄雲渓友議曰。李群玉題湘妃二女曰。二年此與君為雲雨之遊。段成式云。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劉潜夫云。古人叙奇遇之事。猶託之他人。如元稹鶯鶯託之張生。至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群玉黄陵廟詩。則直攬歸己。名檢掃地矣。

已前共十五首

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二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三

用事 周弼曰。詩中用事。既易窒塞。況十八字之間。尤難推疊。若不融化。以事為意。更加以軽率。則脾於里謡巷歌。可擊筑而謳矣。凡此皆用事之妙者也。

秋日過員太祝林園 李渉

望水尋山二里餘。竹林斜到地仙居。嵇康與七賢游竹林。今懐州修武縣東北五十里崇明寺。是其地。顧愷之曰。鮑靚。通靈士也。徐寧師之。夜聞琴怪。問之。靚曰。叔夜。寧曰。嵇留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故此詩謂之地仙。蓋以中散比員。秋光何處堪消日。玄晏先生満架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好讀書。人謂之書淫。

長安作

宵分獨坐到天明。又策羸驂信脚行。毎日除書雖満紙。不曾聞有介推名。左傳。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

奉誠園聞笛 唐史。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為奉誠園。羅録云。在安邑坊内。

竇牟 字貽周。貞元進士。終國子祭酒。

曾絶朱纓吐錦茵。司馬彪戰略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客引美人衣。美人絶其纓告王。取火視絶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絶纓者不歡。君臣百官皆絶纓。然後出火。漢丙吉。御史酔嘔車上。曹吏白欲斥之。吉曰。第忍之。不過汚丞相車茵耳。

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西園淚。魏志。陳思王置西園於鄴。與諸才子夜遊賦詩。故劉楨於王去後作詩云。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

滿目山陽笛裏人。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相近。後各以事見法。余西邁經其舊廬。人有吹笛者。追思曩昔宴遊之好。感音而歎。山陽。今懷州修武縣。舊史謂馬暢自父死後。爨為豪幸邀取財產。末年妻子凍餒。無室可居。余觀德宗播越。非馬燧幾亡。不能卹兵孤。又奪其財業。使之失所。此故吏之所以傷也。通鑑載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即位。疾將帥治第奢麗。命毀馬璘第。乃命馬氏獻其園。為奉誠園者。誣也。按新舊史。皆言奉誠為馬暢園。盧氏雜記亦云馬燧宅為奉誠園。而舊史載其本末尤詳。辨家所獻。乃山池也。通鑑蓋誤以山池為奉誠耳。

冬夜寓懷寄王翰林　竇庠

滿地霜蕪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張衡作四愁詩。皆懷賢之意。

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史記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曰。長卿未死時為書一卷。曰。有使來求奏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天子異之。余謂封禪。秦漢侈舉。既非古禮。而相如至死不忘。獻諛。夫豈忠臣。而甘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尒。如庠何議焉。

焚書坑在驪山。始皇焚書坑儒於此。　章碣咸通中人。或曰孝標之子

竹帛煙消帝業虛。古以竹帛為書。後漢方用紙。

關河空鎖祖龍居。史記。明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君象。謂秦始皇死。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陳勝起。亂發山東。劉項繼之。遂滅秦。高祖云。馬上安事詩書。項羽亦云書足記姓名而已。不肯學。二公皆不讀書者也。

赤壁在鄂州蒲圻縣西北二十里。　杜牧

折戟沉沙鐵半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吳志周瑜傳。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納大喬。瑜納小喬。又瑜與曹公遇於赤壁。曹公在北岸。瑜在南岸。瑜將黃蓋。以船載薪燒北船。時東南風急。北船燒盡。曹公敗走。又曹公作銅雀臺於鄴。置妓其上。詩意謂非東風助順。則瑜不能勝。家必為虜矣。

秦淮秦淮水在建康。秦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鑿斷地脈。方山是其斷處。水為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陳後主作玉樹後庭花之曲。聞者泣下。後為隋所滅。

漢宮　李商隱

青雀西飛竟未回。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及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君

王長在集靈臺［黄圖云。集靈宮通天臺在華陰縣界。武帝所造。］侍臣最有相如渴［司馬相如口吃。有消渴疾。］不賜金莖露一杯。［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武帝承此勝王負。以求不死者也。詩意謂方士妄言。君王惑而不悟。若食露果可不死。相如消渴何不以此識之。則言不見矣］

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宣室。未央前殿正室。］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賈誼謫為長沙傅。歲餘。帝思之。徵入見。上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之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至中夜。文帝前席］

集靈臺［集靈臺。玄宗所作。雍錄云。在華清宮中。非漢集靈宮中之臺也。］

張祜［字承吉。為處士。居蘇州。令狐楚嘗薦之。］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楊妃外傳。妃有二姊。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又明皇雜錄。虢國常乘驄馬入禁。金門。金馬門也。］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美艷。常素面朝天。］

遊嘉陵後溪　薛能

山屐經過滿徑蹤。［宋謝靈運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隔溪遙見夕陽舂。［淮南子曰。日經于淵泉。是謂高舂。起于連石。是謂下舂。薄于虞泉。是謂黄昏。］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諸葛初隱草廬。徐庶謂之臥龍。後相蜀。能。性傲誕。其題籌筆驛。自注云。余為蜀從事。常薄武侯非王佐才。故有是題。此章意亦同。然能後鎮彭門。廣順初。軍亂殺死。則武侯未可薄也。］

已前共一十一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三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四

前對。周弼曰。接句兼備虛實兩體。但前句作對。而其接亦微有興焉。相去僅一間髮非手稍停之間耳。

山店　　盧綸 字允言。河中人。天寶亂。客鄱陽

登登山路何時盡。決決溪泉到處聞。風動葉聲山犬吠。一家松火隔秋雲。

章慶士郊居　　雍陶

滿庭詩景飄紅葉。繞砌琴聲滴暗泉。門外晚晴秋色老。蕭條寒玉一溪烟。

江南　　陸龜蒙

村邊紫豆花垂次。岸上紅梨葉戰初。莫怪烟中重回首。酒旗青紵一行書。

旅食　　高蟾 乾符三年孔緘榜第

風散古陂驚宿鴈。月臨荒戍起啼鴉。不堪吟斷無人見。時復寒燈落一花。

金陵晚眺

曾伴浮雲歸晚色。猶陪落日泛秋聲。世間無限丹青手。一段傷心畫不成。

春

明月斷魂清靄靄。平蕪歸路綠迢迢。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

已前共六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四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五

後對周弼曰。此体唐人用之亦少。必使末句雖對。而詞足意盡。若未嘗對。不然則如半截長律。皚皚齊整。畧無結合。此荊公所以見誚於徐師川也。

過鄭山人所居　劉長卿

寂寂孤鶯啼杏園。吳董奉山居不種田。為人治病不取錢。但栽杏五株。人欲買杏。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取杏一器。寥寥一犬吠桃源。長卿蓋以杏園桃源比山人隱居。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寒食汜上汜上。在成皋東。　王維

廣武城邊逢暮春。廣武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漢祖與霸王共語處。汶陽歸客淚沾巾。汶陽。今兗州奉符縣。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與從弟同下第出關　盧綸

出關愁暮一沾裳。滿野蓬生古戰場。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

宿石邑山中漢江邑縣。今真定府井陘獲鹿縣。　韓翃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四句皆形容山之高。

贈張千牛千牛。衛將軍官名。

蓬萊闕下是天家。蓬萊宮。在教坊之側。龍朔三年建。蓋千牛禁衛之官也。上路新回白鼻騧。湛銑曰。上路。苑路也。李翰林白鼻騧詞云。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急管晝催平樂酒。呂延濟曰。平樂。館名。薛綜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春衣夜宿杜陵花。杜陵。在萬年縣東也。

已前共五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五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六

拗體 周弼曰。此體必得奇句。時出而用之。姑存此以備一體。

旅望　李頎 開元一十三年賈季陽榜進士。

百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絶。馬首西來知是誰。

滁州西澗　韋應物 應物建中三年守滁。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處鳴。春潮帶雨晚来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歐陽永叔曰。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北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景也。

酧張繼　皇甫冉 本集題序云。懿宗予之舊好。祗役武昌。以六言見懷。予以七言裁答。

悵望南徐登北固。劉宋以京口置南徐州。北固山。今鎮江府甘露寺。皇甫冉。丹陽人也。迢遥西塞限東關。西塞。山名。王周有西塞山詩。自注云。今謂之道士磯。隷興國軍大冶縣。歷陽圖經口。東關在歷陽西南一百里。吳曆曰。諸葛恪於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陸士衡詩曰。悲情臨川結。寒潮惟帶夕陽還。

河邉枯木　長孫佐輔 德宗末人。弟公輔守吉州。佐輔依焉。

野火燒枝水洗根。數圍枯朽半心存。應是無機承雨露。却將春色寄苔痕。

柳州二月　柳宗元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榕初生如蔦緣木。後乃成樹。許渾云。南方大葉榕樹横枝。危者下生。根垂地如柱。

贈楊鍊師　鮑溶

道士夜誦蕊珠經。謂黄庭經也。黄庭經云。閑居蕋珠作七言。白鶴下繞香烟聽。夜深經盡人上鶴。天風吹入秋冥冥。

題齊安城樓　杜牧 齊安即黄州。牧嘗守黄。

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灩落寒汀。不用憑闌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六帖云。短亭五里。長亭十里。

已前共七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六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七

側體 周弼曰。其說與拗體相類。然發興措辭。則奇從矣。

營州歌　高適 字達夫。渤海蓨人。終渤海縣侯。唐詩人達者。惟適而已。

營州少年愛原野。營州河北道柳城郡。本遼西郡。狐裘蒙茸獵城下。毛萇曰。蒙茸。亂貌。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山家　長孫佐輔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夏晝偶作　柳宗元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步虛詞　高駢 字千里。幽州人。為淮南節度使。

吳兢曰。陳思王游漁山。忽聞岩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此步虛之始也。

清溪道士人不識。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淮縣有清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郭景純有遊仙詩曰。清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上天下天鶴一

隻。洞門深鎻碧牕寒。董賢傳注。洞門。謂門之相當。滴露研朱點周易。

君山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詩伯弜不著何人作。賓異記載呂(洞賓)夜泊君山。忽一舟至。有老人吟此詩。呂異其詩。就之。忽不見。

繡嶺宮　李洞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翁。繡嶺宮在陝州峽石縣。顯慶三年置。猶唱開元太平曲。玄宗開元中嘗幸此。詳見注後。

已前共六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七

四實周弼曰。其說在五言。但造句差長。微有分別。七字當為一串。不可以五言泛加兩字。究難飽滿。易疎弱。而前後多不相應。自唐人中工此者。亦有數焉。可見其難矣。

同題仙游觀　韓翃

仙臺初見五城樓。仙臺在長安西山。漢文[illegible]作。十洲記云。崑崙山有[illegible]城十二樓。黃帝效之而作。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秦樹晩。砧聲近報漢宮秋。踈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楚詞。仍羽人於丹丘。注曰。丹丘晝夜常明。

和樂天早春見寄　元稹

雨香雲淡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棹歌。萱近北堂穿土早。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曰。背北堂也。萱忘憂草也。柳偏東面受風多。時微之以李賞之謗。自同州移浙東。樂天守杭在北。故以北萱喩樂天之可忘已憂。以東柳喩已之受侮不少也。湖添水色消殘雪。江送潮頭湧漫波。同受新年不同賞。無由縮地欲如何。神仙傳。壺公遺費長房一符。能縮地脈。

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鸛雀樓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大河。

殷堯藩　秀州人。

危樓高架泬寥天。九辯曰。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注曰。泬寥。曠蕩也。上相閑登立綵旃。漢書。田蚡為相。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注曰。禮。大夫建旃以旃表士衆。樹色到京三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水經注。河出崑崙。吐蕃謂之悶摩黎山。至積石軍方入中國。四夷稱中國為漢。晴峯聳日當周道。詩。周道如砥。秋穀垂花滿舜田。舜耕歷山。輿地廣記曰。河中府河東縣。故蒲坂。舜之都。有歷山。并媯水。雲路何人見高志。家看西面赤闌前。

凌歊臺　許渾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圖經曰。凌歊臺在太平州北黃山上。宋武帝南游。嘗登此臺。且建離宮。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行殿。即離宮殿。漢有寢廟。園於陵上作之。以象平生。百年便作萬年計。岩畔古碑空綠苔。按此詩。既曰有基荒薺合。又曰無主野棠開。二語自合同。但行殿乃生前之殿。寢園乃死後之園。此既不同。則語律相類。意實異矣。

洛陽城　河南府有洛陽故城。唐人多有題詠。

禾黍離離半野蒿。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作詩曰。彼

秦都。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東周。後漢元魏。皆都洛。山勢北來宮殿高。迷昌紛嶺等言。皆在洛陽。鴉噪暮雲歸故堞。堞。女牆也。鴈迷寒雨下空濠。濠。隍也。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史記。周靈王太子名晉。游緱山。夜吹笙作鳳。青鳳至。乃乘鳳升仙。山在洛陽。王子年拾遺記曰。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有桃樹千圍。花皆青黑色。

金陵 注見前。

玉樹歌殘王氣終。陳後主作玉樹後庭花曲。王氣終。謂隋并陳。南朝至此而滅也。蘇子由詩自注云。綠雞冠。即玉樹後庭花也。景陽兵合戍樓

空。景陽樓。宋元嘉二十二年築。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以名之。六朝紀勝云。今法寶寺西南遺地猶存。蓋后主與張妃就擒於景陽井。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六代者。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建康實錄云。吳太初宮。即臺城地之西南。晉建康宮在府北五里。宋朱火宮在清溪橋東。梁金華宮在清溪東。石燕拂雲晴亦雨。湘州記。零陵有石燕。遇雨則飛。江豚吹浪夜還風。南越志。江豚似豬。居水中。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李白金陵詩曰。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晉景定曰。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許渾云。似洛中。

咸陽城東樓 雍錄曰。秦咸陽在京兆西咸北四十里。本杜縣地。今唐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里。名雖稱秦。非故處矣。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

晚自東郭留一二游侶

鄉心迫遞宦情微。戎甫曰。吾少無宦情。吏散尋幽竟落暉。林下草腥巢鷺宿。洞前雲濕雨龍歸。鐘隨野艇回孤棹。若鐘聲隨艇則暮矣。故回棹也。鼓絕山城掩

半扉。謂山城昏鼓絕。則西齋扉半掩矣。今夜西齋好風月。一瓢春酒莫相違。

題飛泉觀宿龍池

西岩泉落水容寬。靈物蜿蜒黑處蟠。松葉正秋琴韻響。菱花初曉鏡光寒。言松韻如琴。菱池如鏡。雲收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壇。仙客不歸龍亦去。稻畦長滿此池乾。言自龍去池化為田矣。

咸陽懷古 注見前。 劉滄 字蘊靈。大中八年第。魯人。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凄然感廢興。渭水故

都秦二世。秦自獻公都櫟陽，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而都焉，地在渭北，斃南，而其方則長樂宮西北也。至始皇王天下，二世而亡。咸陽秋草漢諸陵。秦舊都以渭水與龍首山皆在其南，故曰咸陽。天空絕塞聞邊鴈。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黃陵廟　李群玉

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二女，舜二妃。娥皇、女英。明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黃陵廟碑記曰：庭有石碑，斷裂在地，其文剝缺。晉太康元年立。東風近墓吹芳芷。郡國志曰：舜墓在女英峰下。楚詞湘夫人歌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舜巡狩死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死湘江。蒼梧今道州。九疑如黛隔湘川。九疑山圖記曰：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有九峰，一曰簫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回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名九疑。詩意謂九峰之碧，如二女畫黛之顏也。

晚歌湘源縣　張泌江南人。南唐內史舍人。

烟郭遙聞向晚雞。水平舟靜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張華博物志云：杜宇啼苦則懸於樹，自呼曰謝豹。二女廟荒宮樹老。即黃陵廟。九疑山碧楚天低。見前注。湘南自古多離怨。屈原作離騷以寓怨，自沉於湘水。莫動哀吟易慘悽。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鎖門。幾樹好花閑白晝。滿庭荒草易一本作自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項羽燒咸陽，三月火不滅。此言國猶有廢興，況家乎。

龍泉寺絕頂寺在餘姚。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後隱鏡湖。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泰山記：東岩名日觀。雞一鳴，見日出高數丈。古樹含風常帶雨。寒岩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李周翰曰：中天，言及天半。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往來人。

已前共十四首

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舊制三內：皇城曰西內，大明宮曰東內，興慶宮曰南內。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王洙曰：雞人，宮中司曉者。曉籌，曉漏也。絳幘者，朱冠

以象雞。東坡云。余來黄。聞人歌如雞唱。與朝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相似。尚衣方進翠雲裘。百官志。尚衣掌供冕服。宋玉賦。上翠雲之裘。九天閶闔開宮殿。雞跖曰。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禮。天子冕有十二旒。日色纔臨仙掌動。仙掌見前注。香烟欲傍袞龍浮。袞衣畫龍其上。朝罷須裁五色詔。石虎詔書用五色紙。珮聲歸到鳳池頭。鳳池中書也。晉荀勗為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

又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建章宮千門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唐志。凡朝會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襄陽耆舊傳云。宋玉曰。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采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國人和者不過數人。其唱彌高。其和彌寡。

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

聞逐樵夫閑看棊。王質事。忽逢人世是秦時。桃源事。開雲種玉嫌山淺。搜神記。王雍伯致義漿饋行者。有一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謂曰種此生好玉。後得雙璧。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河南志。後魏時。有樵夫劉會。入洛陽石龍洞。得石上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錄。郭璞傳。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璞。後門人竊囊。未及讀。火焚。願得相從一問師。

別嚴士元　劉長卿

春風倚棹闔閭城。越絕書云。闔閭使子胥相士嘗水。築為大城。開八門以象八中。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送王李二少府貶潭峽　高適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荊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衡陽歸鴈幾封書。蘇武傳。天子上林射鴈。得帛書繫鴈足。青楓江上秋天遠。楚詞。江水湛湛兮上有楓。白帝城邊古木疎。公孫述築白帝城。今夔州。聖代祇今多雨露。詩蓼蕭注曰。雨露者天所潤萬物。喻上恩澤。暫時分手莫躊躇。

西塞山見前注。　劉禹錫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孫皓都金陵。）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濬作大舡連舫攻吳。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拒船。濬作大炬灌油燒之。鎖皆斷絶。順流徑入石頭城。孫皓乃備亡國之禮。造壘門降。）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已前共六首

早春五門西望　王建

百官朝下五門西。（天子五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塵起春風滿御堤。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鬭回雞。（鬭雞。民間之戲。明皇愛之。始置坊教習。）館松枝重墻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齊。（資暇集云。長安御溝。植楊於上。）惟有教坊南草色。（元宗開元切。於蓬萊宮側立教坊。置使領之。）古城陰處冷淒淒。

錦瑟　李商隱

錦瑟無端五十絃。（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適怨清和。）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適志。）望帝春心託杜鵑。（事見前注。）滄海月明珠有淚。（上清也。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多珠而圓。）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戴容州曰。詩家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前輩謂商隱情有所感。託之錦瑟。）

江亭春霽　李郢

江蘺漠漠荇田田。（說文曰。江蘺蘼蕪也。郭璞曰。似水薺。）江上雲亭霽景鮮。蜀客帆檣背歸燕。楚山花木怨啼鵑。春風掩映千門柳。晚色凄涼萬井烟。金磬泠泠水南寺。上方臺殿翠微連。（陸倕石闕銘曰。上連翠微。注曰。翠微天邊氣也。）

送人之嶺南

關山迢遞古交州。（漢交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皆屬焉。）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姹女。（發蒙記曰。侯官謝端於海上得大螺。中有美女。曰。我天漢中白承素女。天矜卿貧。令我為卿妻。漢書曰。河間姹女工數錢。）越王潭上見青牛。（南越志。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為舡。以童男女三十人牽之。既而人船俱隨於潭。時聞附舡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回與舡俱。蓋神靈之至。）嵩臺月照啼猿樹。（南越至高要有竦石。廣六卜餘丈。高二百仞。土人謂之嵩臺。）石室烟涵古桂秋。（南越）

志。高要石室南北二門。狀若人功。意者仙都。回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嶺南異物志。刺桐花。南海至福州皆有之。繁茂不如福建。梧州城外止有三四株。未嘗見花。反以名郡。亦未諭也。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曙 開元二十六年進士。

漢文皇帝有高臺。神仙傳。河上公授帝老子。而去。失所在。帝於西山築臺望之。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三晉。韓。魏。趙。二陵風雨自東來。左傳。肴有二陵。其一文王所以避風雨也。輿地廣記曰。肴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關門令尹誰能識。神仙傳。老子去周。關令尹喜知之。見老子。老子授以長生之術。河上仙翁去不回。神仙傳。河上翁。漢文帝時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有不解。遣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躍。冉冉在空。去地數文。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中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一醉菊花盃。陶彭澤九日坐東籬對菊花。適王弘送酒至。遂醉而歸。以比劉明府。

叢臺

李遠 字求古。太和四年進士。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叢臺在磁州東北一里。趙武靈王所築。雲遮襄國天邊去。春秋時邢國。漢置邢州。後為襄國郡。樹繞漳河地裏來。漳河在邢州任縣。絃管變成山鳥哢。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消息。趙及後趙北齊。皆都趙也。風雨惟知長綠苔。

寒食

來鵬 洪州人。尚書韋岫欲以女妻之。不果。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驚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寞。蜀魄。子規也。楚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徐孺子墓在洪州東湖上。

已前共三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八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九

四虛

周弼曰。其說在五言。然比於五言。終是稍近於實而不全虛。蓋句長而全虛。則恐流於柔弱。要須於景物之中。而情思通貫。斯為得矣。

隋宮

隋煬帝大業元年。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李商隱

紫泉宮殿鎖烟霞

司馬相如曰。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師古曰。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師古唐人。諱淵曰泉。義山用之。蓋隋都關中。鎖烟霞者。言煬帝棄國南游。

欲取蕪城作帝家

沈約宋書曰。鮑明遠為臨海王子項參軍。在廣陵。子項叛逆。鮑見故城蕪荒。乃吳王濞所都。遂作蕪城賦。煬帝以廣陵為江都。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

天涯

北齊辛術傳曰。傳國璽。秦所制。漢光武龍顏日角。而唐太宗亦天日之表。南都烟花錄云。煬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此意謂使隋之神器不歸太宗所樂。則煬帝游幸。應至天涯。豈止江都而已。

于今腐草無螢火

禮記。腐草化為螢。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游山。放之。光徧山谷。

終古垂楊有暮鴉

大業元年。開邗溝。自山陽至江。廣數十步。無螢火有暮鴉者。雁啄雖滅。惡聲常在也。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伽藍記曰。帝嘗行吳公臺下。恍惚遇陳後主。帝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后主曰。每憶與張妃凭臨春閣。作此曲未終。見韓擒虎領萬騎直來推人。便至今日。始謂殿下治在堯舜之上。今日還此遊。曩日何見罪之深耶。帝叱之。不見。此言地下者。蓋煬帝既弑。葬吳公臺下。

馬嵬

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里。本馬嵬所築以避難。有驛。

海外徒聞更九州。

自注曰。鄒衍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仙傳拾遺曰。楊妃死。帝名楊什伍於行在。考名。至三日夜。奏曰。人寰之中。十洲三島之内。求之不得。後於東海上蓬萊頂見妃。謂什伍曰。此後一紀當相見。願保聖體。毋憶念也。商隱用此。謂帝徒聞妃在九州之外。若他生相見。未可知。此生休矣。

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虎旅。衛士也。漢舊儀曰。夜漏起。周廬擊木柝。雞人傳曉。以警寢也。仙傳拾遺曰。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詩意用此。謂帝不寐而聞柝者。非因雞人之警也。此詩第三句與第五句詞同而意異。

此日六軍同駐馬。

舊史云。祿山反。上出延秋門。至

馬嵬驛。軍士飢憤。圍驛。擒楊國忠斬之。是日。責妃縊死。

當時七夕笑牽牛。

楊妃外傳云。玄宗與妃在驪山宮。七日牛女之夕。夜半。妃獨侍上。上凭肩密語。願世世生生為夫婦。

如何四紀為天子。

明皇幸西内。驚墜馬。高力士叱衛士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汝欲何為。

不及盧家有莫愁。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子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

籌筆驛

在利州綿谷縣。去州北九十九里。諸葛孔明出師。嘗駐此。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

管仲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簡書。長楊賦。木擁槍纍為儲胥。注曰。木擁相纍為柵。詩眼云。簡書。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百千年。魚鳥猶畏之。儲胥。軍中藩籬。言忠賢神明。風雲

猶設其梟徒令上將揮神筆上將諸葛亮也杜牧籌筆驛詩云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終見降王走傳車孔明死後蜀政益衰魏伐蜀炎興元年後主輿櫬自縛詣鄧艾軍降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單馬曰驛騎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每自比管仲樂毅關羽張飛皆蜀將羽死建安二十四年飛死先主章武元年皆不及見武侯總戎矣他年錦里經祠廟成都記云錦里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又曰武侯廟在先主廟西梁甫吟成恨有餘謂今日經公之祠一吟梁甫猶為公有餘恨也

聞歌

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列子曰秦青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銅臺罷望歸何處陸機弔魏武文云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中月朝十五向帷作妓樂時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玉輦忘還事幾多拾遺記周穆王御黃金碧玉之輦又穆王與西王母宴於瑤池歌謳忘歸諸侯遂叛青塚路邊南鴈盡昭君嫁匈奴恨死胡中胡葬之胡地草白而塚草獨青故曰青塚石崇昭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細腰宮裏北人過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灺燈光柰爾何釋文口灺燼也項羽既敗與虞美人歌曰虞兮虞兮柰尔何

茂陵漢武所葬在興平縣北師古曰本槐里縣茂鄉故曰茂陵雜錄山在興平縣北七里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偏近郊武帝聞宛有善馬求之不釋使李廣利伐敗之取其馬以歸張騫傳曰帝初得烏孫馬名天馬及得宛馬更名烏孫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又漢書大宛馬嗜苜蓿張騫持千金請宛馬采苜蓿歸種之離宮別館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種此二句蓋譏武帝勤遠畧內苑只知銜鳳觜十洲記麟洲上多鳳麟煑麟用鳳觜為膠可連斷絃仙傳拾遺曰武帝天漢三年北巡西王母使使獻靈膠一兩帝射虎華林苑弩絃斷使者口濡膠一分以續之只知獵事

務也銜鳳觜口濡膠也蓋譏武帝好獵屬車無復插雞翹胡廣制度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蔡邕獨斷曰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民或謂之雞翹按天子出則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此言無復插雞翹者蓋譏帝好為微行玉桃偷得憐方朔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出桃七枚曰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結子指方朔曰此兒已三竊吾桃矣此句蓋譏帝好仙金屋粧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年五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曰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此句蓋譏帝好內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栢雨蕭蕭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昭帝始元六年歸至京師詔武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此詩前六句盖道武帝之多欲而結句意謂雖[illegible][illegible]年之後但陵栢

蕭蕭其悴心修志。今安在哉。

已前共五首

早秋京口旅泊（京口。鎮江府。） 李嘉祐（字從一。袁州人。天寶七年進士。）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地征徭非舊日。（征。稅也。徭。役也。）秣陵凋弊不空秋。（秦始皇以金陵有王氣。掘斷其地。改金陵曰秣陵。）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惟有同時驄馬客。（桓典為御史。乘驄馬。本集云章侍御寄書相問。）偏題尺牘問窮愁。（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注曰。簡牘長咫尺者。）

晚次鄂州。 盧綸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三湘。湘潭。湘鄉。湘源。）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本集題下自注云。至德中作。綸。河中人。時安史方亂。三河。）更堪江上鼓鼙聲。

赴武陵寒食次松滋渡（常元和中。自水部員外郎。為朗州刺史。） 竇常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驛騎。見前注。）楚曾三戶少人煙。（三戶亭。在南郡。穰縣安密鄉。即南公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者也。）看春又過清明節。笑老重經癸巳年。（癸巳。元和八年。）幸在桂山當郡舍。在朝長詠卜居篇。（宋元嘉七年大水。武陵桂山隕。湘州記。桂山在郡東十七里。今德山是。屈原有卜居詞。）

鄂州寓嚴澗宅 元稹

鳳有高梧鶴有松。（韓詩外傳曰。鳳止黃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偶來江外寄行蹤。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臥龍。（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心想夜閑惟足夢。眼看春盡不相逢。何時最是思君處。月入斜牕曉寺鐘。

九日齊山登高（齊山。在池州貴池縣南五里。王哲齊山記曰。山有五十餘峯。其高等。故名齊山。杜牧嘗守池。） 杜牧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爾雅釋山曰。山未及上曰翠微。注曰。一說山氣清縹色曰翠微。）人世難逢開口咲。（盜跖曰。一月之間。開口而咲者。不過幾也。）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

此牛山何必獨沾衣。牛山在青州臨淄縣。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城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

贈王尊師　姚合

先生自說瀛洲路。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東上有聖芝靈草。多在青松白石間。海岸夜中常見日。仙宮深處却無山。犬隨鶴去游諸洞。龍作人來問大還。真仙傳曰。有小還丹大還丹。舊史曰。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今日偶聞塵外事。朝簪未擲復何顏。左思招隱詩。聊欲投吾簪。注曰。欲投弃祛簪而隱。

贈王山人　許渾

貰酒攜琴訪我頻。始知城市有閑人。君臣藥在寧憂病。本草藥有君臣佐使。子母錢成豈患貧。搜神記。青蚨似蟬稍大。生子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回。循環無已。年長每勞推甲子。甲子見前注。夜寒初共守庚申。洛中記異曰。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太乙觀。拉師共守庚申。西陽雜俎曰。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近來聞說燒丹處。玉洞桃花萬樹春。

湘中送友人　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大中八年飢楪牓進士。

中流欲暮見湘烟。岸葦無窮接楚田。去鴈作落鴈。渚非。今從本集。遠衝雲夢雪。雪或作澤者非。今從本集。雲夢二澤在鄂州。雲澤在江北。夢澤在江南。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臘。一作回首羨君偏有我。故園歸去醉新年。

元達上人種藥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咸通八年鄭弘業牓進士。

雨滌烟鋤偃破籬。紺芽紅甲兩三畦。藥名却

笑桐君少。桐君山在嚴州。有人採藥。結廬桐木下。指桐為姓。故山得名。陶隱居本草序。有桐君藥錄。詩意謂桐君所錄不如上人種者之多。年紀翻嫌竹祖低。竹譜云。竹祖篠初所種之竹。唐人詩。有祖竹叢新笋。又祖竹護龍孫。白石淨敲蒸朮火。祖微夫人服朮序云。蔡草木之益已者。並不及朮。古人名為山精之卉。山姜之精。清泉閑洗種花泥。惱來昨日休持鉢。僧律持鉢乞食。一尺雕胡似掌齊。本草。菰米臺中黑者。謂之茭烏。結實乃雕胡黑米。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九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

前虛後實 周弼曰，其說在五言。但五多留意於景聯頷聯之分。或守之太過，至七言則自廢其說，音節諧婉者甚寡。故標此以待識者。

黃鶴樓 在鄂州 崔顥 開元十一年源少良榜進士。累官至司勳員外。天寶十三年卒。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齊諧志黃鶴山者。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有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黃祖殺禰衡。埋於洲上。後人號曰鸚鵡洲。以衡嘗為鸚鵡賦。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 青箱記。蘇州有姑蘇臺。故謂之蘇臺。 李嘉祐

南浦蒹葭疊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漢靈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巾。共部有三十六方。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嘉祐玄肅時人。此詩蓋作於劉展張景起亂浙西平盧中大掠之後。野棠自發空流水。謂棠花無人空流於水也。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苑見前注。烽火年年報虜塵。

與僧話舊 劉滄

巾舄同時下翠微。舊遊因話事多違。南朝古寺幾僧在。西嶺空林惟鳥歸。莎徑晚煙凝竹塢。石池春水染苔衣。爾雅曰。苔。水衣也。此時相見又相別。即是關河朔鴈飛。

長洲懷古 題見前注。

野燒空原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停車日晚薦蘋藻。古傳蘋蘩行潦之菜。可薦於鬼神。風靜寒塘花正開。

煬帝行宮 見前注。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煬帝在江都。盛集美女。有終身不得幸。怨而作詩自縊者。殘柳宮前空露葉。見前注。夕陽江上浩煙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煬帝鑿河。自造水調歌。公孫滿寓秦中。月夜聞人吳音棹歌。浩然有歸思。

經故丁補闕郊居 許渾

死酬知己道終全。戰國策。士為知己者死。波暖孤冰且自堅。鵬上承塵纔一日。賈誼謫長沙。有鵬入其舍。占之曰野鳥入室。王人將去。誼果死。搜神記曰。長安張氏處室。有鳩止于床。張氏祝曰。為禍即飛上承塵。為福即飛入我懷。又說文曰。承塵。壁衣也。鶴歸華表已千年。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樹上。有鵠人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學仙千年今始歸。城郭是兮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風吹欒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孔子封其母墳。崇四尺。闔閭城外草連天。

贈蕭兵曹

廣陵堤上昔離居。帆轉瀟湘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鵬鳥。見前注越鄉歸去有鱸魚。晉張翰為齊王掾。見秋風起。思松江蓴羹鱸魚膾。數曰。何能羈宦千里。遂東歸。潮生水國蒹葭響。爾雅釋草云。蒹。蔍。蘆。葦也。雨過山城橘柚疎。聞說攜琴兼載酒。邑人爭識馬相如。司馬相如過臨邛。令王吉。邑富人卓氏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

已前共七首

酬張芬赦後見寄　司空圖

紫鳳朝銜五色書。後趙石虎詔書。用五色紙。著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

陽春怨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莊子。心固可使為死灰。豈料光生腐草餘。腐草見前注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君故有詩相贈。欲報瓊瑤愧不如。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答竇拾遺臥病見寄　包佶

今春扶病移滄海。幾度承恩對白花。送客屢聞簷外鵲。陸賈曰。鳥鵲噪而行人至。消愁已辨酒中蛇。樂廣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答曰。前蒙賜酒。盃中有蛇影而疾。時廳壁有弓。漆意謂弓影。乃置酒前處。問曰。有見否。答曰。如前。廣告所以。客豁然頓愈。執杖枸杞懸泉水。續仙傳。朱孺子汲溪見二花犬入枸杞叢中。掘之。根形如二犬。食之身輕。飛于峯上。鼎鍊芙蓉伏火砂。本草。光明砂。大者謂之芙蓉砂。大洞煉真寶經曰。將丹砂修煉。伏火後鼓成白銀。一返也。將銀化出砂。伏火鼓之為黃金。二返也。誤入塵埃牽吏役。羞將簿領到君家。王播每視簿領。紛積於前。反為樂。

寄樂天　元稹

榮辱升沉影與身。世情誰是舊雷陳。後漢雷義與陳重友。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惟應鮑叔偏憐我。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史謂稹與樂天友善。樂天嘗上疏理之。自保曾參不殺

人（甘茂謂秦王曰。昔曾參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來。有頃又一人來。其母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三人則母懼。今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微之。長慶二年爲相。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稹以天子非次拔已欲立功報上。有于方言於稹曰。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客燕趙。與賊黨通。可以反間出元翼。稹然之。李賞知其謀。告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刺公。度隱而不發。及神策中尉奏于方之事。詔三司訊鞫。而害裴之事無驗。稹與度遂俱罷。出稹爲同州刺史。）山入白樓沙苑暮。（同州白樓。令狐楚作賦刻其上。李吉甫郡國圖曰。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潮生滄海野塘春。（錢塘有潮。樂天時守杭。）老逢佳景唯惆悵。兩地各傷無限神。

秋居病中　雍陶

幽居悄悄何人到。落日清涼滿樹梢。新句有時愁裏得。古方無效病来拋。荒簷數蝶懸蛛網。空屋孤螢入燕巢。獨卧南窓秋色晚。一庭紅葉掩衡茅。（茅屋而衡門。）

送崔約下第歸揚州　姚合

滿座詩人吟送酒。離城此會亦應稀。春風下第時稱屈。（唐史。劉蕡下第。物論囂然稱屈。）秋卷呈親自束歸。（撫言云。唐進士下第。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日晚山花當

馬落。天陰水鳥傍船飛。江邊道路多苔蘚。塵上無由得上衣。

旅館書懷　劉滄

忽看庭樹換風煙。兄弟飄零寄海邊。客計倦行分陝路。（公羊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故曲水詩序曰。分陝流勿翦之歡。）家貧休種汶陽田。（杜預曰。鄆讙龜陰三邑之田。皆汶陽田。）雲低遠塞鳴寒鴈。雨歇空山噪暮蟬。落葉虫絲滿窓戶。秋堂獨坐思悠然。

潁州客舍　姚揆

素琴孤劍尚閑遊。誰共芳樽話唱酬。鄉夢有時生枕上。客情終日在眉頭。（庾信愁賦曰。眉頭那時伸。）雲拖雨脚連天去。樹夾河聲遶郡流。回首帝京歸未得。不堪吟倚夕陽樓。

春日長安即事　崔魯

一百五日又欲来。（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杏酪漸香鄰舍粥。（玉燭寶典曰。寒食煮大麥粥。研杏仁爲酪。以餳沃之。）榆烟將變舊爐灰。（注見前）王樓春

暌笙歌夜肯信愁腸日九回。（太史公曰：腸一日而九回。）

江際　鄭谷

杳杳漁舟破暝烟，疎疎蘆葦舊江天。那堪流落逢搖落（九辯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可得潸然是偶然（詩：潸然出涕。）萬頃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秋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閑吟向滻川（唐志：滻為關內八川。在萬年縣。）

中年

漠漠秦雲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阮籍久寓西山，一日友人攜酒炙鷄至，籍大笑曰：今朝愁破矣。）苔已滿墻思故第（漢書：列侯賜大第。注曰：甲乙次第，故曰第。）雨聲入夜憶春田。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

已前共十首

秋日東郊作　皇甫冉

閑看秋水心無事，卧對寒松手自裁。廬嶽高僧留偈別（廬山記：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廬於此山，故山取名焉。）茅山道士寄書來。（茅山觀在句容縣南五十里）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冐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西都賦序曰：日月獻納。）臨岐終日自徘徊。

過渠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間。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任矞、華仕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禮記：亦有居士錦帶。）　王維

無着天親弟與兄（無着天親一菩薩，以比禪師與居士。出西域記第四卷。）嵩丘蘭若一峯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床平。（維摩居士室中天女雨花）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佛也。老子化胡經曰：吾入天竺，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

送友人遊江南　耿湋（寶應二年洪源榜進上）

遠別悠悠白髮新，江潭何處是通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語曰：海潮來皆有漸，惟浙江潮來，如山岳震，如雷霆，可畏。）海味惟甘久住人。漠漠煙光漁浦晚（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青青艸色定山春。（杭州郡志：定山在錢塘南四十七里，潮此抑聲，過此從怒。）汀洲更有南回鴈，亂起聯翩北向秦。

送別友人　姚合

獨向山中覔紫芝(四皓隱商山作紫芝歌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山人勾引住多時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卧遲泉落林梢多碎滴松生石底足傍枝明朝却欲歸城市問我来期總不知

嶺南道中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會昌宰相)

嶺水争分路轉迷桄榔葉暗蠻溪(廣州志桄榔樹文四五圍長五六丈無枝至其顛化葉本草柳子出嶺南)愁衝毒霧逢蛇草(馬援討交趾曰下潦上霧毒氣蒸薰永州異蛇齧草盡死後人来觸草猶隨指半腫)畏落沙蟲避燕泥(録異記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蝨即毒蛇鱗中蝨蛇為所苦則樹身急派水或卧沙中遇蟲入沙人中之三日死)五月畬田收火米(異物志交趾稲夏熟一歲再種火米火耕之米也)三更津吏報潮雞(輿地志曰移風縣有潮雞潮長則鳴)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嶺南異物志紅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秋冬差少越鳥鷓鴣也小白鷓鴣詞云有客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窓竹越鳥起相呼德裕時謫潮陽)

病起　来鵬

春初一卧到秋深不見紅芳與緑陰窓下展書難久讀池邊扶杖欲閑吟藕穿平地生荷葉筍過東家作竹林(齊民要術曰竹性愛東南引諺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在舍羅如遠鄉客詩僧酒伴鎮相尋

已前共六首

送李録事赴饒州　皇甫冉

北人南去雪紛紛鴈過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逐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峯出江至潯陽九派分(潯陽地記曰九江一烏白江二蚌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借問督郵纔弱冠(白氏六帖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録事參軍記曰二十曰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清明日與友人遊玉塘莊　来鵬

幾度春山共陸郎(袁術常呼陸績為陸郎)清明時節好風光細穿緑荇船頭滑碎踏殘花屐齒香風急嶺雲飄迥野雨餘田水落芳塘不堪吟罷東回首滿耳蛙聲正夕陽

已前共二首

宿淮浦寄司空曙　李端(趙州人大曆五年李博榜進士)

愁心一倍長離憂(楚詞思公子兮徒離憂)夜思千重戀

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多雨在孫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轉深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王仲宣思歸作登樓賦。

尋郭道士不遇　白居易 太原人字樂天。

郡中乞假來尋訪舊史。謫樂天貶江州司馬。立隱舍於廬山。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不之責。洞裏朝元去不逢看院只留雙白鶴入門唯見一青松藥爐有火丹應伏見前注雲碓無人水自春。自注曰廬山雲母多以水碓搗俗呼為雲碓。欲問參同契中事。神仙傳魏伯陽齊會稽人。得古龍虎上經約共象著參同契。未知何日得相從。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在杭州。　賈島

峯前峯後寺新秋絕頂高窓見沃州 沃州山在越州新昌縣東三十里 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曾棲處掛獼猴。山鍾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憶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謝安嘗[illegible][illegible]東山中[illegible]石空聽濟谷悠悠歎[illegible]此共伯夷何遂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杜牧

六朝文物草連空 六朝見前注 天淡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 按本集題云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國語曰范蠡遂乘輕舟。浮於五湖。

長安秋夕　趙嘏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摭言曰杜紫微覽趙渭南詩云云因目嘏為趙倚樓。 紫艷半開籬菊淨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 見前注 空戴南冠學楚囚 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宿山寺　項斯 會昌四年進士。

栗葉重重覆翠 一作徑。 微黃昏溪上語人稀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度 一作動。 閑門僧未歸山菓經霜多自落水螢穿竹不停飛中宵能得幾時睡又被鍾聲催着衣。

題永城驛 在永城縣亳州。　薛能

秋賦春還計盡違 賦鄉貢也。鼂錯策曰。乃以臣錯充賦。按本集題云下第後自戟門辭至永城驛。 自知身是拙求知惟思曠海

無休日。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却喜孤舟似去時。連
浦一程兼汴宋夾堤千柳雜唐隋。煬帝自板渚河築街
道。植以柳。名曰隋堤。一千二百里。從来此恨皆前達敢負吾
君作楚詞。史記。屈原死後。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以賦稱。故世傳楚詞。
慈恩偶題 雍録曰。慈恩寺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而南第十五坊
名進昌坊。西京雜記曰。慈恩寺。隋無漏寺。嘗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
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院西浮圖六級。高三百尺。鄭谷
往事悠悠成浩歎。浮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
晩不歸去。高塔晴来獨自登。林下聽經秋苑
一作院。鹿溪邊掃葉夕陽僧。吟餘却起雙峯念。
雙峯。黄梅也。曾看庵西瀑布氷。
已前共九首
都城蕭員外寄海棠花 按詩中語。海棠花。恐是曲名。
羊士諤 貞元元年鄭全濟榜進士。憲宗以與呂温善。貶資州刺史。
珠履行臺擁附蟬。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刀劍室皆飾珠
玉。春申君客三千人。皆躡珠履。見趙使。趙使大慚。漢儀。侍中冠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外郎高步似神仙。陳詞今見唐風盛。從
事遥瞻魏國賢。獻帝以十郡為魏國。封曹操。時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

植。皆好文學。王粲為丞相掾。徐幹為五官掾。陳琳阮瑀為祭酒。應瑒劉楨並為掾屬。鄴
地好辭凌綵筆。晋孫綽作賦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蔡邕題曹
娥碑云。絕妙好辭。江淹夢郭璞取去五色筆。後為詩絕無美句。浣花春水膩
魚牋。蜀箋記曰。浣花溪水。居人多造綵箋。蜀中稱曰。紙之善者。蜀之金花魚子。東
山芳意須同賞。謝安攜妓遊東山。子着囊盛幾日傳。
見王羲之帖。
陳琳墓 九域志。陳琳墓在下邳。今淮陽軍。温庭筠
曾於青史見遺文。劉向別錄曰。治青竹作簡。曰青簡。王沐曰。史臣以記
事者。今日飄零過古墳。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
無主始憐君。陳琳初為何進主簿。諫不納。進敗。依袁紹。紹敗。歸太祖。故曰無
主也。石麟埋沒藏春草。西京雜記曰。石麟塚上物。銅雀凄涼
起暮雲。銅雀臺。魏祖所築。鄴故事曰。三臺相去各六十步。以複道相通。一銅雀高
一丈五尺。置樓頂。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
軍。
鸕鷀洲眺望 題見前詩。崔塗 字禮仙。光啓四年薛貽矩
榜進士。
悵望春襟鬱未開。重臨鸕鷀益堪哀。曹瞞尚
不能容物。黄祖何曾一作因解愛才。曹操小字阿瞞。漢書

玄。禰衡剛傲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後侮表。表送江夏太守黃祖。殺之。幽島殿

聞燕鴈去曉江晴。覺蜀波來。誰人正得風濤便。一點征帆萬里回。

繡嶺宮

古殿春殘綠野陰。上皇曾此去泥金。封禪儀注曰。持禮三十人發壇上石䃭。尚書令藏玉牒畢。持禮璽石䃭。尚書令纏以金繩。泥以金泥。四方各依其色。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幸東都。故杜牧洛陽長句云。連昌繡嶺離宮在。玉輦何時父老迎。又云。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三城帳屬昇平夢。唐百官志云。尚書奉御。行幸則三部帳。其外蔽以排城。一曲鈴關帳望心。楊妃外傳。玄宗幸蜀。霖雨涉旬。道聞鈴聲。帝擇其聲為雨霖鈴曲。苑路暗迷香輦絕。繚垣秋斷艸烟深。黃圖曰。西郊苑繚以周垣四百餘里。前朝舊物東流在。猶為年年下翠岑。

已前共四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一

前實後虛

周弼曰。其說在五言。然句既長。易於飽滿。景物情思。互相雜絆。無痕迹。惟才有餘者能之。

春山道中寄孟侍御

張南史 肅代時參軍。幽州人。寓居揚州。

春來游子傷歸路。時有白雲邀獨行。水流亂赴石潭響。花發不知山樹名。誰家魚網求鮮食。尚書奏。庶鮮食。何處人烟事火耕。漢書。江南火耕水耨。注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芟去復下水。水草死。稻活。曰火耕。昨日已嘗村酒熟。一盃思與孟嘉傾。孟嘉在桓溫府。溫數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馭卿。

早春歸盩厔寄耿湋李端

盩厔縣屬鳳翔府。

盧綸

野日初晴麥隴分。竹園村巷鹿成群。萬家廢井生新草。一樹繁花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寄君。蓋史思明吐蕃亂後之景也。

松滋渡望峽中

劉禹錫 松滋縣屬江陵。有松滋渡。

渡頭輕雨洒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

長迷楚望。楚臨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顏延年詩曰：江漢分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夷陵，今峽州。毛遂說楚王曰：白起小竪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巴人淚應猿聲落。見前注。蜀客船從鳥道回。江出峽，至夷陵始平。鳥道，言自高而下也。十二碧峯何處所。見前注。永安宮外是荒臺。永安宮在夔州奉節縣，先主崩處。

春日閑坐

官曹崇重難頻入，第宅清閑且獨行。堦蟻相逢如偶語，園蜂速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偏憐色，鶯到[illegible]楊不惜聲。東洛池臺恐拋擲，移文非久會應成。蕭子顯齊書曰：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為令，欲過此山，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譏之。

晏安寺　李紳 字公垂，無錫人，會昌宰相。

寺深松桂無塵事，地接荒郊帶夕陽。啼鳥歇時山寂寂，野花殘處月蒼蒼。碧紗凝艷開金像，清梵銷聲閉竹房。丘隴漸平連茂草，九原何處不心傷。

館娃宮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西子死於此。宮墻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劉禹錫集：館娃宮在郡西南岸石山旁，有採香徑。王遣美人採香於此。硯沼祇留山鳥浴。圖經云：靈岩又名硯石山。山頂有硯池。屧廊空信一作任野花埋。蘇州圖經：響屧廊。吳王所作，以楩梓木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姑蘇麋鹿真閑事。伍子胥諫吳王曰：臣見麋鹿遊姑蘇之臺。須為當時一愴懷。

方干隱居　李山甫 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依樂彥禎幕府。方干故居在嚴州白雲源。

咬咬嘎嘎水禽聲，露洗松陰滿院清。溪畔印沙多鶴跡，檻前題竹有僧名。問人遠岫千重意，對客閑雲一片情。早晚塵埃得休去，且將書劍事先生。

已前共七首

酬李端病中見寄　盧綸

野寺昏鐘山正陰。李端集題云：野寺病居喜盧元言見訪。亂藤高竹水聲深。田夫就餉還依草，野雉驚飛不過林。齋沐暫思同靜室，清羸已覺助禪心。寂寞日長誰問疾。維摩居士疾，佛勅文殊問疾。料[illegible]惟取古

方尋。按李端詩云，青青麥隴白雲陰，古寺無人春草深。乳燕拾泥依古井，鳴鳩拂羽歷花林。千年駁蘚明山履，萬尺垂蘿入水心。一川漭瀁今欲老，誰知才子忽相尋。允言蓋次其韻，但觀李詩，則此章語意自見。

贈道士　褚載唐詩紀事云字厚之

簪星曳月下蓬壺。星冠。月珮也。列子。海中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蓬萊。五瀛洲。曾見東皋種白榆。選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注曰。白榆星也。六甲威靈藏瑞檢。老君六甲符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威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神仙傳。左慈明六甲善役鬼神。檢。印匣也。言神藏匣內。五龍雷電遶霜都。五龍。五方之龍。霜都。猶言霜壇。鬼神所棲壇場謂之都。猶南粵志人都。猪都。鳥都。是也。惟教鶴探丹丘信。見前注。不使人窺太乙爐。太乙爐煉太乙丹爐也。聞說葛陂風浪惡。神仙傳。壺公遺費長房竹一竿。乘竹[illegible]地而歸。後投竹於葛陂化為龍。許騎青鹿從行無。列仙傳。鹿一千年為蒼鹿。又蘇耽常騎鹿。遇險絕處皆超越。問之。答曰。龍也。

送客之湖南　白居易

年年漸見南方物，事事堪傷北客情。山鬼趫跳惟一足。廣異記。山鬼。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峽猿哀怨過三聲。見前注。帆開青草湖中去。洞庭湖。青草湖。半屬潭州。半屬岳州。南曰青草湖。北曰洞庭湖。衣濕黃梅雨裏行。周處風土記曰。夏至前雨名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別後雙魚定難覓。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近來潮不到湓城。

送劉谷　李郢

村橋西路雪初晴，雲暖沙乾馬足輕。寒澗渡頭芳草色，新梅嶺上鷓鴣聲。郵亭已送征車發，山館誰將候火迎。落日千峯轉迢遞，知君回首望高城。

江上逢王將軍

虬鬚憔悴羽林郎。唐宗虬鬚可以掛弓。漢書羽林孫兒。注曰。天有羽林星。喻若林木之盛。羽翼鷙擊意。故以名武官焉。曾入甘泉侍武皇。甘泉宮有三。秦甘泉在渭南。漢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隋甘泉在鄠縣。秦始皇迎太后入咸陽。復居甘泉。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秦時咸陽跨渭南北。則此宮不在渭北咸陽。而在渭南咸陽。此秦甘泉也。漢武元封元年。始即磨盤嶺秦宮之側作甘泉。此漢甘泉也。元和志曰。隋宮在鄠縣南二十里。對甘泉谷。此唐甘泉也。鵰沒夜雲知御苑。言鵰之習於獵也。鵰非夜放者。詩言夜雲。豈語病也。然古人亦有夜獵者。如武帝射雉山。至青溪橋西。雞始鳴。是也。馬隨春仗識天香。言馬習於隨仗而識香也。蓋仗前必以香引輦。如隋煬帝每駕。則擎香爐在輦前行。是也。五湖歸

去孫舟月范蠡事見前注六國平来兩鬢霜秦王翦平六國。
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斜陽晋桓伊為征南將軍王徽之遡之江上曰聞卿善吹笛伊便下馬踞床三弄而去。

和皮日休酧茅山廣文　陸龜蒙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峯拜七真堂茅山有三峯
天寒夜漱雲芽凈上元寶経云太極真人服四極雲芽。雪櫰晴
梳石髮香風土記曰石髮苔也。自拂烟霞安筆格梁簡文詠筆格云仰出寫含花横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璣臺賞獨開封檢試
砂床拾遺錄辰州有朱砂處即有小龕龕中生白石床上乃生砂大者如芙蓉泰重七八斤價萬莫言洞府能招隱五岳圖赤城有洞府仙人居之小山有招隱。會輾飇輪見玉皇神仙傳玄圃閬苑環以弱水九重非飇車羽輪不可到。

蒲津河亭蒲津在同州　唐彥謙

宿雨清秋霽景澄廣庭高榭更晨興烟橫博
望乘槎水張騫封博望侯嘗泝河求槎直至天河見牛女寶曆中嘗詔有司取其槎以進見因話錄日上文王避雨陵見前注孫棹夷猶楚詞君不行兮夷猶
期獨往曲欄愁絕每長凭思鄉懷
古多傷別此際哀吟幾不勝

已前共七首

感懷　劉長卿

秋風落葉正堪悲黄菊殘花欲待誰水近偏
逢寒氣早山深長見日光遲愁中卜命看周
易夢裏招魂誦楚詞宋玉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自笑不如湘浦鴈飛來却是北歸
時

輞川積雨輞川在藍田縣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李周翰曰藜野菜。尒雅田一歲曰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黄
鸝李肇謂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黄鸝乃李嘉祐詩王維但增二字而已。山中習
靜觀朝槿習靜猶坐禪張籍有和陸司業習静詩埤雅曰槿花如葵朝生夕隕一云舜瞬之義蓋取此松下清齋折露葵史謂維末年長齋奉佛故詩有此語按顔氏家訓蔡朗父諱純遂呼蓴為露葵面牆者效之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所食者緑葵耳此詩云松下折之豈亦誤以為緑葵耶然七發云霜蓄露葵注曰葵宜露意謂維成本此耳野老與
人爭席罷列子往見壺丘子道中舍者避席及見壺子歸則舍者爭席海
鷗何事更相疑莊子海上翁每之海上則羣鷗隨之後欲取之機心一萌

鷄烏雛之不下。

石門春暮（石門，在濟南府臨邑縣。）　錢起

自笑鄙夫多野性。貧居數畝半臨湍。溪雲雜雨來茅屋。山雀將雛傍藥欄。（資暇集云：園亭中之藥欄，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按蘇林曰：以竹連綿為禁籞，使人不得往來。）仙籙滿床閑不厭。（厭，一作檢。北鎖夢言，法籙外別有一百一十法，天師所禁。）陰符在篋老羞看。（蘇秦受太公陰符於鬼谷子。）更憐童子宜春服。（語。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花裏尋師到杏壇。（莊子。孔子休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夫子鼓瑟奏曲。）

酬慈恩文郁上人　賈島

袈裟影入禁池清。猶憶鄉山近赤城。（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色赤，狀似雲霞。今在天台縣北六里。）籬落罅間寒蟹過。莓苔石上晚蛩行。期登野閣閑應甚。阻宿幽房疾未平。聞說又尋南岳去。無端詩思忽然生。

江亭秋霽　李郢

碧天涼冷鴈來疏。閑看江雲思有餘。秋館池亭荷葉後。（後，或作歇者，非。今從本集。）野人籬落荳花初。無愁自得山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太史公作史記。）閒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漢南春望　薛能

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回。（僖宗之亂。凡再幸興元。）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姦邪用法元非法。（謂田令孜輩。）唱和求才不是才。（唐末年進士皆尚浮薄之文，無實用。至謂挽二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天下遂亂。）自古浮雲蔽白日。（符堅宮者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

春夕旅懷　崔塗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蝶夢見前注。）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別。華髮春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長陵（三輔黃圖云：長陵在渭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高祖所葬。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十里八十步。）　唐彥謙

長陵高闕此安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借用。）附葬纍纍盡列侯。豐上舊居無故里。（高祖生於豐。秦為泗水郡，今徐州豐縣。無故里者，蓋高祖常徙豐民於驪邑。）沛中原廟對荒丘。

起兵於沛。漢書叔孫通傳：為原廟。注：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也。耳聞英主提三尺高祖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眼見愚民盜一抔張釋之曰：他日有愚民盜長陵一抔土，將何以罪之。千載豎儒騎瘦馬渭城斜日重回頭高祖罵酈食其曰：豎儒幾敗乃翁事。詩意謂爾昔慢儒，今日陵寢被掘，使豎儒千載見之。

咸陽　韋莊字端己，乾寧元年進士，後入蜀為相。

城邊人倚夕陽樓，樓上雲凝萬古愁。山色不知秦苑廢，水聲空傍漢宮流。李斯不向倉中悟，徐福應無物外遊。李斯少為小吏，見廁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不憂。歎曰：人之賢不肖，亦猶是矣。乃從荀卿學，後相秦。仙傳拾遺及廣異記曰：徐福字君房，始皇遣福童男女二千人入海尋神仙，不返。唐開元中有於海中見之者。莫怪楚吟偏斷骨，野煙蹤跡似東周。言秦滅東周，今其故都與周俱為亡國之跡。

已前共九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一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二

結句周弼曰：其說在五言。所以興者，皆以平要婉順，意盡而止，非奇健比也。王貞白末句稍振作矣。

過九原飲馬泉九原郡，今豐州。　李益

綠楊着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鸊鵜泉在豐州城北，胡人飲馬於此。幾處吹笳明月夜，晉劉琨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奏胡笳，賊流涕棄圍去。何人倚劍白雲天。宋玉大言：長劍耿耿倚天外。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欲到西陵寄王行　李紳

西陵沙岸回流急，西陵渡在蕭山縣西二十里。錢王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船底黏沙去岸遙。驛吏遞呼催下纜，棹郎閑立道齊橈。猶瞻伍相青山廟，盧文輔伍子胥祠銘曰：漢史胥山，今名青山，謬也。未見雙童白鶴橋。欲責舟人無次第，自知貪酒過春潮。

洗竹　王貞白字有道，乾寧二年張贍榜進士。

道院竹繁教略洗，洗，洗也。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籜裁冠

添散逸。漢仙以竹皮為冠。玉芽修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謂以竹為簡也。

惜花　韓偓

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總得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汙更傷心。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

已前共四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二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三

詠物　說在五言。至唐末忽成一體。不拘所詠物。別入外意。而不失模寫之巧。有足喜者。然特前聯用意頗密。後聯未能稱。

崔少府池鷺　雍陶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鷓鴣　鄭谷

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樂府有鷓鴣詞。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緋桃　唐彥謙

短墻荒圃四無鄰。烈火緋桃照地春。坐久好風休掩袂。夜來微雨已沾巾。敢同俗態期青眼。似有微詞動絳唇。盡日更無鄉井念。此時何必見秦人。桃源事。

牡丹　羅鄴 餘杭人。隱族子。

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坐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

又　羅隱

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捲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李延年曰。一顧傾城。再顧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為近侍。埤雅曰。世稱牡丹花王。芍藥花相。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藝苑雌黃曰。韓弘。罷宣武。始至長安。第中有牡丹。命斸之。曰。吾豈効兒女輩耶。

梅花

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拂衣今正繁。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如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歌席。靜愛寒香撲酒罇。欲寄所思無好信。為君惆悵又黃昏。

已前共六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三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四

四實 周弼曰。謂四句皆景物而實。開元大曆多此體。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故此體當為衆體之首。昧者為之。則堆積窒塞。寡於意味矣。

早春遊望 復齋漫錄以為韋蘇州詩　杜審言 子美之祖。襄陽人。咸亨元年杜簡易榜進士。

獨有宦遊人。王古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歸。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本集作云。和晉陵丞早春游望。此二句蓋晉陵遊望之景。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古一作苦。歸思欲沾巾。

遊少林寺 寺在河南嵩山　沈佺期 相州內黃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佛經。黃金七寶為地。摩尼珠為林。楚詞。步徙倚而遙思兮。注。徙倚。迁移倚立也。鴈塔風霜古。佛書。西域有此在見羣鴈飛。乃曰可充我食。鴈即墮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食。乃立鴈塔。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謂園葉紺碧。夕陽照之。如水色之澄。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晚至華陰　皇甫曾 字孝常。丹陽人。天寶

(十二載楊衆榜進士。)
朧盡促歸心。行人及華陰。(華陰縣。在華州東六十五里。)雲
霞仙掌出。(王涯太華仙掌辨云。西嶽太華之首峯。有五崖。自下遠望。偶為掌形。)
松栢古祠深。(玄宗太華銘云。靈場廟宇。何代不修。一律三祠。無歲而缺。)野
渡氷生岸。寒川燒隅林。溫泉看漸近。宮樹晚
沉沉。(溫泉宮見前注)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暝
鶴飛回。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消
歇。塵世轉堪哀。

次北固山下(英靈集題作江南意)　王灣(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英靈集作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
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岳陽晚景　張均(說之子。開元四年進士。)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去。霞彩
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暑
地。(岳陽渼陽長沙十三洲。志曰。西自湘江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九月未成
衣。(詩。九月授衣。)

晚發五溪　岑參(蜀先主於五溪立黔安郡。今紹慶府也。五溪者。酉溪。辰溪。巫溪。武溪。沅溪。)

客厭巴南地。鄉隣劍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
夕陽邊。芋葉藏山徑。蘆花間渚田。舟行未可
住。乘月且須牽。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李嘉祐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

晚生寒。苔色侵衣桁。(謂梅蒸)潮痕上井欄。題詩
招茂宰。(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盡卓茂為密令有聲。故詩人用以比宰邑者。)思
爾欲辭官。

山行　殷遙(潤州人。開元中為參軍。)

寂歷青山曉。山行趣不稀。野花成子落。江燕
引雛飛。暗草薰苔徑。晴楊拂石磯。俗人猶語
此。余亦轉忘歸。

送陸明府之盱眙　崔峒(大曆才子。嘗為右補闕。)

陶令之官去。離愁慘別魂。白煙連海戍。紅葉

近淮村遠浪搖山郭平蕪到縣門政成堪史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史隱于蟣陂之陽）免負府公恩。

溪南書齋　楊發（字至之太和四年進士）

茅屋住來久山深不閉門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入院將雛鳥攀蘿抱子猿曾逢異人說風景似桃源。

泊揚子岸（揚子橋去揚州城十五里）　祖永（開元十二年進士）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遙林藏初霽雨風退欲歸潮江火明沙岸雲帆凝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新秋寄樂天　劉禹錫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涼金氣應天靜火星流（詩七月流火爾雅注曰大火心星也）蟲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復追遊（悲謂彼之皆老復尋追遊作言不復也）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雀驛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馬再三嘶。

得日觀東房　李賀（字公幹）

曾入桃源路桃源信少雙洞霞飄素練蘚壁畫陰窗古木疑撐月危峯欲墮江自吟空向寂誰與倒秋缸（唐詩紀事云賀襄陽人應舉無成往謁至孫卓遇穀倉皇去得日觀東序陽一聯上樓沉吟日云云如有人曰北主尚書作此頷後登第果爲豫章）

北固晚眺　竇常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蠶開晚簇（露蠶謂露養於外自淮以北其俗皆然每至晚晴遂屢開簇望之如雪簇蠶箔也）江燕語危檣山址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事幾銷亡。

送可久歸越中　賈島

石頭城下泊（建康實錄石頭城今清涼寺）北固暝鍾初汀鷺衝潮起船窗過月虛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日欲供調膳（調膳謂親養也）辟來何府書（辟登疏曰漢承必觀其行閭里推舉然後用之）

新安江行（徽州隋改爲新安郡）　章八元（睦州人大曆六年進士）

上學詩於嚴維。

江源南出永浙江源出徽州。野飯暫維梢海賦維長梢。李善注稍帆網也。古戍懸魚網空林露鳥巢雪晴山脊現

沙淺浪痕交自笑無媒者逢人作解嘲楊雄事不遇人嘲之雄作解嘲賦。

三月五日汎長沙東湖　張又新深州陸澤人。鷟之子。元和九年進士第一人。

上巳餘風景風俗通曰巳祉也。芳辰集遠垌爾雅林外謂之垌。

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鳥來桐花日魚

翻穀兩萍從今留勝會誰看畫蘭亭會稽有蘭亭禊圖按本集此篇乃長律蓋伯弜摘而為此既非警句不知何以取也。

送人入蜀　李遠

蜀客本多愁今君是勝遊碧巖雲外樹紅露

驛邊樓杜宇呼名語博物志杜宇帝苦則自呼名曰謝豹。巴江

學字流巴州志字江者以水屈曲成巴字故曰字江。不知煙雨夜

何處夢刀州。

七里灘　許渾在嚴州俗云有灘七里無風七十里。

天晚日沉沉孤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

遠聞砧樹客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華暫時

事誰識子陵心嚴子陵釣臺在灘側。

孤山寺　張祐在錢塘舊治四里獨一山。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

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

伇鐘聲出北林。

惠山寺在無錫縣西七里。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惠山泉天下第二水。

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

殷勤望城市雲外暮鐘和

登蒲㵎寺後二巖　李群玉南越志菖蒲㵎在熙安縣東北成安中姚成甫於㵎側遇文人曰此菖蒲父與生所種。

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寰宇記高固為楚相有五仙人騎五色羊持穀穗遺州人因呼為五羊城。㵎有堯時韭廣州蒲㵎寺產菖蒲十六節呂氏春秋以菖蒲亦名堯韭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為菖蒲。山餘

禹日糧南越志大禹取藤根為糧飢年人食之名禹餘糧。樓臺籠海

色草樹發天香浩笑煙波裏浮湞興甚長。

送僧還南海　李洞

春往海南邊。秋聞半夜蟬。鯨吞洗鉢水。崔豹古今注。鯨魚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千丈。犀觸點燈船。交州記。犀牛如豕。頭如馬。鼻上。頂上。額上。各一角。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安却回日。松偃舊房前。玄奘往西域。房前有松。其枝西偃。忽一日枝東偃。弟子曰。師歸矣。果然。

鄠北李生舍

圭峯秋後夜。圭峯在終南山。亂葉落寒虛。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雲深猿盜栗。雨霽螳沾蔬。只隔門前水。如同萬里餘。

塞上　司空圖

萬里隋城在。隋大業三年築長城。三邊虜氣衰。沙堙孤障角。蒼頡篇。障小城。燒斷故關碑。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悲。本集作飢。將軍正閑暇。留客換歌辭。

寄永嘉崔道融

旅寓雖難定。乘閑是勝遊。碧雲蕭寺霽。紅樹謝村秋。梁姓蕭。每寺大書蕭寺。故曰蕭寺。杜陽編云。蕭子雲書。謝靈運嘗守永嘉。今石帆鄉有謝公嶺。戍鼓和潮暗。船窗照島幽。詩家多滯此。風景似相留。

泊靈溪館　天台賦。過靈溪而一濯。李善曰。溪名也。

鄭巢　與姚合同時舉

孤吟疎雨絕。荒館亂峯前。蹤鷺棲危石。秋萍滿敗船。溜從華頂落。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三十里。樹與赤城連。已有求閑意。相期在暮年。

甘露寺　圖經云。李德裕所建。甘露降。遂以名寺。

孫魴　南昌人。父畫工。

寒暄皆有景。孤絕畫難形。地拱千尋嶮。天垂四面青。晝燈籠鴈塔。夜磬徹漁汀。最愛僧房好。波光滿戶庭。

江行　李咸用　隴西人。有披沙集。

瀟湘無事後。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會于永州。征棹復嘔啞。高岫留殘照。歸鴻背落霞。魚依沙鴈草。蝶寄洑流槎。共說干戈苦。汀洲減釣家。

春日野望　李中　唐末為新淦令。有碧雲集。

野外登臨望。蒼蒼煙景昏。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雲散天邊影。潮回島上痕。故人不可見。倚杖役吟魂。

勝果寺 在杭州 僧處默 越州人。一作睦州人

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鍾磬雜笙歌。

靜林寺 在安吉州。梁武曾遊。 僧靈一 間氣集云。大曆中人。

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羅浮山名。于闐國名。三物未詳豈寺所有耶。燈傳三世火。三世去來今也。謂燈長明。樹老五株松。始皇避雨五松下。封為五大夫。此以比蕭帝曾遊。無數煙霞色。空聞昔臥龍。

已前共三十四首

秋夜同梁鍠文宴 錢起

客到衡門下。詩注。衡門。橫木為門。盃香蕙草時。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秋水翻荷影。謂荷葉倒映水中。惟見葉背。故曰翻。清霜脆柳枝。微官是何物。許日廢吟詩。

望秦川 李頎

秦川朝望迥。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限水派。為秦川。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萬戶侯等。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嘆。孔子曰。歸歟歸歟。淒其霜露濃。

池上 白居易

嫋嫋涼風動。淒淒寒露零。蘭衰花始白。荷破葉猶青。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若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西陵夜居 吳融

寒潮落遠汀。暝色入紫扃。漏永沉沉靜。燈孤的的青。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盡夕成愁絕。啼蛩莫近庭。

旅遊傷春 李昌符 字岩夢。咸通四年及第。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倦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厭西東。

春山 僧貫休 字德隱。婺州蘭溪人。

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石橋在天台縣百五十里。曾與道人期。

已前共六首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灞上柳枝黃，(古人折柳送別。王仁裕開元遺事曰：長安東灞陵有橋，於此送別。)壚頭酒正香。(司馬相如使文君當壚。)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驛路通函谷，(函谷關有二，自陝州至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也。自靈寶二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漢函谷也。武帝為楊僕移於此。)州城接太行。(太行山起懷州河內縣北，至幽州，凡亘十州，有八陘，一在縣界。)覃懷人總喜，(書：覃懷底績。)別駕得王祥。(晉呂虔有佩刀，相者以為必登三公。虔語別駕王祥曰：卿有公輔之量，以相與。)

高宮谷贈鄭鄠

谷口來相訪，(鄭子真隱谷口，此借以比鄭鄠。)空齋不見君。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門徑稀人迹，簷峯下鹿群。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氛氲。

山居即事　王維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夕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杜預曰：蓽門，柴門也。)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燈火起，處處採菱歸。

題薦福寺衡岳禪師房　韓翃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閒。僧臘階前樹，禪心

江上山。疏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去，鐘聲杳靄間。

送史澤之長沙　司空曙

謝朓懷西府，(齊書曰：謝朓為隋王文學，在荊州，世祖勅還都，道取為詩以寄西府。)單車觸火雲。(漢張覃為廣陵刺史，單車之職。)野蕉依戍客，(長沙多蕉，可為布。劉言史長沙謠云：吳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廟竹映湘君。(博物志：洞庭山帝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斑。)夢渚巴山斷，長沙楚路分。一盃從別後，風月不相聞。

送裴侍御歸上都　張謂(天寶二年進士，大曆中為禮部侍郎。)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尔到關西。

過蕭關　張蠙(乾寧二年進士)

得出蕭關北，(輿地廣記：渭州青原縣，乃武州舊治蕭關縣，其地即漢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翔中，又於白草軍城置蕭關，今懷德軍也。)儒衣不稱身。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曉戍殘烽火，(唐六典：凡鎮戍烽火，皆相去三十里。)晴原起獵塵。邊戎莫相忌，非

是霍家親。（霍去病為驃姚將軍。胡奴畏之。）

秋夜宿僧院　劉得仁

禪寂無塵地，焚香話所歸。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翻令嫌白日，動即與心違。

宿宣義池亭

暮色遶柯亭，（柯亭在山陰縣。）南山出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迹，菰蒲有鶴翎。此中休便得，何必泛滄溟。（言何必如夫子泛海也。）

送殷堯藩遊山南　姚合

詩境西來遠，秋聲晝夜聞。人家連水影，驛路在山峯。溪靜雲生石，天晴雪覆松。我為公府繫，不得此相從。

題李疑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張協詩：雲根臨八極。注曰：五岳之雲觸石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金山寺（在鎮江府大江中，屬絹云。裴頭陀開山得金，故號金山。）

張祜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

商山早行（商山在商州，四皓隱處。）　溫庭筠

晨起動征鐸，（鐸，征車上鈴也。）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槲葉落山路，（許渾云：木槲生於他樹椏杈，池沼多有，謂之水松。）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鳧鴈滿回塘。（杜陵在萬年縣。漢宣以杜東原為陵。）

秋日送方干遊上元（上元縣在建康府）　曹松

天高淮泗白，料子趣脩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雲離京口樹，岸入石頭城。後夜分遙念，諸峯霧露生。

寄陸睦州（陸名肱。棠嘗為其從事。）　許棠（字文化，宣州人。咸通十二年進士。）

下國多高趣，終年半是吟。汐潮通越分。（說文：朝曰潮，夕曰汐。）部伍雜蠻音。曉郭雲藏市，春山鳥護林。

東遊雖未遂，日日至中心。

已前共一十五首

與崔貟外秋直 禁中直宿 王維

建禮高秋夜 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外 承明候曉過 承明廬在石渠閣右 九門寒漏徹 楚詞注曰入門九重 萬井曙鍾多 月迴藏珠斗 雲銷出絳河 更慚衰朽質 南陌共鳴珂 通典曰鵰入海化為珂珖可為馬勒謂之珂

送東川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 千山響杜鵑 山中一夜雨 樹杪百重泉 漢女輸賨布 李周翰曰漢女蜀之女漢書曰秦置黔中郡漢興今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岩渠古賨國姓羊 巴人訟芋田 海內圖經曰伏羲後生巴人蜀都賦曰瓜田芋區又蜀卓氏以芋致富 文翁翻教授 不敢倚先賢 漢文翁為蜀太守選郡吏詣京受業每出行從學官諸生吏民化之蜀學比齊魯焉

送楊長史赴果州 今順慶府

褒斜不容幰 劉良曰幰車幰也 之子去何之 鳥道一千里 南中八志曰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 猿聲十二時 官橋祭酒客 山木女郎祠 漢法已客曰祭酒界川金華山中有觀乃神女謝自然祠 別後同明月 君應聽子規。

赴京途中遇雪 孟浩然 襄陽人張九齡署為從事

迢遞秦京道 蒼茫歲暮天 窮陰連晦朔 積雪遍山川 落鴈迷沙渚 飢烏噪野田 客愁空佇立 不見有人煙。

早行 郭良

早行星尚在 數里未天明 不辨雲林色 空聞流水聲 月從山上落 河入斗間橫 漸至重門外 依稀見洛城

宿荊溪館呈丘義興 常州義興今宜興縣太宗舊諱改義興曰宜 嚴維

失路荊溪上 荊溪在宜興南二十里 依仁忽暝投 長橋今夜月 陽羨古時州 野燒明山郭 寒更出縣樓 先生能館我 何事五湖遊

漂母墓 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 韓信貧漂母飯之信後為楚王賜母千金 茲事已千秋 古墓樵人識 東西冢在淮陰縣北八里莊東冢韓信母墓西冢漂母墓 前朝楚水流 渚蘋行客薦 山木杜鵑愁

年年綠。王孫舊此遊。芳草王孫見前注。漂母呼信為王孫。

湖中閒夜　朱慶餘 名可久。以字行。寶曆二年裴球榜進士。

釣艇同琴酒。良宵背水濱。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浦迴湘雲卷。林香嶽氣春。誰知此中興。寧羨五湖人。

已前共八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四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五

四虛 周弼曰。謂中四句皆情思而虛也。以虛為虛。以實為虛。自首至尾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元和已後。用此體者。骨格雖存。氣象頓殊。後則偏於枯瘠。流於輕俗。不足采矣。

陸渾山莊 河南府伊陽縣。即漢陸渾縣。　宋之問 上元二年進士。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媿此生。

新年作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煙。已似長沙傅。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從今又幾年。之問得罪。宗配徙欽州。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 九域志。太平州有龍山。桓溫遊其上。　劉長卿

故居何日下。春草欲芊芊。猶對山中月。誰聽石上泉。猿聲知後夜。初夜中夜後夜。花發見流年。杖錫閒來往。無心到處禪。

酧秦系

鶴書猶未至（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那出白雲來（自注云余系頃以家事被謗因出山欲歸未遂）舊路經年別寒潮每日回家空歸海燕人老發江梅最憶門前柳閑居手自栽

送朱放賊退後往山陰（朱放襄陽人字長通）

越中初罷戰江上送歸橈南渡無來客西陵自落潮（西陵見前注）空城垂故柳舊業廢春苗閭里稀相見鶯花共寂寥

尋南溪常道人隱居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閒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題元錄事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卧紀綱行（送錄事詩多稱紀綱者蓋喬琳歷四州刺史曾謂錄事任沼曰子紀綱一州能効刺史乎唐錄事亦以糾察為職故六帖曰錄事名紀綱司）鳥散秋鷹下人閑春草生冒嵐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寄靈一上人

高僧本姓竺（生法師姓竺）開士舊名林（佛經有十六開士支遁字道林）一去春山裏千峯不可尋新年芳草遍終日白雲深欲徇微官去懸知訝此心

巳前共八首

除夜宿石頭驛　戴叔倫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莊子有支離疏）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汝南別董校書（汝南今蔡州）

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閑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道又出穆陵關（表海圖穆陵關在淄州西山間所謂南至于穆陵者也）

江上別張勸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為貧山川迷道路伊洛暗風塵（伊水洛水在河南府）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王維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
白髮新五湖三畝宅為吳郡人萬里一歸人知爾
一作知禰謂孔融薦禰衡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岳州逢司空曙　李端

共有髫年故劉良曰髫總髮相逢萬里餘新春兩行
淚故國一封書本集題云逢司空得家書夏口帆初落夏口
故屬鄂州涔陽鴈正踈楚詞注涔陽浦接楚郡唯應執盃酒
暫食漢江魚襄陽耆舊傳漢水中有魚其美

洛陽早春　顧況

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身千里外百舌
五更頭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
月伊水向東流

送陸羽　皇甫曾

千峯待逋客北山移文曰為君謝逋客香茗復叢生羽香茶有
茶山在顧渚肯著茶經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
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
聲

贈喬尊師　張鴻

長忌時人識有家雲澗深性惟耽嗜酒貧不
破除琴靜鼓三通齒酉陽雜俎曰學道頻鳴天鼓以名衆神左齒相
扣為天鍾右齒相扣為天磬中央上下相扣為天鼓頻湯一味參本草人參
上品食之長年知師最知我相引坐檉陰

客中　于武陵紀事云會昌人或云即于鄴

楚人歌竹枝游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
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過洞庭
水更應消息稀

長安春日　曹松

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塵中一丈日誰是
晏眠人御柳垂着水野鶯啼破春徒云多失
意猶自惜離秦

已前共十首

題破山寺後院在常熟縣常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及第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
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
寂惟聞鐘磬音

暮過山村　賈島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相親。

山中道士

頭髮梳千下，（陶弘景真誥曰。清虛真人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休粮帶瘦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真誥曰。斷穀入山。當煮白石。昔白石子以石為粮。）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得世人逢。

贈山中日南僧　張籍

獨向雙峯老，（雙峯五祖山。）松門閉兩涯。翻經上蕉葉，掛衲落藤花。（謂看經之久。而蕉葉長。掛衲不出山。而藤花落。皆形容其久居山中。）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九真日南皆屬交州郡。故曰蠻語。桓溫謂郗隆曰。卿那得作蠻語。）

田家　章孝標（元和十四年進士）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歇，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秦原早望

一忝鄉書薦，（謂鄉貢也。周禮。卿大夫鄉吏獻賢能之書于王。）長安衣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秦臺。（輿地廣記。天興縣鳳臺。秦穆公所築。）燕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過幾花開。

已前共六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五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六

前虛後實 周弼曰。謂前聯情而虛。後聯景而實。實則氣勢雄健。虛則態度諧婉。輕前重後。酌量適均。無窒塞輕佻之患。大中以後多此體。至今宗唐詩者尚之。然終未及前兩體渾厚。故以其法居三首者不拘也。

雲陽館與韓升卿宿別 雲陽縣在京兆。 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盃惜共傳。

酧暢當 耿緯 河東人。大曆十年張式榜進士。

同游漆沮後。幽地廣記曰。漆沮不一。惟雍州富平縣石川河。乃禹貢漆沮。已是十年餘。幾度曾相夢。何時定得書。月高城影盡。霜重柳條疎。且對樽前酒。千般想未如。

寄友人 張蠙

世道復何如。東西遠索居。檀弓註。索。猶散也。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匈麥深蔵雉。淮苔淺露魚。相思不我會。明月幾盈虛。

送喩坦之歸睦州 李頻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雲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戀漁樵興。人生各有爲。

已前共四首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孫逖 開元二年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第一人。

列位登青瑣 漢書。給事中黄門侍郎。日暮入對青鎖門拜。還鄉服綵衣。列女傳。老萊子孝親。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共言晨省日。記。為人子。昏定晨省。便是晝游歸。張士貴。虢州人。唐帝授虢州。帝曰。令卿衣錦晝遊。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詩。四牡騑騑。

送溧水唐明府 韋應物

三為百里宰。漢書。郎官出宰百里。已過十餘年。秪嘆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塩濵海利。桑柘傍湖田。到此民安俗。琴堂又晏然。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

送王録事赴虢州 岑參

早歳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須貫日。卜

意君致身青雲之上 黑髮欲成絲小店關門樹 函谷關也 長

河華嶽祠弘農民吏待 虢州靈寶縣弘農故地 莫遣馬

行遲。

別鄭蟻　郎士元 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盧庾榜進士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

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陶令門前

菊餘花可贈君。

送韓司直　皇甫冉

遊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

芳草何 見前注 山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

留遺廟 皇覽冢墓記季子冢在毘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祀事 停舟試

一過。

途中送權曙　皇甫曾

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同悲鵲遶樹 曹孟德云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 獨作鴈隨陽 尚書注云隨陽之鳥

鴻鴈之屬 山晚雲和雪天寒月照霜由來濯纓處

漁父愛滄浪 楚詞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濯我纓

酧普選二上人　嚴維

本意宿東林因聽子賤琴遙知大小朗 傳燈錄惠

朗禪師號大朗振朗禪師號小朗 已斷去來心 佛經過去未來現在心不

可得 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寧知塵外意定

後更成吟。

送鄭宥入蜀　李端

寧親西陟險君去異王陽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嘆曰

柰何奉先人遺體乘此險因而回車 在世誰非客還家即是鄉

劍門千轉盡 大劍山即劍門也 巴水一支長 嘉陵江涪江小

似水皆巴水也 請語愁猿道無煩促淚行。

杭州郡齋南亭　姚合

符印懸腰下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銅符以發兵竹使以竹箭

五枚鐫刻篆書 東山不得歸 謝安初隱東山 獨行南北近漸

老往還稀迸筍侵窗長驚蟬出樹飛田田池

上葉長是使君衣 楚辭製芰荷以為衣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不言身後事猶坐

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煙已無鄉土

夢起塔寺門前

送友人下第歸覲　劉得仁

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高堂母也一遲鉄 陳伯之書以高堂）（卞傾愛 發尚有）莫將和氏淚，（卞和三獻璞玉，一刖足。和玉後果為國寶。）滴著老萊衣。（見江前）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

南遊有感　于武陵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里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復春。

早春寄華下同志　裴說（天祐三年進士第一）

正是花時節，思君寢復興。市沽終不醉，春夢亦無憑。嶽[illegible]懸清雨，河心走濁冰。東門一條路，離恨正相仍。（劉良曰：東門，長安城門，別離之地。）

途中別孫璐　方干

道路本無限，又應何處逢。流年莫虛擲，華髮不相容。野渡波搖月，寒城雨翳鐘。此心隨去馬，迢遞過重峯。

送友及第歸淛東

南行無俗侶，秋鴈與寒雲。野趣自多愜，名香人（本集作鄉名）共聞。吳山中路斷，淛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illegible]情一送君。

春宮怨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西京賦：嬋娟以此豸。注曰：姿態妖蠱也。）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劉良曰：芙蓉美姿也。）（花思如盛年，採此自傷也。）

辭崔尚書　李頻

一飯仍難受，淹留已半年。終期身可報，不擬骨空鐫。（鐫骨以感恩也）城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曾同棲止地，獨去塞鴻前。

下方　司空圖

三十年來往，中間京洛塵。倦行今白首，歸卧已清神。坡暖冬生筍（一作抽），松涼夏健人。更慚徵詔起，避世迹非真。（按舊史，巢賊亂，圖還河中。昭宗徵表為副使，不起。召為知制誥，乃起。此詩豈赴召時作邪。）

華下送文浦

郊居謝名利（舊史去河北亂圖爲華陰）何事喜觀瀨與論詩久皆知得句新川明虹照雨客鳥銜人應念從今去還來嶽下頻

游東林寺　黃滔（乾寧二年進士）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終嫌晚重游預作期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滿池（廬山記謝靈運即東林翻涅槃經因鑿池植白蓮池中詩意謂見白蓮如見靈運）

已前共二十首

送僧還嶽　周賀（初為僧名清塞寶曆中姚合見其詩大愛之因加冠巾）

辭僧下水栅因聽嶽鍾聲遠路獨歸寺幾時重到城風高寒木落雨絶夜堂清自說深居後鄰州亦不行

送人歸蜀　馬戴（會昌四年進士）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蜺侵棧道（大安軍棧道連空天下至險又利州至三泉橋棧閣共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八間護險偏闌共四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間此詩下句言雨雪不應有虹蜺然杜公石龕詩亦曰仲冬見虹蜺蓋蜀土之候也）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益州記錦城在州南竹作欄東江南岸）

經周處士故居　方干

愁吟與獨行何事不關情久立釣魚處惟聞啼鳥聲山蔬和雨歇海樹入雲生吾在茲溪上懷君恨不平

送人歸山　石召

相逢惟道在誰不共知貧歸路分殘雨停舟別故人霜明松嶺曉花暗竹房春亦有棲閑意何年可寄身

送友人歸宜春　張喬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碓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陵曲秋期更送君（南陵屬宣州喬初隱九華後寓居長安延興門外意謂我亦思故里況復送君喬居延興門見鄭谷詩集）

已前共五首

秋日別王長史　王勃（絳州人）

別路千餘里深恩重百年正悲四候日（西候秋日）

也。（杜公云，西候別君初。）更動北梁篇。（江淹別賦曰，訣北梁兮永辭。張銑曰，北梁分別之地。）野色籠寒霧，山光斂暮煙。終知難再奉，懐德自潸然。

汝墳別業（汝墳，今潁州。）　祖詠

失路農為業，移家到汝墳。獨愁常廢卷，多病久離羣。鳥雀垂窓柳，虹蜺出澗雲。（筆談曰，世傳虹蜺入溪澗飲水，信然。）山中無外事，樵唱有時聞。

宣州使院別韋應物　劉長卿

白雲乖始願，滄海有微波。戀舊爭趍府，臨危欲負戈。春歸花殿暗，秋傍竹房多。耐可機心息，（本集題云，宣州使院夜宴，寂上人留別韋使君。故詩首有白雲之語，及息機之句，皆對寂公發也。）其如羽檄何。（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將羽加於檄，謂之羽檄。）

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皇甫冉

登山自補屐，（謝靈運著木屐登山。）訪友不齎粮。坐歇青松晚，行吟白首長。人煙隔水見，草氣入林香。誰作招尋侶，清齋宿紫陽。（紫陽觀在延陵。按劉長卿亦有同宿[illegible]陵宿紫陽觀[illegible]導[illegible]草堂詩。）

夏夜西亭即事　耿緯

高亭賓客散，暑夜最相和。細汗凝衣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晚樹陰多。遙想隨行者，（隨行，隨朝行者。）珊珊動曉珂。

庭春　姚合

塵中主印吏，誰遣有高情。趁暖簷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色，氷敗滿池聲。漸覺春相泥，朝來睡不輕。

新春

官卑長少事，縣僻又無城。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最好林間鵲，今朝足喜聲。

已前共七首

晚春答嚴少尹諸公見過　王維

松菊荒三徑，（陶淵明，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圖書共五車。（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雀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欲究先儒教。還過支遁居。晉高僧支遁。字道林。篠堦開聽法。竹寺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疏。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鋤。漢兒寬貧無貲。傭作帶經而鋤。

秋日過徐氏園林　包佶 字幼正。延陵人。天寶六年楊護榜進士。

回塘分越水。呂延濟曰。回塘曲隄也。古樹積吳煙。掃竹催鋪席。垂蘿待繫船。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慶入忘歸地。長嗟俗事牽。

灞東司馬郊園　許渾

楚翁秦塞住。昔事李輕車。李廣弟蔡。為輕車都尉。白社貧思橘。晉董京常宿白社中。襄陽記。李衡種橘千樹。臨死勑兒曰。木奴千頭。亦足用矣。青門老種瓜。讀書三逕草。蔣詡種竹下開三逕。沽酒一籬花。陶淵明事。更欲尋芝术。商山便寄家。

龍翔喜胡權訪宿　喻鳧 毘陵人。開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

林棲無異歡。煮茗就花欄。雀啄北窗晚。僧開西閣寒。衝橋二水急。扣月一鍾殘。明發還分手。詩。明發不寐。徒悲行路難。

秋晚郊居　任蕃

遠聲霜後樹。秋色水邊村。野徑無來客。寒風自動門。海山藏日影。江石落潮痕。惆悵高飛晚。卓茂曰。宰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耶。年年別故園。

友人南遊不還　于武陵

相思春樹綠。千里各依依。鄠杜月頻滿。漢扶風有鄠縣杜陽縣。西都賦。鄠杜濱其足。瀟湘人未歸。桂花風半落。烟草蝶雙飛。一別無消息。水南蹤跡稀。蹤跡一作車跡。

夜泊淮陰　項斯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乘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秋夜宿淮口 屬揚州。　景池

露白草猶青。淮舟倚岸停。風帆幾處客。天地兩河星。樹靜禽眠草。沙寒鹿過汀。明朝誰結伴。直去泛滄溟。

村行　姚揆

天淡雨初晴遊人恨不勝亂山啼蜀魄孤棹宿巴陵（巴陵岳州）影暗村橋柳光寒水寺燈能吟思故國窓外有漁罾

題江露寺　曹松

香門接巨壘畫角間清鍾北固一何峭西僧多此逢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旦暮然燈外潮頭振蟄龍

已前共一十七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六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七

前實後虛（周弼曰謂前聯景而實後聯情而虛前重後輕多流於弱唐人此體最少必得妙句不可易乃就一格蓋發興盡則難於繼後聯稍間以實其庶乎）

秋夜獨坐　王維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菓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黄金不可成（劉向父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獄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上方鑄作不驗下吏）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秋夜汎舟　劉方平（河南人與元魯山善不仕）

林塘夜汎舟蟲響荻颼颼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為秋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

春日臥病書懷　劉商

楚客經年病孤舟人事稀晚晴江柳變春暮（一作夢）塞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不能憂歲計無限故山薇（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

林館避暑　羊士諤

池島清陰裏。無人泛酒船。山炯金奏響。左傳金奏作於下注曰擊鍾也。花露水精圓。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曰水精也。靜勝朝還暮。老子靜勝熱。幽觀白已玄。客嘲揚雄玄尚白此借用言白髮再玄也。家山正如此。何不賦歸田。張衡作歸田賦。

柏梯寺懷舊僧　司空圖

雲根禪客居。雲根石也。皆說舊吾廬。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龕石窟穴是也如天水圖經所謂麥積寺佛龕劉石是也言木魚之聲應龕虛而響。依棲應不阻。名利本来疎。縱有人相問。林間懶拆書。

早春

傷懷仍客處。病眼却花朝。草嫩侵沙短。冰輕着雨消。風光知可愛。客鬢不相饒。早晚丹丘伴。飛書肯見招。

江行

地闊分吳塞。楓高暎楚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舊唐書万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二寸員上方下。行紀添新夢。行紀者途中所紀。羈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上見人煙。

春日　李咸用

浩蕩東風裏。徘徊無所親。危城三面水。古木一邉春。衰世難行道。花時不稱貧。滔滔天下者。何處問通津。子路問津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雲居長老　王貞白

巘路躡雲上。說文巘山脊也。來參出世僧。松欹半巖雪。竹覆一溪冰。不說有為法。非傳無盡燈。了然方寸內。應秪見南能。南能大鑒禪師按唐儒用佛語禪機作詩文者惟梁肅裴均柳子厚白樂天裴休諸大儒為盡善其餘但作故事用者多不可曉以其未嘗留心於景道而但用其語也[illegible]後四句及皇甫冉道肯億千燈看心是[illegible]棄之語皆得埋。

送許棠　張喬

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干戈愁鬢改。瘴癘喜身全。何處營甘旨。波濤浸薄田。

已前共十首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漁陽今檀州　劉長卿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故[illegible]縣在今朔州有桑乾河。楚

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
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

早行寄朱放　戴叔倫

山曉旅人去。天高秋氣悲。明河川上沒。（明河，天漢。）芳草露中衰。此別又千里。少年能幾時。心知
剡溪路。（剡溪，越州。）聊且寄前期。

陝州河亭陪韋大夫眺望　劉禹錫

雪霽太陽津。（太陽故關，即茅津也。）城池表裏春。河流添
馬頰。（馬頰河，乃九河之一，在德州安德縣西南。）原色動龍鱗。（西都賦：原隰龍鱗。）萬里思歸客。一杯逢故人。因高向西望。
關路正飛塵。

巳前共三首

巴南舟中　岑參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近鐘清野寺。遠火
點江村。見鴈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孤舟萬里
夜。秋月不堪論。

宿關西客舍寄嚴許二山人

雲送關西雨。（王洙曰：長安以西，謂之關西。）風傳渭北秋。孤
燈然客夢。寒杵擣鄉愁。灘上思嚴子。（嚴光不拜諫議，釣於嚴灘。）山中憶許由。（許由不受天下，隱於箕山。）蒼生今有望。（謝安隱東，小人曰：安石不肯起，當如蒼生何。）飛詔下林丘。（本集題下：七月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

夜宿龍吼灘思峨嵋隱者（俗呼龍吼灘，在眉州。）

官舍臨江口。灘聲已慣聞。水煙晴吐月。山
火夜燒雲。且欲求方士。（方，法也。蓋謂法術之士。）無心戀史
君。（本集題一焉：寄幕中諸公。）異鄉那可住。況復久離羣。

南亭送鄭侍御還東臺

江亭（江一作紅。）酒甕香。白面繡衣郎。（漢武遣繡衣使者擊[illegible]郡
國。）砌冷蟲喧坐。簾疎月到床。鐘催離興急。絃
緩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南溪別業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翠疇。樹交花兩色。溪合
水重流。竹徑春來掃。蘭樽夜不收。逍遙自得
意。鼓腹醉中遊。（莊子：鼓腹而遊。）

泊舟盱眙　常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

月近城平沙依鴈宿旅舘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江南旅懷　祖詠

楚山不可極歸客自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劒留南斗近豐城縣獄有劍其氣常射斗牛書寄北風遥為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冬日野望　于良史間氣集云肅代時侍御史。

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氷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

已何處可消憂。

早行　劉洵伯

鍾靜人猶寢天高景自涼一星深戍火殘月半橋霜客老愁城下蟬寒怨路傍青山依舊色宛是馬卿鄉。司馬相如字長卿。

逢僧公　周賀

帶病稀相見西城早晚來山衣風壞帛香印雨沾灰坐久鐘聲盡禪餘岳影回却思同宿夜高枕説天台。

暮過山寺　賈島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絶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懷永樂殷侍御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唐分芮城置永樂。　馬戴

石田虞芮接史記注曰石田不可耕也尚書傳虞芮争田質于文王入境見其士大夫相讓乃讓所争以為間田虞芮國也國名記虞芮所讓田今平陸縣西六十里閑原是也種柳白雲陰穴閉神蹤古河中府有禹穴馬戴

鸛雀按所謂海波通禹穴是也河流禹鑿深龍門山在河中府龍門縣禹所鑿。樵人應滿郭仙鳥幾巢林此會偏相憶曾供雪夜吟王微之雪夜酌酒吟左思詩憶戴逵。

韋處士山居　許渾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瀑布寺貞上人院　鄭巢

林疎多暮蟬師去宿山煙古壁燈熏畫秋琴

雨慢弦竹間窺遠鶴。岩上取寒泉。西岳若君在。歸期更幾年。

已前共十四首

送龍州樊史君　　許棠

曾見卭人說龍州地未深。龍州。漢廣漢郡三國之江油也。碧溪飛白鳥。紅旆映青林。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禹貢。厥貢惟金三品。漢書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政成開宴日。誰伴使君吟。

送人尉黔中　　周繇字惟憲。池州青陽人。咸通十三年以詩中第。

盤山行幾驛。水路復通巴。峽漲三川雪。園開四季花。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丹砂出辰州光明山。辰溪。舊屬黔中郡。隋方立辰州。知尉黔人後。高吟採物華。

道院　　王周五代人

白日人稀到。簾垂道院深。雨苔生古壁。雪雀聚寒林。忘慮憑三樂。榮啓期帶索鼓琴而歌曰。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吾年九十五。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又孟子亦有三樂。消閑信五禽。華佗曰。吾有術為五禽戲。一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鳥。每體中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誰知是官府。煙縷滿爐沉。

已前共三首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七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八

一意

周弼曰。唯守格律。揣摩聲病。詩家之常。若時出度外。縱横放肆。外如不整。中實應節。則又非造次所能也。

終南別業

雍錄。終南山横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八百里。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李肇國史補曰。王維好佛。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絶勝。今清涼寺是其地也。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滯還期。

晚泊潯陽望爐峯

孟浩然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高僧傳。劉遺民雷次宗等依遠公於廬山。遠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西方。日暮坐聞鐘。陶元亮訪遠公。聞鐘有省。攢眉而去。

茶人

陸龜蒙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新唐書云。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採芳去。雲間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顧渚山茶記云。山有鳥如鴝鵒。色蒼。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三月止。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報春鳥。

尋陸羽不遇

羽傳云。僧史稱所見星鴈覆小兒於橋下。得而育之。既有。筮之得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氏以陸。名羽。字鴻漸。

僧皎然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出。歸來每日斜。

已前共四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八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九

起句　周弼曰發首兩句平穩者多奇健者所見惟兩篇然聲太重後聯難繼後兩篇發句亦佳聲稍輕終篇均停然亦健不及前兩篇遠矣故兼此為法使識者自擇焉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暢當　河東人大曆七年張式榜進士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陰發從伶　伶樂人　數盃君不見都已遣沉冥　揚子法言蜀莊沉冥

題江陵臨沙驛樓　司空曙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鴈識楚山晚蟬知秦樹秋淒涼多獨醉零落半同游豈復平生意蒼然蘭杜洲

已前共二首

送耿山人遊湖南　周賀

南行隨越僧舊業一池菱兩鬢已垂雪五湖歸掛疊夜濤鳴柵鎖寒聲露船燈此去更無事却来猶未能

宿巴江　僧栖蟾　大曆中人

江聲五千里瀉碧急於絃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一汀巫峽月　三峽記曰巫峽在夔州連山隱蔽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　兩岸子規天　子規一作思歸　山影似相伴濃遮到客船

已前共二首　按伯弜分此而不著其說惟此卷只四首分而為二者以前兩首起句太重為一例後兩首起句稍輕終篇均停為一例具如卷首所評其意最為明白以此觀之他可觸類而知矣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十九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二十

絶句

周弼曰。結句以意盡而寛緩。能稍出於拘攣之外。前輩謂如截奔馬。予所得僅此四首。足見四十字字字不可放過也。

送陳法師赴上元　皇甫冉

延陵初罷講按延陵有五。其一在代。其一在緣令名延福縣者。後魏之延陵縣也。一在丹徒者。隋之延陵縣也。一在潤州者。太康二年分曲阿延陵鎮置。一在常之晉陵者。古延陵也。公羊所謂季札退居延陵者也。建業去隨緣。翻譯推多學。壇場最少年。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烟。遍禮南朝寺。焚香古像前。

送從弟歸河朔　李嘉祐

故鄉何可到。令弟獨能歸。諸將旌旄節。唐百官志。節度使初受鎮。則賜雙旌雙節。何人重布衣。空城流水在。荒澤舊村稀。秋日平原路。平原。今德州。蟲鳴桑葉飛。

喜晴　自注云。時在遷台州刺史。　李敬方　字仲虔。長慶三年進士。

到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菓黃梅盡。山苗半夏新。陽烏朝展翅。陰魄夜飛輪。坐喜無雲物。分明見北辰。喜朝廷有清明之斷。而已究可喜也。

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山門。仙家鳥徑　漁。　小到處麇鹿自成群。石面迸出一作流。水。松頭穿破一作亂。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神仙傳。大茅君名盈。次茅君名固。小茅名衷。號三茅君。

已前共四首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卷之二十終

唐詩說二十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釋圓至撰圓至有牧潛集已著錄此書葢取宋周弼所選三體唐詩爲之註釋前有大德九年方回序其書詮解文句頗爲弇陋坊本或題曰磧沙唐詩考都穆南濠詩話曰長洲陳湖磧沙寺有僧魁天紀者居之與高安僧圓至友善至嘗註周伯弜所選唐三體詩魁割其資刻置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則其來已久矣

靜安八詠詩集一卷附事蹟一卷

〔元〕釋壽寧輯　事蹟〔明〕錢鼒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靜安八咏詩集一卷》提要

綠雲洞志

淞東北去九十里支邑爲上海邑之陰古伽藍曰靜安建自孫吴赤烏年古蹟有七曰吴碑檜滬壘湧泉蝦禪土墓蘆花村今主僧寧治室兩旁雜植檜竹桐柏積十年而所植林立菁錯翠如蔚藍天又自號曰綠雲洞洞以續上爲八詠成持以見東維叟乞一言以序其

二

開洪敍有三雲唐詩人有梨花雲類皆託名於雲者師之丈室亦託於雲者耶是雲也非浮涌幻影突立人境而脫去刦灰冦斧如在弱萬外非師之福德雲耶福德雲出隋書彼引領獻歌嵩山之南卒不獲追占氣於蹲狗走鹿而說身師之綠雲謂福德非耶吁如彼慈雲蔭浮界此佛氏心也師能爲我叩鰕凝衲海萌生亡聊不翅涸地縞帶食者極咽而吐亦可再甦歟還貧版否更爲我醒酒海濤吊虞將軍亥海者

原缺第一葉

二十年盜覆我邊塽水仙而去五百人果無再
聚洲島如田客者否師曰吾靜者也烏知許事
乃取洞雲琴歌洞雲操曰火流空兮折荆枝靡
漲天兮鍵不可支依我洞兮綠下垂緪我綠絲
兮操青霞以爲辭華山兮希夷吾與汝兮來
併錄爲志至正甲辰夏五月廿日書叟者李[illegible]
愍公榜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會乩楊維禎也

三

靜安八詠事蹟

吳興錢鼒德鉉述

赤烏碑

孫吳赤烏中天竺康僧會始入建業剏寺曰建初華亭繼有重玄勤碑紀事宋祥符間敕名靜安至嘉定依師以址瀕江遷是地碑亦及徙而水嚙没之

陳檜

檜陳禎明中藝寺之殿墀唐陸龜蒙皮日休有重玄雙檜詩宋政和間娟臣朱勔圖以進繳廟道使求之暴風雨雷震拔其一畱其一寺遷復移植之今所存者是

鰕子潭

師諱智儼性散逸人或誕其爲弗敬一日赴胥村大姓會會渡江直漁者適貫鰕一斗匊水唉之約酹以拖貲弗擭漁者怒仍吸水吐

四

活鰕還之人皆驚異越七日趺坐而逝肉身不壞齒髮如生會兵難神變而去世名鰕子禪

講經臺

宋嘉定間仲依師既遷寺築土臺日夕趺坐露誦梵典哀衆講習至淳祐忽示寂塔其骨於臺之陰而臺址猶存

滬瀆壘

按吳郡志松江東瀉海而靈怪者曰滬瀆瀆有禦滬壘晉吳內史虞潭嘗脩之又按通鑑晉隆安四年袁崧爲郡復新之以禦孫恩地居今寺之艮方

湧泉

泉在寺之易廣袤者半尋滀若溫泉突沸猶火鬻俗呼爲沸井有亭翼然其上初依師將遷寺以爲龍湫遂定厥址凡歲旱禱于泉輒應

蘆子渡

寺之乾維舊有蘆子二城東城延袤萬餘步有四門盡齧於江西城差小遺址猶存渡淞江者必由是取道故名

綠雲洞

綠雲洞者寧師棲息所也檜竹桐栢環植廬外其層陰疊翠落人衣帽遊者疑爲華易小有之境趙湖州嘗書額之提學楊會乩爲志云

靜安八詠詩集

吳淞釋　壽寧無爲裒輯

江陰王　逢原吉校正

會稽楊　維禎廉夫批評

貢師泰字泰甫號玩齋宣城人

赤烏碑

落日下石壁秋聲響松枝駐馬問老僧何謂赤烏碑豈昝四百寺東吳首創玆藏當黃龍際乃繫赤烏時斷碑久埋沒歲月勞尔思深慙十州牧㤀復未有期 評曰 結亦忠厚

陳檜

山中兩檜封峙立當左右雲廻蛟龍蟠雨暝鬼神守枝葉多再生質理皆左紐秋風落蒼雪歲月袞白首嗟嗟艸業人永嘆禎明后莫說禎明事臨春正花柳 評曰 結甚佳

蝦子禪

昔覩高僧傳心異蝦子篇今遊靜安寺目擊蝦子禪老禪眞得道迥然息心萬緣聊復示幻化遂奪造化先秋風響幽壑逸思凌雲烟自憐非稿木憂世常悄悄

講經臺

淞江下落日微行講經臺異香與靈響颯沓松風來奇向人生同大夢天地餘刼灰功名亦何物徒使身後哀 評曰 誦之愴然 卓然依禪師創業何崔嵬只今講經處天花蒲蒼苔

滬瀆壘

避難吳淞江出遊滬瀆壘世道若變更形勢總難圮我懷晉外臣孰似袁內史深慚威將守無策正邦紀日暮仰北辰天寒一星紫尚想白登圍無言淚如水 評曰 非此老無此言忠義之氣藹然動人

湧泉

江頭石佛寺中有湧泉亭亭虛鳥雀聚水古缸

霓腥元氣傾地脉汨汨不暫停初疑蟹眼沸復似氷花零嘗聞有神龍深臥潛炳靈何由作霖雨九夏清炎蒸

蘆子渡

我遊蘆子渡步入蘆花村村深野色靜江白天光吞鳴鴻夜嚦嚦宿鷺朝紛紛飛花亂香雪還思貫公言東南風塵裏乃有此地存永怜澄清志嗒然欲消䰟

綠雲洞

聞道赤髭僧深居綠雲洞被服青霞裾朙踊金偈頌綠雲三萬匝白日光如汞地闢給孤闌俗鄙醯鷄甕群偈集百草乃是天龍種還知人間世黃塵十年傾

成廷珪字元章廣陵人

赤烏碑

蘆涇水入大江馳蹤立重玄𪥥有碑一去黃旗連紫蓋幾回白馬過青絲泛淵恨少中郎識打字翻無薦福悲水客不知前代跡月明涼夜澋歌詩

陳檜

千年老檜上青霄三閣花飛不動搖香骨自來盤左紐苦心未忍弃前朝蛟龍並立江雲黑鸞鳳雙啼海霧消想得龜蒙題詠處殿頭風雨正蕭條

鰕子禪

儆師示化當年事先吐曾中一斗鰕玉色尚餘貢舍利金襴不見舊袈裟三生吹斷秋風夢百結鬅殘夜雨花雙對日斜龍象去沙彌空負趙州茶

講經臺

聞道前朝講經者七十露坐青蓮臺雨餘海客化龍去夜半山精騎虎來好向天風蕭蕭貝葉動

白月皎皎曇花開 妙句 自哭江湖倦遊客幾時欲築讀書堆 入句得名非偶然也

滬瀆壘

重玄寺後滬瀆壘秋色荒涼地尚靈鬼哭夜寒江雨入鴈啼天黑水雲腥 妙句 將軍經制名空在內史孤忠血自青老我一雙經歷眼西風隨處泣新亭 評曰 悼古傷今

湧泉

聞說依師卓錫泉長年汹湧梵宮前沸波出海深無地泡眼吹雲小有天 評曰 是佳句 亦孝子每看雙鯉出妖奴曾報獨龍眠有時白氣如絲上化作甘霖散八川

蘆子渡

舟泊東吳町水涯秋容兩岸白漏沙西更落月翻銀海十里晴雲吹乳花 妙句 孝子經遊叔作絜老禪歸去踏成橋風壓湍地衣冠盡留得江村

隱者家

綠雲洞

滬瀆城南古道場洞天深處綠雲涼雨昏不辨琅玕色日轉都成翡翠光春水滿溪鰕子活午陰當戶鳥聲長華陽老客家何在擬伴高僧坐石牀

楊瑀字元誠 御賜山居道人

赤烏碑

神僧開寺赤烏年紀績曾聞石上鐫千載山陵幾遷變行人空送打碑錢

陳檜

殿前雙檜鬱龍蛇翠雨濵濛鎖綠霞不逐後庭花片落托根却在梵王家 評曰 可見此老志節非與紛紛者同日而語哉

鰕子禪

涼月空山照寂寥鰕禪神化獨逍遙吳淞千古

依然在一曲漁歌半夜潮

講經臺

高僧昔日講經處人去臺荒草木閑華表不歸千載鶴至今遺跡鎖空山

滬瀆壘

袁公破壘大江邊露白江空月滿天過客不堪重弔古英靈中夜泣荒烟

湧泉

一勺溫泉湧地靈碧溪日夜散寒星似疑海底蛟龍窟六月涼生石上亭

蘆子渡

路入西風十里秋月明飛雪下汀洲關山看處皆我馬容得山人不繫舟 [illegible] 此詩頗有興趣亦佳

綠雲洞

綠雲洞裡綠雲深翠竹蒼梧日夜陰記得曾遊借禪榻天風淅瀝海潮音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

赤烏碑

龜趺螭首立重玄淪落蛟龍百尺淵大手似聞皇象筆老僧空記赤烏年

陳檜

華飛三閣竟蕭條萬木江南一夜凋獨有禎明繆絡檜霜皮剝落氣摩霄

鰕子禪

名緇神異肯炊沙鉢裡蜿蜒噴浪花漂海不隨鰕國去渡江還為老漁賒

講經臺

東土高僧大夢回講經猶剩雨花臺天龍去盡香雲散滿地松陰長石苔

滬瀆壘

東吳內史晉長城滬瀆千年壁壘平莫向月明悲往事即今滄海已塵生悼古傷今

湧泉

湧泉亭子小冰壺老胖胎寒露濺珠只許蛟人弄明月懶隨龍叟澤焦枯不凡俗

蘆子渡

吳淞古渡水如烟十里蘆花雪滿天一葦可航還自許老僧應不泛虛船

綠雲洞

長松鉅竹翠數腴爽氣清含雨露需不異茆君

十五

主勾曲尚容元結隱猗猗

王逢字原吉號席帽山人江陰人

赤烏碑

碑存赤烏年僧指青燈夜風雨寒蕭蕭黃旄儼來下詩曰詩人遐想像

陳檜

故國空虬蚪老檜餘纓絡根地終系陳不與庭花落是句

鰕子禪

神僧聊示現俗眼爲驚䁖水淨天空雲何緣同一笑

講經臺

縹帙白象籤金書貝多葉稍披四句偈已斷七枝業

滬瀆壘

水怪移象罔野火飛熠燿丈夫殉節禁足見呼

十六

英妙

湧泉

甘香臻丘漿清涼金莖露一勺遍大千天龍不敢吐

蘆子渡

秋風兩岸蒹野水千家遠叟篠印東歸寒亂霜天曉好句

綠雲洞

龍歸驟覺寒雞遠不知午長年四簷陰颼颼竹疑雨評曰自有餘韻

釋壽寧字無爲號一菴上海人

赤烏碑

佛法闢兮重玄國江東兮紀年翠壁立兮高碣瞰波濤兮碑砚龜龍剝兮星象書千載一日兮傳赤烏

陳檜

十七

雙檜兮蒼蒼藝重玄兮禎明叶古皎龍標兮偃蹇接葉蕤兮翔鳳凰皎璚對兮壁月夜流望臨春兮使我心憂評曰騷人感慨

鰕子禪

若有人兮慧如癡啖生鮮兮俗見嗤日而出兮暮而歸亡寒暑兮亡渴饑鰕既化兮鰕活而飛千秋萬歲兮人是非

講經臺

有美人兮滬之渚徙神宮兮在蘆野叶所築高臺兮壘土天花繽兮如雨倏奄沒兮谷成陵蹇予之仍兮續以成評曰多少亟蓄也見後人不負山門

滬瀆壘

築滬兮防海叶喜蘆之東兮滬之水捴潭兮千秋故壘岩岩兮枕江之流風淒淒兮竹蕭蕭叶評曰朱弦三嘆有餘音

湧泉

十八

坤之機兮下旋湧吾水兮泡漩一氣孔神兮無爲自然吁嗟泉兮何千萬年評曰入題之中此題爲悟道之題坤機下旋便說得湧泉活潑潑地一氣孔神又見穿之祖教戒而又不戒者

蘆子渡

蘆瑟瑟兮水溶溶望美人兮袁之崧鴈嚦嚦兮心忡忡眺東城兮江之中吾將踏葉兮歌清風評曰七縱七擒手看用事

綠雲洞

萬樾兮森森雲承宇兮陰陰洞有屋兮雲無心

我坐石兮鼓瑶琴耶之溪兮華之嵓兮雲之逝

兮吾將曷尋

韓璧字璧翁饒州人

赤烏碑

斷碣餘蒼蘚高文記赤烏浦深春水闊天遠野

雲派

陳檜

東玄古吳刹雙檜尚陳時悵惘臨春對秋風一

夜萊

鰕子禪

神僧玆遁跡妙理自幽探鰕子升雲漢天華落

寶龕

講經臺

蓮葉石臺古貫花金字封座空人已去護法有

天龍

滬瀆壘

雨師蔟黎黑天寒燐火青將軍身歿後衣海毒

蛟腥 評曰五字老辣

湧泉

光搖星彩亂聲散雹珠圓不為將軍拜玄機極

後先 評曰五字有餘妙句

蘆子渡

明月滿汀雪西風兩岸秋棹歌江上發思與老

禪遊

綠雲澗

竹雨曉蒼霏松風陰碧圓道人禪定處神在髴

藍天

唐奎字文昌晉陽人

赤烏碑

河水矽潤瓠子決東吳滬瀆復滂沘禹玄不見

赤烏碑悵惘波神心欲折玄龜抃舞蒼龍飛江

頭落日楓林稀誰云杜公兩石在安知陵谷千年非[評曰]句語超

陳檜

禎明老檜高百尺十畝蒼寒浸苔石亂枝偃如東向松霜皮慘若番丙柯金濤玉氣當時誇落日江村啼亂鴉壁月澌天清夜靜玉簫吹落後庭花[評曰]一結尤見作手

鰕子禪

誰云儼師示化所餘香未絶天花雨凝禪狻猊悉共知嚼碎紅鬚化龍舞[評曰]綴句有點形神奇凝禪化去鰕亦存至今法門無盡燈風雨幾度鷲山靈庭前栢樹猶青青

講經臺

師遺臺石蒼苔厚兎葵燕麥生禪肘[評曰]三字奇當時公享七十年石丈人中誰肯首[評曰]善謔亦自好我來作誌焉長文可嘆昝人謏墓余自喜文章如謝朓

涅槃重開遠東林[評曰]自高妙不妨

滬瀆壘

吳淞江上袁公壘千年何處尋遺址石犀半落江水中秋老蘆花三十里五百馬塵今尚飛啾啾赤子將安歸月明古堞急鼓鼙孤臣有淚空沾衣[評曰]書生憂國憂民語有足感動人者萬古而不磨者

湧泉

寶積湧泉泉已竭重玄湧泉常汨汨圓花突泡

點波濤亂撒摩尼走明月大旱臨泉呼老龍禱天愁殺桑麻翁爲翁汲泉作霖雨小泉一滴飛龍驟宗字

蘆子渡

耶城東來蘆子渡萬頃蘆花失江路明月清秋作雪飛村中不見將軍墓只今海内風塵昏移家來就漁樵論處處桑麻有閑地紛紛桃李傍公門[評曰]亦有感慨

緑雲洞

海村古洞雲連霧洞門春曉松花雨寒緑風生玉兎房闡光露濕金雞對闢林鳥聲無處尋空堂答響如敲金緑雲僊人解招隱我欲避世投冠簪

馬弓字本勁會稽

赤烏碑

江勢今從別處回斷碑無復舊崔嵬要知三國當時事須信重玄此日開凍折龜趺春作夢爛陵魚腹夜生哀鸞停鵠峙何由見除是波神許載來

陳檜

古木凌空百尺過根盤如石鐵爲柯濃陰不碍金蓮座虛籟猶傳玉樹謌倦客解衣頻徙倚老禪卓錫定摩挲雲門寺裏梁朝栢身上苔痕想更多（闕回 金蓮座玉樹謌誠爲確對）

鰕子禪

孤碣峩峩誌儼師食鰕還念活鰕時塔藏白鴈無新土松偃蒼龍有舊枝鯉物鮮今修淨土皮囊還是放生池夜深風漾沙頭月猶覺蜿蜒走碧漪

講經臺

築臺及業爲翻經僧去臺空土自靈獅子九頭從此坐天龍八部昔曾聽寶花盡向空中落碧蘚猶遺雨後青悵惘依師無復見一龕燈影散秋螢

滬瀆壘

千年孤壘大江湄潮嚙長壕地轉危空憶旌旗屯虎旅但聞簫鼓下龍祠弩牙時共蒲芽出烽火長隨燐火移自古英雄俱已矣行人臨眺不勝悲

湧泉

湧泉亭下湧泉飛卽是人間鼎沸時乳地不因
金虎躍洒空還是石鯨吹似一雙白足親曾濯
九曲枯腸疾可醫安得臨流試新茗共分秋露
滑如飴

蘆子渡

黃浦西來別有村秋來一色淨無聞休看神女
朝行雨且對江妃夜染雲人憶酒醒呼鶴夢心
疑書罷散鶩群老漁汉拎既歸雪纛得鷗盟可
共分

綠雲洞

洞裏高僧與世違當門自喜玉成圍蒼龍每護
雙環錫翠雨時沾百衲衣 妙句 優鉢吐花隨手種
頻伽捋影向人飛桑田滄海無心問惟見降龍
日暮歸

顧彧字孔文 上海人

赤烏碑

我遊重玄寺爲感赤烏碑僧康初創法吳權必
有辭河山久遷變制作宛藥遺空成薦福嘆尚
念峴首悲 評曰 感慨跌宕 語溪中典頌石崖今何爲 評曰
倘此題發所論非徒作也

陳檜

宛宛雙檜樹傳聞自陳詩陳時不可信重此根
林荷下有石紐文上有垂生枝大葉雨龍角月
白雙鳳儀空山風吹雨木客夜題詩 評曰 五字 怨轉 老對
情邦從小季來

鰕子禪

道心本無住幻化亦已空如何儼禪師示跡驚
群蒙滄江一斗鰕生死參其中 五字 精粲 信有固可
恨苟無豈其朦吾人[illegible]江流東

講經臺

我懷依老禪築臺夜翻經風清貝葉動月白雨
花零龍來白髯語鬼走文貍聽 評曰 十字 奇語 百年露

遺址雨冷秋冥冥人生一大夢鄙夫幾時醒

滄瀆壘

江廻原野迴海翻去聲波濤起征客期門歸弔古滄瀆壘平時多故青澁土箭鏃紫月黑動北風寒鴈聲在水【評曰】有餘不盡之味丈夫澄清心俛仰在萬里

湧泉

冷泉激清寒亭下常涸涸洑洄蠙珠圓聲散氷花突似疑破海眼無乃活地脉孝子思出魚老禪神動錫我來會冥理一氣涵太極

蘆子渡

步出蘆子渡渡轉蘆花村結交漁樵客絕跡簪卿門豈無叩角詠僅有捫蝨論東家蓄牛羊西家足鷄豚亂離且避地何必問桃源

綠雲洞

昔我遊洞中樹木未興衛今我遊洞中烟霏襍蒼翠鳥鳴鍾磬答龍吟風雨會天花時緑雲色遍袈裟地從兹有餘暇襲琴探幽邃

錢岳字孟安吳興人

赤烏碑

名刹高開滄海邊豐碑新建赤烏年悲涼斷刻三江底想像雄文六代前潮落鴈沙看古篆月明鰕渚吊枯禪中興賴有周郎記回首吳陵慘暮煙【評曰】周郎謂周弼

陳檜

上方雙檜欝岧嶢不逐禎明玉對凋雲擁鶴巢溟海暗火枯龍骨艮宮搖深根入地應千尺老幹擎天巳十朝夜半木精聽說法昔年亡國恨都消【評曰】此章全美

鰕子禪

舉世爭傳野衲癡啖鰕聊復見神奇十千天子俄驚活五百聲聞總未知落日胥村波渺渺秋

風蕭寺草離離只留千古空龕在靈跡蒼茫不
可窺

講經臺

潮打巒碕半欲摧老禪稱土（評曰二字未用到處）人築高
臺旃檀林下談經坐舍衛城中乞食回江月夜
搖金篆冷天風時散寶花來惟餘石塔殘陽裡
長使登臨過客哀

滬瀆壘

袁公築壘吳淞口廢址猶存滬瀆名先駐孤軍
防險地已勝凝將假陰兵濤春海岸喧鼙鼓雲
合江天擁旆旌豪傑不將成敗論千年青史見
忠貞（評曰知豪傑之不懼者其岳乎）

湧泉

靈火暗通滄海脈虛亭新構白雲隈潭心象踏
天花出沙際龍噴石鉢來（評曰）裒月浪
花翻玉乳濺空霜沫迸珠胎（亦善形容）我來分得軍

將滴散作甘霖遍九垓

蘆子渡

三江南上路斜分十里蘆花接海門落日斷鴻
迷岸岸西風飛雪暗村村赤烏名剎今猶在金
統殘營久不存獨立蒼茫弔陳跡幾回蕭瑟向
黃昏

綠雲洞

洞裡綠雲三萬頃毘耶方丈隔雲深青鸞舞處
風生壑白鶴歸來月滿林曉色不分天女髻寒
聲都作海潮音老禪擊鉢哦神句不覺嵐花滴
滿襟

釋如蘭字古春富陽人

赤烏碑

紫髯奮江左建業開宏圖赤髭入吳會重玄啓
浮屠尚足久矣折石年猶赤烏雄文沒淵底照
耀驪龍珠

陳檜

箭閣後庭花今見禎明檜雙翁列雌雄每與風雨會艮岳莫可移夜挾驚霆壞至今左紐枝老氣發光彩 評曰僧中此郎不愧鐵門的派林塘何可到

鰕子櫂

長懷鰕子儼有如法華言混凡人莫識應供入齊村斗鰕示神變生死同一源影堂見遺像稽首重玄門 言法華無人用到此正切本題

講經臺

我聞謝長鬚翻經築高臺遠公不可[illegible]依師想重來五千貝多葉講誦喧法雷[illegible][illegible]已離禪定何時回

滬瀆壘

內史晉袁崧為國作藩屏孤忠禦強寇不得全首領滬瀆春草平血青土花冷水儀死重淵天誅付辛景 評曰亦釋門中果報也

湧泉

神僧卓金錫無斗湧泉地突如漚點圓怒作湯鼎沸初疑蚌蛤胎吐出鮫人淚陸羽或可招挈茶試清味

蘆子渡

我行蘆子渡西風送日斜海城有遺堞黃蘆吹白花征鴻下荒渚野鳥依晴沙逐彼天風去一葦發海涯

綠雲洞

清風滿壺天綠雲迷洞戶竹日滿簾秋松濤四簷雨閒花落無聲幽禽時自語山中古秦氏不知今典午

趙觀字宗弁 澄江人

赤烏碑

僧來天竺國寺創赤烏年碑碣前朝重文章後世憐秋風生大野斜月墮重淵有待蠅龍負圖

書得共傳（評曰此一結分是作者）

陳檜

不識陳朝檜相傳故老言理文俱左紐后土自蟠根氣迴青山瞑陰寒玉殿昏何須埜玉筆圖畫至今存（評曰用事正切本題）

鍛子禪

江頭憶老禪秋思倍潸然落日扁舟雨西風獨對煙吞腥莫見幻吐活總成緣更喜雲仍在燈

燈白日傳

講經臺

高僧講經處數級土臺荒石雨苔花厚天風貝葉香神龍時護法山鬼夜啼霜想見長松子高

秋落淵林

滄瀆壘

江上遺荒壘人傳古載塲露花朝裊淚燐火夜流光　千年碧遏雲萬里黄英雄無復見獨

立思茫茫

湧泉

試看亭前井長年湧白波蟻珠跳碧海象緯沒銀河　泫鮫人淚聲沉漢女謌弊裘臨睡客政爲濯纓過

蘆子渡

蘆花十里塘野色正荒涼朗月秋無際西風雪有香漁郎茅屋小估客棹謌長自愧無家別經行百感傷（評曰雖無意亦有可誦）

綠雲洞

小洞綠雲合空山碧雨陰竹梧秋瑟颶松檜夜森沉水篳琅玕濕風窓翡翠深何時謝塵鞅同理月中琴

余寅字景晨（華亭人）

赤烏碑

偃苑居群鹿豐碑紀赤烏三分道故國千載說

浮屠

陳檜

海波浮玉殿寶網拂珊瑚座上來聽法龍精卽老夫 評曰五字蕭融化

鰕子禪

老禪不解事借白髮莖稀曹溪一滴水鰕子作龍飛 評曰字與仙禪尚意

請經臺

三十五

飛花拂香雪古臺生白雲娑羅雙對下人去寂無聞

滄濆壘

我過袁崧宅重尋滄濆津英雄千載下遺壘大江濱 評曰二十字全美

湧泉

趵突回江脈跳珠濺梵纓分爾牛口流我耳與俱清

蘆子渡

風冷花飛雪秋清水到門醉眠船不繫江月淨無痕

綠雲洞

華蓋結空綠洞門生晝寒細縕浮玉氣石上有琅玕

釋守仁字一初 富春人

赤烏碑

三十六

愛尋碣石訪重玄三國遺文已邈然翻憶中郎黄絹字夕陽江上浪滔天

陳檜

吳楓楚柳逐煙空陳檜依然護梵宮可惜禎明詞舞地後庭無對看秋風 評曰集中陳檜諸作多用後庭花事然惜雷同汎常未甚有新意鶴夢立此作始似可誦矣 評曰篇首起吳楓楚柳比入來尤別

鰕子禪

杖藜何處問鰕禪廻首胥村鎖暮煙一曲漁謌

秋浦外腥風吹滿渡頭船

講經臺

乞食歸來坐瞑鴉譚經每到白牛車東風柳絮
吹晴雪猶想天宮酌寶花

滄濆壘

隆安疆土已瓜分猶擁孤軍戍海濱悵望忠寬
招不返斷鴻啼雨入秋雲

湧泉

雲濤湧地濺瑤林誰鑿靈湫海眼深百斛明珠
收不得月明涼夜聽龍吟

蘆子渡

百里晴沙江水長蘆花風起碧天涼客舟曾泊
西城下滿地砧聲兩岸霜

綠雲洞

綠雲尊者綠雲堆十畝清陰護紫苔禪徹松風
琴一曲華陽峰頂鶴飛來 評曰 華峯句點題

陸侗字養正上海

赤烏碑

金人入夢與梵宗重玄始創滄濆東紫髯紀年
石且豐大書赤烏郤黃龍維松潮汐地不同文
章忽瘞洪濤風鼉趺蟠首潛無蹤川后河伯還
會通奎星下燭婁竭宮方信人間談色空江水
自白江花紅 評曰 結益精神

陳檜

鐵幹屈左紐苔枝鎖空青雨露承千朝根心自
禎明頹仗千佛蔭羞向三閣榮水月照纓絡儼
矣大士形秋風動石頭不襟玉對聲泰媼永訶
護恐化蒼龍精 評曰 水月照纓絡恐化蒼龍精諸作未能如此想像

蝦子禪

阿師不羈客多爲俗所嗤悟空本無說非狡亦
非癡吐哺死活蝦以此啓群迷故寮尚明月古
渡空夕霏遂思寂圓際萬化同一機

講經臺

我本有髮僧勝跡俱參禮焉知依禪師築臺近松水翻經三十年貝葉不論篇身影淡中月心香清處蓮土花餘猊座白日野狐卧笞巳踢破雲任天蟻旋磨優曇長輝輝師應神夜歸石鉢蜿蜒死者龕燈燿飛傳燈幾時錄徘徊林下鐲誰復追前修側想西天竺

滬瀆壘

海波沸石壘戍江水溢石壘傾當時半壁江南城滬瀆廼捍踏浪兵踏浪兵一散夜雨悲精靈精靈尚西顧化作燐火青蔟黎昨日花冥冥孤臣淚下空沾纓

湧泉

元氣斡坤軸不舍晝夜旋四五窮其上趵突萬斛泉寧隨月盈縮滾滾常自然沸如沃焦起汨若尾閭連神虎趾來跑驪龍攫淵自天一數

生在理合後先荒哉博望侯空去求河源美彼西方人卓錫良有緣評曰沃焦尾閭句好一數後先尤見道體

蘆子渡

蘆村背村南北路舟往舟還古今渡一笠天垂紫鳳飛百枝水落青龍步鯉魚風起夜未收雪色葦花零亂秋借得君山第三管月中吹過滄浪洲評曰鯉魚風起忽然出一奇句

緑雲洞

雲林氣蒼寒宜老禪家跡清冷篆蓄香太古蔚藍色金鍾有時振珠露不住滴朝來自研朱重將梵音譯

孫作字大雅澄江人

赤鳥碑

夢遊重玄寺與訪重玄碑僧云寺顛末始自孫吳時有碑赤烏年歲月畧可稽篆隸跡巳瘢追繇制不遺歷宋嘉定間住持者依師寺崩脇江

濤潮汐齧渺瀰改邑不改井此理眞共之一朝驚善幻去彼歘在玆龍君與海伯錯愕了不知驅蛟挽金繩没此千歲螭螭斷石不爛漂流詎東西勿憂泗與淪會與漢與期桑田有時復神物更護持我來恨不早不見庸何悲

〔評曰〕讀漂流詎東西至神物更護持句起予者其孫澄江乎

陳檜

蒼蒼禎明檜儼立佛殿前衆佛久蕭瑟雙對猶婆娑物化有生滅計數亦已過數復不能圍其

論生滅何皮無白蟻穴色有青銅柯知經幾人手到此爲摩挲我疑維摩身已化病骨未朽空塞峩又疑彭耼老不死霜雪覆頂頭長科根蟠節錯幾百載何物可徙如桑棄仍知鬼神會訶有霹靂下取煩撝訶初時久遠謂封植再植震撼誰遮羅古人作計每難料嗟彼亡國何其多使皆建國若樹古此檜那誅韓擒虎

鰕子禪

蛟螭與螻蟻萬生誰不然被褐懷瑾瑜肯受衆目憐一朝將蛻去始識愚與賢舉手謝世人化入自繼禪繼禪本一默變幻紛百千默幻兩俱失六鑿乃其天致令四海水出入毛孔間西江不潚汲此鰕誰云旋雖死身如生爪髮口色纏公言本無死無生回天全嗟嗟異死生一一同憂煎憂煎不能去生死何由捐一鰕死則已百

鰕死可嘆焉知鰕死生視我一吐呑不聞儼公死尚作不死論今來儼公隱寧與隱者傳

〔評曰〕鰕禪詩起最好

講經臺

依師答未化云此坐講經師今化已久臺尚講經名天風韻鍾磬髣髴經音聲而況學法者屬此兩耳聽鈍根與利根戢戢多於星舉世欲類我師何異螟蛉當其受師禮如水挹空瓶斷盈

蓝消足大小終難平壘空野草荒燐火來青熒
師豈長在茲辯舌覩雷霆　排繞神鬼不去羅
幢旌淒然石塔下孤月懸中庭

滬瀆壘

吳有滬瀆壘茲隸松屬縣豈惟人民非城郭幾
更變異人憂四海初不恃畢竟如何一旅衆強
與海濤戰長關隱金城萬馬來一綫烟爐舞馮
夷健者猶悖眩彼壘自增嘆土壤幾代禪似昭
古射離不使淮濟賊洪波息鯨鯢時平須清晏
皆爲邊守障今作天子寰鏶麻一萬頃東注資
沃衍歸然梵王宮凡此老黃面偶來吊遺培故
跡猶想見濕雲霾晨鐘初日靜方旬

湧泉

逝川無停流未足覩水性湛然古不波惟用鑒
之井入門慰兩脚止渴望清泠異哉此水溫百
沸不一靜靜固道人心動亦爲我鏡動靜理詎
昧泠暖祇自省譬之面壁人久與塵事屏六鑿
凩搶攘此病那可竟龍爲至神物雖寒乃其正
奈何宅溫潭怯縮蛙黽並得非類湧泉孤兎焞
湯沸兢兢雖已蟄噴薄靡容與上人匪求泉泉
因上人勝靈響譖慨遂如汲赴修綆何當燭鬚
眉洗我千劫淨晨茗投茲泉聊試百斛鬥

蘆子渡

吳淞東來三百里派別松陵號松水何年此地
列兩城千雉依稀照江汜東西相望似連珠大
小欲學孤山孤大城已逐江沙圮小城獨在獨
名蘆君不見當時好城市滿目黃茆兼白葦又
不見船底邑千家官渡于今屬蘆子百年富貴
一朝悲高門大宅號狐狸不信但看蘆子渡日
日船開秋雁飛

綠雲洞

綠雲千頃堆琉璃雨洗煙霧生奇姿忽然變滅

不可記月色照耀如天衣天衣拂石鏘璃佩[illegible]
籟微音出幽邃藻荇浮空積水明洞中綠雲光
破碎綠雲反復爲師妍師方宴坐文人天是身
如雲我何有雲豈依爾相周旋人間萬事如轉
燭洞亦非空亦非綠此題此謂良已多桑下浮
屠不三宿

張昱字光弼號一笑居士廬陵人

赤烏碑

寺碑莫說赤烏年自古河山有變迁火底岸頭
俱是壞幾多苔蘚與荒烟

陳檜

風雷一夜摧陳檜不肯移根宋苑栽爲在法王
宮闕久怕聽王對後庭來

蝦子禪

能生能殺始成佛或吐或吞何與禪蝦子縱然
眞得道還須遊履出西天

講經臺

生公說法曾聚石依師講經還築臺風雨一燈
深竹裡老龍猶自化人來

滬瀆壘

虞潭滬瀆存荒壘傳是袁崧再築來不盡孤臣
今墮淚露華清夜濕蒼苔 評曰極有感慨

湧泉

陰火外然湯井沸陽精內畜毒蛇藏湧泉自呪
依師後無限涼雲布上方 評曰超得奇

蘆子渡

落日待船蘆子渡知是古時蘆子城一片連雲
葭淡色風廻猶作甲兵聲

綠雲洞

寧師不出綠雲洞要了區區夢幻身四十九年
能說法更何分別雪山人

吳益字敬夫延陵人

赤烏碑

片石沉沙定有無投文我欲問天吳事殊八字題黃絹年有重玄載赤烏什拽豈因逢李愬捫摩曾不逮鍾譚欲憑龜碣求真跡直待扶桑水倒枯

陳檜

禎明對植自梁陳立雪分明兩玉人龍象本聽雙對法風雷先化一邊春雲籠珠珞青如蓋雨

濕苔花翠滿摩惟有海鄉千載月歲寒孤影最相親

鰕子禪

憐師蹤跡混塵埃身向長鬚定裏同豈以腥羶汚口腹却因醉吐幻胚胎鳴鳩地上雙雙去魚膾江中隊隊來正是禪心同一悟青蓮偏向臭泥開

講經臺

依師曾說無生法揮麈慈雲滿太陰花雨香飄獅子座唄聲清振海潮音紫苔剝落點頭石寶刹裝嚴布地金留得老年行道影一龕燈火夜堂深

滬瀆壘

滬瀆洲邊古壘存寄奴曾此破孫恩妖氛竟作沙蟲化殺氣遙連海霧昏鐵鎖沉舟漂楫指添

燈嘯雨泣征魂風濤時似當年戰萬鼓聲交兩陣奔

湧泉

仲依曾夢寶山泉湧出曹溪一派禪未恨水精和劒失定知龍伯抱珠眠虎頭禱雨年年應魚目浮花箇箇圓欲傍銀床呼陸羽松風榻畔煑茶烟

蘆子渡

荻花開上古蘆城一葉舟從野渡橫江月偏於

洲上白水風長作雨來聲鴈啣霜幹祊傳箭龍化水弦巳按箏惟有漁家隣古寺夜深燈火隔溪明

綵雲洞

多羅尌下禮金僊綠錦雲開見碧蓮翠葢光翻林壑洞青霞影倒欝藍天聽經許對孫思邈訪道期逢葛稚川愧我題詩同淨社三生曾是醉逃禪

錢惟善字思復號如一道人曲江人

赤烏碑

康會來乾篤重玄接建初赤烏吳紀瑞白馬梵傳番江幽荒碑没燈殘古殿虛至今安巳靜劫額自祥符

陳朝檜

金遺無復舞玉封巳成塵詩讓唐名士圖傳宋侫臣地遷元有數雷霆豈無因正直由天稟沖霄聳一身

蝦子禪

儼師性誕逸人或指爲顛不唱漁家傲惟談蝦子禪偶然吞一斗何待施千錢開口吐還客江清月滿船

講經臺

昔憶宋嘉定依公來講經空中花自落坐下石能聽歸鶴語千載神龍朝百靈禪身藏窣堵遺影在空庭

滬瀆壘

滬瀆東瀕海魚蝦入網羅旌旗屯戰艦鼓吹雜漁謌落日明孤壘連天起巨波麋衰不復作折戟漸消磨

湧泉

神窗疑通海靈源別有天火官司沸井水母獻溫泉一境蒙甘澤千村禱旱年依師此還寺知

是有龍淵

瀘子渡

松渡依名刹乹維屹屹城四門江水齒千古海潮生葭得魚歸市霄聞鶴守更胡僧亦復見一葦逆風行

綠雲洞

我愛無爲者幽栖一洞新氣含雲水石陰㬉栢梧筠去日非來日今人即古人相過徵八詠蕭䟽遺吾身

八詠詩後序

靜安八詠者淞江無爲師之所編輯也師自昝處名刹歸靜安目其寺之古迹者凡七而寺有綠雲洞足而八之求題詠於時之長於詩者凡十年故所得者軸牯腰既而摘其精褒其篤永若汰礫選金鋻玉其用心亦勤矣哉帙既成會稽鐵厓先生首爲序之而命焉述八詠之事迹徐曰吾將勒諸梓爾不可不爲其序乎曰焉與師交方外而又得追抜鐵厓羣公間其敢辭吾嘗以爲有前人之勝槩而不有以詠謌之則無以昭其前若後人之詠謌而不有以金石之則無以傳其後確乎不可抜之論也師之此傳則八詠之勝槩不特在靜安而將見流播九州矣其於爾搯擬之境不亦愈有光華也哉是不可以不序於是次第其說於其後云艾納散人錢鶴序

靜安八咏詩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釋壽寧編壽寧字無爲號一庵上海人居於邑西之靜安寺寺建於吳赤烏中最稱古刹名蹟有七曰赤烏碑曰陳檜曰鰕子潭曰講經臺曰滬瀆壘曰涌泉曰蘆子渡壽寧又手植檜竹桐柏積十年而參天自號曰綠雲洞以續古蹟爲八因作靜安八咏并裒諸家之作請序於會稽楊維楨維楨復各爲之評點卷首有吳興錢鼒所作事蹟述一篇後嘉靖中邑人伊府紀善張抑及其兄參議紘重校刊之末載紘八咏詩蓋即其時所附入也

精選增入文筌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五卷

〔元〕譚金孫編

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諸儒奧論策學統宗二十卷》提要

新刊精選諸儒奧論策學統宗目録　前集

古雲後學心易　譚　巽中　叔剛　校正
古雲後學存理　譚　金孫　叔金　選次
古雲後學桂山　譚　正孫　叔端　訂定

堯舜

昇山

道之不明也闇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殁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争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詆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判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聦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守其徧聖人之道始亂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炎眘者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授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恍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絶思正而忽

無幾而不遑急而不危意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之主宰違彿欣厭之所紫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授也三聖既歿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歿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授也三聖又歿邪崩邪詖翼詖鑴裂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談量足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大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揆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利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授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

堯舜

東萊

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於泰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若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敘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意一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羲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畧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繫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繫不可也人心憒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聵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書為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非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者為之也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

也夫强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也堯之命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强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深悲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九疇之錫禹得之無說也而箕子則反覆言之未幾漢儒得竊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箕子開其源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道離於天下非聖人者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然則處時之已變則何為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孔而已矣以酒而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吾獨悲夫數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堯舜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敗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哉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惑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

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而舜斷天下之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三王　敷文

聖人之事後世傳之審矣即其事而論聖人者凡民也聖人之心貫乎萬世其事則不必同如斗量權度之不相爲而卒合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禹始易揖遜而私其子後世亦無以易之其大道隱而家天下者歟曰以事言之信然矣不家天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吾何從而知之吾聞聖人無二心堯舜禹湯文武一聖人也而心有二乎哉以一心觀聖人則揖遜與賢不家天下一也傳之子以及孫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禹以天下傳啓而四百年爲夏湯以天下傳太甲而六百年爲商武王以天下傳成誦而八百年爲周吾知其不較短長也子孫之不能皆賢不肖固也使其賢耶而天下安之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有賢者取而代之吾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操百金以游乎市而失之塗有得而用之者吾金爲不失矣忘天下之失其所而推子孫之戚匹夫戞戞自計者之爲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己溺者爲之乎曾謂爲匹夫匹婦復讎者爲之乎故曰禹湯文武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纖悉備舉非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易以亂而吾赤子之易以失其所也故盡吾精神心術而爲之使可以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可以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可以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不幸而大弊極壞不可維持則吾固期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有聖人者出而易置之而又憂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聖人不時出而弊壞之不能速救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雖不必使子孫千萬世保之後世聖人固有取而用之者使後世能用之以安天下不必吾子孫可也營洛之議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易以興則無德者不能久其惡易以亡則有德者之功利可朝暮及於天下此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心不以語人而周公獨知之者也悲夫吾不意後世謂禹湯文武以天下爲己物也雖然嘗試言之秦政自爲始皇帝欲以一傳萬末害其爲公天下也然自爲謀則疎矣自漢以来鑒其覆轍思爲子孫堅久不可動之計其勢不得不創立法度以維持之得失既重則操心愈危智慮既殫則防範益密是故天下亦賴其自私之心而得以安樂無事由是言之禹之心上徹乎堯舜而其事又下慮乎天下後世復有作者戞戞然爲子孫愛惜天下凛然如不終日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故曰三王不家天下也或問三國蜀魏之興孰近正曰吾何論其正與不正

哉曹孟德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悲夫終身朶頤羊鼎曾不得一染指歸睨鄰柵之雞豚指爲子孫霜露之感良可憫笑善乎蜀昭烈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公自取之其志不獨爲漢也況肯爲子孫計哉雖然孔明不取也夫醉夢之言覺時語也二公垂沒吐出肺肝所謂不可揜者吾何以論其正不正哉

大禹　昇山

私於家者隅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隅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己飫温萎膏憤醒如己蘇快非强爲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大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實爲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患困思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旣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原皆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欲感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毁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露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各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笞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笞其婢僕則心慘憤以吾屬也有毁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爲己物故傷物如傷已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餽而葅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偶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口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酕灰焚及其至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緻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

闘而爲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選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静然應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已聞見陋甚翟唱是説於拘攣刺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弊已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晦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蓋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皐陶陳九功於虞舜其於藩飾等衰之别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其同摧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同於仇敵書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不云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學者可不謹思歟

大禹　東萊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則然也堯嘗一遏絶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北之矣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鰥寡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於民也徂征之舉蓋再悟之也嗟乎聖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歟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奈之何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於舜誓師未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爲無名禹之班也爲無功而益之賛也爲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無名召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此也夫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必審也工而審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決者巧於中人者之爲也然則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之已而不忍中人以圖幸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

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於不可致語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征然後有嗣使之征成湯之征武王之征雖征其所可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後有甘野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雖誓其所當誓然誓之名此乎立也舜禹之心夫豈以征誓而示後世也哉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線而終者之滔天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

大禹

口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口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卻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爲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積羨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爲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棄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爲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口如祖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末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新刊諸儒奧論卷之一 前集

成湯　昇山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色受聽諫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没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蜕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脩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美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潛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累爲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所能亹亹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運茫茫振履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熈不已造次無忘舊習渾渾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慙德湯非慙於伐桀也慙於放桀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然自居而湯愧恧之情黙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之於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咈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氷釋詩人善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内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内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一聲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嘿惟吾是令過心不貳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成湯　東萊

言不足以孚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已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孚之於已日者革而孚也孚之於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則已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

孚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孚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孚人者其出於季世之聖人也歟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為而至於是也湯居時之窮者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諭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因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穡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蓋憂無以釋後世之辭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為武王伐紂者設也為千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人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為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為也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援湯之言定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誥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足昭也王奚慙哉吁虺之誥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

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世之詰亦奚釋

成湯　　止齋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趍天下而詐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耻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爲之禮爲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弑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爲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爲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爲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字議擬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擬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爲之明而卜也爲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爲聖人病也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趯盪趨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抗心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暇焉他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爲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辟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足也一有接焉又憒憒矣盖力之大者由其心之精也以火煉金則

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烏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
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
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
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
足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烏
知其爲雌雄者由煉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
爲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謹其所養
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
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人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
羑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
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
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
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
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
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
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
責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
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爲大予讀國
語未嘗不歎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
子之聖固天縱之而造次顛沛未嘗捨是自志學至從
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猶節節而進況他人乎

文王　　東萊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
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而
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
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
不在舜而有瞽叟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
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
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
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
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
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
是憂也文王以爲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
衆民君子欲人之所同然也而文王則顧以爲憂嗟乎
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
不可易也而紂爲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
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
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
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
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
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
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
下而天下過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
於我昆夷不遣聘於王而遣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

謝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羑里之囚人皆以爲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爲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矣過哉是故易之書爲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羑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夷明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而終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謂舜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已焉則猶可以爲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商也

文王　　止齋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晄露之朝也晞氷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爲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剥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寖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剥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踆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来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来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於道虧郤而不爲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来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徯者之無怨

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爲異湯而簡怨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爲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已使一人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已夫如是則雖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焉以臣事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武王

東萊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於湯則非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王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慙而且慙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援文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呼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援親之德而强以說人吾未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於我也泰誓之書吾當略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

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謂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武王一以无心處之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武王　止齋

聖人之始爲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未始震之也其次則震之也已而未始愚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已而未始媚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人之術蓋至於治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古者君近民以寬而民之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直安而无忌天下之情亦愿而聽命懽愉而无怨是以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儻然受之當時不怪其無故之獲悶然釋之亦不尤其爲是苟異也自商以來上之心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孚也以疑夫上日以懼雖欲有專焉而不敢肆意以爲下日以疑則少有不慊於其中也已族而竊議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幸而便於治今則雖欲留焉以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周之治蓋悲武王周公之居其已甚而出於其无可爲而説者曰是其所以爲能亦惑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民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伏其怒蓋皆洽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靜而滿足其無耻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歡之而不德也文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過之曰魯自是不復贖人矣以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之情惟期乎已勝也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無繼則魯之人不贖也果矣因之道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不可繼也

新刊諸儒奥論卷之二　前集

伊尹　東萊

古之聖人苟有不足於其中者無諱也夫無諱於其心則亦無諱於其人故後世有得議焉者無恤也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己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之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慙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夫子序書於鳴條則曰戰於受則曰殺而孟子於周公之過則亦以爲宜夫曰戰曰殺者直書之也曰宜者然之也以湯武之師而夫子則直書之而不貸以周公之過而孟子則然之而不辭嗚呼彼三聖人者誠以爲未足也於後世之議奚卹哉吾觀伊尹之心蓋有甚於此者焉鳴條之役創之者湯也而從之者尹爾而夫子序書則曰伊尹相湯伐桀夫先尹後湯則是首伐桀之謀者尹也雖然此猶可也太甲既立不明于德而桐宮之遷蓋居憂焉而夫子則書之曰放嗟乎首伐桀之謀亦旣非矣鳴條之師始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蓋嘗觀桐宮之遷非放也書曰太甲既立不明而不曰不明見於未立意者未立之前太甲如故也旣立之後聲色臭味有以蠱之者多矣脫聲色臭味之蠱而俾之密邇先王之訓此伊尹悟太甲之機也嘗觀伊尹告太甲之書有五而居桐之後無一焉意者言不可以悟太甲所恃以悟之者湯之訓爾此又伊尹之心也已而自怨自艾天理頓發居仁由義與湯匹休向非桐宮之訓則舊習猶不免也然則遷桐之制亦古人亮陰之制亮陰之制古也非創也今觀之書自居憂之外則無說而後位則即見於三祀之末年雖一日不過也是則無古人亮陰之制尹不敢爲也雖然其心誠然也而其迹則若悖也其制雖古也而其事則若今也尹豈不知後世之議及此哉然亦不可得而竄也則亦曰吾聽之而已矣是故夫子不得掩於一字之名而伊尹亦不可逃於一字之內非爲伊尹設也爲後世無伊尹之志者設也以尹之聖猶不免而况於非尹也哉此孟子所以續夫子之志而名之以篡也夫子書法不隱而伊尹爲法受惡雖一毫之私不貸也嗟夫天下任與於尹而任之重如此哉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昔者陳司敗以黨君之過目夫子夫子聞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且夫子安於受黨君之過而且幸人之知已者何也則亦曰無諱於心故無諱於人耳知夫子所謂幸則知湯武伊周之心也不然非夫子先有此心其

何以議聖人之心也哉

伊尹　止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産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奎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衆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興天下必以爲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爲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宰國之釁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爲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爲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柰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衎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爲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爲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屏山

聖人明爲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以利心苟有異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言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冀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眞故無利心而爲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慝大謀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爲地佞假眞爲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紛紛多見其資吾術借聖人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爲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

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清情澹樂其生苟爲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邱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摱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循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歳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與暴御悍消很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䋲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停行防過知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稔滔滔於潤土減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向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温恭寅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鋭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紓或從或違其終也恢然同粹然一忻忻然而大順周公進於理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絶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況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受之天不可過强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禀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禀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爲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磨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周公　東萊

天下之變生於激而變之譌焉者生於循蓋不激則變不生不循則變不譌是故變之激非可畏也而變之循可畏也循之爲可畏者何也人心溺於變而安於激而不知禍之可戒也陰陽激而爲雷爲雹茲變也已而聞之者不懼而見之者不駭也彼固以爲朝聞而夕見之也則亦奚懼而奚駭嗟乎人之情其亦駭於所未常見而懼於所未常聞者乎蓋上世未嘗有放其君者矣而湯徑犯之是以當時猶有含矯之言其如台之言者蓋不安於其心者之言也已而武王繼之而天下習矣孟津之師一集而不期之會者相踵也彼紂固有罪也而

當時征伐之事無亦褻於所見者乎吾觀牧野之師一卷而歸馬放牛之事隨至者武王其亦憂於天下之習也未幾武王既喪卒之變生於藩籬而成於肘腋尚動東山之師而周公亦敢於為天下之大不義嗟乎周公非若人也而亦安焉者何也蓋亦逼於其時值乎其變者然也蓋嘗讀書而至於管蔡之誅未嘗不果於周公之一舉也蓋周公之一舉誠果也以臣而放君前此固聞也而戮手足之愛者奚見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之頑猶不得逞也而卒忸怩於不義而況於無瞽叟之頑而又非象者何如也吾固謂周公之果也且武庚之立蓋武王之意也殺其父而立其子人情則同然也而

周公武誅之彼天下之人則曰是武王立之也而周公誅焉無以若是恝然也哉萃乎周公其何以謝天下也殺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為不仁也既立而復黜之人固以為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為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責而周公則亦安焉吁周公非誠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謂吾寧以身負管蔡而不可以身負武王也吾寧以身負武庚而不可以身負天下也吾寧以身負天下之謗而不可以身負寧王之責也向使管蔡不鋤武庚不削天下殆且無周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此周公之本心也而實難以語夫人吾觀金縢之書鴟鴞七月之詩且有以見

周公之不知有身也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夫人死生大事也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此其心何如也七月之詩為遭變而作而鴟鴞之什則急於救亂者然也今讀其詩若無與於遭變救亂之辭切切然惟知有先公創業之難而自述其為國之不易安於堕成王之疑初未嘗急騁以求釋彼亦何心以脫天下之謗也哉然則周公非欲全名也蓋欲全周也非果於不仁而果於仁天下非果於不信而果於信其心非果於不友而果於友文王向使時不遭變變不激不戳吾見周公之心得以遊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貽勦覆者亦戳變幸災之所召也於周公奚其貶

周公　　止齋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父弟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彼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嗚呼周公之諫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

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盖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雠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碏殺州吁而及其子厚君子曰義盖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碏不得不殺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孔子

弇山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物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歿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眞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絶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説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奥義問荅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消揺而歌往来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嘗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歟學者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日聞所不聞矣歿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歎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授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璺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觧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為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覗耳勤剽映螢雪雖胼胝童耄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

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正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斃君子之終它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揚雄有投閣之駭范滂有爲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耶盖方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考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生死之變耶學者須論此但當畫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揺則生死去來亘猶旦夜苟惟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新刊諸儒輿論卷之三

精選增入諸儒輿論統宗卷之四

曾子　　屏山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斁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囓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詭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既露虛明洞達躍如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内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性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詣死生之際粲然明白盖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

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禍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囚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者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夫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曾子　誠齋

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眞而學者猶以爲眞也者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爲眞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尾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眞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與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發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之資而非道之寓而資有所能道明可以入聖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至不可至之理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知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瑩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

無非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鏡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自憐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參遂爲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

曾子　誠齋

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覩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明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邱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邱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道爲吾有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必使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爲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爲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爲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反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亞夫有璧而藏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

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

曾子　誠齋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未及門而宿於墻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動靜語默殆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貧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楚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負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烏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烏獲之負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宏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宏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適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

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矣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肅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顏子　屏山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爲庶幾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爲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者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耳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

顏子　誠齋

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則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樂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不厭故立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者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不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

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墻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微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之仁非逹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旣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微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聞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十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徙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　誠齋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責石以求其爲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瞎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學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絶不遇而必傳天

下將以吾爲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恍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氷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氷而怯乎木哉氷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氷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則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其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新增諸儒奥論統宗卷之四

子思

屏山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强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斈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禀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智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己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塞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爾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没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不見其睫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慮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飛黄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授初甚秘密發端指蹤使人反求諸己焉敬以直之誠以明之廣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强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冰釋默爾自契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絶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奥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絶然差之毫厘異乎吾所聞矣其説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旨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寖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生者不汩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翺滅情之論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樓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主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

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
行之間動容周回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
事物物無非中者情可減云

孟子　屏山

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眞滋性也虛爲入門
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
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
變也敬爲入門内外肅也謹爲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
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脩孟子乃斷
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以聖人標
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
心也心無自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强不能從容優入
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引
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
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
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
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眞志立於懦眞習養於徐
眞用發於常眞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隳皦皦之習
久必疎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
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
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
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没無聞非惟學者之先
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
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
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如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
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
揣量道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
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
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
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蘩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
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
精毫染嚴程度可以害矣而章聖之筆非熟襟胝指所
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
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榮神而明
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眞聖門之輔佐
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粹誠若劣於諸
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
胷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
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
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
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
時無孔子顏子殁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
康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眞哉蓽門
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

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哉

孟子　　　　　　誠齋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道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仁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㦯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朁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朁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止乎然則易謂惻隱曰是不可言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痺而木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痺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骸爲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其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爲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朁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也吾知惻隱之爲仁也市門之儈終日導千金之貫而鬻於市歸其家無一

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蓋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

老子　　數文

羨者利之媒亂之形也見好色而悅未害也悅而羨亂形焉處貧賤而戚未害也戚而羨亂形焉一人之身資於物可羨則天下之物皆足以召亂孟子曰不奪不饜蓋謂此也聖人不能以物養人則不能禁人之羨心然能使人羨之而不得則止故禮生焉止而不安則鬱勃之溲甚則百物變態聖人必有以和之使安故樂生焉禮行而羨心止樂行而止心安君子安於上小人安於下故天下不亂則禮樂之功也二物之在天下小壞之則亂大壞之則亡善救亂者如以酒之析朝酲也舉以鈎於崩壞之中則亂者治亡者存矣是以大巧無巧大智無智聖人無功神人無名老子之道與吾聖人同其憂世之心則又甚焉吾嘗讀其書見其憫姦偽之極而欲破觚斲彫一還太古之無事意亦至矣而無救周秦之獘何哉蓋其知亂之生於羨而欲去之以羨之不可去也則歸於禮樂之多事而絕滅之悲夫五味腊毒人固有傷其生者則亦告之以薄滋味而已矣至飲食姜桂不可廢也老氏之術是去其常膳而投之以大羹元酒又懼其飽而奪之者也懲其傷生而予之無生其可哉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易者惟其中而已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茹毛而飲血衣鳥獸草木之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宮室烹飪然其弊也殫天下之財以華其居極天下之羨以飾其躬窮天下之珍以爽其口至於萬物不得其性而聖人亦未嘗使人壞宮室而反巢穴褫衣冠而復羽皮破鼎俎而還毛血非惟不能亦不可也蓋聖人之治惟不忘其初以禁其流不奪其安以行吾道其意則寓於禮樂之間而行於祭祀燕享之際是以醴酒之用元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筦簟之安藁鞂之設用於今而得宜則禮樂可以行見其始之甚儉則人情不敢過此聖人所以不絕人之美心而天下無可羨不出智巧以救世而天下不亂則禮樂之用也惜夫儒老之道同而老氏不善用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妙不可名取其近似者而強名之曰中既曰中矣堯舜禹斯得以口相授而實相傳則以心也心得是道者則遺乎形器之上矣然器可遺而不可廢則禮樂是也老氏有見於堯舜之高者妙者而遂指以與人其有不茫然者乎故用吾聖人之道以治世則老氏之道在其中執老氏之說以治世則無所適從故曰老氏之道不善用也儒家之說判而枘鑿之則又過矣

新刊諸儒奧論卷之五

前集

殘本諸儒奧論策學統宗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譚金孫編金孫字叔金號存理自稱古雲人不知古雲爲何地也是編雜選宋人議論之文分類編輯以備程試之用凡後集八卷續集七卷別集五卷而闕其前集葢不完之本原本又以陳繹曾文筌石桓詩小譜冠於卷首而總題曰新刊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增入文筌詩譜文理冗贅殆麻沙庸陋書賈所爲今析文筌詩譜別入詩文評類而此書亦復其本名庶不相淆焉

麟溪集二十二卷別篇二卷

附錄二卷

〔明〕鄭太和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溪集二十二卷別篇二卷》提要

麟溪集序

余讀國風至麟之趾詩人言麟性仁屣放其趾亦仁厚以興所義之人仁厚故其子孫亦然未嘗不歎仁厚之德其澤遠麟之發麟真瑞世之物而詩人之形容可謂切振振譬矣及余來游

東淛閩濂江鄭氏以孝義著稱一日濟其麟溪集而觀之復喟然曰集名麟谿名益因谿而名也是雖即其地而命焉甚見取義非是集也得無有周詩之遺意歟夫麟稟仁厚之性鄭氏遵孝義之道孝義之端非

仁厚者不能行鄭氏之先能以是儀刑乎後裔其子孫復以是繼承乎祖禰前作後述引之勿替斯能聚食指數千合族逾十世是豈驕吝偷薄之資一旦可幸至哉宜乎自

朝廷之上公卿大夫

延及於文儒才士往推重其家叢之歌詠紀之篇章使人聆其音聲則律呂相宣披其詞華則光芒氣燄後先焜燿吁非是集奚足以昭鄭氏之德非鄭氏奚足以褎是集之盛名實相孚爰致不朽余聞知命名

之意匪苟然也雖然在昔先民以麟為王者之瑞又直指其人若曰是廼麟也然則鄭氏獨不得為今世之麟出而為今世之瑞耶鄭氏誠為今世之瑞則凡詩詞之美鄭氏者無不可以追配國風於千載之上

吳當塗潘庭堅姚閣書

序 下

麟溪集序

麟溪集者鄭君大和之所類也大和之家九世同爨海左右凡十五州豈為知之者

朝廷有旨以旌別之至閣公侯及山林文學之士或友於詩或形於頌贊或見於記志序傳文日以滋大和輯錄成書共二十一宦卷處呈左史來者請蓋之以所居白麟溪也名之曰麟溪集云文之難言久矣古之人亦以己為文文出而道存焉所謂道則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遂之已下朋爾而推之也文豈為云乎蓋嘗相今之以文鳴者矣協書律者呼陰喩陽旋宮轉商不少亦強為拊琅琅如莞之將如披之理物不以以方雄精魄者哉然

㦸聲吞砂裂石一闔一闢雷斫電
射變化而出沒不常至極騁姱態
者畢春肆紅以鬭巧工酣歌妖舞求
越乎古氣畢而至攄道乘而學隳溺
踰而浸隨是三者道承愈生其已而
已而復以文為其六經不能隳已下
此唯史遷韓愈為良遷以不為出之
材馳騁上下網羅百家至韓擒屬可

泣鬼神歸乎學示闢道取舍多綜矣
愈於道以祖而闢律身之可域其式
未能脱則生所闢識為未真也文乎
文乎性離之矣乎必也自夫婦而父子
因父子而兄弟由兄弟而孝友生則至文
之所本也䋣於而恩好洽則至文之所
達也人孫於此咏歎之形容之謂曰不
文者必得之近道矣者何以協音律

為其者何以雄精魄為其者何以騁姱
離以悦俗為其理猶迂與愈者可輕變
也蓋之云云而豈其實而源於是之文
人不為明倫也也此為明倫發益世
之可也是原也講之仁義之之勤勤
孝友之勉示其近道之文華人能同與
之久者其通乎學者將以明道之道會
文以因而於大和之子孫於此理世無魯
可也大和字順卿婺州浦江人監本
史齊南程益撰 字光道元統元年進士

麟溪集序

麟溪鄭氏為東南著姓篤於行義海內稱之洪武丙
子統自雲南入　覲睹左庶子濟於　朝行見其循
循雅飭不類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子有焉
聖上簡出擢論置在左右俾羽翼
東朝於戈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
字仲辯義門之八世孫嘗請于余曰有家以來既多
歷年所謝賢鄉彥所以稱述而光賁之者代不乏人
前此則已會萃成集矣洪惟
朝[illegible]人材輩出後之作者未艾也隋珠和璧將
[illegible]續成一編于以宣揚　德化侈
上之恩而光業之統亦藉以無忝幸為序統之謝冊

三乃備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
不疏於人欲何鄭氏之愈遠[illegible]愈盛也何鄭氏之能
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illegible]不猶周禮不俗之道
族譜莫盛於元唐無所不用其[illegible]本支相保嘗薄而渝
厚世亦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真聯世之祥也
雖然[illegible]言百世而沒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
亦難為之制爾令假以一生二為法自二以下倍而
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補之宗
將居其半唯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則所居
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
盡其私情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爭辨而涉
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非深通其變使人不怪時而

措之與之宜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處世雖遠盛
安得以權為制哉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
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掩公勝則恩
為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
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羣從之歡自非權度精切何以
與此竊嘗曰父子異宮之說而思之大略倣古者諸
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
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子可與言者率亦及此以
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洪武丁丑孟夏雲
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張紞謹著
始余壺居時聞婺之浦江義門鄭氏家庭雍睦合族
甚遠孝友之風聞於天下未嘗不景仰嘉異迨今五

十餘年矣茲幸際
皇明盛時治　恩例褒備負浙藩故於昔之所聞於
義門孝友者其實又加詳焉繼觀家範一書披閱數
四中間敷陳纖悉詳示以繼承恐取先賢嘉言善行可
以為法傳後者無不載與其於隨時制宜度情立教
補先賢之未及者又不止一二也不覺斂衽起敬洪
武丙子秋邂逅義門之八世孫仲辯甫觀其儀容莊
重論議文雅非出於家範之夙成者其能然乎時仲
辯甫以孝友篤行蒙
皇上特授春坊左庶子輔導
儲皇實異數也仲辯復以家範示及我　朝名公鉅儒
佳章麗句贊揚之盛輯為成帙曰麟溪集見示命題

言之余不敏少文何足奉命既而披誦卡厥休息盛
甚殆猶瞽目之鑒文錦不能辨光采之爲五色也闕
耳之聽簫韶不能辨鏗鏘之爲八音也又何敢班布
鼓於雷門運斧斤於班郢乎雖然人之爲人以其有
人倫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所以人倫序而家道
和教化明而習俗美雖歷千百世而不能易也鄭氏
之合族用是道耳使天下之人悉如鄭氏之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以至夫婦之近各止其所然後出而交
朋友則言必信仕而事吾
君則心必忠鄉閭化焉郡邑稱焉何患乎風之不淳
俗之不美哉若然則比屋可封也是無梗化之民爲
唐虞之世矣夫何人之不思也蓋閨門之内恩嘗揜

義故恩不能終所以分門割戶鬩墻鬬狠患若賊上
廷不知以義制恩故其流於如此也尚原一本之仁
寧不爲之痛心也耶抑又論之鄭氏之合族自於祖
免又至於無服緦緦焉十一世同居共爨并雖其賢
祖宗垂訓之良賢子孫繼述無替亦由
朝廷旌擢優厚之　恩有以全之也
九重之心豈不欲以鄭氏之善行推而廣之使家喻
戶曉爲海内之矜式哉然則鄭氏之雲仍者上當報
朝廷優厚之　恩下當思祖宗積德之功如臨深履
薄執玉奉盈不爲異道所牽有墮前烈可也若曰遵
守祖訓儀範後昆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又
家長之責余何容喙焉敢以是而復於左右若夫姓

氏之源流本族之退派鋪張盛德記述懿行自有儒
先大手筆存焉弗敢附贅云洪武三十年歲次丁丑
仲夏丁未吉日浙江左布政使河南王鈍士魯書

麟溪集目錄

絶句　銘

別稿上　別稿下

詩　序

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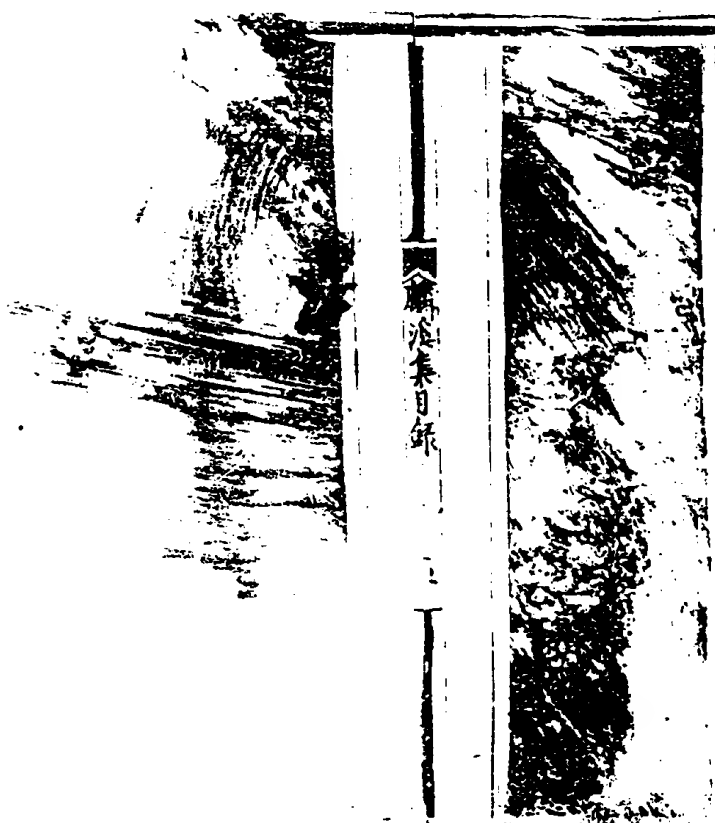
右麟溪集二十二卷濤従祖龍灣府君之輯吉君子所述義門詩若文者也毎卷皆空其末簡俾後得者相續而書未及終編而府君殁濤念府君之志不可就也同季弟濟盡發所藏足成之且令濟繕書刻于梓卷帙不改於前而增多者倍其數盖不敢妄為去取凡有所得輒随類入之故若是繁且夥也尚恨蒐之弗慎間有放失别當蒐檢以補其遺詩文之於前卷難相入者則疏為別篇

上下以繼其後亦見之附録此撰次之大略也嗟夫四海之間至不可泯滅者士君子之清議焉爾夫清議之所在也不以其親而阜暱之不以其愛而妄進之不以其勢而苟悦之不以其利而曲趍之其故何哉人心天理皦皦莫誣有如日星之常明有如華嶽之不搖有如河海之弗竭其得失所繫終不可以毫髮人偽汨之也是以一士倡之百士和之雖以四方諸儒人品之不侔學術之或異其辭則往往如出於一轍不然則一人曰是十人曰非十人曰然百人曰未然尚何騐夫至公也哉濤家自沖素處士暨今子孫毋分居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

朝廷遂旌表其門曰孝義士君子聞而嘉之多述為詩文以奬勸之初非以親愛而致之也又非以勢利以獲之也何緣倡之者不厭和之者弥多而繼之者又無已哉亦曰天理人心之不可誣而得失之所繫有不可柰也濤竊聞古之仁人孝子有一行足以關名教之重者薦紳先生必為之鋪張振引以為人勸其名貽之不朽每與史傳相為表裏攷之諸儒之家集蓋可知已然則士君子之論其可忽哉為濤之子孫尚思篤學力行孜孜弗替一則無負

朝廷旌表之深寵二則無忝沖素歃血之嘉訓三則無愧士君子之清議庶幾得之否則冠裳雖不異於人其與禽獸奚擇哉可不慎歟兹集始完而濟若以殁在殯

已兩月竟不能一視其成俯仰古今泫然流涕至正十三年夏六月丙申朔義門八世孫前經筵檢討權參贊官鄭濤謹序

吾家麟溪集二十二卷乃六世從祖龍灣府君之所輯八世祖左庶子府君之所刊行者也且於每卷皆空末簡俾後得者可相續而書然是集之見重於世蓋有年矣天順間遭于火僅存後凡公卿士夫之来索者惟繕録以進一日吾兄有曰瑚曰琥者慨然有感于心遂募工重壽諸梓乃命瑚裒後得諸名公之文辭類入各卷璽戰兢奉書遵先世相續而書之命也於乎兄之戊和之日與之位矣子孫尚世守勿失况是集諸文辭具載夫倫理

與歌以言之孫子當薨薨

田家對子歌

邁里設 字佑植 于闐人

長安城上多桃李桃花開時繡春霞招來俠士紫花
㒺引動公孫青幰車東風一吹紅淵地黄金滴盡傷
春波芳塵漫漫徒汙人何如種取田家樹田家樹子
如車輪死後一年能返魂枝葉好似螽斯繁勿言千
歲跡已陳便可浦陽觀義門

上蒼蒼

翁衡 字敬輿 廣陵人

上蒼蒼下黄黄至不仁者是虎狼虎狼兄弟不相食
何事人生反相賊白麟溪頭孝義門兄為弟死名長

存亂髮可摘腕可斷骨使連枝居狴犴夜見白虹飛
上天恐是精靈貫霄漢高堂談經孰如我死義如君
我其可朝來把鏡面發紅欲著儒冠手頻墮不必徒
吟孝義章誰家有弟在桁楊

義門曲

王晏 字希奏 新高廣人

有脚莫踏不義門有地莫種惡木根惡木雖惡猶可
薪不義之人可不分相逢秪在錐刀末弟兄反目便
相奪豈唲豈但娌鴻鴈負却圓冠與方褐鼎鐺有耳
猶是嗟汝何不聞鄭公家同居百口到緦麻

麟之水

張昌時 字[illegible] [illegible]人

麟之水清不渾溪上人家旌義門義門峩峩倚青雲
前有孝子後義昆代父受刑爭弟死英風烈烈今猶
存麟之水清且潔老母甘之旱復竭孝子籲天山石
裂深泉湧出香逾冽至誠感神名不滅麟之水派派
沄始從沖豪到仍孫傳家九葉罔不分世有哲人詩
禮敦閨庭雍睦春風温幼幼長長尊其[illegible][illegible]業有文
秩有倫正家喪祭冠與婚分贏濟厄活[illegible][illegible]遵墓近
化洗為渟麟之水清且泚世亂兵戈若雲[illegible]走將者傷
殘亡若死千村萬落森荊杞獨有義門山[illegible]堅一門
二百口俱全積善之家餘慶延皇天降[illegible]無私偏麟

之水清且漣放諸四海達百川益濟其[illegible]開其源九
世百世繇其傳

義門行

金信 字中孚 金華人

君不見洛陽城中多第宅盡是公侯高門閥當時炙手
勢可熱門前軒車爭伏謁焉知勢去無百年子孫微賤
他人憐又不見北邙山頭盡墳墓半是豪家買風水當
時千金萬金富嬪妃花紅亦無數焉知身後能幾時子
孫啼棺親見尸人生富貴何足恃不知傳家惟孝義誠
能孝義傳子孫籍籍來兹遠同居十世亦不分緦
麻之親親益敦烏頭雙表題高楣朱紫淵目承
[illegible]恩君不信此言請來浦陽觀鄭門

躍鱗歌奉和清逸高士鄭叔端

陳翰 礼賢館備書

隱君才高范石湖文章落華雲錦鋪氣槩昂、貫小斗襟宇湛、、處水靈淵沉學海深難測洎聯林泉街時出一門孝義幾百年布衆何人證升尺平生高尚希前賢聲利謝絶如浮煙幅巾藜杖蕭散世人共訛瀛洲仙鶴塘觀瀾趣奇妙壓境泥途寧肯蹈但恐徵書赴鼇頭焚裂荷衣拂杖梓呂尚還從渭水興子陵空老桐江釣蓬山道者情孔懷每憶當年共吟嘯躍鱗歌詠逸符將千里鄉關夢中到懇余勉賦續貂篇擬斧鄭門應休請

周旻 中書舍人

濂陽泉如超塩湖江、、百頃芙蕖鋪胎翁泥來集其上中有小島如蓬壺瑤遮浩蕩不可測四面芊蔚皆削出紫鱗芳泳晴波間影動玻璃拋玉尺騎浪伯仲多俊賢亦有肥遯栖林煙壑蘇卜築倚塘側吟風弄月人中仙擲魚熟識胸中妙逸興超然自高蹈酒酣更折荷為杯吟歸却泛蘭之棹玉堂思北沐 恩波珊瑚未許巢父釣他時奮鬣騰禹門猿鶴空山驚復嘯或潛或躍自有時龍池水暖終須到和章千里寄佳敍一任雲泥我謝請

鄭崇 翰林検討

鶴塘之水如而湖清波瀲灧金[illegible]浪觧月浸影涵水[illegible]神魚變化知莫測潛伏深淵有時出群山泉凝薺生雲騰波一躍高千尺天台費史中書賢鱗翻華下生雲煙玉堂得此清夢遠持贈鶴塘之隱仙隱仙詞章世英妙名滿 朝端尚高蹈三畝儒宮十畝園兩頃荷花一蘭棹觀魚自得濠梁樂不羨玉璜渭川釣水光山色有餘[illegible]纓歌罷開嘯天池鯤[illegible]會有日蓬瀛刷羽何時到三復[illegible]圖懷故人[illegible]莫請

五言古詩

方鳳（字韶卿號存雅浦江人宋容州文學詩凡十二首）

人愛渭水清渠竟河流渾不知黃虞世何處覓挂門
旌門綴百世豈能外彝倫只因風氣漓遂表為義氏
麟溪有寒泉西流類拖紳泉聲偏塞耳亂却兆雞晨
夜帳潑炮黑秋缸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壽聲中
爛銀鋪作膀綽楔何崔嵬户神似相語莫遣阿奴來
入心一遭蠱五官皆作魔不磨斯干詩却聽燃萁歌
兄弟本一氣為利分爾汝借問嗜利人千載得不死
鳴鴟巢滿林何地不感惻若非慈烏啼而淚收不得
我身乃親有况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膈每相賊

當年朱兩轄回首血在顙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
何人非楊椿如椿能幾人只緣本心死所以有鐍牆
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敷蕃須培百尺土庇此千歲根

傅野（字景文義烏人詩凡五首）

南山有嘉樹逢春發華滋本根既以固枝葉巧相扶
柢緣一氣生何處有盈虧春秋雖代序同榮復同枯
如何兄弟間休戚遽爾殊功緦且不保遑恤到本初
所以孝義家挂門亚渠渠
渊河盡東垂中有鄭公鄉
北闕賜挂書高門何煌煌煌煌定何如白鷺飾明璫
蜀呂能致之六些共一堂不知燕雀中見此朱鳳翔
人生百年中奄智若塵飛朝聞金谷歌暮聞薤露悲

既有令兄弟中堂共排徊何不日敲瑟何不日高歌
彼哉惛惛徒割户各聘私聘私縱有得奈此大義乖
遙遙溪星光鴻雁忽南翔鳴嗷一何悲謫思有凝霜
凝霜雖苦寒顧影自成行感物有如此中心如沸湯
頡頏雙飛龍勿為參與商兄弟同一身此語安可忘
海水黑沉沉白石白如脂白石不可移海水無竭時
願此挂義家千載以為期不咏春園花飄搖隨塵泥
我誠無羽翮莫逐晨風來僊山有神藥幸實方離離

金蘭（字楚芳浦江人）

浦陽橫大江江水如帶環中有義男子
頭戴芙蓉冠有弟方少年紫鬚頰玉面共坐

毗能聞朝夕不相遠黃昏風沙暗有吏夜打門縣
家文書至便逼揚州行男子一聞之哀痛心欲折
井泉有時乾淚眼可能竭仰告蒼蒼天我心一何
悲一弟不能蔽縱生徒爾為振衣隨吏去脚踏東
門路淚濺青蘭花闌卷上憔悴弟往告司臬司臬
舌如捫便挽天河水莫洗九泉冤叔骨同歸負
土白骨苦煢煢不忍聞泉石為悲慟皇天感其義
錫子孫子多于今已八世高門復哉哉高門復哉
哉是乃德之報傷彼尺布謠聽之令人老不睹常
棣華韡韡鄂承柎植物本何知恍此七尺軀一欲
知一體分如足復如手但得剛腸存長舌莫聽受十
茫茫天地間誰無弟與昆我作義士歌有耳胡不

留仲衡 字子直鄞人

高門樹雙表是為旌德廬其德果何如緦麻尚同居
同居定誰氏鄭定受姓初宗胤既開衍枝條遂芬敷
伊誰坐堂上兩翁已白鬚循循著教令莫覔奢嵚吁
伊誰立堂下孫子何為魚雞跡各授事冠佩左右趨
有口共鋤鼎有帑均衣襦粗緣我心同能合彼勢殊
何以論肅雖鼓鐘間笙竽何以婉才彥雜然陳瑤瑜
似茲孝友家宵讓通德閭
朝廷築旌關郡國下蠲符非惟海右獨直恐江南無
人孰無兄弟一氣分體膚利蚊嗜肺腑債刀截戶樞
但推子妻息不恤父母軀豈無周官刑亟行不孝誅

巨浸一夫防紆瀾逆波流所以後王興感此世教渝
彰癉或有術作興匪良圖終然用析雞執難制悍駒
每閱史牒間常若㦸星涑不知此澆偽何能返黃虞
我觀天地間妙理貫八區乾坤我父母萬物皆吾徒
但得崇四術禮樂兼詩書詩書化為炭禮樂坯作鑪
鼓此陶鑄柄陶彼愉涼夫人人類黑奚戶戶可公孤
宣此萬里化未必一門拘斯道若宣不千載不可誣
有眼未能見側耳聞慈烏

王樌 字良材淮陰人容城劉夢吉弟子

我父昔生我及我弟與昆弟且各有子我子復生孫
生生無終已遂成九族親自此至千萬厥初但一身
一身具四體缺一非全人缺足孰為履缺手孰為援

兄弟是手足安可分皆係長舌徒虐讒遣身離
嫂持粉愈劍剖我骨肉恩同胞已相戾況使宗族悖
我採受蠱初而戾欲沾巾美目與巧笑能使明目昏
讒言復一皷聰耳聵不聞聰明既失職黑夜東西奔
若不陷大澤豈免折輪轅又採受譖初慟哭歸蒼旻
狙伺我微隙縱彼鷦反恭母尚投杼市虎寧非真
初如一綫派漸至九河翻內有豁漻設外有徽纆陳
戕賊速萌芽豈但施斧斤大或祖墓陵小則成仇怨
誰知敲瑟琴何暇恤篪塤壎篪苟不協琴瑟能獨存
斷喪一至斯有舌安忍論我寧不號天號天我何究
究彼異姓人離間我天倫頹波既如此思哉孝義門
義門鄭為氏家在浦陽濱閶閭崔山南睦睦衆承詢

傅家守祖訓搢不聽婦言秉心如太阿百煉不作塵
所以六世間堂遠若春溫婦人雖陰類未必本不仁
姆師不我立大義邅匪渝誰招孟德耀為我誨諄諄
民彝在所懋然後治組紃厲背絕褻娛無妬式有婺
此道未能布此風何日淳撫髀重增喟黃埃正嫡法
凡有剛腸者孰視七出文

蔣德輝 字明仲浦江人太學生

我昔游太學每攜書一束歸來三徑荒蒼苔繞茅屋
所幸孝義家道路三里盛東帛重延致解書書兩讀
一翁若傳鸞諸子如立玉秋風燈吐紅夜雨酒浮綠
只緣六世間孝悌著雍睦內外無間言教令到童僕
豈仰陳褒專要繼揚擢躅當今重風教有善必旌録

翀書下澂霄焜燿動林谷遂歌詠斯詩千載永相續

方樗 字壽甫存耕子也

大義久不作頹綱孰能扶有田萬鈞力足起千載想
浤浤鱗溪上奕奕君子居同爨不析已及九世餘
動必致孝弟昭焉遵謨謨有田可以務有畦可以蔬
有琴亦有筑有詩還有書雍雍悅子姓肅肅嚴婦姑
祀饗誠必愨冠婚禮無踰齊鄰屢發廩致客恒騈車
一翁垂九十峯從紛前趨支撑屹杜石淬礪猶璠璵
清朝特旌義大字標門閭豐碑妙紀實賦詠皆鴻儒
老我媿同里睹陪文字娛白髮暎滔跐清風滿襟裾
高歌一舉酒歌罷仍長吁末俗見濟朴[illegible]然真世模

胡漢 字景雲東陽人

通德有鉅公魯經譯遂苔我聞孔相國爲立公之鄉
斯文竹於子孫采采書帶長子姓褒來業譜族廬浦陽
八世食弗殊耄悅同一堂而翁命賢孫厥父提諸郎
夫義倡婦順兒女羅成行聽翩五絲衣瀲灔千歲觴
清風奮淳古炯節懷珪璋
熙朝事旌褒閭里生輝光燦光且百世化邑知向方
千今藹太平採誦旅激昂行歸告良史世無終難忘

方天錫 字景義烏人

卓哉蔡陽裔見此孝義民兄弟有慈雖相[illegible][illegible]深文
家再尚爾保遺不當誰仁且月不可極永樹天倫
再世伯仲賢[illegible][illegible]志前遵斗粟与尺布播心廿年
閨庭既雍雍孫子宜詵詵堂房盡向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

衣裳服濟濟範書誨諄諄男女俱就食長進左右陳
下堂敬受事敏勉趨功勤畊犇越千指帑廩盈萬緡
惟皆從祭敷成規著條新竊餘能施予困窶相依因
宦學有良才請燕有嘉賓奕行孝弟實漸漬詩禮醇
九世無間言鄉閭共云云縣上州若府義聲遠
上聞華表甄有德令辭絕豐珉于以錫爾類家及四
海均人生具五常天性在能循善道非所難仁義乃
吾真羞嗟物蔽物私愛由切身富貴已則有貧衰同
室親骨肉成畔離終焉散浮雲何如一家讓長幼聚
欣欣老矣張公藝世人仰清芬惜彼尚有忍伊鄭將
無伸樊當孫至和周欣比陽春象瑞感天物氣溫同
人神勛哉永世卉莞言或書紳

陳汝宰 字時父東陽人

東嵩積月民諧熊合親族父子不同爨兄弟且異屋
餘杞滂孟議德組變秦酷古來已渝致世降罕雍睦
忍哉祈居者撫事可慟哭浦[illegible][illegible]義門
朝廷最旌復九棄二千指千世森立竹宛昏及喪祭
揖盡禮敦篤居食世和同畢韓公盤肅善慶溢餘芳
沖和來百福藹然仁義風美矣古朴俗宗祧永燕安
縣鄉悉化服修史名公卿列傳將見錄世守期弗渝
繩繩蓮芳躅

葛元喆 字[illegible]溫州[illegible]人 戊子進士

高門俯江浦五采生漣漪粲粲紫荊樹開花照庭闈
雞鳴長幼集徐[illegible]家室宜豈慕千載後復此見熙熙

友弟已違恤事親丕忍遺流澤到今日九世得
仰瞻雲溪上藹々鴻鴈飛亦有此林烏返哺在高枝
孰云去古遠風俗日澆漓懷哉張公藝宅里有光輝

吳師尹 字[illegible] [illegible]縣人 [illegible]子進士

哉農去已遠古道日凋喪滔々東逝川頹波誰與障
有美浦陽鄭孝友夙敦尚九世無異爨家訓疇敢忘
星恩旌其門金碧照閭巷芳聲兩浙傳感與百世曠
綱常如日月昭晰九天上胡為同室人操戈忍相向
堂々壽張宅千古誰並行睇彼孝義門臨風倍惆悵

蔡伋 字士安 南臺監察御史 [illegible]氏 癸酉進士

唐虞邈遠矣雖道猶亂常紛紜競勢利何由正三綱
浦江鄭沖素家德真棟梁一門為雍睦九世同聯芳
恩深父子性義重兄弟腸積[illegible]雅德垂休光
芝蘭照玉樹桃李明春陽溫[illegible]器皎々如珪璋
許書被禮樂和氣盈高堂人既[illegible]飲食人寒我衣裳
化行二千指忠孝天實將煌々慶仁里喬木森蒼々
雲山互環抱麟溪衍源長子孫勿替命克享大且昌
采風俟太史吾言幸毋忘

詹旭 清齋人

聖神昔繼作淳樸未澆訛時阜民物繁長幼序以和
禮樂既崩壞奈此末俗何親誼或乖睽骨肉相詆訶
卓彼麟溪族高風激頹波群居歷九葉內外心靡他
古賢事一忍視此焉知多堂陰青樓樹枝條自載[illegible]
[illegible]其頭醴泉湧其阿芝蘭生前除甘露下庭柯

義聲薄四海超[illegible]山何[illegible]我耿介懷申章聊示歌

程瀚 [illegible]山人

落々千丈松結根南山陽日夕含華滋枝葉繁且昌
歲寒秉貞潔矯々凌冰霜春陽重臨照衣被昭回光
本深末以茂實固華逾彰懿哉林居子保茲以自咸
幽蘭生空谷孤根人不[illegible]綠葉映紫莖芳氣遠能余
有懷彼君子采之雜佩瑶帶以白玉璜照以明月珠
秋風生庭柯感激相禹于荃蕙多變化終始慎勿渝

方麟 太禾人

我思古之人高誼篤論理念彼手足恩臨難爭趨死
誰孝流芳聲鄭君無乃似決々白麟溪源深流不已
我思古之人孝義誠所重尺帛不營私一家甘苦共
昔聞徐太常伊誰繼芳踵浦陽鄭君家鄉邦謳歌頌
我思古之人純厚隆天恩悌弟惇義尚事兄如嚴君
[illegible]歸問安否會食同盤飧聽堂隔幃幔談笑忘晨昏
百口共爨炊家庭無間言延慶真可象浦陽今義門
我思古之人有道恒裕如一心罔異念九世能同居
淳風勵薄俗渙瑞旌門閭致彼萬乘尊問勞來勤渠
睦族無他道大小百忍書爲我鄭孫子景行師有餘

王琦 字脩德 天白人

溪雲五色彩下覆千仞松借問誰所居麟溪孝義翁
堂序何翼々旦夕聞鼓鐘祖訓既昭格孫支宜肅雍
涓々山下泉其初由發蒙濬達非一朝自與江海通
草木被餘潤豚魚識深衷何必堯舜世延見比屋封

藝師極精溫匪以琴鼎玉冠佩多碩賢於焉覩祗風

徐以敬 字仲雅武義人

文為載道器道在明綱常六經乃軌轍日月同容光
鏘然韶濩音蔚然麟鳳翔皆從尚華藻寓式無疆
我觀麟溪集雄文彪煌煌昜哉三鄭氏令聞日以彰
九葉無異志餉食同一堂指千令以恪藹然春載陽
肅肅敬親長雖雖奉姑嫜人皆有兄弟汝獨無私藏
人皆有夫婦汝獨懷則膀撥令出于一子姓率以行
雖云人道常伊誰可比方斯民粧皆然可以躋黃唐
邈勍厚風教表之重褒揚玉堂載筆臣目短班馬牆
猶簡孝義傳巨筆昭八荒朝野咸咏嘆厥聲發洋洋
洋洋溢乎耳聞者皆激昂繼世嗣徽音佩服慎勿忘
我姑撫其遺徽仰開識而昌

陶凱 字中立臨海人禮部尚書

浦江鄭君仲涵與予偕白為師友父子並以能文辭
稱平居搆一軒父唱子和蓋甚樂也御史中丞汪公
以鳴鶴題其軒天台陶凱為詩以美之

維南有崇山絲絲搆成華軒懷哉軒中士駕鶴下瑤壇
白鶴長如人有子亦比肩鶴鳴其子和鳴聲聞于天
堂前植松桂階下生芝蘭林木蕭復爽神情曠以閒
讀書坐清晝鳴琴向夜闌遺音在寥廓流響落人間
清時奏雲和海上會群仙何當舉羽翰高飛上雲端

張璒 字景辰陝西人蜀府典寶正 翰林編脩兼人事後

金華白麟溪上旌孝義指計三千英華一門萃
山水相抱環隱若仙家第乃相沖素翁生死忝奇異
識兩凜秋霜立逝嚴如眦孝行通神明泥沙視聲利
後來賢達者磊落繼先志尚書步天衢琢瑤瑚璉器
將子許青宮斯文稱鼓吹豸冠亦峩峩口吐虹霓氣
將文仕
論酒質實意無偽落筆動煙雲況乃寫文藝鵬搏大
海風鳳翥丹山瑞以茲晅
曾情雲驂變嘉遺食飽內厨珍衣出天香笥 經筵
春昔長偶閱鄭南事其僕善設饌錄此重領賜上壽
為尔期擬比仙者類先生自從容五福終必遂初過
耳順年前路匪涯涘朋儕共稱頌喜躍渾不寐君恩
罔難忘盛事良不易白髮東海翁沉筆為君記

張璨

雅頌久寂寞正聲亦湮沈然尝觀填篪集敬誦填篪篇
于時
便殿秋天香裊爐烟涼飈隨碧落蹴踏趨 經筵
睿意重風教欵賞麟溪賢一姓五千指同爨三百年
醇翁光 宗講學傳家有傳孝義聲沖素詩書遠綿
延芝蘭與玉樹庭户枝柯聯翩翩金玉聲落落珠璣
妍雲霄設綱濱絲竹紛後先蹬神味吟詠似覺沉痾
痊王風既蕩蕩王道今平平匪徒文藻麗可喜民俗
還頓將 治世音併向金石鐫

麟溪集丁卷

五言古詩

盧敎 字伯奇懿州人詩凡七首

余生亦何根夜半起太息生平兩行淚盡為千載滴
泰風吹游塵障卻東魯日長夜何漫漫待旦苦不得
豈無石内史但從夢中識
長嘆渺無極有客來南州為言浦陽江浪疊萬玉毬
中有義夫家綴食百春秋卻將一團春盡欲不義矛
方知寰海間何地無曾騶
太白何光光輝海雲氣昏栽冠者為誰被髮招悲寃
朱鳥固有嘴竹實死不餐政思蹈東海豈期黎南寃
便當縱妾骸一死吾敢難

人皆有兄弟我獨此遭悵無雙羽翮披之向南逝
百年可不死獨存如弟何誰歟不貪生甘以血濺袍
為義遮兩眼不見大環刀
爾死固得死世人多爾羞本心蝕未死甩汗當自流
執不具手足孰非御衣裳彼死不敢惜吾方剪為仇
傷哉談經生有識此意不
前武幸未遠後葉思履冰龜趺負穹碑不翅古鼎銘
熊蹯既謝美大羹正充飢當知袖出簡免使頭觸屏
佩之勿我墜芝蘭轉青青
凍雪因萬木歷着無不萎昨夜鄧林中莫折松封枝
新旭一照耀蓊然奮此鬚若非心如鐵寧免外物移
吾徒尚此感誰是旌門兒

趙必松 字岩□浦江人詩凡三首

烏傷劉北鄙地聯浦陽江豈非賴爲化成此孝義邦
武鼎德至弄孫武鼎禮問父千齡世遊優胥千齡三尚風
振李頹濞俗變淳厖宜哉興起徒有志不可降
有志不可降惟我鄭公家嗜義若嗜飴如藝麻
一翁寔唱首諸子不待趨短篇詠陳褒誰文媿劉又
便荷五尺鑱學種荆樹花
學種荆樹花是乃入道常沙石方浩浩走壁澄光光
有男奉着爲有婦禮萬章似此仁与讓即是樊共張
自棄果何人涕淚空漣漪

千文傳 字壽道平江人延祐乙卯進士集賢待制

八兒思不花嘗為浦江縣長官以鄭氏義居事求詩

故為賦此
浦江鄭氏孝義門同居歷八世中外無間言
歲凶出餘粟飢氓賴安存鄉黨推令德
朝廷錫殊旌自古致平治始於一家仁作新豈無術
承宣在得人我願卓魯為方岳臣比屋還可封
再見民風淳

八兒思不花 字元凱延祐戊午進士浦江達魯花赤

我來長浦陽縣有孝義民其孝果何如一本父子親
其義果何如八世無不分男女饍異室臧獲戢有訓
朝廷嘉褒典玉堂賜雄文縱使駟馬榮莫比道義尊
一家自三代秩秩列弟昆更盟力加勉見此淺俗敦
我詩但紀實報以示子孫

趙期順 字子期泰定丁卯進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越鄉有高木鄭氏居浦陽大義延九世煒々生輝光
問之何能亦實以規範良良規載編集綱紀數目張
貞和問其本欽也由其防區畫密以周傾覆際比長
由來種德門百世期益昌縣々君子澤彌久斯毋忘
朴儒敦聖學職司道虞唐感彼仁者心永言著此章

余闕 字廷心武威人浙東廉訪僉事

省風浦江滸過輚懸高門借問居幾何九世今不分
解驂青松林愛此季与昆擒身事光訓禮度尤恭溫
生祥亦何用有後天所敦常棣閱咸厲陟悲婦言
一朝或閒念從敗寧具論清源無濁流芳蘭有蕤芬
摛毫誦勿替勉哉賢子孫

許著 字□□泰定甲子進士翰林直學士

禮義久泯廢綱常逆天性兄弟不相容尚能合宗姓
猗與直道行斯民見三鄭九世一百年聚居共昕暝
常安雍睦心不樹華侈行防閑頓來世諱々具規令
先祠有常祭異端退遠迸恩誼篤深情婦言戒無聽
出納量所需衡稱自豐歉閨闈罔間死喪及昏聘
浮靡閑纖芥鏡燬扶蔡擷攪盡心焉宜哉子孫盛
發承雍復然延迩源流擢無究

宇文公諒 字子貞

鄭氏本姚姓源遠流逾分緣絲衍蕃衍參蔚々揚清芬
東浙聞九葉世德繁縝紛一門二千指長幼何欣欣
成孝雍防範孝友心訓勸向來頹柳非家訓徒云云

詩禮潤仁澤冠裳蔚鄉裏若馬白麟溪真淳返舜勳
厥令嫩風化泰雍熙絪縕
龍光被宅里旌表明禮蕃碧梧布高蔭丹鳳凱成文
從茲更千禩生材佐
明君

黎括 字省之安南國使臣

三代日已遠民風難再淳兄弟猶嗜利二世如路人
浦陽有鄭氏家門篤親親九世弗異爨脩齊本吾身
子孫由義行令名永不泯題詩揚其賢庶以扶彝倫

林泉生 字清源福州人至順庚午進士福清州知州

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弟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
周禮不復興秦法未嘗變漢文不制作賈生獨流涕

冀帝習未除禁布起府臂吁嗟大道衰天下日多制
閨雎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子孝慈罪貫
雍睦垂家規兄弟爭死義孫淋又百年孝友能世濟
同堂二千指聚食已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
婚喪有彝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孫皆俊乂
簪纓既聯璐詩禮亦繼繼不獨今人難古昔良不易
高山有喬松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薦俗可風厲

王元裕 字好問山陰人

浦江三鄭氏孝義萃一門迄今九世遠而多賢子孫
譬如枝葉茂所藉培本根亦猶波瀾沛由來有因源
高節抗雲漢奕質皆璵璠列坐幾几席聚食共饔飧
同心与安貞肅然閨堂存鄉評重月旦庭過謹晨昏

張氏者忍字㝢公製訓文所法在先拓推廣義益敦
賜粟無歲歉挾纊皆春温厚積諒有待發揚維後昆
天朝崇德化風氣日淳渝繡衣覩民俗行義藹
上聞亭亭雙華表祥光燗朝暾玉堂華如椽天苑吐
奇芬我生目盛事望風式高軒它年太史氏併採荀
莞言

白友直縡好路端知事

至性篤倫誼高風駭千秋但知骨肉恩寧避怨與讐
麟經庶不負一死奮莫留墓今雙溪上烈氣横九州
二堂𤓰外內崇訓昭前脩里人去寒饑殯卹道亦周
嗣者永遂澤九世同故丘昭穆既在序籩豆羅庶羞
食飲見祖訓旌著閑
皇猷莞我古道洪張儀財帰侍心刃起同氣雖刀競
戈才况能爭為死撫遺逾已謀鄭氏福未艾浦江正
垂休忠孝理則一輔世於此求煌煌立奇節凛風變
澆浮再令百世下令譽與令侔

戴良字升能浦江人

唐虞去我遠僞此薄俗敦坐徵宋子語起拜鄭公門
鄭公多孝義宋子所嘗言我請咏其精為爾一二論
爾先家睦州中徙此山樊有類植園木根移枝乃蕃
曰惟九世祖秉志何軒軒高振百聖窟深勵六籍根
脩身以及家秩秩嚴早尊遂令雲仍裔承顏盡脊愠
方其歷四葉尤篤手足恩世運屬多虞羣兒仍褓虛
當時急難意鶺鴒而在原又如馳滎華爭赴張愈寃

而兄免此命慨死不難弟也實鄭定三歲廬丘墓
心慟鳥鳥集泣血蒼崖门人亦孰不死婉此季与昆
精誠既上格遺澤能我惺門墻茂棠棣堦庭盛芝蘭
豈無兄与弟我其弃篤壤豈無曾与玄我其同爨炊
宿集謂已殺內外無或喧同心與安貞大字標堂顏
訓辭誠縷縷規範何閑閑究淵仁者矛刎却不義所
問胡能致之詩書惟慶鄰平生非粟味肯用飾輪轅
遂浚古禮淵搬彼畏教藩先將謹喪祭次可嚴冠婚
我後固已恤奈此寡与鰥殯飢及賙寒米纊朝莫頒
居族暨推卹廬冢東西存末俗凛生風動為人所歎
淮浙尚無有鄉邦真獨覩爾其敦爾行特用厲彼頑
所以
明聖朝
天澤常𣻢沄請看烏頭表光煇照門閭詔曰一家私
藉亦回狂瀾我嘗覩我人眾初皆一源澍兮祖所子
姪也父所孫只緣混異姓從諂來纇爏婦姑且詳語
追恤同氣殘終然孝与悌行茲其元豈不悅爾道
困彼舌齶反惟茲鄭氏子同具衣与冠是心何獨殊
此理昭無昏諒哉剛直士不受衆弱吞羽翼一舌倫
居室亦我安栖栖何為者感此泱河瀾便將書爾行
付以金石刋金可爍而渝石可碎非完不若歌我詩
傳之間巷間庶令愉薄夫聞此心為酸化一以為十
百兼此其端洗風或可淳古俗亦可還但恨才力薄
發揚倡且繁宋子實知我我辭非其剛

孝好文 尉雖州判鑑紀後

與君十載游共適 金門籍 官卑職所守 鴻嶅
我供職賞游儼冠帶叅暮分詠席材林虎豹閑
天咸嚴咫尺有時得蕭散陶寫廊曾臆鮮炮和連酪
杯勺倒瓊液 翠華歲行幸扈蹕幾南北謨夫戒征
䇿旅人望前驛王事信靡盬幽興亦自適搶竿過危
嶺龍門看雙碧傷哉弔李陵荒臺有遺跡灤京六月
涼 禁林少風日或相對晤語或時訪佳客留連僅
再月驅車已迴轍樂事方未終轉消胸過隙希闊又
經年良會那再得君今持使節繡衣還鄉國歸棹浦
江雲叱起切平石病夫嘆留滯故里盡荆棘頓瞻天
地間感慨每鳴躋政迎籠中翮凝彼冲天翮無以送

子行寫詩長太息

許瑗 字正[illegible] 東[illegible]人

上原一枝派同居乃道常人偽日滋蔓鬩閱殊雖芒
衆木蠹凋落覩此松柏蒼挺鄭婺大姓九世聞逾張
引翼泒茀脊允矣昭倫綱敦睦天所性怡怡聚中堂
卜爾百福皆如阜如陵岡簪纓集館閣碑表羅門墻
宸眷勤以渥八紘景休光㬌哉盛淵遠大彌隆昌

揭汯 字伯防 元秘書少監 豫章人

浦江白麟溪義義鄭氏門同居已九世中外無間言
禮讓為藩屏孝弟為本源藹藹堂上椿諤諤堂後萱
麗日明林萼愃風轉蘭蓀書聲爽浪浪義訓嚴諄諄
其帚無許語治沚有柔蘩春院乘杼軸秋燈炯紘緪

共飯三千指濟濟相後先愉色藹燮敘和氣散囂喧
餘澤及疏遠鄉井無猜捐旌勿汹著令光輝動閭閻
雙桓際雲立銀榜照甘懸善積慶逾遠德深福亦綿
恩寵自天至簪笏相蟬聯煌煌金閨籍蟬蟬玉堂仙
奉常稽掌故特節司繩愆感事邁前古淳風廣流傳
豈但民俗勸
聖化亦昭宣頓言更培植照耀千萬年

張呂寧 字志道 翰林侍講學士 人 詩贈鄭叔車

晚秋氣始肅遠客早知寒登艫越重河長路浩漫漫
鄭子去故國水宿仍風餐回茲構沉綿伏枕在江干
昔年仕朝著濟濟儀鵷鸞有子長階庭娟娟秀芝蘭
兵塵隔溫清恨不生羽翰及此頓愧覩念之熱肺肝

燕山尚冰霰汴水猶波瀾既憂渐隨關復恐衣裳單
未知親定所豈憚行路難所蘄遂色養寧顧心力殫
望雲朝屢悵見月宵永歎相望十五載一旦得問安
阿兄甚且喜揾涕不能乾阿爺病隨愈傾倒為汝歡
歷詢過故舊相語夜向闌幾人亂離後骨肉能尔完
況乃四千指舉族無一殘會當遂迎養高堂舞斑斕
恭惟孝義門家範乖不刊移忠諒由孝趾美登王官
荆花既韡韡桂樹亦團團好將丹一寸書入青琅玕

危素 臨川人 詩送鄭仲宗號宣諭還歸

使者問風俗義門稱浦陽麟溪纂述作文字見輝光
唐虞世已遠大道久榛荒不有典礼讓何以扶綱常
承平㮰虎難鉅族多流亡鄭氏獨完聚繇繇有餘慶

皇靈極遠覆亦由家政遵彝典孝悌相承不改轍一
如力穡治疆畎黍苗彧彧待耘耔稂莠芃芃必夷獮
句非方阜遂堅好得似坻京是充衍因茲駕蔡還蹴
雀歸然特立額無靦前年燕南見規範歸歸口中嘗
禁齋迨今服藏篋笥中時把五經共舒卷一家樞機
果何贅六禮從來是關鍵想當肆造陳威儀鴈行有
序如刀翦女綾纇弁既振振明璲懸璸何鞘鞘閔河
遥遥惟夢到有懷不得殷勤展窓前閱盡薦紳歌迸
思瀰聯抽獨繭何當喚醒草堂靈淨拭塵衣認瑚璉

晋伯璣字子美鄱人

四遊寐寂聽我歌我歌律呂相協和不歌白紵與鞞
拂但道鄭門行義多孫曾一室古罕見況復習禮陳

家犧犧維藉此作矩度長幼別序無紊差譬之良玉
蔑糧彩萑沙大石加錯磋高表崇崇由此立青竹紀
載名不磨世人皆溺貪犢愛籤簾之外豈知它寶號
絲鞚紫花馬錦衣貂帽白玉珂但知淫靡騁豪俠豈
碩履蹈涉偏頗服箱駕軛者何物有功反媿牛馬騾
嗟茲木偶被文繡見利寧免操短戈父兄反目不識
面勢不可迫趐敢訶一言紛拏即求異數世安得同
釜鬵只緣富而不好禮罪自己出非人痾長沙太傅
若見此淚眼決定深如河我生奔走塵滿靴何李東
歸詠碩邁有心如鐵不可折但願鄭門法立軻但願
鄭門法立軻三千三百皆蒐羅好為砥柱障頹波一

張宣字景琛靈夏人

烏頭鏤作玲瓏雪綵華春暖麒麟玦盤屏轉環風动
歌匹練染秋銀作痕玻瓈出水光無塵河東大家對
桂文煌煌耀日張銅鏡香蘭咲抱螭頭鶴照水生容
搖不定長衢夾巷五侯家芳鸞綴羽高簷牙但欠多
種紫荊花

郝芝字海樹號青城山隱者

侯門爭似義門高義門豈為華衮褒從來孝義貫金
石不以章組輕鴻毛古來男子重章組不知孝悌寫
能任義家有鷄尚哺犬酷吏雖人能作虎我今不識
孰薰猶但觀天意還可求一則若救有餓鬼一則兒
孫到千指不信當微古聖方人齊那如犬齊強詩書
府裏公台位六禮場中鴛鷺行只此何殊五侯貴既

是桂門莫為吏桂門何事莫為吏操華殺人真可畏

[illegible]

錙玄閣号白雲山人永新人

趙侯令賦義門繡聲歎歎識所先諸生援引漢唐
事碩我採撫心茫然乃知氏葬實未泯何世何地無
其賢吾郡歐陽公史筆直如椽五代紀一行文藻尤
孤騫深登二州王与李六世同居成愷悌飛鳥改為
孝義鄉匡聖易作仁和里旌表雙闕樹鳥頭門外綽
楔室高起坊以白堊亦曰窮不義見之顏生泚南唐
溢浦陳氏宗七千餘指同朝饔長進惟諾尊幼序俎
豆揖遜淳古風天號四百共牢食一尾未至恩攸同
和氣感召及異類傳誦猶足誠愚聲人生天性有至

浙東浦江鄭義門累葉義門十世孫思親迎養復義邀
直走京西南北雲霄飛縹緲南山下南山之下是親舍
鼎食鳴鐘集千指長歷崇樓連廣廈百雨祥風黍稌田
黄鸝紫燕枌榆社孫學詩禮子箕裘女脩織紝男耕稼
宗長從典示訓範静居言義無閑暇淮水董生亦敢並九
江宸公出其亞大書忍字屬作為鷄犬交哺物感之浦
江忠孚萬功行一家興讓悖與彝鄉尚薰陶變良善寇
盜革面改所為太常博士醇儒師移忠移孝事合宜兄
登甚獻弟府幕同德潔效歸非遲京華累歲深相知三
遷奇發鳳皇池酔裏歡呼罰酒數閑中倡酬爭賦詩蓬
萊清淺波谷變長風片帆塵满面露飡雨宿險阻多秣
陵路近嬰沉痾客居官舍茅茨底一奴伶仃主憔悴隣
鷄亂叫聞巻音為報鼓琯兒遂至二十年來忽相見悲
歡交集雙垂涕兒拜床前親撫膺貝邪平安供䭾餌積
誠所至親疾瘥昏旦勤劬奉甘旨文章行義真能子翠
竹青松鸞鵠峙男兒竭力在忠孝勲業相看慎終始街
北街南每見過老我蹣跚病方起石頭城中春色深歸
航又逐東風裏義門高啓候親回親田我願卜隣里谷
口曉藏玄豹霧滄江暖濺蒼龍水君不見常棣紫荊連
理交枝萼九世瑞禽夜夜來上栖

沈夢麟 字元昭題三老圖

白麟溪頭孝義門爰斯麟趾何詵詵中有三老同胞親
尨眉皓首無懷氏伯兄頎然七尺身矯如野鶴超其群
山中宰相天所賚鄭家梁棟渠為尊仲氏風稟風神秀

林下掀髯拱襟袖朝荷長鑱采茯苓醉得松醪為兄壽
季也溫恭美如玉冠冕文章尺度足經筵進講波天香
詞林學制分蓮燭歸里來亦未衰弟兄好看山人衣
道遥林下寄長嘯棣華消樹春增俸松根童奴身曲鞠
旋煮春茶汲山泉香山洛杜徒風流何如孝義同華屋
吳興才人畫絕倫静也趙家之外孫浚江扶侍菩錫類
貌得孝義如其人老夫與鄭交有道愛亦丹青寫來好
吁嗟此圖關世教如阿如陵多壽考吾亦低頭拜三老
吾亦低頭拜三老

蔣器 字文用東陽人

香巖山下麟溪滸松竹森森遍環堵東隣西里揖讓
同濟濟衣冠見鄒魯孝義之門真亦一文采風流照
莫及春容古道同流浩蕩高風凌白日我生何幸
托隣封幾度登堂開笑容誓將自勵技壓俗此心感
越無終窮方今兄弟異分割君家九世食能合方今
富貴競奢侈君家九世惟好礼冠婚喪祭追前脩笑
友睦姻誰與儔粹已不惟家室治推息吏使宗里遂
稱賦上不勞官府徭役下不推貧苦青黄遠近均有
濟生死艱難皆有惠猗歟天下太平民良善無陶風
俗浮岐山不必詠鳳凰周南不必歌麒麟前朝竹帛
紀名久我
皇旌復寵異厚不用惜錫祖拜爵行復有况乃經遊
崇脩明齊時有策真賢英世傳百千應未已尾閭不
泄餘滄溟我自聞風便擊節到今十載不能歇天隅

海滋樂祢談娉節好脩尤爲諛不特更偞轉自喜咭
咭咨〻深嘆羲賢哉貞和局度高提綱挈領真奚豪
今年春秋八十九德望鄉閭爭拱手瓣香幾欲拜南
豐恨無八翼乘天風我頒蒼天聽我詞錫公眉壽過
期願子孫賢盛同襟期保茲孝義長㑴〻

何誠 字彥中處州人

金蓉之山高崔嵬白麟之水流縈迴盤礴磊英毓佳
氣双蟠秀倚青雲開壯哉形勝群仙地天與善人基
百世源〻流慶繼文璭鄭里高門表仁義傳芳今到
三老翁伯也自是人中龍籯金積玉亦師儉今我仰
慕来清風仲也夙生有仙骨古貌長髯衣短褐有時
山中采茯苓異人曾授長生訣季也顯仕登天宮出

入詞苑絕有年文章制作妙一世掛冠清夢歸林泉
往来只在麟溪上茶竈詩筒足清暢爰茲水木蔚清
華行坐奚奴隨所向雲深不慕歌紫芝時擁共讀豳
風詩芝蘭玉樹映春日韡鄂堂上和塤篪吳興才人
能論畫三老之面親貌得衣冠彷彿古威儀妙處應
難寫心德昔聞四皓来漢廷何如公家同樂谷口畊
又聞香山晶九老豈如公家垂白三弟兄明珠白璧
豈無價冠蓋如雲傾洛社一門孝友天下無採詩太
史關風化

黄仲賢 樂安人

浦江之陽三鄭里合族而食數千指到今相傳三百
年譪然絲麻與詩禮誰其作者沖素君手植大椿青
未已一宗何非生本祇不是和氣寧毓此旌書煌〻
表高門過者改容皆敬止征徭屢免見累代孝友持
書煩太史我聞三皇五帝前民俗淳自古始後来
尺布遭吸謡哀怨音長嗟塞耳張氏徒聞書忍字田
家重見剝花紫義哉鄭宗誰與儔獨立千載民綱紀
家規一通在坐右流慶綿〻孫又子願使淳風四海
同再見周南詠麟趾

蔡長通 精婺人敎題巴麟訓溪學

王宮深沉龍晩晴內直傳旨招儒生雲中飛示義
門境酒賜金波來迹英義門諸孫姿玉璽一一披啚
細陳說通德門閭孝義鄉白麟溪水涵清冽仙華金
容屹老蒼支脉衍秀開平岡誅茅選勝始居此三伯

㑹千流派長沖素先生面如鐵事親從容欲親悅臨
終欲歃誓諸兒共爨同居崇令節龍游青田賢子孫
兒代弟獄羅奇迹含悲泣洒西風雨負骨歸葬南山
雲子孫彬〻日以盛詩礼薫陶積餘慶綸綍加褒孝
義門佩鈕鉄畫相輝暎翼〻高堂名有序同心女貞
數千指鳴鐘列鼎合尊卑廣席長筵共甘旨男勤耕
讀女蚕桑春秋祀事嚴烝嘗冠婚喪祭各遵礼卯刋
彪分森有綱細思麟德張公藝百忍豈宗溢裁制豈
如鄭氏尚詩書和氣融〻洽天地請看堂後種青椿
枝葉扶疎青插天要知根深末益茂周雅瓜瓞諸綿
綿又言厩有同槽馬神骨俱奇宛如畫一馬不歸羣
不嘗物類如斯亦堪詫何況吾人明五帝胥梁而食

張尚稻鐘鳴鼎食累十指內箴外訓嚴規儀五百餘
齡同一日應慚劉李爭矛戟巨碣豐碑金石文豈詩
張柳相雄軼仙華山秀浙水東文藪詞源為代宗仁
聲義澤世葉漬儒留豈亞青芙蓉多君令譽遠
明主戉捂發軔趍
潘府朝鳳鳴陽絕後塵逸駒脫轡鳴前武巴蜀嶒屹
秀拂天繩橋劍閣相銜連我
王社土建藩屏孰讓漢獻猷才賢君行職教過桓馬
絳帳銀燈論鬱策浣花飛遁錦官城灧澦雲濤半空
洒　王門富積尋萬籤不啻珪璧光淵潛璠源玉葉
重當世紬繹萬古窺洪纖我愁荒陋叨　寵錫報德
何由致涓滴空羨高然英攀日方葛杜偕心跡倘

春栖遲山澤臞為言高蒜徒迂跡祖道陽關悵離緒
柳條縮帶增躊躇蘭金交義知應幾離棹匆匆泛江
水頒挹清芬並昔賢芬蒼泰華橫秋守
余寅松江人詩送鄭仲宗膳　宣諭漯金華
鄭家義門照浦江屹然獨立厝虞風弟兄二人如
一龍遊遊上下相追從　帝城五雲鬱葱葱日月照
耀蓬萊宮闕巍煌煌坐重瞳父師諄諄訓男童玉堂
學士濬滄溟華川文采秀芙蓉從容咨問都俞同濟
風高誼達天聰長江水碧連青空布帆娟娟帶飛鴻
成均有客恨匆匆亦欲鼓棹歸吳松秋風相憐惜何
時白雲遙睹金華峯

麟溪脩禊詩

王掄錞人字豐賀青岩號梅松[illegible]孝義先生[illegible]
正統改元春暮初惠風和暢雲氣舒浦江義門諸老
儒麟溪展席行拔除群賢列坐溪頭石九曲溪流水
縈碧三月三日天正新一觴一詠情皆適憶昔山陰
王右軍蘭亭會集四十人衣冠不知幾郡士未若君
家一姓親九族醇翁景濂許[illegible]懋居晉賢石筆陣
千鈞勢莫當斗酒百篇才可就勸諭王庭十四春致
政歸來長義門黼黻五朝新制作師表一門賢子孫
尚書二子翁之亞汲引連枝樂清化阿咸覺軒與怡
雲才學俱優好數霞粹亭鳴鵲佳弟兄河東之鳳朝
陽鳴子姓聯翩同鴛鷺文采燁然皆老成賡唱新詩
各滿幅錯落明珠三滴觥千金難買今日撒八音底

用奏絲竹揮毫仿汶飲稍遲飛觥罰酒澆淋漓詠歸恍
同沂水上樂事不減山陰時嗟予共出右軍系勝賞
叨陪豈無愧獻賦求詣蓬萊宮臨文敢續蘭亭記醉
述長歌樂太平醉來告別匆留行願言諸公重自愛
不替年年修禊盟

題鄭氏麟溪五皓圖　五皓監察御史幹晉府長史楷唐府審理府丞柏翰林檢討柴清遠高上柏也

香山九老不復作洛社耆英俱寂寞誰寫麟溪五皓
圖一見清風振林壑憶昔九老與耆英異姓幾郡人
合并何如麟溪之五皓一門同姓佳弟兄長幼如戟
目如電繡衣御史元霄漢
太宗嘉進平朔許語功歸柴里閉致政罰相聯酬

為名言史榮照耀詩若比兆之親九族九族則自睦
以親則有餘以忍則不足忍至不能忍兄弟或相賊
夫婦乃反目又比老吾老幼吾幼吾之老幼吾自親
親而加忍理未究訂頑推一理天地合萬物親於人
類中其本又同然忍在至親中仁津恐不續令之
天子堯之似黎民於變自茲始一朝如
有問勿書忍字書親字

陳堯道 字見前

我觀世間人易凋若花柳唯有奇男兒千載骨不朽
鄭公壯氣秋雲高乩辭起立如利刀要將殺賊不識
鬼哭假大戟長鎗鋻何人在家能不死公死[illegible]後大
城裏北風吹盡血痕青[illegible]夜歸遂江水江水深[illegible]

時公義不可虧我來拜公像凜凜若見之嗚呼溪風
芳渺彌交相為稱何人斯如公當作百世師 右題[illegible]

瓊致恭 信安人

仙華山青參差勢若萬馬東南馳高接雲霄幾千仞
上有帝女煉藥之靈祠至今丹光夜夜照林壑清氣
下萃為麟溪麟溪如環復如帶孝義鄭氏居其間
宗聚食已九世子孫蟄蟄循家規事嚴冠婚[illegible]
教有禮樂書共詩仁義[illegible]淡勞君豈但徇出[illegible]帷
兒江東陳氏張公藝兩家啟名當與齊我生崖谷甘
棲遲嚴霜早隕連理枝因君行義良感激揮毫何日
登賓墀

姚廣孝 [illegible]

海宇生民餘萬姓義門獨有金華鄭宗族千口惟一
心廿世同居豈天定浦陽上邑是其家自古相傳山
水麗金芝山峯巍若翠白麟溪水明如鏡草木清妍
鍾秀奇亦北中文物盛春官宗伯粲成雲，
帝念其衰令致政年來問學更老成開卷常時對賢
聖與我同庚況同志但恨不能長侍聽叔淺英年乃
親姪脩纂赴 京承
上命始登館閣一相見文來冠裳猶可敬家規敦守
不少辭肯貴聲勢相奔競鄧林之木材不凡崐岡之
玉色尤瑩胸中經史既淹貫下筆有神才力橫文章
浩汗抗韓涯妙得酒淡沐頭正天下和平要用賢翻
敵
皇猷了應稱青雲志遂已有期四海聲揚顯家乘

張誠 [illegible]

江南多名家鄉出義門右平生負所聞仰慕如山斗
適擬晉溪[illegible]路通淳風不與澆俗同承之豈知來浦
邑[illegible]循[illegible]乃航[illegible]下車臨政即興起省興遠邇麟
溪水甲第連[illegible]聞逆旖旋秀春風裏雅聞論默
蹤跡燦門前古大[illegible]戈第倒屣相迎致殊禮清樽洗
我胸中愁胸中之愁頓消融歸來醉卧渾無力君家
群從不記名縱此識君豈顏色半神骨略清且奇恃
通今古將有[illegible]不相見錦箋[illegible]陽春詩
何[illegible]

廟為輅車下防儆絲肖削正岸兵火園遷舍棟楹迎
猶予恩情厚諸昆飛戟斷離賺時自照樂合世相沿
波屢艱虞際閭房缺石堅貞風盤潭水烈日浦江堧
求女孤心白凝褒備淡漣一鄉沾化雨百里帶炊烟
竹氏村世尚臨官位可濟否歎遊古禮條目戰諸篇
閭閎東南冠門楣爵賞延辭提陰種德施予志扶顛
學證洙泗世閱識却再銓試書負外柳德盟廣文愛
翟妾毋齊龍欽見有續編膺田資草斧豕右起竟緣
一慈中懋勸千家樂灿逢忍惟張氏並孝豈菴生專
月旦衣冠盛緦麻禮意全趨蹌堂廡集進退鼓鐘宣
閣嗣森庭下文章耿日邊弟兄溫似玉忠讜直如弦
檢籍宣文閣談經太史筵衮裳端有補王政藉無偏

壯麗文星燦奎璧寶月圓逆陂遞遠道獻納從旋擢
覧椒漸遷逢從容祖述潢上林花爛錦太液柳含綿
衡鑑天官選恩榮學士錢松楸懷馬鬣圭組耀蟬聯
論世存宗法烝嘗感饋牽澆風方靡靡薄俗歎肥鮮
仰慕多慙色漸摩庶罔愆始懷烏反哺仍序雁回旋
世遠憂彌閔居喪棄饘異端斯害甚正道求能平
作老惟諸老為氓受一廛羽翰棲棘鳳節操戀冥鳶
規式堅珉石軒楹貫采椽蘋蘩歆水薦籩豆刻精填
澣服輕紅[illegible]絲佩白咽蓁蔵濡湛露馴木督顛
一境稅稱羨諸壘草萊捐羽書飛警急干舞輟使懷
海宇當遙謐兵戈未盡蠲遐陬馳驛騎新蹟象蚰蜒
諭蜀懷司馬僊懷想蕭懷林丘成疾久東帛謝遐之

白骨連千里黃埃漲八埏行行驅不避去去蜿蜒
分試鵝膏潤弓閃柳葉穿郊原珍粒粟城郭賤璣珠
千木廬還式延陵劍獨懸子衿允十室咨嚴近三千
栽軸臨風竪朱黃滴露研雲仍朱子學南北鄭家阡
冠峭頌三壽庖厨匪具貪齋居隨藻棁祭器列銅甄
拽酲休文詠山分婺女躔虎降廬墓屋魚躍下溪船
徵吏米拳足行人過息肩墳荒聲翁翁餘服袖翩翩
採實臨霜熟荊花得露妍瓣燈忘夜蚴講誦答秋蟬
潤澤端溪硯光明剡水箋發潛皆頌客實錄去雕鐫
奕葉光前後恩波被幅幀高堂鸛上下華表鶴蹁躚
升秦閒閑浙敷華達薊燕大抬推宋玉哀些叶僧裝
門弟今榮矣箕裘盍勉焉嗟予耕隴上有志勒燕然

部曲皆忠效寅頑歷肅恪　陰阻罷刀鋋
茲邑逋逃久吾徒煦嫗還郎官期種柳模府廢民廛
為政空馴雉招賢負曲旃綜我雖草草仰德實拳拳
淳酎春風釀團茶夜雪煎摳衣探碧澗拭目看青氈
入境心隨化憂民疾未痊膏車因衄齒秣馬故迍邅
深隱依巖谷高情動水瀍興懷常耿耿凝肸更乾乾
雲沒烏傷地風生孝感泉終當拜祠下一酹雪晴天

張世昌 字彥京 會稽人

聖域乾坤大儒門禮讓興百年王澤厚四海頌聲騰
淅水天為塹仙巖石作層鎮星明婺女勝地接嚴陵
高義如山重穹名似日昇凝成輝遐邇漁仲煒雲仍
復學崇鄒魯心宗法閔曾大庭陶化育薄俗遂矯矜

列石陳綱紀條星立勸懲至公懸鑑月清戒潔壺氷
九世同居久諸賢道共弘垂芳猶赫奕植本愈崚嶒
謝玉春風桐常金夜雨燈書籤光璀〻詩詠韻鏗〻
昔射惟觀德投壺匪較能塤篪音互答琴瑟調雙絃
列屋驪珠燦高堂鶴髮尊咸濟〻羣幼各兢〻
羽望陳謨典春秋謹論恭意精誠自洽愷悌敬難勝
恩澤加同里淳風洽遠朋飢常賑粟寒賑更分繒
野畔秋無露居然歲有增大計連塚墓小屋有巢憎
世德如斯盛天符信可徵清時賢路暢遠業宦途登
帝渥淪肌髓玉庭待股肱青雲千里驥碧海九霄鵬
郁〻才華盛詵〻仕籍膺家聲期益振祖律代堪承
賜後當朝寵聞風列郡稱旌書盤寶字大筆紐金繩
范老規猶在陳王句可憎綺園心皓〻夷惠節棱〻
青史光星斗黎民仰嶽恒恩封比屋萬國化原澄

元仲舉 同南人

九葉同炊表婺州麟溪長見瑞麟游德緣三士天倫
著慶衍千支世譜脩堂上會陳儀象器架頭混取離
鵲喙燈迎春恭秋相對叙共粧臺脫承收內外純誠
遵先訓後先接武奉貽謀私財不蓄金歸帑公廩無
收稻溢疇擔輿通家崇禮樂肯容同室起戈矛仁熏
厩馬無先秣孝感溪泉有特流綏以一和凝厚福寧
勞百忍紹前猷科從翩復龍筆下禪褉加旌鶴篆留
人物熙煌終鱗兒稿章相疊響琳球何當比屋俱相
勵天下閱雕詠未休

麟溪集壬卷

律詩

別兒怯不花 字大朝 號燕朝賢古乃人

白麟溪上有桂門九世邕〻孝義民習齒多沾荊樹
雨
朝章兩被墨花春傳家已見存詩禮端世何慙比鳳
麟莫道江南風土異從茲民俗定遷淳

柳貫 字道傳婺州浦江人

里中鄭氏以九世同居得賜旌復方請文樹碑因以
美之
復戶旌門繫政機仁根義葉發重徵青溪刻字標門
表彤筆登名重布衣奕奕息榮增世美繩〻孝思係
家肥燕辭豈乏鋪鴻儒肯取芝蘭引夕緋

揭傒斯 字曼碩 豐城人 翰林學士 謚文安

柳太常道傳以書來京稱鄭氏九世同爨浙東所莫
及且徵予文予以其有繫風教也既為撰孝友傳一
通俾之勒石以示子孫復為賦詩一首
聞說名門近越川棣華偏為發春妍子孫共飯三千
指詩礼傳家二百年簾影護遊晨鼎列書聲微屋雨
鑑連回茲憶上金溪道官柳逢人亦黯然

張起巖 字夢臣 號華峰 濟南人 及第首 翰林學士承旨

浙江鄭氏家聲好九世雍熙萃一門礼法謹嚴遵祖
父義風傳習徧兒孫朝昏警勸音容肅閨闥安和矩
畫存盛事馳聞到

京國令人興起仰淵源

王沂字師魯真定人延祐乙卯進士禮部尚書

化行宗族百年中恵及鄉鄰不有功堂上徳星光又
聚階前書帶草應叢表問四葉垂青史遺誠王篇見
素風欲識慶源何似遠浦江春水日流東

楊宗瑞字廷鎮延祐乙卯進士翰林侍講學士

義門何許是遂在浦江東去國五千里傳家九世同
細觀家範集是變閱墻風馴致雍熙化終期紀
聖功

馮思温字公勵晉陽人

忠宇多書憶昔賢浦江鄭氏又光前一門聚食數千
指九世同居二百年家法有條知戒悪宗盟無背永
流傳白麟溪上繞溪外源表峩峩華卑炯

胡助字古愚東陽人

鄭氏義門旌表久矣述者余嘗行部經過大書東
浙第一家五豪文以襃之此觀風職也然嘗讀義門
旌於期頤之老於床下見其長幼有序衣冠濟濟二
家三代之風也嗚呼盛哉輙賦近律一章以紀云
神國鴻音護碧沙鳳麟淵發闕烟霞滿方礼義燕多
扶乘淵良廷第一家天上絲綸遷資撿討里中文學旋
光垂觀風舊俗加褒表厚德清芳並有涯

錫閒字順文進士知府

浦江斷絶屢鄭氏好園廬族聚千餘指門同九世居
家風化僅傑稟粟振鄉閭謂齊燕君子君看信史書

殷天祐字吉父定甲子進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開浙浦江三鄭里同居鼻祖到仍孫百年禮樂當
昭代九葉衣冠見義門公子可憐爭死事烝教不忘
食餼恩家規一一堪垂世金管何人識記言

徐一清字永之蘭谿人至治辛酉進士江浙儒學副提舉

華堂添坐敍尊卑姻義訓勤勤聽不諱學業詩書均几
席夜肉燈火共絲麻一牢共食馴諸大百口同居有
幾家晉鄙人應薰厚德庭前重發紫荊花

汪文璟字良臣信安人泰定甲子進士餘姚州知州

高門崇重十行書古至周遭百忍圖九世一家真罕
有五公七相定何如敎行官署廉無異食散僧堂靜
不殊更喜芸綿書帶草故家通德慶方餘

貢師泰字泰父宣州人吏部侍郎

太平禮樂共光華渊水東西第一家九世同居元有
法千人聚數自無譁竹林慣見冬生筍荊樹應慚脫
合花積善家知當食報鄉門朱紫爛如霞

王艮字止善諸暨人左右司員外郎

浦江仁者思獨說鄭公閭旌出中書議直奏太史書
茂聲方藹藹厦屋正渠渠善慶源流遠風聲起予

林以順字彦明等處儒學提舉

當年六世孫今又見曾玄堂構恢先志規模似始傳
緇衣君子服書帶我家氈清夜鶴知巳蔭花燈燭前

許廣大字□□台州人

家□世尚同居孝義曾題太史書共著家規凡數

帙行看食指又千餘門庭累世榮簪笏綽楔長年聯
里閭況有諸孫皆力學東明精舍近何如

周自強 [illegible]江人

世道有升降民彝無古今閭門千百指恭義一生心
異數昭珠瀣希聲調雅琴增庭多俊彥佳句通何陰

鄭氏仲文 [illegible]

徐畬 字子耕 廣平人

要將家政繼千齡六世如同一弟兄紫鳳銜書來
禁闥白麟吐水護門楣固知太史能書傳尚欠儀曹
為勒銘媿我秋風憐影客徒歌杕杜詠菁菁一
四海皆去子

埜僊 [illegible] 鄉貢進士

君忌獨爾褎尚培荊樹茂莫負義門高鳥關庭[illegible]
霜寒千欲遊深防笄珥下有舌利如刀 [illegible]

夏泰亨 字[illegible] 鄉貢進士 會稽人

白麟溪上孝家曰玄麓山前守墓時一念獨全兄弟
義百年賴有子孫知襃書諭俗旌華表使節觀風采
須詩闡說浦陽江上樹春來長是紫荊枝

逯公謹 衢郡人

白麟溪邊三鄭氏庭前芝樹玉森森誰知九世同居
義即是初年誌死心棠棣芬芳春滿塢桑麻荏苒早
成林世間多少難兄弟更覺天倫有感深

王宥 字敬益 越人

九葉同居世少聞一門[illegible]表抗浮雲
朝廷已識張公義鄉里惟多萬石君太史有文垂不
朽清時遺範獨超群鏡湖亦有西來族千載流芳許
共分 [illegible]

趙俶 字本初 鄉貢進士 會稽人

白麟溪上鄭公鄉孝義傳家世德長縣辟旬辭觀忍
字凌雲華表拜恩光紫荊樹發春連萼常棣花深笏滿床
昭代民風有如此流聲千古映縹緗

王嚞 字景光 東陽人

置身登已近

台階茂學芳華[illegible]倚德祠義門輝棣萼賢儲相府
入芸齋諱遁聽
龍袞禁闥清霜拂象牌生意滿庭書帶草春風還肯
到堂楣 [illegible]

葉森 字景[illegible] 武林人

麟楔門傳九世居白麟溪上狎樵漁至今鄉里名之
鄭想古衣冠勝二疏婚嫁有儀家法在科徭無擾
聖恩除流芳可似張公藝對
御曾將忍字書

吳武梁 字[illegible] 永新人

[illegible]谷淵素編貞和家範浦陽傳一門延譽數千

里九世同居二百年丹鳳池頭分雨露白麟溪上煮
山川規行敎熟賢良出鄭里應成採玉田
鄭奕（字弘道 號玹玹 鄭人 浙川錄事）
麟溪派水漾清輝華楔文光動紫微九世同居端有
幾一門純孝在無遺桂林秋露侵黃葉棣萼春風照
綵衣昔日千齡同不朽五雲摛錦出綸闈
程徐（字仲旅 號署郎 四明人）
壽長張氏久無聞三鄭今知禮義存合族已能同九
世成規猶得勸諸昆鄉閭貧病皆分食官府徵科不
到門世俗每傳歌尺布掩㫖何足與同論
總屋青山隱士居當年曾記過庭隅老人堂上有垂
雲髮子階前綵作檽華表千年歸瑞鶴名鄉異代識

飛鳧于今著位多孫子蕭澤芳亮蒲九區
李序（字仲倫 東陽人）
共詑張公藝同居九世餘若家不相遠光采映鄉閭
日照旌門楔天垂給復書庶幾千載後無使族人疎
孫柏巖（永新營軍千戶）
舊説張公藝今傳鄭氏門一堂無異趣九世尚同飱
裕後宗垂範褒賢
國有恩不須書忍字福澤自源源
陳煥翁（永新人）
讀公規約使人嘆世降風頹不忍談富貴猶懷較錙
忿功名不掩絕裾慙孔張析利鷄鳴起孟觸爭雄屠
視眦誰不可為陳陸鄉江南僅有義門三

方升（字……貢進士……明 會稽人）
同心堂古昔分居忍字曾聞當百餘瑞木連枝和總
種嘉禾散野帶經鋤雲仍毓秀懷青簡昆季揚光折
玉除孝義之門有如此高風足振斗牛墟
喻仰翁（字謹思 會稽人）
發女山川此發揮巍巍綽楔表南陲白麟閭閻三鄭
里玄蘿松楸百世思家範巖明數義方奕葉繼
成規汗顏忍見簪纓後別業異財□□老時
歐陽公瑾（字□□ 號□□□ □□人）
孝義古來有于今見鄭門繩繩敦薄俗歷歷紀名言
不尚田園富能令爵祿存傳家方九世厚德長兒孫
蔣器（字文原 東陽人）

孝義門前花滿林白頭兄弟舊同襟不惟關繫大倫
重要是浙瀛德澤深海內遠齊諸老望山中長掛野
人心卜隣倘遂茸裘計終古同歌鸞鳳吟
俞煥（字仲文 越人）
春秋明世澤睦族有庭箴孝友聞三鄭死生同一心
白麟波浩渺玄麓樹攝森喬木成陰處
天息雨露深
歐陽玄（字原功 號圭齋 諡文 □□見後）
幾載東南孝義家才名一日動京華官師父與宮
中學使者真乘海上槎若念吾民嘗越膠為先諸設
式吳畦會當盡掃妖氛淨歸侍螭坳戴觸邪
熊夢祥（字自得 江）

淡菴當太師道濟公在　朝時得旨除　宣文閣授
經郎閣居　内府凡
聖子神孫咸晩勲舊傾宰子弟俱奉　旨入閣授道
閣中有土圭測景自卯及申始辭學越五年除天官
侍道濟公総領天兵討淮泗特六卿從行淩常預列
後相君謝事淩常怙居三年裕如也至正丁酉八月
上御灤京水精殿大臣奏除江西省郎中同日臺臣
復奏除浙西憲司僉事凡朝中尊顯与夫三學名流
皆淩常之知舊也於其南還能詩者咸賦焉予曰繼
作詩曰
曾是宣文内閣郎圖書全壁㸚生光宮窓日射觚稜
影　御榻風清篆鼎香文煥天官融化筆法明烏

麟溪集士卷　八

府表崇編廡門世積由忠孝好策奇勳荅
聖皇

陳顥曾
延閣從容從道山絳霄雲氣隔人寰尚尊每憶分曹
送秘殿仍開進講還漸喜三遷班羽檄更推群策動
龍渊長年亦有驅馳念江上旂旌尚掩關

薛士元
天上星辰拱紫微紫微垣下碧煙低雲開宮殿翅
朝早花擁旌旗簇仗齊玉漏报籌披書炯金芝封
詔温春泥詞臣曾記承　恩處進講經筵近辟奎
白麟溪上結茆廬鉄向山中夢　帝居閣啓宣文曾
進講鐵名至正近徵書錦宮[illegible]鳳標金榜紫薇[illegible]花

陛金鑾明日從容[illegible]問肯將詞賦薦相如

陳旅榮
幾載江南夢　帝畿猶驚鞚馬聽晨鷄翁開雉尾金
容遂班列螭頭玉笥齊公署春閑鍍閣近經筵日暖
五雲低詞臣快整朝天佩應有除書護紫泥

李忠齋
宣文高閣起中天掄討承恩席屢前黄道星辰聯禁
閣清朝雨露渥經筵講久蒙元成學唐殿推聞鄭
濟賢又擅聲名歸日下尚看三鳳北翩

張良佐
儀鳳翩翩集浦陽翽翽千仞又覩光瞻依日月當金
闕濟會風雲近玉堂多[illegible]霧飛來聚笏天顏夜直袖

麟溪集士卷　九

熏香校文早許春[illegible]從容進講章

鮑恂 字仲孚崇德人元統乙亥[illegible]魁鄉山書
九月江風吹客衣歸朝恨不逐雲飛自慚禁闥還家
父秪恐綸綍進講稀鳳閣弟昆應企想鑾坡儕友亦
瞻依到京若說相逢地剪燭論詩在西閣 至正癸卯之秋[illegible]
大比時予忝分[illegible] 仲舒時在同州[illegible]云事

送鄭仲宗[illegible]宣諭東歸

貝瓊 檇李人
今陵送客難為別白髮催人只自憐兵馬初聞萬方
靜衣冠猶見一家全朝　天闕下同聞　詔衝雨江
頭獨放舡定有紫荊花滿樹到家須可賦新篇

王彝 蜀郡人

闕下聞天語從容及故家地生書帶草人詠紫荊花
鮮忘肘分緊輸官早刈畬同宗向江滸相率候歸槎

申屠衡 吳郡人

朝市經兵幾變遷義門旌表獨巋然一家聚族四千
指十世同居三百年藝族告功春閣下熊丸含苦夜
窗前西州豈少多田者往往驕奢不再傳

李克正 諸暨人

世德麟溪鄭氏家況君溫伯玉無瑕春風獨憶樓前
杖今雨同看闕下花霎度夕空聯去鴈水生秋浦
泛歸槎高堂遙想怡怡樂新酒深盃灩紫霞

陳煦 會稽人

之子浦陽來文章擅羨才拜瞻龍虎闕吟眺鳳凰臺
致尔令原恨而兄莫壯回還能共携手歸看故園梅

朱右 鄱陽人

浦江義門稱鄭氏族閭正在仙華峯三朝旌表民咸
望十世同居俗可封只尺天威承詔諭對揚風教拔
耕農歸舟六月江帆迅應到溪山策短笻

趙壎

聞道君家好義門百年文獻喜猶存觀光上國親師
友聽雨連床樂弟昆溪憶白麟承祖澤橋尋朱雀拱
天閽還家煩訊陳先輩懷抱何由得細論

雷燧 建安人

千里觀光上帝圻玉階只尺近天威喜聞蘇子連
床話又向程門載道歸雨霽大江潮正溯秋回南國

鴈應做白麟溪上鱸魚羨何日相從坐釣磯

高啓 長洲人

義門喬木有慈烏東浙江南第一家朝闕布衣天語
近還鄉畫舫水程賒洗兵詠罷樓沉月婺女粧殘朝
掩花相送君歸仍自感遠離兄弟客京華

謝徽 吳郡人

山人只著薜蘿衣來覲天顏入紫微京闕曉鐘千騎
合浦江秋雨一帆歸日邊雲護蓬萊影天上星分婺
女輝想見還家兄弟樂百年十世義門稀

張宣 江陰人

金馬門前宣諭日白麟溪上賦歸時一家三代承先
訓萬歲千秋仰聖辭師友詞林敦好義弟兄京國叙
襟期東明山水齋居好放櫂明當慰所思

張孟兼 浦江人

客裏論心緒山中有隱居每聽深竹雨還憶釣碧溪魚
辭咲歸難得多緣計不疎好將天上語仔細報鄉閭

于寧 商丘人

武唐昔有張公宅忠孝今聞鄭氏家九世義門霑雨
露三朝誥軸爛雲霞賤流芳澤漬賁苦薦夔淳風正
儉奢我願特書獻明主乞將風化播中華

孔思栢 曲阜人

枝葉由來在本根前人堂播後人存家傳九世詩書
澤門受三朝雨露恩陳氏僧名傳竹帛張公高義動
乾坤却憐尺布謠兄弟鴈叫梁園雪正繁

劉良村 城東人

骨肉皆因異姓離同居九世故為稀硯銜幽室兄爭
死淚濕蒼天弟失依秋渚雲深鴻鴈過紫荊花老鶺
鴒飛每恩褒禮看青史千載人知瘦與肥

姚廣孝 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

白麟溪上尚書宅盡說江南第一家歷世子孫誠遂
大盈床袍笏更光華文朋幾重金蘭契
聖主恩榮玉樹花何日浙西歸老去尋君觀禮泛仙槎

致政歸來日赤烏鶴髮明人聽驄馬貴
帝賜錦衣榮烏府霜尤肅麟溪水更清義門添喜色
父老踏歌迎

李賢 字文崇 浙江布政使司參政

金華名郡佳山水萃美麟溪鄭義門衣食同居逾十
世箕裘繼述見諸孫璽書旌復恩彌屢家訓申嚴矢
弗諼積善由來天所祐流長本自出深源

鄭堂 字宗正 國子學錄 四明人

天獨曾調天地春幾回聽履上星辰功成已覺乘榆
暮身退難同草莽臣風調八璇情戀戀龍江餞別
喜津津到家孝義門如舊加賜黃金盡遠窮

王彪 字廷炳 蜀府紀善 四明人

伏覩 宮教醇翁先生特蒙 錫賜 宗熙寧舊典謹
賦近體律詩一首奉上以紀 寵異之恩
先生利學老醇儒 藩府推擇選珙官自熙寧舊
妙選人從永樂拜新除 寵人煥爛出雲漢侍從之

容邁石渠簪筆同僚曠盛義孤陪青瑣共追趨
先生以唱和諸作遠干 寵章頒賜彤亦與有榮焉遂用韻以
屬覽存沐
寓感戴之意

承 恩藩府冠群儒義德真同石蘊璵十世義居稱
浙水五雲華龍錫 天除邇迹有道寧知幾出處無
心莫論渠我亦同公承 寵渥頻隨拜折依衣趨
三百年來孝義門更看山華重璵璠一家共守維持
法十歲長存訓戒言發文派光符瑞應麟溪分派出
淵源錦箋快覩琳琅字十襲珍藏遺子孫

明善 字□ 蜀府左長史 滁人 和前韻

退札親題眷老儒恭承何異寶中璵賡歌始自虞廷

起勸 講多因宋制除九份成山嵒培塿石川入海
溢溝渠河間禮樂今還在幸覩
清光樂進趨

李子儀 盧陵人 蜀府紀善 和前韻

王國頻年得鉅儒多君文雅瑩如璵義門孝友傳先
德
經幄論思拜美除特賜
寶書存舊典已將塵事不關渠幾迴
名問脩齊法
左城從容謁炎趨

蕭鳴 字九岳

白麟溪頭江南秀孝義門旌天下名甲類叢選承相

肇家規感動帝王情三朝人物星辰煥十世綱常日
月明若彼萬方皆是式萃爽海宇自澄清

陳璉 字廷器 滁州知州 [?]城人

旌門只在麟溪上題表巍巍歲月賒夜雨頻添慈竹
筍春風常滿紫荊花江南第一衣冠族海內無雙孝
義家積善由來臻福慶明時事業倍光華

方政 金華府同知

何郎表表盛才華喚我同遊孝義家松逕千年青不
老麟溪一帶淨無瑕兒孫知禮誠為罕簪組聯輝更
可誇況荷尚書老宗伯扶節送出綠陰斜

胡子棋 廬陵人 平知府

訓樹開餘九世花紛紛庭砌長蘭芽浙東自昔稱名
族天下如君有幾家孝義自堪敦浹治門閭寧用數
繁華而今已並張公藝厚澤綿綿尚未涯

劉濬 字[?] 撫州人 [?]按察司僉事

永樂十年春正月余來按浙江道經白麟溪上遂造
義門適禮部尚書公仲與謝事歸于家因得詢其故
且知同爨十又二世矣公命子孫輩拜堂下者百餘
人進退揖讓尺寸不踰矩度一門之內和氣翕然三
代之風復見於今日兩浙居民未之有也余職司風
紀竊有光焉輒成近體一首以嘉其孝友之實云
驄馬觀風浦汭濱鄭家純孝重天倫同居溪上十餘
世聚食堂中數百人燁燁蘭芽春藹藹雨晴荊樹晝
欣欣要知積善流芳遠袞袞公侯為爵紳

十[?][?]孝義敦浦陽江上総[?]論久知年苦成門
尸丸勝安危遺子孫累葉文章今世見故家儀範尚
猷存楮素手澤如金玉忍字空勞對至尊

陳翼 字履民 蜀府長史 長沙人

三百餘年後人稱孝義家善言誠孫子遺墨動龍蛇
許禮惟存敬門庭豈尚華古今名不朽展卷一興嗟

張辟 字[?] 蜀府典寶正 [?]人

麟溪手澤久傳流燕翼貽謀德最優玉軸光涵文采
爛錦箋香映墨花浮一門孝義三千指十世詩書與
百秋青史未容詩忍字嘉名端可繼前修

顧祿 字謹中 蜀府教授 吳郡人

義門人物總超群遺墨新看愜素聞兩紙家規渾好
在幾番劫火不能焚鄉民足食多霑惠名士論交更
有文今日子孫昌且盛清時喜見立功勳

曾用 字[?] 蜀府教授 廬陵人

義範因公補散加行書訓語兩無瑕毫翻夜雨雲乘
滌龍捲春虹墨起花孝友于今傳太史儀刑近古屬
名家麟溪融結貞和氣散作棲陰綠樹葩
醇翁伯仲玉連環
邦國登崇比泰山獨[?][?]前一日大開華館讌中
間盃浮月影金波瀲炬[?]紅光 玉食須待上儒臣
陪勸賞承恩扶醉夜深還

黎讓 字巽夫 蜀府教授 廬陵人

黃金寧用付兒孫惟託嘉言啓後昆千指同居如昔
少百年遺墨至今存貽謀已見天倫厚化俗尤期禮
讓敦寄謝麟溪賢子姓繩裘弥龍重瑤琨

鈕滌 字宗介吳郡人

浦陽鄭氏子孫賢孝義相承禮讓先十世同居心不
一千年種德志弥堅家規已覩前人撰遺墨猶看後
裔傳誠語諄諄重珠玉令人一見一欽然

張辥

永樂乙未中秋前一夕奉陪義門醇翁及弟外理
賜莊儒館各賦詩以紀
睿恩
碧天開鏡月流金 賜宴今宵共醉吟義士有聲高

閥閱老臣無學愧綴簪迂客[illegible]眷重深銘骨衰朽
恩濃愈感心犬馬未能酬補報也隨鵷鷺集[illegible]瓊林

李子儀

秋月明如許追歡此夕同桂香浮宇外蟾影動盃中
舞迅飄輕燕歌傳失亂鶯勸多陪上客量減覺衰翁
孝友雲仍盛家聲
睿指崇齊民歸義化殊俗返淳風伯仲光聯璧蘭孫
氣吐虹屋烏人共愛天馬勢騰空舊好情無間新知
樂更濃 主恩優渥屢令郎宴游通味掞金盤露行
斟錦瑟鴻華堂萬衆囑清讌惟鐘一醉酩伶曳雙
蹲付學懂詣埃無補報愁輸獨忡忡

玉彩

月到中秋景倍佳座中人物揔才華風流未數三千
士孝義先推第一家玳瑁筵前歌白雪桂花香裏酌
流霞河間禮樂真稀遇露沫 恩榮歲有加

何惟晃 [illegible]府川人撰

秋色平分別綺筵聯芳況裁義門賢
君王好士逾千古臣子欽恩又一年竹葉浮杯香
瀲灩桂輪當户影嬋娟瓊樓玉宇高無際應照丹心
一寸懸

呂奎 字斗南[illegible]城人 [illegible]府教授

中秋佳節喜初臨 恩賜華筵直百金拜起清香傳
內醞歌翻新曲出詞林義門人物同聯璧
落府儒臣復盍簪沉醉歸來過夜半一輪明月到天心

黎讓

老桂吹香露滿天中秋前夕賞筵由來
鶴禁恩榮異況有麟溪孝義賢九醞霞漿期共醉千
分月色喜初圓錦城後夜無風雨看取清光勝昔年

楊學可 成都人

年年佳節愛 恩多今日中秋賞更過 御膳珍羞
俱異味黃封霞醞鵠春和暫依錦瑟調金縷坐看銀
蟾度絳河又喜義門是忭儒感懷寧不醉謳歌

華生 字[illegible]州人 蜀府奉祠正

望前良夜碧雲收特宴賓師禮數優同氣同心推鄭
老一觴一詠羨陳留風吹桂子簷前落酒醱松花月
下酬但願年年逢此節相隨羣彦祝

千秋

陳綱 翰林典籍 清江人

預宴承恩愧此身中秋節到月華新義門兄弟推連璧藩府衣冠列近臣繪切銀絲香更羨盃浮琥珀味偏醇心懷感激渾忘醉頓祝邦家億萬春

何質夫 清江人

老來深沐拾王恩預賞中秋一日前國老鄉處尊碩德神仙張果養高年玉盃滿飲金盤露華屋輕飄寶炬煙絲管急催紅袖舞團團皓月正中天

胡廣 廬陵人 翰林學士

綸音曉出寫黃麻休致南歸荷寵嘉五色宮衣須錦繡九重春色醉流霞人間惟羨詩書澤天意尤憐孝義家從此不榮殊太傅清名千載重金華

胡儼 廬陵人 國子祭酒

七十懸車荷聖情繡衣重耀日華明亦知鄰國冊心在無那催人白髮生家世百年存孝義天書五色動光榮歸來子姓森成列一一階前道姓名

曾棨 永豐人 翰林侍讀學士

白髮霜臺聽曙烏

聖恩優老遂懸車九重鳳翔頒綸五采龍文降璽書翔雲曉鍾辭禁籞東風畫錦動鄉閭歸來散盡黃金後不獨當年有二疏

楊榮 建安人 翰林學士 文淵閣大學士

永樂己亥夏四月致仕監察御史鄭公軾偕其弟致仕蜀府長史楷恭遇萬壽聖節自金華入覲京皇上念其丞自義門屢世老復能數千里躬詣闕下以致其誠敬之禮特命錫宴于殿廷臨行召見又錫以楮幣幷為善陰騭之書慰勞甚至光榮

極矣朝之公卿大夫及都人士庶見公之兄弟者皆相與歎羨曰此義門兩先生也然則公兄弟遭遇於聖明之世者如此之盛何其幸歟榮與二公忝有斯文之好於其歸也遂各賦詩以贈之且序其首簡云

送御史公

驄馬才名出義門懸車深荷聖君恩朝天共祝南山壽歸日頻徵北海尊驛路飛花隨去旆都亭垂柳撲行軒到家喜得陳恩賜猶有鄉閭故舊存

送長史公

致年華髮佐藩閫晚節承

恩世丕稀寶溪久傳

卅詔下鄉閭爭看錦袍歸香山宴會名尤盛洛社過

從張不遠此日到京同慨

壽觴霑

寵賜倍光輝

虞謙 字伯益直隸鎮江府金壇縣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孝出聚陽德澤深清風閶閭見當今四時會食逾千

指九世同居共一心丹桂有花香滿室紫荊無恙綠

成林百年珍重麟溪集留與鄉邦作義箴

濮陽山水浩無垠中有烏頭孝義門厚德誤勞賢士

造清風仍使薄夫敦日長架上書堆座雨過窗前草

自春不見尚書今十載空將清淚洒黃昏

送鄭粟歸省詩

張汝弼 賜進士工部主事華亭人

四百年來鄭義門青雲今又見諸孫文章隱霧南山

豹君翼將風北海鯤袖得一編遺範在志令萬國溥

天發白麟溪上多嘉樹偏荷 天家雨露恩

胡超 字彦超甲午進士湯溪人

尚義家聲古知千年義俗賴君持交游天上多青

眼兄弟行中獨白眉一卧浦陽今幾載重來京國定

何瀟題詩付梗問消息渭樹江雲有所思

曹時中 浙江按察司僉事華亭人

故族流傳浙水東子孫九世一門同 旌書表宅恢

明典孝義行鄉挹薄風陰覆草堂嘉樹綠色分祗苑

古荊紅俘驄偶試觀風筆惆悵留題請詠中

胡榮 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新喻人

名門孝義著寰中勸學東南為駐驄見說

累朝頒 特詔欲教四海化淳風兒孫序列家規遠

昭穆祠存歲事恭溪水東流山北向民彝千古自無

窮

義門嘉政舊漸摩熟路輕車柰子何行色且酣燕
市酒先聲已振洞庭波村占入夜無雞犬民食今
年有麥禾我倚隗臺方拭目待隨計吏到

寒坡　　　吳郡周庚

喬傳冲素見賢孫奕世義家聲衆所尊百里皆〻為
縣長
九重新喜沐
君恩贈行錦軸詩千首惜別金莖酒一樽明日芳名
播安化詹恭卓茂不須論

嘉興包鼎

累世同居慶澤深江南喬木是家林南㩁聚武思
疇昔

[illegible]　鳳喜在今百里春風勞別恭歸三湘流水應
瀉琴徧良紀傳吾儒事傾耳君行聽好音

長洲吳寬

向麟溪畔出斯人千載傳來席上珍清譽已先聞
碧水仁風此後播黎民山村雖犬全無警花縣鳴
鳩別有春
褒典定應旌異政義門重見一忠臣

長洲陳璚

一咲綰銅章下九天故家簪後舊相傳一官榮沐
君恩重百里歡迎父母賢草色逢連相浦驛揚花飛
送冀何船也知便道還鄉好綵服趨庭五色鮮

廬陵吳文

孝友相傳累世來故家文獻亦休哉十年自養龔
雅器百里今勞撫字才清月照庭成賤鼠煖風行
野發枯荄五更還有朝
天亹長近黃金百尺臺　　連城楊一清

銅章新綰出舟[illegible]南望長沙去路遙百里木應淹
小邑多材終見用
清朝壯山勞簡君湘水停探夜聽潮想得到官多
善政棠陰處〻起符謠

三山鄧炳

二在曾聞[illegible]一家獨存旌義蒲天流君陳政事元
非外安定門人素不譁官況佫貪今[illegible]宗民窮到
骨已無加君行記取春秋[illegible]不似尋[illegible]詩

臨淮李紀

科場十載凝霜蹄一夕郎星喜應奎[illegible]命新辭
册鳳閣名家[illegible]發白麟溪弦歌作邑知[illegible]化持酒臨
岐惜解携治道今崇[illegible]讀超遷行

長洲陳震

召入金閨
文獻從來說義門振〻仁厚有聞孫春風旅館展
良覿夜雨孤灯資細論
當宁虛懷分重寄陽和隨處活枯[illegible]陰晝水簾垂

吉水龍騰霄

地一操琴聲可制頻
送君春曉出都城南望瀟湘是去程百里弦歌新
治化一門孝義舊家聲李惟有用官隨狩政本無
心俗自平他日史書循吏傳[illegible]不愧平生

鴒灘義門貞義垂青史展卷吁嗟拭淚看

正義處士挽詩 公諱旭字亦初

彭善 大理寺副史城人

元氣迢遞一脉來幾遭厄運再生才家規欲復先人業譙國初聞一族衰眉壽新堂虛夜月浦江義瓏長莓苔誰令孝道熏腸腑解使無情淚濕顋

胡超 字景超進士湯溪人

今古君家爲德馨先生有道際昇平胸中分義千金重世上功名一羽輕流水青山多故業白雲芳草閑新塋賢關有子當高昔早晚天朝休寵榮

王汶 字允讓貢進士鄞人

東越義門天下奇近來家法賴扶持額天曾熄祠堂火會食還行先世規共喜鳳雛將拜爵不堪蘆露竟成悲那邦盛道生前德太史題銘無愧辭

顧餘慶 字善慶蘇州人進士工部主事

父兄麟溪處士名浦陽忽掩少微星義門詩禮人千古照代衣冠子一經身逐煙霞長日事要述蕉鹿夢時醒額天熄火皆堪羨不愧吳君石上銘

項麒 刑部員外仁和人

麟溪有義門同居累十世宋元及皇明加恩屢旌異孝友貫金石淳風化州里德音垂乾坤日月共昭晰斯人趨紹之汲汲恒自勵適茲冠婚餘屢墜倏與起火作額彼蒼精識一何至祠堂乃獨全感應固如是吁嗟苑沉淪有識爲流涕頳此冊

鳳雛稍爲青雲[illegible]信有昔芬芳照千祀作詩闡幽光太息愧[illegible]哉太史筆大書載喜史

潘璋 字[illegible]金華人進士工部主事

半世麟溪藏隱冠雨攝[illegible]夜浸湯蘿邊菁菊花空好湖上白鷗盟已寒翁仲凄涼秋雨瞑石麟狩寞暮煙殘鳳毛未遂褒封願哭老西風淚不乾

黃溥 字[illegible]按察使弋陽人

青田縣尉有雲孫隱德高風重縉紳排難解紛能正義資生卹死樂施仁返風滅火存宗廟利用營田厚族人一自松林埋玉後何人過此不沾巾

徐源 乙未進士長洲人

浦陽江上夕陽西宿草荒煙望不齊一代賢孫封馬鬣百年[illegible]天衢白日回[illegible]火書謁青春汚燕泥莫[illegible]門松柏月有人揮淚夜烏啼

馬[illegible] 太學生仁和人

先生清[illegible]南州家住白麟溪上頭十世同居全孝義一生高[illegible]擅風流閒[illegible]村森山殿大夢俄移夜壑舟幸有賢郎光[illegible]九原瞑目更何憂

顏經 乙未進士吳縣人

一身甘向旌門老高行頻[illegible]月旦評[illegible]辭敦孝義子真元不慕功名山埋白璧封黃土雲擁青驄度玉京不[illegible]詩書遺萬卷又留寸地與兒耕

毛弘 字士廣都給事中四明人

麟溪高士重時名一旦那堪隔死生柱石旌門遺

澤風標洛社夫耆英涤燈光暗泉臺迥薤露歌哀多
照明志須始終昭目繼承猶好鳳雛鳴

仲璡 太學生 嵊塘人

蔓繞蓬萊第幾峯弱流三萬隔芙蓉松間只見牛眠
地世外空傳馬鬣封綠野閒堂多宿草白雲精舍有
寒蛩一門孝義名千古讀罷銘文想德容

高第 太學生 嘉善人

正義先生德譽馨丘園肥遯見高情百年正擬榮三
釜一夢那堪奠兩楹青草原頭封馬鬣白麟溪上冷
鷗盟綿綿慶澤流無已有子雲霄播令名

齊暄 字景暘 儒學教諭 古吳人

我采不見克家時薤露空歌動所思潛德發揮資太
史椎 思褒寵屬賢兄風寒窂木孫猿斷月冷泉臺
大夜悲幸有芳名猶未泯令人撫卷益悽其

吳文度 字憲之 江東人 賜進士 龍泉知縣

白麟溪水清且長金沙浴日生輝光靈源發自金華
洞口不知幾千里四時流出片片桃花香中有隱君
住其上十世同居興禮讓義風傳自盛宋間數百年
來著聲望一門孝友心相承淵淵慶澤綿芳馨曩朝
雨露彝准典山川草木增光榮先初先生紹清白粹
質儲祥已奇絕生平頼鬼 王門裾寄傲林泉挺高
節椿庭早歲零秋霜麻衣骨立號穹蒼承顏日侍北
堂側寸心思養那能忘素志由來邁先烈舉廢修頹
振基業卹匱時分廪受金惡貧不吝絕仁参噫乞善

行富良圖圓規方矩鄉之模方宜樂只垂諸福天不
慭遺中道殂豐碑立近南山表一點文星射清曉松
梧影裏春雲寒鳥鳥聲中山月杳橋門有士將登廟
焚 黄拈日垂幽宮行看太史采遺逸香名直與白
麟溪水無終窮

李觀 太學生 清江人

白麟溪天下奇子孫幾千指孝義遵家規即今傳歷
十餘世霧湧雲蒸美苗裔就中聞是先初翁文物衣
冠更異異華堂重搆居之安分明出納價利閒精神
竟弥回祿變辛勤復濟鄉兵難貧以周死以厝蒙君
恩以十數計君德善罕比倫天胡弗保明哲身是邦
詔是隱淪最高堂悲歎同心人令郎自是青雲器詔
選金門展高志亜時擢用定褒崇始識皇天有深意

江吉 太學生 嘉善人

白日無駐景逝水無迴流人生穹壤間百年等蜉蝣
卓哉正義翁抱道心悠悠於焉厭塵世拂袖歸蓬丘
儀容邈難覓令德垂無休紹述有賢胤翩翩鸞風儔
奮迅青雲間意氣循九州睠茲馬鬣封白楊風颼颼
日夕動遐想抆淚常疑愁爰求太史文懿行銘千秋

陶性 字貞璞 會稽人 賜進士

家傳孝義自天開嗣續云亡重可哀復地護平隣冠
難繼天潜免祖祠哭兩腎馬鬣惟松檜人云麟溪自
草萊太學佳兒能繼志早看鴛誥賁泉臺

戴綋 字彥璐 九靈後人

斯世無從覓吳顏惟彈雙淚苦猶々容城已訝青鸞去露長空期白鶴還歷鎖琴房風月冷荅封松徑水雲閑端親々不迎眷歎寂寞如同閉六閑

張誠 浙西人浙江縣教諭官大使

憶昔分携浦汭湄江雲渭樹隔天涯忽驚回祿燒華構又見銘旌寫白眉老我重來追往事懷君不忍誦家規一生孝義名猶在遺德全憑太史碑

李斌 臨海人典史

碧霄西殞少微星哀訃遐聞不忍聽臺閣上卿憐德望鄉閭晚學失儀形黃金難鑄生前像白璧應鐫歿後銘老我歸來行步澀東風立佇歎幽扃

清逸高士挽詩

王稌 字□

寶婺名儒正不多先生隻手障頹波世存吾道惟如此天喪斯文可奈何麟死鳳飛空宇宙仙華瘞鶴泣松蘿玉樓作記神遊遠寂寞招魂賦楚歌

潛溪高弟義門孫名播儒林海內聞賢傳纂書揮國史正宗垂世娩 皇墳一朝盡棄人間事萬古重修地下文贊々佳城埋玉慶鶴增松護丘雲

蘿山傳道造精微學博才高士望歸何首著書為世範玉堂無業老儒衣少微星象因公沒太史文章作者稀三世託交惟我舊訃聞哀慟淚雙揮

孝敏居士挽詩

王術 字用仁慈溪人丁未進士

共羨麟溪孝義門百餘年後見雲孫濟人每指東倉粟好客常傾北海樽王烈風聲來景仰許家月旦占評論傷哉人玉歸何處塚上寒楸月色昏

陳璠 姚江人

久慕高名欲識韓豈期長夢入槐安賞音不見弦中絕會意何聞鋏再彈鶴唳海天遼郭遠猿啼山月攏雲寒平生行義知多少惇与家規卷並刊

董慧 字如介號竹居寧海人七品散官

維成化甲辰冬十一月孝敏居士鄭公士球卒里閈之人被其澤者莫不咨嗟感嘆士林縉紳與之

交者往往為詩歌以挽之黃門陳君又為文以銘其墓余幸托交攸為之誄焉其詞曰

浦江鄭氏載宋元史暨繼者誰孝敏居士多也事實曲盡手禮年登弱冠家政幹理麟溪有集公能重刻眉壽有堂公能延葺仁義特乎孝乎是式若斯人者確乎持立匪今之美倣古之匹不求聞達嘉遁貞吉必矩必規不阿不激欽哉祖訓永守弗失上壽之期仁者必得胡未耳順有生死隔天乎欺我悵莫之釋嗚呼哀哉生無顯爵私謚豈遂贈諡貞懿忍淪以淺爰作誄文以表幽宅嗚呼哀哉麟溪之濱松林之坡靈萃秀鍾永托岩阿視我誄文傷如之何錫爾祚胤千祀不替嗚呼休哉

恐弗及况當世易風移馭民之道復與古異治天下
者安可不善其善以為勸我今自鄭氏觀之沖素之
孝龍游之效守死而不敢易固為卓絕難能之行其
子若孫得守其家法至久而弗墜者豈不由我
國家表厥宅里而益堅其為善之志耶夫詠歌太平
之盛而昭
聖化於罔極者太史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於穆
聖皇其化如神自此而南訖于海濱海濱有民合族
而食藩牧上言
皇用褒錫有書如雲來於九門
龍光下照朝陽熾敞何以致之歷世乃顯厥父厥兄

孝友是勉伊君子儒曰沖素君父服于法奮不顧身
上書請代臚大於斗父罪當笞曰兒互受龍游承之
于先有光不忍其弟為洗中傷蕭陵大藩來逮于理
挺身赴獄不惜一死至今聞者如見懸龍紅光爛然
不覺變容嗣人則之繩繩弗替栱瞬世延六而彌著
乃建其標乃約其洸乃樹教條以宣以昭一翁在堂
黃髮旅旅誰其從之子孫如雨左循矩矱右脩尺繩
盎然太和充牣于廷人有恆言慶必有始孝友之還
庶其在此
皇降隹書以表爾門非表爾門四國是效貞珉刻辭
作者太史用歌
聖功以詔孫子前奉直閣侍 集賢學士俞林侍 誨

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集撰

孝義鄭氏有序堂頌并序

婺州浦江縣之仁義里鄭氏世居之初諱淮者兄弟
三人相恭友鄉人名其地曰三鄭其後子孫日蕃生
殖日豐而不異居析爨者凡九世上下二百年家之
堂曰有序消歲時伏臘男女長幼所以承教戒講禮
文焉其中也曰同心者男子所會食而事男事焉者
也曰安貞者女婦所會食而事婦事焉者也至大中
郡邑以聞
朝旨旌其門曰孝義云至正二年堅游京師於同郡
危君太朴得鄭氏之美既而讀今禮部尚書呂公所
為序及國子博士吳公所為詩則鄭氏之孝義也信

已又識其諸孫秀平質直而文益知其家教之有自
於是竊歎曰天下風俗之敝久矣父子不相保兄弟
不相能者有之夫况能聚居合食藹然於二百年之
久九世之遠乎且鄭氏行以能若是彼張公藝曰忍
者蓋強制之幸其不乖離爾若君子親睦之道則宜
有異焉者今夫禮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所固有者
也人之大倫有五五者莫不以禮而合焉禮一日而
明則倫一日而序禮有斯須之昧則倫亦隨而亂矣
君子所以久於親睦者亦啓其所固有以守其常經
焉亦非強之使必合也今鄭氏之名堂曰有序即禮
之謂矣其外能同心內能安貞歷二百年九世者非
本於此欲禮者推諸四海而準推諸千萬世而準可

麟溪集丑卷一

傳

孝義傳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十五孝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累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竊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莫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坐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云

鄭氏孝友傳

孝悌者天地之大經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家則一家順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稱化是道何法哉蓋父子既定兄弟既合天下有不足治也先王有見於此雖匹夫單人以孝悌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賜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豈為褒其寵靈哉欲砥礪斯民而為厚倫移風之計不如是不可也傳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其是之謂乎浦江鄭文嗣六世同居藩牧為察實以聞天子嘗旌異之其家行義多足法故採其尤著者為

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裔出滎陽自裝道始遷歙裝道子自牖再遷嚴陵自牖孫淮三遷婺之浦江為浦江人淮字巨淵通春秋善慨人窮靖康年斃盡破產活之淮生照照生綺綺黑面如鐵雙目爛爛視烈日不眩亦明春秋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事親孝敬寡嫂如事親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欲見不可以頭觸圜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為直其事母張得末疾綺保持若嬰兒但奏圊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濬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溪天雪方熾綺哭禱甚哀家上雪一夜獨先霽人以為孝感綺妻丁與姑許語陈與姒不相能皆出之作九歲女奴給侍左右與處十二年不敢亂綺甚貧廣陵孩子有流離來者亦留所畊田畀之大俠黃宗夔憐綺飢餓袖白金來遺綺謝不受綺嗜學不厭每出畊掛書牛角而讀之一日無疾呼子孫列立先祠下歃血誓曰吾子孫有不孝弟不同爨者天實臨之言已遂終後子孫九世同居自綺始綺家不欲仕軏道中有上其行義者賜號曰沖素處士四世孫德珪德璋

德珪字子潤儀狀峭聚美鬚髯發語必中理人有赴愬者得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仕至攝之龍游丞撫弟德璋甚至出處輒與俱總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止之曰弟毋往我代爾行我[illegible]弟

在吾不死矣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以誣訐先
及德璋至已死獄市中德璋抱屍哭氣絕數四收骨
歸葬結廬墓側凡二年德珪子文嗣病僂德璋篤愛
之為擇名配但語及德珪事輒對之流涕
德璋字子振幼穎茂及長思以法齊其家每晨興擊
鍾集家衆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上申毋聽婦言之
戒姑退而會食月旦望倣陸九韶撰戒辭一篇過鼓
庭告之肅如也咸淳末官政苛亂惡少年弄兵鈔掠
民皆避匿德璋諭渠魁縛送于官壘大石作擲以絕
其黨常平使者王森龍行縣以功聞辟處之青田尉
至元間江南方內附閭井困於兵火蕭然[illegible]德
埒多振起之德璋性嚴方子弟聞其聲不敢[illegible]過

文
嗣有忌語在德珪傳德珪子文嗣德璋子文融文
泰
文
嗣字紹卿簡易有識量屹然不為重利遷每謂人
日人年縱滿百寧幾旦暮既有兄弟何不日相樂頤
互以憒惑耶家政悉倚諸弟退酒輒欣然就飲之少
輒醉索鑑自照曰予家和氣長如吾醉時死不憂矣
戶庭之間人無間言者文嗣之教為多至大末有司
以文嗣六從不分財[illegible]列其狀于
朝命旌為孝義門名公卿多賛頌之文嗣志在濟人
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糶背戒之曰當思久執
此勿從之世以為長者言文嗣既聘張氏女忽感疾
手足不能用張父母不悅欲更許人張不從既[illegible]

語僂之張持刀斫案曰兒聞烈女不更二夫夫有疾
命也[illegible]既名為鄭家婦今若別嫁頭與案同言訖淚
下父母知不可奪卒歸文嗣歸三年而疾瘳張名瑞
字伯訴云
文融一名大和字順卿自少以敏悟稱年三十月的
述失公宣慰浙東奇其材命權提領處州務未幾上
名江浙行中書歷監建德和豐倉紹興廣豐庫徽州
永豐倉轉饒州皇岡務副使建德遂安稅使提領平
江平望寧國南陵二務司秤嘉興監倉改建康白土
稅使提領湖州新市建康龍灣二務龍灣辭官歸
忽長嘆曰吾家自建炎聚食至今日吾不思繼承之
即一旦死人其謂我何遂不仕日坐庭內以礼法馭

群衆指朱熹家禮言曰假我二三年吾當無愧於此
乃製古器服命諸孫講肄之親與之升降周旋叟可
用宿翰林待制柳貫為賓行冠禮禮廢久見者交病
之文融持盃力若昏若喪祭次第行卒不負所言家
人素媚淫居神文融曰吾方學礼可溺諸祀乎命悉
撤之屏家錢寓馬不用文融匠身帥下內外雍肅徹
不聞人聲入其庭上其堂如在春風中吳越之士多
感化興起翰林侍講學士[illegible]謂浙東西言禮者
皆不能及之時人稱為[illegible]文融娶翟氏善伺人意
厚昵之翟遂不私其家文融叱出曰不去[illegible]素
子孫耶妾頃時欲留文融不為動文融沉毅而誠慤
無詭辭無遽步所見一定不可撼小大事咸有則為

毅然見者皆以為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
信義鄰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鬬訟
戢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忼慨持
達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倜儻辟絕安能容容錄
錄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往往保聚山澤為群
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率歸于官奠閭里作
砦柵以防寇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與里中
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勁直與物寡忤或
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哭
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亡我往我以一辭
折之斯狀白矣迺奮然出就吏德璋聞其兄至揚州
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

於墓者再期既葬語及揚州事痛深酒嗚咽不能自
已文嗣乃序訓育之喻於己子其兄弟之事甚如此
鄉人士至今曰之不衰也於戲宇內至廣也人物至
衆也縣古及今吾邑之義門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
之民處至遼之勢而欲微至寡之事族姓不足藉也
爵位不足資也名譽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超群品者
含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思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
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產是訓是謀執一術而
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
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諡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
戈靡有攸處心積慮交相為獝聞鄭氏之風者亦
可以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雖所志不

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流戒一也為史
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見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
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名冠良史之宗雖生有貴位而沒無令名如此者
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
之際以審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據而言有精魄故其
事之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
班猶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
之事豈不為世勸哉豈不為世勸哉翰林脩撰承務
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東陽張樞撰

鄭氏義門事蹟傳

鄭文嗣字紹卿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宗
建炎初合族以居綺生開開生運運生汝汝生德珪
德珪生文嗣歷二百年歲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婦
老黃溍等言文嗣六世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為上
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
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欽欽生溫溫生挺皆善守合
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
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
之初文嗣既歿從弟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
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
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冠衣鴈行立左序下以次
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
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后

舊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至臺院諸顯
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從像冠昏喪
祭必稽古乃付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歷市嬉戲
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償田賦之屬各
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
則會不公則監視蔑之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坐一
堂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撓家政
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盛通俾不
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衡嘗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聚族而
非時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孝之歷代史自漢及
今僅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篇列其行
朝廷旌其門夫豈獨愛一家哉

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吳興陳繹曾撰字伯敷

鄭仲涵傳

鄭仲涵者名淵浦江人也仲涵家不分財不異爨自
其先曰沖素處士者始世遵之九八世乃至仲涵仲
涵性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積憂至疽發于臂
然猶跪而脩進湯藥食飲母病革思得瓜食食已乃
卒每瓜時仲涵輒垂涕泣弗食瓜終其身居喪哀
戚兩耳以此皆聵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九遇父母諱
日必前期齋七日至日號慟行禮如初喪沒身不變
仲涵奉尊長以敬處昆弟以和遇事不問劇易聞命
即為處其或不當諸兄意諸兄讓之抑首聽受未嘗
較曲直謝吾輿以諸暨叛附張士誠時仲涵與羣從
謀曰諸暨浦江之蔽也今諸暨沒入盜區盜之入浦
江猶升堂耳當誰禦哉而吾家數千指不匿避盜卒
至奈何乃舉宗散而之旁近縣或之金華或之東陽
其之東陽者後值盜兵奄至僅以身脫行李鹵掠無
遺時仲涵寓金華聞曰嗟乎古之同井之人尚且恤
其患難通其有無何況宗族夫人之於宗族猶然況
吾義門乎乃盡出己之衣服匹帛晨夜馳往進諸尊
長昆弟而慰勉之曰變生不測骨肉獲保全無他虞
此乃天所以祖吾義門者也其可以新被難而不益
思所振吾家聲乎從弟曰澧者夫婦不幸早亡遺孤
女三人仲涵女之既笄擇名配嫁之嫁時資匳咸過

於厚曰吾家嫁女固自有常規然此女豈可同他女
不然人將以其早喪親而有間言矣始仲涵與和陽
王宗顯相友宗顯之抵浦江也以避兵轉徙之餘無
以自活仲涵館穀之又爲其姻家聘爲館客及宗顯
爲郡守賦諸大家粟而鄭氏獨三倍或曰盍往言之
仲涵卒不往言而輸之粟三倍於是宗顯內愧益以
爲仲涵長者也而自謂我不過市井人耳然仲涵又
不以宗顯故而不厚過士也括蒼張深應鄉舉臨安
得病東歸道仲涵門仲涵留之門下日自注善藥而
間進食物奉之二三旬乃愈愈乃聽其歸金信者仲
涵同郡人名能詩以故仲涵雅愛信信數過仲涵嘗
自言母老而貧不能具甘旨仲涵汪然出涕曰爾有

母老而我獨無乃厚賄為倍母壽仲涵蚤歲負笈就學道逢十數人扶携老稚且行且泣問其故曰我家深山中大雨洪水暴至破我廬舍蕩我貲用我等幸不溺死今將訴縣以求活耳然今日已不食者兩日困頓不能前度必胥為道殣無疑仲涵探篋中金盡畀之嘗謁神祠見一老媼卧祠下身無完衣歸以告內子製衣往遺之而不言其名一日天大雪有一士僵立戶外仲涵即解所衣綈衣衣之又飲之酒此其人感泣曰得卮酒足矣安敢望解衣乎拜去其里細民莊陰有三子而其家饘粥恒不足會陰妻復產遂欲不舉仲涵聞戒之舉已而數振之仲涵既無私財然為義乎莫常若弗及乃以其母及其妻奩具周人

之急類如此人亦以此多之金華洞溪橋圮且數年冒而涉〻而溺者相屬仲涵過焉曰噫病有切於斯乎而溪傍居民曹氏家多貲然吝甚仲涵乃詣焉謂其家丈人曰此橋吾能復之顧在丈人所居里中若復之自我則丈人義聲必尉矣竊為丈人惜之然視其圮吾又安忍且夫丈人亦豈能無憂於病涉哉則惡得不復而已乎乃出袖中白金二斤予之曰以此助丈人曹氏乃大慙謝曰敢不勉橋成往來者名曰鄭公橋云距仲涵家三里所溪曰潮谿水駛甚過雨益湍悍有急欲濟者瞠目左右視而已仲涵曰泂谿之病涉吾嘗以責曹氏此溪病涉者將謂我何勢雖不可以橋舟之不可乎立造舟至于今利之有蒼頭

子十七夜夢少婦為崇亟視鬼者莫能治病日劇仲涵乃危坐榻上召蒼頭伏榻下類若欲詔告之之狀直戒之曰爾其專志听王翁之命達三鼓訖無所命乃各就睡平旦問蒼頭蒼頭曰無復夢矣如是者信宿終無復夢病竟愈諸公聞之以為仲涵蓋有道者也初仲涵誠有司弃不合退益肆力於學師太史宋先生景濂以古文辭自振其於世好泊如也洪武元年有一詔徵郡國賢者按察僉事趙子仁踵門起仲涵仲涵因稱病不起僇然布衣竟死然自鄉邦至于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讀仲涵之文莫不延頸願見及聞仲涵沒又莫弗嗟悼以仲涵所成就計之与其趍功名以取富貴而無稱焉果孰得失乎仲涵沒

時年四十有八子一人曰楷雅飭而文稱其家兒云

論曰余嘗怪仲涵以彼其材學出為世用類連之徒尚有攸賴乎而乃高尚其志以為名高若是及夷考其宅心行事雖古之視匹夫不獲若已推而內諸溝中者何以異哉語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豈仲涵之謂乎仲涵論著之文有遂初稾仁思義色津〻文字間蔑幾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者哉前

史官眉山蘇伯衡撰 字平仲

釆苓子傳

釆苓子者名濂字仲德姓鄭氏浦陽白麟溪人頗潛心于易人不能知謂其善别藥爲爲醫官釆苓子曰吾聞諸禮醫雖良技不得與士齒吾能安於醫邪竟棄去放情丘壑間被古冠服一蒼頭持九節筇隨其後釆苓子或坐石支頤歷覽烟岫或歌歌於雲水蒼茫之中其聲激烈如出金石藥入九龍山澤畔尋苓而釆之心曠神沖外物之纍纍者悉不足以累其內年逾五十鬚髮皆漆黑無華皓者或曰釆苓子其隱者歟古之幽人猶乜九欲寄其高情遐韻者莫不餐鞠而紉蘭釆苓子曰以苓爲事殆類是歟或曰釆苓子非隱者歟苓乃大藥有和藥之功焉其將出而醫

世釆苓所以志之歟釆苓子笑曰謂予爲隱邪吾從而隱之謂予爲非隱邪吾從而非隱之隱固非也非隱亦非也大塊旣授我以形顯之微之潛之昭之壹將聽之苟爲之以人焉則神分而不全矣神分則真漓真漓則道鑑道旣鑑則吾將覓我且不可得況所謂隱與非隱者邪金華宋濂聞而異之因與釆苓子遊同步白麟溪濵見其目光炯炯射松桂上如月擬其爲有道者云

贊曰昔者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講罷弟子程元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其辭之□也漸有負苓者至與收相辨難數百言且謂決道之盛漏神之機自伏羲氏始問其姓名不荅而

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其弟續爲作負苓者傳今鄭君亦隱者亦玩伏羲氏之易亦釆苓山澤畔其迹無不同惜無文中子講道白麟溪□決□□得逢其弟子若收者以發其胸中之所□徒令或人致疑於出處閒不亦亞可惜哉或曰續之傳蓋寓言也前史宮金華宋濂造

麟溪五皓傳

論曰在昔良史之為清節傳以廉退朝士與隱逸山林者同一贊論曾不以出處殊途為之區別亦以其志尚所同然也夫輕去就不為名利之眷戀蓋亦有足多者斯可贊揚矣不者是不足以振士風敦士行致士論之貴重也榮名之際人所不易輕舍自非卓見達識信道篤而自知之明孰肯遠𢾝華光顯之地而樂山林寂寞之處哉嘗讀漢四皓清節傳謂古道不復見古人之不可企及今觀浦陽鄭氏麟溪五皓圖于以見其家學之懿美能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志之所同進以禮退以義不矯行以干高譽以分而知止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作鄭氏麟溪五皓傳

鄭幹字叔恭聰敏剛介不撓於物少受業潛溪宋太史後授詩經於臨川陳剛傳草廬吳徵興旨作詩有盛唐音律喜為臺閣之句聲稱士林洪武二十六年高皇帝求賢選青宮之人工部尚書嚴子敏以義門對遣使徵召鄭氏年三十者悉赴京 御前親選幹及二叔濟沂居首既而以濟為春坊左庶子後以沂為禮部尚書先後賜歸任幹為監察御史尋充福建采訪凡忠臣義士之未及彰顯者悉大書門署以旌別之郡守之簠簋不飾者奏濬其職考試郡庠以朱子理學兵備賀戰為選士論多之永樂初元
朝廷勵精求治修選廷臣之有能聲者巡按大藩幹名隸選中奉[illegible]至則問民疾苦奏請允

十餘事時民皆於其珠巡亡日衆幹劾陳於 朝所過州郡悉得鋤貸發以繁言械繫 京師士民號泣贊送一無所變大臣明辯得釋 詔復所職其為御史皆原情斷律凡所推讞多從寬議俄長道進坐監督 赴京營造處囑寓中雖親朋亦無纖毫取售人以為難大駕平胡選首以詩進御覽稱 旨首肯者再有憫其年勞之意既而陳情以疑惱舉代詔以堪為御史而賜幹致政錫宴儀曾賜衣幣勅書命還家教育子弟成其才能為國任使永樂乙酉與致仕蜀府長史弟楷朝覲 京師
太宗眷顧特殊燕賚賜書朝野榮之所著有恕齋集若干卷

鄭楷字叔度造履純正動敏好學蚤晉即侍父貞孝處士端師事潛溪宋太史授詩禮春秋太史喜其知以道為文嘗為作文原二篇同門士多一時英俊咸推敬之永樂初元 蜀獻王朝京師素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 王見之喜曰與其求賢於夢卜孰若采之輿論公素雪山重矣措據誠效忠輔導勸諫每於召對必以前言往行之有益於國者陳於前 王心亟重之世子世孫皆命授經待以賓師之禮賜號醇翁由是寵遇特殊屢悉優渥應教詞翰咸稱 旨有無媿潛溪之稱賞命錄其所作詩文以進賜題鳳鳴集藏于內府尤善真行草書少與中書舍人宋璲同學講論書法得其旨居蜀意四方來求者得之珍重以

為範式王命侍衛咸喜其書嘗奉教禱雨靈祠有應
賜教云国有仁賢能致祥風甘雨命指示畫工作義
門麟溪爲賜教云我觀此圖何異命駕親往使我夢
遊其地亦令世之華胄也命写鄭氏礼儀圖賜教云
豈獨鄭氏一家可行誠国家用之亦宜聞其喪偶命
擇配繼室楷辭謝遂賜蒲團紙帳以表其清介又製
温公帽賜教云于以著德人之容觀時潛溪以累西
行旅甍瞿唐楷為留還葬成都命孫恪廬墓拜掃已
而年及傳老辭乞休致　王嘉念之遂奏陞左長史
致仕特賜舟車輿馬擇侍衛之端謹者數十人䌽旗
前導萬里榮歸道路觀者咸謂際遇之隆古昔未有
還家搆軒以承賜歸來軒錦字扁揭于楣日与士友

昆季觴詠娛樂年今八十餘而步履康寧神采風度
不異少壯揮洒翰墨應酬不倦而以詩書忠孝訓飭
子孫諄諄懇懇衆皆悅服所著鳳鳴集歸來軒稾合
若干卷

鄭柎字叔鄂資性純篤温恭和易受業臨川陳剛潔
佩史傳探微記覽以資談論處郡弟子問以端謹自
持少時肄業別館遇尊長至必先論茗以俟衆稱為
佳子弟家事雖冗處之安詳裕如也御群衆以善言
勸勉咸信服之事諸兄如嚴父待諸弟未嘗有疾言
遽色怡然和悅熙熙怡怡子自著小傳之至京師縉
紳朝士多為詩文以美之嘗喜吟詩得唐人風度佳
時美景輒相与唱酬自處儉約善教諸子次子烓為

御史每以書戒其儒素自守洪熙改元陞府事副丞
官得封其父士林以為榮所著之詩有怡怡子

鄭崇字叔美自幼岐重倫黙納於言而敏於行家素
業書諸子百氏過目輒知其要下筆辨論援古引據
出奇意表性喜韜晦不求聞知永樂初徵召四方儒
士纂脩大典書完選能詩文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
吏部中選者三十人以崇列為作文第一九六考試
進經　御覽尋除翰林典籍大駕北巡
太子監國南京選經筵進講九人崇居其列所進講
文率取伊川崇政說書之言及時政　仁宗每加繙
賞數四知其不為空言每召至造膝與語有所賜予

輒辭謝未嘗以謙退自處嘗奉　旨代祀先聖朝臣
推之座端輒不自安人咲為迂雖遇後進亦禮下之
學者愈加尊敬傳誦其詩文求者無虛日應酬雖多
不以為倦考滿陞說書春坊賚奏赴京所奏事宜
啟陳　面對同列莫前特命崇往奏頃左右曰其家
義門又遠　皇上素知其人命帶家人馳驛親為
擇日入見奏對稱　旨而還道中風疾入朝稍緩衆
疑懼殆至復命咲語久之而憫其衰老後卽駕至北
京適當考滿因以疾辭歸洪熙改元　仁宗卽位
朝覲京師以春坊舊臣眷顧特殊朝列以其年未及
致事欲挽留之辭以目疾遂賜本官致政錫賚而還
歸隱東山以澹泊自處賦詠不狀汎喜鼓琴深造其

妙所存有道山集元史評經筵錄各若干卷

鄭君字叔端警敏純誠篤志於學家庭遵習九經涉獵子史手抄韓歐文及文章正宗讀誦不輟嘗受業朱長史伯清傳許文懿理學之緒以為行己之本伯清以考亭語類纂摘要語令其參定而編輯成書得領其與又師事宋太史時四方來學者衆拘年最少諸葵與群弟子閑靜軒獨與之處凡所為文必以示之又為文原授以作文之要時太史之子中書舍人璲謁告歸省得與講論晉唐書法由是業日益進及太史以罣西行悉付以平生著述屬云付子斯文既而文貞義慶士洧殉身代兄衆痛致毀忍不欲生乃卷衡晦隱不求聞知後同門士維登詞垣屢欲薦

引以疾遜謝然交辟之名播稱士林交相推譽遂杜門不出雖舊交好亦不以文翰相示惟潛心義理究其蘊奧以修諸身而以孝慈友弟禮義廉恥訓行于家開誠布公勤儉律己孤貧則周郵之喪有不能舉則禮曆之費由己出若所當然未嘗以為言　蜀獻王知其學行意欲召至時兄叔度備講筵特賜顧問兄稱其疾以對王嘉之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入因以清逸處士稱之王猶眷念不置[illegible]冷軒以看其至終隱不出嘗謂濟人利物學者當務而以[illegible]奠之可為乃注普濟傳施於人頗速若急濟之[illegible]疾愈而訓直然以却之不以是為德也竹悔而後[illegible]請滿之如初復[illegible]射藥不能成廣求單藥良方刊布

遐邇人多獲之晚[illegible]謂來學太史謂作文當宗孟子而次之韓[illegible]手迹取三家文之精純者為文章正原又選元內本朝大家之文續西山文章正宗又以手錄當代朝野詩文傳求廣采為皇明文萃授訪本郡古今賢達事行人著小傳繫以論贊發其輝光昭其令德為金華賢達傳自著詩文有進德齋集鶴塘漫集合若干卷其造詣踐履終始一致而不以聞達介意焉　國子先生曰大易有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而仕也則志於事功隱而處也志乎立德立言三者庶幾其一足以名傳遠矣睢陽五老之圖觀者孰不起敬仰慕其致政歸休田里不以品秩拘畀為論君子之道當然也

而以文會樂其高年世傳以為盛事今麟溪五皓有文章名世操行著稱觀其爲必有感發者先儒謂愛其人則思觀其儀容至欲知其平生所嗜好故序次為傳述其行己之善聯綴爲右云前國子助教揚孝達撰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節行門閥而表厥世以未進士起亦其族也其居華山者曰德䮾有女曰瑛字守貞生賦嫻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擇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灑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撫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𤺺急疽流注肌骨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背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慈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屈有撼之者不少動寒鐙孤幌潛然自哭遂命仲容從子榯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孜孜於家生二

子㯹熛朝夕娛悅於左右云昔者孔子稱懿不再之善而歸於督閑之教則其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與亦未易以成德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其規度整爾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適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此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我命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幸表之者乎與日烏頭雙表之樹輝推門後光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余故特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念者尚見諸賦詠以同其傳焉 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鄭烈婦石氏傳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名勝字文素敏惠而勤柔順而婉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尊能敬事夫盡礼處衆以和上下咸悅而安之洪性聰敏受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 國朝開基建業今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陳善效忠甚見禮重久之用薦者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官還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則為其鬼耳昔夫以亡豈使汙其身

以玷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媼强以糜粥不聽如是者八日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絕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烈婦事聞 皇上嘉歎曰此真義門婦矣庶承之國史既登載其事後著為家傳而歸之鄭氏云

史官曰余居金華數聞鄭氏孝義之著礼法之盛今觀石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今蒙 王者之嘉美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肅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翰林院編脩 國史烏傷宋廉撰

鄭賢母張氏墓銘

賢母諱瑞字秉貞婺州録事淯陽張君諱鋼之女蘇

事倜儻尚義喜交賢士聞同邑九靈戴公良以文學名世延致書館招引賢俊相与講說論議聲譽籍甚錄事娶同邑于氏生三男二女而賢母居長孝敬溫厚柔惠静專勤於女工敏於内事年將及笄錄事聞語九靈曰吾女賢而敏悟擇壻宜得良士九靈即對曰麟溪義門鄭氏名播海宇其子弟之英俊者曰湑受業太史宋公濂好學而有文才高而識敏公亟稱愛之其年與君女齊若以吾言爲然則君爲得佳壻矣錄事喜曰信如公言則吾女真得良士遂以賢母歸焉初賢母在室于氏既世賢母奉養錄事克盡孝行承顏順志恒揖所欲教育弟妹愿意爲多錄事繼娶金華鄭氏與賢母年齒相等賢母忘其年事猶親

母鄭氏亦不以自尊待之若娣妹由是上下雍睦家業滋裕及賢母適嫁鄭氏眷戀依違涕泣不忍捨歲時歸寧必留連月許吉歸恒齎咨悵怏既而錄事爲怨仇所訟蕩積蓄罄行李無以爲資賢母脫簪珥助其所費錄事乃擇上腴之田以酬其直賢母固辭不獲強勉承命而誘託於弟亡何錄事即世家道益落賢母盡以所受田及歲之所入歸還諸弟以周不給姻族義之其爲義門婦也敬以奉尊長而敦於礼和以待娣姒而篤於義時元季兵興舉室避走諸暨捷子塢俄而鄰居失火將延寓舍衆皆蒼黄奔走惟家姒周氏病臥賢母抱夫不能行或勸以自避賢母謝曰吾与周氏誼同骨肉豈忍遐棄而自求生乎號呼

籲天已而大雨如注火焰隨滅其事夫貞義君也淑順之儀恒飭於身愠懟之色不見於容居焉而處之以信言焉而助之以德君之從兄濂年老被誣吏議當辟君毅然代行以身死難賢母哀慟幾絕舉家痛念君之徇義欲重加喪禮賢母泣曰丈夫死義分所當爲吾家以義表門上下禮度皆有等夷豈可使其踰分而越禮乎賢母乃自治喪服三年却酒肉不御痛哭恒如初喪其侍早幼也慈愛以恤之恩意以撫之從姪女三人父母早亡賢母視之若親女俾嫁而歸撫育其子而授以衣服飲食眷愛恒如己所出人皆稱歎有子二人長曰懋次曰栢文學行誼見稱縉紳女二人長適同邑王溫次諸暨黃淶皆仕族孫

男五人焯燚耿炳熠曾孫男八人瑄垣埴堪[illegible]陛璜閲賢母以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終壽六十有七踰月歸窆於白麟溪北二里淄坂之原從貞義兆賢母懿行著於家稱於姻族而信於鄉里柏懼無以貽示來裔以書告于[illegible]宋　蜀府長史楷請撰群行而徵銘於余余与楷爲同寅熟聞義門行誼之實於其請也義不容辭姑叙次而爲之銘銘曰

淑哉賢母德著兩家爲女爲婦懿行孔嘉義感於天降雨滅火恩施内外無間人我煒煒旌門四方仰瞻夫義婦賢輝光聿著墓門有石刻銘永記以樹休聲以垂後裔

奉議大夫　蜀府左長史[illegible]撰

墓誌銘

宋故沖素處士鄭府君墓誌銘 有序

沖素處士鄭府君既殁五十有六年其長孫運始以胡謂大夫右文殿脩撰知婺州趙與懃所為狀走京師來乞余銘余閱狀為之歎曰世尚有純孝如處士者乎使處士生三代時予不必銘也三代遠矣彝倫日以斁民俗日以偷雖有如處士之孝者豈多見哉處士之生既無有表之以厲斯民殁而弗圖則處士之善將遂掩沒乎乃序次而銘之使運歸納諸墓處士之先實出周之諸姬桓公友始受封于鄭後為韓所并子孫散居陳宋間以國為氏至漢大司農當

時居滎陽[illegible]凝道自滎陽來官于歙因家焉凝道之子自牖又從歙之遂安自牖生子一十九人皆以儒自奮其弟十三子安仁尤邃於經生子三人安仁游學時同浦陽朱召恮師黄山薛公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道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恮獨得其要領恮既家居講授安仁俾二子從之游其幼者字曰淵時年甫十二穎敏絕倫學三年洞究華旨恮禮寵之約以外家女宣氏為配宣居白麟溪上淮後為贅壻其家當別來時二兄送之十里所不忍去又復十里曰執手歔欷出涕莫能仰視竟夕不成行後相謀共來徙又為聚之浦陽人淮好施與靖康歲儉粥田一十畝有畸以起饑之民民

懷之號淮所宅為仁義里淮生子三人煦熙照照處士父也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照得罪執家路重辟文致之因繫獄廷照不伏拷掠無完膚處士方自遂安還號泣奔視獄門閉不得通處士以額叩門血流被面獄吏義之使見照見已即抱照仆地幾至哽絕復草疏歷陳父子大義上睦州刺史錢公端禮乞代父受刑照冤竟得白處士之母張夫人病風攣手足不能屈伸處士日侍床下抱持以就便溲者三十年初終如一日張嗜溪水飲天旱水脈皆絕處士鑿溪數仞而不得泉乃慟哭其下二日夜不息水為湧出俄頃溢丈餘味甘如醴微作白荷華香挾

旬始變張病死臨葬之夕天大雷平地深尺處士泣禱上下神祇辭極凄[illegible][illegible]者皆下淚厥明勢猶未止擡喪車至冢冢雪皆[illegible]隔整方顯以物劃截之者冢外則封積如故踰七日始消人以為皆孝感所致處士妻丁氏饋食稍緩張恚丁頗有後言處士雖甚宜丁即出之不俟終日重娶阮氏既有子閑與其姒不相能處士復出之人或疑其已甚處士改容曰因一婦而構一家不和綺義不為也遂安族子有擕瓢丐于道者處士挽其還呼妻責簪珥製衣衣之且中割所畊田使自給亦得造家里中子孫相傳至今處士自淮毀家振荒之後貧無以自存或至竭補不爨縣大姓黃宗變俠士也袖白金二斤往遺焉處士

扼曰銜守餓死守營卒鼎絡之賜并贊不覺歎伏至
於下舞侍夫人弃處非敢一如如有九歲與之處十
一年始嫁女如擲處手也處士面淚黑如鐵目光焰
焰射人視烈日不瞬開出榭膽上錯書于牛角中稍
稍采輒取誦不輟夜則燃紙或帚透真素不甘喫語
侍夫人謂其孫運曰自吾歸而翁見其破額而畫拄
三度兩處士恒康強無疾一日痰塞淥滿服滌衣大
帶往拜先祠下斜大指出血滴酒中各于姓列飲之
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者天實
殛罰之言畢叉手正容立久而不動就視之則已逝
矣處士生於重和元年戊戌夏五月九日庚寅歿於
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又二日乙卯以五年

甲寅冬閏十月三日庚申葬于懸相原原在家正西
一百步享年七十有六配傅氏能執婦道子二人開
閒開出為兄絕之後女一人適鄉士金子鏞孫男三
人運達逸曾孫男一人政曾孫女一人歸諸暨縣金
彬處士不樂仕進有司薦其行詔于朝乾道中賜署
曰沖素處士烏呼處士之純孝有如是哉微之於家
而信孚之於州里而論贊之於天下而無愧焉之者
古時在獨行之士有過無弗及焉烏呼處士之純孝
有如是哉人莫不有貴也雖位極將相而孝道有未
盡焉君子弗與也人莫不有富也縱可以齊封君而
孝道有未至焉君子弗之顧也惟處士之行若是可
列於信史可昭於方今可為法於後世鄉賢官不道

也使世無良史官則已設有之其能使處士無傳乎
予猶惟知處士者尚寡也因表揭行事為之銘在他
人誦予銘者亦當瞿然而興起況於處士之子孫敢
有不勗者乎敢有辱其先者乎銘曰
有烈丈夫其目如星孝行上可通神明柏原雲化溪
泉聲潺潺厥聲如雷霆如震霆河昭晰白石可泐名
可滅新除朝請郎守郎中兼權右司郎官吳稷撰貲
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游侶
書并篆碑首

守故龍山府君鄭公墓碣

成淳七年辛未四月二十八日辛酉龍山府君鄭公
卒越明年壬申二月十七日丙午衛殿葬事後二十

二年始琢石勒銘墓隧開睦州男子方惟德為之辭
曰公恭謙人也善積居物無所棄役童隸隨其所長
歲衣日用殷盛其配賢夫人倪音卑女功不至夜分
不止子婦畏奉之若嚴師然淳祐中大疫起轉相傳
易有至滅門者人恐或發擾四奔父子不相顧恤公
母亦病一氣微若然公與夫人進湯藥益謹皆竟無
他公諱政字平翁家西龍山自號龍山逸民壽年
五十又七曾祖曰淘祖曰開父曰運三世不與宅夫
人曰靜字祖寧後公二十一年卒遂合葬焉子曰德
璉孫之龍游丞曰德璋處之青田尉銘曰
鄭之姓出自姬內滎陽徙于徽後自徽移遂安宅浦
江賓三遷傳至公值日激身非肋家以馳大厲行人

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
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迹其遺休於無窮者殆希
詔以勸君之德亦以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太合其族惟君家敎
曰孝[illegible]轍大願進雖死靡悔君訃則多宜有佐存
排[illegible]而卒無取洸洸義聲撼于州邑有光其門
子孫[illegible]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在[illegible]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同知經筵事烏傷黃溍撰　字晉卿
元故江山縣儒學敎諭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
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鄭府君墓志銘
有序

國子助教鄭濤官儒承務郎得贈其先府君翰林脩
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迺以同里宗
編脩濂書著行狀請銘靈泉鄉左溪之阡不敢為苟
讓也府君諱[illegible]字景明姓鄭氏系出滎陽後魏有諱
白驎者為廿七世祖白驎五世孫唐青州刺史燕生
侍中儼侍中生大理卿郁郁生綰綰生給事中某某
生宣州觀察使回又七世宋歙縣令凝道因家歙生
殿中侍御史自牖還遂安生子十有九人第十三子
祕閣校理安仁生涯沈淮俱遷浙之浦江淮生照照
生綺以孝義治家著稱睦之行以道中賜號沖素處
士其後九世同居[illegible]沖素始綺生閏閏生逞逞生
政是為府君之曾祖祖德珪能浙縣丞父文嗣母張

氏府君生於至元十八年八月丞師方先生咸請晉
務明[illegible]不[illegible]傳注之繁學人謝[illegible]結人
吳思齊[illegible]皆[illegible]府君友之質疑問辨所
不窺尤[illegible]於詩泳淵永歸為可傳府君性資端愿
內外如一不自表襮遇人應物壹本於誠視世俗豪
擢智籠之術則甚疾之部使者薦其行義於浙東帥
閫授衢州路江山縣教諭不就居閒田里泊如也平
生無所[illegible]惟聚書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歷代
金石刻[illegible]築別業三所蒔花種樹引賓友相羊其
間行酒賦詩竟日乃罷善行草隸書當微醉時
欣然命筆[illegible]署大字人以為酷類張温夫氏云至六
閒朝廷表其義居縣長忽都沙舉觴府君曰中朝

此舉褒其既往而勸方來爾長而且賢振而起之繄
子是望府君感激自勵嘗曰吾承先業其可少觀於
沖素訓處宗族三千指雖外功緦之親視同一已禮
意周至於是義聚之擴充府君之功居多其於里黨
姻戚接之以和恕與人交終始弗渝負已者不以為
怨御臧隸有恩或有欺紿略而不問於勞者亦服
勞終身而不背出不乘有與有問乃徐曰彼亦人耳
吾實不忍也見斑白於道雖婁人亦與為禮至正十
年九月辛巳以疾卒享年七十有正齋文集五卷藏
于家娶義烏施氏諱妹字妙莊婦德母儀足為閫範
先府君卅四年卒初葬仁義里石蹢原十月庚戌合
葬[illegible]封恭人子男四長渭行宣政院宣使次濂為

第鈞後次濤也另濟繼室何氏出也女二長適曲阜
林嗣晉幼吳汝礪次適崇文監丞吳志道孫男四桂
挺杭楠杭國子學生曾孫男二岸炯焘在江南聞鄭
氏義門之盛心竊慕之來京師知濤學行且辱交三
世介銘莫其讓銘曰
鄭出滎陽始遷于歙再卜遂安傳其譜諜篤堅祈君
孝弟之門惟德是將所尚者文便沒游治平不識兵葬
雅歌琴嘉賓有憚家訓式成況澤幽扁述善在銘
子孫其承榮祿大夫領七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騎出
危素撰

元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驍騎尉追封浦
江縣子鄭府君墓碣銘并序

浦江鄭氏十世同居聚族數千指內外雍肅如
一人孝友之美著聞天下其創始則沖素處士綺
克拓其規摸衍擧其條目於今又幾數十年而宗人
恪守規矩成趨和義堂莫敢有忤視聽步者嗚呼
其正身率物積學成化信有不可及者矣蓋處士七
世孫有家長曰正齋府君爲府君即世已二十年其
子濤以文學選爲經筵檢討尋除翰林編脩轉國子
助教階承務郎初贈府君翰林脩撰左丞危公素已
銘諸墓至是濤又以應奉翰林文字遷太常博士秩
五品府君得再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驍騎尉
追封浦江縣子濤泣曰先德之所貽　君恩不敢不
修也不可以前有銘爲辭以狀來請余與其子同仕

于國學于翰林交好甚契誼不能辭謹序而銘之府
君諱鑑字景明曾祖政祖德珪考文嗣世有隱德府
君資至而淳行嚴而莊其處宗族也功緦之親小有
疾痛切若在己部使者以朝命樹綽楔表其家使者
擧酒爲先生曰朝廷旌既往勸方來君宜任之於是
作麟溪譜一卷以每歲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
辰奉神主于有序堂上行一獻禮子弟選一人朗誦
舊譜一過其族人食不繼寒無衣鰥無後有子而無
師者則爲之繼其衣食立後入祠集之義塾以訓而
義居之制益廣矣他使者習江山文學是之府君不
屑也其与人一以誠信而詞氣和懇負己者未嘗動
意僮隸有過亦釋弗問雖至黠劣寧服勞而不忍去

至有以行義著聞者則疾之若傷己蚤歲師方先生鳳
讀書務明溫要不事章句傳註之纖爲學亦謝翺諸人
吳思齊皆當時名士與之友善質疑問辨靡不精究
雅好吟詩所著成集人傳誦之尤善行草或題署大
書人以爲類張溫夫華法家藏書數千卷尤酷嗜名
畫石刻先塋之次山水幽邃愛之營別墅焉曰吾亦
以時展省也賓至岸幘賦詩從容無倦意平生未嘗
有輿曰彼亦人也卒前九年嬰疾將死有醫爲灼艾
數百壯而愈人殊異之享年七十配施氏前三十四
年卒初贈恭人再贈浦江縣君子男四人曰渭行宣
政院宣使曰濂爲弟鈞後曰濤即太常博士曰濟女
二人曰淳適林嗣晉勾吳汝礪曰淵適崇文監丞吳

之翁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來先世所行已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摩實生君即命為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成人俄心水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臂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為人後而服喪三年癯悴終身但語其故即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燃頂灼臂以哀籲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裘先飢而推食雖感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瘳稍減沛沛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仕者資而勉之既仕而怖不翅已得之若與弟錄同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莊中歲入其粟以為昏嫁之助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涷之衣備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若啓義方教之至於鄉異姓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泰嘗自訟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退祇無知視骨肉如途人君為開陳大義至懇切爰消然出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為人外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沉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變通如九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槐大十圍乃濃葉處士所植者君每含其下因以青槐居士自號示隱操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十三娶傅福宇世昌少房徐偉宇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虹子男五溢潑瀛汪瀾溢瀛汪皆夭孫男三桐榾榆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父子間者九三世矣去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聲從子姓之賢者又濟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亡矣昔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世之美以乘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猗歟鄭氏世有哲人若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閨闈疏親旁推其餘鄉邦里黨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于時澤將被民既弗欲俾修于家門堂莚之上煦如春溫百世之下其孰可泯有崇斯阡底石維珉紀美揚休以勗後昆　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同知　經筵事金華黃溍撰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九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即葬縣東二十五里夫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

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
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將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二十五月也府君二子溪沂以祭聞
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
請從兄温州路經歷泳狀其尋行來徵銘府君諱鉌
字羕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
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餘申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
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
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守巨淵於府
君為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閭閭生運運生政
政生德璋燮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
蔣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

以孝聞年十六善為縣舉之術未幾家大饑府君自
餒以米八世同爨　朝廷嘗旌為義門子姓之多至
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二千畝建嘉禮莊以給昏
嫁之用伐擲斛咍曰文阿在室孰知其有劑犀剝衆
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尔予將為萬里游當必有
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
舊辭別從以二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
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為
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為
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民事權
埒重浮屠以辭交若府君能弗復通門庭爾如江浙
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以元勛碩德方領院事深知

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溪
曰允交撤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
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肅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
我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
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
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泊江淮財賦
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為聞于　朝先之是
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為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我命給還於民吏爭以
無主名為辭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
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為之使者又總
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羅于市處之猶

貧人然會從子澍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為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粹愨不妄嬉笑遇事多有
條理不可逃尺寸聲嗜紛華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
箠吳氏諱雙字齊洪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廉
勞氏諱頫溪沂義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愨宰物
必均寧己勞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
及有疾猶扶憊東向叩頭再拜遇溪沂慈甚勝人報
其安寢日乃瞑不得報輒悽悽至旦勞氏亦奉承惟
謹同處三十年移如也次女曰瀞許適黃育其母曰
張珊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已銘曰

元故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子鄭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州婺有縣浦江有程表鄭
氏九世同爨
朝廷表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于其家是爲樞判
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爲太丞相太傅府長史擢正六
品勑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鑒書博士擢正五
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
其先徙陽人十一世祖曰熙道遷歙熙道子自牖還
睦之淳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
[illegible]新田千餘畝以振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淮
[illegible]士事二親甚孝父照忤時貴得罪
文以童稚時上書郡守截指瀝血乞代父坐法守爲之
直其父寃居張孺人病手足皆廢三十餘年凡就使溲
溺必抱持其主家政嚴入然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
爨實自綺始綺之玄孫龍游丞德璋青田尉德璋尤
篤友誼德璋以死中璋法當逮繫陽理請于有司以
身代璋竹竟死逮所族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克紹一
門綜髮食指數百如出一身令判史舉察以聞旌表
其門曰義泰二子長銳即府君幼穎悟日記數千言
長明春秋事母賈孝竭力以北子職賈病晝夜衣冠
以侍湯藥者數十日無懈容其與兄弟處表裏始終
無間言怡悅見於顔色嘗與義財毎自歎曰吾家累
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足以贖愧乃創
爲式用財繼券必附日垂月吉以似家長署而通考
之由是約撿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勤儉任事
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振之暇
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經貢
于鄉一試不偶即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元
己丑之二月廿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月
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蚤世明年辛酉
二月三日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
鄉[illegible]娶[illegible]氏子二人長深次洪深字浚常失
所依怙二十餘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太傅右
丞相拔選爲史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擢
氏封恭人及深遷宣文閣授經郎兼遷鑒書博士擢
吏部員外郎今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
進樞密院判官勳飛騎尉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
張氏亦累封浦江縣太君於余有斯文之契以福建
廉使孟公師泰所狀行來謁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
曰
昔在成周風俗淳美史稱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
阡陌既開史稱素封實雄於財鄭門九世資義不竭
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擬素封惟義乃致有誥命
受封惟其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樞判君實踐允蹈
孝親友兄惇族睦鄰撙用致豊植弱振貧義規我守
義莊我享有匈有緒有條有振學明麟經一試場屋
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蔚有文進遇東閣謀袍鼎軸

取大咸怡生之䟽會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必絕仲涵造舟渡之僉華洞溪其悍為尤總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揜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仍解自衣爲衆爲贈又嘗禱于廟覩嫗困臥廟門無衣僉於寒士仲涵語妻周寔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若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又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鄉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

者趙君壽奉

古蒐村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有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敦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焉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集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

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余起 召總脩元史與仲涵約曰予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休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愁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余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之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濟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拔淚而一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

勒石墓門而埋于文藁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圖譜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嗣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寔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永康呂堂一未行孫一灌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二月十二日葬左溪山𨻰塢之阡禮也銘曰

質瑋瑋兮絺繡文既姱麗兮又粟溫宜參雅奏兮獻明廷胡淪幾兀兮雖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齊彌章氏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寒与飢少微煌煌兮雲掩之陰雲英英兮又不能燭前何古兮後何今思哀人兮涕泗沾襟翰林詩 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宋濂撰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詹同書開 國翊運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護軍誠意伯
劉基篆額

故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
君墓志銘有序

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
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於杭之寓舍江浙行省
左丞相帖穆尓達識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
惟用壬暨僉事君八都来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
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十二月二十有四日
遷瘞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郎温州路
總管府經歷泳評隲諸行成書而授前史官宋濂請
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潛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
先從睦來遷婺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
世 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沚大父文泰文泰本
青田縣尉德璋子出為德沚後德璋與兄德珪罹難爭
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
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
負氣不羈常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
始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凶于其家君恐
祖父聞或薄其受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
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譽我吾當厚報子否則
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郡使者
行縣騶從甚都君嘆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
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遊學京師久之會
丞相別兒怯不花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窓連

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君君略不為
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權入官君復白太師擢為
崇文丞始大媿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
閣授經郎階徵事郎召見 明仁殿 上顧資政院
使朶爾只班曰此哈剌華師也教法肅甚朕令陛入
宮庠矣俄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數繹聖經格
沃深切 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
日侍 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同居事嬰
嘆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
文閣鑒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 上見君久益
器之以新刻兖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
帷教胄子皆凡四載歲錫燕若冊頒金織紋幣皆二

皆有副邑從上京又子楮幣二千五百緡卒以為常
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濟方為經筵檢討權參贊
官每進講 殿中兄弟迭錮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
湩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
郎吏部月有選鄠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二
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選即上
之闕昇之後著為例董甲雲南木來人以任不當官
貧不能贍吏遂以尸辦有異移符責之君曰京師距
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丁
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江之永新尹趙
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比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
笣夫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

七日對君曰趙之請事乃是月二十一日奏新府定
大江之西江日之間其能知有紹平宜以例前行之
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亦造頗使酒好辱君君心甚
衛之丞是除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
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擬除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
于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
總奴家使之主設力下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
不敢言君將間於太師人白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
不脫吻而禍及其蹤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
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
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嫗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
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躡跡之獲

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寘于法冬十二月太師以
讒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
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
已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
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其臣覆奏乃止
君急欲南歸即入謝 上 皇太子賜之將留弗遣
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為親榮將
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舉旅舶
壞深目而髯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生我主舟
者曰此泉南田航氏精悍凡狩兵不戢將為亂言人
人同君力屈眾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既卅岸羅岸而
去浙西時也重兵挾貓獠軍勢張什人廬舍以為薪

上下惴々莫敢何問君反按鞫訊知隷平章政事慶
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罪因不敢辭譯史桑哥恐
籍恩使之威視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黜之恩
怨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君劾之恩
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
之恩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
為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
不能容也擲其文於地事遂寢尋除今官未及上卒
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
烏吳氏東平王氏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
高麗康氏生女曰禁未行今以弟之子恭為君嗣君
眉目疎豁軀幹魁梧雖訥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

以正義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
問鮮有忤[illegible]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勳
戚大臣之子君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々以開物成
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
崇庳而貳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
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傒斯翰林學
士承旨瀏陽歐陽公玄太子右諭德東明李公好文
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間者
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濂長君僅四歲負
笈游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交君晝同案食夜則共
衾裯而寢穆々然衎々然其姓雖殊情實昆弟也君
背稍忤之間人謂濂曰某也探寸管入位館閣某也

秉紳正笏立廟朝而弼成化功鄭生雖不滿六尺行
見崢々然鳴矣濂見君言奇出峻辯戲君及覆相撐
柱不已君益騁奇辯是非鋒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
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
耿々而在是亦足矣濂幸後死因焯君行而揭之以
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著錄焉銘曰
劍斛夫繞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
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巖々師臣四國是瞻
佐其伐勳惟君則堪民生瘵瘝我是用悼朝政紕繆
我寧不告當宁聞之召入宮庠日照月臨承其能光
虞廈細氈從容論道戴啓戴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
堯舜吾君八荒盎然期周至仁　天子曰於爾學之

詩宜鑒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水清衡
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旨繡衣素艷凝霜夏零邪草不
植凡人賦材此盈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
風淪肌洽髓大本既立孰踰其執君强則弘功業可
馴如持左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衍泉臺莫
晨有淚雙泫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
昆烏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　叶同門
友金華宋濂文

元封授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鄭彦貞甫墓誌銘有序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此尼父所以存不及見之歎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橫有汚隆而其道則未甞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彦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彦貞諱銊彦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彦貞嗣主其政謚躬〻畏謹正己以涖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適化一堂之上雍〻雝〻勤踰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与哉雖悲勞不懈義浹乎仁和氣充物四海之責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消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陽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彦貞之善繼先志也彦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〻近褻輙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輙自貴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倡大詫曰此鐵石心腸人也彦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帶其妻卒彦貞不敢哭殮頫乾哭以奉湯藥竟不

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彦貞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選擲諸甥氣〻無作力勸其更娶彦貞謝曰鉞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耶不聽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北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禁林黄文獻公溍在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与彦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彦貞方嚴皆〻憚之或酣酒放歌聞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出氣自晦厥後彦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請授脫〻太[illegible]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illegible]今雖於太師太[illegible]而行之[illegible]尚風義猶與蔡政忽都魯沙游[illegible]爲

武義宰免官歸武林貧不能自存彦貞延其家廾口來浦江給衣食二十餘年鄰有瞽者跛者彦貞憫其顛連眷之終身每凶興告飢者填門彦貞積餘飯親爲篝分餽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無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脅民廬舍以居二千里之内鷄犬羊牛盡斃彦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彦貞曰爲明公計者莫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屯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illegible]敢

以嘆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㑹亦不許
鄉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求嵩為謝明日下
令啓行一律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派子里時李
曹公文忠統兵來過歎曰此義門也入世罕見之躬
為滿而去事平還帳前先鋒師民兵二千護其家
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
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
暨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𣲖之有無咸嗚
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婭若三農百
工若卿士大夫皆哀衣冠往哭哭亦盡哀傍邑之
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媿於三代使民父

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
之溢吾鄉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言昔唉貌為之哉
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
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絪字宗文宋
乾道中賜旌　沖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撰為銘
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
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
到處七曾孫也彥貞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從窗
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溪才優識精雖不大声
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
即泳通經而有文聚官徒仕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
得封次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

仕郎次淏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
使次潾女子一人適東陽蔣嘉弓孫男十人楨棫幹
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東陽蔣聒及其從
弟昭其一歸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
炎樵熉光瑩焰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
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
之殁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悲悲之
思唯紀載群行鐫之樂石可以垂声光於不朽貽矩
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知𢮥溪等之請
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厖臻于太康異體同心
情無不通此謂淳漓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

紛背偕騁蔡法之源所聯充塞形骸閉藏慎戒嗇欸
浮四沾裳被美鄭君沉毅自彊上承奕葉合族共爨
內教云飭外政徒襄規重矩疊適有厥光昌以致茲
曰率其常或歛以舒或俞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
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至冒
奚有軫封倘入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
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奚襲其芳襲之斯何
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
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
竟歸冥茫哉渚忘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
仙華卬卬浦汭陽陽緬懷德人何日而忘翰林學士
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

翰林學士大夫契家生□□宋濂撰并書篆

樂全子鄭君墓誌銘

鄭自睦從居浦江以孝義稱于宋著于元至於
國朝而益昌大趾美當泰定天曆之間余年始冠即
從先君及其門拜其老人順卿父于堂周旋從武肇
從之列退就師日與吾景義脩其業景義之諸姪猶
幼也唯二人者上下古今窮日夜不休方是時天下
之士方事決科景彝以為是不足為獨學好古文
辭大致其力於經史深襄先生吳公萊前之吳公於
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春秋之學余欲受之不果獨授
之景義及令翰林學士宋君景濂宋君得之出為世
用名溢天下而景義足迹不越州里百不一試其術

志而歿於今十有餘年幾其子得以其從兄前太常
博士濤之狀來請銘余與景義為世契而又生同年
學同師今一旦契闊而余幸生人世猶能執筆何敢
不諾君諱銘景義其字也曾大父政大父德璋父文
融字叔學喪父事母至孝母黃氏嗜鱗魚時市之以
進會有疾益思得魚即遍市求之母得魚疾乃愈每
食必視所宜母悅即喜而退既而娶于金華張氏張
無子景義待養不失子婿禮及丁母喪張氏宴客且
樂輒潛于外張不省其故願与座客婿乃避我乎客
曰翁婿有親之喪不茹葷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
意始釋遇宴輒曰不可以我故廢禮也不復強之翁
年且老欲以家貲盡委之以終養景義拒而謝曰翁

翁家子翁幸婿之敢不竭所事得田數畝屋數椽足
矣它宜畀之翁之族子姪翁如其言而畀之翁卒給
喪葬而族人得田者漠如也人益稱其賢景義奉諸
兄如事嚴父不命之坐不敢坐仲兄清容居士之歿
也其次當長家事衆痛弗忍終喪而群從固請涖
告于外姑以歸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之公復自念久
于外不親家事能任荷者莫如吾姪渭又宗嫡孫也
遂為文告于先祠推讓渭渭固辭而終居其席焉嘗
過鄭溪見其溪惡遇雨汎溢涉者有不測之患即為
石梁濟之刻銘石上署名貞和貞和者其伯父號也
人怪其貲出婦家不宜矯情推美伯父景彝曰吾家
無私財成事歸諸長禮也吾何敢要譽寡家子潘氏

聞其母老無養曰取新易粟猶不繼即月給粟二斗
寒給綿衣服終其母身乃止景義臨事真然諾未嘗
苟取苟與性簡默雖久与之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之
疑義其出無窮聽之洒然晚好易自號樂全子春秋
六十有二以疾卒于十一月二日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玄麓山之陽其配張氏合而祔焉子男五人
濬洧淦瀹沖濟沖早卒得即請銘者女三人孫男五
人栻栩棟梁樹梁早卒孫女一人尚論世德濬源發
祥自其遠祖綺大父德璋並著芳聞于前史逮今凡
十世由貞和以下余所見者五世長長幼幼合族數
千指尊不紊有可觀而景義獨能紹其祖綺之家學
蚤為深襄公所賞識至老不失為法度之士雖所施

者不泯而所存者遠矣春秋之法微顯闡幽寘不在
於汝乃銘曰
不忝其師行不忝其祖雖不禄其能見以信其友
不大其施是以貽爾後嗚呼景彝樂全其有金華
胡翰撰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
游丞德珪之曾孫東皋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奉禮
部郎中濂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
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塢
之原其子楩楷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
濂遜謝筆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敏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布
泉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吏繇之
斂而獨任之載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辟意
怨秋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
率皆信服感嘆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
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
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繼祖武下儀孫曾循蹈矩矱亹
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
戒勿貿鬻之也合襟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
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襲人見者卑
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如己誓不先人也
國初定賦郡以一斛縣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
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彝不以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
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其租入起
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伐梓榛之反為盜
所毆僕妾往護之失足墜壍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棺
櫝也凡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
罔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為一家女
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婦相詬而兄弟
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
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
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
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
讀之不為之涕泗沈瀾非仁人也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金華宋濂撰

釆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為許孝孔子蓋屢嘆之
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為立德之本故耶今世
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愨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釆
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
今傳十又一世元及 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
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前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
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
長撫幼待己及接朋友壹以誠自持無纖毫之[illegible]望

之其容燃〻然即之其詞怡〻然久與之盤旋未嘗
見其忿言怒色暴者矣之而海許者近之而愧士君
子与之遊者希翰林承旨宋公敎授胡公翰贈翰林
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
賢而鄉人子弟聞慶士之名者咸欽畏以爲不可及
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慶士爲學通大義奏辭長
於說和而氣浮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安人誣其家与權臣通財時嚴
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還其家慶
七賊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
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
而盡以所繳償梁鄭氏且問慶士治家所以長久

之道慶士具以對 上甚喜慶士歲
上之日如 上生辰即捧香詣 闕下拜賀
上未嘗不喜而勞之也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
以罪破□□宗而慶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去
慶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
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欽慶士本贈礼部郎中鑒之
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
氏子男四人棟梳材彬爐好學有長才識不餘皆先
卒惟彬後四年殁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
炳煜熾爍焱孫女四其二適諸暨何恭次前未嫁餘
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壑曰城曰墉女一慶士以洪武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

姚嶺之原歟之八年炳狀慶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
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与慶士家相去僅二三里而
公與慶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慶士
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慶士未嘗不以爲君子也
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慶士卒至于今而慶
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先華待罪太史盖
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
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鮮其傳貴富豈無
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
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
號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礼議紹其先猷
篤孝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佩〻慶士

克長厥家忠信自消無偽無華和色徐言祀者其敬
步孝壽康登于耆耄惟
皇太祖神斷如大華髮長□□屢對
帝前 帝眷綏之不怒以咲
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本□□不行
外物是求室木森〻取則匪遠我圖其□□□爲善
翰林侍 講天台方孝孺撰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公墓表
太祖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内疾無□之俗在位三
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華浦
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時受原□恩□□咸或爲
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

世而鄭公湜尤為　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
洪武十四年姦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
兄弟廿五人存者幾廿人而五人為公之兄仲兄濂
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
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与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
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
酒食　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負特
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承宣布政
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曰薦同郡王懋
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

公家声相戒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
其服南靖縣民為亂詿誤首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
婦女為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有商二
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
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曰縛置于庭
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頤蘇空無人果私語始
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闔人神
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
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
考欽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
公少許警愛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姿貌魁人
識度卓卓負氣有為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

所創條教多可為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
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
張琯東陽蔣昇孫三人光媨烑格以十九年十一月
初八日奉公喪歸瘞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
而格亦卒今年
天子詔修　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左庶子濟為史官
與[illegible]聯事柯曰以文為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
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
公遊與公諸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
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壯孫為老成人或已夭逝
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　亦甚病無所用於世
矣嗚呼貴富不足恃惟為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

可常恃惟脩德可以垂令名于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
惟公之遺逢　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
可不思所自也哉翰林侍　讀天台方孝孺撰

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公諱榦字始恭姓鄭氏其先從滎陽遷于歙再遷睦
之遂安三遷金華之浦江然其孝友世系具載宋元
二史不復贅矣高祖諱德璋青田縣尉曾祖諱文泰
字達卿元提領祖諱欽字彥貞封江浙都事父諱漢
字仲昭公自勿穎悟讀書明理授業于學士景濂宋
公每奇公才志敏慧日記數千言背誦每過於諸生
之先尤善吟詠長篇短句舂容飄逸既長即輔家政
勤勞夙夜一錢尺帛不入於私洪武二十六年

故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鄭君墓誌銘

君諱泳字仲潛姓鄭氏婺之浦江人也其先本姬姓周宣王封母弟友公友于鄭後遂以國為氏楚漢之際有號鄭君者為項籍將籍死屬漢高祖令諸項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孫文時子當時號鄭莊置驛長安諸郊每洗沐日請謝賓客官至大司農與汲黯善居榮陽魏晉隋唐世有顯人司農之後三十八世曰凝道仕宋為歙令因家焉子自牖拜淮遂安自牖之孫淮与二兄渡徙浦江縣淮之孫曰沖素處士諱綺有至行上書白父之冤毋疾作湯藥扶持三十年不少怠天下稱其孝臨終敕他昔子孫毋分居義門之合族者自處士始也四世孫曰龍游丞德珪弟曰尉德璋於君為曾王父兄弟相友愛沉以奇禍中德珪德璋不忍兄以身死之德璋子曰文泰出後伯父德珪於君為王父君之父曰鉉沉靜有守隱居求志不樂仕進以君貴授承務郎江浙行省右左司都事君少從潛溪宋公游學四方尤好問儀齊偉之甚及壯以材識受知于元賢相脫脫辟為三公府掾維匡調節禎祐弘多時天下仕者皆受職田如古圭田之制而侵漁之徒微民租率倍經君深懲其弊力請減其租入且著為令中書下其章民以不窘楮幣之行歲久朽敗物價騰湧君為排子母輕重之法著論以拯其弊時論韙之脫脫平徐州征高郵君皆從行其征高郵也君慨其有間言

於脫脫脫脫曰太子撫軍古之制也相國宜竭股肱之力輔東宮以行則軍行將兵脫脫不從讒言果騐起君又請總帥諸軍徐將兵歸朝就令以譖死亦不負社稷脫脫然其忠而不能用既而皆如君言於是時事去而天下不可為矣久之除既足倉使附從仕郎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守温者性嚴刻峻察鶻如束濕莫敢與異君獨直道而行無所顧或勸君少毀君笑曰吾豈鄙夫患失者耶守聞為之愧悔君為政寬簡温人德之有疑獄二十餘主者不能理君皆為之剖決吏服其明無敢欺者至正中元運益衰盜賊日熾君遂棄官歸家極甘旨之奉以養其親及都事公殁哀毀致疾比終喪猶癯然不勝衣伯兄仲幾嘗臥病留淮安君侍湯藥未嘗解帶方掾公府時兄仲舒俱以仕宦留京師月俸之入不私蓄一錢入初以為同産及秩滿而歸父母各有褒贈始大喜異平居經理家事指付子姪必先為之規畫事成各以為其功以是子姪樂為之用輕財好義若谿如也嘗避兵歸自諸暨富民黃某者貸重不能償致分以遺君君初弗卻也既而與付其家不私其息焉同郡吳某以仕留温貧不得代吏希上官意誣以他事繫獄君為直其冤贖而遣之吳感激念莫為報以二女子遺君君咲曰魯仲連有言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解紛難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吳人媿而止力學於書未嘗一日不覩尤好禮法自

其匆時伯父肯賴府君父都事公續定家禮君皆與
議及縱長家事於家門為氏朱子家禮為浙氏家
議及更祠堂西北之序以昔為上獻陽文公稱其經
於年勝國之弊能遊深之本也以詩去小序初學莫
知作者之意乃更其所次者數條餘仍其舊以孝經
荐春分傳非是俱為之訂僻又作春秋集義未成晚
尤潛心於易學道經深隱符經雖好談老子莊操
以教諸子君既負特達之材不大用于時然知己之
深又弗克少展其志遂身於退以潔身全名崇垩平
軒以晉自娛日與賓客兄弟講論其間於經史多所
發明學者稱之為半軒先生平生所作有半軒文集
若干卷輟耕錄逍遙問答若干卷優游道成□門

却掃者三十餘年洪武丙子五月無語而終享年七
十有六其年十二月某日塟于縣南治與鄉獅子岡
之原先娶夏氏黃岩鹽場司令夏應孫之女再娶朱
氏裕軒先生朱公性與之女有婦道兄著學莊居教
授諸子姪毅然如嚴師皆先君卒子一人曰崇淵學
好學望而知其為名家子也女一人適諸暨黃潭孫
男三人曰漢曰恢曰遜孫女二人尚㓜君之謝事家
居也當　國朝龍興之初旁求俊彥祭酒許公存仁
太守陳公顯皆欲力薦起君長史朱公伯清歎曰斯
人如玉雪毋汙其潔也二公乃止洪武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以為東宮官屬宜選用孝謹人咨于廷
臣咸以君家世服禮義對君時方臥家專於是詔

君毋行擇群從之賢者以進君選子弟得二千有四
人以從弟濟沂及姪榦為之首既至
天子嘉其意而難於盡留遂拜濟為左春坊左庶子
餘皆賜金遣還對　廷臣稱歎者久之未幾又徵録
沂為禮部尚書榦為監察御史於是君既歿而義門
之稱益重天下矣方君之終廢于家嘗聞即日命歸
提塟曰毋傷其友愛之心也嗚呼君雖不大用於時
而脩於身行於家施於人見稱於賢士大夫受知於
明天子風厲於天下卓卓如此其可銘也已銘曰
鄭實宗周以國為氏其先鄭君忠懿弗悔司農好客
名顯漢廷魏晉歷唐亦世厥聲歙而遂安三徙及婺
允此義門孝𠃌沖素龍游青田友悌益敦施不食報

遺其子孫遠都事公有守有識篤生賢子丞相之客
大厦之顛一木豈支言而不用君子惜之料量之平
寃滯之雪不尸其功謝我黃髮仁義之餘肆力斯文
自信之卓肯涅古陳排難解紛仲連之節不以千金
易我廉潔
先帝旁求思啓迪臣謂君雖耄莫如君門君拜稽首
茲惟盛德內舉不遠敢叙弟姪雲章爛然貽被閭里
君雖云亡君榮不殊子生也後尚幸有聞況獲交君
羣從之間獅岡之仟有鑑其石勒此銘詩以播潜德
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括蒼王景撰

孝義鄭府君墓銘 諱渙字仲辯

鄭氏居金華浦江者自宋建炎中沖素處士綺以孝義著閒傳子孫今十有一世合族同爨凡數千指雍雍無異辭元至大中嘗旌其門曰孝義門蓋自沖素至今幾三百年王公大人過其門者不可勝道而鄭氏卓然為禮義大家士之論人主嘉歎其賢天下士無貴賤智愚聞其風莫不慕之而欲取以為則此豈一日之積哉蓋世有賢長者之澤焉沖素玄孫宋青州府君德璋與兄龍游丞德珪爭赴維揚獄龍游子代弟死青田感兄義視兄子猶己子其子文融孫欽皆有厚德長材在元中世益剔家範以十六為行而口化之家益大宮室庭戶之間有鄒魯之風搢紳稱之事著兩代國史公諱渙字仲辯欽之子青田之曾孫也幼有異質況況自持不類凡子授學于翰林承旨宋公為所奇愛讀書務達倫理要義事祖暨父恭謹甚旦夕侯顏色投其所欲一繇于禮曲得其歡心及父祖相繼卒哀悼成疾不去苫塊人閔其疾強以酒肉涕泣被面不能下咽語及輒悲哽終年不少衰迨家政以和長已者尊之少已者慈之家嘗有難當償數百金于官從兄源詣吏受務[illegible]以身出代兄鄉里義之號為[illegible]而辨其[illegible]當罰作四年衆方難其人公語子桐曰吾門以義名非汝誰當行者遂遣往就役其於事苟適乎義正乎家不顧身之利害決為之至義所不可雖迫之亦為於同姓疏遠之好學者常資助使成之後多有立鄉民之貧無告者遇之有恩身訟相讎者得[illegible]以解去其所為常出於仁厚其家聲益衍以裕者公之功為多而未嘗自伐當世論士之可任者必曰鄭氏而公之師宋公最賢公為人在元季僅以薦者為浦江縣主簿不就然識者皆推為鉅人後以洪武丙子正月十四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二卒之日召子桐及從姪楷來前口授桐書告兄之主家政者及群從子弟如以為善勿墜先業且語楷曰知我而慎於言者莫如王君汝其為書請銘遂卒鄉之大家聞之以為失其師小民以為奪其所依是歲十月二十二日葬于供山之原與配王氏同壙王氏諱默字淵宗年六十四歲以公卒先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終至是從葬子男二人長曰桐次曰楷女二適諸暨黃濟及從弟從孫男七人遂燦熛煁炣烗燁孫女一人曾孫男璽堺堦壽懿墐上垠野垶嚞堰瑒桐敦諡有材克續克似象後四年奉兄楷所為書走京師泣拜請曰先子之命也惟吾子圖之昔余從宋公游且與楷交實知公其何敢辭乃銘曰

古稱大家匪謂多貲惟義之豊其德可師趣家非艱艱其克繼天不輟之嚋允厥世伊孰鄭氏孰與之倫禮義相承綿綿千祀有遵其源有防其決厥流湯湯聲[illegible]四海公其八葉篤厚而良白首長髯望于家邦閒[illegible]于堂長幼咸在先訓是陳孫系愷悌[illegible]遊乎外

見其里人教語諄諄化之以身非息于夷非怛于難
善格其幽神謐其處[illegible]嘗許男子有令名位雖不崇
天爵孔懋[illegible]若鄭君[illegible]其世疏嗣人非忌尚[illegible]遺德
國子博士[illegible]撰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
子曰處士諱濟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
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勅躬勵志痛自繩斷籠雞卧榻
之側聞雞初鳴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聖賢經訓尤精於宋氏詩論議抑揚仁義下筆
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賞之其家合族以食

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侍昆弟御卑幼壹以誠篤
恭慎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覈田
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
莫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illegible]京
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illegible]坐
誣罪爭先死維楊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
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必[illegible]喪歸不恤其家
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illegible]識之者為之涕泣凡
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
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嗣父諱鉅母周
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模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婿
烝耿祜州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瘞處士卒於丄九
年七月八日年[illegible]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
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
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在庚子
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
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
而遭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
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
取之茍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
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窩為[illegible]謂之正命乎若
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illegible]所[illegible]其其天
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
寧不在其子孫也哉　翰林待詔天台方孝孺撰

故徵仕郎直隸滁州判官鄭公墓銘

公諱桐字以成姓鄭氏系出漢大司農當時後遂祖有[illegible]凝道者自滎陽來官于歙生叔中侍御史自牖遷[illegible]安生安仁官至秘閣校理安仁生淮遷歙之浦陽[illegible]麟溪淮生照照生綺字宗文有孝行乾道中賜號沖素處士事載宋史沖素生聞聞生遲遲生政致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是為公之高祖性孝友事見元史元至大間旌表為義門曾祖諱大和建康上元縣龍灣務提領諱欽號青捷居士龍灣司家政嚴而有恩家庭雍睦有三代遺風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至其家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青捷繼主家政綽有父風人謂義門家法之所以齊者龍灣青捷有以指

之也青捷生浦江縣主簿君渙為公之父有至性能文章居官治人一以忠厚不設智飾名人稱為篤行君子公幼穎悟異常既長涵養重不苟言笑嘗受經太史宋公景濂博學[illegible]綜記載辭章為古文辭引繩數百言雄健峻偉為[illegible]詩清新典雅有古作者意平居言若不出口與人談論經史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雅為太史所器重自是遊官先輩皆折位行與之交孝友之誠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病滯下晝夜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一月主簿君暮年患風痰食必下咽日奉饘粥藥劑無怠色夜則泣禱于天寢不安席主簿君病尋愈以享壽年後居母夫人喪哀毀柴立杖而後起三年出宿于外未嘗御酒肉居主簿君喪亦然初選日葬母夫人舍大壟平地尺餘公指顙籲天次日果晴霽遂畢葬事人以為孝誠所致後遇親諱晨輒鳴噎流涕哀不自勝洪武間編書魚鱗圖者以賄敗蔓延大家而公家有被誣者擬徒役尋死于獄例當補役衆難其行公奮曰吾義門子弟敢以是為憂於家耶遂促裝赴役不憚劬勤董役者見之曰此真義門子弟也其同役五大家以工弗及程皆謫戍遼左惟公克早畢工家賴以安後入佐諸父理家政以嚴謹自將子弟以下不敢越毫髮而忠厚之意常行其中每有議論出人意表嘗語諸子曰責立身吾且耄矣猶[illegible]之然惟恐墜先訓也聞若題之距家五里曰甄大溪其水甚駛少有淫雨則暴流泛

溢渡者病焉公首捐財為好事者倡造舟以濟至今便之溪旁土田若[illegible]當收成際恒為水浸沒公議集鄉人沿溪立堤以捍水用殺水勢至今利之有誤燒死隣家兒者計無所出欲以妻誣之公急救止諭以夫婦大義因為解釋卒完其家有構怨[illegible]抵千鄉衆莫能制則徑白于官正其罪餘黨亡遁[illegible]里以寧有忿爭者某不之官而之公公為理解皆悅服而去洪武辛巳監察御史王辰以公學行材識薦于

朝授滁州判官階從仕郎滁隸

京師路當衝要庶務輻輳素稱難治公以廉謹自勵於文法猶素習焉之沛然上下咸帖服聲以大振永樂二年重造黃冊嘗曰版籍之不清吏弄法耳吾當

躬其勞立法周密下不得肆其奸欺復面定書算考
儐值視從歲十減三四先是大公主府佃者嘗訴重
科擬粮吏欲擾成案儆之公為詳辨計申免所徵粮
歲三百餘石人以是多公嘗典州之馬政考牧有方馬
大蕃息為太僕諸公所倚注滁境与各衛軍屯相犬
牙訟誅無虛月會官鞫問公恒與之援法辯讞咸適
乎中下不得一搖手輕重法滁舊有學推圮益甚迹
年遊脩建規制弘麗公替襄之力居多嘗行郡見婧
褁窘於衣食則貢之曰凡温飽者皆勤所致未有不
蚕而衣不耕而食汝何不以勤為務乎曰教其種植
灌溉法其人感激改行卒為良衆滁號名勝郡若西
澗瑯琊溪㢑子泉醉翁醒心豐樂諸亭遺迹往往而

在政暇則拉僚寀觴詠其間髙懷□致不減古人每
退食小軒燕然靜坐泊如也客至則瀹茗清談或置
酒歡洽移日因□□軒曰賢樂朝野名縉紳咸歌詠
之四年春考績如
京師祖餞者盈道民皆不忍捨去及書最進階徵仕
郎循例復職衆復歡曰節判公復來牧我矣其見慕
於人者類此六年秋擢還本植于穎上所部夫遘疾
皆躬自看視給以良劑賴以存活者甚衆時兵部侍
郎盧公來董工見其施設有方衆樂為用獎諭甚至
居無何以勤勞致疾遽終于寓所縉紳士民莫不欷
歔嗟悼公生於前元至正戊子九月九日終於
大明永樂戊子八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一娶洪
氏夫人慎淑有儀克相家法子男二人長遜次斌俱
好學知禮足世其家遜娶永康朱氏斌娶傅氏再娶
滁陽曹氏女一人適諸暨黃湖孫男三人揭璉野女
孫一人皆孫男一人依遜閉訃自浦江來滁奉公喪
以歸偕弟斌扶囯子助教朱公子建所為狀泣請曰
先君子將以明年十一月廿一日卜葬於乳之藏山之原
以葬期迫邪扱請銘于士林之望惧先德泯焉而弗
章也敢請于下執事璉與公有同寅之好義不敢辭
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而銘之銘曰
浦江鄭氏世㨿義門克敦孝友族大以蕃於維我公
性資温粹德足範俗才足綜治有烨乎文式華其身
有美厥攻克被乎民古稱循良公其無媿爰作銘詩

以勖來裔
永樂戊子冬十一月望日奉直大夫直隸滁州知州
羊城陳璉撰

故金華府稅令鄭公墓表

公諱持字仲載姓鄭氏金華浦江白麟溪人世篤孝義冲素處士諱綺之八世孫樂全先生諱銘之第二子公性端愨事親敬長無違禮勇於行義同母兄濟弟泳相繼早卒教育遺孤栻翔至于成人凡衣服飲食施與必先於己子同君弟崇被會稽劉氏誣構當就峻法公挺身代行為白其誣嘗為金華府稅課司稅令有應能甚著胡越公時鎮金華亟稱之值洞溪兵叛持刃向公欲索所掌之印公以
國家信驗棘罵不與至被斮斷左手終不與遂投印于井亂平以疾退休于家洪武癸酉三月二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是年十月十八日葬于松林公生於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先娶姜氏不踰年而亡再娶杜氏生二子棟懋女一杈適深溪王涵今棟刻樹墓領請書大略于碑陰洪武二十八年歲次乙亥冬十二月望日從姪奉議大夫
蜀府左長史楷 謹記

故封承直郎詹事府府丞鄭公墓誌銘

公諱柎字宗冰姓鄭氏其先滎陽人初遷于歙再遷于遂安三遷至故之浦江白麟溪其八世祖綺以孝義著聞教子孫不分居今已十世宗家涖與稱為義門其世系具載譜圖及麟溪集元世孝文著于宋元史高祖德璋宋贈縣尉曾祖大和建康路龍灣提領祖欽號青蓮居士父渙浦江縣主簿母王氏公淳謹有至性嘗學書涓蚕從宋太史景濂游博通群籍卓有才譽父遘疾昕侍湯藥衣不解帶夜則泣禱于天疾止乃已父以弟灝早亡無子命為嗣事嫡母黃至孝迷卒殯斂葬祭舉無遺礼遭親母詹人謂公出繼禮當殺公以劬勞恩重卒持服三年未幾父卒服喪亦如之為鄉邑所稱事諸父兄恭順待弟姪諸子文受而慈平生喜怒不形於色自娛怡怡子紹紳大夫多有詩文表之洪武中親兄相代家長執役京師資費贐諸姻蜀公能一一償之後家長復為人所誣公代赴獄有 旨命法司辨理得■道歲饑家之食口數百仰為滎宗諸弟倡義糴粟以贍衆賴之自綜家務踰二十禩於區畫內外給足之永樂甲午從兄臨察御史幹奏乞致仕 上命舉子弟以代即以公仲子懋應 詔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後陞詹事府丞轉陞大理寺左寺丞 欽授誥勅命遂封公如其官秩配許封安人復封太宜人 命書寵光賁義門未幾燉燎歸省鄉邑以為榮公悅得氣疾竟

以是弗起元至正癸巳四月二十五生之辰也今宣德三年十一月二十六辛之日也壽七十有六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葬白麟溪北三里珠塢之原宜人東陽名家淋静有儀丈夫子四長燦次即煁今陞大理寺左寺丞又次燧次焯孫男十二塋皆嘉懿土壎增坪超嘉堰埸孫女琚適諸暨何宗曾孫男五似條攸佃儻曾孫女伉煁懼公潜德弗昭以公從弟柏所為狀來請銘遂撫其實序而銘曰

允淋鄭公毓秀義門家聲煊赫學行孔醇晚受顯封荷 國厚恩以全而歸壽踰七旬珠塢之原有崇其墳勒銘焯德百世有聞 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從羊城陳璉撰

故鄭府君仲遜墓誌銘

永樂丁亥冬十二月之十日金華鄭府君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越其鄉方家山之原安人申氏後府君三年卒廼合塋焉塟之後又九年其孫漢川令機持其從兄

蜀府左長史致仕楷所述府君行實謁予泣拜請銘予弗获辭按狀府君諱渠字仲遜世為浦江人自其先有諱綺者合族聚居迄今凡十有二世府君其八世孫也父諱銖元仕宣政院照磨嘗巡經浙右治禄寺錢粮明覈無所私所至僧皆作佛事為之祝壽替送松江稻田提領有惠愛於其民民皆德之府君時往省侍從學文子貞習舉子業其為文不待構思一揮輙數十言聞者皆服其敏捷莫與為敵將就試會罷科舉乃已元季兵興以父母遊遠方道路多梗与弟泳旅食朝夕致禱于神祇以冀親之康寧如是者凡數載既而親歸值天大旱以夕號慟擗踴旁觀人所悲嘆永嘉令趙大訥而之憫其純苦贈以衣屨府君益悲泣大痛令愧謝而去為孩童時從沫母亡久不肯食肉母夫人誨之幼強之食即淨泣曰沐毋撫渠猶子豈忍遽忘耶雖食且弗下咽也鄉黨称焉

國朝平定之初浙東先附從兄得為金華税使府君往省之值苗冦作亂或勸其避去即正色毅然曰吾兄有官守不可以去吾其可以求獨全乎且死生命也公爭毋勞深念未幾冦至府君果被劘乘絶仆卧

田野間鄉[illegible]有識之者曰此義門之人也即相率舁之至家為求醫藥得不死遂薦金帛厚謝焉侍其人以親戚之禮終其身鄉黨平生樸茂而質直不事表襮遇人無貴賤疏戚怡然無所忤以是人皆愛重之好為歌詩援筆而就沖澹平易有邵康節擊壤意獨居一室博覽經籍有所得輒筆之於冊因自號曰著微士大夫皆稱為著微先生弟沂以禮部尚書致政而歸府君日相與徜徉泉石間登臨觴詠盡其歡若顏白髮後先相暎望之者皆以為古之二難復見今日至是以微疾奄然而逝配申氏有淑德宗族姻戚咸取法焉子男二人長即機以賢良徵試優等授今官次果女一人適同邑王[illegible]孫男三人俱儲秀女四人次紀張賢弟鑰駱崇其婿也曾孫男三人[illegible]女二人皆幼嗚呼府君天性孝友負學與才雅弗克施而獨以優悠太平之世壽考令終可謂純德之君子矣烏可無銘以示後世銘曰

維孝與友性所敦學積行脩資粹溫義門之裔矩矱存體既[illegible]方家原其配於之同穸寵勅並貞珉示後昆慶衍澤流綿子孫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　國史廬陵曾棨譔

大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銘有序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鄭公既歿之四年其子杓不遠千里來成都泣告其兄將仕佐郎　蜀府教授楷曰先人無諸孫幸遂禮葬然墓上之石未有刻辭吾兄為述事狀使杓請銘於長史明公得以昭示不朽則存歿銜感于無窮狀既成來請予雖不能文寧不為公而少陳乎按狀公諱沂字仲與姓鄭氏金華浦江感德鄉仁義里白麟溪人也鄭氏出周之諸姬至桓公友始受封于鄭子孫因以為氏宋時有諱凝道者為歙縣令因家焉縣令子諱自牖殿中侍御史又遷嚴之遂安侍御史之孫遂陽府君諱淮靖康歲侵嘗雇千餘人以活飢民復自遂安遷浦江白麟溪由是世居焉遂陽之孫沖素處士諱綺上書代父受罪保抱病母三十年不忌搔子孫不分財異爨會為義門鄭一世而公之七世祖也曾祖宋青田縣尉諱德璋與兄龍游縣丞諱德珪友愛尤篤青田嘗被誣構陷將代死繫陽獄事具史傳祖諱文學母早亡事世母如嫡母攻[illegible]施藥不受償父諱[illegible]字[illegible]平元行宣政院照磨稱為廉吏嘗與兄青槌居士欽營田二千畝建義塾以資義居婚嫁費公始生之日家長貞和[illegible]初亦往表義門碑石鄉[illegible]鄉諸老咸來落成而公生柳公貫[illegible]他日必當顯名門公自幼性[illegible]父久[illegible]與夫人以母勞夫人愛而[illegible]加冠父[illegible]

所未幾以病卒公與兄渓亥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時方嚴寒袒跣含斂率由禮制執友永新尹趙
大訥哭弔自取草覆恭之公與兄俯伏慟哭辭謝不
受越五年二母相繼殁哀毀幾至傷生公於兄弟行
最幼諸兄二十四人事之如嚴父不命之坐不敢坐
凡有任使趨赴不敢後故諸兄尤愛之至於事上承
下藹然情誼相孚性好施與常製善藥以濟人夜半
有求者即起與之鄉民常患瘧痢癘氣相染至不敢
往來公每旦親臨其門散與藥食歲丁大旱鄰族有
飢餓者公煮粥藥日周給之公讀書涉獵經史紛通
大義不滯詞章之習至老不釋卷 國初天兵下浙
東甫定金華選充宗子弟為衆隨舍人大將軍取衢

處溫台寧州公皆從行間若能聲既而還 京師仍
命歸鄉里洪武二十五年 宣召義門子弟年三十
已上者至 御前親擇備用公其一焉三十年又徵
取大姓賢能者授以五仕吏部引奏 上特召公詣
前 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
我今使汝大貴 御筆親除公為禮部尚書公夙夜
祗畏恪恭乃職同寅協和有如兄弟于時新革大理
寺 命各部官會同審因公再三詳讞無一人枉濫
三十一年正月 郊祭前期命公焚誥城隍時天大
雨禮畢雨忽止夜半登壇月明星朗大禮慶成 天
顏喜甚未幾奉 旨往山西祭 晉恭王五月還朝
太祖疾大漸既而賓天公與喪整禮畢即引年致事

事識永樂二年
今上皇帝恩念舊臣復 召公授以前職位事二月六
閣公力衰不煩以政 特製誥命賜歸有世篤孝六
天朝忠讜之語四年 朝廷重新禮樂備求樂大典
訪求天下門書公與孫監察御史翰以義門家藏書
籍及詩吟雜文二卷上 進蒙 賜白金百兩寶鈔
千二百錠文綺四端有副次年入朝又月 賜白金五
十兩寶鈔四百錠文綺二端有副是皆 異數之恩
也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軍器 朝廷遣官搜索一
無所有止有舊用紅漆器尚存以此罪坐家長家長
濁當之公詣前請曰家長乃宗之兄皆耄無聞知某
等為禮官不能家規謹遵 國法罪坐某兄弟爭赴

冊三卑聞于 朝未幾例蒙 恩宥仍賜冠帶還家
八年 大駕巡北京召致仕老臣至南京隨會同館
待以優禮五日一朝 東宮公嘗為領袖 駕還錫
燕京歸十年二月公忽得氣疾浹旬一日呼二子論
槃來前曰吾仰賴
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以
疾終于正寢卒莫大焉爾等當一心向公力行義事
以圖報効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公儼然
而逝是月十四日戌時也葬于松溪避鷙山之原公
生于至元戊寅十月十三日戌時享年七十又五娶
東陽胳仁許氏諱婉字順正前公二十一年卒與公
同兆子男二長即請銘者次曰槃[illegible]志孫男

三姓顯焜孫女三娣適東陽許本爽適工部尚書傲
州嚴振直長孫庭桂孫適工部次孫庭蘭嘗聞之
安張公藝九世同居義則義矣問其睦族之道不過
能忍而已未若鄭門孝義而致子孫之賢顯也宋故
相李昉家同居共爨能守先法義則義矣考其規矩
不過分命子弟掌其事而已未若鄭門孝義而使子
孫之久長也天之報施昌大其後者其在公歟追思
昔嘗與公　于南宮一見之頃雖若故交使予如飲
醇醪不覺日醉今乃竊其事而有憾於空江落木之
間想其音容恍然宛然如在目前感愴益多予雖不
能文寧不為公而少陳乎俾植詩歸刻諸墓石九泉
之下必以予文為知己之言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鄭族之先系出姬氏昔遷江南因家以仕孝義之興
肇自遠祖八世同居民焉知險阻歷世而下鄒肯同風
積德累善遷及于公公之敦睦益隆在先適立義碑
事皆儼然公性醇敏篤於孝悌愛親敬兄始終一致
暨夫伯兄眾毀踰禮為所難能熟情曷已人有疾者
若己之疾早夜臨視施藥施食人有飢者若己之飢
滌糜以救周給得宜刻閱經史弗弱章句協助天兵
能聲益著才望過人　召至玉除特蒙　聖恩擢任
禮闈恪承厥我君子蒞之義門貴顯君子爰之奉
命讞獄人稱平正事無寃滯惟公勤政厥師百僚寅
翰特頒受　恩兩朝金繒　賜還雖樂田園攄赤懷
忠豈意家廷懸坎一途鄉閭誣搆家事任長公請代

一門孔昭遺響聖衷懷老獲召于京師儀曹盡念老
成俯例未得待正而夔生禁死哀其執節經松溪之
崗霧鶯之原勒諸貞珉昭示子孫奉議大夫　蜀府
左長史大梁明善撰

故兄仲昭墓誌銘

公諱溪字仲昭鄭為氏八歲入學性遲靜　授一書
天將明未於外庭對曙色讀之數百過然　又而弗
忘年十三通語孟大義即出理家務與　文換讀
泉必多得其羸種植勤於時收必倍萃畜　羽其生
自致蕃息凡公所為事必過多於人幼食　毋搴
常擇美肉與之公讓弗敢食又恐貽毋怒　則急
去之毋喪時年十五哭踰於禮每侍　欲容

左之父喪假寐坐必俟覺而後退泣之　溪
聞公行以孫女歸公而以文字洪之　湪
識冠之華靡公厠其間惟□素是御孔則
而尊奉於公公嘗侍於從父有梨數十忽止
疑公持去因詰公公弗能辨延讓至再三亦不
色數日後從父謂曰梨適汝弟取以奉母非汝之
伯父青樓君命收楮幣一萬二千五百緡漸取云用
記一日尋索公應已盡奉還青樓怒曰尚欠二十五
百緡汝必他用合償我乎公雖自白後無責償急公
錯錯焉無一語兩月後忽召公曰吾以二千五百緡
為二束而有零者兩處其一萬二千五百緡楳以束
數求緡數吾之過也公始得謝而退於是皆謂公有

德量公敬以事長雖處危疑略無異慢之容愛以撫
下雖嘗戒飭未嘗聞有詬叱之聲居嘗詢[illegible]如不能
言雖族屬之[illegible]如親之[illegible]撫之[illegible]之皆得
其歡心故內外上下無間言者公之[illegible]於延祐
戊午得年五十有八一日晨起衣裳[illegible]既服忽
眩暈遂徙就枕但見忽之出入有數須之而卒嗚呼
痛哉時洪武乙卯八月十有八日也公娶延氏子男
[illegible]人[illegible]女二人長適蔣[illegible]次適吳濟孫男
壽權奕權[illegible]銘曰
噫嘻我公人之行或善[illegible]學之[illegible]行
不善雖學之深賢孰謂然噫嘻哉公[illegible]之將乎
天行而至之歸乎全噫嘻我公溫州府經歷[illegible]

故徵事郎翰林檢討鄭公壙誌

公諱棠字叔美浦江義門之九世孫也曾祖諱文泰
隱德不耀祖諱鉉元封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父諱泳元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公自勇
穎敏不凡讀書過目輒知其要未成童通貫經史從
宋太史習古文詞下筆辯論出衆意表弱冠著金史
評元史評尤精究於華削洪武間省叔庚子公入
京大臣欲薦留之辭歸養親永樂初 詔延纂脩永
樂大典名天下碩儒禮部尚書李公至綱舉入翰
書完充試吏部凡三千人公為三試作文第一除脩
撰佐郎翰林院典籍掌文淵閣秘書未幾 賜還祭
祖田 朝廷命進講春官數陳 稱旨眷遇特殊時
皇太子監國嘗命代祀先聖朝士榮之求文者踵門
應酬無虛日考滿陞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復掌文淵
閣事復[illegible] 駕至北京適有風疾遂謝事而歸
仁宗即位朝覲京師燕賚優渥朝列奏留同脩實錄
感固目疾 上特賜本官致仕給傳還家歸隱歷山
先塋兆次著書詠吟雖老不輟有文二十卷名道山
集所著有經筵錄金史評元史評宣德四年五月忽
患脾泄於是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也悲哉夫與公生同郡官同寅出入 禁闥二十餘
年又同歸老騎以觴詠為娛今公之亡其悲痛為何
如哉公娶同邑吳氏諱懿字貴德元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直方之孫監丞大同之女婦道甚脩生三子

長曰墣次曰恢皆先公而卒初曰懋女三人長曰揚
適諸暨楊軾次適諸暨黃蒙次尊歸杰之弟手王
進今子逖將以是年十二月十又八日奉公之柩歸
窆於邑之嘉興鄉石甑山之原吳氏先八年而卒亦
窆於是逖以擴誌為請於余遂按狀而書之時
宣德四年歲次己酉冬十二月朔翰林典籍致仕金
華王杰誌

明故義門鄭處士墓銘

浦江義門鄭氏予累世通家者也若長史鄭公楷清
逸鄭公柏於吾先人侍士府君尤為莫逆交予自扶
先人喪歸故里每歲必一謁二公於麟溪之上二公
聞予至則倒屣出迎執手上堂叙舊故驩洽甚一日

諸子姪侍側獨有名旭字允初者乃出而再拜含哀
請曰不肖孤生六歲父[illegible]先卒為鄉里誣累卒于南
陵于時少稚無知識不能乞銘於立言君子洎長聞
吾母氏云先君質[illegible]能其心坦率其行端方
處閨門處鄉曲皆嚴[illegible]又聞諸伯叔父云先君治家
尚節儉待人重然諾聞義則服遇事果敢為之因鄉
鄰僩户之租多不入乃分任六粧協謀復所侵田產
差十訟禁採山林一墓幾[illegible]遭負家道頗之復裕乎其
一居閭人有急難而捍禦弗少避鄉閭多德之其
疾惡如仇讎里中有術行者必欲去之然後已不
肖孤之所聞僅如此痛恨不能知其歷履之悉也苟
此時不求先生為銘追納于壙又懼併此所聞湮沒

他日何以見先君地下邪旭請之益數而二公亦
從臾予不得以辭按狀處士諱榛字[illegible]任高祖
諱乃沖素[illegible]孫任青田縣尉曾祖文融祖
[illegible]皆[illegible]任金華府稅令其先自沖素
而下皆以孝義聞天下處士生於元至正
二十二年[illegible]日卒於永樂六年四月二日享
年四十有七娶張氏繼娶姚氏子男子二長即旭
能幹蠱有聲鄉邦次曰旻早卒子女子一適柳溪傅
銘孫男四人曰璣曰瑀曰琥曰璽卒後之十月望日
葬于本里松林山下禮也予於是序而繫之銘曰
其生也有裨于世其卒也稱之不已嗚呼彼蒼蒼者
雖嗇其身將以豐其後之人

正統四年歲在己未六月一日[illegible]孫[illegible]豐撰

故節孝處士諱燾字允誠墓誌銘

浦江鄭氏義門有篤節純孝之士諱燾字允誠儒林親友咸謂其實為義門賢良卓立之士也名重於當時者可知之矣生於洪武庚戌九月二十七日卒於永樂丙申六月二十日享年四十又七卜於家社株塢原遂葬之當時士類畢集吊哭相與考德謂其上書代父受刑臨險而不改其節殉身而篤盡其孝遂私謚為節孝處士既葬五十年其幼子坤謁予奉其事狀且泣且言先人墓石尚無辞刻幾欲乞銘于立言大君子柰何分孤身蹇不能自立既長而母又嬰心疾保抱弗違由是因循既久罪莫大焉仍若不勒于石則將何顏以厠名于儒林之末竊惟大人先生

歷仕于朝掌司天下之文藝覘吾鄭氏之蹟知之悉詳傾乞一言以誌之嗚呼予家[illegible]祭咎奚暇事於筆硯然樂道人之善烏得以不文為辞按狀鄭氏出自滎陽三遷至於浦江蓋其先世德歷歷昭著自有名公柳文肅公景濂宋公藏諸史冊炳若日星茲不復贅處士高祖諱文泰字逆卿剛果敏惠全活饑歲之民者眾曾祖諱欽字彥貞江浙行省都事祖諱漢字仲昭恢弘識量立綱陳紀濟振義家父諱榦字叔恭今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于朝端激濁揚清於憲府嘗採訪既關奏蠲珠于南海豐功盛烈見重當世賜　勑書以致仕頒內帑以優老掌維家政同爨數千指一錢尺帛不入於私後

卒於處士七十年處士賢儒儕輩磊落[illegible]於詩僴然君則過恤過紛爭則排難幹蠱克家扶樹義門田園樹藝莫不親理暇日猶與兄弟賡唱田園能與之詩樹桑二千以給家眾之食嘗謂曰諸葛武侯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今吾之樹亦為少矣父任霜臺執法與寮有忤永樂戊子有奸吏誣逮朋黨于別道御史累坐刑憲群繫戍山處士即扣地號泣遜赴登聞鼓下上書願以身代父刑特家念宥與弟樵更相寧省痛父在任冀宗每一侍省即補新製之衣以易父之垢弊事親之道至矣朝臣見處士耿介孝行咸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爰欲薦仕當時選例嚴峻父子無同朝之宦辭不就侍父

歸田躬盡孝道未幾輒因前霆父累櫛風沐雨於鋒鏑之下歷涉艱危積勞成疾而卒前娶曹氏早亡繼配方氏即仙華碩儒方鳳之姪孫女也諱惠字守良慈惠孝敬母儀壼範一族交稱後卒於處士四十五年堅持貞節義儲乏給書辭欲環以給食教子畢無吝容生於洪武丁巳六月二十四日忽心氣痛懋九年坤恭謁湯藥祈禳卒於天順庚辰五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又四男四人誠早亡[illegible]坤[illegible]男四人侍衍條暹曾孫男宗惇宗淵宗紀宗振其來未艾嗚呼處士之奇才銳志惜[illegible]弗展一施用矣後生晚學企想遺德爭欲蹈其芳[illegible]則不復目拜以為識矣茲焉乃易名為節孝銘以昭之銘曰

有烈丈夫存仁正誼恥之氣謳聽其言厲父連誣遘
上書代刑以生易死不避斧斤義追于前德昭厥後
刻辭貞珉期為不朽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紹興司馬恂撰

明故正義處士鄭君行狀

處士諱旭字允初姓鄭氏其先滎陽人有諱凝道者
為歙縣令初還于歙凝道子殷中侍御史自牖再還
于睦之遂安自牖子秘閣校理安仁安仁子淮三遷
于浦江之麟溪樂善好施人稱其鄉曰仁義里淮之
孫綺乾道中賜號沖素處士綺生閶閶生運運生政
號藍山逆民政生德璋為青田縣尉處士五世祖也
自沖素孝義著聞教子孫同居共㸑者今十世餘矣

宋元屢加旌典逮我　國朝御書孝義家二大字
表其第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者皆稱為義門鄭氏其
事具載歷代史傳高祖文融曾祖銘祖得金華府稅
令父棟嫡母張母姚處士生六歲失怙稍長克盡孝
敬祖母杜兼白于堂左右奉養不少違洎事母氏尤
得其驩心凡持已齊家之道一遵祖訓應酬人事又
動皆以禮自家長以下皆賢之時諸父檢討崇長史
楷皆致政歸于家謂處士處心正大宜主財穀乃以
倉庾委之處士出納惟謹家用賴之以足正統間處
寇犯其家掠資財壞室廬家用一匱既而寇退其家
長進子姓告曰孰能為我復舊業以奠我一家長幼
者乎處士應曰吾能為之於是挺然出而脩舉廢墜

伴一門擬于指復得其所景泰初家之眉壽堂歲久
頹圮乃協謀脩之僉謂非處士莫能又命為之不兩
月煥然一新七秩之晉慶者皆擷諸歌詠天順己卯
冬家人弗戒于火處士籲天泣曰寧禍吾身願無及
家廟火遂熄既而火復作家廟與有序堂師儉廳巋
然獨存人謂處士孝誠所感也至是族人居無所皆
徙散處於外處士乃欲扶植百計經營之惟恐先
業隳地乃於每月朔望會鄉有序堂仍舉家規行之
弗替處士平居教子弟必諄諄以義方子弟於公私
事亦必白處士而後行家庭之間秩如也至於畜
媼以慈變而莊之娛為鄉鄰排難解紛尤明白直
諒或有聚訟者處士一言之頃能使之怒釋忿消往

往有擁爭者不至于官而唯處士之言是聽以貧細
民粟遇歲大侵則不責其償其間有復稱貸者亦無
所吝里中有病疫者屢屢躬煎湯藥而其先豈遠之
櫬以葬人之不能葬者幾百人娶人之不能娶者二
十數人藩臬重臣洎郡邑大夫聞其為人每有式其
廬者或咨詢其民瘼處士從容款接之餘真以其利
病為告弗隱其存心受物類如此故人之德之者無
閒內外云天順甲申秋感傷寒疾弗起當屬纊時顧
謂諸子曰吾家詩書禮義之澤垂三百年于茲汝輩
能復祖基堂宇守清白以光吾宗吾瞑目九原矣言
畢而逝二月七日也生洪武辛巳十一月三十日享
年六十有四是歲十二月六日祔葬于本里松林祖

筌之右配陳氏婦道毋儀表率閨閫男四曰璣曰瑚曰琥皆克家曰璽業儒爲太學生女一適太學生同邑戴廷用孫男七曺慶䥇鎬鏜錞鉞孫女三長適東陽李鏞次適同邑戴璠又次多在室處士爲人狀貌瑰偉樸檴豁達善於記誦古今墳典與夫賢哲詩文過目不忘與人辯論上下皆有據證其平生立心制行寔非世之齪〻者可比於乎若處士者誠爲鄭氏之中流一砥柱也使其得以於時其事功之建必有過於人者顧乃韜晦弗耀其見於施爲者但及於一家一里而弗及於天下此知處士者不能不爲之惜也歿之時姻戚里閈皆咨嗟踴涕以爲失所倚仗鄉先生合其族之賢而文者相與考德易名乃私謚爲

正義處士禮也又明年其男璽謂其友王汝曰吾不肖弗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其潛德懿行泯泯湮日漸湮沒幸爲我撫其行實以圖不朽之託汝與鄭氏世有親交之好處士平生操履言行寔知之故不敢以不文辭乃併敘其世系履歷生卒之詳如右庶俟世之述作君子採擇取徵而論撰焉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十二月朔日同郡王汝謹狀

明故正義處士墓誌銘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生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安定真珠溪之滸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遥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徒棣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顧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譃習暇輒相過從坐如鼎足然它日仕信獨過予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當下窆時墓石且礱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爲寧緩勿苟恐爲吾父盖於璽獲投分於子子能忘情於璽乎則應曰君之碩銘其尊人意盖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麟溪集〻問他文詞之載弗暇論如冲素府君之甚晏朝請銘蓋山府君之墓有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黃文獻公奉議君貞孝處士則歐易文公宋太史

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獨羞尊人且恐爲諸先哲羞予方遜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盖允達所製也予既讀一過曰君家〻規百餘條先君子勤率与之合可謂賢子弟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餽飢殯死要貿九數十事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起于家以家廟顧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書惜乎文筆疏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冲素以下世德焯〻然史于國志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俟書雖然君必欲書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麟溪天下所謂義門者也曾祖銘祖得金華教令父棣嫡母張母姚處士娶于陳生四男璘琳琥璺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冑夔楚鍋鑑鎛鋭女孫三其二適李鐄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於天順甲申三月七日春秋六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是爲銘

長洲吳寬撰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壬辰狀元

故鄭處士諱燃字允符墓誌銘

予以氣使解組歸田適義門二子埈垝偕謁於予且泣且言先人銘誌尚無文辭愿乞一言以書梗槩則存没無憾焉乃奉其事狀來請蓋其葬於獻昭彭史明吳侍書而以識之按狀公諱燃字允符姓鄭氏高祖諱文泰字達卿元之提領曾祖諱鉉字彥貞封從事郎江浙行省都事祖濂字仲淵父諱淞字琳恭令湖廣道監察御史公自幼志認學優讀書涵揣應對言論人咸稱若懸河當冊輒援成詩及長充家幹蠱義聚事若動輒皆命公出入無不愜於諸尊之意性雖剛果而志慮寬和与兄熹二人交愛尤篤未嘗有一言亂翳父官憲臺執法清慎与兄更相寧省永樂戊子父爲罪案誣逮死於京師母終于家公乃治喪哀毀送祖父致仕歸田公以養省侍寒温不怠

太宗文皇帝巡狩北京至永樂戊戌侍父渭賀駕

咸謂公能之雖飭備難捷之志銳才優俱欲薦公時公苔以父老養親有次偏次總戚侍父爲家長掌政一十二年父没公獨祭欲郊葬禮畢公亦疾卒生於洪武癸丑九月十四日卒於宣德戊申六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又六卜於宣德己酉十月二十日葬於金山之上娶金氏諱娩乃東陽大姓也敏惠內助多篩後子有方生於洪武辛亥四月十九日卒於天順丁丑七月廿二日後没於公三十年享年八十有七合葬於金山子三人曰壯曰埈曰垝孫男九人健傳俊偶衆佃使侶儀曾孫宗京宗慶宗華宗樾宗英宗盛宗燕宗扣宗堅宗斌宗進宗宣宗延宗魁宗敖宗宗權宗堂宗博宗悠宗積宗奇玄孫元亨元章元洗元圭元珠噫嘻公之志行才節足可罪傳以爲後之來後緯不施用編聯于後宜以銘之銘曰

雖存雅友以振我門是規是準以律厥身父官風憲
執法清純繼承寧宿候彼寒温懷才不展蓄德日新
煙霞泉石養遺休開今望又何愧乎古之人

韶府紀善閩邑市東 瀕撰

故義門安素鄭府君墓誌銘

公諱遂字孝資別號安素姓鄭氏其先出於滎陽其遷于歙于睦者則魏白麟之後始自睦遷婺之浦江者又自淮兄弟始至沖素處士始合族而居焉行孝義宋元旌其家繼繼承承代有顯者於是義門之名著聞海內公高祖大和龍灣稅務提領曾祖欽號青檀居士祖渙浦江三鄉父桐字振成滁州州判妣洪氏安人公在娠七月而生有至性聰敏過人初宋太史濂道東明山房義門諸子弟多從其學公時未弱冠已善筆札太史有所著述即命謄寫屢屢可觀太史深加器重觀炙薰陶既久學問詞章見稱于人洪武中家被誣構有人為役死于獄者例當補役衆難其行叔成公毅然當之時工程嚴急費用不貲公夙夜奔湟寢食俱廢竭力營辦濟金供應工類以完公得釋歸其同役工弗及程者俱得罪謫戍遼左人多義父子勇於義及公應薦授滁州判之任與安人俱居威時覲省甘旨之奉定省之禮靜靜孝誠二親怡然安之郡人士咸咕咕嘆曰此真義門子弟也後公督役京于潁上公聞訃哀慟幾絕乃不遠二千里匍匐奔柩歸葬終三年之喪不御酒肉光年奉養安人猶謹後安人以壽終其執喪亦視前焉人多其孝佐理家政勤謹公廉接人待物咸適其宜宗族鄉黨無不敬愛蜀獻王聞其賢欲具

奏舉用竟以疾辭非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生於元至正丙午六月二十八日宣德癸丑六月十四日與親友笑談飲歸卧榻上無疾而卒壽六十有六配朱氏有淑德先卒葬橫山之原至是與之同兆而葬丈夫子一曰禺孫男一曰侃女孫一曰應適黃景文禺痛惟潛德弗昭乃具行實來徵銘予記永樂初由

國子助教出知滁州與公為同寅焉通家之好素重君為人今有禺之請焉得以不腆之文辭乎輒序其家世之盛與君行義之懿而係以銘銘曰

繄鄭之先以國為氏支分派析緜延弗替有曰白麟肇遷于婺歙睦之宗亦皆其裔載遷浦江自淮兄弟沖素挺生學行純懿合族而居力行孝悌錄曰義門旌典荐至有蕃孫曾食指千計或業詩書或膺祿位衣冠蟬聯克昌克熾卓哉安素所稟尤異篤守天經復通文藝極親于鄉人高其義力佐厥家有光先世橫山之原松檟蒼翠佳城孔固鳳氣攸萃銘昭其潛辭亦無愧

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兼試陳璉撰

故鄭處士諱遜字允鵬墓誌銘

士之處世雖顯晦不一其生有操節文德著称共雖身没之後猶不可隱其德而掩其名則傳誦丕與於無窮其宜然也一日義門鄭氏之子邦奉狀謁予而言泣曰先人墓石尚無銘刻敢請誌之按狀公諱遜字允鵬曽祖諱鉉元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祖諱泳元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父諱宗谷翰林院檢討公文種有傳聰敏讀書未常有怠詞章與旨宏博深粹侍父宦遊白下講學當時諸名公詩思德業日就月将及父掛冠侍老歸林義規遵範恪守不違事親之道養生喪死咸盡儀禮哀痛感衆世卑不聞乃廬於墓側樂道著書性嗜消淡常遊

山水之間乃置於郭景純之地理猶善吟詠不輟長益之亦深調布置豪邁飄逸人咸恭之一日忽染疾篤甚乃命二子諭曰吾生為義門之子孫克守家法五十九年跬步不敢間違死無愧矣汝當嗣武庶幾可也言畢暝目而逝生於洪武辛巳十二月一十日卒於天順丁丑四月十二日辰時享年五十又七也遂瘞於厥祖經歷公之墓側乃嘉興鄉獅岡之源娶朱氏婦道孔閑後公一十二年而卒子男二人曰邦曰封女一人曰琇適本邑朱澹孫男曰規曰保其未已也嗚呼公之生也視功名之利祿若一羽之輕勵勁節之與貞誠終身之誠宜以銘之銘曰

卓哉隱君志行孔純博通子史窮究典墳家訓為規禮義為矩弗羣弗榮無譽無競討吟白雪訣秘青囊捷山勝地遊遨倘佯鵬路雲程[illegible]翰林文穉淵[illegible]益振予雖無文摛辭不誣書諸墓石不亦[illegible]夫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丞同邵[illegible]家[illegible]撰

明故孝敏居士墓誌銘

浦江冲素鄭處士十一世孫曰琳字士球成化甲辰十一月初九日以疾卒於家越明年其弟士信持其從姪保之狀來京師請銘其墓石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葬於松林先塋之右士信適除上猶縣知縣以行屬從之予交好士信已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曰盛與衰理也亦存乎其人鄭氏世系之盛載之史冊與名公鉅筆者冠絕古今無庸復書獨士球之沒可慨也天順間義門當諸老淪謝之際厄於火其世伐所蓄譜牒文籍并其板刻蕩然殆盡鄭氏漸衰矣士球承其先人正義處士之志以身率其仲脩建室堂重刊麟溪集凡所廢墜者無不殫心力而為之使先

世之規模依然復存與諸大家頡頏不替嗚呼使士球無恙由茲已往必至大盛如宋元間也若正義倜儻好交四方名士則極力營辦大竭厥志事其母陳委曲承顏歡然適意踰八十終處兄弟[illegible][illegible]甚和津津間眉睫一不合義則蹙頞不安無苟從之至其給親交藥疾病周貧乏雖至再至三不厭有[illegible]產業售者必詢其顏雖過直不計而不願者不強取也此皆常人之所難而義門子孫所宜有者獨慨其享壽不遐而不見其盛也士球天性更通敏未弱冠即能幹蠱公私應酬不勞而辦識者已知其有過人之才況平生沉靜寬厚或遭毀侮處之無怒色人以是稱之卒之日遠近弔哭者必盡哀足相接於門者累月

於是相與議曰其孝其敏如此合易其名曰孝敏居士享年五十有九曾大父仲載金華稅令大父琳任配王氏先卒子男二曰樊正出曰錢側出也女適戴璠孫男二宗錦宗釗孫女二銘曰孝也其宜敏也其資獸者復還維其補之衰者復振維其賴之嗚呼孝敏而止於斯

賜進士出身兵科給事中前翰林庶吉士長洲陳璚撰

故承事郎江西上猶知縣鄭君墓誌銘

嗚呼天下莫不知義門鄭氏在昔之盛而鄭氏之彥方為承事郎江西上猶知縣曰仕信者予獨知其可役在昔之盛者乎仕信剛明敏達慷慨有為其出用

于世尚惠澤被于民使其畏日休然而主家政夫豈不能整肅家之家法邪胡為抵上猶甫半載即罹疾卒于官嗚呼痛哉卒乃成化丙午九月十日上距所生宣德乙卯十二月九日得年五十有二有司攢官船載其柩以返乃卜明年丁未十一月初二日葬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側其子鍃持從兄保所造狀先期徵予銘予念自始壯交仕信至垂老契誼之密終始一致平生歷履無不知若銘豈予之可辭哉按狀仕信諱璽乃宋冲素處士綺之十一世孫別號存誠仕信蓋字也曾大父得為金華府稅令大父棣父旭皆無闕非仕信自少岐嶷不凡甫成童即為邑庠弟子員攻舉子業既長三挾施經與兩浙士角勝

卑式鄭氏麟溪濟一門尚義天下聞十葉以後蕃
仍雲獨推仕信澄清芬泮水壁雍膏毋徒出宰山
邑才不群劉明濟以清慎勤臨民听訟黑白分捬
强扶弱勸耕耘窮岩草木咸欣々澤沾两邑民舁
榖無愧義門僉共云胡為一疾罹瘴疹疑痊松林
鑽夕曛後世有人式其墳嗒嗟想慕讀兹文

賜進士徵仕郎中書舍人同郡王汶撰文

和義處士鄭君墓誌

新天子改元弘治之五月二日浦陽和義處士鄭君
卒年五十九次年之十二月一日葬家北松林原烈
考正義府君墓右與伯氏孝敬居士合兆前事之月
其子鎬以從兄佽所為行狀踵門請洋乞銘於貢士

錢頴且曰先君若不得先生銘則葬猶不葬幸無靳頴
曰子能礼葬又乞銘以圖不朽可謂孝矣敢不諾而
銘諸按狀處士諱[illegible]字士烈[illegible]以和義扁其所居之
室人因称曰和義處士其先有曰淮者[illegible] 曰麟二十
世孫自嚴之遂安徙今浦陽仁義里其地初曰香
溪因鄭来居易名曰白麟溪亦不忘祖也三傳至名
綺者通春秋穀梁學以孝義起家臨歿歃血誓子孫
不可析爨事見宋史又十世至旭[illegible]益尊家教樂為義
事以才俊見称卒謚正義詳見今翰林學士長洲吳
公原博所撰墓銘配陳氏主義門内政餘二十年婦
道母儀為衆所矜式生子四皆有能聲處士則其弟
三子也自幼卓犖敢作事不循飾小節方弱冠即為

人所敬畏郷鄰有不平事多往質之得一言即釋去
不復興訟有司值難事多使經理凢處無不為上人
所與由是名聲日茂處士惺有初非難有終為難未
中年即自斂束人有[illegible]僻者多不較見義所當為則
果於為天順間義門厄於回禄室廬既燬板刻亦無
遺者乘採義門遺風求遺文者悉無以應處士乃與
仲兄佽球一心力復建廳堂門廡重刻麟溪集板使
義門聲價幾墜而復振晩年慮後人不克繼每曰蕭
穀諄々以節幼守礼為訓交契之間克篤乎誼不以
炎涼改即當沐邑宰常熟桑君良翰愛後[illegible]為椽所
誣枉不克直者七八年處士竭智力傾橐囊周旋其
事雖甚久無怠意可謂難矣所接之人有負乞息難

者必賙邺扶救之[illegible]賤子或以礼見邀雖獨酌糲
食亦為之盡歡而不盼其人善々惡々之心並行而
善々之心尤長見人子婦有孝敬必嘆賞不已雖妻
與不合亦礼之終身娶[illegible]柳氏有婦道子男一人
鎬孫男一人宗泗孫女二人澄許適[illegible]傷吳璋曰柔
許適同邑傅瑛當處士卒親疎遠近莫不赴哭々莫
不盡哀非有德感人能若是乎信宜銘以慰其子之
孝銘曰

處士之[illegible]孝義是力南北西東仰以為式處士
之行克承乎前親疎遐迩咸信其賢宅兆沉卜
安居是宜郡人作銘不媿于辭

貢士金華錢頴撰文

序

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九世有司為請于朝而旌表之錫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作注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甲至本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采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承直郎國子博士烏傷黃溍撰

鄭氏義門家範序

余在武林時聞浦陽江之上有義民曰鄭氏焉嘗合族至九世及官成均始識其子姓曰彥平氏曰濂觀其家範二卷蓋彥平氏之世父貞和先生與其從兄子敬甫之所著也彥平氏致貞和之辭曰人之至親莫如兄弟不幸有不義者豈其性然哉亦由為父兄者迪導之無其具耳故九江之陳金溪之陸能累世弗異爨者寔有家法者存僕雖不佞竊受教於君子矣輒著為書以遺後之人庶幾引而掖之雖然子孫之賢不肖僕亦豈能預知哉吾盡吾心焉耳矣願假寵於先生以序其端余聞之瞿然嘆曰甚哉貞和之善遺子孫也夫嗜慾之汩人也捷如風雨而有抗以止之悍[illegible]也牧圉所不敢近而有範以制之況人心之易溺者莫如欲寶有甚於斯二者可無法以捍之哉鄉者陳褒氏陸九齡氏有見於斯皆著之於書今貞和復加詳焉為貞和孫子者念立家之多艱思先訓之致嚴一開卷間毛髮聳然起立設有不肖之人亦當感厲而為賢是規之行將自九世至於百世未有艾也它尚是廬乎是為序貞和名大和字順卿年已七十餘為人儼謹重然諾子敬甫名欽實貞和之冢子其所著書蓋將補前規之闕故不復深論云文林郎國子監丞莆田陳旅謹序

鄭氏譜圖序

鄭氏出自姬姓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

遂安縣所録自南陽公瞬以來列其名字于圖今以世遠不書見先書鄭君碩其本也次書淡道遜敘之祖也次書自牖遷浦之祖也自牖孫淮始遷浦江故自淮以下言行可書者悉存于左詳其近也至義門八世以後皆疏其左俟續書也

始遷浦江祖

淮字巨淵善居積[illegible]學靖康年饑貸田千餘畝以濟鄉民人號其所居為仁義里淮孝謹人也與二兄相友愛州人義之號曰塡篪相應有浦陽三鄭子孫不忘其先復以名其地享年七十四娶宣嘉守則善葬白麟谿之左宜祔焉元符二年宣一乳生三子煦熙照煦娶酈熙娶柳子孫見別房圖

再傳祖

照字明父寡言笑不樂人訕人或過譽之輒感頞曰予何壞我若是君子爲之享年九十三娶張婦輊仁義里朱鳥在白麟谿北三里二子緼綺

義門第一世

緼字宗醇年十五以文學鳴年二十即亡有文三卷名冲懸集娶應森葬懸柏原在家西百步白麟谿南一子闕

綺字宗文事父母孝父被誣下獄上疏願代受刑母病手足不能伸保抱三十年不少怠奉宗姨如母嫂以慈子憂始得開即以予之教子孫不分財異爨其事見宋史孝義傳詳具吳禧所撰墓銘享年七十六娶傅氏合葬懸柏原一子閏

譜圖之法莫詳於近代歐陽氏歐陽氏采太史公史記年表及鄭玄詩譜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自高祖至玄孫則別自爲世恐其子孫之多載於譜者不勝其繁使別爲世者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其法固云善也施之分門而居者可也鄭氏自綺即合族而居異譜而紀載之不可也故法歐陽氏譜例自綺之前旁支別有圖者不復詳著綺之後各俗錄焉不以文繁而遂略者族之合譜之宜同也烏乎自鄭君以來不爲不久名氏得不沒者不知其故我歐陽氏以有言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於世輒沒不見鄭氏子孫尚三復斯言而細思之重紀至元乙亥吳萊記

予作浦江縣令時嘗至縣民鄭氏家其家九世同居予因賦詩一章以嘉其義後數年有名欽者以予嚮昔之故復示予以譜圖一卷且告予曰浦江之鄭姓雖甚多唯白麟溪上中下三支及溪東一里曰達磨溪西二里曰松陵實共宗遂陽諸淮君餘皆非也故之籍牒蓋昭然可見近有誣祖之徒欲撰譜系以相附麗欽之兄江山教諭鑑深懼其汩亂我宗法紊變我支胤汙蔑我族類歷世之久或莫能辨也自王府君照以府君熙以采皆謹書其世次定爲別房圖至府君照實生我冲素處士諱綺君是爲義門之宗數諭兄復合遂安浦江二譜請于鄉貢進士吳君萊詳書其所自出而嚴別其所自分性行事業壽年卒塟

有可據者雖不具載之則斯譜是也譜作於幾而吳君士欽以吳君手墨之難再得也不敢復累書之乃繕録刋于文梓龍藏先祠中別刻板為庄廟楣以竹素書為三成繫填祖子孫之名必受室有子者方標名其端下則空之以俟事有可傳伯仲為一類畢則更益使之不能忘也欽無所識知未知其可執事其有以教欽哉噫乎人有忽其祖諱而不省憶者矣其能著之若是詳乎又有苗裔同植而不辨者矣其能衛之若是嚴乎是皆可書予曰弗讓而記欽之言于卷前欽之子孫尚思引而伸之以無負欽之志哉渭兄弟[illegible]守雖列前譜今書之各簡之前亦上承下引之義也[illegible]林郎[illegible]浦江縣尹[illegible]以順撰

鄭氏自遂陽府君元符己卯來遷浦陽迨今至正甲申已二百四十有六年自沖素處士建炎丁未聚族以居亦二百一十有八年前譜悉書其行[illegible]次第相承不亂也是法誠良矣其不敢遺之[illegible]據舊文而修今則俟方來而書[illegible]後先苟欲待其齊一決不能即書不然[illegible]虛久遠其有遺脫者多矣必務不失其倫[illegible]仲一行畢書然後序列而重書之斯善已後之續是譜者尚知此哉金華宋濂記

序

義門詩卷序

浦江監縣公八兒思不花與予同肄業上庠延祐戊午公擢進士第入官別去已二十年今自浦江乘船相見於京師即謂予曰予歷官縣州民未易化散於孝義者惟浦江鄭氏為然鄭氏遠祖有諱綺者始創家至其六世孫文嗣家益盛自文嗣迄今又三世不分財不異爨歲侵民饑復出粟以賑其鄉黨其六世時縣大夫為言之郡以又言之帥閫帥閫又言之江浙行中書廉訪使者又加覆察焉至大四年秋朝廷遂表其家曰孝義云予嘗一至其家居各異室而食則同一堂男子以次而坐女婦則別為一室而其次亦如男子列坐焉僮僕之流亦序坐於別所食畢各事其事日有課月有程而不敢私吉凶慶弔之費一稟於尊長二百餘年如一日九世如一人若鄭氏者不亦敦於孝義者哉予欲率大夫士賦為歌詩以美之子盍序其事於篇端余惟古之時公卿大夫士則異宮室以居庶人各守其業未嘗有分之名而亦未嘗不分也是以同井之民水旱豐凶又有相賙之義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秦以來民始以異居為嫌而有同居之表焉然上有法以分之有禮義以同之則天下之民皆禮義之民也獨浦江鄭氏乎哉鄭氏之瀍可行於一家獨不可推之天下乎鄭氏可

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兹爲稱其尒風示之意云
爾乃歌曰
婣娟鄭氏扶大以蕃既蕃且同義門彌敦愳仰祖父
自躬載德有田連〻有廬翼〻以播以祀以脩以蔵
以貽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
其從如雨肅雝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
脈以世降恩則罔竭毋傷厥剚永懐仏敍乾糇之愆
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
曰居曰蔵有阡有屋流風四祖被于鄉閭歳既荐荒
我家弗輸浦陽之江其流瀰〻高門有閌挂命有焯
小子作歌告德于曾永言保之祖武是繩同郡胡邦
翰撰（字仲申金華人）

義門詩序

婺之浦江鄭氏世系榮陽以仕宦居睦有諱淮者遷
焉其孫沖素處士綺嘗上書代父服死罪而父宽得
白毋張病攣事母三十年不怠臨沒揩子孫不私其
財宋朝請郎安公穆爲志其墓綺生閶〻生運〻生
政皆克承先志政沒今灝之龍溪尹方公惟熊文其
隧碣政生德珪龍游丞德璋青田尉仇人以法中德
璋當逮德珪爭往竟代之死德璋慟毀幾絶貞骨歸
瘞麽蕠莽德璋沒今侍講學士黄先生銘之而事
貝宋史孝義傳德珪生文嗣德璋生大和文嗣能
稱其家縣府列狀部使者以聞
詔旌表其門開學虞公爲之頌鑱于石揭文安公
作孝友傳陳編脩丞記其事黄馬大和著家規九五
十有八條陳監丞爲序其端而大和之子欽續著七十條
危應奉爲之序而其圖讃則進士呉君萊序之其變
塾以東明精舍則處士宋君濂記之賢士大夫歌詩
盈軸而黄先生又序其後於是鄭氏事載甚悉文嗣
生繼〻生渭〻生濂等食指比二千而同居九九
世矣至正庚寅秋渭之弟溪淵湜洪充進士賦来鐵
唐四方聞其風歌咏繼作又俾陶凱爲之序焉嗚呼
古之宗法廢民始輕於弃背其親戚有能復古道者
亾不多見矣若鄭氏雖善守家法有不関於
國家之氣化乎始自沖素君歴數世而家道益裕子
孫多賢亦足以見我
聖德滂涵濡之盛矣昔聖王在上善理其民所以能
使一國猶一人天下猶一家者由上焉者以一國天
下之心爲心而下焉者不自以其心爲心故能維持
防範久而不衰若鄭氏所謂人不自爲心而能均平
齊一者欤引而伸之千載猶一日焉也
朝廷旌淵固是爲斯民勸而詩人咏歌又豈不是以
繼二南之風乎故題諸卷首以爲序云是年秋九月
三日天台陶凱序（字中立）

鄭濤字序

初予讀浦江鄭氏家範嘆其扶導之有方意必多佳
子弟出於其間恨未之見一旦列讌于祭酒之堂忽
鄭深仲幾自外至且謂予曰深弟名濤已嘗筮賓行

三加之禮字之曰仲濤矣濤深先生之風當深求於
性情乎三為濤言欲以先注之文以自勵本深於蘇
潁先生有以教濤也且復之曰是惡用余文為哉余
自關南江走京師六七千里間嘗縱觀水之文矣初
踰錢唐見怒濤自海門來洶洶突不可具狀繼者
桃者超若迎者若俯若衝而闘者欲升而復偃者
香將擊而回薄若雷霆方驚而風雨至者萬騎衷甲
乘秋風而疾驅者乎竊意水之文已止於此而他水
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淮黃
河也亦然江與河雖不如錢唐之潮汐有時而水之
文相與衍漾而成則無少異乎又竊謂天下之水惟
相激然後成文不激則不能文也及休沐之餘與三
坡諸公遊西山大湖間朔風挾水作聲勢無異於昔
時所見者迨夫天開風定向之怒濤舒而為平夷一
碧萬頃雲光下映塵埃不驚翔禽游魚飛泳左右靡
不粲然可觀予方悟水之至文元在此而不在彼也
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駕風激浪噴沙裂
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動中[illegible]度者方
為文之至者也今以濤之名若字言之雖[illegible]氏復
生論文之妙亦不過此濤但當如司馬子長[illegible]浮
洛歷觀海內名山川以昌其文氣則天下[illegible]之妙者
將在濤矣惡用予文為哉惡用予文為哉予聞濤蓋
鄭氏之佳子弟治進士業甚精予知其必見用於時
故以古之學文者告之庶幾有以復[illegible]俯

身閑家之道則具載家範濤蓋行之有素矣予何言
哉其具官陳旅序

送鄭深關狀濤京師序

今浙之東而以孝義行立門戶為仕族望者嫠之浦
江鄭氏也近有家範二卷多傳於世君云其子姪之
賢曰彥平肅若受知當路送為行宣政院照磨架閣
官院歸無事若優游在織門無雜賓所接皆禮法之
士而於學佛之徒尤不與進至一切無益之玩不關
於門牀之間雖家範之訓有以成之要自其心之
安也於是至正八年之春狀濤受代即戒行以歸諸
掾郎載酒餞而餞之江滸有言於君者曰院雖
無事然吾儕退趨大官不暇若可以自暇而未嘗以
暇為嬉謂居官宜爾也今春鼎方嬉湖山佳勝尤
事者之所嬉遨游覽而不能釋然去者而君之治
則汲汲焉若有所遽與乃不足於暇裕之意乎若應
之曰不然吾家宗族同居累世長幼子姪二千指且
則幽會於有[illegible]之堂以合食於同心之堂頗自謂有
一家之政焉吾自來杭三年不得朝夕會聚吾本家
法誨言日夜以勤謹自持常恐羞之何敢以玩游自
貽悔尤哉且受代而過為留滯又家範之嚴戒也吾
行矣毋壓舉酒於是衆咸嗜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
官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觀君之居官如此而知
其恪守家範如此階而進焉其有裨於政化可期矣
時餞者院掾夫[illegible]琛江澄蘇友龍舒[illegible]王宗敏傅元

謝成化乃造四明劉子青次第其言而為之序悴頭

上巳日聽琴東明書舍詩序

王右軍蘭亭之集有觴詠而無絲竹韓退之太學之宴絲桐詠歌蓋兼有之或者徒恨夫流觴曲水之樂不若祭酒之堂之樂而不知退之之所以樂其樂者殆不在絃歌間也至正四年三月二日予自烏傷薄游浦陽鄭氏之義門明日主人貞和君領客偶酌東明山上蓋君延師課諸孫讀書地酒行且再有弄琴于室者君之孫仲舒仲潛也曰思退之太學故事此維其時遂以乃祖之命命二生徙坐于堂還琹于床兄弟為行更鼓迭鈎一鼓而薰風生再鼓而流水決泱三鼓而鶴鳴于皋鳳翔于岡於是賓主雍容整冠斂袂儼不至酣樂不至荒僉曰為孝義之門讀書之房輩乎儼然皆日祭酒之堂也豈不然哉時在坐者浦陽戴仲游圩賅金華宋景濂東陽蔣文用暨易揚本初義烏黃仲恭皆一時俊彥既各賦詩以紀其事二鄭生從而賡之於是天台應奎翁為之序 字伯章

經筵錄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聰明睿至動合天運便入聖域臨御日久將遂濟斯世於隆嘉而猶廸文是先典學為務乃至正更化之始特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所以廣治政理恭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是經筵之設問之餘隱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而宰執侍從必由此東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撿討撿討具稿[illegible]白于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合然後進焉故撿討[illegible]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衣白廟堂公選為之士之為之者曰得以聖賢仁義禮樂之道[illegible]今治忽成敗之故徹聞當寧而[illegible]主[illegible]於斥言諷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江鄭仲舒之為撿討也衷其所進講文為一編曰 經筵錄總如干[illegible]事講文月凡三進[illegible]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諸左右比三歲又總每月所進為錄以[illegible]備乙夜之覽鄭君是編蓋錄其副而藏於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與天子宴閒之所講[illegible]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若為學者設也及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有以知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 經筵講文剖析精詳陳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辨頗經史而循則切其法做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詳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天子之盛德弘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以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

文儒俗沃之功
聖學𣸪㴱之效以及
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卦居
末孜即斯義序其畧以繫諸末簡云烏傷王褘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為
一卷題之曰　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
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
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殺也三年弗言恭默
思道其資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
勉戒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斆學半
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脩然後所造為
益深所挹為𣸪厚而盛德之成有可期然而然矣豈
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為
王者事久矣先聖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
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
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
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遂所便其能
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明皇而此三
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為一代之治於為學
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
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
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與否哉

今天子寛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
非而衣綈臺卑而風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遊
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
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邈之迹特開　經筵以訪
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
者莫不畢趍
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
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
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
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
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
聖心每一勸講則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

之盡忠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也此非昔傳所載講學之事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
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
淳熙經筵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
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媿
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已獲勸講之臣以悟
當宁之聽亦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
逢遘會千載一時矣
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其以文字見知
於世難矣況得施之
朝廷而又當

人之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歆歎以爲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所以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乘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世居浦江之白麟溪上兄弟二人俱通籍禁中爲時所稱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望日同門友戴良謹序

贈鄭仲舒還朝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爲檢討會參贊官闕即命攝其官余與仲舒同里閈而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于田里仲舒亦以□顯南歸服除當還朝其□友以爲賦詩而徵予以序爲贈言之首蓋贈之爲言地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贈言者直欲爲之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既旌其門閭而復其□役士大夫莫不爲之紀詠以侈其事仲舒濡染於庭義方之訓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爲其增益而仲舒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碩彥亦無俟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據現前之素蘊酬特達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容已於言者也故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殷彥廉或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宦游于京國有同兆館閣者仲舒踵武繼連奕葉之盛於校要漢聯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垂於後在此行矣豈但殢爵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爲州里之榮哉顧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草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歆羨發慕然以心思凋耗華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序詩以附見予屬望之私庶幾作者之意也至正十三年秋八月乙未朔里閈末戴良序

鄭氏義感詩卷序

浦江鄭氏同居凡九世一門孝義爲鄉邦所稱有二馬在廄食必同時一出則一爲之不食鄉人士以爲行義所感賦爲詩歌以志之俾予爲之序昔江南徐鉉與其弟鍇將相友愛鍇馬未歸鉉馬爲不芻草鉉馬出亦如之予素不樂聞詭異以爲馬乃異類焉能至於斯說有之亦適然爾非可以常也不然何獨聞於古人而今人乃不見之也予因疑紀述之家欲扶世而導民故掇其適然者登載之謂異類尚然而人可不能然非實有之也今鄭氏之去鉉時三百有餘歲矣而其事之後先如出一轍紀述者之言益有足徵也嗟夫孝義之至亦何所不至哉金石雖堅可得而貫神明雖遠可得而通凡有血氣者孰不感且於轉移之間予又疑世之人忽之而不修者何其多

也豈其計果出馬之下哉且馬微物爾不知昆弟之親而猶能若是豈有人而不能者乎予爲敘以是遺疑斯世之人也予不敢疑之而人或不自愛至有紾兄臂而奪其食者豈予所敢知哉豈予所敢知哉切鄭氏有二犬各生子而出入更相乳哺子猶未之[illegible]今觀二馬之異似決非適然者因本作詩者之意爲之序嗚呼人孰無兄弟哉讀予文者尚當知所勸也

金華宋濂序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者夫友東南遷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有二既壽且康人以爲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爲三老圖仲舒雅不自多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急以乞言也吾兄弟幸皆高年素悼朴於言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爲取而圖諸由是益脩敬愛以堅晚景則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懦念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予何慊乎眞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難也而況於昌其後益又難矣故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爲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福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爲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稱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會矣而未考其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爲四黃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盡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偕廣驅揚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遠壯期士[illegible]值傾西從殊鄉異井無兼功之親誼屢曰首復有令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祿而多福綏之矣不待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繁其承受則吾辭推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矣矣自它人處之猶謙然則優游畢歲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日侍其兄歡乎猶謂[illegible]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蕃不忘

國家崇養老之義還也乞言也將必有以求之余且望聞而忽和仙華之芝酌齋谿之酒合辭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爲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諭諸千山鄭氏故事猶在山中容亦有此容否洪武九年冬十有二月金華胡翰記

送鄭枋序

浦江鄭氏之義門[illegible]許其論著尤富其子孫世守之[illegible]非一日之積也八世孫仲舒甫留京師且二十餘年悃悃然有退讓之風門門深巷日夕以稽經詠史爲事發爲文章溫純雅潔博達之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初以大臣論薦辟經筵檢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方君[illegible]食俄兵至城破仲舒甫倉皇就道扶病脫萬死[illegible]金陵凡內交於仲舒甫者見其形羸伏枕服餌無功皆憂形于色相謂莫之爲計至之明日家僮蹶係來自浦江具言家督枋將泝途訪尋迎養之謀而不值則之大梁大梁不值則徑趨北燕越四日始父子相見於旅舍凡內交於仲舒甫者見其欣然[illegible]紀一旦永辭莫不爲之忻懌枋因告義門之尊幼從全於[illegible]際鎮漯之將帥邑之守令皆知尚德好義[illegible]護之力爲多是以家訓之所承傳者不至遠墜也余初游京師仲舒甫屬序其家規及過金華欲觀義門之盛而不果何幸再見枋於元世者乎近世金華之宗工鉅儒相踵而起枋生禮義之家加之以見聞之素固已異於他人益宏其志益勵其業將沛然而莫可禦矣其遂也能文者咸作詩以送別而余爲之序臨川危素太朴書

又

浦江義門鄭君仲舒北仕于燕三十有餘年不聞問亦且十年仲舒之子材車居常皇皇如也王師陵下燕材車即告行于尊長徑迎方燕之下也凡有仕籍者徙而處之汴京者有之徙而處之兩淮者有之挾而致之南京者有之而蹤跡仲舒之所之言人人殊或言南京或言兩淮或言汴京又或言於將仲舒已解官不在行間仍留燕也然言之南京者十五六從者惑於所之材車曰古之人尋其親也無方而獲見焉者多矣况吾父有方乎燕也汴也淮也南京也吾無不之焉則吾父當無不見焉又奚惑乃行行次京口遇從者走南京訪焉比從者至於南京則仲舒之至南京也二日矣方病臥逆旅從者以告材車兼程而來仲舒見而悲悲而喜喜而不知病之去體也內交于仲舒之士僉曰仲舒幸哉有子如此若材車眞無忝義門子弟哉余竊以爲材車之來子職也而其事則殆有陰騭之者使材車竟絶江如淮如汴如燕不先之以從者如南京至不至何從而知之先之以從者矣使仲舒之至也後二三日則材車亦且如淮如汴如燕矣材車行萬里外而仲舒客南京病臥愁慼居左右就養將仰之誰哉令仲舒斯息肩弛擔而從者適至乃若期然材車遂得共爲子職仲舒享其養而安焉此非人力也天也明年春仲舒掛歸拜先人墓拂克命材車代之行張孟兼氏與材車居同邑且親喜其能子也賦詩以餞之率搢紳咸賦之而屬余序之同郡蘇伯衡序

送鄭材度詩序

賢王分封以來全蜀山川百神咸得所主凡諸祀事
罔有所忽是以時和歲豊民物康泰人文宣朗禮備
樂彰雖古東平河間有不能過焠潼舊有文昌之祠
世傳神以忠孝顯且主文昌之籙嘗聞近代士子攻
舉業者咸爭奉事以為就試之田得神之相其靈響
感驗往往可信
賢王崇嘉忠孝文德故於神尤所加意每當遣祭必
妙選文臣以為不得其人則將有所褻也今年春以
教授臣鄭楷生長孝義之門惇學勵行為時醇儒臣
懋讀家居忠謹之邦早由科第名登魁榜其文章於
神若有符會乃命將事二公奉命惟謹即日戒行而
典寶臣張公旦寧亦多士作為歌詩以送之以余不工
於詩[illegible]舉其端夫古之遣使或因鄰國交聘而遣或
因宣揚威德以震服遠人而遣或欲咨諏善道以助
君德而遣其任最重其人最難雖以子貢之才以使
事自許而聖人猶或少之況衆人乎然余以私意論
之若前之所謂使者但以專對為事苟或不必其有
合於道則有儀秦之辨者皆可僥倖而能今二公奉
賢王之命視彼為大不侔若將有以交於神明故也
神明者非可以僥倖而交也自非儼焉恪焉精白一
心而欲神之來享必將者吾未之信也孔子曰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二公誦其詩讀其書者也其能敬承
賢王之命而致其[illegible][illegible]也必矣敢因以為贈　永樂
二年春正月既望蜀府紀善廬陵廖去息序

送鄭[illegible][illegible]叔度還　蜀府敘

永樂三年七月丁巳義門鄭氏子焯過予孝全山寓
致其伯兄叔度之辭曰僕以一介書生欽承
蜀府之簡知
賢王之寵名請　命于
天子授以官講之職　恩禮優渥錫賚便蕃今年春
竊從來
朝于告歸鄉里茲將治裝還府應　教自惟十年之
別萬里之行尚善有程弗克援手話晤昔此心缺如
子必通家契世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予聞之記禮者
有言良弓之子必為箕〻有弓之象焉良冶之子必
為裘〻有冶之象焉子之得其師授者良弓之
箕良冶之裘也哉忠孝之人必於禮義之宗者何哉
以其大本既立道由是而能生耳叔度蓋貞孝先生
之家息父子俱從太史宋公游貞孝則入太史之室
者也[illegible]不溺志而叔度繼之學之源遠而流長也久
矣故其處也行誼聞於家庭其出也才猷見於施舍
用能致
賢王眷注寵數若斯之隆也
賢王之所以眷注寵數若斯者豈不以叔度之門閥
之人品之詞翰有非尋常所可擬倫哉然則叔度之
所以報效
賢王者宜什伯於尋常矣抑又聞之

賢王方以文化治蜀　顧問之頃所對者莫非責難
陳善之事啓沃之間所請者莫非致君澤民之言
賢王永為藩屏　世子永作維翰忠孝之祚與
國同長它日沛之易楚之詩北海之善書東平之工
頌將輩出於
蜀府為㳟度之勲名成矣太史之弓治傳美貞孝之
志頌遂矣固不美歟敢書此以贈㳟度以為何如會
稽申屠澂叙

送叔度教授鄭先生還成都序

余曩歳宰浦江獲交義門叔度鄭先生情好莫逆者
二年矣及余以憂去職叔度來別涕泣欲歔不能相
捨比歸休寧山中音問未嘗闕永樂元年叔度膺
賢王嘉聘赴
召除
蜀府教授道經衢之常山邑庠寓書致別余蜣封長
讀孤陋之懷喜而不寐是年秋余待罪山東壽張相
去幾萬里無由寄尺素今年夏會季父致仕禮部尚
書鄭公考長安街知叔度扈從入
覲得暇歸省欲揪後會來斷腸自以為必得與吾叔
度便道會晤有期矣予月上澣登舟升堂握手相接
延宿公館共燈燭光劉談契闊且知別後失偶令子
季克抱疾未瘳今雖孑然一身扁舟西上而胥次軒
豁無毅微刺刺顧戀之情惓惓以撫裒為念非忠
孝誠實達事理審出處之宜者其能然乎雖然余有
告為當今
聖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宵旰求賢以隆唐虞之治
賢王溫恭明哲忠孝兼全吐握下士娩德姬公志存
經術崇尚師儒視河間獻王之賢誠不多讓叔度以
宏博之學承家世之遠策名
天朝司敎
王府寵遇之隆晝日三接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益宜
喬勵厥志正誼明道竭忠盡以致輔導詩曰有孝有
德以引以翼毋俾專美於前人也顧余衰憊日甚困
於有司日夕弗得少息安得與叔度常相見乎把酒
分袂為之悵然遂書此以識其意永樂三年十一月
戊戌友生新安程汝器序

道山書院倡和詩序

義門叔度鄭先生任　宮敎之四年
殿下嘉其朴學純誠行誼無缺特錄宋熙寧典故以
賜之九在臣僚罔不歆艷紀善四明王公孟炳首賦
律詩以紀其事由是自長史至善明公以下咸屬和
焉先生復各次韻以荅通積若干首以上進
殿下覽之大悦即　賜和三章雲漢昭回輝耀穹壤
先生拜受退以　睿製不敢褻用篤鋟裝潢藏之以
為家寶後集
府中諸作刻為一卷而以題辭為屬謙攷鄭氏之先
代有聞人於宋而族始大孝友之實史傳可徵自是
以來累世合食

朝廷有旌異之典士大夫有論明之言大篇巨什載
在成書先生以學行之高待從
親王正海字文寧之日稱振未幾而
君臣上下之間見諸歌詠已如此則積之持久豈止
今日而已乎于以見義門之多賢而孝友之風不可
泯也雖然詩本人心政之治忽係焉向使感於心者
或殊則發於言也亦異矣方今
皇上神聖
殿下賢明雍熙之化浹于遐邇士大夫出鳴國家之
盛而又得義門以歌詠之不謂治世之音不可也庸
書此以為倡和詩序且以請正于先生云永樂四年
八月中澣將仕佐郎 蜀府教授廬陵黎諒書

錢塘話別圖序

惟三年四月戊寅章仲岳氏望歸翁歸自
京師走謁南塘謂予曰始吾一介行李以出在金陵
旅泊四閱月形神寂寞無可與語者僅得遇至人為
浦陽麟溪鄭先生叔度也先生權
蜀府教授發揮正學儀範 眾謂蓋已有年近裒歟
偶乃請於
王給假暫歸道至龍江買舟與吾一見之際即如舊
交遂獲同舟共濟且道及親戚故甚相歡狎日接之
以粲然之文暨抵武林館吾于別業[illegible]以吝其高
誼頓得序言以為謝嗚呼世降俗媮[illegible]肉亦且視
為秦越相悠一方孰肯存問於逆旅之中故小雅云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昔東坡讀杜少陵減米散同舟
路難悲歎之詩謂其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矣
簡吳郎司法又曰郗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歡
愁為非仁人君子其能然乎予是以知麟溪義門之
多賢也因念先子昔造麟溪見其家歷十餘世合指
數十指同室而居共爨而食所習者皆詩書禮樂所
脩所秉者皆仁義法度繼繼繩繩如規重矩疊謂為
非人所可及嘗稱以激勵人去今四十年先子謝世
觀其踐台階居政府者不以文學則以德行所以宣
力竭忠替襄啟沃各奏所能咸稱其職
聖世故亦特加 隆遇益知先子之言為有徵矣詩
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是之
謂乎予每思欲登龍門拜先壟闢一言以自壯所恨
嬰於痼病積久一方[illegible]所[illegible]闕失生之在成
都凡所以作其氣者蓋以平日承庭耳濡目染繼以
粹學雄文卑比宜[illegible]後進丕振儒風
此之仁人君子之推也[illegible]人文翁漢景帝未來為
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illegible]文興學校親自飭厲化行
蜀郡至今蜀好文雅稱自文翁始矧今
蜀王殿下聰明儲孝友夙成經學博覽度越前古
其作新斯民又豈文翁所能企及哉而先生能欽承
德意于以踐之身施之人使休光偉烈照映千古盍
為天下後世之所景仰也故因仲岳之請言以泄其
思云永樂乙酉同郡唐光祖撰

鳳鳴集序

蜀府左長史致仕義門鄭先生楷詩一集曾其仕
藩府時所作而名之以鳳鳴者則
賢王殿下之所命也先生間以示余且俾為之序余
固且陋矣是以言詩乎雖然竊嘗聞之矣夫詩
發乎性情而形諸詠歌其用之可以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然斯豈易得而言哉必明乎禮義
之本深於忠孝之道者其或庶幾焉若夫絺章
繪句以為工風雲月露之是尚則是悅流俗逆
時好而已耳於世教奚補哉今先生之詩淵然
而深測之而莫極其涯悠然而長紬之而莫究
其蘊其忠厚之意感激懇款之誠藹然見於辭
氣之表非但工於言語者而已蓋其生長於孝
義之門沉浸乎詩書之澤其蘊凝積聚於中者
皆本之以仁義道德故其發而為聲也和平澹
泊若黃鐘大呂遠有餘韻足以鳴
國家之盛而紀
君臣千載一時之遭遇也
賢王以是名其集若不益美矣詩曰鳳凰鳴矣于彼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蓋信乎其承朝陽而鳴高岡矣嗈嗈而喈喈矣
嗟夫得侍同朝而遊
清光者未之覺也後之覽者尚想見之時川何稚亮序

引

鄭氏譜圖引

傳云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遂糾合宗族於成周
而作詩夫詩歌謡之言爾猶是糾其宗合其族以成
睦姻之德況於譜牒之作乎惟夫族之有譜也故由
本以至支自近以及遠歷千百世猶一日也譜其不
可乎鄭以國氏周其自出姬其姓也春秋之世周
之子孫隸周禮者猶有人焉而莊厲襄之族之於
鄭已不能相有於其國況數千百載之後乎況國降
而為家若乎此鄭氏之裔所以不可不譜也按義門
鄭氏居婺浦陽且九世未嘗析居與纍家二千指內
外雍肅藹然周人姻睦之遺風其有涉於召公作詩
之意可謂深遠矣其諸孫鑑及其從弟欽猶懼夫久
而不能無失也乃求宗作為傳譜宗分而派別
之下以辨親疏于以別尊卑于以崇孝敬于以敦睦
族而親親之道於是乎在矣嗚呼世降俗微同氣若
仇敵骨肉為路人登鄭氏之門者顧且有愧焉使得
鄭氏之譜而觀之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有
不油然而生者乎吾故知茲譜之作非徒鄭氏之書
而殆天下之書也曰題卷末庶幾覽者有感於斯云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五月義烏縣儒學教諭天台
[illegible]奎爾題

解

鄭烆恭名字解

鄭氏同居之九世皆從木以為名有從木從幸而以恭為字者避同名而改名榦々柘之別名也因易其字曰弓而質於余余乃仍其字曰恭或曰曷為而有取於榦乎榦僅可以為弓耳胡不取夫豫章楩柟栝栢椅桐之屬乎其材之美堅緻縝密文采馨香可以為棟梁為舟車為琴瑟為爼豆為器之重為用之大是之不取而取於榦乎且榦何與於恭而聯之以為名若字乎嗚呼榦固美材而比興之則亦可以聯夫恭矣昔之論良弓之材曰其木必正心正則其脉理皆正而發矢直夫榦之材蓋能正直而又能柔忍

故宜為弓古數土者之所以貢之而考工者之所以重之天下之美材也何慊於豫章楩柟等乎況弓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所以躬習之以為禮樂征伐之器也其器豈不重其用豈不大又何慊於棟梁於琴瑟輩乎曰是則然矣抑果何與於恭嗚呼詩不云乎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為德之基此言柔木而緡之絲以為弓猶溫々而恭以為德之基而學問進脩以成其德也夫詩之所謂柔木非青與記之所謂榦者乎然榦非止於柔而為弓亦非止於緡之以絲也詩之辭姑舉其一隅耳以意逆志而反之以三隅可也是故榦之柔忍而正直也既緡之以絲而又堅之以筋角固之以膠漆而後能柔能剛可弛可張以彀以發而成其良弓之能猶恭之以涵恭之質而學問進脩以成其剛柔正直之德也雖然學問進脩之道亦無他恭而已矣程子之言曰天地之正氣恭作肅々便雍也蓋恭則正々則肅々則雍々則溫之至也然則剛柔正直之德實本於恭也故曰篤恭而天下平噫人之弗溫弗恭雖其德之基矣可不戒哉榦也學詩而慕德余雅謂其可与言詩又嘗與之讀程氏遺書故為之作名字解云臨川陳剛述紓伯

鄭君仲瞻字說

人之為人無以異也而有一鄉所瞻者有一國所瞻者有天下所瞻者豈不以其德歟德冠乎一鄉則一鄉之人瞻之矣德冠乎一國則一國之人瞻之矣德

冠乎天下則天下之人瞻之矣昔衛之武公居衛而衛人具瞻焉居周而周人具瞻焉瞻之不足而賦淇澳以美焉夫衛人之所以瞻焉者豈曰其為諸侯云乎周人之所以瞻焉者豈曰其為司徒云乎亦曰其德之盛如金錫圭璧而已矣嗟乎衛之水獨淇也乎哉而惟淇是瞻者竹惟產於淇也衛之君獨武公也乎哉而惟武公是瞻者德惟見於武公也夫其瞻乎淇也不以水而以竹孰謂其瞻乎武公也以位而不以德乎蓋武公之有美德也猶淇之有美竹也竹莫盛於淇故衛非無它水而人之所瞻不在於它水而在於淇德莫盛於武公故衛非無它君而人之所美不在他君而在於武公則德固可以不盛哉雖[illegible]

聞學也如切如磋其自脩也如琢如磨其恂慄之齊
于中也瑟兮僩兮其威儀之見于外也赫兮咺兮此
武公德之所以盛撫封于衛則衛之人睎之入相于
周則周人睎之也士之後武公而仕者亢仰之而景
行焉德之盛不若武公睎之者不若武公則吾未之
信浦江鄭君名洪字仲[illegible]命其從子樹度以字說來
請鄭氏以義門望于當世[illegible][illegible]秀出群從中而嶄然
為義門之望者君其一人也[illegible]尚其志篤於進取
非有爵位撩動乎人而人望覬之不以德乎則睎之
實君斯舉之矣又何以說為於戲君克求夫睎之實
而碩欲聞睎之說不猶武公不自矜聖而資在朝之
賢下至于師長士交儆之意乎此其以告以自任為

何如其德之進可涯也哉余不敏無能爲脩於君竊
從暨此之後誦所聞以塞請云眉山蘇伯衡述

鄭樹致字說

太學書言格物致知其訓義至朱子而定然求格致
二字訓義必當本其為彼此立詞之意是為得之古
書凡言格如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文祖以至格于皇
天上帝皆由此以格彼也言致有三如致日月致師
致夫致賢人之類為我在此以詩彼必至之詞如致
大人致[illegible]致身之類為推此以至彼之詞若大學之
致知則與傳記所謂致愛致愨致其敬致其樂者同
皆欲自盡而非有彼我之分也物有形迹知無限量
格彼之物以致此之知所謂物我一理明彼而[illegible]此

之道也人心有覺孰不欲致其知而不信其要在於
格物天有文地有理人有倫動植有性情形體聲色
臭味下而器用有通塞之機安危堅脆之故徧於彼
而悟於此其妙有達乎神者不可以為在外者也是
以經言致其知而不曰格其物也鄭樹名格冠而字
之致取諸大學夫成人之道大學之書備矣而始教
在此故因伏讀太史氏字辭而衍其說云新安苍生
余[illegible]述

重修眉壽堂叙

金華之浦江義門鄭氏孝行孝弟自宋至元迄于我
朝皆旌表其弟僅傳三百餘祀矣天下之稱義門能
慎終如始不墜先聲者殆一見焉且鄭氏傳世既久
守德如故以言其人則有數千指之夥以言其室則
有數千楹之廣中有正寢之堂曰眉壽高廣軒朗功
不易致時遠物敝未免凌風震雨之患長家者日感
不寧乃於景泰癸酉之春謀及賢裔允紹者用圖維
新以允穎允和既領事率從子士之士衡輩悉心
區畫課其章程敎諭論儲工無一而不致其勤以故上
不勞於長家者下不煩於群子姓罔動聲色而事畢
舉是以堂構新遠成其功而其上棟下宇之制樣

楓溪集原卷　三五

題於楣節之壽如跂而如翬如翰而如鳥革翼翼然而可
觀矣同長義君丹鵬有通家之好善其用心之良材
之美壽之美軍微子為文以增寵之予謂閟宮有侐實
實枚枚歌於魯人之頌以繼妣祖築室百堵形於斯
干之詩閟宮脩而來俾昌俾熾之祝百室成而發於
寧之禱是以古人於宮室落成之秋舉有以頌禱之
也今觀斯堂之作於昔聳於今匪直為觀美以彰輝
於人蓋以其歲時伏臘燕享聚會予以盡其賓禮於
以言其所言于其語其所語無不於是焉雖然斯堂
之制固無閟宮之尊斯亦無百室之寬宏而在人歡
樂群屢之備自不能已也[illegible]修先訓賢將往嘗接見
[illegible]昔進[illegible]重其門[illegible]其人之[illegible]如之悉矣

家因斧晴之請故得畧其事以為之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儒學教諭山陰謝傑書

送鄭師卿還鄉叙

吾郡楓溪鄭[illegible]士信游太學之明年成化庚寅冬從
子師卿乃[illegible]增涉大江來省士信於内舍數
觀之[illegible]以文人雅也既而歷覽南都形勝軒豁其胸
襟又求四方豪傑交接之益廣其聞見師卿此行之
有[illegible]者亦富矣越二月士信命之還鄉迺執爵告
曰吾與衛門久矣汝其歸慰之謂吾將注選銓曹歲
深庭闈可計日也又曰吾家禮義淸白相傳垂三百
年于茲汝其語諸群子姓恪遵先訓勿為私謀以乖家
範又曰凡一丘一隴一粟一梓皆先人之所遺者當

楓溪集原卷　三六

知必恭敬止之義保守愛護之[illegible]時予聞其言遂作
而嘆曰師卿不遠千里来省仕信聽訓告戒其歸可
謂兩得其道矣昔阮籍與咸不過一竹林之游至今
人猶誦其事况仕信之與師卿其所以来省者其所
以命歸者皆名教之所繫也夫豈風流媚雅者之可
同日語邪是固不可不書之也抑予又聞崑崙者
雖為玉植鄧林者雖為木而生於故家者難為子孫
乎今師卿年少質粹雖有志趾美前烈尚學于古者
一有不知而行於己者纖微瑕玷則人將十手爭指
以為祖宗不如此也而子孫可若是邪師卿知懼乎
此則當戒兢惕厲益[illegible]其[illegible]益脩其身益慎其行庶
幾益振鄭氏孝義之門而[illegible]師卿之父叔有年矣於

賜進士翰林侍講兼脩國史經筵官黃岩謝鐸書

贈鄭君仕信安化縣事序

吾婺浦江之義門鄭冲素處士之十一世孫曰仕信者為人言動弗妄外若和易而中甚剛介以[illegible]而知其為故家賢胄嘗游太學六館服其行及進寓京師又為薦紳士夫之所愛重今年春天[illegible]卿請于
上授知長沙之安化縣事將行乃告別平昔相往來者若侍講謝君鳴治脩撰吳君原博皆為詩文以送之吾鄉之官于此者復謂予亦不可無言以[illegible]予惟仕信士長孝義之家凡入乎耳接乎目而[illegible]乎心者皆無非詩書禮樂之教能推亦得於家者見諸政事足矣尚奚予言為哉
高皇帝嘗語其先左庶子濂曰汝但以汝義門之事訶訶講說得非欲其以治家者治國乎況其家雖有曰子孫出仕者夙夜切切以報國為務蓋教其
上當忠矣又曰撫恤下民宜如慈母之保赤子蓋教臨下當慈矣又曰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蓋教持己當廉矣是曰忠曰慈曰廉之三者誠為治者所當先而凡鄭氏之出仕者亦未嘗有不守此家教也予聞其先經歷公泳則請減民租稅令公得則洞冠索印至斷左手亦弗與尚書公沂雖俸祿亦不所辭之數公之於三者又何如其用心哉今仕信苟持此以臨安化而永無辱於其先將見百里之

民衣食以之足禮義以之興風俗以之變熙熙然而無愁苦之聲惡有不被其澤者哉抑又聞先正云立名節易保民節難蓋以人當氣盛志銳之時固欲有所植立及其久也不能無變而往往為虐俗所詆誚仕信尚益以此自恐自懼守厥先訓繼厥先德成厥善政而終始弗變可也孔不云乎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予敢誦此以為仕信贈予與仕信累世通家相知深且久者故於其行乃歷叙其家教而終復規之以此若夫贈褒揚嘉美之詞尚待仕信政蹟彰著秉史筆者自能為傳以垂永

成化庚子歲春三月望日

賜進士第中書舍人同郡王汶序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寖隆隆之極而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為盛焉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illegible]然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斯其至矣而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之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婺之浦江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爨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深流遠豈一日之積哉由宋迄元賜之旌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既盛矣自入
國朝褒崇滋甚益昌光纖乎旌之拾絡繹於麟溪

[illegible]部郎[illegible]者有為春坊庶子者
有為福建參議者有為監察御史者有為翰林檢
討者有為蜀府長史者有為大理寺丞者其他尤
不可悉數[illegible]功以裨
治化而其[illegible]文學行義卓然知名嗚呼
其至盛矣[illegible]六合而兩九州者耶然日
則異君及[illegible]德未家多故繼之以寇攘重
之以四[illegible]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
傳文[illegible]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尚彬彬然非
他人[illegible]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
知安[illegible]吾知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而自
[illegible]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
澤[illegible]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政績彰聞詔遷華
要增光前烈及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
又必自仕信始乎予雅交仕信雅有因将贈之以
言况吾同年友王君名誼之見屬也遂書以畀之
成化十六年春王月壬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四明楊守阯序

愛日承顔詩序

麟溪之鄭母陳夫人年躋八袠矣其子仕球仕烈
仕信皆篤于孝當仕信以母命上吏部聽選而仕
球亦年逾五十與仕烈日侍養乎左右者尤不敢
斯須遠早晚奉飲食候寒煖視顔色以承順之或
引諸孫嬉戲于側以取其一笑大凡有可以得其

懽心者無樂不用其情其族兄仕遵文而有幽者
每稱之曰若二子其愛日承顔者乎俾至
京師而京師之士夫[illegible]即其所稱為題賦詩
若干首今年十月十二日乃夫人初度辰也仕信
以前詩裝潢成帙俾二兄於是日誦以侑觴為夫
人壽焉徵予序予嘗[illegible]問楊子曾曰事父母日知
不足者其惟孝乎不可以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
愛日又聞朱子亦曰如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蓋謂日
者難得而易過者也父母之壽日多一日則人子
事之日少一日孝乎朝之至者宜何如以愛乎日
而養之哉是楊朱之所云寔得孝子之心也今仕
球與其弟之所以事母者有如此亦庶幾楊朱之
所云而誠無近世之足称者矣或者謂鄭自沖
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聞歷代旌表之在當時尚
化及童監至於太馬宋大史諸公皆為之著論矣
况二子為其子孫而克孝乎母乃其常也豈亦奚
足多常耶予曰不然家與國對古今一理也當國
步全盛時元氣融液教化流行固人人有士君子
風及其久也而勢不若昔不有中興之[illegible]乾立
扶持而欲保其不覆墜也又可得哉若鄭氏當建
炎及勝国及洪武其猶国之全盛時也自正統景
泰以往則不能無異于前矣詎俾鄭氏中興而家
法家廢實視仕球諸兄弟之所為何如也茲仕球

仕烈既以孝聞于鄉仕信入官在近又將移孝爲
忠若于世夫斡旋轉移乎一門之氣化而振動
發于良心其機正在仕球兄弟一念之孝也而謂
作善之多尚可乎哉吾知夫人繇其有賢子也心
神恬怿永享期頤他日坐見
朝廷從奉在旌異之典加諸仕球輩吾又當倡諸
斯文咏歌之重爲夫人壽爲仕球尚益懋之弗使
予言爲徒誌乎若夫人有柔靜懿德而自足以得
壽者已富諸什矣故略之
成化十五年秋八月朔後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中書舍人義烏王汶序

贈大尹鄭君仕信之官上猶序

浙之浦江曰麟溪有巨族一門數百千指同居并
異爨者十二世矣由宋元至我
朝咸表厥宅里御書孝義之門賜之以寓優崇之意
由是四方遠近之人皆稱義門鄭而其族子弟多
敦厚恂雅克守家法予所識者如其名仕信其字
爲義門十一世孫正義處士之子早歲游邑庠治
詩經融暢場屋入胄監與長洲吳君原博烏傷王
君允達最友善三人更相砥礪志在決科已而原
博發解京闈大魁天下入翰林爲詞臣允達中甲
科居近侍獨仕信未偶知者惜之仕信雅安於命
不以芥蒂於懷可謂佳士有涵養者矣追僕次銓
曹遂[illegible]沙安化大尹[illegible]之擢其治安化一[illegible]以其行

於家者施於有政鞠育撫摩惟恐一夫不得其所
誘掖獎勸俾其安於慈孝之天教化興行政平訟
理未幾以內艱解任去之日窮鄉遠谷之民莫不
扶老攜幼送之自非本於家政孝義之誠推孰能
然邪茲服闋改南安之上猶其友鄉人某同君宗
召輩重仕信之爲人幸上猶之民之將蒙其惠澤
也相與徵言爲贈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蓋家國一理齊治同機未有家齊而國不治未有
国治而不本於齊家者也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
家讓而一國興讓况鄭氏詩書禮義之教孝友仁
讓之風其家童稚皆習聞之仕信得之家庭者有
素且以俊秀仰承

聖化有年其於脩己治人之術舉而措之宜無難者
所貴操持此心終始一致以施於安化者施之上
猶則上猶之民感化興起將無異於安化而於前
聞人益有光焉且鄭氏之先最多顯宦
國朝洪武永樂間仲與爲禮部尚書仲辨爲春坊庶
子仲持福建參議叔恭監察御史叔廣
蜀府長史叔美翰林檢討允用大理寺丞皆仕信
諸大父也而任有司之職者尤衆悉能遵守祖訓
以沐
寵休仕信觀法於此果何往而不得哉他日躋崇陟
顯不特爲義門之榮抑亦爲
邦家之光

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侍講承德郎經筵講官兼
國史淳安商良臣贈

送仕信之汝猶序

往年中書舍人王允達以其友義門鄭仕信訪予因請予詩贈安化之行安化子隣縣也仕信知安化二年以家難去服闋
命得南安之上猶陳中書于竟役與其鄉士請曰仕信嘗有一日之愛其所欲聞者獨詩也耶夫義門之在天下久矣宋之史傳元之国典我
朝之文章諸家盖於此詳焉今纂其祖父則思見其子孫見之而弗愛非人情也愛之而弗知所勉非

情之心也仕信之所嘗愛贈者若翰侍講鳴治吳諭德原博李御史亡常及允達諸公或因家政以雖於治如周書所陳或原家法以責其繼述如抑氏所誠或歷舉居官蒞政之法如其家規所訓其所以勉仕信者亦可謂至矣予雖欲有所說豈復有所益哉獨念夫韓子有云君者吾之所頼以生者也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故寵我以官食我以禄居我以廬室之安治我以力役之奉固有以責于我也在藩有一藩之責在郡有一郡之責在縣有一縣之責縣令雖卑而民社其爲其社稷所殆無以異也其所以責我者不可以不知也若我而忽之可乎哉令之爲縣者曰我令也爲郡者曰我守也爲[illegible]者曰我[illegible]也能体而念之者幾人哉夫知民社爲我之責則不得不盡其心知官禄廬室力役爲
君之賜則不[illegible]日夙興夜寐無忝而所生[illegible]王室夫
君之於[illegible]国之於[illegible]民是於子一也[illegible]以而是申
諸公之說仕信[illegible]一縣[illegible]天下可也

成化乙巳冬十一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
經筵官兼脩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豈特於㮣家見之詩之為教不既深矣乎公名別兒
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歹其氏也以開府儀同三司
自御史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來鎮南服其功澤之在
人心者甚博他日當有太史執筆書之者茲不復云
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巎巙
跋 字子山

跋鄭處士墓銘後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穎所作穎字宣明本蜀
人從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
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强為作墓
表謂穎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以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季

五月六日趙與懃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富年八月
磨勘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無稱譚會通持已甚可畏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帛百番者不
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
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
陽長樂朱怪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怪之為人無
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季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
山孫氏要亦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
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盖鐫石時所損本
也鼠齧之餘幾欲壓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其志

予方從容飲即銳案蹟與之萬恨老嬾不能多記考
覈未精審有愧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是
重紀至元四年戊寅歲冬十二月蜀山居士柳貫題

題處士樓記後

世嘗稱故家喬木者果何取於木哉盖木非百年不
能干雲霄百年則所閲三世亦取夫子孫能世其業
故能保而有之也里人鄭君建卿出方先生子頑所
作處士樓記示予記言處士植樓以期子孫義聚者
甚備請予識之嗟夫處士至於君六世矣處士之骨
難化於土而木固無恙非君兄弟之孝友不忘先訓
能若是乎木之榮悴義門盛衰之所繫也鄭君尚深
培而厚植之方鳳題

題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公為浦江鄭
大和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
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諱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
世孫自遷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
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拯又二世皆同居共
財 朝廷表為孝義門於戲溪流綿綿將公將書
是以寵之者盖將昌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
類顔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發之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冀郡歐陽玄敬
題 字原功人

題鄭氏義門家範後

太山王元戴出蔡湖東屬余以書屬之曰浦江鄭氏同縣者數世賢使者宜為風教致意焉元戴後行部至其家復回太息賦詩而去今觀其家規周詳嚴密雖唐宋名公御素號有家法者亦不是過宜乎元戴嘆歎詠歌之不能自已也鄭氏之子孫尚世守之則永無替矣御史中丞柔爾直班書于京師迎陽坊之寶忠堂時帷齋

題同前

嗚呼井田壞而民得以去鄉里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屬鄉大夫州長之政弗脩而德行道藝無所興過惡者無所糾黨正族師之職弗舉而比閭族無所聯散敘任恤者無所書上失其道則民散於下其所繇來遠矣成周有国所以整齊其民範防周密教化浹洽徒之常知斯義守則世有其業遠則刑罰及之而無所自容當是時夫孰有以義稱者乎世衰俗微生分異居至相視猶塗人然生不知親而死不知邮矣於是有一姓數世緦麻同爨又可不表章風厲以與起人心而厚倫敦薄哉予為太史屬預脩宋史於孝義傳觀浦江鄭綺氏未嘗不咨嗟賞慕也暨來江浙宣政照磨鄭君彥平出示綺後家規五十又八條今九世莫之變諺曰天之報施善人也亦豈非家法憑藉維持之力哉然則鄭氏子孫繩繩然振振加綿焉雖百世以傳可也至正六年歲九月廿八日河東張翥書于史局翥仲舉晉寧人

題同前

家規一卷五十有八條黄陽鄭君大和之所著大和之七世祖淮與其二兄卜居浦江縣之白麟溪于後鄉人名其地曰三鄭至淮之孫綺以來而家益盛弗異居弗異爨者九世至大四年有司得里父老言達于中書如令旌其門而復之君乃著此書刻石于家素得而讀焉歎其區晝至詳防範至密為其後人長慮卻顧者何其備也且其未始有規也猶能相保者九世數百年況於條而列之若是宜乎其演繹之深長哉嗚呼周衰而秦暴先王之澤大壞所以治其天下國家者苟焉而已是以禮義亜微而綱常瀆亂將否為禽獸之歸君子未嘗不為之慨焉永歎也而鄭氏於其間卓然有志乎古歐陽子有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不信然與家規之書可與九江陳氏之家法吾臨川陸氏之家制並傳於世守而行之有不在其子孫者乎故君又能於族人之疏遠者為屋以居之分地以葬之於鄉鄰之乏絶者裁粟以振之買棺以斂之可謂善推其所為矣則其意非直欲保其門戶於久遠者抑素又聞之宋端平中嚴陵錢氏作廣塾以淋艾其宗族之子姓鄉黨之俊秀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使風俗美而人才出以備朝廷之用頗不盛與吾猶有望於鄭氏焉臨川危素記素字太樸

題同前

舊見揭集賢言天下義居之法莫善於九江陳氏子
取觀之信然意士大夫家無有過之者矣今視浦陽
鄭大和父子所述家範教益加嚴法益加密實不在
陳下故予評定鄭為最陳乃次之時陳留程子庸東
平馬彤卿咸在坐皆以予言為允但不知集賢之見
何如耳陳繹曾題

題同前

右東陽鄭氏家規一卷予讀之既作而言曰昔者聖
王之治天下蓋約民情而為之中制所以經紀人倫
整齊風俗纖悉至備也稽諸載籍則儀禮周禮、記
是已禮失則入於刑、者不殊貴賤親疏而一斷於
法其失少恩蓋聖人不得已也徵諸世則有所謂律

書者具焉是故學校之教行則民先諭官府之政行
則民弗爭自世教衰而民不興行則禮經徒在而世
一切視為故言可勝歎哉律書獨行則排剽作巧猾
飛不均之道日多故律書不得不獨行也世之大夫
君子有懼於此乃制為一家之政令而自行之且以
傳示子孫使世世守之此陳氏家法陸氏家制鄭氏家
規之所由作也雖然維昔孔夫子之言曰有關雎麟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法度憲害誠哉是言也鄭氏
累世不忘分合族之長幼幾二千指其來京師者
予得四人焉宣政院照磨秀平　宣文閣授經郎
仲義　經筵檢討仲舒太傅掾仲濟皆恂恂和易仁
厚而遜恭謹慎雖得之氣稟亦其訓之陳雍雍麟趾所頌
公子振振然之盛者豈過之哉於以驗家教之使然
而家規之所以行也不然家規其文也抑必有視之
猶禮經之疑言而已為鄭氏子孫尚其有以知此乎
哉予本為規為志也故弗以頌豫章王武道書于敦睦

題同前

予少時觀司馬公家範顏氏家訓朱子家禮及夫桐
木之韓氏樹之當所著家法知中州前輩軌範未嘗
不同但世道日趨於下此意遂希闊雖有聞有識者
每為之一慨今觀浦陽鄭氏家規則知舊人典刑尚
未泯也然合族而居原於家之有法家法之正又原
於詩書之漸磨見聞之講貫以詩書維家空其齊且
務也鄭氏九世一堂同食此固難矣世豈有家法如

此之正而町畦異齊者哉唐張公藝雖曰九世同居
及高宗問其何以能居是則大書忍字百餘以對嗚
呼忍而後能如此亦出於勉強矣其視鄭氏豈不有
所媿耶豈不有所媿耶廬陵桂隱劉詵書

題同前

鄭氏出於周司徒而支派布於天下吾宗實始唐滎
陽公後避五季亂徙杭時間番徙栝栝與婺連壤走
間往來者言曰婺之浦江三鄭有孝義之家六世一
門同居合爨少長雍睦又以仁義名其里心甚慕之
至正己丑三鄭之裔宣政照磨秀平與予會京師請
余好觀其為人如良金美玉世所珍貴既又見其從
子太傅長史仲幾　經筵檢討仲舒如靈芝芳蘭羅

詩高遂義門[illegible]既可見[illegible]矣平示予家傳蓋自宋
元符以来[illegible]今九世嘗[illegible]世而貞和作義範七世而
子敬作[illegible]余[illegible]條貞和在平之世父子敬則
貞和之[illegible]明暁告詳切子孫多賢豈哉涗
予世[illegible]不[illegible]在原敗恩釜[illegible]之燃荊
花之[illegible]計與[illegible]巣僅一冊世眞安厭居求
其久而不[illegible]辞在常之善自處蘇清河之善處
人与夫張公藝之容忍皆可感化流俗然其委曲將
順之意令人[illegible]歎豈若貞和垂範俾後昆習而自然
者乎六世而上意簡而義備七世而下族廣而教嚴
由是而往孝義之澤未易量也予家自曾大父至余
子姪五世未嘗異門户尚期善衍得規範而學行之

則鄭氏義門相望鄰壤間不[illegible]盛哉翰林[illegible]閣宗人
鎮孫謹書于[illegible]岐閣

題同前

至哉禮為人欲之防也民鮮能久矣禮廢而後義見
刑可措也農耕而士治養生送死無憾[illegible]禮不可致
之以澤斯于戰國絶于秦蒙去人之田士無所於食
禁歲若凶年家富頻窮暴煩刑不能遏修備凶害靈
餘以之別能克承有家傳之永世者何哉無是禮防
之裏也乘与檮杌諸侯之舊也惟晉楚有之他無聞
焉目舊史而脩春秋豈得已哉故聖人有知我罪我
之歎而亂臣賊子懼萬世取為法謂周礼盡在魯豈
不信然傳曰一家仁一国興仁況春秋云禮云予觀

浦江鄭氏義門家範竊有所感焉鄭氏世德見于金
華宋濂所述傳中備矣是書曰家範政不異求賢相
司馬公家書鄭氏自遠祖綺而下至樅華九世聚居
令太傅府長史深方抱經濟之才以贊股肱之治宜
推是範處民混然之中成長長幼幼雖疲癃殘疾榮
獨鰥寡之無告子之翼之則仁人君子之澤不獨耤
于既往而復見於今也何鄭氏家範云乎哉予方病
之不能履地將歸林丘太樸應奉徽後序故欣然萬
沐序之翰林待　制蘇　國史院編修官遂者圖謹
序

書鄭氏義門記石刻後

余作記時但依義居世次謂綺實来從及大和示予

宗譜則来從者綺之祖淮也已為改定如別本後識
於此使後人無惑焉柳貫題

跋鄭仲舒字辭

古者冠而字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無所謂說
也至伯仲叔季長孺次公之類非可以文義推求也
後世始有以人之字不足配其名而為之說以易之
者老泉之於兄渙東萊之於[illegible]行是也今人一字或
至十數說乃古所未有浦陽鄭君名濤字汞常而鄉
先生柳公改字之曰仲舒且以辭[illegible]其義則老泉東
萊之遺法也仲舒尚佩服之哉至正十二年春正月
甲子同郡黃溍書

跋鄭仲舒字序

三代以上無言語文字之習詞以具為文章易曰風行水上大下至又凡政教禮儀悉由是出不蔡猗皆人文也然風之過水一也而時位不同水為漣為淪猗之不盈沼沚而久之體立舒則為濤為浪散之弥瀰四海而文之用行文之用行充峰孔子之文字吾有與焉爾博文者勉之求之言語文字則證矣陳燕叢軒字闊君人象

題浦江續傳後

繹曾聞史氏之法在朝群臣自法從以上始得立傳其他則自拜罷而書不然則略之惟布衣之士苟以孝弟行於一鄉則不嶄而特傳之者無他重風教也浦江鄭氏九世同居法宜得書繹曾謬不敏嘗執筆從太史之後恐其事迹不顯無以諭來裔乃為序記如右俾鄭氏兄弟以義聞已登宋史孝友傳中不胥懼棱也繹曾題

書鄭氏義門傳後

余在集賢時國子博士吳公正傳嘗移文言浦陽鄭氏九世同居事且陳其惇義習礼振族善鄰之行不一而足蓋公家蘭溪蘭溪距浦陽不百里公知之固深余雖浦陽人旅食京華者二十載鄰以孝友之事雖能言之而不及公之詳集賢諸公方欲轉而上聞于適蒙

恩得還過至鄭氏家歷驗公之言無一不同者益見公之學識純正雖片言亦不易以許人也今觀宋景濂氏所著家傳正與公之所陳者合其可傳信不誣噫鄭氏之事然矣世之兄弟不能相容者獨何人哉

集賢學士吳直方題

跋鄭氏存義齋所揭白鹿洞規後

右白鹿洞規一通凡四百三十有一言宋太師朱文公熹之所著也淳熙五年戊戌秋八月有旨差公知南康軍公方主管武夷沖佑觀東萊呂公南軒張公力勸起之六年己亥春三月三十日始至視事冬十月即請于朝復建白鹿洞書院又惻當世為學之陋取聖賢切要之言為此規以示學徒公之設心何其盛也使為守牧者咸如公教道其有不振耶今去公雖久誦公之規儼若親承誨言於堂序之上入道之務莫先於此鄭君大和揭以示子孫其知所教哉前鄉貢進士吳萊敬題 字立夫浦江人

題趙治書所蒙積善之家四字後

右積善之家四大蒙治書侍御史宛丘趙公子期為白麟溪鄭大和作大和沖素處士綺之六世孫其家自建炎至今同居已九世非其先人所積之善則福慶被于後人者未必若斯之遠且蕃也易中法言大訓可書者何限公特舉此以褒嘉之豈無意哉予見名門右族亦何嘗無所積或企縮之充切或布帛之流行或田廬之廣拓當其意氣驕自謂可以傳之無窮曾未旋踵而人思起奪之矣嗟乎况於大和之家積善以遺子孫哉積善以遺子孫紹歷百世詎得

所援甚此公所以襃美之者弗辭也雖然廉不有初鮮克有終大和之來裔尚思繩負於公哉公所書眞和叔大和之自號也至正廿年秋九月九日翰林待制兒陵貢師泰敬題

鄭氏譜圖跋

滎陽鄭氏與范陽之盧清河之崔隴西之李太原之王族望素著號為五姓宜其世系有所微也此譜出司空負外所史承傳次第明審可據實堪補史氏之闕鄭氏世系賢之柳貫跋

題門啟

立法以為譜古君子之所甚重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五季之亂衣冠譜族亡其世諜多失其傳矣獨宋河

南劉輝自北齊中書侍郎環傳至輝十一世俱可攷當時皆墓誌之浦江鄭氏自漢初至今凡五十一世不尤為可系者耶鄭氏諸孫銖嘗旅京師出從七吳萊所述圖譜請題適旅以暇日留其齋中者頗久今銖受命為行宣政院照磨將歸江南因書而遺之

國子監丞陳旅識

題太師右丞相所畫竹後

右墨竹一枝太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君滂常者也丞相天資明叡智識過人一日偶得文與可所譜者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個卿鄭賑分明皆與可法而華麗鮮著與近代李薊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滂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援善類爲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授以心畫云至正壬辰九月初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致仕吳郡歐陽玄跋

跋余[illegible]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關公自翰林待制出僉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謂浙東七郡未能有見書五大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illegible]花[illegible]族阿年八哈縣尹奉符郭侯復本縣主簿大梁劉侯師楔相與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守廷心余[illegible]其名也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為時所[illegible]云前史官東陽胡助記

題同前

右東浙第一家五大字武威余闕公為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illegible]七傳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為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為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為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為父兄亦也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永有司既為上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辛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為之低徊歎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淛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恆未見其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旌其善以為之勸哉乃為書此于旌山之石俾其上

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渊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富比封君貴極公侯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此哉公之此意蓋以居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兄弟之間而不能以友悌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悌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和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且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寵異越之貨寶不足以為富雖鄉士之祿爵不足以為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和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一家固足為七郡

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蓋能之而民有所不為是特有慨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哉七郡之民或猶懇懷戾於公而況為鄭氏之子孫者鄭氏之子孫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徒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烏乎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字廷心余聞其名也元統癸酉甲科進士由翰林待　制出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至正諸生戴良謹記

題浙省平章所書大字後

至正十二年二月　詔拜翰林學士承　旨月魯帖木而榮祿公為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八至鎮聞婺郡發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

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以遺之方是時中區俶擾列郡繹騷公以宿衛勳勞特被　眷倚實承　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凡所以文教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其因時制宜於軍旅財用之間者固國政所不可緩而扶世導民興化善俗尤教道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

以開端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為善所謂補之習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況今方岳賜履所一二統封往往數千里非可以家諭而戶曉夫因一家一吉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推其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之受命保釐東郊也為政莫先於旌別淑慝於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為善靡不懈令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為政者哉公蒙古人惇學而性剛正仕述於末天曆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

今上親任舊人遂自大用頃公觀講

惟幄鄭氏之諸孫有以文學受知

闕下為[illegible]遣詣於公有僚友之好謂公之為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諸家長摹勒兹石而俾禕忠其下方如此十一月庚午朔郡人王禕謹記

鄭氏義門文錄後記

婺之浦江縣鄭氏由始祖綺於宋建炎初聚族以居六世孫文嗣其族益衆昕昏食飲以鐘鼓為節男女至列坐至三百餘口家規謹嚴動有常度由是內外睦于鄉里至大四年有司以其六從同居上其事于[illegible]行中書移文部使者得實請諸子越四年春始命有司旌表其門閭至元仍紀元之九年

朝廷以太常博士柳貫與其鄉校舉士之請復其家迨今九世而家益盛義門碑頌為之者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也孝友傳撰之者故翰林直學士揭公傒斯也義門事蹟傳之者故編脩官陳公[illegible]也義門詩卷序之者今翰林學士黃公溍也又有鄭氏家規一卷五十有八條著于其六世孫大和為之序者國子監丞陳公旅也續規七十條著之於其七世孫欽為之記者翰林應奉危公素也虞公以為浙東一言孝友者不能過揭公謂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而陳君又極口稱道以為有三代遺風雖漢石奮有不能及者故覩諸君子之所稱道則是以見鄭氏之孝義而有司之旌表為不徒然矣噫孝義在人本諸心之所同然而世變末俗往往失之雖欲一朝居有不可得者

朝廷著旌表之令敦末俗也然好名[illegible]或不免於其間而鄭氏聚族由宋建炎距今幾三百年以孝義名家史者三人其實行所孚蓋非一世求之今日之旌表者殆未見其比而諸君子之所稱道若是者蓋亦其心之所同然者有不能已也昔張公藝在北齊隋唐時亦以九世同居旌表其門史臣書之於孝友傳首去今千載猶以為美談然予觀其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則其為術不過含容姑息以苟旦暮非如鄭氏素有一定之規令宗族怗然心服而無間也況公藝後鮮聞而鄭氏子弟率恂恂雅飭聞諸顯者固已列諸清近餘皆績文飭行以表暴於時使異日著諸事業宿名史冊後世聞之豈不尤甚於今日之望公藝[illegible]之故因其徵言而詳記之於雲揭諸君子[illegible]者苟因予言而知鄭氏之孝義由鄭氏之孝義而得其心之所同然洗末之俗或繇是一變使後之傳孝義者大書於篇端曰有元孝義之俗由浦江鄭氏始則其為美又不但如今日諸君子之稱道而已也平舟後人眉山楊椿子壽記

家規後題

天下之難和而易乖者兄弟娣姒之間也兄弟雖同其所出而有財利之爭娣姒異姓萃聚而善妬嫉況兄弟娣姒之和家無不和也二南之化首關雎正家

錄婦人始也其中惟其衆類擬夫諸詩則下至諸侯大夫大夫士之妻以及庶人之室家莫不皆然也常棣之詩具言兄弟之事反複而周密它如斯干蓼莪行葦頍弁角弓諸詩亦莫不以是為言者兄弟之難協固所宜致意焉人能和其兄弟正其妻帑家法既治天下無難治之事矣故傳引詩而贊之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由此而觀之知所以治家之要道矣竊觀鄭氏家規其每日省覲必申戒以毋聽婦言月旦望必勖之以兄友弟恭可謂得其要道者也宜其九世之族而同堂以居共爨而食於其制法之善立心之遠與吁家法之難甚於國法國法斷之以義蔽之以刑家法則恩義兼盡而二之以禮過嚴則恐傷恩過寬則恐踰禮過奢則力或不能給過儉則情或不能堪稍或偏私則怨望繇起不能一日以相聚以故治家之法為尤難也且兄弟者連氣分形之人齊服之親也世之人猶不能不析財離居而況於三從四從之遠以至於緦麻之裔緦麻袒免之殺以至於無服之疏而俾之聚居合食與同度而未有室者無以異焉洵所難也或曰老釋氏之流紛糾異類微有懿親猶能群數百之衆餉一堂之上别夫親戚者乎是未察其所以然也彼為老釋氏之徒者無後顧以私其身無內言以惑其聽故易為聚吾徒則不然各室其室各後其後而欲舍己徇宗自非孝厚之至超出流俗忠誠先人之訓而克紹永世之傳者疇其爾耶益夫老釋氏之所為者二本而吾徒之所行者一本固不可同年而語胡可援以肯比哉鄭氏之合族以食誠曠世之希有也孟子書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使天下之人聞鄭氏之風而興起於友睦之道天下有不平者乎昔蘇瓊以兄弟難得產業易求之言感激其民而分異者復還夫舊況聞鄭氏之為乎家覩一書匪獨行乎其家爰有補於世教者也蘭江徐元謹題 字君善

浦江鄭氏譜圖後題

江南諸鄭多出於魏征東大將軍泰及少府大匠渾泰生二子澄袤澄生二子默獻贊太子洗馬生二子宗敞敞生制制生延延生直直生隲隲生晉中書侍郎曄曄字孟宗娶陳氏生二子韋遜群字文序為孫吳車騎府長史平難將軍東安太守值晉惠之亂出於壽春晉永嘉元年八月十九日渡江居于丹陽郡秣陵縣長平里東至今遺基存焉娶廬陵太守徐本之女生二子平昭平字元充孫皓時以旭討功拜南平建晉三郡太守晉義熙元年還東陽郡信安縣墓在今衢州泉山娶長山劉氏生五子望羅碑瑛瀰望字彥高始安太守生四子表咸忱袁羅字仲高臨賀湘東豫章三郡守生五子超越邀雲政碑字對高散騎常侍生三子堅鵠年瑛字文珪建威將軍生三子皎亨雄濟字文護信安令生三子鼓虬詠此為江浙

諸鄭之宗昭字文質晉時為泉建二州刺史曰留泉
州墓在今福州長樂縣西北白田山娶徐氏生三子
衡座靈衡字彥舉晉驃騎大將軍生六子瓌琰球珍
瓌瑤座字亡慮生三子詵諒詳此為七閩諸鄭之宗
至若渾之後裔則茲譜所載為悉而信之貴溪發之
浦江之所宗也予家太府卿諱露及二從弟中郎將
諱莊別駕諱淑實以耶之子孫自仕官徙永泰又自
永泰徙于莆之南湖浦江之鄭則宗白麟白麟渾之
九世孫也其裔分居南北雄也後人有名鼎字子鎮
者生三子諭縱儕鼎與試鄉之子庚同官于汴同以
儕為庚後改名曰徽是則南湖之鄭與浦陽雖脉要
皆同出於庠之裔不但至泰渾而始合也今觀浦陽

譜特略泰一支不書予曰以家藏世系參攷而補其
闕若欲盡徵其世數則有鄭族源委圖在予不得詳
筆之也莆田宗人士穣書于京師崇教坊

題同前

浦江鄭君示予紀裔二書一曰族系記一曰譜圖譜
圖則今鄉貢進士吳萊撰族系記則唐司空圖所定
及鄭氏諸孫爽生翳所編者也自當時至白麟吳悉
以唐書宰相表為本白麟而下方參以族系記豈以
司空所定不足據而表乃歐陽公所作足以徵考耶
昔聞父老言脩唐書時非一人歐陽則主紀志表宋
祁則主傳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
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彝為之所主
既異而不能相通故其踳駮抵有可笑者如傳中所
序天平節度使不過四人紀中却有八人舉此一端
餘可以類而推況宰相表其果可據耶濟南程益書

題同前

予嘗與聞之鄭為姻見其家譜所載幽公已無子立
弟緣公駘〻又無子立弟康公乙〻生高及宙高生肆
肆生成成生滕滕生擾〻生安平安平生徽〻生紹
紹生茂凡十二世又載茂生褒〻生玄玄生弘弘生
起〻生徽〻生褒褒生質〻生篤〻生略略生遂又
生系系生順〻生彝〻生球球生韜凡十五世較之
此譜甚是不同今曰鄭君仲舒請題遂記於此以俟
博學之士辨其是非也鍾陵林外書

書鄭氏義門詩卷後

余在集賢府嘗與聞
国政每以風俗未能淳厚為憂雖開明王道以道之
然未易家至而户曉必待其久而自化也同里鄭氏
義居九世晨昏衣食有定規冠婚喪祭有常礼又能
積其餘以施宗族鄉里之無告者有司上其事于
朝已旌其門憲使者行部又以詩寵異之當時名公
卿及往來賢士大夫又作為傳記贊頌且成卷軸嗚
呼盛哉昔張公藝陳褒以積世同居名著史册若鄭
氏子子孫孫能世守之則張陳豈得專美瑜古夫自
一人至於千萬人一家至於千萬家推而達之天下
皆能以義相讓則風俗之淳厚豈不易然也耶予加

樂道人之善者於是乎書集賢大學士吳直方題

家規後題

昔唐之張公藝累世同居然觀其對高宗之問書忍字百餘以進則知其紛爭之心固未嘗忘特隱忍而不發耳是奚足尚哉浦江鄭氏自建炎中聚族同居歷九世猶一日也先君嘗官武義與浦江接境誠固已聞之後三年翀父景淵乃為其邑大夫又二年以書招誠自錢唐既至謂誠曰汝亦聞縣之義門鄭氏者乎雖古仁人君子不是過也盍往取則焉誠曰一至其家入門見其長幼之序內外之別動靜之間進退之際雍雍愉愉各有其則於是喟然嘆曰何家法之善一至是哉其所以致斯之盛者抑豈無其道哉

蓋其子弟自童稚時即令就外舍習學俟其既長能通知書一經及暗誦家規者然後冠之與成人之列則其詩書之所漸染禮義之所薰陶豈不有心淵源思保其家法而不墜紛爭之心何自而生視張公藝之隱忍而不發者豈直天淵哉嗚呼世之父子兄弟不相好而相猶者聞鄭氏之義不少愧乎

朝廷之所旌表公卿之所褒崇士大夫之所稱道非過也宜也誠孺子爾何足以言此因觀其家範而有感焉聊志其歆豔之私云高昌廡誠敬書[illegible]

重刻沖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曩宣明所作沖素處士墓銘以示曰處士於毋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將傳之宗人處惟是[illegible]之餘思其文而益壞也向已裝褫成帙請于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予柳公弟子也其幸為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illegible]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illegible]概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illegible]至于今而不泯同門合[illegible]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illegible]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illegible]人豈其豐碩

衍裕而[illegible]哉視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illegible]之哉[illegible]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illegible]為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上不得[illegible]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illegible]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illegible]君子敬者亦無愧乎為處士之子孫矣至正[illegible]巳夏六月朔日里中子戴良謹題

鄭氏家範

予少適四方見人之宗族同居者鮮矣所存者惟鄭氏[illegible]子姓昭穆百餘口有司以數世合爨復之表其閭且銘石述其友愛不廢之懿一日至其家見以棠茨[illegible]

其處若界別而比處者問其里則曰是欲與而不敢
者久矣余乃之悅曰有是哉風俗之難厚也後三十
年待罪成均有以鄭氏家範見貽者余矍然曰雖睦
之道使久而不墜亦有術乎予向之所識使知鄭氏
之訓雖至百世可也且彼知其善而不知其教者歟
時與同列欲升諸
朝以風天下力弗能而止至正辛卯授經郎鄭深浚
常其八世孫也與僕同侍
禁闥朝夕從游者久一日語及其家世曰自我先世
之居白麟至我大父貞和先生為六世六世之航名
皆從金金之生從水水之生從木木又生息矣僉指
孟梁家道孟庶深華又知讀書樂學而不踰越矩度

是皆吾先世遺澤之所被也初我祖著訓五十有八
條厥後繼世補其未備者又七十餘條既刻諸石又
鋟諸木意實俾我子孫朝夕頭提而不敢忘也吾之
所守久而彌固者如是李好文曰吾今而知聖王之
治天下也不外是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夫自身修至於國治而天下平大
人之事備矣今觀鄭氏之書始於親親終於及物推
而至於接人應事官府閭里曲折細微靡不詳盡非
致知格物者又能之乎語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夫子所以自謂也今人讀書
童而習之白而教之而不能措一事効一言亦獨何
哉今也有志於治者吾欲使之窮會措之措盡求陽

之竹[illegible]革累朋流播抗本傳四海人置一通心惟目
熟与化俱化油然与三代同風不其偉歟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諭德東明李好文敬跋 大字雖人中 至治壬戌進士

眉壽二大字後題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淛
西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　內府密邇
青坊常獲侍
皇太子研席今者遠役詎當入辭乃因宮臣以見既
見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奉是
以遠涉鯨波不敢憚勞也
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眉壽二大字賜之遂

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
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者親
親實孝為仁之本
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illegible]之道於
二宮[illegible]以孚
[illegible]親之心悅
君親之[illegible]以漸
君親之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於已成物之一切
仁與孝不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若
眉有豪壽之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宮今鄭氏
淛東九世同爨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與化美俗
[illegible]之斷行奉

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䁔耀山川
新民觀瞻於是稱幽雅之兒能效幽人壽君之敬而
竭其忠賦魯頌之鮐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
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兆在此深也屬
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是月二十四日丙申翰林
學士承 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長沙
歐陽玄拜手稽首書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摸勒刻置 宣文閣
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 宣文閣寶
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嘗侍
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

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
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過彌
文之代時
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
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
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 朝廷嘗旌之今浚常
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
以無忘
聖君好古博雅之志下以無忘乃祖乃父遭遇之由
足以垂久遠矣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翰林學
士承 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歐陽玄
謹跋

題同前

此 宣文閣勅石初搨本也
今上皇帝以賜文臣之在左右者鄭君時為授經郎
兼 經筵譯文官故得與焉可謂榮賜矣龍而藏之
以為世寶矧其翰墨之工有足法者哉草書凡三百
七十字真書凡三百五十五字黟南生程文拜觀

書鄭牀恭名字辭後

臨川陳伯柔父著鄭幹牀恭名字解推言成剛柔正
直之德基於溫恭之質譬則成弓之能本乎幹質之
美亦可謂善為說辭矣而余觀之弓之良固由材之
美及乎用之也必以其道斯是以盡其能焉弓人之
為弓也柘為上而孔氏謂柘幹也則弓之美材未有

若幹柔也取其御心而遠根者斲之揉之角以輔之
筋以挐之膠以和之絲以固之漆以堅之其材美其
工巧其為之時而其忌戒以加矣然弓主乎射射貴
乎中弓而不射猶撫弓也射而不中猶無弓也是以
用之不可無其道也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
可以言中此則用之之道也夫禮之中也志之正也
體之直也審也固也非恭而何夫惟幹可以為良弓
惟恭可與用良弓然則恭與幹豈無與乎守幹以恭
其有不聯乎又奚以比與為哉故夫以幹為弓其責
在弓人恭以用之以盡弓之能其責在射者而天下
之良工有天下之良弓必歸諸天下之善射者利其

能用之也古之賢人君子不惟其質有過人者尔惟其能恭已焉耳質者天之所以与我者也恭者我所所以自成者也賢人君子之所以自成其德与射者之所以成弓之能其道一也故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孝子之事親仁人之事天亦一道也孝子仁人豈過為是恭也乎哉蓋或不恭則我之所當為者必有所怠忽我之所固有者必有所梏亡天雖與之以賢人君子之質終亦不免鄉人之歸矣其與有良弓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以異其能者豈不相似乎琳恭在鄭氏羣從中質粹而學優最名稱其家交之久未見行已有不恭也若此所謂能自成其德者歟反而驗之不有得於伯恭之言則有得於余言矣眉山蘇伯衡書

題鄭氏孝義門集後

浦陽鄭氏同居共食歷世十傳歷年三百𠦜盛矣夫其所以致是者何居物則民彝極天罔墜知其理之而體之以公故合千萬人為一人閱千百年為一日爾一有私以間之情欲萬端不能一日聚族而居向望其傳世之遠歷年之久若是哉雖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觀其家規前後二錄所以防範維持誘掖獎勸良法美意並行不悖家道之隆夫豈無自而然孟子有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先儒程子亦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也降俗薄人心不古迺今於鄭氏見之真一家之成周三代也諸鉅人名士形之歌詠見於叙述亦其良心之所感發惟欣愛慕而不能已於言爾然自宋建炎迄于今中間陵谷變遷桑海易置雖巨姓力者不能以善其後而鄭門旌表屹然照映前後得非孝悌之至天道與神明扶持之力乎予與太史公宋景濂同在書局出此編見示俾贊一言予惟表卓行傳孝義史氏之職也屢書不一書當自此始予何言始識此以為後日起本云番陽逸民操琬拜手敬跋

題鄭氏麟溪集

至正辛卯予分教胄監時祭酒李公好文擢為胄宮諭德閣曰宣文堂曰端本日與儲君講論其中宮有學凡近侍貴戚重臣達官之子咸在學誼授經二人

金閨深邃天顏咫尺非儀容閑雅學有經術者不得預茲選友人鄭君浚常用大臣薦出入禁闥者二年周折規矩君子韙之每休暇輒從容觴詠交久而敬不衰浚常發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之裔也至浚常八世矣既而予忝長兵曹從軍戎幕得識浚常之從仲舒撿討於行伍間仲舒才名卧似其兄而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湖西僉憲奉檄南歸焜燿閭里諸公贈言珠玉璀璨可謂榮也已勢殊事異陵谷變遷故家喬木靡不顛覆而鄭氏一門巋然獨存孝義之澤流芳演溢彼司造者殆陰有以相協厥居也歟不然何其子孫之多且賢也噫唐虞比屋可封之俗湫而成周表厥宅里之令著爾謂樹之風聲者亦聖人

綱維世道興起人心之幾也然漢唐以來紀傳所載若萬石君家之謹厚卜式兄弟之讓財唐張公藝之九世同居蓋不多見也求如鄭氏之繼述之善代不乏人又安可以同日語哉元年丁未予告老寓洪于時浚常之弟仲纖来為西省管勾間嘗邂逅示其家所藏麟溪集一編予苦目疾令人讀而聽之知其家世次第訓誡有條起居有序出內有司懲勸有則茲其孝義之大槩也至於風紀褒賞之章朝廷旌表之命國史書之文人詞客序贊之詠歌之纖悉備舉夫奚庸贅雖然抑獨無一語以復仲纖乎夫孝為仁之本也而仁必有後義事之宜也而義則有功有後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德垂後裔可大則功加于時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斯鄭氏之謂歟予宦游南北不二十年而識浚常之昆季飄飄然若河東之三鳳況其一門義聚食指數千吾固知碧梧翠竹間必有鸑鷟而鳴朝陽者亦猶麒麟之在郊藪矣豈唯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瑞也仲纖尚其識之哉臨川黃昭謹序

題鄭氏先世遺墨

右鄭氏先世遺墨二幅今春官尚書仲與之伯祖伯父所書也凡戒飭其子孫脩諸已者無不至施諸人者無不周積善以順天理謙退以處富貴皆賢哲君子所以垂教於天下後世者余既讀而歎之因念弱歲嘗誦虞文靖公撰鄭氏義門頌及黃文獻公歐陽文公所撰之文珠璣玉轉光彩照耀嘗仰慕之後遊

先君子見潛溪先生宋公于

京師寓第先生稱鄭氏行義縷縷不絕口余今忝[illegible]參官而鄭氏之宗方與余同仕蓋今尚書致仕仲與公也夫以數年仰慕之久與同官聯事之親而獲讀其遺訓烏能默默無一言以厠名於後耶夫貞松生於千仞之崗者積厚之所致也今鄭氏同居十餘世子孫綿綿幾廿百人人皆慕之而不知其先世之積之厚蓋如此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必觀是卷而益信焉永樂二年春孟燈夕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天台李至剛[illegible]

同前

余自[illegible][illegible]聞予生奉 命之金華道經浦江登鄭氏義門與其族諸君子一見如平生交留連數日其家法之嚴其孝義之篤目之不覺使人興起別數載景仰不能忘焉永樂元年獲與春官尚書仲與公有同寅之好偶出此卷以示余乃其伯祖伯父之遺訓也伏觀敬齋尚書李公所跋孝義之蹟抑揚反覆備矣盡矣則余豈容喙哉姑寫其夙昔登其堂目其事之梗槩以紀歲月云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雒陽宋禮書

同前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恒言之而允蹈之者無幾亦有門地華顯者金繒充物貲生饒裕矣當其昔

得氣驕酣豢於慾縱奢靡踰度又卑自豐殖攻事兼并以為子孫計曾未旋踵貴富已不可保而貲産為人所有者比比皆然今觀鄭氏所藏先世手澤二紙惟以賑窮儉約為訓何其立心之仁而貽謀之有道也世之羨鄭氏義門之懿繄曰有禮法以防範之賢於張公藝之忍孰知其有出於禮法防範之外者益有以培之衍之也觀於此二帖可見已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大易悪訓至矣人何其不念哉抑余有感焉昔九江陳氏亦奕世同居遭至元兵亂族姓靡有孑遺鄭氏當天造草昧之時浦江被兵之初向非總兵政者宣德意而師行以律旌義門而曲加存撫幾何不罹九江之慘哉予忝史氏頗知其詳益知積善有報餘慶未艾不但為天之所佑而國家旌表之恩良厚矣嗚呼為鄭氏孫曾者其毋忘二老之訓而益懋之以報國恩以迓天佑雖傳之百世可也予官南宮獲與仲與尚書公交承屬余誌之遂贅書於左方

東魯鄒濟

同前

義門鄭氏浙東望族也以詩禮相傳子孫弗替今觀二帖洒鄭氏先世所書前一紙貞和先生書後一紙青捷先生書也貞和教子孫讀書濟物為重青捷示子孫慎德廣約為貴讀書所以窮理濟物所以行仁加之以慎德廣約則人道為無愧矣夫一家之內人道無愧何富貴之不能守哉彼訓之以閨閫燎之以

珠玉子孫行險僥倖以隕其家聲者則曰子孫之過亦先世導之者非其道耳然則鄭氏子孫之賢不亦宜乎昔有人嘲柳世隆為子孫立業世隆曰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鄭氏其殆世隆之徒歟於戲賢矣永樂四年三月初吉延陵王達善跋

敬題　録湯熙寧故事并

御製詩後

古者取士先德行後文藝尚矣後世興古德行或不之取而惟文藝是先豈古人意耶趙宋治邁漢唐於取士一事深合古意當熙寧初選諸王宮教必以執辛老成行義無缺者充其故何哉夫行義全則德性達年老成則學問充之俾斯人日與游處薰陶漸

熏炙躁消邪閑正言行正事講授有方而宗室有益宜趙宗之多賢子孫也

聖朝法古取士一遵宋制浦陽鄭琳度來為

周藩教授蓋所謂朴學老成行義無缺者

殿下聞嘗録賜熙寧故事以見　期望之遠復示

睿製又以見　寵眷之深為琳度者堅定德性有以

輔其

君之德充足學問有以廣其

君之學使宋儒不專美於熙寧取士不媿於古昔而勸講引翼不負於宗室則斯文與有光榮豈特鄭氏一門而已哉

永樂丙戌八月丁酉左長史臣明善敬書

敬跋　録賜

太祖勅文後

右　命桂彥良職王傅
勅書一通并翰林承旨宋濂跋語皆
賢王殿下録以　賜教授臣鄭楷者也
王若曰彥良純篤無偽簡在
帝心遂待以王佐之任爾楷繇義門之冑學行醇篤
擢任斯職孰曰不宜於是自
崇寧王府遷于
華陽王府盖欲倣諸
朝廷之待彥良者以待楷焉臣楷拜受之餘裝潢成
卷出示臣彧謹拜手稽首言曰

國家所以待儒臣者于以崇國本守太平也故凡侍
從紙惟必得純正之士以成輔翼之功若夫綜理
庶務特其細爾臣記彥良蒞者訓講
東宮九先聖先賢格言大訓有繫於誠正脩齊之要
者必啓告再三至於寓運嘉猷多所裨益
太祖皇帝嘗目之曰汝可為帝者師及致政而還安
車養閒以壽終于家迄今鄉里仰其光儀咸以為不
可及令觀楷之雅德温恭威儀慎重誠可為
王者師也朝夕啓沃一出於正他日藩屏邦家與東
平河間比美令聞未必不由楷之助焉逮夫名遂身
退歸老故鄉尤信夫前人為有光矣臣於彥良為同
鄉且有師資之益於楷為同寮復有鄰郡之好又烏
能不以彥良所以事
上者期夫楷哉古人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
之後雖盛而不傳臣於此竊有願焉謹書以識于後
紀善臣王彧拜手謹書

敬題同前

教授臣楷本金華義門鄭氏醇厚長者名聞京師推
賢尚德實出
睿衷
聖天子即位之年奏授今職初勸講
崇寧王府後二年府遷
華陽王府
親王殿下命録

太祖高皇帝命桂彥良職王傅勅書故承旨宋濂跋
語以賜臣楷頓首受而竊歎之臣聞古有道之君識
治之臣講求法制以定　國家必求雅德之士純正
堅確不作聰明之人以守之然後子孫享有天祿傳
之無窮是故卷阿矢詩必有孝有德者以為引翼穆
公悔過斷斷無他技者尚有利哉此皆貽謀之遠也
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創立鴻基收攬英豪以為腹心爪牙勇者奮
其力智者効其謀故能電掃羣雄混一區宇変夷狄
百年之俗復三代禮樂之風及夫封建大藩為萬世
盤石之宗選任輔相不采一時之譽而屬諸質實無

偽之老儒[illegible]以謂切誨諭者又如是則
聖人之經制大略可見矣臣楷以雄義之族孝友之
望十世于茲矣首蒙授擢
宸章煥爛復寵嘉之一時際遇可謂盛哉夫彥良奉
天子之勅楷受
親王之賜前後一揆
君王顧遇之意必有在矣詩曰示民不恌君子是則
是效夫豈貴效於文字言語間哉紀善臣李子儀拜
手謹識

敬題同前

洪武戊午歲
詔以　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　晉王右傅
太祖皇帝親製文以勅之謂其心淳不詐善學孔孟
故以王佐之業期之時翰林承旨臣宋濂恭題其後
永樂丙戌秋
親王殿下以
崇寧王府教授臣鄭犄[illegible]
華陽王府教授特　命錄
高廟勅彥良者　賜之恩至隆也楷拜受裝潢成
卷紀善臣李子儀既題其下復以臣讓為同官俾識
之臣惟
聖帝明王欲其後嗣之賢者雖啓御之臣亦必慎擇
況學[illegible]臣者[illegible]前得慈祥篤實之人而與之居則
興起[illegible]德性銷其欲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臣愚昧雖不足以上揆
睿衷然楷之為人誠無媿於彥良矣
殿下以
高廟之待彥良者待楷楷豈不思所以匹休於彥良
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殿下知人之明也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楷忠
國之心也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臣讓等亦与有榮焉
教授臣黎讓謹識

敬題同前

周勃木強人也漢高器其重厚而卒致安劉之功仁
義迂闊言也太宗行之數年而卒成貞觀之治則
高廟之敕臣彥良
殿下之命臣楷得無意歟夫天下國家
帝王之重器也傳之
聖子神孫帝王之大事也然必待學以養夫正[illegible]乎
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負荷之重無難處者矣其所
謂學初不規規於記誦辭章若世儒之為也實涵養
本源之所繫觀
高廟之處彥良
殿下之處臣楷蓋有在哉臣用臧拜觀三復不勝激
越謹再拜稽首而繫以詩曰
先王之教四術是崇詩書禮樂春夏秋冬味道之腴
服義之衷優游涵暢明德之功惟我
親王時敏遜志惟古是求惟仁是詣篤生

明哲淵純微懿於古誰似高華才子惟我
親王謹擇師臣不尚才後不貴懸懃敦善而讓履禮
而醇
王妾可郭講席可親
王曰於戲來前爾楷維昔經頤經筵嘉話言溫氣和
開陳痛快觀感薰陶漸涵日邁予嘉爾楷雅義之家
淵為循考孝德莫加爾繼爾述悃愊無華若昔
高廟親敕彥良淳而不詐故紙循常聰明無作靜安
是將予用錫爾爰彝爾則
高廟有言祖訓是式予用錫爾輔導真德昔臣希哲
暨若淳夫一意涵養宋德以脫爾其勉之以諭懇稱予
楷拜稽首臣德無似敢竭鄙誠夙夜淬礪

聖訓昭昭先疇哲哲踵武前規庶幾俗位臣觀臣楷
秉德不回恭承
上命踧踖徘徊用本□楷松附驥賛揚
膺學內外兼該教授□曾用臧謹述
敬題　錄賜鄭司業庵人事後
右鄭司業庵人事永樂四年四月辛未
錄賜教授鄭楷然亦異矣儒者於鬼神事不輕道中
庸所謂洋洋如在左右特以著誠之流動發見者亦
曰有是理而已非真以為有聲色容體可以交於人
也至於董永遇仙女與共償絹又何神哉語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史傳所載尚多有之非可以一槩論
也則夫善人而有默相之者何足怪哉鄭司業欲與

同舟共庵萬於友誼則於人倫序矣其初與人相之
卒享上壽理固有之今教授生於義門孝友忠信白
首相從入侍
賢王所以輔養
君德有不在言語之間而　雲翰寵臨又以同姓壽
考者期之敬老尊賢至矣豈司業家徐而已豈若教
授從容　經幄日　賜珍膳則夫司刀匕者又豈待
於異人而
君臣遭遇盛矣哉盧陵李子儀書
敬題　問義門瑞儀　手教後
永樂八年冬十一月
賢王以為祭祀之礼版位儀式古今不同宜依做家

礼直述令易知易行於是命紀善臣　于謙臣　彰伴
讀臣　立我教授臣楷即邇英堂取唐宋諸家礼儀擇
家礼會萃考正日給於膳乙夜猶　遣內侍賜茗果
傳教慰勞群臣惶恐無以稱塞厚　恩既而以義門
鄭氏十二世同居最號為有礼法特　命教授條錄
歲時祭祀冠婚喪葬慶弔之費延師待賓給公上睦
鄉里來姻婭送迎宴會之儀以及閨門內外飲食防
閑之道長幼相聚訓告之詞無不曲盡其疑者取於
至當而後已遂每事各為一節每節各為一圖明白
簡易雖王人童子執之於以行事五礼之用固已得
其大槩而於今行儀注朱子之說咸不悖焉既具藁
上進

手教褒美有挾璧躬前之數謂可行之天下豈特鄭氏子孫為然又令畫白麟溪所居門廡堂宇深廣之制園池徑術出入之方僕隸寢處廐庫湢浴之所徹而草木必記其名曰使我夢遊其地又令世之華胥也嗚呼何

賢王之景慕一至此哉臣聞嗚呼夫而化一鄉者有矣然皆士則慕用沒而已焉同居九世者有矣義方之教不聞而姑務為含忍乖爭矯偽之情勝則渙然矣故夫愛憎予奪之私息慢邪辟之志唯禮可以已之沖素處士以禮率其家歷十有二世三百餘年而不變人豈惟嗣續之賢有椬以維持之也故公藝之後無顯人而沖素之裔公卿俊造接武于朝是宜為海內禮法之宗也然非

賢王之顧問不能昭其世德之懿非教授之博雅不能盡其品節之詳其儉是師其文是尚臣等與於討論之末從其簡則不一日有焉膠於陳跡固已合乎人情做乎禮義推而達之信可行於天下矣遂拜手而書其左方年月日紀善臣李子儀記

辭

鄭濤字辭

鄭氏子濤其家為孝義門其祖若父為大雅君子其身為有文學令子孫冠而並賓以秉常字之常者久而不變之謂也其致勗於三者之間似父然於配名之義有未盡焉因易曰仲舒而發之以辭辭曰

玄黃之間陰降陽升大化既望神功乃凝如圭有藉剛柔相形若環無端闔闢一扃胡不觀之大江之中怒飈乘濤與山爭雄及其遂舒天光沖瀜無動不靜有交則通玄軸翕張靡間可窺重泝方嚴新堰已基非始而終非合而離彼昏不知強欲二之至靈惟人神府皦然方其未萌澄若龍淵氣機一啓蛟騰龍翥孰遏其衝不使之延户則有樞弩則有機維慎持之弗覆于危桓桓三軍節以鼓旗勇雖無動屬我指麾何以明之聖言孔揚敬以內直義以外方不迎不將不迴不翔體用一源自微而彰鄭氏子濤嗜學好脩如紫金器如蒼玉舟及冠而字義或弗周易以仲舒期與道謀弗揚其瀾旨達其奧弗諳其波曷就其潛達之潛之動靜斯兼慎勿他求是屬是儆爾家孝義九世聚居門柱煌煌照耀里閭惟朕承之不墜厥初承之斯何爾服則儒服毋臨淵毋橋尤蹈夫大徒如履周行白麟之溪其流湯湯勗哉令名與之俱長

簡里柳貫述

鄭泳冠字祝辭有序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筮得穀日始用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我寡過忝預賓矣既與聞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潛行爲義潛行乎太山而泳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而順卿又方敎泳以學爭闚諸易範潛之爲用不既大哉乃爲襲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爲詞祝之既以承順卿閑家之美而又以覩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乎此詞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於踐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

筮賓命字爲敬其名爾生鄭泳早嘗受經未能幼志已及弱齡設遊井首古訓是程吾視於水析義甚精水圓以折流而不盈自夫坎達于四瀆[illegible]而爲淵瀦而爲滎刳舟任載僅若浮嬰[illegible]不[illegible]弱設傾柔而能剛孰與水爭知其性者[illegible]不[illegible]泳其間維順之承過涉必滅浚恒匪[illegible]學[illegible]能致亨自彊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illegible]游于明[illegible]心之潛則實于外咨爾生泳學維烝烝辰弍不競逝波日鶩晦用遵養晚將載[illegible]之耶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本之性情字爾仲潛戒爾矯[illegible]非伏於潛欲抵其平滄浪之歌存[illegible]斯[illegible]慎持之如承佩珩爾世孝義根[illegible]門[illegible]休[illegible]神敎[illegible]由微至著有聞無[illegible]蜚爾孜孜儒揚爾翹英式相訓詞以無忝所生其宅攸棲

贊述

鄭湜加冠祝辭有序

龍灣先生鄭君以從孫湜將冠屬震亨爲賓震亨辭不敏既與之成禮取仲規戒之義冠之以辭辭曰

制作以正比德以清具見天則勿奪其貞字爾仲持戒之在盈執善守仁以昭厥毅　烏傷朱震亨撰

鄭瀛加冠祝辭

鄭氏子瀛浦陽之儁義門之英冠禮既備以仲容庸爲之美稱海於宇內其號有四在東維瀛瀛之爲物耿宇最廣其中巨靈上有三山神衆攸庭仙人是登其量無涯容受衆物靡竭靡盈君子之學辟若觀海

爲儀爾刑海以不擇細流衆水其大乃成學以不棄細行衆善其業乃精故能容者人之有技猶若己能不能容者人之有技媢嫉以憎惟此二者善惡攸判我好由興在昔伯夷弗念舊惡不害爲清有如子夏不可者拒隘而匪和瀛爾長矣盍思是義以順爾名爲清之量毋賢而隘以忤物情宜爾門閭愈高愈大益以義推爾尚保之眉壽永年百福來并　天台應奎翁述

記

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疏隆殺之等凡曰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於一家而法豈周於天下閭興黨舉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淑乎壹是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泯於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於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蘋焉無麗借鋤取帚勃谿鬩牆或不待閱世而継見之矣則天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其潜轉密移之功猶安得不為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於為善善者既彰惡者斯癉於是又取其出於天性而稍諸物則人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守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弊名存与存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歎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于茲視其家庭而其淳孝廣弟之日滋講信脩睦之日謹植本固而發源遠矣益自其遠祖淮始與其兄卜吾縣之承恩里居焉其後子孫家浸盛名其地三鄭示有先世[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東西曰德池德桂德瑋率之儉約[illegible]大[illegible]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韓重之積善以扶[illegible]厥緒[illegible]其翼子詒孫閒沒入齒不裂籍以為異不殖己以自私尊之而親之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僅手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為之施稼以重其始為之喪祭以厚其終月為以著存謹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息之間繫維於禮法之內雖若之十世而至於百世可也初里者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韓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喻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於禮範之於義而後已會朝廷方脩通制須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轄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即賜蠲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恩奮拜手稽首言曰

熙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僤里之細民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啓祐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嗜殫餘晷課諸子姓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為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戈倂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父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恤撫㸃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文嗣吾

弟文泰盍[illegible]積寸稍其疆畎以畢茲塗
膴恫瘝再世豈易致哉今進承往復之息拔諸什伍
之翳響之塗昭於[illegible]得保遺餘以免於惑甚幸甚
休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延續芳猷傳之來裔
乃以其文屬貫貫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
人心者也自其動於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為
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与存彼盖知夫孟氏義利
之反矣而不知記礼者之言固皆深致意於人情人
義人利人患之辯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推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
義為利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
携持世故之樞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

非其盛之謂也往門復役
國之令典而頒以畀諸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
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蓋欲動鎮鳴必有得於言意之
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也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
之碑以侈兹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至元四年其
歲戊寅夏五月乙未朔太常博士胡貫製

義門後記

惟孝友以厚人倫表節義以正風俗前聖之不得已
後聖之良法發之浦江鄭氏同居共爨蓋九世矣其
尊卑之叙敬愛之義祭養之禮教育之道長長幼幼
食逾千指教行於童僕食有餘又以[illegible]諸鄰里鄉黨
以佐

國家之龍政蔚乎有三代之餘風此固人道之常然
朝廷重之郡邑先之縉紳儀之六世而往其門八世
而復其家以不能皆鄭氏若也使皆鄭氏則無所事於
往且復矣夫三代之世人倫固不能盡使之厚風俗
亦不能皆使之正而教之可使之厚化之可使之正
由上之人能以身率之也三代而下亦能使之然乎
不得已而往之復之指庶幾猶一可使及之也遂世
以為良法惟人心易變風俗難常家必齊之有常道
則無事於往且復而自厚矣國必治之有常法則無
假於往且復而自正矣若鄭氏之義亦嘗規其往且
復也使有往且復之規其分也必久矣天下義居莫
善於九江義門陳氏予嘗[illegible]其家法家無私債無私

謀無私妾婢男子冠婚女子簪笄以及寒暑布帛綿
纊之給有常錢穀嫁娶有常制司其出內司其酒
茗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聞於
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辨五十以上日授膳于私
室夏則增其藥物冬則益其膏炭以優厚之五十以
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中其教令焉凡教子弟
各因其材而授之業其衆不使力作其不帥教者罰
之耕改則復之一年不改耕二年二年不改耕三年
三年不改則屏之遠方終身不得与宗族齒蓋歷隋
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自始也兄弟同居及其末年
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其久
且衆也不燬于一

原缺第六葉

國朝之兵則至今停焉使當時治其國者亦若陳氏之於其家國有不長久且常治而不亂者乎是猶也鄭氏既行之矣其未行者復損益而力行之守之而不變則非有他故自百口至于千萬口自百年至于千萬年常如今日可也至元三年歲丁丑十有一月既望[illegible]待 制奉議大夫兼 國史院編脩官揭傒斯記

同心堂記

至哉一乎父子一曰孝君臣一曰忠兄弟一曰友朋友一曰信家一曰齊國一曰治是故治天下之道一車轂馬銜也輳雖之爲三十歛之爲一而一之在天下國家曰仁三十而一一而三十聖人之心也而有禮焉何哉一散爲三十失其序則一不可復彝倫斁則[illegible]一體不可見也一不可見而禮制行焉古之明倫者求其銓次而序之因[illegible]天分而正之出其仁者一發則犬牙相錯歛者不可以復合而政興焉甚矣夫分之不可以不嚴也嚴則合合則一一則和矣舍天下而言國家則家一轂也父子兄弟[illegible]幅三十也人各有心則欺上行私者頫拾仰取[illegible]位而下奪上陵一離爲三十而不可以合此[illegible]也夫倫亂也正之明倫而後復礼復彝倫叙也一而後和樂生人盡倫也是故倫盡則義從而礼復禮之復者仁之歸禮之嚴者樂之所由出而仁者一之之道也仁以禮復禮重於食夫何疑乎浦陽[illegible]華鄭君順翁奕世均財

孟衰媯自周公子友至於梁魏建威將軍雖皆有[illegible]號睢陽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昆弟號七房鄭氏七房皆多子孫而白麟爲尤盛史謂其後不傳偶失之爾袁晞姬姓錄及鄭元祐故家考辨其繇爲甚詳文繁不能以具載白麟字嘉猷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邵邵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鄘鄘生鏞鏞生給事中蕃蕃生宣州觀察使田田生弘弘生垣垣生儀儀生子𣆶子𣆶生崑崑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渥渥生淮淮字季淵善爲文辭靖康年飢粥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淮所宅爲仁義里淮生照照盖自暐至照凡二十三世世居滎陽寓道居歙爲始遷自牖居遂安爲再遷淮居浦江白麟溪爲三遷溪在縣東二十八里舊名香嚴淮欲不忘其祖來遷時遂以名之迄今猶不敢改也照生緼綺緼以綺子弱後綺字宗文事父母孝父獲罪勢家因繫獄中欲寘之死綺上疏懇於州刺史錢端礼代其受刑父竟得白世張氏病手足攣綺挾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生閑閑生迴迪聞生運違逆迴生徹致徽散運生政致生德池德雲德雲生德敬生德珵政生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之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以詭計先竟斃於獄德池以德璋子文恭後德珪生文嗣德璋生文融

表門閭為孝義門大明既旌又和運史著家規五十
八條于篋又續增七十條其春祭祀居喪有禮其男
女冠笄婚嫁有儀會[illegible]有所燕饗[illegible]有別其衣服
冠履[illegible]器用有[illegible]其也有母或婦言之戒翔
豈之月又有何私[illegible]息修辭沉酒之戒有孝敬友恭
之訓平居有儉素之訓有博奕之戒又有謹浪遊田
色樂之戒有勸懲之籍其教之有大小之學浮詞之
溺異端之習有讓其奉親姻賓旅之餽遺食饗有節
其學布粟之入出樹藝畜牧之事賦稅之輸有職其
女工蠶織有業其僕媵內外有限其於疏族有會族
之礼貧不給者有義方之教有歲廩之周寒有衣疾
有藥有義宅以安其生有義冢以濟其死此其大畧

也凡所以開導誘掖之方維持統攝之法蓋靡不完
具一如所言施于家於是合九世且數千指而孝義
之風藹藹雍雍愈非[illegible]時所及矣重紀至元元年冬
太常博士柳貫等為請于
朝得復其家凡在位在野君子為頌歎文詠以傳者
成編乃復俾濂為之後記嗚呼是果何以濂言為哉
抑聞之夫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况乎人之於族屬也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誰獨無是心哉筆自三代
之教衰禮法廢壞民彝不明幾不視夫同氣為途之
人者寡矣鄭氏偉然興自[illegible]世克脩孝義以致若斯
之盛是蓋沖和所華在其一門將以表儀人倫振起

薄俗于今日也庸非
國家之禎祥者哉
嫉奇所以謹亦宜矣然嘗觀唐史孝友傳繫史臣之
言曰[illegible]大[illegible]八行孝一致天子門而旌焉以教孝而
求忠也及考其時以事親著行洎數世同居故通名
闕史[illegible]表門閭者以百數而其後能感發有為以顯
白于當世者無幾豈非所以維持開道之者無其具
耶是何世教之不幸也今鄭氏自沖素以孝友列在
宋史宋季以來又世濟其美以孝承
天寵廣紳則焉鄉里榮焉而謂濟父子之所為家規
非徒致謹乎門除之內且忘諄諄於奉公報
國其子姓既有以學行聯通
朝籍[illegible]光顯它日必能移孝於

國以為我
[illegible]能[illegible]教[illegible]明之效使家
國兩[illegible]擅重史冊而非前代之可作矣是用不辭而
謹書此以俟焉至正十三年春二月已亥烏傷宋濂
[illegible]記[illegible]伯清

記

鄭氏處士楝記

睦州男子方惟慥嘗遊於婺之浦陽浦陽主人青田縣尉鄭先生館予於凝芳小室中明旦道予遊大肯楝木之下木之圍十尺有奇其高六十五尺有奇雜不過十尺聳枝四出者屢倍之大根擁腫盤結乎左右一枝西出若蒼虬然鬣角生獰而渴欲飲也仰而望之蒼翠其如車蓋亂其如帷側而覘之[illegible]乎童々峭子鋒々恍乎若挾天風而映乎卿雲之村乎乃懇而請曰斯木何名樹之將何為願先生明以告之先生曰此我高祖冲素處士之手植也其名曰楝始自逮今將二百年處士篤於天倫欲俾子孫聯族而居乃植此於居室之隙大言誓曰願子孫子姓連若枝葉然自處士至于今五世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澤以保守不異嚮者於是木蓋有賴焉[illegible]曰異哉處士君也何其擇名之審而取義之精歟波上十雲霄戰雷風傲雪霜四時不改色者非豫章也耶聘嫣綵芭叢彙娛情悅目者非洛花也耶亢佩帨儺靈芳是以養神者非中[illegible]與菌桂也耶其一則鄭士玩之其二則侈者好之隱者慕之處士皆不顧而獨有取於楝者何哉蓋楝者聯也取夫木之連所以欲其族之聯也處士之子孫其有識於此乎敬若甘棠召伯憩之其民尚不忍剪拜之況先君親手之所植乎是宜以處士視楝而不宜以楝遇楝旦夕過之見其屹立不動則相率言曰吾處士儼坐於彼也吾等莫有戲豫者乎見其靈河含英晨光精明則又相謂曰吾處士何為而樂哉其以吾等無異心也見其夕霏掩抑芳澤不展則又相謂曰吾處士何為不樂也吾儕得無有他過者乎苟能是則葉々枝々[illegible]士精神之所寓一存之心目之間則恍若見焉敬之思之且不暇吳患其翦伐之哉十尺之圍亦為大也二百年之久未為遠也將自十圍至於百圍百年至於千年亦可冀而望之也故家喬木又當於此而徵之請效萊公竹之例而名之曰處士楝先生以予言為何如先生曰子之言至矣美矣無以加矣敢不夙夜祇承惟又以為斯木之辭則冲素也其六枝則僕祖若父也小支則僕犀從也其條葉則將來衆多子孫也自辭而支自枝而葉雖萬不同皆一氣之流行苟損其一枝一葉則辭為之傷嗚呼僕於此蓋甚敬且思者也敢以予之言刻於對之陽使後世唯子之言是遵則僕雖老死猶無憾也予無以詰因書之為處士楝記處士名綺字宗文事父母孝處士之號宋軋道中之所賜云具官方惟慥撰

義阡記

浦江鄭君順卿義居八世縣上其事而旌表蠲復之令已郡下順卿乃言曰予自高曾祖考以來每以孝友為我一家之政至是而子姓功緦之親同[illegible]爨者

蓋二百口然吾之所以爲著稱者義一鄉故凡遇鄉鄰之貧者生而無以爲養饑則給衣食死而無所歸或以不能葬者則與棺衾爲之擇家左旁岡野莽之地餘數十畝規爲叢冢以務斂其遺骸庶幾鄉鄰之孤羸暴露者萬一可以少免矣子幸爲我記之予聞古之君子未嘗不尚乎義也自天理民彝之既泯而後天下始有不知所謂義者是故一家同氣之間宜若肝膽之相照交孰昭合而無有間隔之蓋久則時或睽於胡越之相遠衾毳扞格而視之若塗不相及此獨何耶今也順卿乃能行古之道且爲先世之具義並著於閭門而又欲推其餘者以及其鄉鄰望路之疏遠者是則仁人君子之用心而彼之生

哀死感蓋有不可終窮而亦當世風俗之所賴以厚者也夫以上古喪期無數值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被之以薪後世有君子者蘖裡之掩棺槨之制隨以世起其制度三季以降富雖得之爲有財貧者至無卓錐之壤以自容則其所以謀葬其親固有所不得已若自天地一氣之聚散衆人倏然而生久則化異物水沉火焚烏鳶螻蟻蠅蚋之所攢嘬者已無所顧恤自仁人君子之用心則孟子所謂睨而視之其顙有泚有若不爲他人戚者苟以民吾同胞而推之則猶我親受其哀痛惻怛自然之天而且不能不遂斂其手足形也雖然西漢之時天下富豪之民每專制於鄉里其始也常務賙人而濟其急其終也則

徒希報已以便其私太史公尚謂義俠儒者不予其義也今也順卿乃能植德於遠而施恩於無所望報之鄉雖以掩骼埋胔著於政典感鄉穀社載諸史傳亦不過此誠可謂篤於爲義者矣鄭氏之福未有艾也故予特爲疏其所聞者如此將使後世子孫觀祖宗之行義而又藩壇墓以興哀尤見其培養根本垣厚風俗之無已則吾之所以有望於鄭氏者頗不淺

以遠郡前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吳萊記

嘉禮庄記

夫禮以義起者也義既行矣則禮莫不備焉蓋古者治家莫重於議嫁娶問名納幣則繫其儀送女施鞶則盛其飾然而士君子禮文儀節之間固當酌焉其

中而處之各得其所宜者矣浦江鄭氏自先世以來義居之久至吾順卿而家益盛族益衆男女功緦曾不翅三百餘口內外嫁娶[illegible]有之殆不可以不預計其資匱聘饋之節於是[illegible]禮庄一區用以經畫給辦不求諸家而調度[illegible]之蓋鄭氏自其舊時措已以儉處家以勤因商賈往來之塗治邸肆貨殖之贏惟吾順卿之從子欽慨其牙錄常[illegible]之人數十餘年懋遷者日愈厚充闢者日愈廣夫然後四旦若干畝計山園雜產又以若干畝計咸具在籍鈔等一不有諸已遂庋其邸肆之側悉歛其歲入別儲爲庄以待用凡命其子弟之嘉幹者掌其金穀倉箱出納奇贏之數而家長歲會其籍交觀其制禮而識去男女嫁

學莫先於知言既知之其難於行之如是而言之不
文不可也況其行之不遠也皆人嘗言山林之日長
學問之功深心誠慕之況景濂進獲所承於師退而
淋諸其人與學之志猶未已安無取於予之聽說也
使諸友聞之無若斯之自弃則庶幾矣金華胡邦翰
仲申父謹記

東明山精舍辟記

東明山在浦江縣之東鄙浦江倚山為縣自仙華峯
斜迤而東若萬馬長趨不復回顧二三十里之間淵
望皆山也東明下瞰大澤中隱然突起高不踰尋丈
而大林木左右蔽虧似不与人世通昔人曰得附山
為稱故青田縣尉鄭君德璋嘗厭家居之囂紛子若
孫弗克專志于學乃於是地創精舍一區俾年十六
者往讀書其中君之子大和復斥而廣之前為榮而
後為寢寢之東西分為四齋齋之名其西曰成性曰
四勿其東曰繼善曰九思東与西戶皆相向其間離
之所曰敬軒其鼓琴之處曰琴軒其退休之室曰游
泳軒游泳直九思之北敬軒則又直繼善之北而西
與琴軒對琴軒之外少南有水一泓不竭不羸作瀾
所護之曰靈淵淵之東一百步有泉泠然而老梅如
龍橫蹲其上曰梅花泉泉之北又五十步劉石為坐
而蒼松翠竹蓊蔚掩暎曰吟嘯凡為屋二十楹間而
圖樓湢房与庖庫之屬不与焉予金華之鄙人也於
道無所聞大和不以為無以嘗聘致之俾与二三子

周旋其間大和之諸孫濂請予記之予將何辭先民
讀書之地往往皆在大山幽谷之中如安定胡先生與之
以一代偉人其為學也乃与徂徠石公守道平陽孫
公明復共讀書泰山至十年不還家其後胡公以道
德為當世學者師而石之与孫亦皆直諒貫監以所
學聞四方至今即其論議想其風采[illegible]欲
見之而不可得其果何以致是哉蓋血氣未定之時
雖智者或不能不為外物所遷故處之寥闃無人之
境耳目之所及接非白石清泉即左圖右史東華塵
土之思無自而入遂得專志於術業俟其凝定然後
出而施之所以卒大白於天下今二三子之處於是
無異三人者之在泰山使三人者矜而文體與人殊
也我則不敢知苟亦人爾初何不可及哉吾三子尚
勉之非惟二三子勉之雖予亦當自厲也濂善楷書
曰次第成文使書扁辟為之記金華宋濂撰

賜問義門幽徵齋記

天下稱義門浦江鄭氏一家耳自宋迄今幾三百載
歷十二世氣化有盛衰而鄭氏猶一日蓋其睦族之
道無他德義以培其根本詩書以沃其枝葉信以正
內禮以維外家教修明安於倫理故也是以子孫賢
甚高永他族罕比而衣冠之士應辟起者或列六卿
或秉朝綱職翰林奉坊或掌方面擢
湖府往往確守禮法多著善績為
[illegible]賢王所加禮永樂初其九世孫皆以文學徵命

蜀府教授敎孚傅學書法繼跡鍾王溫溫君子者也
殿下愛之重之寵遇時至嘗錫號醇翁益恭謹寅畏
近者臣立我荷
國恩俾職伴讀庚寅冬
賢王方留意義門考其所以敦睦之道創始之由乃
名教授偕衆儒職進侍通英堂日賜醴酒珍饌嘉果
異味命講論鄭氏家範冠昏喪祭子孫教成之六歲
時燕會俎豆賓客之禮
手教訪問纖悉教授對越闕遺疑不豪深稱
睿旨每至夜分乃罷如是者逾兩月餘論集成編欲
鋟梓以惠教士大夫家復命寫麟溪圖繪其山川之
形勝棟宇之高低堂名軒額亭榭館傳燕私餚賓之

位以至歷代旌表周環驎比罪不愆錫畨成奉進
殿下嘆賞不已有何異命賜臣之諭賜示政府參
議臣周淵明曰此盛世之人之嘉也呼君臣際遇千載
一時未有若此其盛臣亦幸叨[illegible]羅教授乃謂曰
楷頼祖宗德義詩書餘澤此其[illegible]可無紀述以垂
子孫哉子其爲我記之臣以未[illegible]辭謝踰半載乃再
拜復曰我
賢王殿下詩書立國忠孝爲藩樂善好賢超河間邁
東平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教授以家世之終
積德之深規模是以垂永遠德義足以勵風俗爲
君王所加禮者宜也況教授淳潔溫恭嘗侍先君子
貞孝處士遊學士宋先生門而光前振後哉處士清

脩苦節隱[illegible]名門爭時豈偶然亦猶子[illegible]不發
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今不覩鄭
氏[illegible]爲知其爲人偶乎乃忘其僭陋書此以紀一
時之盛事云歲次辛卯六月朔伴讀臣黄立我記

鳴鶴軒記

鳴鶴軒者浦陽鄭君蒞居之所也君爲以鳴鶴名蓋
取諸易象以見志易之象奈經在中孚之九二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此上巽下兌之卦也則君爲以鳴
鶴言矣易者象也卦互震爲鵠古書多以鵠爲鶴古
之字通也兌爲口震爲聲其鳴之象也兌爲秋其鳴
之時也鶴鳴則其言在陰何卦之第二畫陰之位也
兌爲澤陰之地也何以言其子和之也巽爲兌之反

體而五爲二應其子指五也和猶應也巽爲木爲長
爲爲鶴鳴於澤水之濱而子和於高木之上父子相
感應之道未有著於此者此九二所取以爲象此鄭
君所取以名軒也或曰今四海一家羣賢並進故中
孚六二又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鄭君所以勉其
子者易於斯矣曰否然不然則何言乎好爵孟子曰
有天爵有人爵[illegible]天道天性也天性之自然其好
[illegible]則中實積孚者惟中孚九五
[illegible]是矣非人爵之謂也
君子[illegible]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illegible]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
其邇者乎孔子[illegible]九二者至矣盡矣如[illegible]

中孚之義必人爵之於天爵則毋論其速者雖子有不能得諸其父者矣毋論衆人雖聖人有不能得諸天者矣非人爵則何有於鄭君鄭君有子秀而文其居是軒也左圖而右書日惟鳴琴賦詩父唱子和以相娛樂皆天性之真也且夫鶴之為鳥也雖在乎林木水澤之間而常游乎世外其鳴不足以為瑞也其羽不足以為儀也惟其父子之天固結於心而不可解故作易聖人有取焉鄭君於此必有所受矣浦陽之鄭氏自沖素處士以來世有隱德迨鄭君八世矣其人爵之來蓋有不求而自至者鄭君名淵字仲涵子指字叔度吾聞諸子宋子云新安趙汸記

游青蘿東明二山記

成化己丑秋汝偕長洲吳原博卒業南雝原博追念吾郡先哲往往訪問宋太史公所居之青蘿與夫東明之山川何如時懷未識其地無以為俊未幾麟溪鄭仕信亦至謂二山在其居之左右遂約他日東遊必往弔焉踰三禩乃成化壬辰歲也汝與仕信皆自銓曹注選歸是歲十月十八日乃如所約如麟溪是夜宿鄭氏同心堂北之忠順軒明日侵晨仕信方戒僕者飭轡其從兄仕遵已發一詩促之汝與仕遵仕信泊花溪虞仲賢四人遂聯轡沿溪而下復折而東行五六里乃至青蘿山下山路多荊棘橫塞四人皆下馬攝衣徒步仕遵導至太史公故址仰瞻蘿山約高四五十丈諸峰圍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川泜數家為一小村落過西二十餘步仕遵指曰此竹園也園亦曰太史公得名汝曰不然昔太史公還居於此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而此園已有此名太史公嘗嘆此豈其數或前定歟園之北東西有二石高突尺餘仕信云此石春夏有水出俗呼為龍眼有老樹數本云是太史公居時所植者暨謁其夫人賈氏之墓仕遵謂幼年失記其所遂招鄰之陳姓者問之陳引抵夫人墓所乃撥草莽展拜尋復退立太史公故址陳細述乃父所云太史公堂寢方向与夫晚年去蜀之悉汝徘徊久之乃賦二絕句仕遵仕信亦從而和焉其山之溪澗盤繞寢之東南者上有石梁曰孝門橋汝延佇橋上視四面諸山之翠若不欲舍去陳

復瀹茗爨新釀炙飲已而仕信謂曰將西矣若過東明宜速行遂各催騎從山麓西去三四里即抵東明其山自仙華諸山之來東下低昂起伏至此則融結蟠萃而義門青田宗君之佳兆在焉有二石刻乃元揭文安公所撰鄭氏孝友傳其篆籀皆未剝落汝既謁墓下乃疾讀一過仕遵又引往東十數步謂舊有山房一區初希直方先生從學太史公時嘗与先長史熙醇龍諸君子講道於斯汝曰記憶太史公詩云雲影入簾紛似絮嵐光染袂碧於苔又云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蓋咏此也四顧風物景致皆非昔比存者惟斷磚破礎而已日落風號遂各上馬歸宿忠順軒下仕信開尊夜酌其家長允[illegible]与仕

已也銘曰
血氣之屬知愛其類期功之親敵吾一體貴驕多過
相矜飾美小利移目曠然異軌僅隔形骸爾汝瓜分
匕棘下牽茂棄天倫先義後利越有仁人奕世同產
繼踵日猪筐篋叢聚中外異職外無私務內無私積
晨昏起居出旦入夕百口熙熙均休等戚纖不無間
甄陶至和謹勑溫恭文昭行果貝甲兼金兩餘食貨
深慈集慶稚長交胥昧旦晨興展覲于堂歲時牢蔬
班錯豆觴守經據古率禮安常著之教條叙是詳評
鐫琢毀誘繼世無易天邺其仁官復其役物聽交馭
人服其德獨立千仞軌物作則抑文抗質与世推移
為計深遠達幽究微九世生聚立為巳師百城指式
非君為誰東陽少霽洞隱者陳樵撰

孝感泉銘并序
浦江鄭綺事母孝母欲白麟溪泉甘之綺日抱甕汲
以供夏不雨泉涸綺具畚鍤浚及數十尺涸如故乃
哀號其下泉忽湧出芳甘異常時人疑之咸謂惡有
是泉与人何相涉哉盖適然爾君子則不謂然李廣
利耿恭特武夫之雄耳拔刀刺山拜井飛泉為感
之湧溢矧至孝若精神之所召耶若如所論天人感
應之理熄矣綺沒後泉且堙塞六世孫大和重甃甃
以石使可汲南鄭王理既為釋其疑復作銘銘曰
孝悌之至通乎神明斯言其不誣矣歟是泉者孰非
人子哉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理

述

無逸齋銘并序
仲舒居浦陽號義門鄭氏初從師問學既壯益自力
以無逸名其齋其友金華胡邦翰銘以勗之曰
書言無逸稼穡艱難我學徒遑棄于安上帝降衷
有恭其命其命有恭日開弗競曰明日誠終始是資
惟敬惟義物各不遺毋謂欲罷弗如良驥苟力於行
千里可至追其無息与聖合德與聖合德與天為一
道豈遠而庶幾孔徽心焉堂肆即女自棄彼月而邁
此日而征無或爾優游荏苒百齡

存義齋銘并序
浦陽鄭氏九世同居予造其門雍雍濟濟一家之三
代也書齋揭扁存義雖本於易之乾與旨殊有攸取
敬為之銘曰
父子天性兄弟天倫和睦則流以義制恩厥存維何
鑠匪由外處事得宜睟面盎背美哉華族公藝其居
甲不踰尊親不間疏毋籠我資毋町我室勉焉同心
祖訓是式子孫繩繩教以義方存之又存世德永昌
鄉貢進士莆陽鄭楷撰　字敬可

義門銘有序
浦江鄭氏九世同居
聖朝已旌異薦紳大夫士歌詠者夥矣近獲其家
範觀之誠美教化移風俗之大端也後學諭立遂為
之銘銘曰

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克謹克家光昆是與耿初聖皇
教化用敦比屋可封人心淵淵惟後之滴風俗日降
父子兄弟利欲交壑惟兄知之端由此身聿脩其身
以正家人一氣雍和烝烝自乂遡源徂汴豈特九世
伊浦江鄭氏篤事詩書義方慎守婦言必踈共爨千
指歷年二百家範相傳居白麟宅欽惟
天朝旌為世模九江青田異代同符金華之山白麟
之涘禹門燁然尚信彤史臨川諭立仲本述

遂初齋銘 并序

浦江鄭君淵惇學力行嘗名讀書之室曰遂初既請
周君伯溫作大篆書之而淵之兄仲舒復為徵銘於
予乃述銘曰

繄吾初禀善具若珠藏澤自媚照以皦明月光無纖
翳燭四方氣或偏欲交蝕曰昏垢黑如漆冥然行履
險巇仆良馬阬堅車聖斯惻作經訓撤蒙蔀壹乎敬
不遠復純乎天光陸離彿必慾能若斯始曰遂神德
周學功至惟鄭君夙好脩仁作宅義為矛著文章爛
如錦猶孜孜日尚絅慎毋愧七尺軀益勉旃遂其初

永嘉李孝光述

贊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書端本堂
上命取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賜近侍官臣則錄所
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
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
青坊密邇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
與之游因得侍硯席掖
寵頤故有是賜焉而賜為麟鳳二大字若曰同居為
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
筆法方嚴
意度閒暇

天縱不凡深得之心謂慶幸屬玄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
春宮臨池神助
腕力結體楷嚴運毫端直
上命宮臣以時貯儲遇有賜予籍而記諸深仕
延閣授徒
宮庠獲陪
燕翼膺是
寵光維麟与鳳羣
錫孔嘉有之似之瑞哉
國家至正十三年二月十又五日翰林學士承
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冀郡歐陽

贊

中書處士真贊

西生稜屹立不動孝通神明雪消泉湧鄉貢進士吳萊敬贊

貞和先生像贊

晃庫之化不足見其英才孝友超行書然著於歸來指家禮一書而力期於無愧則高志古人之學亦大矣哉觀其沈毅而恭儉約而慈躬浮屠之溺祀慨沖素之宏規陰德施於閭井教條諄戒於同居黃髮番領清風凜如高卧麟溪之上而為義門之宗老此可謂享期頤百年之壽而能遂其初者歟前史官胡助贊

義門誘有序

嗚呼義者先王之所以財成天下之務也故義之為訓有剛明決斷之象而無優柔姑息之意焉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之言齊家治國者莫不以寬為說而不知先王之法初不專於寬也蓋寬則弛弛則縱縱則亂亂從而治之所傷多矣火之烈也人畏而避之水之柔也人狎而易之雖均足以傷人然蹈火而死者固少也在易家人之卦有之象曰家人有嚴君焉傳以為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然後家道可正初九以陽剛居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而不至於悔咎不閑之以法則人情流放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故必剛明之才乃能閑其家也六二以陰柔居中婦人之道為得其貞吉耳大抵家人一卦以剛為善剛雖少過不能無傷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吝矣謂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上九復以有孚威如終之久有狎於妻孥情愛之間而無禮法導迪之具往往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用瀆亂者舉世皆是也聖人之所以推象而示天下後世者備矣治家之道豈復有餘蘊乎浦陽鄭氏今族而食者九世

朝廷表其里閭復其力役以旌異之予嘗聞之而竊嘆鄭氏之長其家者何法以致如之盛夫自高祖至玄孫九世而親盡以親盡則情盡情盡則相視如塗

人也今君之家雍容和睦如出一體戶庭之間人無間言何以能之哉及得友人宋君景濂所寄義門文錄家規等書觀之然後知鄭氏之所以防範維持之道固深有合於大易之旨者焉宜其子孫引之而弗替永久也於是輒不自揆而為之箴曰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親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先儒嘗非之以為高宗非不能忍之過乃過於忍之失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斯言也正家規之所以詔其子姓者乎鄭氏之老貞和先生正身率下嚴而有法子弟有不帥教者必罰之諸婦唯事女紅而已愛妾[illegible]氏少過毅然叱之曰不

去孫豈沖謙者孫耶沖素者貴和之五世祖也名劉
宗史孝義傳中是豈筍爲容忍者哉今之人每不以
忍爲美談乎忍上下相與家務爲姑息以養成天下之
患故曰鄭氏之事哀而出之于若鄭氏者誠何可及
哉何可及哉蘭溪趙良禾述幷敘

采苓王壺像贊

言不詩多而中乎倫理行不求異而合乎規矩德無
媿乎十朋之族門信不欺乎三尺之童乎若先生者
非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耶義烏朱世廉贊

貞孝處士畫像贊

有臘其顏有瑩其神豕華腴而不汰恬自得乎一性
之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

千古之秘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湜籍
荀氏之森淋也金華胡翰述
挺乎松柏之堅貞皦乎珠玉之光晶孳孳乎窮經諏史
而咀其華英亹亹乎聞行知而進於高明其言之昌
而溢於盈也藹乎瑞草之生色渙乎風水之爲形雖不
試於著庭而邈乎杳冥然焉於親者烝烝乎愛敬之
實而待夫人也懇懇乎惻怛之誠兄貞孝之表有太史
之銘至今聞其風者爲之斂衽而飲其賜者爲之涕零
夫是之謂雖死猶生而余不能若太上之忘情者亦惟
傷斯文之寡佑而至道之莫与行也眉山蘇伯衡謹贊

麟溪義門贊

太守亦懷以麟溪集十二卷像得而讀之詩以體分
文以類編亡慮數十百篇皆由宋迄元名公巨卿關
人才士之所撰述所以美夫鄭氏者至矣因撫卷而
嘆曰嗚呼孝義之感人心如此哉彼有國有天下非
如三代漢唐之盛者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三二十
年或未及百年而失之豈創業之君不如起家之人
乎敦本之實既虧持守之道復缺故拔棄未害而本
實先撥乎宋元之運已矣鄭氏之福永久嗚呼孝義
之能保人家業如此哉又念夫漢之蕭曹唐之房杜
勳業非不赫赫然也傳之于孫至于三而已豈將
相之遺烈不如素封之遺澤乎紈綺之流生於富貴
長於驕奢不知祖父培植之艱難也且近而南渡之
四將羽方之四相其子孫有若今鄭氏者乎由是知

鄭陳張地相遠也世相後也人品雖有異同傳世
實皆久且未必不係乎子孫之多賢也嗚呼孝義之
克昌非徒然也又如此哉今其八世孫仲識爲西臺僉
勾以從進至於吾撫太守以其家覲之可傳也俾五
縣之士庶歌詠之蓋欲風曉乎天下之民非獨爲有
家之知識可資有國者之治道也故三嘆不已而贊
曰天降倫人實薄家與國係乎身關湊轂之運輪技
附榦之資根倚鄭門孝義教生父獄死弟冤謹內則
敎婦言豈不渝不懲世義韭腴義田中義服衣義
阡德有本本慶源綿上世如一春披有國出斯頌茲
有家道益振宜諸孫行恂恂謐我邦曳朝紳賢有守
頫興仁叟有騄贊斯文貴斯文嗟若鄰放四海和萬

民民同胞毋自殄持家規獻
豐人臨川王紱伯良述

鄭處士贊 有序

經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夫名教所在非惟不可不篤其實不能不篤也天衷民極詎可泯耶若金華鄭處士所謂樂於名教者也處士諱漢字仲昭義門鄭氏之八世孫鄭氏自宋以來合族而居逮元氏況季兵日搶攘處士主典家政謹飭罔怠遭世益亂遂率族避兵勾乘山以計防衛一族用全後兵退挈衆還家益脩先業有加無替君子稱之處士性局爽遠宅心醇粹鑒達人情明練世務雖產自華族至於彫章縟采恬不之顧一家之内品式孔周皎皎吝察

為德罔壓聚食指千同趍一矩處士嘗曰積而能散保家之道瘉於纖嗇恕尤是崩故兒人之推軌饑餓弗克自遑者必濟之家有隙地數百畝藝花樹檜構軒其中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幅巾藜杖逍遙暮年與結社焉洪武乙卯秋八月廿八日無疾而逝處士五子第三子幹為監察御史清簡端恪遐方慕嚮於戲鄭氏積德曷其厚哉當元季繹騷富家右族宗祏園墓化為墟草者衆矣矧一家之長幼聚族而食丕隨世變更藹然三代之風者乎無它彼徒恃其富多不襲以禮鄭氏能以禮維持故也吾曰處士益知 鄭氏祖宗積德之厚矣爲之贊曰

偉哉處士秉德孔醇厚亭高躅奐焉弗群遭時草昧避兵山中一族用全天誘厥衷周流變化御以仁一家之内藹若熙春既紹厥緒有加無替馳聲兩間錫福來裔有子勃興執法是膺是孰使然家學之承處士雖歿不歿者存名教之地蔚爲義門

永樂三年十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延陵王達撰

箴

義門箴并序

浦陽鄭君順卿以孝義聞旌綽閭若久矣至正六年冬番陽朱公逕過其門見其家教嚴肅綽有古人之遺風不勝歎仰然欲其永守而弗渝也作義門箴示之箴曰

伊彼鄭氏東海之隅內外則翕如葦心於志而同趨不惟忠厚於宗族而又仁周乎里閭觀其冠者于于童者徐徐左右探取乎詩書爽然而行背虫區塗若天使之聚其廬名既登于太史是鄭氏之門天壤而与俱麟耶鳳耶為瑞

國家禎祥之符也哉後來慎懷永世歷萬子孫勿隳其初予本小子敢貽箴於非敢誉朱公遜述

義門箴

麟溪之水其流湯湯問何能爾其來有源麟溪之木其葉菶菶問何能爾其植有本厥源曷尋維義之深維本曷探維禮之固幾百年譽是之務禮義大行四方馳聲邦人是程

天子是旌匪旌爾門維義斯倡匪榮爾家維礼斯尚孰為兄弟不欲同居尺布斗粟於義何如孰為宗族不欲合食分飯異魚轉為弗陽道貴為久久患則離離而復合弱者能之木培乃茂匪是則朽水浚乃長匪是則否培之浚之孰與其功義門子孫益思祖風

余自髫小時得讀義門鄭氏家規思欲得一拜其庭不可得茲叨貳府政又以繁劇不能償所志丙秋矣延同檢旱災乃得拜其先世于有序堂已而揖其家長暨其子孫諭以義風宜世守弗墜之意衆皆喜之且欲留一言因惠以箴

弘治戊申季秋朔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順德黎遲書

又詩一律

萬古麟溪溪水涯百年欽慕此傳卓綱常今古無雙事礼義東南第一家合浦晚潮方激灩昆岡秋石倍英華黄堂相見無他祝春雨庭荊合再花

貞義處士像贊

處士諱浦字翀姓鄭氏金華浦江義門人宋青田縣
尉德璋之曾孫也篤孝而有文敦善而行義從兄宋
參翁濂被誣當赴　京爰直辟處士毅然代行以身
徇義君子高之私謚貞義行部侍郎同郡劉辰爲遺
贊曰

烈烈丈夫向義忘身兄罹誣搆代死成仁不忝厥祖
有光義門令名垂世遺像長存

清逸高士贊

文學受於潛溪之師心迹侔乎商山之叟脩身礪行
正一家而有餘著書立言垂千載而不朽彼富貴而
無聞茲道德之是守此吾清逸先生識見明乎日月

文章鍾乎山斗雖未獲寧樹作如宋之歐蘇亦可振
其才名而爲一代之詩柳也同郡王稌贊

欽全先生自題像贊

嚴守祖訓以爲準繩夙興夜寐罔敢不誠務聰明以爲
發謹語言而駭輕一靜內專而從事乎虛極孰謂外應
不知乎泰穀或衍其過柔者殊不察余之中情貌雖
遜然則又豈人不諒其奚恤吾將問於高明

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鄭幹叔恭像贊

鴟突虬髯儼然儀之人皇豸冠獸錦肅綱紀于朝端
戢姦忠藎膽海權奸輅喜所至黔首以安桑
鳶球則有生祠于南海布德意而多盛烈于三山有
誣逮於義門捌當諸鄉之重譴乃陳情於　丹陛蠲
家　恩宥以無于好古敏求淹貫群經而亚聞邪說
平胡詩進厭倒百僚而著溢　天顏勑書煌煌榮歸
老之秩家政豬豬無聚義之嶽一門感化萬石君難
譽之並八袠令終鄭汾陽伯仲之間九在後生仰贊
遺像孰不脩容而整冠矧伊裔胤承其德澤而受嗟
之心有不油然興起於拜觀也哉翰林侍讀學士鍾
贊　國史廬陵曾棨贊

故節孝處士諱龔字允誠像贊

儒林之孝義門之甚氣質純粹容止端莊多聞多識
能柔能剛克家幹蠱孝行孔彰父官耳目慎執紀綱
喙冤誣逮伏闕辨明叶謂賢縶效行振青箱不虞哭
經士類慨傷其身不顯其後宜昌有子學富足紹遺
芳　同邑合溪黃洵叔允贊

故正義處士鄭君允初像贊

德性之淳厚體貌之溫恭方其孤也操慮深乎心膽
及其立也猷爲超乎衆庸明敏以涖事謹繩以飭躬
寬以濟猛介而能通襲疑之詩禮卹鄉閭之困窮
善行固不一而足大節尤竭於厥衷興發起隆以光
繼述酌令準古以盲吉凶顧先世遺範而允蹈致旌

門令聞而謚隆懿哉若人實非謏辭所可形容於彷彿而畫史又豈能寫其所蘊於胸中者也同邑合溪

黃洵撰

美哉手姿偉然儒服言端行方才優志篤禮樂詩書孝友雍睦遠紹通德之門涵濡旌義之族善事行於平生雅譽播於鄉曲排難解紛超矜拔俗所貴爲天下士者其追踪魯連之遺躅乎　鄉貢進士　韓府紀善黃灝贊

故鄭君仕傅像贊

義門之胄御史之孫性行純謹孝友彌敦既壽多祉篤生六子儼冠儼然孰不仰止浦江縣儒學教諭古番戚㬢贊

麟溪集戊卷

志

鄭氏義門志

鄭出姬姓以國氏其裔散處滎陽間當時三十八代孫凝道為歙縣令始還歙﹅縣之子殿中侍御史自牖再遷遂安宋元符中御史之孫有諱淮者兄弟二人復自遂安徙婺浦江縣東之白麟溪白麟淮之十九代祖以名冠溪不忘所自出也鄉人以其三兄弟友恭復更其地曰三鄭而麟溪之名不復稱淮生三子曰煦曰滌曰照照生二子曰緼曰綺綺字宗文治春秋穀梁學為經術士父坐法上書乞代受刑毋病不能行抱就囹圄三十年不娶鄭氏同居共食自綺始綺生閭閭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珪於是不分異者五世矣德珪弟德璋性剛直忤物里胥誣以不測罪當逮至揚州德珪欲代弟行弗許即紿曰爾不如吾吾往可一言得直是不爭而善勝殺不許遂與俱往夜宿逆旅氏德珪伺弟熟寐與逮吏先冢從間道疾趨入州期速死以貸弟弟覺求之再三不得始疑其給己追至州則已殞獄中大慟絕復蘇遂負骨述葬廬墓左二年而歸痛悼終身嘗自揩曰吾弗能抗其辭以延吾宗無以見我兄於地下於是視文嗣如己出益加厚文嗣撫從兄弟凡五人皆能充拓先業而文泰之功居多文泰兄大和年八十一今為家長自是而下又四世矣大和克守先訓動以禮法齊其前

人章著家規五十餘事皆曾不諧子諸孫香慣唯謹
無違之者入其家長幼有序內外嚴肅食指餘二千
不聞人聲若未始同宗合族者每旦男女各盛服揖
纚敘立有序堂下會揖舉令子弟一人舉男女訓辭
各百餘言皆嚴植拜于祠堂而退男趨而西會食同
心堂女趨而東會食家長坐堂以鐘聲為節當之前
大字銘曰永遵祖訓毋聽婦言以男少剛腸婦多長
舌是間和氣故云家子弟舊歲一給婦人衣資二歲
一給卒務儉約無所紛華祠堂衣服器皿掌於宗子
四時薦饗正至朔望祭謁並如家禮異端巫覡之祀
悉絕之諸有房室者榻揭名扁以勵其德惟户懸
于牌以為之鑒男子八歲已上從家學十三以上就

外傅講學以孝弟忠信為先詞章次之其諸非法言
禮度者斥之居常無諧謔之音無博戲之具陛署祁
寒無免冠擁爨服者年二十以上或為名祿無故非法
令學務圓習幹事毋從吏胥毋為僧道毋治貲鄙瑣
卹居賢賓客至必延以禮而饋飼約學之流非所卹
馭僕隸奴婢恩常加厚而防嫌必以法不相親授不
共飲食每歲擇賢子弟二人掌管謝禮錢穀儲運出
入贍貢新置冠昏喪祭賓師食饌貢稟嘗不私蓄不私
假不私與又擇端嚴公明服眾者二人監視諸事有
善公言之不善亦公言之仍月書功過于簿以示勸
懲其義之行于家者類若此族無遠近寒子與飢子
粟寡無居者為義宅以處之殁無後者為義祠以祀

之好學無貲者有義塾以教之鄉人無親踈生子者
必以聞給廩粟脩餼者必以告饋藥餌死不能殮有
義棺殮不能葬有義阡當艱食時中户有平糶之粟
其次有借貸之粟又其次有賙給之粟平糶不揩償
借貸不取息賙給并本不取里困重役則復有義助
之錢若粟佃家輸租外時俗黍雞麥蔬之入並不受
以寬其力鄰里毫髮餽遺戒勿內貿易必饒其直其
義之周于鄉者類若此有司上其狀
朝省至大四年命下挂其門曰鄭氏孝義之門後至
元四年復命復其役
聖朝彰善之意於是為隆矣金華義烏之右富家大
姓聞鄭氏之風既析而復合先異而後同者數數而

有眉山蘇洵氏有云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
而生矣信哉余以衰莫年偷負文學於義烏[illegible]補於
教浦江義烏故壤有人若此予与有榮焉往造焉見
門而歎曰嗟乎至哉天理人倫之化不可一日而無
也自夫政教失禮義廢風澆俗薄親戚互為仇讎肝
膽類乎楚越為日久矣不圖今日復見張公藝之家
也然鄭氏家已九世孫曾濟濟恭肅以和皆是以世
其家者自是而復九世殆將未艾也抑不知公藝九
世之後果能亦否耶因志其事以備太史氏之采擇
公至正四年歲在甲申四月朔生明婺州路義烏縣
儒學教諭應奎翁謹志

棟寺酒殺告情陳辭從前貝廣展哀誠尚享

祭男鄭壽永誠文

維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夏六月乙酉朔越二十日
甲辰父致仕監察御史遣汝弟壽祉以牲醴之奠致祭
于 大兒九郎之靈曰嗟尔兄弟鸞停鵠峙尔今逝
矣誰撫汝子嗚呼哀哉昔膺 朝命出仕于京汝歸
養母汝侍我行更相迭代來省來寧自愧愚昧奔走
于 國之紀忽罪莫贖愁莫能理嗚呼哀哉鼓下之
陳叩地號只破以代刑推臍飛泥以生易死不避斧
斤嗚呼哀哉毋終于家父罹于理仰告蒼天不死何
俟歲在辛卯如天之造有事而歸時汝亦到俄屋白
下坐君榻前一辭莫宣有淚如水撫我摩我終夜無

眠道路之艱痛我衣單濯垢補綻解汝新衫嗚呼痛
哉歲在甲午 恩宥自 天感章堵帶特賜錦旋歸
鄉 天息荒尔侍養以終耄年豈期一疾不起抱恨
終天嗚呼哀哉繼繼承承惟尔之志幹父之蠱爲家
之喜兄弟急難劬勞駿奔惟義是斷惟禮是循人知
尔腐不即尔溫知尔者父目擊耳存仰告蒼蒼汝實
何因哉之不德天刷汝身日月不居已及祥辰汝實
無辜夜不復寢書在登清酒在樽聊寫我心汝其
來歆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賦

義門賦 并序

宣文閣授經郎鄭君滂常以其家乘眡余曰浦江鄭
氏義門文錄歷攬諸作益彬彬焉他日謁予一言為
作義門賦辭曰
緊伯禧之裔孫兮紛振振其好脩承山嶽之蜂嫣兮
聳隱耀而毀幽除義路以允蹈兮擇仁里而相攸被
孝懷以為服兮韞溫良以為裘將孝弟以為車兮方
敦讓以為舟歷九世而共爨兮壹乃心之休休曰五
倫之於日用兮實有生之大猷父慈愛之恂恂子子
色養之油油若君臣朋友之際兮必忠信之與謀於

眡媚其有惠兮在任恤其有睦姻雍雍以賓遇兮
家政廩廩其陽秋長者施其令則兮少者效乎順柔
娃赴弟以疢死兮綺代親而自囚史何感乎縱縈兮
詩何嘆乎原隰之裒嗟高風之卓絕兮履艱貞乎何
尤爰孜孜於稽古兮悲聖訓之是蒐敦時祀之秩秩
兮戴首弁之俅俅述五禮以為儀兮樂至和之不流
以予觀於往昔兮將公藝之可儔我歐公之史五季
兮書旌表之法周門築壇以綽楔兮柱雙立而烏頭
雪霜貿貿於當世兮松柏岑蔚乎故丘別
皇元巍巍乎有天下兮化丕冒於海陬敦懿行於四
國兮播令聞其若鄭閣孫起家而交辟兮列相第之
前籌尋重席於

原缺

雜言詩

應儀鄭守[illegible]九鍵僞人

益吾有客嘗賦詩以神芝乳泉之瑞比浦陽義門其意蓋以義門乃
國家和氣所鍾其瑞可与二者并耳是未知瑞人不瑞物之言者也鍵爲應儀作歌廣之歌曰
吾聞天地有六氣日夜輪轉如輥毬上玄下黄歎薄翕欱不可測而況朝霞正陽淪陰沆瀣欲割冬夏分春秋是中定有紫玉斛背拽萬鈞鐵鑠掣起元氣鈞橐籥自茲鼓不歇鑄出人物㦸々如魚頭有病有餘服便借脩月寶斧琢成喬雲内赤外黄象點作五星粲々如連球九流百家不解事便道天象可以禎祥求横挼竪捕弄之不知止白狼赤兔蒼烏赤鷹醴泉芝草上中下瑞交相纍可是童逐醉不醒或推元命苞或按潛潭楃或叙稽命徵或出感精符演書孔簡令人愁不知天公果何意耗精竭神産此尤物爲人尤歲儉豈𢗊當梁肉冬冷不可爲衣裘徒之名數果何益譙肓洲華激墨作爲歌須令人謳不如便勤首華丈人掌真氣不生陳留蔡輒育東平張三世直至八九世寮父搭兄弟孫順子綱常修鑄成鐵釜却重萬々州深如陰州狼毒井大車載取南山樵煮作淳糜食長幼聯筵接鼎好似萃祿嗷吻吩一家興讓一國讓更推此義達天下日下西王母孫竹北户孫𥁕除閲墻禍害事革心革面如同舟官府不用刑罪父堂上琴瑟和鳴社甲不用勸東眷西眷如骨肉盗賊不用弭只把詩書禮樂收戈矛如此真醇好風俗豈不是人祥瑞豈不是善蘆共昏晦世豈不遠勝瀨芝如石泉如油不然則阿奴有大攻廚牽索供乳苟非牧羊奴必形手斧醜甚虜更覓華草相耧楼此時縱有沆瀣降液九莖三秀物不過令人壽蟊吾老仙來持使鄭祭民攻繡斧一指冰倒流何故不分王不共薰蕕只緣枯花撑骶日東綺績句原田根本不宵加鉏耰未生讀之尚未了不覺毛髮直竪寒颼々我朝
聖神廷龍朔崇以淳厖寛厚化九州遐哉颱行不可遏玄曲南朔皆可封公侯國邑不敢薦祥瑞但聞嚴[illegible]咸[illegible]見北門學士嘗述禮典三十二儀曾日[illegible]脚不假[illegible]感四海内所見濠梁有張休[illegible]浦陽有鄭同居直至二千指漢唐僅見難同[illegible]煌[illegible]緩絢耀勤使谷海陬咸生莫不承
天休乃知
天瑞人不瑞物此道直可上窺媧媧燕孔周老生年壽雖出伏生上猶能摩學雙眼揮成奇奇班堆文
皇學歌
獻

陸元長字存善雅人

犍為先生賦鄭氏義門詩深言鱗鳳非瑞而義門爲瑞蓋攜戒人之弊也然文字怪偉雖黄河欸白嵩崙一瀉萬里不足喻其奇峻世之讀者皆謂斯世復見靈劉往々擊節不自休緣生雖號省吟亦愧落膽喪三月不敢言詩然猶恨其知義之為瑞而不知其所以為義者故上稽聖經下訂賢傳從而衍之善觀詩者當索之驪黄牝牡之外而勿評其爲有韻注疏可也詩曰

我嘗讀書皺萬言深知文是載道器古人造文多用韻詩文發原本一致觀於易繫彖象文言便可以知詩縮識詩意建安祭生祖韻譜協而叱之甚次第何必鍛弄風花雪月賦花草何必指歷錦繡機杼為章句但務理勝詞自妍欲發一言必挟周孔若泰岱以天峙苟理有不勝則氣必自餒王楊盧駱奇詩而與秋山號兒魅哉今特賦義門歌請以聖賢經傳論章句陰陽闔闢類兩扉一闔謂之坤一闢謂之乾貴本根太極上下判形分道器道器本一物可合不可離姿常玩索陰陽間動靜既無端陰陽又無始誰知道若知其至陰陽變合生五行五行之氣太極理妙合而凝生人物不可先後而議擬以物譬之鹽醯乃其氣理乃鹹酸味人惟得其正且通性從心生有其四々若謂何仁義禮智義則剛明能果斷所以治未先生解經謂之事之宜心之制事之宜若一定天則不可遁心之制者割截己私無少累其發於情則為羞則為惡羞則恥己之不善惡則憎人之不善隨處發見々本然其間毫髮難容偽指而言之包仁内析而言之仁作配蓋仁體而義用小程公有言知義之為用而不外者可與語道斯言直下分明示大易而下至孟子每以對言無以利若當分門割戶時父子兄弟綱常隆有能聚族數百口安不標之名曰義事不合宜家道乖心不剛明婦言沸又可見人欲雖横流天理不隊地一家屹立萬家中靈光獨峙堪嗟異浦江東流直至海中有義民曰鄭氏高曾祖考至于今合釜同堂將七世兄弟雍々立庭曲儼若鴈行斜展翅有栗賑飢貧有祠主無嗣有屋恤踈宗有阡掩枯骴似此推恩復尚多執筆不暇從頭紀若非本心日月明義聲難保長不匱余又聞天地之性無不善氣質不能無駁粹水原本來清支流分則異所以大程公又有言善固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須加梳削兼磨礪義家有子弟安能盡稟氣之純便當教以正大學然後能齊克家寄聖門相傳有心法成始成終惟敬字涵養其本然省察其將然其慾也稟然若大敵之壓境朝麾鈇騎堅壘夜擊銅鉦摽赤幟不可溺詞章詞章雖好蠱心志不可攻術數術數致遠惟恐泥不可治異端當如淫聲美色深々避其他處身法甚多非一路黑隼新梳海上翎花驄輕掣遼東鬱如此等事皆不當呼為義家兒庶幾

不媿活鳳凰不過一觀禽出麒麟不過一走獸安足
與義同稱瑞我自卯角即學詩大大小小無遺棄直
自周秦漢晉至唐宋所謂氣象與體製音節與興趣
休論得十百自謂知一二空青水碧信奇寶豈若菽
粟布帛可食還可衣費盡心力與眼力畢竟何益經
常事近来自警省方知河南老邵不讀非聖書此言
當用銘胃記假使聖人能復起未必吾說皆非是義
門卷軸如斗腰但見滿紙非珠翠犍爲百歲老先輩
亦復宜奴怒罵無仁恕豈余憤激賦此篇要與騷人
詩上滌腸胃須知中和作根本更令枝葉無傷瘁一
齊衆楚咻有志何時遂夜則夢覡鸞晝則發長哨繼
將西川新織美錦萬々段雖拭老夫眼傷流俗變々

奉贈左長史致仕義門鄭公還鄉詩序

教授義門鄭先生叔度年過七十視聽未衰
親藩奏以左長史致仕永樂十四年三月癸巳
除書下臨賜齎優渥〻且還鄉有　教貴臧之卿及
將佐以下宴餞畢日　内廚給珍羞良醞戴花張樂
無不爲榮　清燕之頃
睿製詩一章復賜　手敕二通引喻褒重殊絶等倫
於是鄉士大夫各賦詩若干篇類爲一卷　恩意稠
疊前古所無董相賈傅之遭逢有不及矣蓋先生在
下義門冲素之孫貞孝之子潛溪宋公之高弟故其
德性醇篤學問淵源尤精書札渾〻灝〻追前哲而
與之頡頏故雖家居而聲動　京國永樂初元來爲

王宮教授十二年
王世孫出閤選純孝之士致熏陶之益先生處賓師
之位勸講經帷於沃開導罄竭肺腑
賢王殿下不忍勞之超授顯秩以著尊賢養老之意
仍賜　寶翰申勸忠孝節義之道所以益顯鄭氏之
宗族而延其聲光於無窮何其盛哉竟惟一家一國
之光斯文之興焜耀簡册凡海内縫掖之士與有華
美學公篇什叙同朝之好申頌禱之辭於大雅韓奕
之義蓋竊取焉故序之云耳
永樂十四年夏四月甲子
蜀府紀善廬陵李子儀序
、、十四年春

賢王以教授熙酵先生年登七袠憫其旁勤奏陞左長史致仕還鄉三月癸丑 朝命既下於是製章服以賜之凡所以養老之具莫不畢備張筵於濯錦橋東以餞其行縉紳之士皆詩以送之而俾惟亮序之遂不敢辭竊惟自古聖明之朝英睿之君天必生碩臣碩輔耆儒宿德為之培植人英敦隆名教以扶護元氣而固千載不拔之基惟鄭氏積德四百餘年代有聞人既入我朝為輔臣之列備從官之選皆文質彬彬篤於忠孝而長史公夙承家訓又出太史宋公之門其學尤有根柢仁視而義矩禮守而智行蘊之於身心達之於事物大而經邦論道小而易俗成化無不有以盡其所蘊之實宜其簡在 睿衷而承寵渥之厚也今其歸也齒髮未甚衰劬力未甚憊益當以聖賢之學化其子弟鄉閭使其先氣烈風行於天下而鄭氏亦與 國匹休於無窮則所謂扶護元氣而固不拔之基者豈不在於是乎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余於鄭氏有望焉是歲丙申四月乙丑

蜀府伴讀臨川何惟亮序

送鄭典籍叔義先生考滿之北京詩序

聖朝設官分職與前代品秩雖殊其居清要則同翰林典籍即唐宋之秘書監掌秘府爵書亦清職也然古今所聚四庫書籍浩若烟海校讐檢閱其間時備顧問自非博通古今書者曷足以任其職也翰林典籍鄭叔義先生世居浙之浦江同居千有餘指迨今十餘世非禮義之網維其克如是之久先生執經宋太史講下聞見益廣所造益深至于子史百氏靡不研究作為古文詞議論如江河滔瀾汪洋浩漫勢不能已氣充而理明誦其文者謂有館閣氣味永樂初朝廷以脩大典召四方碩儒英彥會集書館大臣以叔義薦預纂脩之列書完以詞章被留屢試第一蒙恩授以今職其在職也侍直之暇不倦披閱平昔未聞見書咸淹其華而咀其英學日益富茲秩滿三考書續天官

鑾輿時巡北京將還裝北行其友鴻臚寺司賓楊思敬等餞送于龍河之滸徵文以序别夫木之茂者其本必固流之長者其源必深鄭氏以孝友起家其積行累仁非一朝夕故其子孫承籍累世遺休未易量也余祖文靖公曾旌義門鄭氏頌今碑石尚存以斯文世契則尤知鄭氏者也鄭氏由宋歷元奕葉多躋膴仕文學政事代不乏書

聖朝光啓文運昔人是賚鄭氏一門有位司牒古侍

經　春坊出相藩府列職烏臺者咸蔡致仕還里
其餘佐政大藩判一州掌一邑者多有其人可何其
多賢也今先生與中秘書者九年是行也天官考職
之称而以先世積累之遠又責學之優例應陞擢則
述作之事益振起其家聲矣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夏六月中澣
宗人府經歷奉議大夫陵陽虞進序

送鄭檢討叔美先生榮陞還南京詩序

金華鄭君叔美始以文學用薦至　京師与脩大典
書成
上命試其文詞將擢用之其時天下儒士暨大学生
九数千人而得能工於古文者財五人焉叔美其一

人也由是遂授翰林典籍之職其為人恂恂謙謹敦
厚而簡黙言若不出諸口而其中所蓄寔博深鑄浩
平莫可涯涘居是職幾將十年日處館閣浴望
道德之光華而沈潛文藝之淵與聞李先[illegible]聲益
振而一時同列詞翰之流莫不推讓而称[illegible]之今年
冬十月以秋滿考選于　行在吏部考其績而最之
得陞檢討將遷南京於是寮友在官從者咸与賦詩
以榮其歸而直經博士王君汝嘉檢討[illegible]君習礼來
徵余言以為序夫連抱之木必產于鄧林五彩之羽
必出于丹穴士之質美而多文者非根乎簪纓閥閱
之裔承乎家庭詩礼之訓其能然乎叔美為義門之
裔涵濡文獻之澤習聞孝友之風蓋以久矣宜夫克

以其學致用于時以蒙被
寵光稱職侍從而顯揚于當世此豈速成躐進矜能
恃才者之可比哉叔美此去而脩於己者益勉而弗二
盡奉其職者益勤而弗懈他日所就又詎可量乎予
與叔美相知其久故敢竊取古人弗頌以規之意而
為之序焉永樂十五年丁酉冬十一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翰林學士廬陵曾棨序

詩

梁濟 武進人 仙居縣知縣

大典書成進
帝庭先生儒服被　恩榮部令考試三千士特選文
章第一名

解縉 吉水人 右春坊大學士

祕書　禁近職清華遂直歸來日𡚶斜進請　經筵
家　顧問承
恩卻賜錦還家

周孟簡 翰林編修

暑雨清塵道半乾官[illegible]莫嘆別離難承家義貴千金
重報國心懷寸寸丹太史才應傳海内祕書名已
著朝端中秋還有今宵月還持金陵對酒看

王吉 [illegible]

孝義江南第一家先生况是老才華十年直閣承
恩重萬里朝天去路賒[illegible]佩早趨丹鳳闕
鑾輿還待綵雲車欲知此後重相會應及寒梅正作花

陳循 翰林修撰狀元

典秘承明近十秋飄飄蹤跡在瀛州退朝每向花坊
詠考績新從冀北游良夜書香淮浦月清秋穩泛潞
河舟上林瓊樹留丹鳳此去應棲最上頭

劉齊 翰林修撰

義門群從最稱賢秘府編摩又十年已喜天官書上
考便從蓬島別群仙秦淮雁斷秋聲遠鍾阜雲開樹
影連此去定承新
寵渥相思莫惜寄吟箋

王文英 翰林典籍

同鄉偶爾又同寅供職翰林歲月深考績賢能朝
北闕家傳孝義重南京

九重雨露賜沐渥萬里風雲愜素心得意金臺快
回首春風紫陌聽鶯吟

夏時中 錢塘人翰林典籍

翰苑才華茂若林先生尤見古人心詩書繼世英風
遠忠義承家慶澤深聊把文章鳴盛世好將金石嗣
徽音今朝獻續金臺去愧右懷賢思不禁

胡槩 文江人都察院御史

久欽文采玉堂仙三館由來數鄭虔簪華九年同赴
客書功此日獨朝
天子陽秋草通州路行李西風汶水船若到金臺承
寵渥音書無惜雁來頻

周琉 四明人翰林檢討

東浙名家老俊賢玉堂官滿去朝
天校讐秘閣星光近進講春坊席履前簡略風清
先從旆大江朝落好行船嗟余十載交情舊日聽佳
音報轉遷

黃琰 湖廣荊州人長史

曾共編摩秘閣中別來十載始相逢一門孝義聲名
重獨步才華
寵渥濃 紫禁揮毫傳絳蠟玉堂分直對紫峰更為
後會知何日莫惜音書寄遠鴻

王羽 北畿人禮部郎中

白麟溪畔漾晴沙溪上江南孝義家芝産謝庭多挿
露劍藏豐匣遠騰霞裁成東壁芸香草吟遍西清筆
夢花此去金臺無惜別瀛州佳處異天涯

鄭公佐 松江人中書舍人

十載相親若弟兄驪駒一曲動離情好山擁翠迎車
騎美酒流霞薦驛亭翰苑題詩珠玉粲命蚤奏對
御香清
聖朝浩蕩恩如海會看鵬搏萬里程

周敘 翰林編修

明時有瑞鳥生彼丹山陽奇毛絢五色燁煜增輝光
飢食琅玕實渴飲瓊瑤漿營巢向阿閣瑞世鳴高岡
稽音叶韶樂至德昭虞唐其一
西清接譚議東壁資討論朝成中秘典夕拜
明主恩況茲衣纓族世以崇義門才華足時用文學

沛有源趨矣行典書寸紙司一九其二

簡總振庭利泯露沾野草客子弥遠行斗酒臨官道

消歎問鳴弦惻愴傷懷抱

寶殿瞻瓊宴仙山仰蓬島趨首侍重承恩須及早其三

贈鄭允鵬先生

孟淳 暨陽人

泉石韜光味道腴習一飽貯五車書詩成張玉才無

敵筆掃行雲思有餘劍氣遙瞻揭牛斗珮聲常想掇

庭除

聖朝偃武脩文治未必醇儒老隱居

黄叔允 合淡人

翰林制作蔡 先翁詩駕唐人逈國風家学承傳藻麗

聖朝隆遇 寵恩隆羨君繼美詩書博出羣英華

覕功努力致身雲路早採芝休説夏黄公

中屠琛 暨陽人

半軒忠節世難逢檢討聲華莫覩容前代衣冠知姓

遠當年金石匪雷同夜珠見孽生文瑞明璉為才溯

義風悦我窮經頭已白辱君飛翰錦翻紅

汗血驊騮伯樂逢桂堂一見識儀容文章有種春

盛詩礼通家氣味同身在蓬壺能脱穎巣成珠玉

隨風棟花開處朋簪盍何日相從醉臉紅

潜溪集別稿下 此一卷乃唐宋諸儒所作係遂安鄭氏所藏之譜圖相関也因附刊于此

序

滎陽族系記序

序曰木之參天也其條葉之敷繁亦猶虬龍之鱗鬣角之毛雖腥於巢者卒難盡推之然原其初豈非一萌之身哉然則受姓定氏支流固不同豈不當反其始而究其本邪我皇唐之有天下也仰稽前代族姓之學下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參以天下譜諜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定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藏之祕閣副在左户大以朝廷之威尊乃為甄類析差寶藏之惟謹效其後人式愚自丙辰之亂前後所蓄圖書七千四百卷皆被陝軍所

焚獨司空氏之譜猶存者以卧起與之俱故雖經喪亂非失也今年春悉拜還居中條觀龐西鄭四族系記曰為定著恒公至濕為上篇南陽公至四為下篇且傍稽户部侍郎鄭元哲故家考及中書舍人袁睎姬姓録二公皆博洽大儒討覈尤為精絶譔狀之或遺名爵之或訛者咸識正之故愚定此譜頗自謂無所憾焉回進士也但有以久其傳矣噫後之子孫豈能皆如回不皆如回則傳及其身歷代之圖諜一朝或墜是何異荆璧之遭焚神劍之沉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此愚之序不作不可也乾寧三年春閏正月二十八日泗水司空圖序

遂安譜記序

原缺第二葉

大夫家而合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況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永久勿替引之雖百世可至此所以使人嗟嘆之不足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名南詠歌南國民俗之美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彰顯當世風化之非泯故吾以謂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

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其有補於世教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大和字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二十二甲子屬予為序者先生之徒子欽字子敬能承其家者也至正十年十一月甲子同郡王禕序

麟溪集附錄卷之一

怡老堂賦

壽域迍兮山彝華胥治兮春熙仁風覃兮皞皞化日長兮遲遲耀南極于中天鍾壽朋于海隅仙華秀萃之福地白麟瑞應之清溪境勝而人傑玉韞而山輝中輪奐其堂構叙天倫之秉彝森乎仁義之林蔚乎馨澤之濡總金閨之才彥與儒宮之名譽或考槃于澗阿或翱翔于天衢道志乎利濟文光乎璧奎奔接武而致政多孫　恩而賜歸優游泉石歌頌唐虞雍容喬梓之芊采泗落商皓之容儀野服以咲傲壺觴以燕嬉少香山之三俊多睢陽之一傳近鵬郊園墅貯嘩嘩百頃禾稼千畝魚陂保先業其豈易在付托之允宜此其端默一堂之上而華萼揭額以怡也瞻夫入義宗長五福云全持憲綱之風紀肅鵷鷺之行班闡演之按治鑾獫其蘇燧深加避壤忠感謠傳侍近　清光言措治安景柱下之知止從赤松以超拉戩觀高年亞尊　覲落師傅許道經過國敬慕榆墨賢藏之珍文詞金玉之度屠輪雲章便蕃恩露溢植榮車馬之陳幾疏廣賜賚之數蓋醇德以致茲豈惟才而際遇也又其次俱踰七袠造尊一鄉榮晦肥遁山林日長鶴詩聲之流播盛　朝野之揄揚甚行敦而愈謹懿德樹而日彰粹其衷蘊六孔之光芝蘭階庭之列秀苑裘盤谷之尚徘徊余匪薄亦胃濫名久蔡閣之校叨著作之廷竊懷媿報国何能徒稽

澄而好情寛朴忠而無成思不出位為影天爲宜休
致以衰謝得先告而歸畊同庚賢仲清逸高士紹儒
宗之傳聘解華之儒墨妙聞于　朝署陰隲濟于閭
里儼人望之操秉障濤淵之砥柱深豹霧之久藏屢
聘薦而未起皆曠望于萬里今合弁而偕慶相從夫
杖屨周旋乎詩礼居名教之樂地奚清談之流比矧
同場之一姓何竹林之六子恰老一堂爰咲爰語真
率時會閑適容与既有清醑肴核于旅陸摘時新水
桂鮮鯉鼓之以絃琴侑之以壺矢茗瀹山澗之清香
爇沉檀之縷卷和苓朮之採陸顔白石之煮悦佳節
与良辰迭四時之代序聽春禽之好音玩春葩之佳
卉息清陰之夏木濯清流之逝水挨秋月之揚襟奏

籟澤之律呂俄冬日之可愛是三冬之文史從容乎
安于之情逍遥乎真仙之侶雖顯晦而出處往流行
而坎止際　昌逝之方泰倘　熙先之禧祉頼盛情
于　魏闕　仰天垣之尺咫亦有至和以發藹諧
喩霞而冲舉吾知長生久視其可必且以仙瘋道骨
之伊似覧夫彭鏗毀慎之是則将見衛武抑仰其灑
羨也丞崇賦

善種堂訓

永樂丙申　蜀王殿下以臣祖之兄長史臣楷年踰
七十　奏賜致仕優念其門歷世久遠本乎讀書世守
前賢格言屢賜手教勉以書種不絶為戒又加御
翰墨大書善種二字額成次以賜與恭焕爛輝映日
月兄楷揪然頓首拜受　齎付敬奉還家高揭諸壽
之堂進諸子孫而訓之曰吾家以孝義相承至十
二世而不隳者以有讀書之效也今　賢王以善種
名吾讀書之堂欲吾子孫讀書種子繼世而不絶也
若等知善種之為説乎夫古之有種自百穀之種也
種之厚薄繫乎農夫之勤惰勤農之於百穀也治

其田疇除其叢莫深畊以塋之春而播種夏而耘耔
灌以淵泉薅其蕪穢至秋之成則充然而積以登場
庾廩矢輸之公賦以奉　朝廷以廟以郊以祀邦國
之用為之粢盛為之酒醴以享以祀以供内外使之
給足而無匱此勤農之成業也其或耕之不深薅之
不勤播種不以時水旱不以恤至秋而望其有成則
亦難矣此惰農之為也故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日其罔有黍稷其斯之謂矣亦之為學也亦然存其
心不使之放守其性不使之縱養其氣使之充而和
持其志使之堅而萬此由農夫之治田也滋之以仁
義禮智行之以孝悌忠信通之六經而明聖賢之道
覧之史傳而知古今治亂之變究之諸子而知學術

餘姚海隄集四卷

〔明〕葉翼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姚海隄集一卷》提要

餘姚海隄集四卷　四冊　汪魚亭藏書

餘姚海隄集

卷之一

記

餘姚州海隄記

嗣孫葉翼斯敬述刊

餘姚北枕大海其地曰蘭風東山開元孝義雲柯梅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爭也當宋為縣時慶曆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至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中石隄四計五千七百尺餘盡累土耳設今以土累者易敗當每歲勤民廢財乃請於其上[illegible]八百隄田二千畝以得於田者時其敗而治之而寶慶中民論於海者殆百家土隄雖謹治不足恃也皇元陞餘姚為州州視縣得廢其所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蓋海壖自寶慶內移大德以來從蓋衝潰今壖去舊涯之墊海中者十有六里歲捷木籠竹納土石湖瀕舊去之謝家塘南為汝仇湖大將千頃餘支湖連之其大殆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迫湖奪為廣斥而湖勢卬於平地鹹流入港遂達內江田失美溉故違歲弗獲而殫民力隳農功與風濤亢而卒不勝蓋四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方成隄六月徵大壞紹興路總管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君視壞隄自開元至蘭風見凡土為者皆間恐慨然曰是則為民禍也有窮已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為石隄宜則又曰攻石費鉅出錢大農當煩文書遲歲月比得請州其治矣若等能與我共為之乎今費雖鉅常歲之費則省而若與子孫冀居無虞也聞者咸曰民志則然白於府府亦聽民所為於是有田者顧計畝出粟或輸其直至者以力亦喜於僕役君屬民高年與正於里者掌出納以率作又請於府免民它科徭以悉力是役宣閫亦下書毋以它事使葉判官擾去州君先使人浚河渠復廢防畜湖水伐石於山以舟致之分衆作為十有五所所有程督君往來蒞之其法布杙為址前後參錯杙長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陷[illegible]木以承側石石與杙平乃以大石衡縱積疊而厚容其表隄上側置衡石若比櫛然又以碎石傅其裏而加土築之隄高下視海地淺深深則高丈餘淺則餘七尺長則為尺二萬一千二百十又一也其中有石塘之危且闕者亦皆治完之至正元年三月癸亥成是役也用民之力而民不知其勞賦民之衆而民不知以為費往往喜而言曰餘姚自今其有州乎

吾歳歳困於禦海自今其遂休乎困運石以治川澤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州士揭瑛以教官謁選京師致其長老之言以求記葉君鄞人字敬常國子生釋褐授是官在成均時余忝師屬最相親能深知之天下之事蓋未有不可為者不知所以為又使人得以其私欲而撓之是以為之而難成也敬常清謹而詳練清謹而守嚴詳練則慮周慮周而守嚴則得其所以為又無有能撓之者故於人所難成者而能成之餘姚自前代至今豈無用意於是隄者而其迹泯矣數百年之久惟謝施二令與敬常之功稱焉而敬常所為視二令又尤偉也則求世之能為如敬常者豈不亦甚少哉余故著其所以能者為世道也敬常到州當大火後能佐其長舉百廢作譙門製刻漏起舜江樓新補盜司廨舍以至申禁令興教化鋤奸抑強以保寧善良事多可紀者而隄則其大云至正二年三月望日文林郎國子監丞陳旅記

海隄後記

餘姚瀕海之田歲墊潮汐判官葉君恒作石隄以捍之為尺二萬一千二百十有一既告成而它土隄之差可緩而未甃以石者則所未暇也時宋公文瓚守紹興嘉葉君之功而揩其將代請於江浙行省丞相及部使者俾得終其役而葉君謝事矣未幾完者都來代宋公因督完者都成之繼宋公之後者為泰不華公其督成是役亦竊究心焉乃又作石隄三千一十有四總為尺二萬四千二百二十有五自是以往民不病海而歲入倍它壤葉君之功於是乎大矣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己若完者都豈非善繼者乎然其變因循以就功效俾得展其才濟其志亦宋公泰不華公以有成之也然則政之廢舉其不繫乎人哉國子監丞陳公旅作記時葉君未代致宋公達不花完者都之功皆不書於是葉公考功天官始以為請余嘉葉君能大其功而又喜其不沒人之善也如此遂書之為後記其山川故實歲月工役之數見於陳公之記者茲不記葉君今編脩史館宋公拜刑部尚書達不華公以史事徵諸史館云至正三年四月廿日翰林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王沂記

敕封仁功侯賜額永澤廟記

至正廿有七年詔封故餘姚州判官葉恒為仁功侯賜其廟額為永澤廟侯字敬常四明人以國子高第

釋禍官餘姚餘姚之事有故為民患者其地北際大海當潮水之衝嚣者六十里有司役其民揵藿竹木而築土石以為隄故風濤不可測故其成始成而即壞壞或沒其隄之地則又內移以為隄如此歲或三四馬而民之力日益罷財日耗而並海之地日益削矣侯至州即受郡檄治是隄乃屬其人而告之曰欲去此患非石隄不可夫累石為隄費固多矣然數為土隄費亦不少若併其數年之費則石隄可成矣於是其人皆顧計田出粟為之侯實主其事為請於郡若大府為擇人以司粟若董役者而已侯則往來督視之凡布杙壘石必務堅且實苦心勞力甚矣越三年為至元改元之歲而隄始成而侯適以秩滿受代而民皆晏然故嘗具隄績 國子監丞陳公旅為之記以刻諸石矣是後侯入官翰林轉職太學卒於益城縣令則去州已十年州民皆欲建廟祀侯而未有卒其事者又越十有五年而浙江分樞密院經歷鄭公珩以分省命來督州事政無不舉而民皆悅服乃以廟事告公公遂白諸分省而率其民即州學之傍地建屋四楹其閒門廡既備黝堊既施則中塑侯像而前置祀具約以每歲春秋二時奉牲醴祀侯而又合民之詞以請于

朝故有追封廟額之

命命下於州則鄭公已去州之太守李公樞乃屬州人具記其事具賤而不文固辭不獲乃嘆而言曰吾州自古以來當捍海之任者不知幾人而未有能去其大患者其事蓋甚難矣今侯以南方之産初入仕籍又居六官之末則凡事皆難而況其甚難者哉故其建議之初人皆譏而笑之乃能以死自誓而卒為吾州去其大患如此援以答法此事以當百世而廟食矣況其善政尤多若巨盜若奸吏則力去之若敎行之民則表異之以至訟息與化事非一端而舉廢也若州治之形勢虧疏其前左則作譙門起聳江樓以翼蔽之若邏司則建門廡以新之若刻漏則治銅以襲之之類又非一事而廟則由海隄之大功而建然非鄭公亦未有卒其事者蓋鄭公建廟以祀侯李公為廟以圖記皆心乎其民而為報其功者也其既為是記又繫以詩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洪濤奔衝土不能禦猗嗟葉侯官此海陬禦海以石紓民之憂維茲弘功曠古未有侯當廟食百世非久心乎斯民繼有其人民為報功

廟食是勤煌煌封侯奕奕廟額昭我民情自天寵錫
民之報侯惠厥子孫斯廟斯祀與隄永存郡人王至
孟陽譔

賦

會稽趙俶本初

維會稽之東陬兮表姚丘之嵩崇瀕海陬之垠堮兮
壯有虞之支封沃焦萬里滔滔而來兮為長江巨城
邑而周通潮奔汐駛控句章而薄錢塘兮撞艣舳艫
一赴萬頃出沒乎其中翕淪洶湧而不可測兮龍堆
渙散颯以麼濛虞洪波之浲洞以蕩激兮原田黍稌
横潰于滄溟之泒羌永懷乎昔之人兮萃為長隄限
水陸而扞奔衝大恵施乎兹土兮宜其越載祺而播
流聲之颯颯也夫何海若突怒以恐陵兮駭頓超踔
鞭騎馬而蹴神龍三角九首獸羅人立兮唅呀蝴蛈
前驅而後狨朱耆玄甲爛以燁兮妖秘恍惚挾怪雨
而扇盲風雪濤連山淵泙瀺灂兮震撼坤軸決漭乎
鴻濛川氣翁匈歘為陰忽為陽兮顛倒規鯢雲拂而
霆椿抗高亢以擣虛兮扶掠竅穴并搏大龐洪巖崖
披靡沙沉石礐而不可禦兮礧磕相壓若矢劈砲碎
莫嬰其鋒又如山崩河決千仞一發兮塌然而隕霍

然而空雖負薪裹沙曾何能以為役兮轉瞬百尺拉
如枯蓬勢將漫溢乎原野蕩汨廬旅兮怨編氓之嗷
嗷乎飛鴻田叟野老紛而哀籲兮蹇匍匐而告凶倖
賢倅之仁惠兮實茁裔乎葉公軫吾土之罹此患兮
隱畫其忡忡被符檄之敦遣兮發奇畫於深衷飭胥
徒以庀事彼射利糞欲其焉能容指祿廉以倡率兮
豪右訟喻翕然而來從强以畢力兮土木效工蹻躍
騰赴兮鼛鼓坎而進進捷杙鞭負而巨石犬牙兮嶙
鱗厚址軋汗漫而駕穹隆板幹倚空束脩緄兮畚鍤
坌集運以横縱峙高岸於深谷兮隄葺而完兮畢措
而隆雲與山出而岌峩莿莼兮贔屭乎卧海之長虹
劃然若犀弩金鏃列獷迅激而摧素車之雄屹兮若
銀城鐵壁萬雉嶫堅而却雲梯之功刑白牲與玄牡
兮爰告虔乎幽宮曰皇天生此下民兮神胡為乎肆
其兇使虐𢤱而弗戢兮吾將上訴於帝而譴罰寘
精誠之感通兮彷彿受職而來享夫豈融竄百怪之
神姦兮蹤跡雖盱攝跡而斂蹤湍悍阻伏潛安流兮
視天若訟沄沄而淙淙海壖作藝兮黍稷稑穜盧聚
奠居兮年書屢豐轉愁嘆為樂康兮孰不仰公之成
功嘉譽藹其上聞兮利澤湛乎鴻溶擴濟川之英幹

兮盍將昉乎勲庸聊鋪張以紀績兮豈前人之所同
倘斯文之可采兮著休聞於無窮

騷

會稽黄珸宗魯

餘姚並海為州中通舜江江北七鄉歲被海患前後官此能以海為慮獨謝公景初施公宿二今然堤多累土所成不能皆用石故每衝決今舊堤没入海已十餘里壞民廬田畝不可勝計長民者歲調南北鄉民塞海不能勝洪波撼激比歲害尤甚汝仇余支二湖混入鹹流不可以溉灌民所恃以生養者為可憂矣葉君敬常來佐是州始議瀕海悉為石堤令民畝出穀一斗為請於郡免其他徭民咸歡從公躬率役夫來往畚鍤間勞來程督不少懸堤成父老嗟嘆咸曰此數世之利也自是無用歲歲勤民矣葉公德其可忘乎珸家舜江南四明山谷中余在金陵去家千里竊聞吾州民德公甚厚且其功績又卓卓如此乃不得從杖屨於左右每以為恨後八年至正己丑孟夏之日公由國子助教出為盐城尹珸於淮安見公為余言倅邑時事甚悉又見所畫海堤新圖因得具知用功難易始末述為歌辭五章所以識吾州民之思也辭曰

海波蕩潏兮民不得居旋風衝激兮壞堤及廬及廬兮奈何昔居室兮今沮洳微葉公兮吾其為魚
海波蕩潏兮民不得耕旋風衝激兮壞堤及秔及秔兮奈何昔多稌兮今空罌微葉公兮吾其無生
海波蕩潏兮民不得栖旋風衝激兮壞堤及墻及墻兮奈何昔浹若兮今不防微葉公兮吾其無裳
海波蕩潏兮民不得舟旋風衝激兮水波横流横流兮奈何昔可揖兮今阻脩微葉公兮吾往無由
我有嘉木公使藝之我有二湖公使瀦之長堤如龍捍我海衝萬石鄉比千鍤雲從世世永賴繄公之功

太原王守誠君實

越之餘姚州判官葉君敬常佐州有善政脩堤之利為大州民感焉大夫士美而賦詠之某系以辭曰

浩浩兮南溟潮汐兮靡寧越之土兮柔不能制又高岸兮善崩岸崩兮奈何民之田兮為蛟為鼉佐州治

兮田有賢倅伐石捷木兮小勞大惠民不忘兮世世
是利

樂府

暨陽楷維禎廉夫

餘姚海隄此州判官葉公敬常百世功也公去餘姚已十年民思之弗置嘗徵余文為公去思碑今年公之子晉會余於侍御王公席上談及先德晉起請曰先子已辱雄文登載外有國子先生陳公衆仲卷尚欠吾子一歌又為賦古樂府辭一首繫卷尾云

天吳蜚精衛帝娥江之北蛟門之西大禹東來朝會稽九河一疏錫玄圭寥寥三千載桑田幾滄海洚水日横流我思訴真宰相門子葉大夫涖政三月初海如觚子決濫顛趙紅濤黑浪爭吞屠元光白馬有奈辟羽山黄熊無玉書蛟眼赤射日蠻民不寧居葉大夫海砥柱驅鬼鞭逞神斧五丁一力萬夫一語新甫取柏岷山取石金椎築土手鎖陽侯之咽脚踏支祈之腰玉綆永奠三萬六千尺陳公隄白公渠無足數石人夜語魯已僊河伯血面上訴天葉大夫回狂瀾障百川海不波石不穿河清海晏三千年

河東張翥仲舉

葉生孔昭以其先大父築餘姚捍海隄求余追賦余聞其土人廟祀歲嚴乃為賦海隄曲一章俾之歌之

水於天地海為鉅海之最鉅尤南東姚州北瑛居海際地下日與潮爭衡嗟爾六鄉歲病天雨風推沙崩岸田廬空徙委土石洪流中有嘉葉侯計徹隄捍瀉析將不已可忍坐視心力窮民敎子來材役是伙布杙築址三恭訖工壯哉長隄三萬尺遠而望之隱若横激波循循勢折乃卻去我畊弗鹵田年豐今人何如昔范公遺愛在民千載同春秋報祀宜祀宮若不見粵巫善歌遺此曲為侯世世歌神功

卷之二

三言古詩

廬陵歐陽玄原功

餘姚為州北薄大海前代築隄以禦海潮綿亘百四十里詳見臨川王介甫四明樓大防舊記大德辛丑海水壞隄自開元至蘭風鄉三十餘里有司每歲冬調民甃石杙木以為隄功旣鹵莽於事無補而吏並緣斂民財歲

至十萬緡民甚病之鄞葉君敬常以胄監公
試初筮爲州判官下車詢民疾苦首以袪民
是害爲已事一日集父老而謀之於是躬相
地形口授經畫務適簡便使民樂從計稅摽
分均其丈尺識以揭櫫課功維繇召匠第工
聽其撲認約以質劑尅期取賞民各程力所
自獻能吏奉行文移之外秋毫無與茲役三
年之間以石甃隄二千四百四十有四丈人
和力齊工善材壯海患永息民瘼頓甦斥鹵
之壤皆爲良田穀米狼戾受代之日黎庶懷
德作歌繪圖達於京師余爲大司成敬常實
館下生又公試主文又余所得士余聞其爲
政簡直能以學爲政者又見其爲國宣力爲
民捍菑成其偉功知吾道之有人也喜不自
禁爲之作詩

孰謂儒迂有我敬常孰謂事難用心不剛惟此敬常
心剛識明見善勇爲底於有成一命佐州不遺民憂
築是海塘功成優游昔海衝潰千頃瀰漫我民歲勞
財匱力殫今隄言言杙石如疊下爲良疇禾黍薿薿
海隄爲丈幾及三千敬常成之不及三年事無難成
豫定厥志惟堅與固足以幹事其幹維何屹屹不移
屏幹斯立功成維時侃侃敬常才稱其德擴其有爲
脩捍王國

臨川危素太樸

余過越餘姚州父老來見道其州判官葉君
之政且曰世徒知葉判官作海隄而已若其
它政之可書者顧安得而傳之耶君四明人
而餘姚寔鄰其父母之邦施諸事功使民不
忘如此然後知儒者之果足用也乃采諸父
老之言序次以爲之頌以播其美於無窮詞
曰

我行海濱海波沄沄公作石隄其來如雲大役斯興
孰海爲敵民弗告勞道我以德昔隄未作歲爲之防
征斂百須器賞紛擾潮汐齧衝害我稼穡公恤疲氓
其心孔惻載撫載覩雨沐風餐周行裒田謀慮聿殫
海塘之成黍稌充積貢賦以時爰有粒食州昔洊災
新作譙門範金刻漏式謹昕昏疏渠儲菑以時蓄泄
役此百人什有伍節乃樹公宇崇墉墉言言豈爲游
衍俎豆昔賢若彝錫貢民憂寔大曾不逾旬去其患
害附場之鹽孰肆毒痛公白漕使民樂以輸兵卒処

盬田野愁惕憤疾其為狀乃貪墨稗將遣庭長聽致
辭公寔愛民惟我怙私上虞之令文致范寶揚言使
者盍正天討官盬五艘軍吏阻之、乃酌其情罪止于
笞金陳之子賈相表裏私鬻海鹺根株無已諸父訐
姦骨肉相夷公議屈法以厚民彝農死其母厚誣田
主公至治之明諸憲循發塚之盜律著嚴刑擿擬吞
吏抗言公庭有盜黨成久稔凶惡拒傷官兵卒就擒
縛亦有昆弟作偽厲民移書長洲令式畢陳御史孔
嚴芟剔積蠹省抑浮費民以寬裕公在公堂書延師
儒講肄刑政誦詩讀書層構俯江太史寔記龍泉之
山空翠有巍詢彼耆艾播於頌聲係厥去思用垂光
榮

長汀阜說習之

沃美海隄成績也董君在州多惠政民尤愛
之

沃美廣斥薄江之陽昔捍潮汐有截大防以斥作乂
以益農耕彼美先正為猶孔臧維昔築土聿蕩為鹵
屢築屢溢民力斯斁溧嚼弗固易石以傑吏絕厥括
民力斯裕訊彼故老具嘉厥猷曰昔善崩今則靡憂
伐石傭役厥貲尔司傭給勿遺毋使告罷維隄尔晦
維年之有佘相隄用以垂永久民計晦爭輸莫敢或
後弗征予外以為民痰拯扰作址星列棊布上眾積
石或承或柱是層是級衡縱齊密其縮如繩其比如
櫛弗敛攸蒞弗撓厥志益奬其美俾專督弗弛赴赴
郡侯既復其役饒輸厥力以集厥績潮汐外拒溪流
內瀦昀昀滕畛瀏瀏河渠汝仇佘支從匯積厥湖是
灌是溉維膏維腴旱則乾斯則涸涸歲侵而歉斯
則有年舟楫連連百貨貿遷網罟之利厭於腥鱻維
隄既石允叶民愊民以勞為懌民以費為德貲力靡
愆成功奕奕勞費永息民心無射無射有斁先庶磬
鑠戎災曰防于預慨興旗門壺孱孔庶講肄前訓躬
率以古誼新厥署兵卒攸聚弗煩于調克蠲其賦追
晋攸資器靡弗具表詞先正維德是慕樓敝江流以
江名樓是藝是拯匪覩匪淤睢睢造偽矯誣以仇詳
獄致刑忘遠蒙庥偏稗之成暴横侵侮今惴惴弗肆
迹弗及于野上擅委決必究極故誤恚僂庠晦孫豪
擕擢公田稍入無間歉登官或取盈民病弗勝公其
蒞止是督是懲俾民自緊而樂以輸徵輩悅彼鹺食
囊弗訏弗瘠民樂輸直私販削迹茶賦蒋倍移征于
釋既敕既輕民斯紓厥力蠲法致亡克仲于理平反

誣坐克正其紀剔攻推理峻鞫懲犴内無誤係外無
枉謂昔非無莊祇使民謂不如今也民怙而喜昔非
無政適為民病不如今也民樂而慶政之美矣民之
攸墍政之偉矣民之攸利政孔惠而庇伊後之視功
永成弗圮昭哉千祀

沃美海隄十八章章八句

天台朱佑伯言

海隄頌葉侯也葉侯敬常判倅餘姚築海隄
以興民利侯去而民思之故作是詩也

迨迨海隄岸海為青環之疆理稼穡是成生民主命
誰為民正葉侯其德百世其承翼翼葉侯穉稲成均
天子有命出倅姚民除害剔蠹興利振貧潮汐為患
莫甚海濱在昔海瀕積貲累土圯濫激衝屢勞葺補
葺補弗完民疚愈苦侯為圖度廼基永古杙木蕩蕩
伐石層層築之登登壘之繩繩不日而成百堵皆興
葉侯之德弗圮弗崩維茲海隄千丈猶龍其隆如墉
其亘如虹孋蝕分畜草囿薛封浴漲弗壞時和年豐
生民永賴維我侯之庸三年報政侯其去矣入登王
朝侯其責矣思爾甘棠民其謂矣祠如桐鄉民之謂
矣功在民心曷其有既矣

海隄六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天台劉仁本玄德

海隄美葉侯也葉侯佐政餘姚脩治海隄以
為民防故以詩美之

茫茫海滕禹迹所經龍蛇既沮水土底平弗雍弗塾
岸海為域廼築廼耕以保我黎祇海滕茫茫在越之
疆于以捍禦奠于海邦既堅既好既完且長不騫不
崩永以為民防維海有岸無然滮漫衝我營崖作我
郊甸黍稷稻粱以莫不衍彼有衝齧亟其完繕民力
弗殫維功之勸伊誰之力維大夫碩彥維海有隄厥
土塗泥既營既築惠此羣黎大夫孔仁政乃不迷爰
諏爰度進我耆倪百堵皆作庶民子來浚及溝洫灌
我稻畦彼或不齊維矩蒦是稽維此海隄伐石為碣
民功日庸莫孤于患貪夫不臧或為疵癘深文侮法
以速民戾彼昧不知我思其濟完完海滕克堅百世
為此夫辭以作民誓

海隄五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二
章章十四句

五言古詩

豫章揭汯伯防

累崇塘下杙客布椽旁牙出齒齒功比木龍懸
十丈犖固膠漆堅外排鹹苦浪内蓄清泠泉
地耕種膏腴田既無魚鼈患共樂雞豚年
堤　春四海紛戈鋌守令盡君革何由烽火然
感此　誰任褒表摧我昔造京邑君方文鐸宣
横經　肖子來蟬聯聳壑睹眉宇肖爲跕水鳶
嗚呼二十載仕事流飛烟一爲世道傷再爲交際憐
餘姚鄭奚元秉
六月大風雨海潮不入田父老到城說今年勝常年
石堤如鐵堅土堤草芊芊葉侯既云去千載稱侯賢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晉安張以寧志道

姚江分在浙江東遠接大壑雲濚濛晨潮暮汐所衝
激蠶叢窟宅蛟龍宫長堤屹立何崇崇蜿蜒萬丈横
青空天吳海若避退舍鞭石無乃勞神功是州判官
葉上舍力排浮議成奇功三年春錦光黔首千里歌
頌喧黄童抵今廣斥變沃壤村墟野市遥相通颶風翻
朧苗彝綠漲日暎水木涵青蔥酒壚連屋出青旆雞
犬識路如新豐君不見錢塘海堤古希有射潮強弩

吾聞古循吏伏道使其民葉君治餘姚實同古之人
州治邊大海潮汐齧其垠昫昫耕種場往往成湮淪
築堤雖自昔其役固已勤客土每善敗歲歲徒苦辛
君來會耆耋持論方紛紜君言欲久計伐石永可存
所懌工與費未免浩且煩衆口既響應趨事如雷奔
壯者募以力富者勸以分我截百川赴我徒春雲屯
往來課章程部分同治軍許許山晝鳴陝陝海欲昏
五丁鑿其巔六鼇奠其津杙布似星列砥甃若次鱗
尺計逾二萬鯨波謾吐吞長城起臨洮閣道通句陳
昔欲作濱渤今乃可揚塵斥鹵變沃壤歲入盈倉囷
蟄勞得永逸安居四十春並壖千百家世利及子孫
君去已成古遺跡尚如新作歌繼輿頌庶使來者聞

臨川曾堅子白

槐陰翳虛館曉誦金華編餘姚海堤記足紹千古賢
史起障鄴水陳侯防滑川其人去已久盛美今猶傳
葉侯佐粤州重濱食三壖觀其經畫計二子俱得肩
近比施與謝究看吾目前儒林激循吏璀璨騰諸篇
想彼潮汐作衝齧無留全朝爲國家土莫入馮夷淵
瀉鹵莽磽曲叢麻成棄捐歲歲勞畚鍤村村愁吏朘
何如新秋骨永鎮田渦漩杙松赤水岸鑿石丹山巔

稱英雄泰州海隄不易作前代僅數高平公紛紛傳
舍視官事勤民憂國誰爲忠葉君已去甘棠在有子
栢府陪汞驄浮名百世會有盡遠業千載傳無窮鱷
鯢奔騰海水立安得砥柱當其中嗚呼九原不復作
長歌激烈來悲風

慈溪張庸惟中

海濤春撞捲飛雪大聲訇訇吹地裂葉侯捍海作長
隄疊石下補坤維闕初日照影寒烟收屹若金城海
上頭長驅蛟鰐三萬里遥見蓬瀛十二樓陽侯呵護
光怪攝隄石鱗鱗波帖帖東郊魚米日成市西隴禾
麻春接葉侯之遺德在人心石比堅貞海比深嗚呼
海不可枯石不可朽廟食姚江同尔久

宜春聂以忠尚之

葉君治行稱第一障海築隄三萬尺下民昏墊日所
憂不日成隄水災息憶昔長隄未築時怒濤吹浪來
天涯波濤入市狎鷗鳥閭閻轚舫游蛟螭編氓日恐
化魚鼈陷溺相望不虚月封羊釃酒禱陽侯汐去潮
來害寧啟君來視事初下車禦災捍患思無渝掄材
北山工畢集伐石南嶺人爭趨蜿蜒百里如城起渺
渺洪波及隄止祠堂結構報殊勳老稚歌謡深贊喜
禾麻町畽日以連花柳村墟春自妍叢歲郊原晏沮
洳此時車馬多駢闐大家樂業富牛酒小家畊田足
身活自非疊石限滄溟安得炊烟滿林藪越山嵯峨
越草黄君歸何處雙鳴瑞隄邊楊柳手自植今看蔽
芾如甘棠采蘋爲薦椒爲漿思君不來空斷腸海有
枯兮石有爛深恩億載誰能忘

西域吉雅謨丁原德

雌霓夜吼風雨急坤維振蕩玄溟立吞田變海人爲
魚葉侯訴天天爲泣侯奉天爵誅妖霓下平水土次
犀犂嶙峋老骨不肯朽化作姚江捍海隄海隄蜿蜒
如削壁横截狂瀾三萬尺隄內耕禾隄外漁民物欣
欣始生息潮頭月落啼早鵶柴門半啓臨鷗沙隄邊
白屋貴魚市花底青帘沽酒家花桁村村各安堵世
變侯仙忽成古侯雖去矣遺愛存時聽叢祠咽簫鼓
人生何必九鼎榮廟食貴有身後名君不聞河決瓠
子一杯水沈馬親勞漢王祀又不聞江汎成都一帶
波剗犀還怪春俗訛江平河塞世猶駭何況堂堂障
滄海論功不啻濟川材砥柱東南千萬載只今四海
俱横流平地風波沉九州蒼生引領望援溺州縣有
官非葉侯嗚呼州縣有官非葉侯禦災誰復憂民憂

江西黃肅子雍

連山瓶起南山石逆浪峻嶒秋骨白素壁横開三萬尺鴉夷之宮為辟易天清蜃氣失樓臺雨晴吞噬遙窟宅隄頭作宅商船過隄上行人夜唱歌晝道葉侯勤佐治不教平地起風波當年輸役纔斗粟只今安着盈千斛民有思心似海深歲時廟祀何能足賢侯賢侯介景福有子作官仍食祿

真定趙儆子威

餘姚之鄉臨海堧年年潮汐傷農田豈無監部與太守無術捍救徒悲悽判官葉君初釋褐太學儒生負才畧視猶己溺鳩民工萬丈隄成石可作一歲二歲力役興三歲之久功告成堅如武昌赤壁岸壯似建康石頭城昔聞鄉井產魚鹽今見川原皆稼穡鄉人感戴不能忘髙建祠宮嚴像設賢郎孔昭來京師求諸太史形歌詩公歆血食民懷思天長地久無窮時

豫章揭鎰顯民

海隄彎環横海浦瀕海居民歌且舞全家十口免為魚敓岸春風長禾黍父老朝朝祝向天三年多謝使君賢一自九日炊無粥今有雞豚供醉眠五色雲開天仗見玄圭晚出黃金殿會舞傳花海上祠丹青圖畫春風面蓬萊波淺犂為田桑陰如霧麥如烟染絲織錦盛春酒捧獻君王萬萬年

慈溪烏斯道繼善

海上蜿蜒蟠玉龍雲柯迤邐衛蘭風睥睨烟雲俯深黝葉侯建此千年功侯出成均倅茲土能為黔黎闢斥鹵古稱賢令謝與施可是今人不如古趨功蝟集鼛鼓聲萬杵實捷風雨鳴南山白石走東海蛟人夜泣靈鰲驚從此風飆轉潮汐鬼娶神斧奪天力人言水勇奈石堅誰信侯心勝如石石隄未作先土隄洪濤易入田中飛田禽沉淪秔稌死塩華萬項争光輝鹹氣尋消舊田復桑柘依然滿村綠清宵促織鳴寒蛩細雨催耕鳴布穀汝仇湖水清連天百川分注春風前花底人沽種田酒籬根月照催租船隄上新祠高綽楔穹碑大字書年月共來祭祀獻雞豚免使浮生作魚鱉黃金世上山嵯峨日日散人能幾何侯橐曾無一銖費姚江拍拍流息波世事年華倏云改隄與侯名鎮長在海濱畫得如侯隄那有桑田變滄海

浦江鄭濤仲舒

洪濤怒捲千尋雪鼓浪鯨鯢奮鬐鬣餘姚實倚海為州捍海不禁隄屢決南陽貳守初下車下車彈壓深

嗟吁狂瀾歲久成巨浸墊休忍見民為魚指期徵工
夜驅卒曉踏峣嶒鑿山骨令行寔速驚飆馳不日成
隄髙突兀嗟哉吞築斯邑防州民樂業勤耕桑衣有
布帛食有粟歲時釃酒仍封羊嗚呼貳守真偉績從
此不憂潮與汐人言司造錫子賢覩厥報施宜祿食
金可銷石可泐民歌貳守德千古萬古思無斁

古淡胡益士恭

海水齧隄隄捍水新隄未完舊隄圮葉侯佐政首築
之經營頃刻成一時石堅土厚錐莫入官府不煩民
力集怒濤障截盡東注水涯風動珊瑚樹封羊犧永
祭海神杭稻登熟蛟龍馴侯材濟川作舟楫朝仕暮
來人利涉柳陰夾岸桑滿畦雞鳴犬吠鬻亂啼男務
耕耘女紡織寒有衣裳飢有食餘姚白叟引黃童刻
碑頌德稱侯功嗚呼頌侯功德何日已感侯之心如
此水

會稽王冕元章

於越餘姚濱海土東北七鄉最難處朝潮夕汐爭尅
取美地良田俱斥鹵夫與海若爭喧豗惡風排浪如
山來大小人家盡漂蕩黃童白叟聲哀哀人牧凝凝
無一說只是容容圖歲月隄防疏鑿寢厥機坐視生
民作魚鱉民憂正恐天畫惰忽爾别駕來廉明獲上
撫下各有道櫛風沐雨勞心形鑿山伐木驅木石誓
言力與海為敵三年混身如僕夫百里長塘如鐵壁
民言别駕大有功别駕與我父母同昔年我農事奔
走今年我農多從容别駕真為吾父母慰我飢寒伸
我苦向也沉淪無屋廬今也豐登有禾黍别駕愛民
民德之民報别駕何能為但願别駕多男兒箇箇仕
宦封侯歸我聽民謠歡且喜快我心懷清我耳使其
仕者皆如此天下不憂無所治民謠士頌處處同竹
書石刻皆至公我言雖鄙豈為空千古萬古垂無窮

慈溪余曇釋伯能

海隄綿延三十里隱隱龍堆白虹起誰其創智神為
徒堂堂四明葉大夫大夫餘姚倅三載民利周詢絶
民害閔茲隄壞人為魚欲驅精衛填滄海海不可填
隄可成叱咤陽侯麾六丁林林椽杙蒼蝫竪齒齒疊
石秋雲平隄成信有回天力惡蛟怒鯨供辟易兇如
砥柱障東南空有潮聲撼朝夕隄裏稻禾隄外潮捕
魚人來耕土膏至今編户足衣食擊壤畫和康衢謠
吳夫乘雲帝鄉去海色蒼蒼映祠宇歲時伏臘此邦
人祠下陳牲咽簫鼓太守何如皆封侯廟食自可垂

千秋萬牙大蠹碌碌者生死能不爲羞

象山蔣景高尚之

乾坤誰肇鴻濛廓憮忽重逢混沌鑿三百六十支祈鎖二十四肢神釐時貭羸失踞仙山浮蹉跌得勢鳥步作仿象辟雍環四海次第井疆睽五嶽水火土石乃奠位原隰高低始安宅不周西崩天柱折禹穴南窪地瀦灤女媧却忘失水灰祖龍謾取長生藥麻姑不得見揚塵河伯驚看嗟向若艱食嗚呼足稻粱飢蜒祇爾滔蛟鱷鼉鳴螢鷹爭長雄鯨舞蜻蜒五跳躍上帝興慈閔昏墊仁人拯溺念溝壑燁睽世肖宗楚妾童冠辭家游太學慣同巨擘參詞藝久與時英談禮樂出綜民社事承宣入富文章上臺閣玉堂夜深催賜燭金馬日長再持橐治水今年鄞太守涖政古配范孟博志與精衛同死生誓見陽侯相唯諾胝手胼足何敢辭沉璧淪牲貴無作椓杙參差星浴渚壘石蜿蜒蛇蜿發彿勝鼖鼓打鼛鼛可似宜防峙領領地接姚虞一舍餘堅逾孟軻七里郭鶩沙豈能埋錢箭簕怪常夏照犀角端倪從此得清夷生聚困茲迴田薄封侯廟食等閒事谷變陵遷真可愕可愕蘇隄楊柳堤詎識鄭渠泥水涸舜江之樓吾重登龍泉之水我再酌空餘雙鴈落青天不復二挽閶翠幄只今驛傳索驪黃當時井藻塗丹雘俯仰懷人更搔首慷慨撫今還感昨若爲化作蜀山鵑不如早跨揚州鶴嗟予山林就沉寂豈事聲名度綿邈忽覩飛書寄魚鴈乃信傳家有騫驁平生絶憐知己少交游盡向晨星落相思無奈奠尖辛數日輙令情可惡闊山月黑不如路邯鄲夢回纔始覺勉焉聊述海隄篇不堪淚墮青山約

餘姚宋元僖無逸

此余往歲所寄王君仲遠之詩也仲遠於上虞有海隄之功而吾邑海隄爲於四明葉侯者其功尤大故此詩兼言之見吾民不忘侯之功也今年丁巳冬侯之子孔昭氏過吾邑別久而會殆若所謂隔世者然而語及海隄事余不無歎焉蓋侯平日知余爲深諸大夫士海隄記詠爲侯而作者溢于卷軸獨闕余之所賦知余之淺者幾何不以厚於王君薄於葉侯者議之孔昭既索寫此詩姑以附其卷末異日當有以專補其缺也

諸公重祠坐高堂先生草舍當風霜諸公厚祿厭粱

肉先生食粥濟於湯兩年成此蓮花塘為有錢心蕪石腸石塘如鐵千丈長先生之功不可量吾州判官葉敬常舊作海隄障八鄉蓮花相接東西疆勳業前後同輝光姚虞二民豈爾忘兩隄當姓葉與王

卷之四

雜言

盧陵彭唯思貫

扁舟曉泊虞姚州州城北枕滄海頭右有龍泉突兀千丈之峭壁左有舜江縹緲五色之高樓樓高一望渺無極但見海隄七萬一千有餘尺橫截海道捍阻潮汐勢若長虹飲海從天披萬壑互吞吐千山爭獻酬日月自滔汨天水相蕩浮海中七鬼八怪羅列走其上風帆浪舶出沒如輕鷗忽逢龐眉皓髮之野叟為余竚立一一言其由自有宇宙即有此沃壤瀕海二百里皆為州一從疏鑿之後烝民始粒食奈何洪濤巨浪吼天震地來無休帝憐赤子無辜葬魚腹篤生傑士起凡儔謝施二令首建策築土累石高平丘年深日久水齧去匯為巨湖千五百頃名汝仇民力脩築甫三月復大圯壞坐使平陸為深湫葉侯敬常國監秀到官廵視漲為吾民憂乃抽秘思攄奇謀名父老集士流昌堅昌廣昌築昌脩惟石可歷千萬秋庶民聞之喜且謳侯能如此歲有收告我妻子礪我鉏耰計口出粟不待指分地督功不待鳩伐山取木嵬魁泣填坑涇谷蛟龍愁千夫運斧鑿巨石萬斧持畚開渠溝也不須秦王施威作福肆鞭撻也不須精衛衣嶽側翼聲啁啾神工鬼匠晝夜不暫輟馮夷海若奔竄那敢留我侯經營成不日民免昏墊蒙恩休日出而作日入息黍稷滿野禾滿疇黃童白叟盡所樂聲猶久病今始瘳邇來已經二十有五載穹碑紀績新雕鏤我聽此語毛髮竪恨不與侯同追遊吾聞禦災捍患國有祀將見子子孫孫為公侯亘千萬世功與神禹侔

會稽胡惟仁一中

海茫茫環越疆神禹奠之何不及此而使有虞二姚憖一方長風駕天來洪濤直與山低昂自從六鰲撃上會稽頂坤軸忽斷東南防吁嗟乎蒼生焉有稼穡原有桑一朝陽侯逞其怒忍使沃野百里成汪洋精衛空銜冤血口羽翼傷錢公強弩不可射翊欲手捧一簣為津梁我侯之來天所予視民利用興誰人不言此危苦隄横千丈萬尺土寸寸彌縫奈何許誓將

身為砥柱排中流易我顛狂俾安堵南山伐石山為平驅役夸娥走風雨石無址俄飛來新堤矗若浮雲閒鼋鼍俯伏不敢動蛟龍睥睨卻立心低摧當時作鹵塲霆驅雪捲天無涯而今桑柘村綺紛繡錯春浮埃耄倪提攜歌且舞斗酒豚蹄祭田祖甌窶汙邪滿禾黍食侯之德難比數不見鹽官沙岸崩赤子為魚淪水府大官流汗躬負薪沉璧指牲竟何補自非上天悔禍獲殺機神螆起陸螳剬之則凡杭稻鄉盡化為滂池向如我侯先護持何至改邑改井勞民為春風落日唱大隄令我墮淚羊公碑世無名父與杜母千載孰繫南陽思海茫茫際山起隄鱗鱗石齒齒侯德與之相終始其詒而孫與而子世世無忘謹侯祀石可磨名不可已

北庭王嘉閭雲昇

北濱滄波幾千里南山倚空石嵲嵲石工未刻厥水犀石精化作萬丈青虹霓青虹墮地飲水不肯去即作葉侯捍海之橫隄隄蟠三萬二千尺盡是南山倚空石葉侯驅石應有神抔土九泥真戲劇舊時天吳上平地幾處桑田為海水潮來汐去二百年海波還變為桑田隄成侯去民安土祠下年年聞社鼓餘姚編民十萬戶仰視葉侯如父母侯之去兮不可留桂為楫兮蘭為舟侯之歿兮神來游芹香酒旨羅庶羞石隄捍海終不朽侯德與之同永久南山蒼蒼北海茫茫餘姚之民兮思葉侯不忘

五言律詩

宣城貢師泰泰甫

滄海薄餘姚長隄捍海潮萬夫齊舉杵千丈欲凌霄妖孽波臣伏桑田地利饒壓雲低矗矗隱霧遠迢迢人欲移花柳官仍護葦蕭謝公心獨苦施令職猶超保障勲勞集謳歌盜賊消共傳儒者政不負聖明朝

京兆宇文公諒子貞

海邑風濤地新隄屹捍流潮平謝塘晚稻熟蔣田秋遺愛何能已神功孰與侔豐碑傳不朽名德配前脩

七言律詩

東陽柳貫道傳

范公桑子初成堰坡老湯村自課傭爭地誰能驅海若抱薪吾欲訊河宗講求水利收道策計較民功得上庸屢襃區區凌霧雨鞠藭酒熟記頻傚

會稽俞桓

姚江高矗葉侯碑萬丈功成捍海隄地裁狂瀾田廢

崖石驅絶壁下雲梯綠盈春雨桑麻長黄覆秋風黍
稷齊像塑祠前迎父老共將遺愛覓新題

太原董幼安景寧

使君佐治餘姚日海曲為隄捍怒濤春雨耕桑安聚
落晨衙期會獨賢勞邦人報祀崇鄉社明薦數籩豆
澗毛定有刻文留禹穴頌言應擬漢王褒

臨城趙思魯

昔為州倅共稱賢善政猶存父老傳入野至今無水
患居民從此保禾田姚江人去甘棠在縱岸潮來石
址堅賴有賢郎能繼志不數道旁慨歌絃

平陵高師賢

餘姚海隄天下聞作隄者誰葉使君功成絶代陵谷
變勢壓后土波濤分蛟饒鰐攢俱辟易男耕女織今
紛紜邦人伐石立祠下千秋萬古鎸雄文

天台釋曇噩夢堂

誰似餘姚葉倅賢坐令滄海變桑田木刊石鑿長隄
起土闢民饒偉績傳已喜蛟龍移舊窟或占像緯樹
新阡壯哉二萬一千尺潮汐難褰勢莫前

雲中寳寶

日夜潮聲響决渠鄉民相告恐為魚隄連北海功宜
速石鑿東山土不如湖水至今通灌溉鹹流無從
耕鋤賢哉州倅多勳德汗簡應煩太史書

慈溪王桓彦貞

葉侯築海見多才萬丈隄成亦壯哉疊石横連坤軸
固衝波倒激雪城摧人家遠近桑麻繞春雨耕耘畎
畝閒功德及民名不朽穹碑白石照崔嵬

天台胡世佐伯衡

邦涯曳木山之中盛氣一吐千丈虹鼍倪詠歌頌侯
德潮汐退縮嘻神功海鄉九月霜露重州民萬家禾
黍豐翰林文章爛星斗贔屭負石新鎸鏨

廬陵釋大梓北山

長隄環翼海邊州隄上人家祀葉侯鐘鼓鏗鍧來白
鷗波濤洶湧偃蒼虬溝塍剩有膏腴利城郭今無墊
溺憂浪說錢鏐能捍患絶勝強弩射潮頭

金華張道中

海嚙蘭風患已深長隄舒展使君心除山立限四湖
汐倚石成功冠古今龍截雲腰驅水獸魚跳湖尾浴
沙禽盈田從此皆禾黍尤勝甘棠遍地陰

南城江存禮學庭

丞相祠前人漸稀舜江樓畔鷓鴣啼巨鼇掣斷黄金

鎖仙鳳重脩白玉隄山近補陀秋月白水連滄海慕
雲低姚江豪傑思君處擊鼓叢祠日未西

象山蔣景武伯威

葉君海上築長隄盡遣湖波作稻畦越嶠天低横螮
蝀謝塘水落走鯨鯢已無漁子來垂釣却有農人去
把犁歲歲叢祠拜公像紙𤋮遺愛在羣黎

弟林金哈剌元素

送行曾記午門西官佐餘姚入會稽為患百年田作
海集工三月石成隄天寒旣鴈依沙宿風急鯨鰲栽
水齊農事旣登民業遂道傍碑碣見稱題

曹南吳志淳主一

海隄千丈截洪流終古賢勞頌葉侯怪底石犀沉水
府強逾鐵弩射潮頭煮鹽烟外蒸炊晚伐荻洲前刈
穫秋利澤在民同不朽盡將豚酒荅神休

慈溪桂德稱彥良

壘石為隄奠此邦葉侯才力世無雙五丁鑿琴山靈
助連弩攻潮海若降斥鹵從今安種植驚濤無復肆
舂撞州民報德崇遺像廟食千秋在舜江

西域偰理沙允中

潮汐東來勢蹴天一隄横捍萬家全陵遷谷變人誰

在海晏河清事獨賢曉日山川神禹績秋風禾黍有
虞田河渠他日書成蹟應並宣防與世傳

金華戴良叔能

翁昔為州建土功石隄萬丈海爭雄歌謠德美南陽
似紀載功成吏部同要見傳流千載後肯教零落百
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青緗喜未窮

四明鄭厚彥博

憶昔餘姚城下泊野翁曾說至元間州官清可比江
水民命倚之如泰山萬丈隄成磐石固百年私敵埜
潮還道傍碑碣環如堵惟有先生無愧顏

絶句

廬州余闕庭心

南村北社事耕耘田鼓逢逢處處聞誰築新隄障東
海千年強似水犀軍

汝陰李繡子威

農家無復患潮平女自桑麻男自耕睡起不知緣底
事綠蘿莊上聽啼鶯

安城劉聞文庭

潮生潮落歲年過何處知君惠政多海畔玉龍三萬
丈月明人唱太平歌

古汴殷天祐吉甫

大田高屋盡傾摧咫尺城闉雪浪堆鐵鑄新塘三十里踏歌沽酒看潮田

永嘉李孝先五峯

隄成海水不能囓泥塗化作稼如雲秋風雞黍迎田祖飲福惟歌葉使君

跋

金華黄溍晉卿

書叙禹之治水條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入於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則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於海居民數有海患其故為縣時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閒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家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始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摠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逾難矣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葉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古所未及大書深刻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之難能者由其得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金華王禕子充

國子葉先生之佐餘姚也築海隄凡二萬四千餘尺為力至勤所以惠其民者為利至博其詳具見陳公衆仲王公師魯所為記好事者既為之圖以表其績而士大夫又莫不推美頌作詩歌以稱道之昔者召翁卿之治南陽能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數十處為民作均水要束而已漢史且傳之循吏今先生之功不啻有大過焉者後之傳循吏寧不有取於此乎然則著之圖畫形之詩歌出於人情之不能自已者其與人之誦豳風之圖當以並傳於無窮歟姑述于卷末以俟

海隄集後序

海隄在越之餘姚古邑治也元升為州並海而立潮汐往來不為隄堰以防之則有海溢之變為民患不小叢昔亦嘗築隄以防之歲為傾圮在元之天曆間四明葉侯敬常由太學釋褐得為是州判官嘗以海隄為慮乃捐貲募民鳩工先之勞之毋怠毋倦以成丕績國監丞莆中陳旅衆仲作記備詳其顛末厥後詞垣哲匠聞人韻士莫不以詩文艷之州判公卒祁人頃歲若二天事聞于

孔昭亦由太學出身首授宣政院照磨以職官補江南行御史臺掾聲名動于當時痛念其父有功於海隄諸名賢有述作以褒揚之恐久而泯沒弗彰乃搜拾其記序詩文若干題之曰海隄集將刊行以廣其傳值天下兵起四海繹騷時更運革遂弗果其槖存於從弟之子翼不幸遭回祿災偕歸煨燼之末翼哀之痛之遍求鄉邦耆彥及於各文集中采錄得之雖遺落不全自以為庶幾乎者也宣德改元之春正月翼乃南遊瓊海以余為同浙鄉友乃示其集且言其出處深悼伯父孔昭先生不克厥志遂奮力而繼述之欲繡諸梓以成其美乃求余言以彰繼述之志而孔昭先生且余姊丈郎彥文同仕於憲臺孔昭以不附權勢一循忠節彥文以抗忤而卒與大夫晉公同出處也今余見其集觀其文識其名不能不使余發六十四五年前之感慨也今雖不敢自謂知先生而翼之意可尚何可以不敢辭因謂昔在元時稱文章鉅家者虞揭歐黃是也然而相繼物故後之來者有宣城貢公泰甫河東張公仲舉臨川危公大樸二三君子亦各以宏材碩學居朝廷製作之任聯芳而上響時會楊公廉夫亦謝政於吳淞江上倘傲烟月以詩文自豪今觀集中所載皆出諸大賢之作觀其文馳騁奇崛如長風駕濤銀澎湃蠢至毫墨蛟龍古今磅礴宇宙意然非諸賢之大才何能有是之傑作也又非仁功侯平昔功行之著孔昭之才德兼善亦何能得之乎吁非有是述作不能顯揚其勳績非有賢子孫又何能以文集傳世也哉豈所謂文由人而顯人以文而致名者耶雖然余嘗見前輩以著作名家者恒多其言未必不可傳也而卒至於湮

餘姚海隄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葉翼編翼寧波人其祖恒字敬常元天歷間爲餘姚判官築堤捍海民賴其利至正末詔封仁功侯立廟祀之其子晉爲南臺掾嘗輯當時名人序記詩文爲一集未及刊而燬於火宣德中翼復裒綴散佚以成是編

光嶽英華十三卷

〔明〕許中麗輯　〔清〕王士禛刪定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光嶽英華十五卷》提要

光嶽英華旧序

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〻之後莫盛于元是以吾子尚焉開元大曆諸賢繼起歌詞風格一掃六朝之習皇慶延祐作者傑出遂變宋金之風歌詞爛然後之言詩者不越乎此也汝南許仲孚雅好吟詠嘗録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刻之于梓題之曰光嶽英華觀其編次之序以元直接盛唐其知詩也哉近世襄城楊伯謙作唐音不可謂之不精求其備則未也燕人宋褧著國朝風雅亦不可謂之不備言其精則未也若夫審其音節辨其體製

光嶽英華　卷之一　一

精而不失之畧備而不傷于雜則不出乎仲孚之所録者吾嘗有志于此病其識之未博而不能也若仲孚者慶越嘗情遠哉嗟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于此有以見世道之降也卻予有云自從刪後更無詩盖知聖人之意尔王通氏起魏晉數百年之後得聖人之遺意慨然有志于續詩而卒不見其書之傳蓋不復有閔雎麟趾之詠鳧鷖既醉之音可録者矣風俗之趨愈下聲文之變日靡不能不為之深嘆也然而乾坤之清氣所鍾山川之神秀所萃特起之才未嘗無焉此則光嶽英華之所由作也仲孚既刻二代之詩

于環翠亭又采聖朝治世之音得其善鳴者并刻之
以續于後意謂皇家學人倫美教化將于此乎徵也
仲孚其知詩之所以為教也哉洪武十九年歲次丙
寅正月望日豫章揭軌序

光嶽英華序

光嶽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附焉集為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僅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宜焦氏所据即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

已後律詩多變体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固極変而返之正不為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余爰刪去唐詩三卷别次為七卷定為元詩光岳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云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暮春下澣王士禛出于國學東廂

光微美華卷之一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陳章揚 執孟 同校正

判同 字夢吉

過衡縣西方古故居

名姓初聞向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衡閭月旦歸公論耆宿風浮尚典刑感時重吟思靜集懷賢誰築聘君亭还家遊子悲千種念旧思親泪家青

衡先生漢太尉韓嬰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判死已無傳四詩今併毛公叠三策聊存董相賢祀典曾聞衡杜在荒墳重為里人憐絃歌燕趙今誰見高祿同南獨慨然

次韵答王之才見寄

瀟瀟霜葉打窗跌耿耿寒灯伴獨居衡議謗詳康節儆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緘戒臂穏因思九折初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在廬

上尊號禮成和刘尚書韵

萬姓驩天仰泰堦老人星見五雲開混同直擬千年論積累元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青當樂類日近長安遠葵藿傾心即寿盃

海南鳥

越鳥群飛翔漢濱氣机千古見真純千風、葉、今、如、此、故、園、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大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游望金人泪未信吳兒是木人

張易 字仲傳

送許魯齋還山

昭代衣冠會省閣先生何事獨西歸心隨道隱貧非病老傳身閑古亦稀行色一盃燕市酒春風二月楚山薇到家已及秦生日布谷催耕隴麥肥

李孟 字道復

金陵懷古

西風狂耳過黃蘆萬水東流草樹枯蟋蟀一年秋色遠鵲橋萬星客心孤青山故國新豐市芳草王孫旧酒爐壯志未銷天地闊鐵光耿耿照江湖

元明善 字復初

書湖贋省中壁

影湖龍去欲無天臣抱烏號泪作泉四海重瞻堯日月萬年長履禹山川恩波浩蕩涵民物文運休明屬聖賢窃祿四朝無寸補何堪西掖侍經筵

次韵危[illegible]宣過居庸

一山萬里限中原鑿居庸百二川峰勢陡回愁障
日地形高出欲捫天風沙漠漠龍庭遠雲物沉沉烏
道穿服底兵亡誰辯偶石琴秋水學冰絃

郝經 字伯常

題麻姑壇

路入雲關寂不譁石田瑤草帶烟霞貯經洞古無遺
檢養藥爐存失旧砂青鳥若傳金母信紫鸞應返玉
皇家岩、扉、不、掩、春長、在、閑、適、碧、飛、千、樹、花、

吳澂 字幼清

歌風臺

黃屋巍巍萬乘尊千秋遊子故鄉魂韓彭自取夷三
族平勃猶堪托後昆湛露只今王迹熄歌風終古霸
心存當時儀是規模遠頓起河汾與細論

過大乾廟

大業龍舟竟遠巡義寧孤婿忍欺人東都已署新年
號南郡猶存旧守臣合沉湘甘狥楚心知蹈海勝滿
秦人間促仰幾楊李燕水東流万古春

趙孟頫 字子昂

和姚子敬秋興

落日孤城動鼓鼙樓中畫角不勝吹山川蕭瑟秋雲
淨草木凋傷暮雨悲多病長卿閑暇日數奇李廣不
逢時捲簾白水青山外隱几無言有所思

二

吳宮烟冷水空流惨淡風雲暗九秋禾黍故基曾駐
輦芙蓉高閣迥添愁繡楹錦柱蛟龍泣金沓瑤階麋
鹿遊宗玉平生最蕭瑟欲將九辯賦離憂

三

銅雀臺深漢苑空卸勒月冷照秦宮烟○花○樓○角○西○風○、
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跡巢方北去有
唐風漢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没斷鴻

四

樓前風塵双短髮側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
猛江左功臣愧謝安苜蓿秋高戎馬健江湖日短白
鷗寒金樽綠酒無錢共安得愁中却暫歡

五

野曠天高木葉疏水清沙白鳥相呼胡笳處處畢麾
滿鬼契村村漢月孤新亭舉目山河異故國傷神夢
寐俱黃菊欲開人卧病可憐三逕已荒蕪

題岳武穆王墓

岳王坟上草離離秋色荒凉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

稷中原父老望旌旂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錢塘懷古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憶舊遊故國金人泣辭
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
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麦秀使人愁

聞擣衣

露下碧梧愁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
古南渡衣冠不復前苜蓿總肥宛騕褭琵琶曾泣漢
嬋娟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時思憫然

溪上

溪上春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机
事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
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向田園學種瓜

記舊遊感興

二月江南鶯亂飛百花滿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
扇嫩綠多情妬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
中歸于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大都紅門外海上即事

白水青山引興多紅裙翠袖奈愁何欲從暮醉黃朝
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遊魚戲浪動
新荷餘杭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

登金陵雨花臺弔故人劉叔亮墓

雨花臺上看晴空萬古風烟入望中人物東南北
混江山襟帶古今同魚龍未蟄霜先隕鳳鳥不鳴江
自東綠鬢劉伶緣醉死佳尋荒塚醉西風

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金鐵鐘鼓寂無譁提封內向三千
里比屋同封百万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過牛斗泛
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與劉伯宣尚書同登城南亭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携酒
共兩肩今日為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露橫空鶴
觀迴南望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若相催

送吳汀州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帝都地氣喜聞今有
雪民生寧似昔無虞山城酒熟傾鸚鵡旅館春深聽
鷓鴣他日想思應恨恨離筵不忍賦驪駒

送張秋泉還山

上界真人不可招九重丹詔許逍遙已從緱嶺聞其

館又向天台訝石橋紅日玉臺香丹々碧雲陰水路
迢々何無更覓神州觀芝草琅玕兩露饒
次韵姚子敬懷王好[子]慶往吳中
閶閭城郭鎮姑蘇吊古登臺百感俱秋水遠隨鴻影
沒江雲長傍客帆孤吳時草木于今在晋代衣冠絶
世無別後故人須有得已應懷宝問帰途
寿王趙公
儒仙珥節下蓬瀛燕處超然鶴骨清周室龍韜師尚
父漢庭鳩杖賜桓栄中州大國封全趙東觀賢良位
列卿白髮同傢欣盛事年々來此慶長生

次韵王時觀
相思吳越動經年一見情深重悃然草木变衰人易
老江湖牢落鴈难前秦山半出春天外禹穴遥臨古
道边欲說旧遊渾似夢何時重上剡溪舡
次本斋先生即事
重攬衣裘[表]㡠更寬但年欲暮氣先寒雨中百草谁為
綠霜後黄花尚耐看千古情真耆旧傳半生辛苦腐
儒冠便應築室山阿去嘉與斯人賦作槃
次杜伯玉赴四川行省都事
浣花溪上草堂存今見能詩幾代孫楠刺藤梢隐叢

竹根凝桂酒荐芳蒔日長西省文書静春近岷江雪
浪奔我向東君[吳]向蜀別離從此鮮消魂
次韵信仲晩興
藹々殘照晩常楼黄葉疎雲乱客愁歲月蹉跎星北
指乾坤浩蕩水東流古來人物俱黄土少日心情存
一丘獨立無言風滿袖青山相對共悠
登蜚英塔
梯飈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鳥背過千里湖山秋色
淨萬家烟火夕陽多奠龍衮々迴舟楫鴻鴈冥々避
網羅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慈恩寺
霜林揺落見群峰人在丹青萬幅中水繞楼臺[甍]烟暁
照天連葭菼動秋風久知身外名無用安得樽中酒
不空妙在漢南旧蘭若欲登高閣送飛鴻
次韵章得一同宗父姪遊蘭浄
綠樹閑閑草接天已愁春盡更聞鵑落花飛絮都成
恨痛飲狂歌醉欲顛起舞有人如謝尚無[詩]書無意但
伶玄㰀題宝翣何時會剸錦䪤頭不計錢
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韵
水色清漣日色黄梨花淡白柳花香即看時節催人

事更豈春愁惱客腸無酒难供陶令醉從人皆笑鄭
生狂城南風暖遊人火自在晴絲百尺長

又

片片飛花欲送春婁婁碧草又愁人黄蜂釀蜜經營
急紫燕啣泥來去頻才侣茂陵非晚遇美如潘岳不
愁貧文知求富都無益但喜論詩各有神

詠白蓮

水府仙人白玉冠綠雲深處不勝寒若非玉井峰頭
見定是瑶池月下看细翠亂迷鞋鏤曉粉紅着落舞
衣残夜凉風露僾人湿長為幽香伴倚蘭

又

仙人擁蓋下瀛洲却笑穠華又一奇羅襪凌波風淡
淡玉盃擎露月遲遲幽香只許沙鷗占清影空憐雪
鷺窺擬向仙壇覓遺種千年紅碧变冰姿

光嶽英華詩卷之二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族章揭　執孟同校正

虞集　字伯生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
輦○霜散周廬夜屬櫜○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
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揚雄賦最高○

和袁待制朝退見貽是日加上徽號禮成告謝
宗廟集即奉祠齋宮

翠蓋重重宝樹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宫路遠紆天
步上寿盃深闕雨花玉帶両虹通象錦衣成玉絲銀
雲霞奉祠東出蓬萊道春水凫鷖踏漢槎

題孫氏金碧山水圖

昔代杏山避暑宫中天積翠立芙蓉寒生金水三春
柳露滴銀牀五粒松飛瀑標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
從容旧時行處今看畫烟雨樓臺晚更濃

玉堂書卷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叢東
日宫壺馳賜殿頭春廣庭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

賈嶼書閣暮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对回至李溉之学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案上得佳紙斧鎮紙玉蟾因賦此
詩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下蕭條散暮鴉册詔先令修古廟彤庭即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偶為傳宣到書閣就林奪得玉蝦蟆

次韻朱本初訪李溉之李士不遇

城南城北曉塵飛仗木相求苔未歸吟、到、碧、桃、還、湖、雨、行、尋、芳、草、又、斜、暉。綺窓絲筆題詩稿斗帳沉香入

袖微芸載小車勝上為重遊英待曉紅稀

題晚翠亭

老去惟思卧白雲一亭萬竹昔初開波回曉日鴛鴦並泳散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衡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群

送韓伯高僉憲浙西

五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洒船窓雲消端蝶横山閣潮落鼋鼍過石矼闌下諫書誰第一浙南名士旧無双湖陰署退多暇為應勝愁吟對愁瀧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寒落誰敬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氣橋扶是旧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illegible]鴻何以綠波生太液縫桃風急絲船東

題賀蘭山圖

崑崙西出賀蘭山積翠岩嶤北斗間曾見甲兵連恭蒼誰將文物屬高閑黄河百折從天下宛馬千羣集地還終有志人怀宝紲長歎直持玉門関

題文忠后廟

誇把金戈挽落暉南兒不耐北風吹張良本為韓仇出諸葛焉知漢祚衰雲暗羽湖龍去遠月明華館鶴

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殆不如前洒泪時

御風亭

城陰百畝構廻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盖曉迎花霧氣臨池春動墨雲香衣裳清露芙蓉淨翡珮明河水玉凉還向人間尚妙績蘭亭列坐録流觴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圍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樽有酒盈時杭稲食多輿趣裝未會参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壽吳宗師

旧德年高荷聖恩憑亭如宴武夷君松高能壽多深
庭園綺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覩鶴髮五雲日下護
龍文山中七日陽初動送禮三台過夜分

答吳宗伯壽榆年詩

柱史長生藏室居旧閣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
鳥維嶽恒馳六轡騎龍馬河中先聖吞麒麟閣上列
仙闕從遊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詠舞雩

鶴韵軒繼韓問昔人題

翩翩仙子築玉山明月高樓遂不逐天外修眉塵鏡
撫意中遺墨夜燈閑寒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泪

光嶽英華　卷之二　四

更班何似浮雲相遇合宵然咏迹譁人間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昼橋冰泮動龍舟鶴詠啾啾出御溝使者旌旂穿柳
過人家見雁傍溪浮桃花帶雨春聲灑江水平堤夜
鳴筝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棹悵淹留

題李野齋少傅函居閣

東盡歸來花遠林魯山尚萃魯原深澳樵相識漁分
帝賓客時過共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
于今披圖想覩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題南野亭

門外烟塵接帝畿坐中春色自由亭寒横北極知天
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漁遊尚客釣上林鶯囀把
盃聽莫嗟常曲花無類尚憶終南雨後青

和高侍御西山口號

若莞宮殿水西頭青日時聞翠輦遊露引旌幢連閣
道○風○傳○鍾○鼓○出○城○樓○群臣頌德全爲刻萬歲稱觴玉
作流避暑醴泉涼氣發祓京應作大田秋

題着色水山畫

江樹重重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
浦翠黛嬋娟對晚岑宗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

光嶽英華　卷之二　五

登臨扁舟却上巴陵去聞聽孤猿月下吟

送王君實御史

蜀覺文星闕下稀傍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
簪西遊三春客子衣鷰滿桐川君定到鵑啼劍閣我
思歸千花並鏡畫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題黃竹村所藏昼卷

雪後城陰玉一坡寒梅疎竹共婆娑經行不覓藍輿
遠點染還疑綵筆多蜀杖晚寒生野樹匡廬晴照落
江波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送莫京父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待講時方擁青編臨綺
席遥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珮日暖飛花近
鬢絲上憶遠人常惦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送進士刘文廷赴臨江録事

清江百尺石爲城太秀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
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李上國多傳月
旦評頗有老懷煩録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與陳叔仲贈王臨川遺事

留筠雲竹鍾山寺最憶臨川旧所遊病骨羌夜秋濤
、白頭遺恨思悠悠燕歸雲海迷華屋鷺起星河近

綵舟欲於喜公同到日松門石上試相求

題吳吳公秋山图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襍淺瀑直疑積雨得深
澗不假浮雲相往还世外空青秋一色宫中遠黛晚
千鬟瀛洲鷄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次韵楊文直北行道中

萬、戍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內羽書三月
急道傍茆舍百年餘沙田雨足竹生黍河內冰消不
禁漁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訪真人不遇

退朝花裏珮珊、共訪真人晚出閑芳草欲迷行逕
古長松深護黄廊閣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
玉環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寄泉南三老人

青城連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庾信識傳江左
賦伏生寒落濟南書都翁社舞偏多酒弟子晨炊饍
有奥前代衣冠今絶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謝吳崇師送牡丹年東伯庸尚書

粉風紫陌火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
動天香不許世人誇青春有態當憲近白髮多情掉

惜斜最憶尚書才思別辦吟蝴蝶出東家

和范德机從楊傷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鬢如絲田舍每詢帰後
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
樹移还覓旧遊春欲暮楊傷爲我貴深期

送羅朋擢第还崇仁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躡芒鞋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
寞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終重見白屋詩書尚
幾家勅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
意過家不問非我情鸕鷀輕花下溪足鸂鶒小窓知
客名稍得那簡酒易醉夜深衛雨漢州城
代杞西嶽吞表伯王維李禹伯庸三李士
紫禁沉、曙色依奉詞犀使已肩斉承恩帰悦述烟
樹啼傍閒閣踏雲泥蹀躞蹀躞共怜騎苑馬委蛇不看
聽朝難山川有亭華辞遠咫尺成都是國西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閒上明好懷浩蕩為君開江干離樺車馬
集亭上特函風雨来過夜漁龍聽語竟明年鵷鷺憶

朝回九華秋色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
次韻周子監同官
紫宮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憩向辟沉一曲鏡湖遺老
李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顏近草堂迎秋露
轉深珍重偷人居巷北時能往来和鳴琴
題贊峰石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鍾
地故托孤根近九天俛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
雲烟故家御史遺書在為録贊峰舊賦篇
進講侍宴大明殿和馬伯庸韵
函桐鄉思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莚養賢敢謂占鼇
象陳戒猶思誦柳蕃既奏大韶兼善美豈無后稷
張鮮儔推餘澤均黎庶樂只知基億萬年
又
劍履帰来帯玉珶元臣從石不崇朝盍簪誠與明求
助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細條臨畫殿仙桃晚色上
春湖枚與寂寞楊雄老亦賦凌雲悪九霄
雲州道中数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嶤岌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
出略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前側寶霄立王母池边

向日朝却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消
次韻馬伯庸尚書
邊閣晨趨禁掖西暮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边
敵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斎居方丈有
蒸藜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廿太史祀明山大川
太史明山閣秋殿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
雨林下逢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静石渠風煖竹
書青清朝盛典須成績最想廻歸駟馬朝
別周史院贊峰石

秋雨莓苔數尺自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與王
發付托諸公製作新新垌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
更先泰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篤胎愧後學

又

執戟揚雄久不遷垌年從奉到甘泉蝸嶠特許先三
日作賦時令奏一篇翠輿娛人花帶露淞裘倚馬草
橫烟殷勤為識堂前石何處東秋共月圓

神風吟

鳴鳥入閣久不聞遺音欲托斷絃琴曾看土鼓歌朝
日亦共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一九疑山下望

湘君采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棲船或祀汾

次韻禹伯甫學士見贻詩弁柬曾子貞學士燕

信臣彭久蹈待制

禁庐曉直夾城西綬筍龍光映璧塋繞閣浮雲飛野
馬當階生草伏騶虞尚行已識天無妄風冽惟聞帝
弗迷徒積寸誠無補報每懷冰署欲難栖

王儀伯參政見和知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茆縣蕝草儀三日
具大烹饗帝五雲交執與已信神為禹和點亭客祀
代危八月涼風張樂地須聲楊溢拂雲巢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前屋三年掩壽扉湘帙畫與春雨
潤棘叢黃大夜光微夢回翔雪爲鴻跡思入南山望
鶴飛會倚宮墻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旧所遊千頃白雲都種
玉一杯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鵠晨朝紫
綺裘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

晚携書旧憶歲華深濯錦江波紅艷艷浣花潭水碧
沉沉向頭未竟歸數暮侍子重來獻好音

寄趙子敬子章

閒道乘閑入翠微猶愁亂氣濕人衣簡停野樹飛花
盡溪上春雲作雨歸故旧釣船輕在手仙人恭句靜
忘机赤松當許同千載擬向高秋侍鶴飛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蒨莫歸

騎馬城南覓旧題飄蕭蒂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逕常
御落日兒童唱大堤綺閣豈無和玉韻錦囊還有錦
金歸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芙蓉翡翠棲

與薩天錫進士

當年薦士多才俊忽見新詩入失驚今日玉堂須倚

爲幾時上苑共聽鶯青生誰韵年猶火慶信空惹老

更成唯有臺中爲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晚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漱衆無復文章通禁

楚空餘涕泪洒清秋差中首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

氣浮最憶御前催筆詔承恩回首幾星周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春韶論文秋殿西才華知合籍金閨思親浩蕩江波

未徹炎華

遠迹闕達回花樹底（低）望鶴樓前移鸂鶒吟詩花底聽

黃鸝歸來尚竟春風早爲字充虞玉筍奔

賦石竹

積雪初消蔓綠華春風吹動絳葩霞龍嘘石氣千年

潤鶴過林陰一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折旌如織翠

交加倚塞生對吹笙晚未竟入閒裁月餘

次韵吳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翠殿輕磨翡翠釵仙苑烟雲通地

暖通山風日尚春佳巢笙夜夜鳴金屋飛鳥時時步

玉階秖恐江頭花事晚漫勞車馬賦芳齋

寄來鶴亭主者

德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緑字久無弘景

信䆉若應長火霞碑教峰烟樹天黃野千頃鷗波雨

歇然海内交游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寄海南改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曉涼庭上木蘭舟金盤冊荔生南

國玉椀清冰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

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旌翠有（羽）裘

已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机

歸來江上髩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

未徹炎華

士百年高興盛唐時離離霜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

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題宋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底（低）石室歸來秋似

水蕺肩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走夕照穿林鳥

雀栖二老何（何）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鶴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着隨野鶴雅相

稱行近沙鷗不（不）驚江霧滿舡歌醉起炉烟携袖憶詩

成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題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当篁古木更蒼然數段露霜露風建
海翡翠簡当月在川憶昔畫前天上作每題詩句世
間傳前村深雪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題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光凝石鼓千年
雪影動銀河八月槎藏藥宝函騰玉氣説詩瑤席散
天葩金章閣吏無能賦得似新宮祭火霞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叮嚀兒子早將車終從冊卧後前

過酒向金魚館裡餘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火
壓沙堤勝羊侍傳襄陽道帰騎而風擁鼓笳

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都事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漢江人日長青瑣文書
簡兩過芳洲杜若新共應庾公揮扇坐每尋崔灝賦
詩題三公旧椽多為相行見回車載轎筒

題大都香山寺畫

香山蒼翠帝城西古寺高寒北斗齊繞屋清泉龍穩
卧對檐老樹鳳長栖曾陪退相尋山逕徑亦共出人躡
石梯忽見畫前圖驚十載春雲秋雨不勝題

題張彥輔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

三年别却釣魚磯畫看新畫夜夢帰石壁蒼松含爽
氣江沙翠竹弄晴暉西勝雪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
轉微賀監君家湖曲遍翔千仞振塵衣

寄福建僉憲馬叔志

荔子枝頭火齊紅高堂施扇坐春風湘筠簟冷魚波
合海柏梁深燕雨通絲經空知秋袂薄庚彥長憶曉
食同某城來看花如錦誰道清霜獬豸公

壽吳宗師見訪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

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數不堪供匕筋黃花聊可助
盤柈當年赤舃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次韵王文直

真館曾容落避翠深簷飛絮晝寒寒數枝芍藥誰相
贈一束生蒭故可招坐定寒雲翻席上酒闌纖月在
林杓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送刘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落千峰雲碧漢家家一鶴風十月騎回句曲
洞早春還謁大明宮君王旧識蒼龍劍留取新傳白
髮翁欲把紫芝歌德德三茅應聽月明中

題陳誰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群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珊瑚
樹江上春晴錦繡紋深水釣魚辛火府武昊放桴杜
徵君歷观卷裡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贈趙伯高

龍泓水井夏初融馨筆長迴歸署言蠟燭烟將尚賓
畫舸盤窓冷賜楊雄南村久病思求艾北斎多情閑
轉蓬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夕夢倚春鴻

答李本録詩

老去年來秋漫吟歆煩綵筆為進吾玉堂天上放麈

夢前屋山中林野心万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
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遊仙遊山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峰千仞
表春濃仙樂百花中昔人黄鶴何年去九日清樽此
意同醉捧菊枝歸路晚莫令狂客惱山公

仙遊山道士余岫雲為予黄芳岡作冊臺室壽而
賦詩

華山東下有芳岡雲云毛公旧隠場清寒尚餘丹灶
紀白雲今許草為堂冬暮野燒閑荒瀧春花小徑浄

石床從此便為千載計洞天先伴紫玄章

題蜀山閣

碧玉參天是蜀山旧曾飛度歷巉顏松風上接空歌
外蘿月長懸令畧閣試欲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澗夜
龍閑君家屋清歸來日舟々蓬壺為憶還

題禹願慶竹所

萧々脩竹倚闌干幕府高秋独坐看龍化欲随清珮
響鳳停長共碧梧寒幾年氷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
羽翰聞道武公方壽愷求詩淇澳報平安

次韵劉無作

老來偏億火年遊長倚江波弄釣舟傍有文章驚世
俗可無奥鳥識風流春深桑柘千村雨霜老蒹葭萬
國秋便欲歸耕聊卒歳早須千尺上山樓

題藤王閣

風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歳久與龍非故
物春深蛺蝶是何王文章星斗聯南極冠蓋風雲擁
豫章灯火夜帰湖上雨隔簾呼酒說干將

又

高閣凌波户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識三王
後雲氣常從五老來岳角數聲南斗落白鹽万斛北

風回洲前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
題王安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無限天開駟馬橋邊車蓋
今百花潭上釣卅閑亦知杜甫翁能賦應嘆楊雄宅
不還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雨班班
范梈字德机
和吳宗師退朝
柳外朝冠台進賢雲開覯户旧通仙蓬萊宮闕三千
里華領宜過一萬年香並袞龍浮旂日聲隨箭鳳下
清天文鄭不顧金莖賜但想黄封到竹边

詣天光門上進三朝實錄
儀鸞簇仗滿雲端玉輪初開衆樂攢三后龍光周典
册犀侍鵠立漢衣討炉烟着日浮晴靄宮樹班香試
曉寒千騎前頭都不避拭傳學士拜金鑾
大明殿退朝
曉星寥落動晴霄双闕香雲近看飄警蹕西來天影
近衣冠北上海光過閤圍正笏知青漏忽報箭聲押
畫朝杰後詞人雖寡陋極知聖主体軒堯
清燕奉教
日上高城烟霧多五箭前洛散鳴珂闢道迎出清川

上對滴其如綠樹何南極有星朝玉闕中天佳氣藏
蓬波長年不負經綸寄德及昌時養太和
曉發友使君江居賦東
使君真郎更無双又拜濃恩出海邦絶域未播宦宅
盖名同綠樹对江母明残雪常松隅岸断斜暉射石
矼愧殺會稽王子敬過門未遂此心降
題燕山僉事孫講堂
海康城下白雲飛南部觀風使者歸督辟須樹直指
春歷階庭掛老萊衣高堂見月思冊撤遠路會春憶
翠微精有勝流詞翰在走將舉榜照林扉

辛酉歲元日
西山千仞鬱崔嵬山下樓臺紫翠開玉帛會同來萬
國璣衡玄運屬三台常聞海岳歌金鼎更見祠官進
玉杯慚愧詞臣今白首久無賦頌獻蓬萊
題黄君秋江釣月圖
旧識先生隱者流偶因圖畫想滄洲断雲滿路碧窓
晚明月何年青嶂秋世故風塵双短鬢生涯天地一
孤舟何由白石空磯畔招得人間萬户侯
送馬掾還湖南
閭君暫與故交違去逐秋風落葉飛看劍未成今夕

會琴舟定復幾時歸雲間帝子黄陵廟月過將軍赤
壁磯事業迹須當努力收名即用綉為衣

贈傳與礪北遊

十年自不到瀛洲江上逢君又素秋行李敝今何處
是看花須及後年遊滄波遠去浮三隅白日高懸照
九州大旱若將數說命賢良記取旧弓裘

寄甘肅吴右丞

塞上孤鷹白鬢毛塞門風物静蕭騷黄河西去從天
下春華東來接地高枸杞美將如薏苡醍醐足飲豚
蒲萄遥聽圭衰迹朝日正屬江湖心緒勞

贈王文學

法樂洞天曾一遊君家住近水西頭石潭寄映藤蘿
月山樂深藏虎豹秋豈意吴城祠下路共尋楊子岸
边舟胃中高有天官李莫為東南久滯留

送查廣居遊廬山

查君學適恣名山攬見東南紫翠閒更憶皇州春色
好劫辞仙館驛夫関千年城廓人迹去八月星河秦使
還莫為寛崙無覔處曼將詞賦動江関

題吴氏浩然堂遺事

釣磯西畔問宜川田首青山又素秋曾見龍蛇飛敗
壁每歎魚鳥識扁舟風雲一変衣冠異城郭重來水
石齒傳得眉山遺記在吴家子弟最風流

四月十六日諸東華門奉迎香輿

天香曉報出宫城已辨隅頭合樂迎黄屋依斜衛隊
遥紫騮蹀蕩着班行百王盛祀無遺典萬乘深居有
至情失喜快傳湯沐賜礼官識姓未知名

送白無咎太守之郡

瀟洒中書旧省郎排雲曾攬舜衣裳一麾況復守名
郡萬事不如歸故卿禹首漸建関雨雁聲欲度晋城
霜漢庭擇相皆良吏登奉浦輿駡建章

十月八日次懐安是夕入福州城

山城列障鮮餘霞水與長空邈映汲芍藥看中入望
孝荔枝林外客思家遥〃徐市三神攉漱〃浅寄八
月槎蚤歲學遊今白髮不應猶恋棗如爪

送楊從年教授之南劍

扁文教命赴南閩明世須君教遠人花萼宮庭新雨
露衣冠京國旧風塵故園寒乱我冊砂谷残月晶熒寶
劍津欲醉直無光禄酒送行令倍傷春

送吴蘭谷同知之官會昌

承聞吉日上江舡佐郡分符落雁边野館西頭三晋

雪山城高下七関烟度春花氣迷銅臺市暎溪聲合

管絃何日周庐尋旧直侍宸親孜九重天

過隣人園林

隣者園林昼不扃冠山楼閣護青霞平安日上琅玕

竹曷遺春田錦綉花齊鳥時排朱檻過遠溪正帯白

雲斜江城只澥聽詩管何處能來玉女吏

高祖常字伯甫

駕發

紫綉駕旂不受風北郊駕發日曈曨九秋宮殿明天

外十部簫韶起伏中向海水波浮曉綠赤城花霏帶

未嶽奂華

谷紅神皐不用清塵雨輦路龍沙藉草重

又

蒼龍對闕夾天閶綵駕凌晨上國門十萬貔貅驕醲

象一双日月綉旂諧譜麗校獵黄羊園錫宴思沾白

獻尊赫矣漢家人物盛馬卿有賦在天園

呈王綖季

門外春桥議碧波同尋紅藥上南坡已知積水皆為

海未信珠星又隔河酒市盃陳金錯落人家冠簇翠

盤陀薰風到面無蒸暑玄鳥長雲奈客何

寄題杜清碧山齋

微君家住武夷山白鶴玄猿夜叩関舡泛清冷凡九

曲屋分丹壁只三間世間往往知名姓仙子時時定

呂班孔舜秦灰天未喪幾多魚豕待重删

貢院憶継李治書

棘園粉署隔宫墻校藝分官属正郎五夜風簷燒蠟

燭九天冰樹劇龍香同旋接武尚書履供帳尚簡御

史林状臚唱闕門春色曙侍臣應奉五雲章

贈陳玉林道士

學士書名御榻前先生歸卧大江邊飛龍亭在山丞

好伏虎丹成鼎不穿萬頃玉林烟滿地九重金闕日

未嶽奂華

升天聖君若許秦淮去擬借雲房宿一年

楊載字仲弘

錢塘懷古

西湖清濁自天開鴻雁鳧鷺日往來黄道星辰环太

乙紫雲宫殿擁蓬萊論文就奏王褒頌獻寿深慚阿

母盃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旧独哭哀

二

山田禁籞入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廂千石金鍾埋野

草万年珠樹落秋霜龍文不從隔人聚鳥篆欹斷教

道傍九市塵埃來哀哀一江風浪去茫茫

三

斜界鈎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霄雲生殿上金炉
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宵〻滄波浮鷁竟
湧〻中天會合寧非數坐見蒼生奠枕安

四

化人宮殿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
月寶珠光耀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
馬馱誰謂一乘超象有只今塵土重來過

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徹有
光嶽英華

彩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亚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
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遣興

庭樹號蟬日已涼塞雲橫雁夜何長扶書萬里千明
主伏劍三年別故鄉西北諸山連朔漢東南衆水隔
荊揚滄州不去慚穎子莫遣貂裘壓舊霜

寄袁伯長

羡年簪筆侍明光共取才華補衛郎祀事總稽周典
禮傾聲多擬漢文章雲垂迥野鳴鵰遠月滿高城下
漏長搖佩令徐 [illegible]傳盛美還聞作賦繼班楊

大明殿早朝

王氣浮雲御殿開金衣照日近臣來萬歲已連千秋
錄黼座遙称萬壽盃王子吹簫雙鳳舞羲娥攬轡六
龍回衛尊此日露恩賜散作祥風徧九垓

送戴尊師歸越

羅爲年年塞北遊青風此日送歸舟山中樹老飛玄
鶴江上沙長卧白鷗欲與謝公同隱遁肯容賀監独
風流山陰道士如相問沽取松醪醉未休

望後游

海門東望路漫〻風颶無時激愁瀚黑霧漲天陰氣

盛滄波對日曉光寒豈無方士求靈藥亦有仙人把
釣竿搖蕩星槎如可駕別離塵土又何難

送薛玄卿歸江東

金門詔下羽人歸又向山中采蕨薇琥珀墜崖松樹
老琅玕遠澗竹根稀高岩蓄雨星辰濕古石緣雲逕
路微養性可無軒冕累避塵元不浣仙衣

贈同院諸公

詔編國史有程期正是諸郎僚直時虎士守門宮杏
〻雞人傳箭漏遲〻窗閒夜雨銷銀燭城上青雲壓綵
旂才大名称天下選書成當繼古人爲

題拱北樓
殷地鼓鼙迎日出倚天梁棟與雲浮北瞻帝闕三千
里南控臣藩百二州江海無波沉罔象旌旗在野駐
貔貅田鳥飛榜多深意謗衆于今有幾年

送張外史歸華陽
送君高峯入華陽古洞深蟠石逕昆蔽日旌幢翱旋
〻飛空環珮夜琅〻食霞已試登仙訣記灶還修却
老方見說陶公雖隱遁猶將道德佐齊梁

送袁伯長扈駕
翠蹕前驅盛國容黃麾仙仗衛重〻星流曉野飛蒼

來獄英華　卷之二　二十五

鶻日飛膺霄馭赤龍擢武也應須兆符合法天地約
東封論才孰可銘休烈庖聖還宜祀岱宗

元日早朝
披垣迫逐到城田魏闕嵯峨此日開赤節會同宵伏
引朱輪爭道曉鍾催三象忽報藏金甲萬歲徒聞獻
玉杯樂奏象篇從此畢小臣思見鳳皇來

東蕭萬户
擇帥中軍自古難獨分符節守藩翰夜鳴鼓角溪山
靜曉避旌旗雨露乾不待掃門知魏勃豈須彈鋏識
馮驩祇今四海無征戰萬卷詩書好歐看

送朱澤民之京師
懷山挾海奠京師氣勢衍徐盡北陲馮庚塞雲秋色
遠鵲鳴宮樹曉光遲四方英俊皆來萃一代經綸屬
有君爲抱長材希虛貢好將詞賦重當時

寄衆大夫
遥想幃帷出郭時先駈十里競旌旗青山落日蒼茫
暮白水秋風慘淡悲勁天每隨前隊發清笳偏逐後
行吹別卅未叠風流遠縱飲還應到習池

又
廟堂爲政已優游第東統誠贊大猷五歸逢珠還北

來獄英華　卷之二　二十六

極萬方同軌會中卅衣冠肅〻趨金殿鍾鼓遲〻報
玉樓治世賢材今盛集願陳早麓頌宗周

次韻袁侍制
擇騎遥過御溝斜出院時〻見暮雅已入玉堂同視
草還趨瓊砌共觀花獻爐香遠穿前霧撥燭光搖帳
裡寶此去天津元不隔何煩八月汎靈槎

楊奐

長安感懷
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
楫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浥金莖漢

殿秋落日酒醒双泪眼幾時清渭向西流

王儀伯

和馬伯庸韵

金馬門東鳳閣西千官花裏曙光低九莖芝蓋雲衣
合百尺銅盤露顆齊鹿柵已營脩竹隝燕巢還補落
花泥上林伏日金桃熟鸚鵡來時不敢棲

袁桷字伯長

次韵馬伯庸宮怨

翠盤西獲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閬苑有鸞通尺
素虞橋無鵲寄流黄上林賦罷歸巴蜀吳會詞工謫

夜郎不是月中親度曲世人那解聽霓裳

送華山隱者

冥髮祠官佩水蒼萬松深處響琳琅黄柑有法能為
酒紫术無飢可代粮松鶴舞空山月冷檄龍吹雨海
風涼瑤池欲問長生訣碧澗研朱寫綠章

次韵周待制朝回

娥眉班肅整皇、匜西松陰漏午光舞翻當軒催進
酒冊函登陛促傳香六龍捧御雲中日三象輸琛海
外洋欲識兩宮清淨理薰風殿角漏初長

光嶽英華卷之三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豫章揭　執孟同校正

王士熙字繼學

送袁德平歸越

平湖如鏡淨秋波禹穴西風捲薜蘿狂客有船都載
酒道人無𤣥不籠鵝林頭旧物青雲近宮下殘編白
雪多燕市塵埃拂衣去海門何處問漁簑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泰華雲連蜀棧低柳花三月紫騮嘶香浮曉露金函

溼旛拂春烟降勸香崇情當年登桂苑詞林後夜趣
芝泥長安遊客應無數誰共王褒頌碧鷄

送張元杰

名山使者碧霞衣三月天南白鶴飛瑤席東皇分桂
醑紫檀北斗動珠暉石崖有跡尋仙去溪水無情書
客嶠上礫峯前舊松宅春來蕙艸正芳菲

和馬伯庸見寄

侍臣催聽玉階西雲淨瀛樓曉色低天閶神州耳兩
漢地受碣石轉三齊含香晝永閑青瑣夜草堂深溼
紫泥最憶來山老松樹秌風應有鶴來棲

又

長堤芳草遍滦河誰買扁舟繫樹槎齊恨蕭風生殿閣晝樓晴霧宿簷同歡年枝上鳥啼早九奏階前鳳舞多供奉老來文采盡詩壇昨夜又投戈

題驪山宮圖

翠嶺含烟曉仗催五家車騎入朝來千峰雲散歌楼合十月霜晴浴殿開烽火空臺治草樹荔枝長路認塵埃月中人去青山在始信民明有劫灰

題九成宮圖

鐵馬歸來定太平九成宮殿暑風清龍蟠古洞長藏

雨鳳入層臺自度望晝棟雲空巢燕去蒼崖雲捲路碑横秦川忽向丹青見魂夢依稀識化城

柳貫　字道傳

大駕北巡詔免漢官扈從

天子龍飛啟聖時乾坤闔闢載清夷幸從在鎬承周宴重喜臨豐繁漢儀御宿常時嚴虎衛吉行惟日望鸞旂詔恩許免隨藤蘂却愧長楊賦未奇

送葉道士歸天台

北斗光中受旂五城樓觀極巍巍采山不鑄黃金鼎佩仰空懸白羽衣石井劒花飛夜氣玉田芝草艷春輝天台仙子應相憶萬壑松風看鶴飛

元日朝回

九霄喚仗建朱干赤舄傳聲珮玉環法部清商初按樂宮開重翟已旋班雲華遙映龍旂動日色遙臨鳳蓋閑萬歲玉杯誰刻字忽聞送喜入天顏

新製太常鹵簿成共覩盛儀喜而有賦

端門初啟曙鍾聲五使中行八寶迎大輅威嚴催引仗淑旂分道德鳴鑾森差旂冷迎陽動璅瑣金珂響地岳宗祀光禪承孝享恩誠還欲錄周詩

觀朝臣御宴圖

羣幕承空柱綺楊絲纏宣地製文霓衣旂忽動祠光下雨帳徐開殿影齊芍藥名花圍簇座蒲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賜膳千官醉坐覺中天雨露低

過長城

通德濤墉億萬年長城歸興翔城建秦人骨肉皆為土漢地封疆已罷邊飲馬塞深泉動脈牧秋沙晚草生烟神京近在玄冥北九域開荒際幅員

次韻馬伯庸上京寓直

烏桓落日稍沉西南極青山女墢低馬谷要泉經雨漲龍堆秋草拂雲齊一函祠檢符廿玉萬里丸封不

闱泥傈直夜凉歌往事聚中猶欲避鷄栖

还次梗卅

岑雨初乾草木霜穹庐秋色满沙场割鲜俎上荐黄
氣献獲鞍閒懸白狼別部烏桓知幾驛他時稽落是
何方長雲西北天如水想見旌旂瀚海光

揭傒斯字曼碩

次韻李拱寀歌風臺

萬乘來歸大德剛漢皇曾此宴高臺沛中父老謳語
入海内英雄倒戟同湯沐空餘清泗在風雲犹似翠
華來穹碑立斷蒼烟上静閲人間幾劫灰

米荻英聿　卷之三　四

送播州楊宣慰歸藩

双旌遥指洞庭西十乘聯翩度五溪龍虎親軍驍使
節犬狼諸衛入封疆光昭宙袑恩波远風動藩維禮
秩隆北望五雲高魏闕亦知憂頌在黔黎

二

祗奉綸音出夜闕恭陳壞奠入明光嘉名宣賜黃麾
外大宴恩陪玉座傍天伏影移依日月宫懸聲動下
蒼風三呼拜君王德永共藩臣守四方

和周待制大明殿退朝

巍巍道德拱羲皇蕩蕩威儀泗漢光日射龍文宫女
扇風傳鵷吾侍臣香中宵景聚浮双闕下界欢謡動
八荒詞館小臣何以報皇圖聖寿與天長

送朱本初之玉隆宫

奉祠南去須群仙渺渺行舟路五千雞犬入雲瀛紫
氣妓龍迷柱伏蜃满春深翠栢应無地水潤洪崖若
在天一靖旌陽忠孝傳還騎白鶴過青田

夢武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夢中渾似昔時遊蒼山斜入三湘
路落日平铺七泽流鼓角沉雄連動地帆檣高下亂
維舟故人雖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鷗

米荻英聿　卷之三　五

送王尙守宣慰荊湖

舟楫連檣出蜀丘弓刀千騎入荊州詔翻羽旄寒暄
變恩逐岷江日夜流雲雨暝迷神女宅山川晴繞仲
宣樓豈無賢士堪倚息應向雲門深處求

題宋徽宗承平殿宴蔡京圖御書御記

東京諸蔡滿周行延福承平樂未央千畝松篁籠玉
殿九霄風露濕霓裳君臣契合同堯舜禮樂光華邁
漢唐明日圍成仍作記千秋尚與監興亡

送唐尊師祠武當

龍衮分香下絳霄羽衣承詔出清朝星臨翼軫南陲

潮神降處危北極近金殿壓寰開紫翠玉臺和月合
笙簫着屋更為吾皇祝下界時豐雨露饒

御書密林二字賜趙中丞應制

聖主揮毫臨秋閣親書執法坐崇臺祥雲五色從天
下採鳳雙飛映日來政欲清如林上雪已聞聲奮地
中霄君臣千載明良會咫尺徽垣接上台

題胡養汲水葡萄圖應制

汲磧迢迢塞草平汲泉下馬滿囊盛曾于王會圖中
見真向天山寄外行尽德至今包宇宙邊庭歌奏樂
豐時生餉半幅唐人筆留與君王醉遠情

送張真人歸上清

閉户京城晝懶開初閑北觀到南間馮負挈鼓乘龍
出王子吹笙誇鶴來袖裡天書明日月匣中神劍閃
風雷回據魏闕紅雲擁應在山中看早梅

送詹尊師還廬山

香爐峰色紫生烟一入京華路宛然雲破秋閑春藥
水雨犁春卧種芝田囂遠海鶴來時奇劍自擇城去
後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独慚微禄負中年

送薛玄卿歸江東

知君北去新雅拈只在人間已霸夢市上有寺逢青
藥山中何處覓吹簫岩花落溪流滿鬼谷雲間樹影
遥未必故山安覺逸海天凉月夜蕭蕭

小孤山晚發和綦恩敬韻

日落霞明錦浪翻崖傾石峭白雲間乾坤上下雄孤
柱吴蜀東南壯北關神物夜移風動地仙舟晚度月
還山回蒼絶嶺登臨處空翠冥濛宿霧間

梁安峽夢故妻有感

梁安峽裡子規啼峭壁蒼蒼北斗低雲氣倒連山影
合不棱斜闘浪聲齊南風盡日迎歸棹落月空江夢
故妻一室十人分數卸百年幾處候晨鷄

憶昨

天曆年中秋閑開搜羅新俊育群材宫門待漏常先
到講席收書每後回石試時蒙天語勞分題不待侍
臣催滿頭白髮丹心在太液池边只独來

二

宫華蔥茸禁樹齊日趨延闕對凝暉朝迎步輦花間
立暮送回鸞柳下歸碧殿東臨瓊島近金河北引玉
泉肥幾回覺弘門前路春氣蒸蒸欲濕衣

三

奎章分署隔宸極不斷春風別數花西守日獨中賜

藥宣散月送上供茶諸生講罷仍蕭直季士吟成每
自誇五載光陰如客過九疑無處望重華
四
已已郡儒應璧奎瑞陽侍宴寶慈西缘分季士親臣
送詩賜皇姑御手題注酒含春瑶露重承塵轉午錦
宴依日斜共出西門道既醉猶能散馬歸
題嚴陵獨釣圖
何事玄纁入里閭鮮裘暂脫就安車空令太史驚罔
覆猶把狂奴視報書一出聊爲天子重諸公莫道故
人疎朝廷自足中興士且放桐江着老敷

李材字子構
都門春日
紫陌香塵迎玉珂彤楼花暗弄雲和光風已轉瀛洲
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稽早水亭叢候受
風多少年易感傷春思喚取春娥對酒歌
元日和裴都事朝回
海上瑶楼接五城入闈歌吹迎蓬瀛雲移豹尾旌旂
動日射螭頭劍珮明拜舞尽酒仙仗入退歸还認玉
珂鳴欣欣百草含春意得傍東君曉處生
楚城秋夕
峰宫星淡海無波九陌猶聞動玉珂閶闔微雲藏夕
漏建章明月掛秋河此何天地流萍遠故國關心落
木多欲聽鈞天塵夢隔紫簫吹盡桂婆娑
送楊耀卿使雲南
飄飄使節出金閨那傀臺前暫辭携天入五溪無属
到地經三峽有猿啼子雲旧里風烟在太尉家聲日
月齊後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陳孚字剛中
過杭州鳳凰山
浮屠百尺漾亭亭日落鴉啼夜蔓青故國盡消龍虎

氣荒山空帶鳳皇形金根輦路迎禪駕玉樹歌臺語
梵鈴惟有錢塘江上月年年隨雁過寒汀
張養浩字希孟
翰林王惲哀詞
束髮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先朝十老今餘
幾常代三王独教君李賀晏殊韓愈駕羊曇空阻謝
安坟玉堂豪客人何在落日漢川滿白雲
陳益稷
扈駕畋柳林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鍾動海東霞千官捧日臨

春殿萬騎屯雲纖曉白沙鵝　劒山霧薄黄龍旂拂
柳風斜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一家
萬歲山侍宴
碧落鳴鑾陽苎臺玉京開宴會星辰舞同鼇背三山
雲海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宗御苑水涵聖澤溢
天津越南羈旅居宿列咫尺光瞻日月新
謝青宮賜酒
黄封星使控麒麟蹋高風拂路塵仙醴釀成天上露
宮壺分賜臘前春恩沾南紀波濤潤氣轉東皇草木
新新拜徹雍容歌既醉遙瞻鶴禁喜津、

送駕之上都過關口而回
控香轡追隨寶馬群古長城外送金根仙蹤縹緲鸞聲
遠客路崎嶇燕尾分壽見重瞳開日表何勞八莫賣
天門梅岩有約人知否幾度朱闌看白雲
薩天錫
粤王臺懷古
粤王故國四圍山雲氣猶屯虎豹關銅獸晴頹秋露
泣海雅多背夕陽還一時人物風塵外千古英雄草
莽間日莫鷓鴣啼更急荒臺野竹雨班、
馬伯庸除南臺中丞僕迓至上京復改徵賦此
以別焉有淮南烟雨圖故及之也
江南鄙使路迢、遠赴龍門望海潮桂殿且留脩月
斧銀河未許渡星橋隔花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趁
早朝秋恐淮南春色動萬竿烟雨綠相招
過萬壽寺而感
虎踞龍蟠王氣多雲深石磴碧差峩珠峰獨占金陵
勝宝地常縱翠輦過花亭旧曾沾雨露殿臺今見近
星河登高頒效封人祝萬歲千秋宝太和
題馬昂夫爛柯山石橋
洞口龍眠紫氣多登臨聊和紫芝歌爛柯仙子何年

去雞石神人此地過烏鵲橫空秋有影銀河垂地水
無波遙知題柱凌雲客天近應聞織女梭
來刘尊師
仙人推轉阿香車童子牽松入翠華天上賜衣沾雨
露山中詩錦織雲霞瑤臺紫氣秋橫劒石室丹光夜
走砂擬借芳君三日鶴乘風騎到玉皇家
達兼善
送趙伯恒之淮西憲副
東華晨霧正霏、使者分符向合淝討事尚由青瑣
闥崇恩近出紫宸闈江涵晚日明樓櫓風引春雲上

繡衣珎重故人千里別緑樽酒盡莫相違

上尊號日聽詔寄李供奉

丹鳳御書出內庭羽林環衛擁霓旌千官拜舞聞仙
伏四海謳謌荷聖情香霧細添宮柳碧日華遙射錦
袍明侍臣亦有文園病臥聽龍墀鼓吹聲

劉文原字善之

奉題延祐宸翰

宵旰濟賢表薦紳秩崇首選簪筆動官瞻天府璇璣
象帝閣河圖琬琰文曾聽簫韶騰曉日仰瞻扳弓劍泣
秋雲小臣作頌稱仁聖湛露承恩未足云

題小薛王畫鹿

禮樂河間雅好儒曾陪校獵奉鑾輿畫長蜜間觀遊
後政暇嘉賓燕集餘蛺蝶劚工人去久騶虞詩好化
行初宗藩翰墨尚珍賞憑仗相如賦子虛

送向君舉

嵩崙西日水東漢何處清風起独醒遠道雲烟今古
樹行人朝莫短長亭草鋪平野青如剪花落重門晝
不扃不有茆茨容嘯傲終南山色為誰青

送劉時可拒蒼巖寄洪中行

洪郎不來吳楚楡君今歲暮告我歸故人青灯山水

屢遊子向学風霜衣時仿佛仰妙道性各哲出處存

天機東迍石門對飛瀑臥看寒月投宸扉

柯九思字敬仲

送黃尊師

擱侍書辭走龍蛇池上芭蕉又着花北闕恩承新雨
露西湖光動旧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
漢槎條月功成三萬户蕊珠宮裡騙南華

顧然

贈張玉笥

張公學武萬人敵玉笥讀書三十年未請上方誅佞

劍且营東海買山錢买獅感慨秋風鴈故旧徘徊雪
夜船好作黃金臺上客于今郭隗在雄燕

李存字仲公

聞海寇平

八卅諸將聚英豪十萬官軍入不毛瘴野戰塵連地
起轅門殺氣共秋高滿營哮虎兼旬奮待命潛驪半
夜號擬為廟堂宣露布紫微深處醉蒲萄

童佺

奉旨祀桐柏山

桐柏山高揷半天峯巒平處息神仙御香南下三千里

淮水東飛幾萬年玄鶴夜深和月舞蒼龍春暖抱珠
眠只今天子如堯舜徐穀先生學種田

汝南許仲麗仲孚編輯
豫章楊　執孟同校正

歐陽玄字原功

大明殿早朝

扶搖九萬上青霄鳳閣龍池步步瑶𨻶背負深金絡
宗像司隸駕玉逍遥衣冠俯伏傳呼岳于羽儀間看
舞韶湖海布衣璇遂事他時田野夢天朝

傅若金字與礪

宿崇仁峽

扁舟夜宿與龍居久客長懷虎豹關歲暮思家成白
髮天涯持酒看青山張帆浪書蒲萄入馬援終難意
故迹天子只今勞遣使將軍何日返乎蠻

至京

京國古高形勝地野人今識帝王居無時雲氣浮金
闕盡夜奎文映玉除豈復常何須論事蚤聞司馬已
成書袖中偶有長楊賦欲向何門受客語

送孔伯居

三孔風流譜牒存祖林迢遞隔中原家全科斗發泰
世路逐爰居過魯門闕里蒼蒼雲樹合閟宮寂寂兩

昔時始知聖德同天地長使恩波及子孫

寓發

天閶曉啓黃金鎖路遶珊瑚碧玉階銀燭熒〻花外
出翠欸冉〻柳邊千官劍珮屯雲合五衛旌旂擁
日齊後夜龍沙靜清澤侍臣不寢聽晨鷄

崇天門朝賀

輦路塵清列仞林侍臣星僭肅森〻風含啟吹青冥
瀾日射龍旂紫極深兩廡珮趍臨水玉九門韶出映
泥金從來湯武須傳業只在伊周老盡心

元日朝賀後聞赦

紫殿風雲會譜神崇先又逐歲華新近時鉄馬清南
海昨夜金雞動北辰法令已行奉郵縣禮儀仍見漢
君臣獨勞聖主哀矜首還以殊恩榭遠人

七月十一日赴安南

燕城秋早五雲開路入南知幾月回奉使始從天上
出行人爭看日邊來班超萬里纔投筆郭隗千金更
築臺冬主恩深極炎海伏波銅柱在蒼苔

題天使館

元統三年頒正朔詔書遠下越南開使旌入館青雲
動仙蓋臨江白日廻喻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纔見越
裳來还家耆旧應相問文化如今遍九垓

却侍姬

夜宿安南天使館主人供帳爛相輝宝炉香燼風過
廉銀燭光偏月照幃王母謾勞青鳥至文簫失放彩
鸞歸書生自是心如鉄莫遣行雲亂湿衣

安南使餽香分送諸公

南國名香舁異才遠人持贈比瑤瑰採雲銅柱秋雲
湿薰對珠珠嵯夕照閒入朝喜見朱鳶定元貢还隨
白雉來久憶諸公喜分送却愁薏苡與相猜

題張魯公祠

將軍結髮事先朝百戰山河血未消總說㝠雲能慷
慨數聞去病最嫖姚烱塵劍戟迷秋峒風雨旌旂落
英溯自古英雄須廟食精靈不待楚詞招

送象古溪學士

奎宿凝華協帝符龜圖呈瑞照坤輿衣冠治定通重
譯竹帛文同變大書分教已從官獨冷致身寧論術
猶殊朝來鼓棹瀟湘去處〻秋杭薦白魚

次韻元日早朝

宮漏催朝燭影斜千官鳴玉動晨鴉交龍擁日明冊
宸飛鳳隨雲遶晝車宴罷戴花經苑路詩成傳草到

山家小儒未得随冠冕遥聽鈞天隔彩霞

送杜德常御史赴西臺

御史才華旧省郎翩翩雲路起鵷行天回紫閣明奎壁地切烏臺動雪霜外侯定存周典禮遇秦猶有漢文章欲同循吏炯搜訪洌酒臨風意獨長

岳陽中秋值安南貢使因懷旧遊

洞庭秋氣滿龍堆爲客偏驚節序催鉄笛乍聞雲外過蜃樓應傍月中開越裳重譯三年至溟海浮槎八月来忽憶旧遊今萬里天涯常見隔飛囬

送馬伯誠書大典恩授學官待次歸

光嶽英華　卷之四　四

登閣献賦擬揚雄晚信傳經出馬融載筆旧登天禄閣將書还到大明宫苑花送酒歸時發江樹迎舡去處通會待詩書化干檜青灯重鈎約故人同

秋日與山和王君𡧐韵

衣冠如雨擇神都効句新凉拂馬初日月近臨黄閣貴風雲遥限紫宸居火陵謾擬陳三賦司馬先能著八書想見九關嚴守虎玉堂金殿最清虛

龍翔寺

梵王宫殿倚青冥先帝旌幢擁百靈宝網自鳴空裡樂琅函時出賜来經近山僧去花[illegible]仍碧遥海龍歸樹

獨青玉輦宸遊竟家廟行人揮泪讀新銘

壽王左丞

南極諸星映赤霄東風二月滿青條茶香鳳閣春閑宴鴨玉龍擇午散朝但使經綸脩稷契不勞服食羨松喬日長自慶昇平曲聞聽雲門合九韶

次韵王君𡧐秋日與山

大駕常年幸旧都守臣迎擬礼如初西山雲氣來仙島北極天文逸帝居龍去欲騰秋水劍鳳回擬得上林書山河涌月今全盛文武多才國未虛

王氏山庄

光嶽英華　卷之四　五

茅堂閑在斷崖居畊鑿真疑與世踈黄石洞依秋樹冷子房祠映古苔虛山人自述潜夫論吏部空留麦士廬見說田間多楚哭每憐爲客負犁鋤

寄王君𡧐

北望衣冠憶省郎又随車駕幸滦陽苑中首蓿空騏驥池上梧桐起鳳凰中使有時傳送酒近臣何處避含香上林此日無来雁吟罷題書欲斷腸

送林彥實祠南北鎮

中使傳香下玉墀儒臣代祀出金閨旛幢北起閑恒岳舟楫東迴入會稽望海也知晨駐馬渡江休信夜

燃犀名山鬼魅多仙氣應得從容獻杖藜
和孔學士從奉延春閣
宮漏沉沉曉仗移袞衣當殿聽朝時風含雞舌飄青瑣日射龍鱗動赤墀奏對御筵多密近退趨青院袍委蛇書閣近日稀遊幸閣下儒臣出每遲
送賀尚書致仕後赴召
使者傲行立曉風華臣傳詔守離宮閑中旧憶留蕭相江左今看起謝公路經琴峽秋聲滿天饒灤河御氣通閣錢至尊芳春想莫令行邑後賓鴻
秋日重和王君寔巡山韻

巡山千騎擁神都數滿秋田露下初峰火不聞乘夜警人烟多見入塞居百年禮樂成周典禹古山河列漢書壽有新詩繼風雅諸公才氣總凌虛
廿立羊幺從
送周學士赴上都
從官千騎擁鑾輿東閣詞臣載寶書雨過草肥金絡馬月明山轉紫敲車龍庭日近瀛洲路灤水天高玉帝居明日仙凡便相隔少年條吏譏踟躕
送孫亦只國王之遼東
奕世名王榮駿功遠分茅土鎮遼東玉符金印傳孫子鐵券丹書誓始於滄海斷霞迴虎帳黑河飛雪暗鵰弓莫忘聖主艱難日四傑從容陟降同
和宗學士晚出麗正門
莫光霞彩映銀題紛鬧烏巢雉堞低上相樓臺過通御苑中郎車騎過沙堤宅鴨爪旋凌雲翻紫燕双翮踏雪蹄回首上林涼月夜蕊珠多是鳳鸞栖
黃溍字晉卿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檥滿廻汀斷雲挾雨時時黑密葉藏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閒令賦行歌聊共屈

原醒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官況野鷗知兒童学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茆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送覺上人遊金華
憶同夜上妙高臺坐聽象聲響怒雷久別烟霞如夢寐旧遊岩石長莓苔掛冠方歎人間事飛錫俄從世外來何處新春可娛客金華山色紫崔嵬
題金明宴遊閣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塘面々通雲氣傍花如欲
雨柳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
未終無限殘山并剩水烟君回首六橋東
送畢縣尹
歸途環珮曉珊々向日春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太
李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
色寒想見捧觴仍蘇戟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雷窗妙高臺
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拭上最高峰水翻雪色寒倚
落雲梯冊光遠更重旧有一僧能虎近聞三洞畫

藏龍下方車馬塵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次韻題刘氏石壁精舍
住城郭々隔千峰精舍寥々一徑通夜静寒泉猶映
月秋深老樹不驚風旧題尚喜苔碑在高卧無今蓋
恨空我已倦遊今白髮有山如此思長懸
送傅與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通秋風使節下青霄頻聞傳佐登才
彥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船滄海闊天低銅柱瘴
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題龔節婦詩卷

春游酒色映門閣華扁新題勸姻居作傳小栽青竹
簡疏封近滌姿泥書河濤松柏風烟外階砌芝蘭雨
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烏德修代祀海岳南鎮會稽明善隱居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詣祠庭禮數崇岳非烟生近殿
川靈藏器出當姚宮周原共識皇華使禹穴誰陪太史
公亦見安陽韓處士為言客舊已秋蓬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恩江湖日斷繡衣前禹門尚想龍初
化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々重山宿草正

芊々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次韻蕤侍郎平村莫歸
中臺多暇快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
杖行春聊過赤欄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
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王尊師祀武當山
二月春光無不如綠楊陰裡度雲車獨持使節辭金
闕遠上天壇禮玉虛候吏傳呼開洞府羽人指點望
寶樞仙家近在蓬萊境歸及皇輿北狩初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鶯華
旧地近台垣甌數優南土政平方暇日西山氣爽入
新秋公餘看過滕王閣煩為題詩在上頭

開元宫

誰使藏舟一夕移江樓翠幌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
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逕月明瑤草歇石壇霜冷碧
苔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閑看楊花作雪飛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寥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
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壁地一聲白雲斷

緣初芙蓉峰下聞吹笛淚滴春天草木跌

送玉傳明靜江教授

丞相威名寰宇蓋蕭條異代得吾賢宦遊忽過三湘
去家學應令四海傳北望奎文連上國夜占鶉尾直
中天炎風朔雪皆王土未覺青春兩處偏

大卿年公挽詩

後生無復望儀形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
家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在蓬蒿沒玉樹偏依雨
露生旧笏滿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尚来清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慚戎旆可能為我強踌躇一帆秋色紅雲
外千里江関向雁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斷定
無書黄金未盡朱顔在莫種飛花李隐居

黄清老　字子肅

貢閣呈院諸公

射宫圍棘斷經過閑却秋聲太液波風定碧簾聞禁
漏夜残銀燭見星河仙人共对青藜杖詞客孤眠白
玉坡弱水蓬莱三萬里不知何處月明多

吳元德　字子高

題滕王閣

西山千仞枕江湄曽見賢王出物收時宝劍氣沉龍
去遠玉笙聲斷鶴來遲美人粉黛歸何處才子文章有
斷碑不盡登臨怀古意章江如箭日東馳

次韵趙曾瞻海子橋晚步

龍樓鳳閣照丹霞衿帶山河壯帝家晴日漸消西嶺
雪春風先到上林花綉簾影裏馱駱馬銀甕香凝載
酒車獨有江南遊宦客黄塵滿面讀洛渼

次韵禹伯庸遊玉泉山

飛榮晴翳駱馬頭春風常記侍宸遊牙檣映日閑龍
艦天樂連雲上翠樓楊柳盡随堤北匿芙蕖不碍水

東流逍聽玉輦時兆處千里風烟紫塞秋

興聖宮退朝口號

蹀躞青驄白玉珂百官朝會日相過天臨金闕星辰近雲夾蓬萊雨露多壽岳倚空開宝殿御溝流水繞金河微臣稽首無封事願進清平第一歌

大明殿早朝聽敕

芝檢泥封墨未乾紫衣捧敕出殿中闌九重雨露頒春澤上界星辰綴晚班仗簇禁林环虎旅香清御座見龍顏微臣何幸沾恩寵未報涓埃兩鬢班

又

黃道塵清禁籞長旌旂环列羽林郎千官幸餘滕風雲會萬國重瞻日月光內樂傳來天上曲官袍分出御前香聖朝寬大容樗散也丞鵷行謁建章

張伯遠

次韵友人詠鶴

玄圃青冥接上方入閑無地着軒昂搖臺舞罷風霜冷華表歸來歲月長蕙帳曉空驚寂寞玉笙夜怨感淒涼醴泉芝艸應何限獨與孤標憶鳳皇

寄東薛玄卿

清冰為爱玉為標三擁蘭旂上碧霄熊起碧鷄修夜杷歌翻黃鵠和仙韶紫微太極諸天近弱水蓬萊萬里遙服食秋應多妙訣丹炉昨夜五龍朝

奉題張真人觀雨行卷後

玉皇居處擁神霄上界真人羽節朝鳳女傳香函御扎龍孫喧輦聽仙韶塞壘夜靜邊星落瀚水秋平海霧消盡使沉冥躋奕達遂應服食得逍遙

又

章辞玉陛四天聽詔下金門遣使符獻錦分香來飢篋宝樽承露出宮厨海波不隔家山遠霄漢長懸寵澤殊聖主若思吾拱治上方仍遣候飛鳧

龜山腊

壽吳宗師

雨爱裁詩記此辰蓬萊紫氣又氤氲羽衣金節承殊渥玉檢丹書策上勳花裏擁瓊朝進露竹間放鶴晚看雲吾師名肯仙凡骨千歲神丹早見分

送陶鍊師歸四川

誰信天如蜀道難鞭鸞跨鶴自來迎金盤調露趁三殿玉檢封雲望五山月冷青城棲漢劍天晴紫炁滿秦關近來自覺塵緣減焉犬丹梯亦欲扳

楊鎰字顯民

久雨邀熙載弟

淫雨飄蕭六七日空齋索寞兩三人江楓自落依流
水野竹新生過隔隣急遣奉邀吾弟至想遇莫厭老
夫貧衝泥背鳥同衾枕已掃西軒掃上塵

題徐氏楚畊

寥寥箕潁邈千年高士猶畊谷口田春隴落花双袖
雨野橋流水一犂烟未交晤對塵難識終卧葯廬亦
自賢芝草琅玕溪幾尺秋來移種白雲邊

題樹間亭子

高樹連雲十里陰樹間亭子綠沉沉人行不見溪猶
遠門掩細聽泉更深巢鶯墮與衝葉救飢鶯捎蝶邊
花尋獨因靜坐三千日萬事悠悠直一心

凝翠樓

禪房高棟拂層霄晴翠浮空孰可招簾幙倒垂斜日
出青烟細逐亂雲飄翻窗高處千函盡桂衲閑時萬
慮消獨倚闌干飛鳥外一聲殘磬晚蕭蕭

送閔上人遊廬山

三峽橋頭花落深袈裟此春日此登臨浮雲不繫空
中猷流水偏清世外心龍化毒盤行處鉢猶吟慣續
坐時琛香炉北接長江近折幕遠須度火林

遊石門寺

石門江面黃金刹樓閣層雲疊不能沙上清閑天上
響水中紅見殿中灯夕陽急過兩三漁秋葉閑行四
五僧今古來遊多俊傑題詩寧莫記吾曾

寄東南園隱者

乖老無家祇一身倏然短褐住南園十年春色惟高
枕萬事浮雲祇閉門曲逕水流通藥圃隔溪花落似
桃源茗來松下清風生除却煎茶更不言

謝朋字文通

唱名日與同年賦詩

龍燭輝煌五夜闌花迎仙仗擁千官臚音常動蓬瀛
曙戟衛霜明殿陛寒風定玉炉香影直日高金榜畧
痕乾甲科不入　徹月夢三榮深期子細看

危素字大樸

送張幼初之京

振衣鳴玉上青霄銀漢清秋轉斗杓北闕飛龍天杳
杳南雲歸雁路迢迢朝登華岳風生旅夜飲滦河月
入亂水竹清樺好真館列安有賦為相招

光嶽英華卷之五

汝南許仲麗仲孚編輯
豫章揭　軌孟同校正

張齋　字仲舉

題遠碧樓

江上樓居景自清闌干朝暮倚陽陰晴數峰殘雨雲間漫一水斜陽島外明樹隔釣歌分浦出風移帆影近窗衍綵衣白髮宜春酒更喜田園樂趣成

二月望日湖上值風

疾風吹浪滿重湖雲掩西山一半無黃帽争船依岸

過蒼頭按鶻遠林呼鶯花世界如春夢烟雨樓臺勝畫圖童稚茲游今白髮斷橋斜日重踟躕

送劉候赴大理

萬里南寄入禹跡蠻俞迎拜過阿蔡將軍拔劍歌玄武使者乘軺祀碧雞六真星文開井絡兩關鳥道插天梯聖朝謀帥先詩禮努力籌邊息鼓鼙

送柯敬仲之京

紛事先皇禁御中歸來空抱小臣弓魚龍夜落黃河水鴻雁秋征白露風郢國善歌推宋玉漢庭能賦侍揚雄如君必用才優俊重見金鑾尺籍通

送宋員外郎選還京

聖主求賢禮數崇策名高步冠南宮棠棣枌木天津上奏賦甘泉雨滯中翰墨凝仙掌露獲衣香散御爐風只今聖德熙千載正待儒臣翊鼎功

寄觀志能照磨

鰲背三山最上峰美人手把玉芙蓉伏闌春時傳宵燎漏下層城遲曉鐘錦瑟無塵飛刻匣金壺有墨洒雕龍老懷已托王郎道早晚歸來北澗松

送李孟瑞降香天妃祠北歸

萬里函香出禁庭禁江南下越山青祠光夜現天地

火騎氣秋占使者星三島鳳麟環碧海九關虎豹隔青冥君才宜掌絲綸美為述文章襲六經

王繼學廣使還南臺侍御賦此奉柬

天上歸來錦作袍殘陪春色醉仙飛銀河有路惟通鶴碧海無山不戴鰲卿月又臨仙掌動客星偏傍釣臺高廣陵此去金陵近擬挹塵埃望節旄

直廷春閣

蓬萊海上第三山仙掌雲間十二盤鷄村烟深殊宵寵鳳樓天近自高寒銅壺傳漏聲相應紫詔封泥墨未乾願祝吾王千萬壽坐施雉斷濟艱難

答謝看雲宗師壽帙詩段之贈

自信平生有道緣頻煩白鶴寄瑶箋錦分帝子機中織詩入真人誥内編弱水蓬萊三萬里慶雲閶闔九重天擬抽玉刹從飈御一到琳樞閲列仙

十月朔奉迎明宗冊寶至石佛寺明日壬辰迎至大廟清祀禮成賦以紀事

寶冊香輿出法宫霏烟御路曉濛濛伏脊劍珮千官裡金奏簫韶九廟中宣室鬼神徵賈誼太常禮樂屬孫通下臣有幸逢熙事敢作恩波四海同

十二月二十七日雪寒奉旨賜宴史局

赤城英華　卷之五　三

聖主恩隆六賜筵玉音躬聽相臣宣史裁東觀何殊漢人在瀛洲便是仙御酒如春浮浩蕩宫花與雪鬬嬋娟微生此日沾休澤敢望丹宸祝萬年

送浙省員外曹鑒還湖廣

上流形勢控荆揚摇鼓飛帆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旂下鳳凰好折幾芳遥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

懷上饒祝蕃遠蕃遠時為建康學正

聖皇端拱致時平妙選群才屬汗青一代弥文懸日月萬方同軌走雷霆敢希太史紬金匱更待中郎寫石經出處與君俱有道不須係鶴謝山靈

舟發浙江夜泊龕山驛

風帆東上浪寞寞鐘鼓山前近驛亭江海秋生河漢白魚龍夜泛水雲青誰從三島求仙藥自信孤槎伴客星好喚吳兒叩舷起浩歌呼酒月中聽

雷巢為上清劉外史賦

閣閣珍蓋一巢輕雲滿千山麈白生象外乾坤还太古望中樓觀盡通明雲藏宿鶴渾無跡水落長松暗有聲人在空寒最高處羽衣瑶珮不勝清

送李伯甯歸上清

赤城英華　卷之五　四

歸去清溪點易窓仙材如子世難雙丹藏虎豹千山雪劍变魚龍萬里江別洞苔花分石路古壇松子落岩深道人不用尋烟火朮煎餅冬正滿缸

壺洲為上清道士題

錦水西頭觀閣青仙家元不隔滄溟鳳麟洲渚寒凝碧雲霧衣冠夜降靈金醴浸花留客醉玉笙吹月使龍聽看君福地容蕭爽長治曹孫宴幔亭

春閨和周伯溫韻呈同院

鼓角聲沉漏未終夜寒宫燭暈銷紅百年海岳回元氣一代文章有古風仙掌露濤金沆瀣瓠稜雪散玉

玲瓏柢斷白首河汾客得與羣賢此會同

許論脩克敬歸乎水奉寄王秘監先輩

憶昔先生致政時至今猶在十闍詩古來賢達知幾早此日山林閒令虛故國衣冠多草莽中原郎縣半旌旆白雲汾水秋風外目送飛鴻有所思

送王季徵還維揚并述所懷

遠憶淮南后土祠君歸今已幾瓊枝好尋月下吹簫處猶及花前把酒時錦瑟金錢餘旧伴烏絲紅袖有新詩故人相見如相問老盡當年杜牧之

寄歸學士彥溫時寓夏縣

老筆文章史漢閒喜聞華髮映朱顏司空旧隱王官谷開府今稱庾子山一色黃牙丹灶火十年清夢紫宸班與君歲晚酒相見久辨歸田疏乞還

御史王元載為臨川王伯達叠双鳳山居圖為余求題

双鳳山人茆作屋五雲閣史綉為衣窩将潇洒滄洲趣留待風流二老歸歲月無情遺墨在江湖多事宿心違蒙藤古木西江道唯有當年白雁飛

送晋彥仁都事還蜀并柬文時可郎中

送君一騎發長安王事方殷肯避難使者好尋巴道路遺民思漢衣冠江東灌口聲初放雲接峨眉翠不乾烏報郎中勉勵業遠音時遺破夏端

送刘彥基奉崇師命訪求道德經註

北風霜露日冥冥送子南歸出廣庭上國幾年陪賜履名山随處訪藏經紫光照夜時燃火龍氣衝寒直射星却憶沖虛觀前路豫章双樹更青青

圜丘成禮改直翰林勅書告廟祝板

捧冊先期嚮太宫聖孫翼翼孝心同寶旌曉絢杳輿日鶴駕晴熏彩仗風一代皇猷昭黼黻萬年宝曆卜延鴻舞階行見干戈戢並在穹祇叶相中

又

黼黻青城煥景光紫壇黃道藹天香鳳韶曲變初終奏龍袞衣明上下章共喜聖時脩曠典更從春享犧明堂吾皇飲福神靈畢却進公卿萬壽觴

石門書院瀑布

飛泉噴薄下靈湫疑有龍居最上頭長日風雷穿石起半空河漢缺雲流青牛神宫在玄鶴歸來洞府迷須勸名山諧宿願築居終羡昔賢游

登嚴先生釣臺

兩臺有迹可躋攀老樹長藤鬱蔚間與釣自忘天子

青風雲何侶客星閣鐘催夜月來孤寺帆挾春潮過
亂山寂寞羊裘軒下路幾人攜酒醉潺湲

送陳淩齋歸婺之武義清渓觀

武川道館白雲閒萬散直直羽客閑丹侶有期劇藥
灶青童應在守爐關峒頭叱石成羊起花下吹笙歇
鶴還歲晚相思幾翔雹只愁落葉滿空山

題商山四皓圖

兵塵澒洞繞函關不到商於六里關赤幟頻傳秦楚
疑白雲自與爲圖閒龍蛇起陸嗟何在鴻鵠冥飛竟
不還千載高風無復見空餘芝草滿空山

中秋張外史招賞失約賦以謝之

明月中天雲霧消酒醒涼思正飄飄星河不動秋空
闊鐘鼓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
生潮仙家現事無緣到塵負瓊樓聽玉簫

黃復圭 字履瑞

送友人北上次韻

玉關金門紫氣來干城虎士列桓桓鳌坡日永移天
伏仙掌雲深捧露盤犀角不須朝士帶鹿皮思製野
人冠江南何處秋風岸綠水芙蓉許獨看

送于鍊師之京

九重天上帝王宮入覲仙人駕海風宵伏引從黃道
外曉班環在紫垣中龍鳴禮帳沐光白龍挾金輿宝
氣紅萬里冬寒消自衛酪杯酥梳莫令空

次韻虞侍講遊何尚書山庄

尚書致政臥青山笑傲中林竟不還野史徒能談旧
事孤雲何處覓蒼顏衰滿振鬐龍移數曲峰藏雲鶴
夢聞書遞三朝黃閣老昔賢陳迹共追扳

題金碧山水圖

狂風捲盡夜來雲萬壑千崖錦繡紋占日樓臺平樹
見吼雷春漲入漢關豈無花洞尚鶯詩庭有芝田下

鶴群清絕松陰二三子不知誰是紫陽君

餞別楊文直總管

双鳧飛踏歷金天五馬閒遊款玉鞭隸篆共參印伯
印制書曾拜祖皇宣侯城鼓角邊雲慶護水奧龍桃
月眠無限舞衫歌扇意路人遙識使君船

送潘希隱歸閩省親

道人騎鶴入閩印夢繞慈闈一念長紅歎錦雲收茘
子綠攢香樹摘棙柳曉侵霧露黃冠重春遊山林絲
服光勝有大丹弁妙樂三光洞後鬢應霜

壽饒大有

驪駒塘上玉生烟麟角峯前樂事偏花裏橋亭春身
早竹閒書皺日如年雕龍細雨金壺墨寶雁輕鋼錦
瑟絃椿樹綠時誇五伯桃花紅處祝三千
辛敬宇好禮

金陵懷古

佳麗曾聞六代誇繁華今見委沙泥江山銷盡金陵
氣風雨凋殘玉樹花碧井雲深龍有穴畫梁灰滅燕
無家詩成謾憶千年事老樹蒼蒼集暮鴉

宿洞陽觀

洞陽觀裡看明月雲霧軒窓掛六鰲五月蛟龍吹水

上四更星斗去人高山陰洞客黃庭字太白神仙宮
錦袍遙望長空意無限九霄何處醉仙飛

贈道者方丘生

龍翔鳳翥丹臺宇曾向神清挹紫霞毋共野人聯石
髩更從句漏問丹砂金精月落逢騎虎銀漢秋高欲
上槎惜別臨風一揮手他年應寄棗如瓜

聽吹萬次韵易釣鰲

紫臺天遠易春殘夢繞西家竹樂闌金谷酒香濤獄
斾彩雲聲斷史篇寒書廻青鳥三山迥星望銀河一
水竟多病相如情侶雷金莖無路托悲歎

與滄心寺住上人製佛碑文

瀟瀟疎雨到寒廳盡日無人半掩扃秋樹李霜寒更
落莫雅投渚節還輕青蘋野飯同儕喫翠刈枯藤侍
客銘歲晚天涯我爭息孤槎何處寄春星

宿靈鷲寺

高人久矣念離群來向山中禮白雲龍送雨過留客
住鹿啣花至與僧分味星出竹間時見流水鳴渠靜
夜聞却憶故人江海上題詩雖似鮑參軍

題希明書齋

滿滿疎雨餞殘除花滿堂陰映碧塵稀繹子之煙香尚宿

大野人汲澗瀉行廚鷄楓樹影翻絡貝馬乳藤梢在走
篆書幾日題詩出出行日適芸窓濁畫玉蟾蜍

天壽日節行禮者

去歲因登白玉墀漢官羽儀習朝天雨多金數生清
氣日照璣階上紫烟在野只知存魏闕趨晨深念拜
嵩年虧儒通籍嗟何補只有丹心似日懸

梅子橋晚步寄文

停翺携看照殘年跪似東歸海上仙萬里斷魂燕地
草一春送客渺津般逢關莫繞連環碧染水晴分來
帶圖之子排徊滿逕渚長歌因寄白雲篇

李偉 字子飛

送傅與礪之京

御堤垂柳挪烟輕二月都門聽早鶯曙色遥連鳷鵲
觀春光欲滿鳳凰城河東詞賦称楊子洛下才名重
賈生聖主求賢方似渴衹應騎馬入承明

元旦奉陪虞閣老仙翁山行香次韻

六龍扶日上盈空玉殿春晴瑞雪融華蓋天光凌闕
近蓬萊雲氣九霄通仙童伏引浮丘伯野老門迎
大史公却憶御前催草詔幾回朝〻大明空

仙游山道士余岫雲為虞公于華蓋山作黄茆

岡隱居喜而有賦承命次韻

曾謁朱衣拱帝閽故辞黄閣老人間鼎湖夢斷能辭
遠蓬海歸來鶴羽閑教種芝田經雨過看鋤藥圃帶
雲還絶憐長日都忘世渾似當年未出山

又

名山自昔伏龍岡勝地今為卧鹿場無伏復仙人飛羽
駕还聞李士結茆堂晴風薇日雲當户陰溪冷風雪
滿牀已喜閑居親紫蓋不妨幽夢隔登章

登汴梁城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黄河鳳凰一去蓬萊
苑雁鶩羣飛太液波灯火樓臺空市井風雨冠蓋尽
丘阿惟餘畫角聲中調猶是流砂磧裡歌

汴梁朝元宫宿

宋家天下朝元閣南内宫中太乙壇五夜星辰金榜
動九天風露玉階寒朱衣與鸞迎笙鶴絳節龍光引
珮鸞八駿不歸蓬海駕步虚空繞紫雲端

送危太朴還京

九重閶闔啟朱扉宫樹陰〻晝漏稀東觀日華浮象
闕上方雲影動龍旂平明玉殿傳宣入薄暮金門待
詔歸最説相如才調逸賦成三署有光輝

宴秦公子宅贈女樂夜供奉

曾詠玉魄侍君王供奉金門第一行歌動彩雲飛閣
道舞回花月度宫墻城頭夜咽銅龍水帳裡春銷寶
鴨香今日忽聞天上闕白不辭爛醉紫霞觴

寄壽楊錬師

絳闕珠宫天上闢丹梯石磴日边回九芝照夜通靈
户八桂傳秋近露臺鶴駕邀將王母至鳳笙迎得上
元來仙家别有長生術不用金莖注玉盃

又

仙人騎鶴五雲边來往芙蓉第九仙翠册辟崖常近

日出樓臺閣半侵天香風吹動千岩樹甘雨流成百
道泉但得飛行凌倒景便從辟穀學長年

送鏡上人往廬山

雲滿袈裟月滿般匡廬何處定安禪屏風九疊嵤後
裡瀑布千尋瘦鳥邊林下翻經依宝樹花間洗鉢踏
金蓮虎溪若見陶居士不說高僧慧遠賢

送張仲友之京

丹鳳朱城捧碧霄九門春色望中遙花明玉殿欹千
樹柳拂金河翠萬條皇子日邊來戲馬美人天上坐
吹簫兩都未進相如賦空想观光愧聖朝

同王元微宴陸仲閑宅

吳中花月為誰濃醉殺松江陸士龍彩檻春風開芍
藥畫簾秋水對芙蓉歸時粉黛佳人擁行處軒車上
客從不惜千金特宴樂華堂日暮起歌鐘

漢宮春望

桂館蘭宮鎖翠苔九重春色望中回水晶別殿参差
起雲母重屏次第開帝子麒麟天上至仙人鸞鳳日
边來内官進得霓裳曲勅賜周南献寿杯

賈德奉

遊大慈山次韻

金刹蟠雲擁翠微衛王祠下得經過六時花雨天香
滿萬壑芝烟王氣多渡海有僧留杖錫歸田無客臥
松蘿三生欲問磐陀石塵劫茫茫奈老何

桂如祖

次韻奉謝芝軒中丞

星動蓬萊候使車金銀佛寺桂花初初喜驂上相感
儀盛深媿狂生礼法疎甘露凝香瑤席酒卿雲飄綵
錦箋書座隅辱沐岳青將敢頌明廷錫收餘

燕敬末叔涵

秋日遊凌虛處

千年霸業水東流古寺鍾聲落遠洲臺樹不與歌舞
夢江山空結古今愁雲間天影蛾眉曉霜落潮痕采
石秋幾度登臨倍惆悵夕陽依旧清邊樓

定子静

船過太平宮旧址

開元皇帝太平宮鼙戰重臨玉殿空龍虎氣收仙井
上風雷陰護石幢中中秋清雪瀑千尋落雲際天梯
九疊過安得香炉峰色裡更看飛觀紫冥濛

感怀

送逸居廟翠樓空龍砌峰尽汴梁宮山川旧揆先朝

壯島服遠遼漢使過汗馬秋高猶冀北勁禾歲熟自
遼東浮雲一望猶悲感惟有年年度塞鴻
蕭字
錢塘怀古
海門寒日淡無褌偃(月)堂深玉漏稀萬灶貔貅江上老
兩宫环珮月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院珠簾看雪
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
又
鐵馬悲鳴汴水黄翠華南渡駐錢塘至今父老称行
在往昔君臣認故鄉銀海鴈飛虚夜月銅盤仙去只
秋霜乾坤今古亭無数詩纍(罷)長吟意渺茫
趙李子字希顔
淡慈溪遊定水謁蒲巷閑士
水繞山圍紫翠重禅関猶在乱雲中双峰老樹巢鳴
鶴兩澗清泉卧蟄龍嵐氣濕衣梅子雨天香凝座桂
花風論心得住慈雲閣高倚虚空聽暁鐘
成廷珪
送張思廉
讀書不逢禹乘君挾策忍傍詩侯門嘯歌蕨薹舊山
碧濯足太湖秋水渾千金未易買駿骨一飯豈足哀

王孫莫如拂袖且歸去高郎桐江雲水村
楊維禎字廉夫
錢塘懐古
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衣冠又六朝劫火不燒揚璉
塔箭鋒猶抵伍王潮燦(燐)光夜逐山精出王氣秋隨海
霧消獨有宫人斜畔月更闌猶自照吹簫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豫章楊　翀孟同校正

張天雨字伯雨

題桐柏觀

百折丹梯杪萬松鳳臺臺殿赤城鍾親從海上求司
馬寧復山中起卧龍瓔閟排雲窺尖席鐵橋秉月總
仙蹤真人及此來行日只說盧敖向九峰

次韻孫大方仙與

仙仗來時瑞霧屯真人玉女侍靈軒亭亭珠穗香烟

直爛爛擣桑玉色溫華雨掃塵鸞帚濕島雲承襪履
樓臺全今星斗天壇夜望拜清都虎豹門

鶴冢

鶴壽千年定有無羽衣蟬蛻雪糢糊樵人與葉玄黃
帳少保親侍粉墨圖坏土未乾青草短三山何在白
雲虛夜寒蕙帳應吟寂初向華胥覓鳳雛

雲林靖遠

華陽苑監居幽眇不到玄崖末易達山氣半爲湖外
雨松聲送答嶺頭鍾常聞神女騎龍過亦有仙人控
鶴從安用東流三萬里小王元注積金峯

送徐宗師還山

丹鳳樓前送羽車清詩端袖出京華雕蟲徒刻千年
楮補袞應餐五色霞太白曉傳青綺帳元方早授玉
門沙安知不隔金閨夢長是相逢太極家

和劉伯溫春遊

草木幽香澗道微白雲狂杖去如飛偶尋玉女洗頭
處相伴仙人採藥歸幾疊翠微深杳杳一簾紅素亂
霏霏可堪酒債兼詩債老却江南白苧衣

薛玄曦字玄卿

萬歲次山韻

萬歲仙山聳碧空廣寒宮殿宛當中雲移錦石通三
島路遠銀河接兩宮孔雀花濃深駐日鳳凰枝老細
含風年年歲歲經遊輦自是昇平樂未終

送陳都事使雲南銓選兼柬李肅訪

送居銓選使滇溪部落諸夷自品題明月夢田菱子
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冷塞雨驊騮滑花落蠻雲杜
宇啼爲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爵尚羈栖

送文郎中奉使交趾

天子龍飛統萬邦玉符封檢下殊方遠人盡是雕題
徐來使唯應粉署郎翡翠飛時桐柱濕鷓鴣啼處石

門荒災風苦雨蛸霽重華葉扶御臥次當

送朱本初之玉除宮

西山紫翠簇芙蓉師任逍遥第一峯慎勿挽予思附
鹿祇須鑄鐵學降龍僧穿晚月鋤雲藥醉拂秋風卧
古松應憶京華舊遊處逢萊坊畔五雲重

次韻王侍郎工部見寄

漆水東風淨物華石鯨峰下駐仙車清明草綠歸黄
閣勝日開筵近紫霞萬戶砧聲淵別館九天秋色落
誰家仙郎賦罷長回首南去還來八月槎

大駕夜居庸關

居庸雄據萬重山南北門分作漢關鼓角動時森虎
衛旌旗行處識龍顏祥宮路轉風烟令御苑春深草
掛閣侍得長楊圍獵罷又隨來騎此中還

吳全節

三茅山道童遇白兎穴拙之得九老仙都居之
玉印一顆乃宣和故物也

瑶瑛篆刻鐵華陽猶帶宣和雨露香玉兔有靈開地
藏金壺無意得天乘九重臺上增春色萬卷書中映
夜光書遇明時存神瑞三君永重護宏綱

查廣右

送先方送之京

石門江上送先郎好上神京北斗傍漢代文垂項貫
尚同家道德並虞唐柳林馬過沉雲黑沉磧駝嘶落
日黄為封游程二千里朔風吹雪正茫茫

釋大訢　字笑隱

送郭幹卿學士赴奎章閣次趙魯公韻

晟宴儀鑾工國行安車可及暮年精手胡翠霧沾衣
濕夜直銀河入座清社稷農勤雙鬢短江湖歸夢釣
絲輕相期不盡丁寧語數斷驪駒白下城

賞心亭次韻

碌碌從人媿抱關當心鹿共鶴飛還孤舟野水東西
坡落日長淮遠近山神鼓乍喧香霧冷賓筵初散綠
陰閒相思只尺長相隔一似河流九曲彎

送查子敬之蒼梧尹

簡書深念遠人安出宰蒼梧選上班墟市數登秋社
早津亭析靜畫陰閒島夷德被唐虞世郡魯風移柱
象間奉詔遣祠驕闕蔭恐奇叢竹雨斑斑

送太禧宗禋院照磨觀志能監造御趣還朝

宗禋從事從分曹卷耳誰憐我尚勞儀衆雲雷陳拒
鬯鴻夷風露出蔥蔥周廬入直天光近侍滿隨班斗

栖高此去便鴻侍好語雲中錦字證揮毫

次韻王継学侍御東窓看山

微茫翠浪寫青瑤太家斜分鳥道遥雲歛江亭初過雨月明清樹欲生湖厓根倚柚知詳種稠曲蒲共許見招不羨東山携妓看摧鹽鱠玉映紅消

樊克新字仲鉻

題濮元帥別業

海國元戎辭未班歸來狂筍看青山田園蒋景烟塵外臺樹春風錦綉間桐影逮溪鷗卧穩桂香吹月鶴飛還碧草緑鱠黄花酒時向樽前一解顔

送劉侍郎還京

早抱遺経進珠筵獨於清禁著先鞭封章献納星辰表簪筆追趨雨露邊戎檄久推唐陸贄使槎今識漢張騫鶯啼上苑還京闕京夜半深宮席更前

樊未復字見心

来寄張皖菴承旨

東現蓬萊紫閣間五雲飛繞珮珊珊宮中夜賜金蓮炬天上晨趨玉筍班老去乞身思故里咧未遂意宿禅関茗孔溪水春如酒柯日珠節傍碧濤

寄東吳王一都事

宦遊随地問畊鋤買占湖山十畝居天北故人未遠信浙東從事拜新除休嗟禄籌生無計但得身閑樂有餘飽喫黄精一千石蓬萊何日候仙居

又

蒲酒茅堂傍釣磯春山擁座翠成圍已知地僻幽棲穩莫笑官閑生事微五柳門前陶令醉百花潭上杜陵歸古来言行閑榮辱好向風塵早息機

題許氏環翠亭

繞亭萬竹碧琅玕每共高人賦考槃谷引清風吟作籟座圍蒼雪畫生寒芭蕉葉上題詩到芍藥花邊把

酒看欲掃緑陰分半榻南歸還與問平安

奉東周伯温左丞郭本初樞密

学士風流玉雪標早陪鳳輦聽仙韶光分蓮炬從天下香帶爐烟近日飄書從漢秦誇二家史修南北見三朝承恩曾記東來日綉斧光華擁使軺

二

別来鄞海重相思誦日兵塵厭乱離寒製緑荷聊製襟膩晨炊黄獨捜充飢廬山誰問東林社嶽麓新傳北海碑多謝高文貴泉石虹光百日走蛟螭

三

賀蘭公子鄖僉書登瀛銀河賀上樞材儒經綸思稷
契兵知合變說孫吳春吟蔡苑花園座夜醉官舡頸
菡臺遥憶別來今七載每憫停語到慈湖

芝軒中丞以詩見寄次韻兼謝

山擁蛟門海氣陰蓬萊北望獨閑心天開日月明黃
道地接風烟晴綠林去國畫懷三獻玉歸田誰散二
疏金卧龍有策終扶漢莫道空為梁父吟

二

執法南從越絕居繡衣光采照坤與黃金遺于無私
橐白髮匡君有諫書遠從已飛江上羽群函真作金

光嶽英華　卷之六　七

中魚歸朝定策中興業笑我山林與世疎

答龍于高都事見寄

聞說移家水郭西雲松風竹共幽栖每邀賓客談詩
飲不怪兒童索飯啼荷笠春還畊秋壞連筒晚汲溪
蔬畦充盤餒欲分清供更喜雕胡似掌齋

又

舊葉草堂鳴鶴陰僂峯每憶共登臨湖江春水看花
渡山展秋風待樹吟林下栖遲聊寄跡人間興廢不
關心別來懶惰孤清賞坐聽松濤萬壑深

奉東彥明中丞兼寄伯防工部

南游吳越北青徐歷覽名山十載餘醉解驊騮留客
飲賦成鸚鵡課兒書辭官共喜全高節避俗寧愁久
索居自昔多才為世用長楊諫獵重相如

又

荊楊烽火接南徐郡邑頻年戰伐餘諭蜀湧傳司馬傍
撒手蠻誰賴尉陀書公私征歛多平治民庶流移少
定居愛國早知心似苦秋風雨鬢雪霜如

題許仲孚梅桂軒

讀書閒向草堂留梅桂聯芳託地幽雪後花團粟闘
曙月中子落廣寒秋冰枝橫影林塘合金粟吹蘭綴

光嶽英華　卷之六　八

席浮定約述仙騎鶴去南淮吏公共八父公遊

送范伯明赦授歸臨川

東風鼓枻別龍灣分教南從汝水還萬卷有藏知學
富一官無絆喜身閒櫻桃換帖尋常寫苜蓿堆盤取
次餐講羅諸生仍雅集峴臺攜酒看青山

奉寄月彥明中丞

三月扁舟渡鑑湖枝花雨風急都雨晴初共知出世心無
愧自信經綸志未疎海上雲霞明綺各人間奎壁煥
圖書中興近報王師捷徵詔行看下玉除

東道于仁僉憲

青雲閥閱重儒林奉詔恩承雨露深直詠獬豸冠有身清貧不許案無金遐庭此日勞經畧泉石何時共賞心貽我新詩看佳好寥寥風雅奏遺音

送宋處士還山

布衣不換錦衣榮筆墨南歸問草亭地接漢江迎楚白天連廬阜入吳青山中病起論丹訣池上閑來寫石經自足廣平心似鐵梅花早勒歲寒銘

鄧湖奉簡貢德舉天使

黃塵歲月若駸駸奔激烈長懷報主心五色雲中頒使節九重天上奉綸音吏迎官驛葡萄熟馬度秋岩苜

蓿深邂逅相逢東海寺滙波千頃共清吟

奉答杜克臣知事見寄

東越論交今十載與君來往各殊方歸田祗愛幽棲好傳世徒誇姓字香藥碓寒春山雨急釣船晴遶浦雲把丘園自足容蹤放只恐徵書下帝傍

題趙彥徵西山小景圖

曾訊苕溪看晚霞紅蘸小艇穩於車水通派岸橋依竹路入重林屋傍花風外眠鷗鷺客留雲中吠犬隔仙家秋波千頃芙蓉老誰覓王孫旧釣槎

賦得雲門山送趙本初歸越

致政京還荷聖君卧遊此地絕塵氛千岩樹色高低見六奇鐘聲遠近聞藥碓曉鳴丹竈冷雨湖船春泛鏡湖雲青鞋未得從吟嘯遥望耶溪惜袂分

送胡文善之官海南文昌縣

瓊州南去海冥冥婺女垂光應地靈洞入朱耶瀧水白山蟠黎母瘴烟青郡炊每食桄榔麵虫賦多輸翡翠錮定有遠人敷善治風謠紀德重鐫銘

又

九域于今總一家文昌誰道隔天涯石榴紅釀蠻江酒海漆香收瘴洞花寨上人畊春作市棠陰吏散晚

休衙蘇公應共趙詩好儋耳泉頭駐小車

藥庵贈四川楊處士

一庵近與舊洪隣多病應同藥裹親煮石烟寒金澗曉燒丹火煖翠房春枇杷雨綠開花早枸杞霜紅結子新架上閑來看本草秘方留待著書人

題徐全仲愚軒

疎庸閑託草堂身甘與柴桑近結隣棄智自全惟用拙治生無術不嫌貧犧尊任此從中斷燕石徒誇世工珎謗俗可憐今尚詐好敦直道慰斯民

西園雅集圖爲劉子高題

熙寧諸老賦清游雅處西園樂事幽文物盡詩唐删
作衣冠渾識晉風流酒醒花裏孟仍酌棋罷松間局
不收藉有高人論世外蓬萊兜率更何求
題姜用晦璜溪漁隱
營丘勛業起家聲放意滄浪託此生一笠任垂溪上
釣萬鍾誰問世間名霜紅魚蟹秋醪熟水黑菰蒲夜
火明只恐飛熊重應兆却將英略佐時平
送錢子與調官還越中
除書新拜荷明君祖别春筵釆泮芹食玉未從仙老
試賜金應與古人分潮舡夜渡娥江月山屐晴探禹

穴雲龍節虎符勛烈旧過家先讀表忠文
又
脩翠如雪面如丹芙製新成野服寬擬訪季真期下
宅却從靈徹話休官霜紅柿葉尊前寫月白荷花鏡
裏看有約沃州騎鶴去卧雲不畏碧山寒
贈謝我同道士還山
早謁虛皇衣紫綃禮嚴秩祀火趍朝署班天上隨龍
節按曲雲間聽鳳韶丹嫖芙蓉金作沆露食沆瀣玉
為觚賓覌萬象誰同我使欲因風遡班寥
答杜世臣見寄

慈溪地僻民風古此處吟君早賦觱花底壺觴朋勸
酒樹間灯火夜開机丹經旧枝封靈檢鶴氅新裁禮
大微激石枕泉我乃頑不妨吟賞共岩扉
次韻趙子將提擧秋興
世室開国鎮淮河垂譯來賓玉帛多圖治每能崇禮
樂防邊無復事兵戈山營苜蓿肥騘馬沙苑蒲萄貢
橐駝畫疏直令傳萬世誰云歲月淂蹉跎
又
絶漠風高雨土沙五雲何處望京華南征尚阻勤王
貢北泛頻勞奉使槎蕭將戈舡遥蔽海国人歹馬旧

為家泷兵食有承平日社稷安危不用嗟
次韻奉謝芝軒中丞
辭官不任趂山陰慷慨成憐濟世心諫草旧聞通紫
禁宫花曾憶綠琦林傳家喜有春秋筆儲橐知無暮
夜金此日東遊真許濩滄浪明月聽龍吟
寄東玉山處士
浮玉山前種紫芝松蘿雲月共幽期封侯不羨黄金
印對客長歌白雪詞柳浪平湖春放棹花陰圍座畫
彈棋從遊公子多才俊不寄新詩慰別離
遊石湖蘭若

荷花蕩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猿鶴
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香秋林橘子熟雲落空珊棠
梨陰閑來掃石坐竹裏靜與山人論素心

又

五龍之峯雲作屏双崖削出芙蓉青何人㵎裏拾瑤
草有客松間尋茯苓林風不驚虎卧石山雨忽來龍
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香薜荔花冥冥

胡寬字子則

吊淮陰故城

此處王孫別釣矶蕭何與語便相奇封侯誤取真王

印開漢空烟大將旗事去晚烟況旧恨潮來寒雨打
荒碑有倚桿空城外日暮東風吹柳絲

鄧紹先

題洞陽觀一碧軒

三山樓觀碧雲秋曾共仙人醉玉壺星斗滿空連上
下乾坤萬籟入虛無溪皐遊女欹遺珮海底驪龍夜
吐珠一別洞簫聲寂寞白蘋愁思繞清都

寄簡定住左丞

瀟灑平原草木奇翩翩文采此追隨花飛翠鳥飛穿
樹柳拂金鱗躍錦池壓上香山朝挂笏樽前剎燭夜

題詩那知短褐秋風客剛被霜天曉角悲

題龍淵亭

清虛結構架清泠白晝軒窗紫霧生日影搖波金甲
動月光照戶寶珠明卧雲幾誤來山雨濯足長疑踏
海鯨一勺清泠藏渤澥飛潛誰識至陽精

寄萬德躬

禮樂河汾費討尋郢歌一曲想鳴琴烟花故國三春
夢劍佩空山此夜心天上鳳麟來瑞世人間風雅起
淳音白頭肝胆平生友霄漢相期意獨深

倪太初

寄簡吳宗師

桂旗蘭蓋肅驂騑暫領仙官出禁闈泰畤神光脩夜
祀函關紫氣望東歸岐龍宛尾承香案鸑鶴分翎識
縞衣列岳偏祠迴祝冊五雲高拱近天威

題張真人觀田行卷後

龍盤虎踞溪仙家碧玉樓臺鼓紫霞春在行簡開奕
葉風暄珠樹吐三花霓旌翠駕朝元早雲笈傳書卜
世遐泰足蓬萊山畔客星河慣識上天槎

奉呈虞侍講

文帝中興戢武威元臣高步列彤闈玉殿調馬踏春

宴錦扇從駕從夜歸立仗宫曹移肆扉捧香侍女拂
朝衣龍輿一去橋山遠使把孤雲萬里飛

二

五載抽毫侍禁中上賓虞舜協時雍賜裁密詔傾三
省旋寫新詞降六宫金井蟾蜍分碧露玉杯鸚鵡醉
香風詔歸特賜金蓮炬迢遞蒼龍闕角東

三

萬里驅馳別帝鄉蜀江南下楚山長宫衣繡篋雲霞
爛御酒分杯雨露香思湛鏡湖新賜水夢隨玉殿舊
班行廣杏花珠雨催春色人在吳中聽樂章

吳德基

過舒城懷余先生先生死夫人暨子及麾下紀
李陳諸將皆死甚烈感而賦此

一門三節動當今況復偏裨力足任下壺有光常配
食田横無客不同心經傳漢獄情無已哭向秦庭路
莫尋惆悵真儒淪沒後皖城萬古一銷沉

練高字伯工

次韻藍仲晦登新崇禧寺

梵王宫殿擁珠峯千尺觚稜萬石鍾玉檢勤銘皆奉
勑金泥賜詔近加封雲通瑤闕空香藹日麗旌旗瑞
彩濃松外遥瞻城郭近至今蔥鬱尚從龍

送趙將軍

崆峒一劍倚秋陰誰識將軍百戰心老去功名餘白
髮閑來歌舞散黄金呼鷹大澤風竿勁射虎南山雪
羽深敲鉄唾壺銀燭短時人不解挑頭吟

別史唐州

玄翔龍飛黑水遥相門勳業冠中朝丹書舊剖功臣
券玉節新乘太守船郢樹繁陰迎馬近漢陵佳氣向
人消江鴻早報期年政獻納從容繼珥貂

送張起濟之柳州

濤水環城擁翠來柳陰府署倚雲開唐祠侑食歌舟
荔漢柱銘功篆綠苔日落雷塘龍霧合虹消桂嶺颶
風回南行無雁音書少別思綿綿不易裁

龍翔寺火後感懷

秣陵王氣鬱蔥蔥天曆龍興起九重黄竹雪深歸八
駿扶桑日上會群龍紫衣屢致金襴賜紺宇聯頒玉
璽封隳壁影湖弓劍遠秉烟拔宅亦相從

送雲南教授劉復翀

見說思陵過五溪熱雲蒸草瘴天低星聯南極窮朱
鳥山抱中流界碧雞肖岩然盤官沉冷芭蕉夾道橋

程建巍〻充德元無外未必文風阻遂黎
吳會 字度伯
和道園聽劉元弾琴
劉郎琴奏所畚出落月因之憶旧遊風語將雛春日
曉鶴鳴振羽夜雲秋海遥飛珮招雛致天上道音夢
或求老我蜀都歸未得又聽三峡向人流
題何伯度滄江歸棹圖送鮑克誠歸省覲
滄州凉夏樹叢〻遊子歸舟似帯風別地山開雲母
帳到家人在水精宮春餘杏虎封儲待秋至蒔纏入
蔘豈畫隶何郎令小禾觧將飛興滿江東

次韻奉題吳秀貢垂林別業
郡城南去有華亭花木成林所繞汀照影鳳凰臨月
鏡傳聲鵝鵠隔雲屏分栽柳入陶潜傳点撿茶歸陸
羽經我亦延州老孫于對江相望樂清寧
鄭睿 字徳良
元旦
丹鳳啣書詔改元黃鶏催曙燭花圓諸侯虎拜王正
月天子龍飛帝二年山郭擁雲隨曉仗海霞擎日上
春天江闊地暖風光早紅杏緋桃已爛然
送賢學教授除杏林之朔州

三千酵路上灘舡九品醫官半百年藥市得我湖明
俸杏林收穀當公田北書漸速江鴻少南食初嘗海
鯉鮮不用越巫驅瘴癘家〻傳取衛生篇
送章宣慰征南海
元戎小隊海南天龍虎金符照去鞯細柳一営軍十
萬湖陽兩月路三千鄉關遠近同明月鼓角清雄壓
瘴烟卧鼓不煩勞半鏃鼷鼷夢斷已多年
王翊 字伯良
喜危伯明教授上京回詩以奉柬
大兄甲子甫周圓又拝除書下日邊太守正懸高士

榻誰生競設廣文氈池芹時雨添新墨壇杏薰風拂
旧絃老病客窓依泮水領分餘潤及同年
題民瞻送李徑歷兄弟還鄉行卷
幕府人誇両弟昆徽如玉樹春温忽瞻親舍雲千
里謾把離亭酒一樽汝水夜涼梧葉老沁園秋淨菊
花繁誰知贈別歸盤谷俏是昌黎旧子孫
倪瓚 字元鎮
次韻薩天錫寄張外史
谷口路微山木合濕衣空翠不曾晴飢猿板檻作人
立寒犬繞林如豹聲小閣秋清聽雨卧長溪日出春

之行道心得失已無夢沐發朗真侯五更

吳志謙字主一

閒居東湖述懷

野叟耕鋤喜近郊柴門風雨夜蕭騷詎能豈欲煩三
顧老鶴長吟向九皋北闕涯恩新賜爵近臣傳勅旧
同袍自吟經濟全無術秖有山林興最高

春日遣懷

貧病相煎氣未舒田園雖少樂畊鋤病儒已作池州
籍垂老頻收敕国書夜雨湖山人去後春風門巷崇
末初淄生喜遂閒居志阮籍從教禮法疎

光嶽英華卷之七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豫章楷　執孟同校正

目闕字廷臣

送友人之姑蘇

黃金換土築姑蘇形勢千年入霸圖鳳闕高臺分两
省虎符龍節鎮三吳軸轤日藻四滄海鼓角霜清落
太湖會賦壯遊詩百首瓊花楊柳似江都

管訥字而敏

寄徐可久

乱後歸來乍識君相逢還有許多負林頭酒熟長留
我粟粟詩成不寄人倦客閉門三日雨東風歸雁一
年春南州未下陳蕃榻杖屨來時莫厭頻

次韻答朱孟辯見寄

十日春無一日晴閉門聽雨不勝情江華倘向愁邊
發池草多從夢裏生西北星搖天不動東南潮落海
如傾却憐臣甫憂時切夜夜遙瞻北斗城

游莊字子淑

題方壺萬里意圖

仙人緣恩逆霜毫彷彿驪山之海濤雲羅翠華馳八

駿天開皇極斷連鰲巨壓迫接南溟㵎礴石邏逴北
斗高儕仰不窮千古意龍沙飛雪寸心勞

戲馬臺

戲馬臺前落日遲英雄從此駐旌旗分王西楚功何
感失守三秦事已非垓下悲歌嘶𩦲叉帳中起舞泣
虞姬落花芳草空基畔邏水東流不盡悲

所聞有感

墜飛鹿走力難任也幸沙邏悔恨深鳥篆未經斷軼
道龍文先自縱汾陰空傳行在論孤憤無復寶匠迴
八音聖德神功供泯滅英雄千載一沾衿

光嶽英華　卷之七　二

郭巽 字羲仲

送人遊武當

武當諸峯何壯哉大朶小朶青蓮開玄聖中居天地
戶赤日下照金銀臺神竜大眼電光走山鬼一脚雲
頭來道人再拜望北斗極應帶星痕自星斗田

宋處仁 字智氏

杏園

天寶年中錫宴開慈恩寺裏看花來雨香晚潤金泥
帖霞影春翻綵玉盃詩客錦囊還可賦花奴羯鼓不
須催祇今萬樹臙脂雪道核總斷垂恭哉

張以寧 字志道

過釣臺

故人以以東六龍去居獨羊裘釣月明魯國大名欺宇
宙漢家小吏侍公卿天田御榻星辰動人去高臺山
水清我有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

董成 字性存

寄太史山居

曾懷荊璞詣天閣雨露恩深賜珮環玉筍蓮班聯鳳
沼金閨通籍侍龍顏尚書聽履星辰上太史丕英翰
墨閒倦直承明動歸興錦衣光彩照湖山

光嶽英華　卷之七　三

劉韶 字九成

和報復元秋興

大星出海泛前補新月隔林光景微空山無眠雞犬
靜獨樹忽驚烏鵲飛已喜中朝下優詔側聞南國尚
戎衣釣竿竿晚落吾手日日放舡來水扉

題鄭録師子午谷圖

子真令任子午谷廻在岐門西復西處屋長松落晴
雪倚天絕壁立丹梯春田大壑三芝秀月滿空山一
鶴栖歸去看圖望瀛海定應沐髮候天雞

釋曇償 字大章

送王尚書晉運還京

轉海雲濤萬里餘長風指日望京華南州已入諸侯貢北極初回奉使槎內苑宮花迎馬酒御溝官柳拂龍沙從容少吞安時策還見東書混一家

王中 字懋建

春興

小齋清寂雨晴初春拙生涯偶自如夢裏屢尋芳草句夜來瀟寫疏交書鳥啼綠樹輕烟暖花落閑堦過容蹤卻羨陶潛出趣好長歌吾亦愛吾廬

題鄒氏翠濤軒

長松落落俯危軒疊翠凌濤際九天端戶秋聲三峽雨一簾晴靄五湖烟仙禽宿穩聽偏慣埜客恩清醉不眠吹罷玉簫心似水半鉤涼月夜娟娟

題仙山圖

層層石徑繞山斜矗矗樓臺擁彩霞物外田園隔世界雲中鷄犬舊生涯曾無隱地名愚谷長見仙蹤入畫家也擬扁舟釣漁父松溪處處訪桃花

懷友人久寓于蜀

夢魂幾度越瞿塘念子羇離宦遠方望眼双穿無雁信畏途千里限羊腸峴梅有脉西東閣載酒何人訪草堂最想杜鵑明月夜東風渾上百花香

雨後偶題

僑居盡日閉柴關苔徑清幽綠樹間中散絕交琴趣遠文園多病酒爐閑浮萍隨計生塵夢芳草吟情憶舊山自昔幽蘭風致好杜鵑催客幾時閑

初夏寄興

日長庭館倦琴書久病情懷偶自如苔徧空墻新雨後泥香小徑落花餘枕閑會遣形骸累向老全捋世味疎風過北窓清夢覺翛然心境上皇初

華虬 字良史

題友人山居

烟蘿寂寂蔭柴扉路入蒼苔一徑微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還稀修琴有制先抄譜沽酒無錢更典衣采藥山童終日去夜深常與鶴同歸

李孝先 字季和

鑑湖

賀家湖裏見秋風放箭完前東復東兩邊雲樹忽遠近十里荷花能白紅行人漫逐銀河上越女洗頭青鏡中我欲張帆上南斗扶桑碧海與天通

劉澂 字叔思

舟中漫興

青天際胡火雲衣碧水顛倒褌翠微三家五家村舍出一点两点沙鷗飛柳枝裊〻拂過艇苔花斑〻生釣磯風塵不到是桑土莫怪從來城府稀

張樞 字夢辰

送友之戎幕

金吾上將開東閣白髮恭軍起曲阿嚴武故人唯杜甫馮周知己伴當何龍蛇久閲經兵甲鴻雁高飛避網羅慷慨平生兩行淚衣時更比別離多

丘民 字克莊

題柯博士竹

奎壼閣下文明日徧寫琅玕寄遠遊踈雨夜啼湘女泪蜚鸞翎下羽人丘月移簾影金閣夢風度蕭聲玉宇秋幾見畫圖吟晚事碧雲凌亂使人愁

送友人之杭

幾回角巵度錢塘不道并州是故鄉江上秋風蓴菜美山中春雨石田荒杜陵老去爭忘蜀江總歸來不足聽欲乘芙蓉贈君去錦雲淺落倍凄涼

鄭洪 字居叅

白塔寺

江王衿帶尚依然王氣鎖沉已百年八葉龍孫〻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荊棘秋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柙遊魂飛劫歎五陵嘉樹不啼鵑

陳安 字克盟

送施景升還宣城

清朝取士得才難未許將軍晚歲閑致遠老臣辭上國欲將文化定南蠻九天雨露群生遂萬里風霜疋馬還今日故園歸與好長吟能看敬亭山

故唐人賦宮人入道

長門一別赴琳宮寧復中官從繡工紅葉人間無舊

夢碧桃天上自春風步虛尚覺宸光近歸院還聞翠路通猶有內家簫管在夜深吹向月明中

胡布 字子申

送人從軍

漢〻黃沙隆晚氣雜〻紫色王中單三邊虎旅風雲氣七尺龍駒錦繡文齊國金貂加上將漢家銅柱表奇勲朝廷日獻平戎策茅土終當聡等分

去国

去国飄〻暮始陰爲農寂〻顧年豐投金空學屠龍技抱玉深慚待虎雅新石土花誰試劍荒臺雲樹自

摇風微軀恨不淺霄漢六合乾坤入望中

韋士熙

送危伯明教授南歸

鯉魚吹浪柳花香春水還來工計航天外春青黎歸太乙人間華髮老文昌疾風筆陣開生練細雨書談校底囊好爲聖朝宣教鐸育才取次進明光

劉廌 字用止

送高伯昌之京

西周承學尊東魯南客頻年望北庭書劍一身踰廟嶠帆檣萬里渺滄溟寒銷玉宇燕山碧春動銀河柳青明日黄金臺上客詞華早爲播芳馨

歌風臺

擊筑酣歌依倚大風高臺良宴故人同江東兵甲銷沉後天下河山指顧中萬乘矜期開宇宙千年形勢傲英雄霓旌立斷蒼烟上還有神靈托沛豐

光嶽英華卷之八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孫𠅘㨗　軌孟同校正

虞集

寄吴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研雲烟塵世隔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稱于空遺簡代木樵夫久爛柯旧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張翥

題汶上早行圖

絳節前驅海日生川田已見汶陽城數峯晚翠和雲濕千樹春紅照地明原隰使華未唤欄河山風物入經營况君更寫千岩月輿聽笙鸞夜夜聲

題王公儼學士雲松巢

高人自昔愛雲林擬作幽居寓素心遁世無懷箕叟隱題詩聊效謫仙吟幾番句在迷秋夢半樹青蘿補夕陰独坐天風洒毛髮高寒何似玉堂春

題紫霄宮楊外史梅雪齋

雪樹生香滿佩巾紫霄最上集仙真苔荒宿跡渾無路花暗空聲不見人瑶圃月寒通白晚丹臺雲煖駐

長春莫教流水山前去恐似桃源客問津

題丹丘杜高士聽松軒

長松千樹擁前榮虛籟遥從樹底鳴一片海濤雲杪墮幾番山雨月空生茶香夜煮苓泉活琴思秋翻在悵清安得南華老仙伯相隨軒上聽風聲

郡樓晚望

金晋山川氣象開蒲城烟樹滿層臺土風旧有先時俗人物今無楚国才千嶂晚雲原上合兩河秋色雁邊來昔賢勝賞空塵跡落日登臨盡尚哀

上京秋日

遠山平野浩茫茫曾是當年古戰場飲馬水乾沙窟白射鵰塵起磧雲黄中郎節在仍歸漢校尉城空罷築羌今日車書逆混一不辞乘老看秬御

送周草窓錬師還太平宮

萬壑匡廬翠開太平宮館即瓊臺九天使者雲間下五柳先生社裏來杏樹春陰渾滿院桂花涼露不盈杯遥應窮極相望久吹取樓頭鉄笛回

張天雨

魏國趙夫人管君挽章

曾留西池劉設春勝封大国龍翔驂當年卯夕傳能書今日衛夫人玉鏡鸞臺空掩月寶衣堆榭時凝塵千秋御中名不沒墓有通光書老銀

傅若金

次韻王居寔秋日処山

九重城闕擬清都萬井閭閻倍国初恒見雞豚無警急始知雞犬亦安居闲陳月轉秋移伏太乙天低夜降書聖主風興思輔治由來廊廟不宜虛

吴當　字伯尚

潯陽舟中

伏桃移床向小舟江頭漁父問何由風波楼棹魚龍

冷烟草迷津雁鶩秋往事幾年懷内傾任瀾百折任東流韋玄不守楊雄宅垂白空添宋玉悲

二

百年頭上著烏紗日日江邊踏釣槎病似相如空有賦貧於杜甫更無家漁歌處處蒹葭月樵笛村村鄉躑花事業已随兵燹盡青山擬學邵平瓜

三

天地無情泪眼枯故園松菊久荒蕪秋風屋破從誰葺春酒家貧只自沽萬里関山勞夢寐孤舟烟雨落江湖涯佳能健空相憶雲漢迢迢不易呼

傳生字[illegible]

題鋏柱

西山樓閣淩空去特鑄玄金鎮北都八鏷深維坤軸
穩壓淵高峙漢槎孤波濤不動妖螭窟雷雨長懸宝
鳳符春水年年繞城郭神功那得論虛無

寄題劉元善停雲樓

劉郎結托多豪傑春雨登樓感別離渺渺烟塵鄉達
道悠悠山水足幽期江花落盡啼鶯後階柳深知繫
馬時遥想米簾空外捲烏絲重疊寫陶詩

胡榛字栢友

送僧之廬山

廬山之峯看到天百鳥不敢巢其巔淩空踏雪履赤
腳入定坐雲偏袒肩天地夜光散紅葉海門秋色歸
白蓮菴右三百有六十一日須應住一年

貢師泰字泰甫

壽吳宗師

帝遣仙翁住上卿五城迎遝接蓬瀛雲浮紫氣旌旗
潤日射紅光劍珮明池館畫開教在舞江湖歲晚結
鷗盟軒轅曾訪長生術應信崆峒有廣城

送吳叔夫御史之南臺

御街初日柳梢紅豸角新冠出禁中天上從華恩詔
重江南民瘼奏書通九霄風送孤飛鶚萬里雲隨一
騎驄欲把丹心酬聖主青松多種古臺東

送賈舍人之廣東帥府照磨

五月南風起舳艫嵩渴曾是粵王居貔貅萬竈新起
幙虎豹千門旧直廬茉莉編羅香旖旎菱蓊樓屋影
扶疏故人畫諾如流水海上應傳報政初

送黎兵胡宣慰南歸

將軍伏策去安邊詔下東南萬里天雲海旌麾楚王
帳春風鼓角載樓船黎人滿陌桄榔水蛋戶齋分壯

蠣田遥想軍中無外事坐駐千騎偏平川

贈天台李道士

翠蛟青鳳下崆峒家住天台第幾峯歲久松肪成琥
珀夜深丹氣出芙蓉仙童奏簫騎文虎太乙懸旌晝
赤龍昨日從師到天上故山還着白雲封

邛州次韻劉鵝臣

吳船蕩漾一篷輕楚客飄遙萬里情小雨扶雲行斷
岸亂山滂浪入孤城黃河風起鷗無侶紫塞春深雁
有程英怪仲宣多感慨嘆太白髮鏡中生

桃[illegible]字叔昂

題連珠修工人閤卷

佛經講罷究醫篇醫術能通佛法玄應供無方還採藥煉丹有室就安禪道源鷲嶺真非妄方出龍宮秘不傳千載神僧還再見珠林還在白雲邊

練高

寄東孔原用教授

魯國王孫冰雪顏少年文采在人間隸雲久矣期登第白首何由尚抱關南亂戰征筍閣蒲東郊絃誦春陰閒蕭蕺霜露秋清後會見收名玉筍班

龔偉 字季大

次韻谷溪士行

喪亂飄蓬十載餘偷生何地是安居山中歲月形骸老天上風雲夢寐疎濁酒盈斟香從蟻旧書滿架蠹生魚何年得遂幽栖志白鹿穿花駕小車

麦敬存

挽周處士

山木蕭蕭雲不飛溪橋回首淚沾衣恭聞石上樵歸久恭聽門前客到稀返劍徐君慚自信執鞭晏子願空還可憐玉樹無顏色復倚寒庭對夕暉

陳漢 字云華

題許氏環翠亭

城西高亭森萬竹重門積翠常陰陰雲開不見月在地雨至忽驚秋滿林已聞溪流可留客向復靜中宜鼓琴潛聆學士有高踪清風劃起蛟龍吟

戴宗魯 字心道

四無居士號章

為班當瑞惡修齡窄落栖遲酒半醉短髮譏畏天下白好山偏入夢中青風塵有地歸神物河漢無人識客星汗漫赤霄玄圃外仙嫦相待駕雲軿

光嶽英華卷之九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豫章揭　軌孟同校正

魏觀　字杞山

贈友

東山偶爲蒼生起南紀來分聖主憂爭覩台星臨左
轄烟如霽月麗中州梁公引士賢才出韋相傳經弟
子留正論每關閑治体綸音端爲老成求

人

晚想天香詠紫微夕馳清夢繞黃扉国風正頌周公

美霖雨更徵傳説歸天上皇猷增黼黻人間元氣屬
樞机江南民物今淳厚政教從來碩不違

吳雲　字友雲

送李民瞻侍郎宣諭陝西

侍郎將命出金臺道路傳呼遠近催閑内官曹迎使
節秦中父老識衣冠雲開太華三峯秀水遶黃河九
曲寒寄語渭川千畝竹西風還解報平安

陶誼　字漢生

送魏司業出守姑蘇

東吳父老僕遲邑區未臘五馬宗名即皆不悶魏

相諸生久恨失陽城觀荷刹玉君恩重燕寢凝香史
牘清指日徵黃下丹詔又看環珮入承明

題方壺爲詹吏部作山水圖

方丈蓬萊海上山瑤林琪樹香難攀玉笙依鳳真仙
下羽蓋騎龍帝子還縹渺迴蹤遊物外淋漓醉墨落
人間九天步武尚書履與壺公接珮環

張紳　字士行

湖中翫月

烟波千頃照神州此夕人間別是秋地與樓臺相上
下天隨星斗共沉浮一塵不向空中住萬象都從物

外求醉吸清華遊碧落更於何處覓瀛洲

劉承直　字宗衍

題高麗貢使還卷

文軌初同泰運開藩邦傳令動雲雷三韓旧控玄菟
除重譯今隨白雉來使節秋風辭殿陛樓船春水泛
蓬萊金臺珠翟承殊遇專對從知得俊材

題紫霞樓

危構凌虛切太清紫霞如綺散簷楹萬年佳氣通函
谷五夜神光動赤城宿駕凌雲寬旆遠鳳笙吹月羽
衣輕崆峒對面三千丈我欲因之問廣成

李宗顒 字允正

送呂君采史北平

八月烏啼海子橋南來使客下青霄雲埋石室丹書
在日落延秋翠輦遲麟史未全歸盛化芼文備得誌
前朝詞臣載筆需文獻莫遣四聿久寂寥

題饒叔永紀善臨清遺隱

夏澤茅堂類溪東風流何羨浣花翁畫船載酒行天
上青鳥啣書夜鏡中塵世自傷蔡換封文光誰識劍
浮虹衣冠開閣悲窮思盡屬瑲琅兩髮蓬

朱夢炎 字仲雅

光嶽英華　卷之九　三

送危伯明南歸

五載重逢髯已星賜歸應喜遂高情中公暫赴蒲輪
召亢亮遲尋淨社盟覓物無言真自得謂天有論足
垂名定山家石多清暇何日相從話此生

過昭君墓

青塚蒼茫古道前黑河流水自潺湲千年恨滿琵琶
月萬里塞上苜蓿烟秦亂已聞晴翔漢和親不用嘆
嬋娟漢家往事君今監有道應須慎守邊

光嶽英華卷之十

汝南許中麗仲孚輯
豫章揭　軌孟同校正

元

宣 字伯常

題顏烯古忠孝堂卷後

力孝為忠世所希高堂崇慶答春暉紫鸞回合傳金
誥花蝶封羅翦綵衣桃熟定從瑤圃獻桂香猶是廣
寒歸史官直筆旌復美丹丹祥雲棟宇飛

題篔簹軒

瀼吹鳳管夜西山城上樓臺記往還空帙不開秋月

光嶽英華　卷之十　一

冷翠屏長對暮雲開出蕭蟬蟬當窗淨細草年年上
珊班想得凌風環珮響墨香猶在綺窗間

又

學書仙子髮如鴉天上珠簾捲曙霞綠研自分金掌
露綵毫庭染玉箋花神情冉冉翔鸞下逸態飄飄舞
雀斜篆過四聲諧妙律洞章吟向太清家

龍遊翔寺

飛橋北工轉光風窈窕慈雲接故宮麟趾不來行殿
蘚龍光還在御床空岩廊萬象丹青合樓閣諸天錦
綉同幾度鐘殘獻落日老僧猶話明朝

題顧孟持杏處

何年種杏倚東風靚花前庭寂景通詩樹影浮琴上綠張屏光射日邀紅槐堂述德文堪擬藥市修仙趣偶同解約龐公入城府玉壺先爲挂芳叢

先進 字伯明

送楊季子之京師

鳳毛五色出丹丘不是當年季子裘夜雨十年塵鉄研春風三月到皇州紅雲捧日懸雙闕綠水澆花出御溝海上蘭蘅濃勝酒長楊羽獵早驍收

謝許鍊師惠圖書

茅山許丈旧雄孫還向仙臺臥白雲所外畫沙迷宿跡花間引水泛鵝群蒼崖翠刻金書字丹井銀床玉篆文斜斗早收來現上幾人相倚檔請芬

重過紫霄觀有懷王尊師

仙翁八十髮飄蕭免偶翩然上紫霄來現雲孤鴻宝祝西清月轉步虛遥尚理龍吊蠟金爵誰駕鸞鳳按玉簫宿客重來春又暮碧桃花下雨瀟瀟

題劉銳孟持所藏趙希遠畫渚宮圖

翠畫欄圍響屧廊流蘇帳幔翳金堂玉龍剩注千鐘酒金鵝深熏百和香院宇鳥秋宿景东軒窓敗幌露花黄旧時行樂今看畫烟月蘆汀雁數行

送程用昭之京師

昭代成均育俊良從師萬里涉風霜共稱文獻先公後宜列朝家胄子行花滿鳳城春閉戶珮摇壁水曉升堂分陰競惜登科早還使前賢借寵光

送王務本之京師

玉京宸極藹無為野服黃冠欲見之却老倘逢邑宿壽現光先覲鳳凰儀長生藥物雲間獻上界笙簫月下吹黄閣故人如借問洞天深處擬瓊芝

送友人之七閩憲府

七閩風物異江鄉嶺徼綠雲去路長綠漲蛋溪榕葉暗紅蒸海日荔枝香花間弹舌調鸚鵡月下吹簫引鳳凰行樂未容淹壯志驅車行處起秋霜

熊昌 字伯顒

次韻倪瓚題草堂圖

下藥幽居托意深若非廬阜在郇山陰翁逢細雨陶潛酒欲裹晴風阮籍琴塵世一爲軒冕累故人空想珮環音雲林独解新公意愧我披圖祇浪吟

長安懷古

立馬平原望故宫闕河百二古今雄南山復關河方

近北斗連城渭水通龍去昕雲狀王氣宿棠陰樹起
秋風英雄事業昭前哲看取秦皇漢武功

題水簾洞

鄉石懸崖萬壑通絲〻寒溜洒玲瓏珠光凌亂天街
雨翠影透迴月殿風飄霧細細雲母扇明河低映水
晶宮姮娥夜〻臨粧鏡預把銀鈎挂碧空

又

石泉飛雨亂淋漓翠箔銀絲萬縷齊雲座瑚璉珠網
盈月鈎瓊玉繩低鮫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
眼迷恍似水晶宮殿裏四簷花雨亂鶯啼

光藏英華　卷之十　四

九月四日作

憶昔秦宮侍講筵賜衣香染玉炉烟龍章五位知潛
德虎拜千秋獻頌篇一失風雲身去國幾從沙塞夢
朝天願隨壽域同恩澤共贊鴻圖億萬年

九月十八日賦

星霧玉渚繞虹流幾度朝天拜冕旒曾引鴛班瞻黼
扆屢陪在駕覲龍樓宮壺漏盡金門曉雅樂聲齊玉
宇秋白髮詞人今在野擬從王會到瀛洲

冬至日懷舊

昔時法從直圓壇龍袞瞻回職聖顏咫近星辰香霧
裏身依日月御雲間周儀合樂陳干羽部扇隨車鞠
珮探此日睹天逢盛際海隅空憶舊鵷班

冬至日書述

海宇澄清玉燭調五雲佳氣霽晴霄圜壇禋祀行周
禮華路笙歌協舜韶仗簇鸞儀金殿直臚傳鵷序紫
宸朝光臣拜稽瞻天遠樂與當我頌帝堯

張季字孟循

題劉真空晦隱圖

星官賜酒工恩除羽服還山世慮空龍廊丹光浮沆
瀣宿鸞驂御入鴻濛樓臺不夜金壺月澤洞先秋鐵

光藏英華　卷之十　五

遺風舊事國初傳不朽清標宜在畫圖中

題張仲憲宅高房山青山白雲圖

仙府前頭翠作堆雲容山色共徘細山如聽樂儀鸞
下雲似排花舞宿來造化毓奇開紫洞神明有役任
丹臺吏從渠坐看圖畫只疑浮嵐近酒杯

與歐陽雪舟登城西小山

八閩郡傳水雲開七寶城池水石灣諸將押營分遠
近故侯分地得寬閒西湖魚鳥空遺恨秀野風烟自
老顏白髮羽人談舊事眼中華表宿飛還

寄題南城李氏五松亭

五松亭子屋南偏峭逍遥白髮年翠蓋花荟蕭亦
惑黄金洛粉醉歌前九秋天籟陶弘景千文雲業李
謫仙尚有林風洒清堅為君流響七絲絃

題崑崙頂圖

光孫國畫識崑崙天下名山比併尊白日西歸逆月
窟黄流東去建河源天王厩馬來無跡仙母桃花笑
不言不有方壺蒋崔過誰能揮翰寫雲根

宿華陽館東吳録師

華陽外史華陽冠梅樹蒼蒼桂樹圍雨應符文化境
斸斗岳香灶列星寒因乘野水孤舟便乘借雲居一

光嶽英華　卷之十　六

桶安不敢安翻清閑室恐驚雷電繞飛壇

答周徐校

衛茅晚計卜溪南水石幽奇得縱探詩徒社逐青鞋玉
紫仙経借送紫玩幽源村過雨行秋霧龍洞開雲坐
晚嵐種橘武成嗟已老頃居多致洞庭柑

錢塘懷古

南渡諸陵玉柙灰錢塘孤塔足幽臺石麟久向雲間
没金屁何曾海上回極漠赤眉因世乱貴同白馬伯
天來沛中王氣非陵寢徒從遺民過客哀

題明皇貴妃琴阮圖

聽羅霓裳系幾何重瞳岳采蘋秋波鼓琴思胡角蕭
採摘既翻成子夜歌天寶年間遺直畫沉香亭上晚
酣多絲桐本是房中樂得似關雎咸召和

題盾與淵明圖

生兒不独爱梨栗也解盾與奉此翁典午江山詩落
裏羲熙天地酒壺中班家幽径造竹所晚藏高風依
菊叢諸葛義陵本同調行藏有道即英雄

舟中望靈山

一別靈山又五年遙青忽到晚帆前龍蛇在野春陰
合草木為兵殺氣經深布綠飛岩有雨水積苔長石

光嶽英華　卷之十　七

生烟喧喧鼓角吹浮世誰是雲中散髮仙

兵後次衢州

高壁深池表裏寬危樓飛閣水雲寒三年血戰曾渠
杵雨將身降惜蓋梢桑木丟如束郡賦橘林猶帶洞
庭酸群雄政似柯山奕閑與樵夫縮手看

王駙馬席工作

城上春雲浮綠樹亭中鍼扉帶米闌慮風已送薔薇
暖細雨結熊巧藥寒將卿肯同文宇似山川譚作畫
畫看高談政自忘條竹安得移書與謝安

乙巳元日

四門擊柝罷寒更淮水淮山欲曙城相与添香更宿
火梅花吹角送春聲天星嶺日光芒定殘雪無霜物
候明故國觀明供献歲異鄉惠鳥恷閑情

寄鄭秀誠督府

雲林三十六峯高峯下吳兵着白袍義士起爲鵝鸛
陣名家旧有豹熊韜上腴田土皆生玉深洞人家盡
種桃功賞一門稱二美銅章交綰呂虔刀

光嶽英華卷之十一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揭軌字孟同

送吳元翰之七閩戎幕

銅柱烟消百粵通故人千里入閩中將軍幕府求高
適使者書詞請石洪野路別時楊柳綠綵毫吟處荔
枝紅丈夫許與惟知己須佐雲臺第一功

過燕都故宮

八月金輿度玉關芙蓉零落后庭閑西宮無復羊車
過南苑猶疑鳳吹還承露金盤留海上廣寒瑤户瑣

人間輦華此日知何在黃葉蕭蕭萬歲山

奉和桓陽太守春日侍駕從畊耤承恩賜宴之作

玉趾親勞舉籍田花間冠冕總承宣頌聲已見登三
五貢拮除看耦十千翠輦省畊陳夏諺金閨錫宴奏
虞絃恒陽詞賦知無敵鳳閣裁詩賀有年

題缺將軍詩卷

徐枕金戈泪滿衿白雲天遠冒無音萬難空有思親
恨百戰應多報主心玉帳指蝥秋霧降鐵衣非渭曉寒
侵懸知大樹論功日風采蕭蕭感慨深

慕春恢黃州白雉那

經春不見白雞翎花落瑤臺想已多陶令歎栗何日
去遠公蓮社幾時過閑來目葉迂同局病裏胡旋祇
自歌萬朶近來渾似當朝衣從此掛青蘿
漢中柳申自偽蜀來歸恩拜大名太守
風塵畢使歸主冠冕攀龍屬俊才王粲昨辭劉表去
班彪新自隗囂來玉珂曉直金鑾殿翠蓋春臨銅雀臺
見說魏城多暇日折花吟句繞蓮開
奉和恒陽大守春日侍駕耕籍承恩錫宴之作
百花輦路碣如雲遙望前茅曙色分蝶出彤庭朝大
武禮勤玉輅邁思文東郊册籍尊清廟南國宣風自

汝潁佳氣青春弥海宇郊垌争睹鳳麟群
晚歸
抱外金波映水天歸鴉蹀躞暮江邊鳳凰臺閣初
雨燕子人家又葉烟詩駕桃花歌扇裏酒旁楊柳舞
樓前踏看秋雨胭脂井好醉春風玳瑁筵
題大長公主園林
主家林館御溝西楊柳芙蓉映舞衣玉沼泮開冥上
躍綉簾花妥燕依飛微風輕輦宫中去淡月寬旋苑
外歸四海昇平當此日萬年行樂莫相違
寄北平節使將江侍陳善

月長柏府文書靜想得臨池對翠微詩報麻姑遷鶴
寄經由羽客換鵝歸雨餘山翠飄瑛佩風裏林花落
繡衣最愛盧家戈法好流傳册得到山扉
懷歸奉寄王廣文
明日看雲入翠微松花酒熟到家時一官竊效陶彭
澤三徑何慚柳士師高卧久縈金馬夢幽栖惟有白
鷗知近來喜遇山陰客時寫新詩慰我思
彭使君由河南僉憲出守燕南
上林鸎囀立花驄又喜重見出九重閶闔時清皆罷
戰如原春早惠湯農似刀總向春來賣風驚還從雨

後逢幾處棠陰行露見洋河父老望儀容
獄中
銅鞮臺西鶯滿林落花風景碍登臨青春憶弟千行
涙白首思家萬里心羈思渾如青草亂客愁還似綠
波深江南山水終當去何日穿花放棹尋
春日寓居燕南奉懷恒陽使君
寓居官舍近西郊花逕蓬門入草茅春裏春青看易
過越中白髮信難拋顏公乞米寧無帖魯肅分囷喜
定交幾度思君風雨夕鷄鳴庭樹正嘐嘐
題玉虛觀

玉臺窈窕上丹梯珠館玲瓏入翠微羽客龍媒花裏
去仙人騎鶴月中歸春來瑶草如烟碧雪後黄精似
玉肥北去天臺應不遠桃花亂点紫霞衣

暮春清河官舍

高柳長榆風滿林落花門巷晚陰陰守官忽已過三
月窈縣無愧寸心汲黯病餘思獻納謝安老老倦
登臨新篇蠻箋非經濟空歎流連歲月深

題溪上隱居

流水春來滿碧溪綠陰深處囀黄鸝山頭雲氣都成
雨陌上林花半染泥陶令已辭彭澤去龐公應遯鹿
門攜種苗遠在東皐上農食凌晨度澗西

米猴英華 卷十六 四

留别徐司市

江寒月落天已霜官燭花銷催去航故人送客爛熳
意清寒沾衣裳颯涼登舟驚見風水急奉爾求懷江
路長後夜臨皐見孤鶴為將别意過黄岡

題寒溪柳居寄北平徐司憲

空華林館皆柳林石苔風磴頻出尋高樹雨涼綠陰
静香花鬱落青春深紫鞚臨水立清影黄鳥隔窗調
好音携衣多暇日留客清簟踈簾横玉琴

溪上

高樹雨涼林館清小溪烟綠滿水平花邊筍長四五
個葉裏鳥啼三兩聲野棠得得淺花宅流水可濯滄
浪纓正是山中脩禊後　風景宜幽情

春陰

梨花門巷泥滔滔楊柳窗户春陰陰軒車不來又幾
日風雨相思勞寸心舒卅紅稻宜晚飯柴石碧酒堪
幽尋故人何可久不見我有新詩思共吟

楊基半孟載

淮安新城候船

城郭逶迤曲遶河臺沙滿眼北風多行人淚落山陽

未掀芙華 卷十七 五

笛逐客魂消到水遶江堤歸陳嗟老矣淮陰在楚祭
貧何明朝又鼓征西棹獨影翩翩逐近波

春日白門寫懷用高季廸韻

萬里歸來戴鶡冠老怀非復旧時欢沙边野水鷗隨
没竹外青山鶴縱看花信幾番風作陣江聲連日雨
添寒無心車馬千鍾祿有幸芳茨一榻安

過黄陵廟

萬里蒼梧接桂林九疑雲飛隔湘陰東風又洒斑竹
淚明月長懸帳望心雨裏鷓鴣春色晚廟前芳草落
花深荒碑剝有元和刻苔色斜延已半侵

望夫山

古蘚荒苔綠滿身至今翹首望歸人玉容已化峯頭石戰骨應為塞上塵風雨不消千載恨鸞花又度一番春泝將湘女斕斑竹種向東風似有因

過玉真觀

五色琳宮綴玉題萬年搖曳秋金泥屏風畫是青山疊擁蓋勸將絲樹迷雲氣長陰時嘯虎日華先曉夜闌鷄鬧身願得同真侶卧看呦呦鹿引麛

吳世忠字彥貞

效唐体賦宮人入道

紹辭禁苑拜金鑾換却宮粧帶玉冠碧落有時應跨鳳瑤臺無夢更驂鸞羽衣振雪春雲濕仙佩披風夜月寒幾度步虛銀漢上瘦容猶对御前歡

歌風臺

曾聞漢主宴高臺父老傳呼大駕回樂舞盡隨天仗入衣冠還從翠華來中州文軌追三代下界吹謡遍九垓千載夢魂何處是穹碑万艸獨徘徊

次韻鐵柱

海上仙人去不還神功遺迹在人間劍光穩射蛟龍窟雲氣長懸虎豹關百尺靈槎如可馭千尋鐵鎖杳難攀春風城闕波濤壯尚想吹簫鶴羽閑

過張曾公祠

遺廟荒凉古木稠孤忠千載思悠悠頻催北虜三千士独障南藩百二州落日旌旂迷大澤屯雲劍戟擾長流當年玉輦西還日勳業誰將汗簡收

奉和霧目翁韻題照忠閣

叠海班師入漢關照忠高閣建燕山雕闌俯瞰東溟外畫棟平臨北斗間黑霧障天迷鳥陣黃麈極塞慘龍顔鯨濤萬古遺深恨空使精魂去不還

題許氏環翠亭

華亭溪繞萬琅玕簇擁中天翡翠寒夜月當窓看鳳舞春宵翻勢起龍蟠百年勲業頻書簡千古風流此掛冠林下從來可乘與盍等虛擬子陵灘

黃琮字敦古

挽李春谷

句折尊分旧硯師遺文三復復人知鸞書封四尺先生墓蝸有涎蟠太史碑天上玉樓仙去遠遼東華表鶴歸遲賢郎已是青雲器足慰重泉永夜思

贈梅边醫士

市藥人間歲月深繞閑種杏已成林鄉人共説長桑

術沸同多傳華氏鐵丹室夜長探火候梅枝春早悟
天心能憐群物潤偽文傳施相期在秕今

光嶽英華卷之十二

汝南許中麗仲孚編輯
孫章揭　執孟同校正

釋宗泐字季潭

題山水

翠竹丹楓野岸斜飛橋行處又蒹葭鷗鷺相伴惟僮
僕漁屋比隣是酒家山抱幾灣重疊水村廬一帶接
連沙輞川筆法高前古盤礴休煩畫史誇

送羅斛使者郭宗恭歸國

危檣鉅舶在津亭一曲離歌酒半醒新水漲江過非

同好風十月度南溟瘴雲起處扶桑黑毒霧開時島
嶼青到日藩王應勞來皇仁無外說朝廷

十月四日奉天門進應制獻佛樂章

曉進封函紫溪九重齋沐致虔心翰林拜署延慈曲
樂府翻歌法寿音清廟列文同盛大白雲黃竹異荒
遠由來製作當時事千古揄揚始自今

送李thinking雲衣致政致仕還朝

致政者年寵命新安車入覲御蒲輪丹闈爭馬香山
老超蓋相傾洛社人甲第東華依日月壽觴南極望
星辰赤松笑說留侯計何必神仙早脫身

題玉清宮詩卷後

鶴返蓬萊不可呼釣竿東海拂珊瑚何年畫舫將篁
筍若個丹臺守藥炉萩子夢回思赤舄劉郎去後鬢
玄都旧題詩卷皆朝士御史風流絶代無

甘瑾字彥初

水南晚眺

山風蕭〻群木落寒日照〻孤猿啼江雲欲雨後不
雨野鳥將栖还未栖歸人入夜望烟火行子傷秋聞
鼓鼙水南山川遶城市耿好買地躬耕藜犁

題余文正公請援兵書卷後

老淚英華 卷十二 二

大將分符自朝(朔)廷出師江漢肅南征賀蘭不救睢陽
死無忌難收晉鄙兵留璺百年誰復惜簡書千里譯
多情西風一劍英雄泪已迷寒江日夜聲

讀文丞相傳

萬死胡天從楚冠南雲歸計路漫〻尚圖一旅興王
易不念孤兒立國難樓櫓海門秋日暗劍歌江介朔
風寒九原痛憶遺編在千載奸諛掩面看

讀史有感

二龍悵望杳西遊弓劍蒼茫滿地愁青草空遺淮塚
月移雲已散六宮秋長江落日忠臣恨易水寒風壯
士羞楚漢興亡俱一夢當時何用劃鴻溝

二

汴流西遶漢時宮陵樹蕭〻易朔風金盌不收銀雁
去銅仙無露玉盤空御溝流水入閒碧禁苑蟠桃海
上紅卻憶晉家南渡客清談不記誤和戎

閒居感旧

四牡擒奔敵者誰委蜀無乃昧先幾庸頑不念私讎
後商鞅誰知首法非漢業幾年尋伏劍楚歌中夜竟
沾衣可憐日晏蓬萊殿目斷南雲奏凱歸

二

老淚英華 卷十二 三

待詔金門擁珮珂南征珠勝恰驪歌赤知江總家恩
數每愧揚雄識字多頭白一官今自老汗青千載竟
誰磨可憐夢裡鈞天曲回首蓬萊奈尔何

謝河食官

誤玷春官選士班不才窃祿竟何顏陽城自計催科
拙尸鐸能知保障艱候吏東津衝雨去驛馳南郡帶
雲还近疎本是漁樵侶清夢無時遶故山

大將出師

九重飛詔紫泥新帝命南征遣大臣空露迴回銀麾
暖江花初報錦袍春垂烟瘴雨驅車遠朔雪燕雲送

挾弱汗馬功成僅入覲汾陽勳業照麒麟

題程善夫釣隱

山入不鑿廟堂長只往湖边事釣遊黄鳥巢書夢午螢鱗吹浪棹歌狂征奴傲世終亂漢尚父逞時晚入周千載高怀誰得似飄飄自世并沙鷗

過龍虎山

素書一卷長経綸世業函候異并倫螢府郎仙天上籍碧桃流水洞中春吹簫嬴女臺尚鳳送酒麻姑脯劈鱗看取步虛朝帝所夜閑無佩送星辰

錢塘怀古

落木驚波入彦臺新亭空集北來人神卅未伏英雄復老王業偏安奪數乜萬騎虽乜潮捲夕六宫雲散草生春百年江左偏安計泉下惟應泣老臣

二

咸洛膻羶幾百卅中原惟切祖生憂泰關銲使星馳夕漢苑銅仙露泣秋萬死奸諛和虜計百年臣子戴天仇欲從故老詢遺事斗酒難澆磊落愁

讀靖康遺事

杜鵑啼老洛城東烽火郊畿犬戎甸略合收淝水戰壽盟誰定渭橋功銅駝故陌迷秋草黄屋鸞輿巷

朔風一自斷湖龍去夜小臣何地泣遺弓

奉東高秋監

螢蓋南來闕帝都文夫上值斗牛墟金門早赴公車對石室宣紬太史書綠筆日沾題處濕黄封時醉賜來餘河聞大訓前王典聖治于今又一初

滕叙字仲弘

次韻黄秀才秋興

西風北水洒絺衣無数南來候鴈無朔漢地寒收王氣岷峨秋盡歛餘暉三泉忽報金棺葬萬國同瞻玉坐峙相見不須談往事百年耆旧眼中稀

二

虎戰龍爭二十秋江波日夜自東流道傍無語王孫泣天際含嚬帝子愁前綠風烟空壁壘蕪荒霜露滿汀洲古來惟有西山月永夜依依照白頭

元獻英華卷之十二

光嶽英華卷之十三

汝南許仲震仲孚編輯
豫章揭　軌孟同校正

吴宗伯

題余忠月祠

四郊圍合偃旌旌旗百雉孤城逆不支空有張巡全節地竟無周漢中興時寒烟近水荷遺跡落日長松想令儀生死寧関倫紀重簡編千古大名垂

題朱同豐城送別圖

三年遊宦客京師長憶豐城送別時牛斗夜摧龍劍

出江湖秋迥鴈出書遠畫圖彷彿山中樹杯酒慇懃月下詩只尺青雲生萬里西風何用歎分離

二月十一日大李釋奠分韻得珠字

成均釋奠集文儒天語從容命大夫樂具五和新制作礼嚴三獻旧規模婣香使者朱衣出執事諸生玉珮趨聖治承隆文運泰奎躔燦爛正聯珠

樂韶字敬和

寄郭子虚

君王龍節照江湖從事多才冠楚都宗廟衣冠書典禮衣祠官文物漢規模高樓絲筆題黄鶴空谷生芻望

向駒賡慶細旃多暇日好將忠孝翌皇謨

送桂崎同还紫極宫

昔年飛步白雲鄉珠履曾瞻出上方天外清風来羽扇山中明月照霓裳紫閣曉進金函字丹桂時分降帳香一別喜聞多勝事林頭夜夜斗牛光

題天風海濤圖

何處仙人渡海濤手持緑玉出波心九天塞響蟠秋葉萬頃寒潮落晚林龍伯覺揮金灔灔湘妃弄影翠沉沉誰將吹作雄鳴管十二篇中奏五音

饒侶字仲恭

題蕭氏竹居

吾廬種竹幾十箇君家繞屋千琅玕四簷雲落澗谷暝六月雨鳴窗户寒跳叢奕棋白日静短檠讀書清夜闌扶桑赤影射翠篠微五色来鵷鸞

送危士起赴京

覲庭拜舞綵衣裳祖帝尚建碧玉觴六月火雲連海岱一篙滄水下舟航蓬萊宫殿烟花繞翰苑文章日月光雲漢無飛騰鷰髦士即看簪筆侍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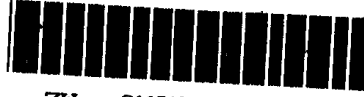
送陸原縣天河縣主簿

仙槎八月泛天河鶴髮飄蕭爽氣多海角晴光收瘴

霧洞門夜色起謌歌枝叢百里滄仇覺銅柱千秋羨
伏波雲路同升殊去住都門分袂奈愁何
侍遊東苑
雨餘初日散輕寒花簇金鞍輦路乾新綠頻驚行處
滿溪紅不惜折來看鶴廻舞影當瓊戶鶯囀歌聲繞
畫欄最是春遊多逸興時時滌硯掃輕紈
同敬字函韻
夜宿真源觀和張嘉定韻兼呈王尊師
化宇高寒北斗臨石闌西月華侵夏前友誼猶存
沒劫浮雲變古今一徑橫塘分澗遠千章喬木積

榆溪紫靄何處堪乘興秋色無過紫翠林
湘王殿下之國奉餞志喜
秋風江上錦帆開荊國人瞻帝子來鴻鴈九霄分兩
露魚龍大澤避風雷冊砂不數淮南秘詞賦誰誇子
建材民社奠安藩輔重年年來捧壽卮杯
蜀王殿下守中都奉餞志喜
來從西蜀接封疆先謁中都祀太皇龍虎風雲藏
畢鳳凰星日著文章萬年淮土園陵重千里岷山通
路長恩寵自天隨福履番閑邊軾詠遠梁
供祀次爪步

廻廻爪步陽滄波漢武南巡昔最過瀟雍風雲思玉
輦茂陵烟雨泣銅駝文明欲運皇圖遠禮典推恩世
感多望秩有期淮甸間萬方思聽沛中歌
中都龍興寺伏覩御書第一山三大字碑有作
九重宸翰灑天文三字穹碑壓坤山色不知今古異地
靈惟載帝王尊蛟龍蟠㠊亭護攜獅象請天扶寺門
千載鍾王誇健筆敢同羲畫與時論
中都函秋陪從蜀王殿下祀皇陵
覲王代祀撫松楸玉座重門儼素秋日月麗天深喬
想風雲春伏儀神遊鍾離樹老幽宮壯芒碭山高王

氣浮此日洞庭瞻此地祠光應徹五城樓
題許氏環翠亭
車馬囂喧接峴臺幽亭故向竹間開青雲衹見閑陰
下赤日何曾送暑來翹鳳遠籬龍夜月撑龍翻甲待春
雷閑吟倚遍闌千坐雨雨分青到酒杯
題許仲孚碧梧翠竹堂
欲著堂居絕市囂盛梧竹疏清標鳳凰借與枝頭宿
翡翠看從屋角飄西掖十尋空對雪南塘幾簡自年
宵何如擬峴臺前詠醉倒箕山月露寒
來蔵英華卷之十三

殘本光嶽英華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許中麗編中麗爵里未詳朱彝尊明詩綜稱明初操選政者有許中麗云云則洪武中人也此書傳本殘缺僅存七言律體一門唐後即接以元明不錄宋金然則李攀龍撰詩删並廢宋元其來亦有漸矣